

ABODU BAHÁ:
Xinshijie Zhixu De Tuohuangzhe



阿博都-巴哈：
新世界秩序的拓荒者

H. M. 巴柳齐 著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目 录

vii

序言	I
英文编者说明	IV
中文出版说明	IV

第一部分 青年、监禁和自由时期

第一章 教长	2
第二章 巴哈欧拉时代	7
第三章 巴哈欧拉升天	38
第四章 圣约中心	41
第五章 公开背叛	47
第六章 西方信徒	51
第七章 艰险岁月	75
第八章 圣帐升起	103
第九章 终获自由	107
第十章 “人类力量的新周期”	114
第十一章 巴黎小居	130

第二部分 横跨美国

第十二章 首次造访	140
第十三章 圣约之城（6月11日—7月22日）	175
第十四章 新英格兰（7月23日—8月29日）	192
第十五章 加拿大之行（8月30日—9月8日）	212
第十六章 西行之旅（9月9日—10月1日）	220
第十七章 加州之行（10月1日—26日）	236
第十八章 挥别美国	261

viii

第三部分 欧洲及晚年

第十九章 再访不列颠.....	284
第二十章 重访欧洲.....	308
第二十一章 埃及和圣地.....	327
第二十二章 战乱之年.....	338
第二十三章 圣职余年.....	355
第二十四章 阿博都-巴哈逝世.....	372
第二十五章 遗嘱与圣约.....	400
结语.....	408

附 录

一 天国戏剧.....	410
二 《神圣计划书简集》摘录.....	416
三 阿博都-巴哈关于“拯救儿童基金”的书简.....	422
四 一位伟大亲王谈论阿博都-巴哈.....	424
五 来自巴哈欧拉陵殿的礼物.....	426
参考书目.....	429
注释.....	433
索引.....	446

图片目录

图一	狱城阿卡.....	38
图二	阿博都-巴哈在阿德里安堡.....	39
图三	卡尔迈勒山上巴孛陵殿的早期面貌.....	59
	巴哈欧拉一次到卡尔迈勒山时，就坐在左边的松树下	
图四	1901年左右欧洲的第一批巴哈伊在巴黎.....	67
图五	阿博都-巴哈1911年在巴黎.....	138
图六	阿博都-巴哈1912年在芝加哥.....	186
图七	阿博都-巴哈1911年在伦敦.....	305
图八	1913年12月阿博都-巴哈返回圣地.....	330
	前排右起第三位为守基·阿芬第	
图九	在海法的寓所外签署一份书简.....	334
图十	在巴哈欧拉陵殿的花园中.....	342
图十一	在海法授勋.....	365
	坐者为阿博都-巴哈，从左至右依次为海法的军事 总督G.A.斯坦顿少校，总督的当地顾问W.F.布斯塔尼， 海法的地方官M.A.巴迪·博什鲁伊。左后方是德鲁兹教 团的首领和海法的穆夫提谢赫·穆罕默德·穆拉德	
图十二	走路上山（靠近巴孛陵殿）.....	372
图十三	迪亚乌拉·阿斯加尔扎德给至大圣叶的电报.....	375
	波斯文和英文为守基·阿芬第手书	
图十四	阿博都-巴哈在海法寓所的房间.....	381
	祂辞世时的床榻	

以色列海法的巴哈伊世界中心音像部为本书提供了七幅插图，作者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序 言

xi

本书的第一章早在1939年就已写成，它的诞生，还要归功于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的一段亲切评述。1938年6月，大不列颠巴哈伊信托出版社出版了本人所著的一本关于巴哈欧拉生平的小册子，并将数份呈递守基·阿芬第。阅后，他致函大不列颠总灵理会，表达了增著巴孛和阿博都-巴哈生平姊妹篇的愿望。于是，我开始着手准备阿博都-巴哈生平的提纲。由于阿博都-巴哈生平的资料非常丰富，因此这本书的内容要远多于那本薄薄的巴哈欧拉生平小册子。那本关于巴哈欧拉生平的小册子后来重新收录在《巴哈伊世界》（第八卷，1938—1940年）中，数年后，随着内容的不断增加，该册子也逐渐扩展为一本小书，并于巴哈欧拉宣示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中断了关于阿博都-巴哈生平的著书工作，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得以继续。在此期间，随着我掌握和了解到的资料的增加，我不得不重新构思本书的大纲。此外，基于多种理由，我也强烈地感觉到，必须深入探讨和阐述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教授与巴孛、巴哈欧拉信仰之间的关系。我耗费了大量时间才将有关爱德华·布朗的材料理出头绪。然而，等完成这项工作时，我又发现，这些资料的份量如此之多，穿插在阿博都-巴哈的生平之中似乎不大适宜。于是有人建议，将爱德华·布朗一章摘录出来，单独成书，以专著的形式出版，我随即赞同了这个建议。既然已做此决定，我觉得要想让这本专著有足够的份量，我还有很多的研究工作待做。接下来的研究工作虽然耗费时间，却收获颇丰。1970年，《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与巴哈伊信仰》在三易其稿之后终于得

xii

以付梓。

接着，我重新埋首于阿博都-巴哈故事的著述。现在，我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该书出版于1944年，也就是我首次拟订本书大纲的五年之后。其他参考书籍还包括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的《比赫贾图-苏杜尔》（《阿卡朝覲札记》）、尤尼斯汗-阿夫鲁赫提博士的《阿卡九年回忆录》、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的《巴达伊乌-阿萨尔》（《阿博都-巴哈西方之旅日志》）、H. 穆艾亚德博士的《哈提拉特-哈比卜》（《哈比卜回忆录》）、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的《选定之路》，以及朱丽叶·汤普森的《阿博都-巴哈的美国早期生活》。《阿博都-巴哈在伦敦》、《巴黎谈话》和《弘扬世界和平》三本书提供了阿博都-巴哈在西方演讲的原始资料。这些书中有些内容彼此存在出入，必须统一；另外阿博都-巴哈在西方演讲和会面的日期也不甚一致，这类棘手问题也必须解决。《巴达伊乌-阿萨尔》与《弘扬世界和平》两本书在许多地方出现不一致，有时还差异甚大。我决定采用后一本书，因为编撰者为西方人，其使用公历应该更准确。关于阿博都-巴哈第二次访问欧洲的日期，扎尔加尼的版本与西方资料亦有出入，我亦采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关于阿博都-巴哈演讲的翻译，我也参照波斯或阿拉伯语原稿做了几处微小的修改。

xiii

在此要说明一下阿博都-巴哈照片的问题。我们拥有的最早一批照片是祂在阿德里安堡拍摄的，直到1911年祂来到伦敦，报社摄影师需要拍摄一些祂的照片，才有了新的照片。据布洛姆菲尔德夫人描述，当时阿博都-巴哈说，“如果一定要拍照，就拍些好一点的照片”。因此，祂在伦敦的照相馆拍了一些照片。在美国时，祂经常受邀拍照。返回圣地后，也就是在祂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许多朝覲者携带了相机前来拜访祂，所以祂当时又拍了许多照片。但在圣地时，祂却没有在照相馆拍过一张照片。

1970年匆匆逝去，转眼间迎来了1971年。从年初起的几个月

里，我遭遇了一些挫折，在当时看来，要想赶在阿博都-巴哈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出书，显然无望。然而幸运的是，玛丽昂和大卫·霍夫曼不吝相助，极大地加快了 my 进度，对此我没齿难忘。

我在此也要深深地感谢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巴哈伊信托出版社，他们允许我大量引用其出版内容。感谢多丽丝·霍利夫人和伊德里斯·赖斯-雷博士，他们分别允许我长篇摘录圣辅霍勒斯·霍利的著作和《自由的通道》。此外还有加拿大总灵理会，他们允许我引用《阿博都-巴哈在加拿大》中的段落。

我还要由衷地感谢安杰拉·安德森女士、比阿特丽斯·阿什顿夫人、大卫·刘易斯夫妇、拉斯托姆·萨比特先生，他们认真地审校了我的稿件。霍斯特·W. 科沃杰伊为我复制了几张精美的照片，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声明的是，如果没有妻子的鼓励、耐心和建议，本书可能不会这么早问世。

H. M. 巴柳齐
1971年5月于伦敦

英文编者说明

本书的引文完全照搬源文献，即使其中一些波斯词汇的拼写和音译与本书不同，作者亦不做修改。然而，考虑到本书大量引用《弘扬世界和平》，对于这些引文，作者认为可以在波斯名字的音译、大小写、英语拼写、标点使用等方面进行修改。作者还省略了用在显圣者名字前表示尊称的“圣尊”（即阿拉伯和波斯原文中的“哈兹拉特”），圣护在自己的翻译中也是这样处理的，因为英语中没有合适的对应词汇。

对于未译成英语出版的波斯原文，则由巴柳齐先生翻译。

1987年

中文出版说明

本书由圣辅H. M. 巴柳齐撰写于20世纪70年代，对巴哈伊信仰的圣约中心阿博都-巴哈进行了详尽全面的介绍，图文并茂地再现了阿博都-巴哈宝贵生命的重要轨迹。本书书名“阿博都-巴哈：新世界秩序的拓荒者”，为本社根据阿博都-巴哈的使命和开拓性贡献而重新拟定。

本社曾于2001年翻译出版了巴柳齐先生的这本书。此次印行的修订版，对2001年版进行了文字的审订，译名、引文的更新、统一，编制了索引，排入了英文版中的照片，使本书更具准确性和可读性。

我们衷心希望这个修订本陪伴朋友们跟随阿博都-巴哈的光辉足迹，带给大家更多的启迪和智慧。

编者

2015年1月

首要者，乃祂一直且永远必须被视为：巴哈欧拉
绝世与统摄之圣约的中心和枢轴，祂的最崇高杰作，祂
的光辉之无瑕明镜，祂的教义之完美典范，祂的话语之
无误诠释者，所有巴哈伊理想之化身，所有巴哈伊美德
之楷模，亘古圣根长出的至壮圣枝，上帝律法之支柱，
“万名拥戴”之核心，人类一体之倡导者，至大和平之
旗帜，本至圣启示周期核心天体之卫星。这些属性和名
称之寓意乃明确无疑，而它们在“阿博都-巴哈”这一奇
妙名衔上得以最真、最高及最佳体现。

——守基·阿芬第

第一部分

青年、监禁和自由时期



第一章 教 长

这是一个丰富、博大和无可估量的生命，言语无法充分形容亦不能完全涵盖之。没有人能够评估这个生命的价值，因为在祂——巴哈欧拉之子——的一生中，每一个事件都蕴含着重大的意义。年仅八岁时，祂被带到了德黑兰地牢，看到了戴着沉重镣铐的尊父。从那个稚幼的年龄起，一直到祂七十七岁完成尘世工作，脱离肉身躯壳为止，阿博都-巴哈一生全然克己，坚韧不屈，且毫无保留地服务上帝和人类。在这条道路上，祂历尽千辛万苦。巴哈欧拉赐予祂如下称号：“至大圣枝”、“上帝的奥秘”、“教长”。然而，当权力之袍加诸双肩时，祂仅仅选择了“阿博都-巴哈”这个名号，亦即“巴哈之仆”。

阿博都-巴哈与悲者同悲，乐者同乐。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向祂的门前，寻求祂的慰藉。有些人寻求的是尘世之物，但更多人渴望的是精神慰藉。对于所有上门求访者，祂都慷慨解囊，毫无吝啬之心。没有人受拒门外，没有人失落而返，没有人空手而归。祂不会坐等那些受压迫、迷惑和沉沦的人，而是主动出去寻找他们，服务他们。博学者和智者也慕名而来，畅饮祂的知识之泉。统治者和当权者、政治家和将领、权势者和显耀者，都前来拜访，寻求祂的建言，并认识到祂是如此慷慨与无私。

若以为上述文字已经完整描述了阿博都-巴哈，则大错特错矣！它们充其量只够描述历代的圣人和先哲。面对这样一个超越一切屏障、实现绝对圆满的生命，任何描述都显苍白无力。有一位观察家曾经形容说，阿博都-巴哈“以实际的脚步行走于

神秘之道”。著名的圣经学者和高级圣经考据学者T. K. 切恩称他为“人类的使者”。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著名东方学家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曾于1890年4月造访阿卡，见到了阿博都-巴哈。他后来写道：

我很少见过一个其容貌令我印象如此深刻的人。他身材魁梧，挺拔如山，着白色头巾和衣袍，黑色长发几乎及肩，天庭阔大饱满，透出高度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双目锐利如鹰，轮廓分明而使人愉悦的面容——这就是我对被大家尊称为“教长”阿巴斯·埃芬迪的第一印象。随后的交谈只是增加了他的外表最初带给我的敬意。我想，比他有更雄辩的口才，更敏于辩论，更擅于阐述，更熟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人，即使在所属的那个雄辩、机智和敏锐的民族中，也很难再找到。这些人格与品质，加上既威严又亲切的仪态，使我对他在父亲的信徒圈子以外也享有影响力和声望不再惊讶。对这个人的伟大及其力量，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不会有丝毫的怀疑。¹

5

桑顿·蔡斯是美国的首位巴哈伊，他在20世纪初如此写道：

他的名声已经传遍全球。许多美国人怀着各种动机前去拜访他。我看到了这些人，也听到了他们讲的话。他们毫无例外地宣称，他们看到了世界上最具威权的人。他们说，他们怀着各种期待、好奇或希望来到他的面前，然而当他们看到他的圣容时，敬畏、羞耻、惶恐、爱慕、自卑或崇敬突然袭来，让人头晕目眩，只是各种情感因人而异。他们讲述自己何其渴望亲吻他脚下的尘土……

一些硬朗的男士也泪流满面，他们用哽咽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着那个体型修长、身材中等的人，他身上散发

出的那种无以言表的爱、温柔、庄严和威权……

我们还听说了孩子们多么喜欢祂，祂经常会抱起孩子们，一路将他们送到学校，祂已经与孩子们的心灵产生了甜美的共鸣；贫穷者和苦难者聚集在祂门前的台阶处，聆听祂的话语，领取祂的物质和精神馈赠；朋友们历尽千险，排除万难，就是为了与祂短暂相聚；面对祂的温柔与宽容，即便祂的敌人也不禁鞠躬致敬，谦恭之态有如垂柳；任何目睹过祂面容的灵魂，无不发生改变——或变好，或变坏。²

6 霍勒斯·霍利³是美国另外一位杰出的巴哈伊，他被巴哈伊信仰的圣护任命为圣辅。1911年8月，他在莱芒湖畔见到了阿博都-巴哈，以下是他的自述：

祂的仪态优雅，气质与衣服如此协调与和谐，确实前所未见。虽然我与教长素未谋面，但是我知道，这就是祂。我的通身突然一阵震颤，心跳加速，两腿发软，一股剧烈而敏锐的感觉从头流向脚。我自身仿佛变成了某种最敏感的感应器官，好像我的眼睛和耳朵已经不足以感受这种崇高的境界。我的四体百骸都感受到了阿博都-巴哈的存在。极度的幸福让我想哭——这似乎是我唯一能够控制的情绪表达。尽管当时我已经处在一种全然谦恭的状态，但是我的个性还是逐渐消失，一种新的存在进入了我的体内。此时，一种荣耀从人类本质之巅峰倾泻而下，我感受到了一股无比强烈的崇拜冲动。在阿博都-巴哈的身上，我看到了巴哈欧拉让人敬畏的存在。等我恢复意识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限接近纯洁精神与存在之边缘……

在为期两天的拜访中，我们有幸请教了教长许多问题。然而我很快意识到，使我受益最深的并不是这些问答本身……一股强烈的崇敬之情占据了我的心头，让我

忽略了这些智力或道德问题的答案。我仰望着这位美妙的尊者，已经完全被祂的魅力所主宰——我感受到了一种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不会担心这种感染力会消失，也不怀疑它会改变我……祂如此威严、庄重、强大，同时却无比仁慈，此时此刻，祂就像一位正义的君王走下王座，接见一位忠贞的臣民……⁴

阿博都-巴哈访问美国时，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是泽西城上帝一位论派的牧师。1912年4月11日，也就是阿博都-巴哈抵达纽约那一天，霍华德·艾夫斯前去拜见巴哈伊朋友们经常提到的这位尊敬的导师：

虽然我欲拜见祂，但最终只得一瞥。热情的朋友和好奇的群众如此拥挤，我甚至费了很大力气才挤进门。我只记得当时会场出现了一阵不可思议的安静……最后，我终于向前挤了一段距离，从人群的肩膀上第一次望见了阿博都-巴哈。祂坐在那里，头戴一顶米黄色的土耳其毡帽，帽子下面垂下白色的头发，几乎及肩。祂的长袍，我只能看到一点点，是一种东方风格的服饰，近乎纯白。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我也不太在意。最让我印象深刻和难以忘怀的是，祂的身上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威严，同时又是如此谦恭有礼……祂所展现出的这种温柔和爱意，我此前从未见过。但是，我的情绪并未出现波动或失控，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并未信服祂的“地位”，或者说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它……是什么使我身边这些人的眼睛里充满了光亮？是什么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了如此欢乐？他们嘴上常说的“美妙”一词，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我渴望知道，并且渴望程度之甚，以前从未有过。⁵

数个月后，霍华德·艾夫斯向阿博都-巴哈表达了他的忠诚：

8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人，从外表看来，祂与我一样，生活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然而从内心看来，毫无疑问，祂生活在一个更高层次的真实世界里。祂的所有理念、动机和行为，都源出于那个“光明的世界”。最感动和鼓舞我的一点是，祂坚信，像你我这种普通百姓，只要我们愿意，都能进入和生活在那个世界。⁶

著名的匈牙利东方学家阿米纽斯·范贝里于1913年在布达佩斯拜见过阿博都-巴哈。数月之后，也就是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向阿博都-巴哈写了这封信：

我怀着万分谦卑，向圣洁的阿博都-巴哈·阿巴斯表达我的祈求。您是知识的中心，举世闻名，为全人类所爱。高贵的朋友啊！您赐予全人类以指引——我愿以我的生命为您救赎……

我已在遥远的国度见过阁下的令尊，我已经认识到阁下的牺牲精神和高贵勇气。对此，我的敬佩之心昭然可见。

对于阁下所秉持的原则与目标，我致以最高的敬意与忠诚，如至高上帝能够延我寿命，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此乃我心底之祈祷与请求。⁷

拉明顿勋爵曾任孟买省督，他如此记述阿博都-巴哈：

从来没有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人，祂期望全人类生活在和平与友善之中，认识到每个人的神圣内在品质，彼此友爱。

我清楚地记得1919年在海法，我看见一位白色的身影坐在路边，当祂起身走动时，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圣者的形象。大约就在这时，祂取下手指上的印章戒指，然后送给了我。⁸

第二章 巴哈欧拉时代

9

巴哈欧拉长子阿博都-巴哈于1844年5月23日⁹午夜在德黑兰诞生；同晚，巴孛在设拉子宣布其使命。新生儿沿用了祖父的名字“阿巴斯”，然而如前所述，祂在巴哈欧拉升天之后便更名为“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年仅八岁时，当时有两名亡命之徒暗杀纳赛尔丁沙阿未果，却因此连累众人，巴哈欧拉被捕，巴比信徒遭到残酷迫害。巴哈欧拉的房屋被掠夺，土地和财产被充公，家庭由富裕陷入赤贫。在欧洲时，有一天阿博都-巴哈回忆起了那段凄惨的往事：

超脱并非指摒弃物质，而是一种心无羁绊的自由。在德黑兰时，前一天晚上我们的财物还应有尽有，可是转过明天，它们却被剥夺殆尽，甚至连口粮都不剩下。我的肚子好饿，但是没有面包可吃。母亲在我手掌上倒了一些面粉，我就舔着这些面粉权当面包果腹。可是我们却很满足。

祂接着说：

我九岁^①那年，由于敌人步步紧逼，我们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他们不停地朝我们的房子扔石头，院子里到处都是……母亲为顾及我们的安全，只得另寻住处。她

10

① 以伊历计算。

咐我去姑姑家，问她借些许基朗^①……我到了姑姑家，姑姑倾尽全力帮助我们。她将一枚面值五基朗的银币包在手帕里，然后交到我的手上。回家的路上，有人认出了我，他大声喊道：“这里有一个巴比！”瞬时，街上的孩子都开始追赶我。我躲进了一座房子的大门里……我一直藏在那里直到天黑。可是我刚出来，又被那群孩子发现，他们在我身后追着，一边谩骂一边朝我投掷石头……等我跑到家时，已经精疲力竭。母亲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直接累倒在地。¹⁰

巴哈欧拉在一座黑暗肮脏的地牢里被监禁了四个月，与祂同狱的不乏一些杀人越货之徒。不过还有许多巴比信徒与祂一起关押，他们非常热爱和崇敬祂，并且欣喜能够接近祂，与祂共患难。这些巴比信徒遭受了极端的痛苦，但是当死亡来临时，他们却容光焕发地拥抱它。当他们被带出牢房接受死刑时，他们跪在巴哈欧拉脚下，亲吻祂的衣袍，感谢祂赐予他们的最后奖赏——他们用彻底献身换来的奖赏。

巴哈欧拉曾向穆拉·穆罕默德-扎兰迪（称号“纳比勒-阿扎姆”，巴哈伊信仰的史家和记录者）讲述了那段日子：

11 在德黑兰那难忘的一年里，所有迫害浪潮的受害者都成了我在西亚查尔——我被监禁之处——的狱友。我们挤在一间囚室里，脚上扣着足枷，脖子上套着沉重的锁链。我们吸入的空气浑浊恶臭，我们坐卧的地面泥泞污秽，害虫肆虐。没有一丝光线能透进这瘟疫般的地牢，驱散其阴冷。我们被安置成两排，彼此面对着面。我教他们一些赞美诗句。他们于是每天夜间以极大的热忱吟诵。一排人吟诵：‘我有上帝足矣；祂确然是满足一切者！’另一排人应唱：‘信仰者须信赖祂。’这欢乐的齐诵之声会持续响彻至清晨时分。他们的回声充满

① 当时的一种伊朗银币。

地牢，穿过厚实的墙壁，传到纳赛尔丁沙阿耳中。他的宫殿距离我们被关押的地方不远。据说，他大声问：

“那是什么声音？”他们回答说：“那是巴比教徒在牢房里吟唱赞美诗。”沙阿听罢无语。他的囚犯虽然遭受着被关押的恐怖，却继续表现出如此热情。他也没有试图加以阻止。¹¹

一天，阿博都-巴哈非常想见父亲，于是被人带到了地牢。以下是祂讲述的那次可怕的探牢经历：

他们让一名黑人仆人带我去牢里探望父亲。狱吏告知了父亲被关押的牢房，那位仆人把我放在肩上，带我进去。我只能看到一段陡峭的斜阶，下面一片漆黑。我们走过一条狭小的通道，然后走下两级台阶。这时，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站在楼梯中段，突然，我们听到了天佑美尊的声音：“不要带祂进来。”于是，他们把我带出来了。我们坐在外面，等着囚犯被带出地牢。突然，完美圣尊^①被带出来了，祂同其他几个人拴在一起。那真是一条可怕的锁链！由于它十分沉重，囚犯们几乎难以挪动步伐。对我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悲伤时刻。¹²

12

巴哈欧拉终获释放，但紧接着又遭放逐。巴哈欧拉及其家人被逐出故乡，赤贫如洗的他们在隆冬时节行走于伊朗西部霜雪覆盖的山区。旅途本已艰辛，再加上装备匮乏，他们一路上遭受的苦难可想而知。大约七十年后，巴哈欧拉的女儿巴哈伊叶·哈努姆^②（“至大圣叶”）向一位忠于尊父圣道的英国女士讲述那段遥远的往事。这时，她发现听者的眼中泛起了泪光，于是她说：“这段往事非常悲惨，夫人，如果我讲给你听，你

① 巴哈欧拉的名号之一。

② 巴希叶·哈努姆。

肯定会悲伤。”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回答说：“哦，我真心想与您分享所有的悲伤，亲爱的哈努姆！”巴哈伊叶回答说：“好吧，好吧！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当年那段悲惨的日子，我的生命只会空无一物，因为我的生命满载着悲伤。然而，在圣道上承受苦难，悲伤即是真正的喜悦！”¹³

当时，年幼的阿博都-巴哈不幸染上了肺病。六十年后，有一次肺病再犯，不得不长时间住在法国首都巴黎的一家医院，当时他说起自己的病，想起了儿时的那段岁月：

13 我已经旅行两年半时间，除了在这里我还未病倒过。为此，我不得不长时间耗在这里。若不是这场病，我不会在巴黎停留一个多月。这场病是有原因的……我很小就染过这种病，发生在我身上的奥秘到了后来就很清楚了。我小时候住在德黑兰，七岁那年，我染上了肺结核，没有痊愈的希望。后来，我清楚地明白了此事背后的奥秘和理由。如果不是因为那场病，我可能就去了马赞达兰^①，而不会留在德黑兰，也不会完美至尊监禁期间仍然守在那里。接着，我才随祂前往了伊拉克。后来有一天，我的肺病居然突然之间痊愈了——尽管医生们已经无计可施，他们都认为治愈无望。¹⁴

1853年4月，这些流亡者抵达巴格达。牢狱生涯和严冬跋涉已经严重损害了巴哈欧拉的健康。祂的家人也因过度疲劳而病倒。目睹此景，他们的仇敌们欢呼雀跃，庆祝那曾经泽被四方的福佑今朝终于消散瓦解。

巴哈欧拉清楚自己的使命和命运。早在那座幽暗的德黑兰地牢里，祂就看到了圣阳之光华照耀在祂的身上。祂知道自己就是那位救赎者——巴孛已经为其降临铺路，所有经书已经预言。然而，祂向世人宣示的时机尚未到来。我们知道，阿博都-巴哈已经认识到了尊父的地位，祂对待巴哈欧拉的态度，已不

① 巴哈欧拉的祖居地，毗邻里海的一个省。

仅仅是儿子对待父亲那样，祂还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忠诚、更彻底的服从。巴孛称，第一个相信上帝显示者的人，乃是前一天启成就之精华；由此而论，阿博都-巴哈——第一个全身心相信祂父亲使命的人——确实是巴孛所倡导之美德的最卓越代表。同时祂也是“每一个巴哈伊理想的化身、每一种巴哈伊美德的体现……”

巴哈欧拉抵达巴格达甫满一年，便决定去山区荒野寻一个隐居处。当时祂的身体已经康复，正要开始实践祂在德黑兰地牢立下的誓约，准备重振分崩离析的巴比社团。然而，社团内部出现了一股恶毒的势力，他们的行为使社团陷入了分裂和混乱。

14

于是，巴哈欧拉离开了巴格达（1854年4月10日），没有告知任何人祂的目的地，此举意在表明，祂无意谋求领导权。

无情分离固然悲伤，但是，这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却表现出了如此的笃定和镇静。祂稚嫩的肩膀挑起了重重的责任，如此重担哪怕在成年人看来，他们也会选择回避。祂如饥似渴地阅读所能找到的任何巴孛著作。祂没有接受学校教育，思维从未僵化；祂心智的发展全部有赖于巴哈欧拉的悉心关爱。数年之后，祂仍是一名少年，但是祂却就先知穆罕默德的一段著名圣训写下了一篇流畅和精辟的评注。该圣训如下：“我是一座隐藏的宝藏，喜为人类所发掘，因此我创造了人类。”这篇评注是阿博都-巴哈应阿里·肖卡特的要求而作，后者是一位贵族，涵养深厚、博览群书。阿博都-巴哈的评注不仅显示了其渊博的知识、惊人的语言运用、罕见的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其精湛的理解力。

阿博都-巴哈经常与年高德劭、阅历丰富的人群在一起，参与他们的讨论与谈话。他们也非常敬重这个年轻孩子的言论，因为这些话语成熟且富于启迪，言说的人也格外谦逊和迷人。巴哈欧拉的一位劲敌曾经说过，即使巴哈欧拉无力证实祂具有超凡权能，祂所培育的儿子阿巴斯·埃芬迪也已经足以为证

了。

- 15 有一天，一个消息传到巴格达说，北部山区出现了一位品性超凡的圣人。阿博都-巴哈意识到，这个人就是祂的父亲。祂的叔叔，亦即巴哈欧拉忠诚的兄弟米尔扎·穆萨也是如此认为。于是，谢赫·苏丹（卡尔巴拉的一名杰出阿拉伯裔巴比信徒）和樵夫贾瓦德（同样也是一名阿拉伯裔巴比信徒）两人结伴，动身前去寻找巴哈欧拉，恳求祂回来。事实已经清楚证明，巴哈欧拉长期离开后，巴比社团迫切需要祂。1856年3月，巴哈欧拉在人们喜悦的欢呼声中回来了。

巴哈欧拉让巴比信徒们重拾了他们失去的前景、希望和品格。但是，唯有像阿博都-巴哈这样的少数头脑才能完全认识到巴哈欧拉的地位。在此期间，巴哈欧拉赐予了儿子“西尔鲁拉”的称号，即“上帝的奥秘”之意。那些前来拜谒巴哈欧拉的人，都在祂的长子身上发现了一些极其可嘉和令人敬佩的特质与品德。

敌人们再次活跃起来。随着巴哈欧拉声名远播，他们遂集聚力量，企图再次发动攻击。他们的声音愈发聒噪，纳赛尔丁沙阿也开始警觉起来。应伊朗大使的请求，奥斯曼政府决定召巴哈欧拉前往君士坦丁堡。在祂动身之前，祂移居巴格达郊外的纳吉布花园，也就是巴哈伊后来所熟知的里兹万花园。在那里，巴哈欧拉宣示了祂的地位和使命。万日之日已经来临——“此乃惟见你的主，那仁爱者、最慷慨者之容颜焕发神圣光彩的日子。”

- 16 在里兹万花园居停的十二天里，阿博都-巴哈撰写了一封书简，详述了三年来敌人们的阴谋，与奥斯曼政府的串通，如何向当局施加压力等。他们曾要求将巴哈欧拉及其家眷交给波斯官员，此命令遭到了奥斯曼政府的坚决回绝。接着，他们又怂恿其他政府使出劝诱的手段。最后，高门^①同意将巴哈欧拉从波

① 巴布-阿里——君士坦丁堡的重权之地。

斯边境遣走。阿博都-巴哈继续写道：

莱麦丹月¹⁵第三天，按照习俗，我和叔叔前去拜访帕夏^①。帕夏表示说，他渴望拜见祂（巴哈欧拉），但是见面之地选在他自家住宅。祂（巴哈欧拉）回答说，祂不想去总督宅邸，但若真想见面，两人可前往清真寺。祂去了清真寺，帕夏也去了，但是在刚要进门那一刻，帕夏却转身离开了。后来，帕夏派了一名维齐前去拜访巴哈欧拉，并捎带了萨德尔·阿扎姆（首相）的一些信函以及自己的如下口信：“那天我来到清真寺，却羞于初次见面即提出如此请求。”这位维齐如实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他说：“帕夏想问的是，您是否不愿意走。如果是这样，您只需写信告知首相，我们会将您的信函转呈他。但是如果您想离开，我们同样悉听尊便。”祂（巴哈欧拉）回答说：“若政府能够以礼相待，我会在彼处居住一段时日。”不久，帕夏捎来如下口信：“吾将遵行汝意。”

阿博都-巴哈继续写道，这位总督后来亲自前往纳吉布花园向巴哈欧拉致敬，表达其尊重与爱戴之意。此事让巴哈欧拉的敌人格外难堪，他们的狼狈之相可由这封历史性信函的结尾看出：

17

此乃上帝的神力，昔日他们弹冠相庆，今日却让他们愁容满面。甚至连波斯驻巴格达的总领事，都替那些密谋者一手炮制的阴谋和陷害而感到懊悔不已。纳米格帕夏在拜访祂（巴哈欧拉）那天说：“以前，他们坚持让您离开；然而今日，他们却坚持让您留下。”他们用计谋，上帝也用计谋，上帝是最善于用计谋的。^②

① 纳米格帕夏，伊拉克的瓦利（总督）。

② 《古兰经》3:47。对应的中文节号为3:54（马坚本）。

1863年5月3日，巴哈欧拉一家人踏上了漫长的流亡旅程，目的地是奥斯曼帝国首都。与十年前那场孤独的放逐旅程不同，这次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群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在他们看来，临近巴哈欧拉尊前，即是临近天堂。这是一场胜利的征程。每到一处，巴哈欧拉都受到了政府官员的恭敬迎接。阿博都-巴哈当时年方十九，外表英俊，举止儒雅，头脑灵敏，服务热忱，坚贞不屈，慷慨待人。祂竭尽全力帮助身边的人，减轻这场漫长旅途中的艰辛。每当日暮，祂总是第一个抵达休息地，探望同行旅者。但凡粮食出现短缺，祂便彻夜不眠地寻找食物。天一破晓，祂又早早起身，安排队伍准备踏上新一天的征程。每天的旅行中，阿博都-巴哈不离其父左右，随时照料祂。一百零十天后，他们抵达黑海的萨姆松港口，从此登船驶往君士坦丁堡。1863年8月16日，他们终于抵达奥斯曼帝国首都。

18 此时在君士坦丁堡，等待着巴哈欧拉及其家人的又将是什么呢？在这里，祂镇定自若，既不讨好也不谄媚任何人。祂没有拜访政府官员和城中贵族，也没有回访他们。祂平静地等待着奥斯曼统治者的裁决。12月初，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下令，将巴哈欧拉及其家人放逐到阿德里安堡。巴哈欧拉之所以被流放到这个土耳其帝国的边疆地区，暗中作祟的就是纳赛尔丁沙阿的大使哈吉·米尔扎·侯赛因汗（即马希尔-道莱）。传令官向巴哈欧拉宣布了苏丹的命令，阿博都-巴哈和叔叔米尔扎·穆萨¹⁶接待了这位传令官。就在这时，巴哈欧拉第一次向巴比社团以外的民众公开宣示了祂的使命。该宣示被载于一篇书简中（原文已散失），以此回应苏丹的判决令。三天后，书简交到了那位传令官手上。这篇书简义正词严，它严正忠告苏丹：

苏丹的大臣们若熟读书简内容，则无论他们做何行动，皆是正当；他们若未细读书简，遂妄自行动，则情理不容。¹⁷

巴哈欧拉第三次放逐与第一次颇为相似。同样是严冬时节上路；同样是离开伊斯兰都城，那腐败与暴政的中心；同样是装备匮乏，无法满足寒冬旅行之所需。

巴哈欧拉致信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他们将我驱逐出你的城市，此屈辱之甚无以复加……我的家人和随从连最简单的御寒衣物都没有，又该如何抵抗这冰天雪地……就连我的敌人也为我垂泪，更不用说那些明察之士。”¹⁸

19

现在，阿博都-巴哈开始替父亲遮挡外界猜疑而带来的伤害，以及嫉妒和无信仰之徒的中伤。然而，巴哈欧拉的悲伤还远不止这些，因为很快就会发生一场不可想象的叛变，而发起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同样，这场叛变过后就是第四次流放和监禁。

前往阿德里安堡的路程非常险恶。暴风雨肆虐，且流放队伍被迫急速赶路，最终于12月12日抵达了目的地。鲁米利亚是奥斯曼帝国的一座边陲小镇，巴哈欧拉将在此生活将近五年时间。在这里，他继续向全世界的君王宣示他的降临，“至高之圣笔”继续警醒和告诫他们。同样是在这里，米尔扎·叶海亚^①公然藐视巴哈欧拉的权威，发起了“大分裂”行动，最终自取灭亡。

由于米尔扎·叶海亚及其同伙暗中陷害，并向高门申诉请愿，巴哈欧拉被判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放。十六年前，同样是在酷热难耐的八月，他屈尊受辱，被投进了德黑兰的地牢；现在，又是在八月，他又将遭受最后一次流放。

按照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判决令，巴哈欧拉将被监禁在叙利亚的阿卡城，米尔扎·叶海亚则流放到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奥斯曼的统治者没有轻饶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然而，没有人知道那些自愿在阿德里安堡陪伴巴哈欧拉的巴哈伊们将

^① 称号“苏贝赫-阿扎尔”，即“永生之晨”，他是巴哈欧拉的同父异母兄弟，“巴孛所任命者”。

会怎样。

- 20 在那个闷热夏季的一天早上，一群士兵事先未予警示，便突然包围了巴哈欧拉所在的伊扎特·阿迦宅邸，城中散居的信徒也被聚拢起来。士兵们命令他们立刻离开此地。有一位名叫阿迦·里达·甘纳德¹⁹的信徒，此人从始至终坚守信仰，据他记载：“我们的财物大多以半价拍卖。”城里一片恐慌，欧洲各国的领事们纷纷向巴哈欧拉伸出援手，但是巴哈欧拉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巴哈欧拉在《拉伊斯书简》——这封书简写给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阿里帕夏——中提到了这些苦难：

第一天晚上，那些受上帝垂爱者及其亲人连食物都没有……人们围在房子四周，穆斯林和基督徒为我哭泣……我发现圣子（基督）之子民的悲伤程度远胜于其他——此事值得深思。²⁰

在同一篇书简中——启示于从阿德里安堡到加利波利的旅途中——祂预言了傲慢的苏丹及其王国将要遭受的天谴：

那日子正在来临，届时，奥秘之地（阿德里安堡）及其邻近之处会起变化，会失去圣王之手的庇护，骚乱必将出现，哀叹之声四起，纷扰之征自各处显现，由于这群流放者备受压迫之手的折磨，疑惑会蔓延。时局逆转，境况会变得如此悲惨，以至于荒凉山丘上的沙粒都会呜咽，山上的树会哭泣，鲜血会流浸一切。于是，你将看到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 21 不久后，巴哈欧拉再次从阿卡致书大维齐：

很快，你将被祂的愤怒吞噬，骚乱将会滋生，你的疆土将会四分五裂。届时，你将徒有空叹，举目四顾，却无人相助。²¹

在加利波利，巴哈欧拉对哈桑·埃芬迪——一名专门负责将这些流亡犯押送到加利波利镇的官员，他当时正准备离

开——说：“告诉国王，他的国土将毁于他的手上，他的统治将会陷入混乱之中。”²²

按照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伊斯兰教哈里发，阿拉伯先知的公认继承人——的判决令，巴哈欧拉离开了阿德里安堡。此事标志着祂长达四十年的教务管理生涯中的一个时期结束了。这是一个充满动荡、苦难，却又无比荣耀的阶段，它见证了巴哈欧拉向世人宣示祂的信仰——祂向全世界的君王和全人类发出了庄严的号召，同时也见证了祂被自己亲手抚养成人的米尔扎·叶海亚背叛。

正是在鲁米利亚的五年里，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当时已被其父赐予“上帝的奥秘”的称号——日渐显露出无与伦比的非凡气质。五年前，当巴哈欧拉被迫从哈里发王权中心君士坦丁堡流放到与欧洲接壤的土耳其边陲小镇时，阿博都-巴哈年仅十九岁；如今，已经二十四岁的祂不仅受到父亲身边追随者，还包括那些圈外人士的敬重和尊崇。阿德里安堡省督胡尔希德帕夏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认为阿博都-巴哈是一位非凡人物，极度敬重和尊崇祂。确实，由于总督如此迷恋巴哈欧拉和祂的儿子，当苏丹的判决令下达时，他甚至不忍亲自向巴哈欧拉宣读判决内容，于是将这个任务委托给了自己的属下。另外一名著名的奥斯曼政府官员阿齐兹帕夏，在他擢升至“瓦利”（总督）之后，曾两度前往阿卡拜访巴哈欧拉，并与阿博都-巴哈有过交谈。

22

在阿德里安堡，巴哈欧拉向一名巴比信徒启示了一篇极其重要的书简，即《古森书简》（《圣枝书简》），该巴比信徒名叫米尔扎·阿里-里达-穆斯陶菲，来自呼罗珊省——巴比使命期内波斯东部一个著名的省份，巴哈欧拉在一些重要的预言中特别提及此地。米尔扎·阿里-里达是一名政府高官，其兄米尔扎·穆罕默德-里达，亦即穆塔米努·萨尔塔尼，同样是巴哈欧拉的追随者，且是呼罗珊省的一名维齐。在《古森书简》中，巴哈欧拉如此盛赞其长子：

23 此神圣而荣耀者、此圣枝乃出自终点圣树；凡寻求其庇护、委身其福荫者，必得善果。确然，上帝律法之枝杈已自固植于祂遗愿之土的本圣根长出，其分枝已被授予如此崇高地位，足以统摄整个受造界。故而，赞美祂吧，因该天工之为如此伟大，如此福佑，如此强能，如此崇高……一个词语已由至伟书简降示，作为我的仁慈标志，上帝以其自身真质将它装饰，令它统御尘世及其一切，成为祂的伟大及威能在子民中的标识……世人啊，为祂的现身而感激上帝吧，因祂确乃赐予你们的至大宠爱及至善恩典，经由祂，每具朽骨得以重生。转向祂，便是转向上帝；背离祂，便是背离我的圣美，便是否认我的证据，便是违抗我。祂是你们当中上帝的信托者，是你们当中上帝使命的肩负者，是上帝在你们当中的显现，是上帝对其眷顾之仆人的莅临……我已令祂以人形降世。上帝至圣至仁，祂藉神圣不可侵犯及绝对无误之谕令订立其意愿。凡背离圣枝之庇荫者，必沦落谬误之荒野，必被俗世欲望之火吞噬，必确凿无疑地消亡。²³

巴哈欧拉用以上激动人心的话语，明白无误地揭示了其爱子的崇高地位。巴哈欧拉坚决而恳切地告诫巴哈伊，他们必须向阿博都-巴哈表达忠诚，任何背弃至大圣枝的人，都逃不过祂的惩罚。

1868年8月21日，一艘奥地利劳埃德航运公司的轮船驶离加利波利，前往亚历山大港。轮船上有巴哈欧拉、祂的家人和随从，大约七十多人。此外还有米尔扎·叶海亚、他的家人和两名死党：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斯法哈尼和阿迦-詹·比格。起初，奥斯曼帝国强烈要求，必须将巴哈欧拉与祂的信徒分开，但是有人提出了明智的建议，同时在巴哈欧拉的命令下，奥马尔·埃芬迪——奥斯曼帝国的一位少校，负责此次流放人员的

押送——也向当局施加压力，最终才避免了如此残忍的分离。

不过，君士坦丁堡当局（他们的话语就是奥斯曼帝国的法令）下令，将四名巴哈伊随米尔扎·叶海亚押往塞浦路斯。当局同时下令，将一部分米尔扎·叶海亚的党徒加入巴哈欧拉的队伍中，其中包括上述两位公开宣称效忠米尔扎·叶海亚的人——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斯法哈尼，他是一个腐败随从和邪恶军师，巴哈伊天启的敌基督者；还有阿迦-詹·比格-哈姆扎，他曾是土耳其军队的一名炮手。这两人在君士坦丁堡搜肠刮肚地策划阴谋，使尽各种伎俩，企图让奥斯曼帝国采取行动对付巴哈欧拉。由于将这些人安插在巴哈欧拉的队伍中，在随后的数年里，此事给巴哈欧拉带来了惨重的后果。²⁴

24

轮船进入亚历山大，这里监禁着一位囚徒，此人注定将成为巴哈伊信仰的编年史家，他就是穆拉·穆罕默德-扎兰迪，称号“纳比勒”。²⁵ 轮船经停塞得港和雅法港之后，最终抵达海法，流亡犯在此登岸。接着，他们将从这里换乘一艘小帆船，穿越海法湾，到达阿卡。当时正值炎炎夏日，旅途的煎熬可想而知。1868年8月最后一天，小船靠岸抵达阿卡阴森的城墙之下。

码头笼罩在城墙恐怖的阴影之下，那里站着一群不明真相的狱城居民，等候着这位上帝显示者。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看一眼那位被称为“波斯人的上帝”的人。这类盲目和毫无灵性的暴民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他们来到海边辱骂和嘲笑巴哈欧拉。他们的灵魂充斥着一种义愤，人类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都会出现这种愚昧的行为。

……我甫抵此地，便将之命名为“至大监狱”。即便我在别处亦被镣铐加身，都不曾如此称谓。听着：对此沉思吧，明察之士！²⁶

这就是巴哈欧拉及其随从被关押的监狱，里面尽是亡命之徒。阿卡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曾备受赞誉，它无数次拒绝向强大

25

的征服者卑躬屈膝。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先知们都盛赞此地，称其荣光胜于其他城镇。先知何西阿曾说，阿卡是一扇“希望之门”；先知以西结也将此地称为“东望之门”，以迎接“以色列上帝的荣耀从东方而来”。它就是耶稣行走于地中海海岸时的多利买（Ptolemais）。穆罕默德也说过：“拜访阿卡的人有福了，拜访去过阿卡的访客的人有福了……在阿卡一个月，胜过在他处一千年。”²⁷

但是，在1868年8月那个令人敬畏且意义重大日子——称其“令人敬畏”和“意义重大”，是因为它应验了几乎三千年之前的一个伟大预言——当时的阿卡仍是一片遭人遗弃的荒蛮之地，其境地之悲惨，笔墨难以描述。空气恶臭，水源污浊，道路堵塞。当地居民愚昧无知，固执偏狭，阿谀谄媚。还有其他一些行为让这些人显得更加面目可憎。阿卡昔日的荣耀已经逝去；今日，上帝的荣耀重新降临此地。

“第一天晚上，”巴哈欧拉在致土耳其大维齐的第二封书简中写道，“所有人没有食物和饮用水……他们甚至讨水喝，但是都被拒绝了”²⁸。

很快，阿卡恶劣的空气和军营肮脏的环境开始引发疾病。疟疾和伤害大肆来袭，除了两人幸免之外，其余被放逐者全部染病，甚至有三人因病死亡。此时，阿博都-巴哈必须照顾病患，保护父亲，直面阿卡居民的蔑视和愤怒，还要与无情的狱吏、残暴的守卫和恶毒的官员抗争。祂从未动摇，也从不松懈。多年后，正如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在其自传中描述的那样，巴哈欧拉回忆起了长子当时的付出和成就：

在巴格达时，我经常去咖啡馆找个位置坐下，接见不同的人们——既有朋友和熟人，也有陌生人和慕道者。我带领那些远离教义的人们走近信仰，引导无数灵魂进入了圣道的荫庇之下。我用这种方式服务上帝圣道，用祂的话语争取胜利，弘扬祂的圣名。在阿德里安

堡，至大圣枝以同样的方式承担起了同样的工作，只是他的努力程度更甚；到了阿卡时，他的工作范围和效率较之以前更广和更高。我在早年间所遭受的艰辛和磨难再次降临在了他的身上。当年在巴格达，我们不是罪犯之身，上帝之道的名声还远不如今日。当时，敌对者和邪恶者的数目也远少于现在。在奥秘之地（阿德里安堡），我经常会见一些外人，与他们亲自见面。但是在至大监狱，我不再与圣道荫庇之外的人见面，我已经关闭了与外界交流的大门。这时，是教长一肩挑起了各种麻烦琐事。他为了让我能够享受舒适和安逸，自己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和人们。为了我，他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一副结实的甲冑。起初，他租下了迈兹拉阿宅，我在那里居住了一阵子；接着，他又找到了巴吉宅邸供我安身。他倾尽全力服务信仰，因此他的付出皆得到了确认。这项工作占据了他的白天和黑夜，因此他不得不长达数个星期远离巴吉宅邸。我在与上天众灵交流，启示祂（上帝）的圣言，而与此同时，教长却在承受着所有的苦难。

这位作者还记录了巴哈欧拉如下这段话，它不仅体现了巴哈欧拉对儿子的敬重，而且还在传扬圣道这个问题上给出了诸多启迪：

27

愉悦、和善和宽容是传扬圣道的先决条件。一个人所说的话，不管多么空洞、虚妄，甚至鹦鹉学舌般拾人牙慧，我们都应容忍，不可与之计较。我们不应与人争执，因为这样很容易让对方觉得受挫和失败，从而遭到对方的断然拒绝和仇视。如此一来，只会进一步加重他与圣道之间的帷幕，让他更加无视圣道。我们应该说：确实，你说得没错，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你就会判别它是真是假。当然，说这句话时应当有

礼貌，温和而体贴。这样，对方就愿意倾听，不会反驳或者找理由否定事实。他会同意你的说法，因为他认识到，你的目的并不是藉一场口舌之战以胜过对方。他看到，你的目的在于揭示真理，体现仁爱，彰显神圣的品质。他就会睁开眼睛，竖起耳朵，打开心扉，流露真性，最终凭借上帝的恩惠，他变成了一个全新的造物……至大圣枝对于任何无意义的谈话都会洗耳恭听，这让对方不禁自忖：祂希望向我学些什么。于是，祂通过这种对方不予察觉的方式，赋予对方洞察力和理解力。²⁹

28 阿卡军营里死气沉沉，囚犯们的活力几乎被消耗殆尽。守卫残忍、贪婪而暴戾。一段时间后，虽然囚犯们可以在严密的监视下外出购买一些必需品，但是他们发现，城中居民对他们的仇恨和蔑视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除了这些痛苦和折磨，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斯法哈尼及其同伙每天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他们的嘲笑和诽谤、他们无时无刻的监视、他们在当局面前颠倒黑白的造谣，更是让巴哈欧拉的牢狱生活雪上加霜，不堪承受。他们卑鄙的行为持续不断，哪怕最后这些流亡者离开军营亦是如此。

悲伤四面袭来，但最叫人锥心刺骨的，当属阿博都-巴哈的弟弟，即“古森-阿萨尔”（至纯圣枝）的去世。他当时不到二十二岁，担任父亲的书记员。一天傍晚，薄暮时分，他在屋顶散步，沉醉在祈祷之中。忽然，他不慎从屋顶的一处缺口掉了下来。当时他的内脏严重受伤，但没有立即丧命。他恳求父亲接受自己献出生命，以使那些不被准许进入至大监狱的巴哈伊得以瞻仰他们的主。这位身负世间苦难的父亲答应了儿子的请求。1870年6月23日，也就是在他跌落二十四小时之后去世。四个月後，巴哈欧拉在阿卡的监禁生涯结束。

当巴哈欧拉被放逐阿卡时，祂的追随者们并不知道祂的命

运如何，到底被放逐何地。他们焦虑而忧伤。他们必然以为，祂已经与祂的先驱，即荣耀的巴孛一样，畅饮了殉道之杯。伊斯法罕的巴哈伊找到英国的印欧电报局，请求他们协助打探巴哈欧拉的下落。不久后，巴哈伊们收到了电报，得知巴哈欧拉正被关押在阿卡狱城。当时，一直居住在巴格达的巴哈伊遭受了残忍的迫害，被戴上锁链押赴摩苏尔。现在，无论什么地方

29

的巴哈伊，心中都燃烧着一个渴望，那就是亲眼目睹巴哈欧拉的圣容。然而敌人虎视眈眈，路途漫长艰辛，可谓危险重重，阻碍无数。一些勇士翻过高山，穿越沙漠来到了阿卡，其中就包括十七岁的呼罗珊人阿迦·布祖尔格。他设法进入了军营，担任巴哈欧拉的信使，负责将一封书简送给纳赛尔丁沙阿。他徒步而来，又徒步返回，确定无疑走向了殉道。巴哈欧拉赐予他“巴迪”的称号，即“杰出”、“无与伦比”之意。

还有一些人成功通过守卫的层层关卡，抵达了至大监狱。哈吉·阿布-哈桑-阿尔达卡尼，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哈吉·阿明^①，就是其中的一位勇士。但是，要想瞻仰巴哈欧拉的圣容，他“只能去一座公共浴池，按照安排，他不能靠近巴哈欧拉，还要假装不认识”。多年之后，也就是1913年，哈吉·阿明前往伦敦拜见阿博都-巴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他因为信仰不止一次地被投进监狱。在伦敦，他亲眼见证了阿博都-巴哈的凯旋之旅，当时，他一定会想起在阿卡公共浴池的那一天——他从故乡波斯历经艰辛，赶到了地中海岸的阿卡狱城，与巴哈欧拉相见却不得相谈。他经历了信仰最低潮，现在则亲眼目睹了阿博都-巴哈的威权，以及西方人们对祂的崇敬。在伦敦，当人们问及哈吉·阿明的感受时，他竟然惊愕失语。

有少数人的确进入了狱城和军营监狱，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当他们迈着疲惫但坚定的步伐翻过高山、越过沙漠来

30

① 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巴哈欧拉赐予了他“阿明-伊拉希”（上帝信托者）的称号。实际上，在巴哈欧拉被关押阿卡监狱后，他是第一位赶到祂面前的信徒。

到阿卡城下时，却发现城门紧闭而不得进入。他们只能站在城堡的第二道壕沟外，遥望着远处那个模糊但却高贵的身影，那个身影站在牢房的铁窗之内朝着他们的方向挥手。然而，哪怕是那短暂一瞥，也足以重燃他们的希望，让他们心中洋溢着喜悦。

在这些朝觐者中，有一位来自卡尚的建筑监工，这位老者名叫乌斯塔德·伊斯梅尔，曾是一位朝廷高官^①格外器重的家臣。但是，他被迫离开自己的故土。在巴格达，他成为了当地居民一致攻击的对象，遭受了摩苏尔流放之苦。在那里，几近失明的他踏上了前往阿卡的旅程，最终来到了紧闭的城门前。他站在第二道壕沟外，远远地望着他的主。但是，由于视力衰弱，他无法看清那挚爱的身影。巴哈欧拉的家人从监狱内看到乌斯塔德·伊斯梅尔悲伤地转身离开，那一刻，他们也禁不住为他落泪。终于有一天，他获准进入阿卡城，瞻仰巴哈欧拉的圣容。与此同时，他在卡尔迈勒山上一个偏远的山洞里安家，先知以利亚当年不也是住在上帝之山的一个洞穴里吗？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阿博都-巴哈向人们讲述了这位来自卡尚的老年建筑监工的感人故事：

31 他在城外的一个山洞里住了下来。接着，他找到了一个小碟子，上面放有陶环、顶针、别针和其他一些小饰品。每天从早上到中午，他便沿街叫卖这些小玩意儿。有时候能挣二十个铜板，有时候三十个，最好的时候还能挣四十个。然后，他就会返回山洞，买一块面包犒劳自己。他总是心怀感激：“感谢上帝，让我收获如此宠爱与恩惠，让我舍弃朋友，让我在这个山洞得以栖身。现在，我已经被祂神圣的面容所陶醉。还有什么恩惠比这更大！”³⁰

① 法鲁赫汗（卡尚的阿明-道莱），他曾参与了1857年在巴黎举行的《英波和平条约》谈判。

虽然不幸接踵而至，但是信仰和牺牲的喜悦掩盖了悲伤的愁容。

许多年后的一天，阿博都-巴哈亲自将祂父亲的启示传给了西方人。1912年8月，美国华盛顿特区一位虔诚的巴哈伊帕森斯夫人，邀请祂到新罕布什尔州都柏林做客，她在那里拥有一处房产。在那个夏季，首府的许多社会名流拜访了此地。帕森斯夫人在家安排了一次午宴，邀请了大约二十位贵宾来见阿博都-巴哈，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文化、科学、艺术、财富、政治、成就——各个领域皆有代表参加。女主人期待着阿博都-巴哈向这些社会领袖讲述巴哈欧拉以及祂向世人宣示的信仰。这些客人大约也在想，他们是来听演讲的。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阿博都-巴哈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祂自己也是捧腹不已。接着，在这个轻松开场白的引导下，他们也纷纷说一些笑料趣闻。整个午宴过程，阿博都-巴哈和客人们都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笑是一件好事，”祂告诉他们，“笑是灵性放松的表现。”

这时，祂向众人讲述了祂在监狱的那段岁月。祂说当时的生活很艰辛，苦难犹如家常便饭。然而，每当一天结束时，他们就会坐在一起，回忆起一些美好的事情，以供大家娱乐。不过，有趣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仍会细心搜寻，逗笑一番。祂告诉他们，喜悦并不是来自物质享受或财物富裕。假若这样，他们生活的每一分钟都该是沮丧苦闷的，然而，他们的灵魂无比愉悦。座上的这些美国客人，他们都是公众生活中的显赫人物，却在此感受到了真理的冲击，这些真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此稀缺，因此他们不禁对这位东方来客刮目相看，他们的眼睛里无不透射出深深的赞赏和敬佩。阿博都-巴哈也用祂那宽广的胸怀拥抱着所有人。宴会结束后，祂问女主人是否满意这次聚会。

32

1870年，奥斯曼帝国出现了动乱，出动土耳其军队已经不可避免。出于军事需要，阿卡城堡被划为了军事用地，巴哈

欧拉及其信徒于是被带出了监牢，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被解除了监禁令，他们还必须待在城墙以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巴哈欧拉及其家人辗转迁徙，从一座房子搬到另一座房子——从马利克宅邸到哈瓦姆宅邸，再到拉比耶宅邸，最后迁往乌迪·哈马尔宅邸^①，这座房子的空间很小，有一个小房间不得不挤上十三个人。后来，他们找到了阿瓦米德旅馆，这些数目庞大的信徒才算是有了落脚之处。但是巴哈欧拉及其追随者很快发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是一群心肠恶毒、固执偏狭的人物。与这帮人打交道，需要一些特别的品质，而这些品质唯有信仰才能给予。

正是在这个时候，阿博都-巴哈显露出了真正的非凡气质。

33 阿卡有一位基督徒商人，与许多当地居民一样，他对巴哈欧拉非常不敬。有一天，他发现一些巴哈伊从阿卡城外买回来了一车木炭（巴哈伊在城内买不到这些物品），看到木炭的质量上乘，便将其据为己有。他觉得巴哈伊是罪犯之身，因此他们的财物也可以随意没收。阿博都-巴哈听闻此事后，便前往商人的商行，欲索回木炭。商行里有许多人，大家都埋头于生意，因此没有人注意到阿博都-巴哈。他找了一处位置坐下来等着。三个小时后，这位商人才转身问他：“你是这城里的犯人吗？”阿博都-巴哈回答说是。他继续问道：“你被控什么罪名？”阿博都-巴哈回答说：“我被控与基督一样的罪名。”商人大吃一惊。他是一名基督徒，而这个人却在此拿自己与基督相比。“你对基督知道些什么？”他反驳道。于是，阿博都-巴哈开始平静地讲述起来。阿博都-巴哈的耐心征服了商人的傲慢。最后，当阿博都-巴哈起身准备离开时，商人也站起来，一直送他到大街，并向这位尊者——最遭人鄙视的囚犯之一——表达了崇敬之情。从此，他成为了阿博都-巴哈的朋友，甚至是坚定的拥护者。

① 这座房子后来与相邻的一座房子合并，统称为阿布德宅。

阿卡城内还住着一位名叫谢赫·马哈茂德的居民，此人强烈憎恨巴哈伊。虽然城里的许多居民已经逐渐认识到自己对这些囚犯的误解，并转而欣赏和赞美他们，但是谢赫·马哈茂德心头的恨意从未消减。有一天，他来到一个集会，听到人们都在说阿博都-巴哈是一个好人，一个了不起的人。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咆哮道，他要揭开这个阿巴斯·埃芬迪^①的真面目。盛怒之下，他冲进了一座清真寺，因为他知道阿博都-巴哈那个时辰就在那里。他将双手重重地放在阿博都-巴哈身上。这时，教长以一种独有的镇定和威严看着这位谢赫，并提醒他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过的话：“善待你的客人，哪怕他是个异教徒。”闻言，谢赫·马哈茂德转身离开了，此时，他的盛怒已经平息，恨意也已消散，充斥他内心的，唯有一种深深的羞愧和苦涩的懊恼。他赶忙逃回家中，紧闭大门。几天后，他径直来到阿博都-巴哈的面前，拜伏于地，请求祂的原谅：“除了你的门，宁有他门可寻？除了你的恩惠，宁有他者的恩惠可供希求？”后来他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巴哈伊。^②

34

不要简单地以为阿卡居民的愤怒在短短数月便得以平息。实际上，是在充满各种危险的许多个月之后，情况才开始出现明显改观。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场惨重的灾难，它败坏了信仰的声誉，损害了整个社团。而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米尔扎·叶海亚的那些党羽——他们最初是奉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之令加入巴哈欧拉队伍的。从一开始，他们就表露出一中公然敌对的态度。他们暗中监视，造谣中伤，蛊惑民众，散布骇人听闻的谣言。阿博都-巴哈说，为了防止巴哈伊进入阿卡城，他们彻夜不眠地盯守在城门处：

① 当地的居民大多这样称呼阿博都-巴哈。

② 大约四十年前，哈吉·米尔扎·哈比布拉·阿夫南向笔者讲述了谢赫·马哈茂德的故事。哈吉·米尔扎·哈比布拉·阿夫南来自巴孛家族，他年轻时曾亲耳从谢赫·马哈茂德本人那里听说了这个故事。

35

完美至尊生前在至大监狱的那段最艰苦的岁月里，当时的监禁格外严厉，他们不允许任何朋友进出城堡。“歪帽”^①和赛义德^②住在第二道城门处，日夜监视周边情况。一旦发现巴哈伊旅行者，他们就立刻向政府报告，说有旅行者正往城堡里带信，并且要把复函捎回。这样，省督就会逮捕旅行者，没收其信件，并将其关押，最后驱逐出城。这已经成了当局的惯常做法，并且延续了很长时间。³¹

这些人如此不遗余力地施展各种阴谋诡计，这将巴哈欧拉的生命置入了危险境地，也不停地骚扰巴哈伊的生活。巴哈欧拉不断告诚信徒们，勿存任何报复之心。有一位阿拉伯巴哈伊由于存在暴力倾向，为此被劝返贝鲁特。

在灾祸连连、人心惶惶之际，巴哈欧拉用阿拉伯语启示了一篇书简，后为东方的巴哈伊^③所熟知。书简开篇写道：“确实，诚者之心被隔离之火炙烤着。”在巴哈欧拉的著作中，这篇书简有着特殊的地位和独特的性质。祂在书简中明确表露了祂灵魂的苦闷，悲恸于祂的境况，哀伤于世人的反复无常、不忠不信和固执倔强，同时寻求上帝的解救。接着，祂向世人分享了上帝——祂（巴哈欧拉）所显示者——对祂恳求的回应。

36

不久后，我们前面述及的恐怖事件发生了。尽管巴哈欧拉三申五令，还是有七名流亡犯决定要替他们的社团除掉那些恶人。他们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们的恐怖计划。一天夜里，当全镇归于沉静时，他们闯进了米尔扎·叶海亚党徒的家中，将他们全部杀害。与赛义德·穆罕默德和阿迦-詹·比格一起遇难的还有刚入伙不久的米尔扎·里达-戈利-塔夫雷希，这位受害者曾经再三地违背诺言，最终断绝了与巴哈欧拉追随者之间的所

① “歪帽”是阿迦-詹·比格的绰号。

② 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斯法哈尼。

③ 说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东方巴哈伊。

有关系。

骚乱瞬时涌现，全城沸腾，人人自危。民众如此恐惧，连邻居阿布德也加厚了与巴哈欧拉房子毗邻的围墙。

巴哈欧拉遭到了新的屈辱。军队包围了祂的房子，群众在大街上高声叫嚣。祂被带到省督的府衙囚禁起来。阿博都-巴哈也遭逮捕，被镣铐加身投进监狱。还有二十五名巴哈伊也遭囚禁。就连儿童也没逃过阿卡居民的怒火，这些孩子刚走出家门，就遭人辱骂和投掷石头。七十个小时之后，巴哈欧拉及其儿子才被准许返回家中。祂后来写道：“囚禁伤害不了我，真正伤害我的是这些热爱我的人的行为，他们声称是我的信徒，却干下令我的心和笔叹息的罪恶。”“此时，巴哈欧拉的苦难之杯已经满溢而出”，巴哈欧拉的曾外孙、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如此写道。³²

在这屈辱的时刻，阿博都-巴哈所取得的成就，却堪称一个奇迹。祂此时所表露出来的品质充分和清晰地证明，祂诚然就是父亲所说的“上帝的奥秘”。祂的耐心令人难以置信；祂坚定不屈，毫不动摇；祂宽宏大量，不卑不亢；祂是仁慈的化身；祂严厉果敢；祂行走于谦卑之道；祂的话语中透露着明确的权威。祂品性温和；祂是威严之表征。祂的存在、祂的言行中无不流露出神圣的属性。

37

这时，一种变化正在发生——起初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一向仇视巴哈欧拉及其信徒的省督卸任了，换了一位截然不同的新官。新任省督艾哈迈德·比格·陶菲克，是一位明达事理且公正无私的执政官。他请求巴哈欧拉赐予他——省督——一个恩惠，即准许他为巴哈欧拉效劳。巴哈欧拉指示他重新修整那座破败的高架渠，它曾给阿卡居民带来纯净的饮用水，但由于年久失修，遂被人遗弃了。艾哈迈德·比格完成了这项工作，阿卡居民因此获益匪浅。当时，当地有一个传言说，若有鸟儿飞临阿卡上空，也会跌落而亡，足见阿卡空气有多恶劣。但是逐渐地，人们开始说，自从巴哈欧拉来此居住后，情况就出现

了改观。霍乱一再逼近阿卡城墙，却从未进入城内。这位智慧而仁慈的省督经常遣自己的儿子拜访阿博都-巴哈，聆听祂的教诲；在行政管理方面，他也经常求教于阿博都-巴哈。

阿卡及其周边的官员和居民——那位暴君正是指望这些人严酷对待关押此地的流亡犯——都被这位流放首领及其儿子的神圣魅力所折服，被祂们那凌驾万物的威严所征服。

接着，阿齐兹帕夏总督（早在阿德里安堡时，他便有幸认识了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从贝鲁特赶来，向巴哈欧拉致敬，并与祂的儿子联络情谊。后来，巴哈欧拉回拜了这个访问。此外，当时仍是囚犯之身的阿博都-巴哈受到迈扎特帕夏的公开邀请，前往了贝鲁特。迈扎特帕夏是奥斯曼帝国最睿智的政治家之一，他是一名自由主义改革家，利用自己大维齐的身份说服苏丹颁布了一部宪法。虽然这个政权的寿命短暂，阿卜杜勒-哈密德恢复独裁统治后，驱逐了这位改革家，但是迈扎特帕夏的功名则流芳百世，他被尊称为“宪法之父”。阿博都-巴哈前往贝鲁特大约是在1878年的某个时间，巴哈欧拉就此启示了一篇书简，以此纪念和表明此事的重要意义：

赞美上帝，经由万名围绕之祂的莅临，给贝城（贝鲁特）赋予了荣耀。尘世间所有原子对万物宣告：尊美之星、上帝之至大圣枝——其亘古及既定之奥妙，已自监狱之城的大门后冉冉升起，在其地平线上熠熠闪耀，正赶赴另一国度。³³

在贝鲁特，除了迈扎特帕夏，阿博都-巴哈还拜见了阿拉伯世界的诸多显赫人物，其中包括著名的谢赫·穆罕默德·阿布杜，此人后来成为了埃及的大穆夫提。这位博学而高贵的谢赫曾是赛义德·贾迈勒丁·阿富汗尼的朋友，后者是泛伊斯兰主义的领军人物，与巴哈欧拉信仰势不两立的敌人。然而，由于谢赫对阿博都-巴哈如此敬佩，他甚至打算随祂返回阿卡。但是阿博都-巴哈劝说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此举将会伤害他本人

及其地位。

现在，阿博都-巴哈（信仰之外的人们称他为阿巴斯·埃芬迪）的名声已经广为传播。当他拜访拿撒勒——基督的故乡——时，该镇的穆夫提，即博学多才且有权有势的谢赫·优素福以最高礼遇接待了他。在这位穆夫提的吩咐下，该镇的官员和贵族夹道迎接阿博都-巴哈，一直将他护送到拿撒勒。如此礼遇规模，只有总督和其他达官贵人才能享受得到。后来，阿博都-巴哈也为谢赫·优素福安排了一场庄严的迎接仪式，谢赫·优素福对此予以了回谢。

39

艾哈迈德·比格·陶菲克省督的继任者是穆斯塔法·迪亚帕夏。虽然高门颁布的法令依然没变，但是诸任省督已不再视巴哈欧拉为囚犯，忽略了祂身上背负的罪名。穆斯塔法·迪亚帕夏向巴哈欧拉明示，只要祂愿意，祂就可以搬出城中的监牢，住到乡下去。即便在那段最黑暗的监禁时期，祂也没有利用总督的这份好意。祂如此描写那段监禁时期：

不要害怕，这些牢门将会打开，我的帐篷将会竖于卡尔迈勒山上，至大喜悦将会到来。³⁴

然而这一刻久盼未来。

九个坎坷动荡的年头过去了，巴哈欧拉仍然囚居在城墙里。祂，一个喜欢绿荫园地、青青田间和郊区旷野的人，在这期间内，未曾举目凝望过任何乡野景色。阿博都-巴哈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巴哈欧拉热爱乡间的美和青葱生气。有一天祂传话过来：“我已经有九年时间没有看过青翠草木了！乡间是灵魂的世界，城市是肉体的世界。”听到别人转来的这番话，我知道祂渴望去乡间，同时我也确信，只要能满足祂的愿望，不管我做什么都能成功。那时在阿卡有一个很敌视我们的人，名叫穆罕默德·帕夏·萨夫瓦

40

特，他拥有一座庄园叫迈兹拉阿^①，在阿卡城以北约四英里处。那地方很漂亮，周围有花园，还有一条溪水流过。我便去他的家拜访这位帕夏。我说：“帕夏，你让庄园空着，却住在阿卡。”他回答说：“我身体不行啦，也离不开城里。要是我去那里，与朋友隔绝，我会感到孤独。”我说：“你要是让它空着，不在那里住，那不妨让我们住。”他听了我这话感到很吃惊，但又很快同意了。我用很低的价钱——每年五英磅——得到了这庄园。我付给他五年的租金并订了租约。我派工人对庄园进行了修缮，整理了花园，还建起了一个浴室。我还为天佑美尊之用准备了一辆马车。一天，我决定亲自去看这住处。尽管又有一道道禁令下来，一再禁止我们踏出城门一步，但我还是徒步向城门走去。城门有宪兵守卫，但他们没有加以阻止，于是我扬长而去，到了庄园那里。第二天我又去了，这次有几个教友和政府官员同行，尽管有警卫和哨兵站在城门的两边，但也同样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出去了。在另一天，我在巴吉宅邸^②的松树下放好桌子举行宴会，邀请城里的名流和高官出席。晚上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回到城里。

一天，我去见天佑美尊，对祂说：“迈兹拉阿庄园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有一辆马车载您去那里。”……祂拒绝了，说：“我是一个囚徒。”之后我再次请求祂去，得到同样的回答。……但是，阿卡有一位伊斯兰教的谢赫^③，他是知名人士，他很有影响力，敬爱巴哈欧拉，极受祂的优待。我找到这位谢赫，对他讲了巴哈欧拉拒绝搬迁的情形。我说：“你是有勇气的人，今晚去

41

① 又被称作阿卜杜拉帕夏宅邸。如今是一处巴哈伊朝觐地。

② 巴哈欧拉后来移居的阿卡平原的第二处住宅。

③ 阿卡的穆夫提谢赫·阿里-米里。

圣尊那里，在祂面前跪下，紧握祂的手，祂不答应离开阿卡，你就决不放手！”他是一个阿拉伯人……他直接去到巴哈欧拉那里，紧挨着祂的膝盖坐下来。他紧握并亲吻天佑美尊的手，问道：“为何您不出城？”祂说：“我是一个囚徒。”谢赫回应说：“上帝禁止！谁有权利使您做囚徒？是您把自己囚禁的，是您自己愿意被囚禁的，现在我恳求您离开这里到庄园去。它是美轮美奂和郁郁葱葱的。那里的树木非常可爱，桔子长得跟火球一样！”天佑美尊还是说：“我是一个囚徒；不能这样做。”谢赫拿起祂的手亲吻。有一个小时的光景：他一直不停地央求着。直到最后，巴哈欧拉说，嗨里呼卜（好吧）。谢赫的耐心和坚持终于有了回报。他高兴得不得了，到我这里来告诉我圣尊同意出城的喜讯。尽管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诏令严禁我与天佑美尊会晤或交流，但第二天我照样叫来马车将祂载到庄园。没有人对此加以反对。³⁵

正是阿卡的这位穆夫提，这位穆斯林社团的宗教领袖拜伏于地，请求巴哈欧拉离开了阿卡的监牢。在这九年里，这个新生的上帝宗教发生了何等奇妙的变化！

在迈兹拉阿宅暂居两年之后，巴哈欧拉迁到了离阿卡城更近的乌迪·哈马尔^①的庄园，从此处看，古城的城郭、深蓝色的地中海、海湾对面卡尔迈勒山的轮廓皆一览无余。这是巴哈欧拉最后一个居所，位于阿卡平原上，也就是今天所熟知的巴吉宅邸。与巴吉宅邸毗邻的是一座埋葬着巴哈欧拉凡世遗体的陵殿——地球上最神圣的地方。这座宅邸在巴哈欧拉囚禁于阿卡期间建造，是整个周边地区最壮观的建筑。然而，由于当地突然爆发了一场瘟疫，宅邸主人远避他处。借此机缘，阿博都-巴

42

① 这人就是阿布德宅的旧主，阿布德宅是巴哈欧拉在阿卡城里最后住过的房子。

哈才得以租下此宅供父亲居住，并在后来将其购入。巴哈欧拉称其为“巍峨高厦”，“上帝将其命定为世间最壮丽美景”。它原来的主人则葬于宅邸围墙的一处角落。

在阿卡居住着一个狂热的基督教新教徒，名叫朱尔朱斯·贾迈勒，他在巴吉宅邸附近有一块地。他亲手在那里种了一片橄榄树林，至今仍在。那块地上还种有一些松树，正对着巴吉宅邸，巴哈欧拉经常在树下散步和小坐。当阿博都-巴哈出价购买那片松树林时，朱尔朱斯居然索价一万镑土耳其金币。他还特别在遗嘱中写明，他死后要埋在那块地下。后来，他嘱咐他的弟弟，不要出售那块地产，要等待更好的时机，因为他觉得那块地价肯定会涨。他去世后，他的遗体如愿地埋在了那块地下。不过，他的弟弟还是出售了那块地产，他的棺材则被转移到拿撒勒重新安葬。

阿博都-巴哈还购买了一座纳迈恩花园，它是河中的一个43 小岛，距阿卡不远。该岛靠近一座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人造山，昔日拿破仑堆筑此山，就是为了安置大炮以轰炸该城。为了纪念巴格达城外的纳吉布帕夏花园——祂首次宣布祂的使命的地点——巴哈欧拉为纳迈恩花园赐名“里兹万花园”。不仅如此，祂还将这块昔日不毛之地上的可爱绿洲喻为“新耶路撒冷”和“我们的绿岛”。巴哈欧拉有时会来到这座信徒们专门为其美化的花园休息，园中建有一座简朴的避暑别墅，别墅内有两个朴素且宜居的房间。祂在一篇书简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幅祂在河边目睹的“天国女仆”的景象。

巴哈欧拉在祂儿子的努力下，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摆脱了阿卡及其居民的压迫。现在，祂可以将全副精力用于教诲信徒，向他们启示神圣劝诫。然而阿博都-巴哈仍生活在阿卡的凄风冷雨之中，与阿卡的官员、贵族和居民打交道，保护巴哈伊社团，捍卫社团的利益，为社团争取福利，同时为父亲抵挡伤害。为了见到父亲，祂总是从阿卡一路步行回巴吉。在多年后的西方之旅中，有一次乘船从纽约驶往利物浦，阿博都-巴哈顺

着甲板上下踱步，走了很长时间。最后，祂坐下来休息，对祂的随从们讲道：“刚才我一共走了四千六百英尺，正好是从阿卡到巴吉的距离。我要练习走路，说不定哪天我可以步行去陵殿呢。最近几年在圣地，由于身体衰弱而行走不便，我已经无法享受这种恩惠了。”³⁶祂当时六十九岁。

著名的圣辅塔拉祖拉·萨曼达里^①曾在十六岁时，也就是巴哈欧拉在世的最后六个月里，前往了圣地朝觐，亲眼目睹过祂的圣容。他回忆起了那天他陪同阿博都-巴哈从阿卡步行至巴吉宅邸的情景。当时刚下过雨，地面是湿的。但是，当我们拐过弯看到巴吉宅邸时，阿博都-巴哈便跪倒在地，前额贴于潮湿的地面。曾无数次，每当阿博都-巴哈行近巴吉宅邸时，巴哈欧拉就会告诉祂面前的人：“教长来了，赶紧出去迎接，护送祂进来吧。”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人可以证实。

44

萨曼达里还回忆起了另一件难忘的朝觐故事。当时巴哈欧拉送给他一句温和、仁慈但却意义深远的劝诫。此后接连数天，他都未得巴哈欧拉的召见。后来他遇见了巴哈欧拉家中的一个小女孩，就请她趁巴哈欧拉独处时捎信给祂，请求赐见一面。当如愿得见时，巴哈欧拉问他：“你不是每天都能见着教长吗？”萨曼达里回答说是。巴哈欧拉继续说：“那么你这个每天目睹教长、每天陪伴教长的人，为何还说几天见不着我呢？”由此可见，祂已经将拜见阿博都-巴哈等同于拜见祂本人一样。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记录了巴哈欧拉对其儿子的地位和权威的另一份证言。哈吉撰写了一篇论文，引用了一些伊斯兰圣训以描述阿博都-巴哈。他将这篇评论文章呈递给了巴哈欧拉。巴哈欧拉阅后拍手称赞，并且告诉他，他的推断和结论完全正确。祂进一步指出：

至大圣枝话语的力量及其权威还未完全显露。在将

① 1968年逝于海法。

来，人们将看到祂是如何通过力量、威权和神圣光辉，凭借一己之力在世界中心举起至大圣名的旗帜；人们将看到祂是如何将世界各族人民团聚在和平与和谐的帐篷之下。³⁷

45 在巴哈欧拉时代，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第二次前往圣地朝觐，与他同行的还有另外两名朝觐者。当时，他乘船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船上有一位来自阿卡的博学之士，属于城镇的上流显贵。这个人向哈吉说起了阿巴斯·埃芬迪（阿博都-巴哈），语气中无不透露出高度的赞美和深深的仰慕。但是哈吉没有向对方透露自己的信仰和目的地，以免耽误甚至中断他的行程，因此他只是说，阿巴斯·埃芬迪在波斯有许多追随者，他也听说过祂和那些人。那位阿卡的旅者回答说，阿巴斯·埃芬迪是一位独特而美妙的人，极力称颂阿博都-巴哈。哈吉本打算去埃及，但是听到此人如此热诚称赞阿博都-巴哈，便决定前往阿卡拜见这位智者。后来哈吉得知，一名先行抵达阿卡的同行者已经将此事告诉了阿博都-巴哈。“他们很快就会来了”，那个人如此说道。

在伊朗的那些年，巴哈伊遭受迫害、压迫和殉道，是常有之事。年复一年，殉道者的人数不断上升，增至三万之众。但是，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并未因此胆怯，他们依旧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巴哈欧拉在阿卡监牢里向祂的追随者所做的许诺，最后确实实现了。祂不止一次地在卡尔迈勒山上搭起了帐篷。人生暮年时，巴哈欧拉站在那座圣山之上，向祂的儿子指派了一项特别的任务。那一天，祂站在半山腰的古柏树下，指着山下的一堆岩石对阿博都-巴哈说，将来要在那个地点建造一座陵殿，以安葬祂的先驱巴孛伤痕累累的遗体——这具遗体藏在巴孛的故乡长达几十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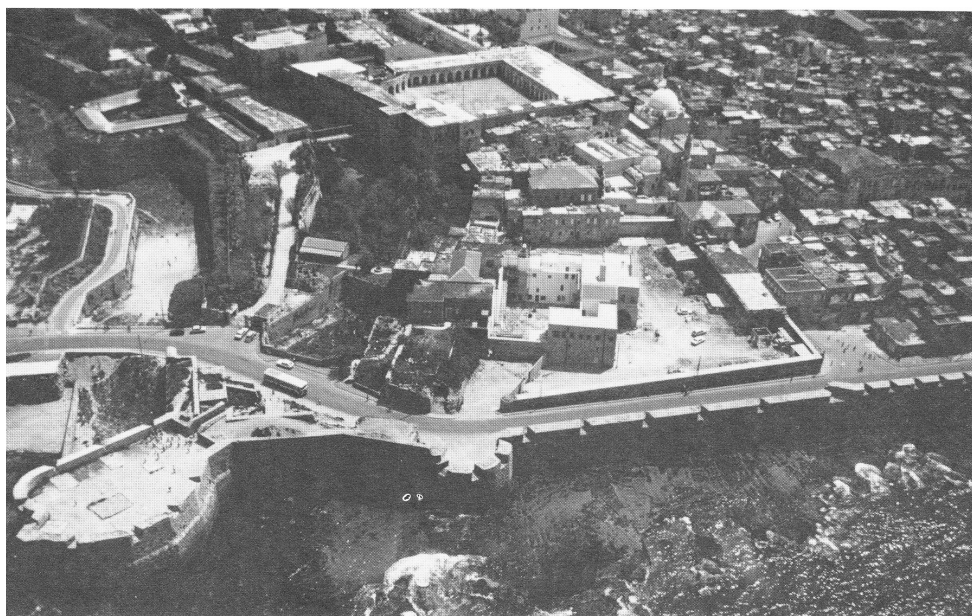
46 阿博都-巴哈每逢机缘顺遂，便投身于这项工作。然而，

这是一项浩大且耗时的工程。它也让阿博都-巴哈遭受了诸多艰险，历尽各种忧患。但是最后，祂圆满实现了父亲的嘱托，成功完成了祂的任务。

第三章 巴哈欧拉升天

1892年5月29日凌晨，巴哈欧拉升天，全体巴哈伊的心为之破碎。阿博都-巴哈向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派发了一封电报：“巴哈之阳已经陨落。”

电报同时告知苏丹，巴哈欧拉的遗体将安葬于巴吉宅邸附近，苏丹予以批准。当天日暮时分，当所有名流显贵和众多百姓（他们都不是巴哈欧拉信仰的追随者）向巴哈欧拉最后敬意后，当漫长而喧闹的一天结束后，阿卡平原逐渐归于宁静。此时，安置着神圣遗体的灵柩从巴吉宅邸转移到了几步之遥的另一座房子里。这座房子是巴哈欧拉女婿的家，房子有一间地下室，此前曾被大阿夫南^①用做客厅，现在用来摆放灵柩。



图一 狱城阿卡

① 巴孛的内兄弟哈吉·米尔扎·赛义德·哈桑。

阿卡及周边地区的人们悲痛逾恒，甚至连叙利亚全境及其邻近诸国亦怅然若失。那些从前憎恨巴哈伊，藐视他们，不屑与他们为伍的人，如今日复一日地来到宅邸门前，哀悼巴哈欧拉的离世。那些过去担心接近巴哈伊将会危及或连累他们生命、荣誉和财产的人，现在悲痛地发现，一位伟人已经离他们远去。作家和诗人，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有来自阿卡的，也有来自阿拉伯世界名城的——大马士革、贝鲁特、开罗、巴格达——纷纷写下赞辞，不仅赞美巴哈欧拉，还包括祂的儿子。这些人中包括埃及著名文学家、基督徒阿明·扎伊丹；哈吉·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勒格，他是一位以其虔诚与博学闻名叙利亚的穆斯林。他们都向阿博都-巴哈表达了哀伤和敬意。

不朽的纳比勒用生动而沉痛的笔触，描述了那些认识到巴哈欧拉是本时代之主和人类救赎者的人内心的悲恸。他本人也不堪承受巴哈欧拉升天的剧痛，不久之后自溺身亡。他如此写道：

我感觉到，尘世里发生的精神紊乱也致使上帝的所有世界为之震撼……我的内心与外在之舌都无力描述我们身临其境的场景……巴吉宅邸周围一片混乱，众多的阿卡居民及周边村庄的村民聚集到这里，哭声此起彼伏，个个捶胸顿足，放声嚎啕。³⁸

阿博都-巴哈向波斯、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其他奥斯曼



图二 阿博都-巴哈在阿德里安堡

属地、高加索地区、突厥斯坦和其他东方地区的巴哈伊发送了祂的第一封信：

祂是无量荣耀者。

49 曾经灿烂地照耀着全人类的世界之光已经沉落，而从阿卜哈地平线上永放光芒。祂的不朽荣耀之天国将光彩流泻到祂所钟爱的人身上，并将永生的元气注入他们的心灵。

主所钟爱的人们啊！注意，注意，切莫犹豫不决。不要害怕，既不要烦恼也不要沮丧。特别留意不要让这灾难的时代减弱了你们激情的火焰，扑灭了你们脆弱的希望。如今是坚定不移的时期，受赐福的是那些坚贞不渝、稳如磐石的人们，他们勇敢地顶住这剧烈动荡时刻的风暴与压力。的确，他们应该得到上帝的恩典，应该接受祂的神助，并且应该真正获胜。

真理之阳、至伟之光已沉落于世界的地平线上，以便带着永恒的光辉升至无限者之天界。在《至圣经书》中，祂召唤坚贞不渝的教友：“世人啊，当我的圣美之阳沉落、你们的眼睛看不到我在天国的居所时，不要惊恐绝望。要奋起促进圣道，要在人们中弘扬我的圣言。”³⁹

第四章 圣约中心

50

巴哈欧拉将祂无与伦比的儿子擢升为圣约中心。祂在一份名为《阿赫德经》——即《我的圣约之书》，它在人类宗教经典中绝无仅有——的文件里，清晰无疑地表明，阿博都-巴哈将成为祂信仰的领导人、祂圣言的阐释者、辨别真伪的无误天平。巴哈欧拉与祂的追随者——不仅是与这些人，更是与全人类——订立的圣约，在宗教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在《致狼子书》，即巴哈欧拉之笔所启示的最后一部著作里，祂将祂的圣约称为“殷红之书”。圣约翰的《启示录》中所提到的“祂的圣约之方舟”——上帝的圣约，指的就是巴哈欧拉的这个圣约。

世间还从未出现过类似巴哈欧拉圣约的经书。用阿博都-巴哈的话说，“……人类一体的支点不是其他，正是圣约的力量”。祂又说，“……自创世以来，过往著作、书简和经书中所提到的‘可靠权柄’不是其他，正是圣约”。祂又说，“……圣约之灯乃世界之光……”⁴⁰

上帝赋予了人类彼此团结的能力，但若要实现人类一体，则离不开巴哈欧拉的教义和戒律。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使

人认清和认可人类灵性团结的事实，并将其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准则。如此，且唯独如此，才能挽救人类免于沉沦。然而要达此目的，巴哈欧拉的教义不能遭到人为腐败，否则结果注定失败。事实反复证明，巴哈欧拉的圣约具有征服一切的力量，它从始至终维持着巴哈欧拉教义的完整。仅凭圣约自身的力量

51

便可制止褻渎者的邪恶之手。

阿博都-巴哈是这个圣约的中心，在祂且唯有在祂身上才能体现这个圣约。唯有祂具有区分信仰者和不信者的权力。

阿博都-巴哈本人曾证实，“根据《亚格达斯经》明确的原文，巴哈欧拉已经指定圣约中心作为祂圣言的诠释者——这个圣约是如此的坚固有力，自从太古之初到今天为止，没有别的宗教使命期曾经产生类似者”。⁴¹

有一个刚愎自用的人送给阿博都-巴哈一张白纸，想考验祂阅读人心的能力。阿博都-巴哈回复称：

你这考验阿博都-巴哈的人啊！你竟然考验这位在上帝面前谦恭卑微的仆人，如此合宜否？上帝决不允许！只有圣约中心才配考验世人。⁴²

52 巴哈欧拉将祂的圣约与遗嘱托付给了阿博都-巴哈。在祂升天后第九天，圣约与遗嘱的内容才被公诸于世。当天稍早时候，九名巴哈伊，其中包括数位阿博都-巴哈挑选的巴哈欧拉家族成员，齐聚一堂，亲眼见证圣约的拆封，并阅读其中的教诲。稍后在巴哈欧拉陵殿内，米尔扎·马吉德丁——其父米尔扎·穆萨是巴哈欧拉忠诚的兄弟和英勇的支持者，四十年来始终如一，可惜当时已经过世——起立向众人宣读了遗嘱。遗嘱明确指示，从现在开始，所有巴哈伊必须转向阿博都-巴哈，服从祂，威权之袍已经加诸祂的双肩。没有人表示异议。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阿博都-巴哈乃巴哈欧拉继承人的消息，且都服从了巴哈欧拉的命定人选。塔拉祖拉·萨曼达里清楚地记得那个喜庆的日子，以及众人对阿博都-巴哈毋庸置疑的服从。

然而，嫉妒之火却在一个人的心中绝望地燃烧，这个人就是巴哈欧拉在世的次子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称号“古森-阿克巴尔”，或次大圣枝。在巴哈欧拉的圣约中，此人的地位仅次于圣约中心本人。阿博都-巴哈的这位同父异母兄弟此前已经犯过一次惊人的背信行为，对于此事，巴哈欧拉的第四个儿

子巴迪乌拉在自己的忏悔书——虽然他很快又反悔——中曾予以证实。在那份忏悔书中，他以确定无疑的口吻说道，在他们父亲去世当天的黎明时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盗走了巴哈欧拉的两个箱子，箱子里面存放着他的手稿、印章和文件。

阿博都-巴哈讲述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是如何使用诡计，偷得了巴哈欧拉床边的那两个箱子。在5月29日那个令人哀伤的黎明，他们正准备清洗巴哈欧拉的遗体，以备入殓。当时，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向阿博都-巴哈建议，将这些箱子移到另一个房间，以免被水溅湿，毁坏里面的文件。由于阿博都-巴哈在巴吉宅邸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他及其家人都住在阿卡——他住在那里以靠近巴哈伊群体，同时方便与官员打交道——因此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负责看管那两个箱子。

53

几天以后，一个曾有幸获赐巴哈欧拉书筒的巴哈伊，因书筒未加盖巴哈欧拉的印章，故前来请求阿博都-巴哈给予他这项恩惠。由于巴哈欧拉的印章置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窃为己有的箱子里，于是阿博都-巴哈向弟弟索要印章，但是后者称不知箱子下落，也否认拿过箱子。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知道父亲亲手写了一份圣约和遗嘱，因此他最大的企图，就是将它拿到手。不过，那份文件已经托付给阿博都-巴哈保管。所以，他第一次毁灭巴哈欧拉圣约的企图宣告失败。然而，野心和嫉妒让他铤而走险，继续做出更加卑劣的勾当，直到最终自取灭亡。

在一封致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汗（一名来自设拉子的杰出巴哈伊）的书筒中，阿博都-巴哈提到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诡计：

那些特别交予本仆人的神圣信托物，全部被那个破坏中心盗走了。他霸占了一切，没有归还任何东西。直至今日，那偷盗者仍非法占有之。尽管对于阿博都-巴哈来说，任何一件物品都比天地万物更加珍贵，但是我

至今保持缄默，不置一词，以免我们的名誉遭陌生人的损毁。此事对我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痛苦，我忧伤，我哭泣，但是我依然不发一语。

54 不久，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开始使出浑身解数，欲颠覆阿博都-巴哈的权威，在巴哈伊心中散布疑惑，纠集野心之辈和自私之徒。与米尔扎·叶海亚一样，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也有自己的邪恶军师^①，而这位煽风点火者就是米尔扎·马吉德丁，也就是公开宣读巴哈欧拉圣约的那个人。此人极其傲慢自负。本书作者仍清楚记得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傲慢地昂首阔步地走在海法街道的景象，彼时彼景不禁让人想起恶魔路西法。他娶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妹妹为妻，企图利用巴哈欧拉的第二个儿子——此人愿意配合且容易操纵——以削弱阿博都-巴哈的权威，从而为自己攫取权力。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他将会活很长时间，生活坎坷悲惨，渴望死亡的来临以求解脱。但是，他将无法得到如此慰藉，直到有一天，他亲眼看到他的一切阴谋诡计彻底溃败——也就是巴哈欧拉圣约正名和得胜的那一天。

阿博都-巴哈的预言应验了。米尔扎·马吉德丁活了一百多岁，晚年潦倒落魄，行动不便，不能言语，但眼睛仍能看清周遭世界。这位老人住在巴吉宅邸附近一座破败的房子里，苟延残喘至1955年。他亲眼见证了圣约的力量战胜了破坏和背叛圣约的行为。他亲眼目睹了守基·阿芬第——阿博都-巴哈的长外孙，巴哈欧拉圣约中心亲自提名、培养和指定的信仰圣护——是如何为巴哈欧拉陵殿设计布局和打造周边环境。他的所作所为让他自陷苦海，直到他悲惨的命运结束那一刻。

55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将巴哈欧拉的全部家族成员拉拢到了他的阵营，只有两个人除外，也就是阿博都-巴哈的妹妹巴哈伊叶，以及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

① 参阅本书边码第24页。

此人是巴哈欧拉的同父异母兄弟，虔诚且忠心，曾与巴哈欧拉一起遭放逐和共患难，如今在此严峻的考验时刻，他依然与妻小坚守圣约。巴哈欧拉的其他儿子和女儿们，连同各自的家室，都选择了背叛圣约。米尔扎·穆萨的儿子和女儿们亦是如此。基督说过：“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⁴³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巴哈欧拉的这些亲生骨肉会背叛祂的信仰？他们怎能那样做？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行径是多么令人发指。在巴哈欧拉生前，他们就已经显露出嫉妒之心。阿博都-巴哈如此卓越，相比之下，祂就是一位灵性巨人，而他们只算得上一些侏儒。上文提到过一位来自设拉子的坚定巴哈伊，此人名叫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汗⁴⁴（阿博都-巴哈曾向他讲述过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诡计），他提醒那位破坏中心说，就算高贵的凤凰死尽，也没有人会寻求猫头鹰的荫庇。在东方文学中，浪迹废墟的猫头鹰被视为一种不祥之鸟。

诚如巴哈欧拉所言，嫉妒可以腐蚀人心，但凡心怀嫉妒之人，必被嫉妒毁灭。对权力贪得无厌，也具有同样的毁灭力。

但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是巴哈欧拉的儿子，是祂在其圣约之书中留名者。他是次大圣枝。许多巴哈伊不敢想象，巴哈欧拉的这个儿子居然流淌着背叛的血液。他们为此感到痛苦且迷茫。

除了这几位背叛主谋，还有一些人被野心蒙蔽而放弃了忠诚。米尔扎·阿迦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是巴哈欧拉的秘书，从十六岁在巴格达时起，就一直担任随从和抄写员，勤勤恳恳地服侍巴哈欧拉。他是第一个亲耳聆听巴哈欧拉宣示其使命的人，此事比巴哈欧拉在纳吉布帕夏花园宣示使命还要早数年。诚然，米尔扎·阿迦在巴哈欧拉晚年不得祂的欢心，不过这等小事已经获得祂的原谅。尽管遭到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党羽的深深憎恶，且不断被他们揭露伤疤，比如他曾经的失足

让巴哈欧拉不悦，尽管阿博都-巴哈不断保护他，米尔扎·阿迦依然与圣约的破坏者沆瀣一气，并且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还成了他们的爪牙。从此，他更是胆大妄为。他在巴哈欧拉陵殿居住了四个月，在此期间不停地辱骂圣约中心。^① 阿迦·穆罕默德-贾瓦德-加兹维尼是阿卡另一位著名的巴哈伊，他本来荣幸地担任巴哈欧拉书简抄写员的工作，可后来却与那些无信仰者狼狈为奸。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此混乱之际，连那些忠诚且坚定的信徒们也迷惑和彷徨起来。巴哈欧拉的升天，以及祂家族之中发生的背叛事件，使得纳比勒肝肠寸断，遂投海自尽。巴哈欧拉在祂的圣约里告诚信徒们要尊崇祂的儿女们，可祂的这些儿女们却无视祂的圣约，公然对抗至大圣枝——祂的至高权力不容置疑，祂无与伦比的品质举世公认。因此，这个棘手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信徒们。

这一次，阿博都-巴哈几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① 须知，当年的巴哈欧拉陵殿与如今大不相同。当时，陵殿内有一座庭院，四周被房间围绕。如前所述，陵殿所在的房子本归大阿夫南，即巴孛的内兄弟哈吉·米尔扎·赛义德·哈桑。大阿夫南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房产，不过这个儿子已经显露了不善之心。

第五章 公开背叛

57

起初，骚动只是暗中进行，表现为质疑、暗中抱怨和居心不良的猜测。随后，半真半假的谣言开始散播。接着，敌人开始炮制各种卑劣的谎言。继之，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密使们四处游走，将信函从圣地发往各地，散播虚假的消息，向民众注入叛乱的毒素。

在波斯，阿迦·贾迈勒-布鲁杰迪——一位备受巴哈伊崇敬的著名传导教师，他曾因信仰之故坐过监牢——因与圣辅不睦，转而成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首要拥护者。笔者曾数度听闻迪亚乌拉·阿斯加尔扎德⁴⁵讲述巴哈伊对这位杰出传导教师的崇敬之情。当迪亚乌拉还是一个小男孩，住在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附近的米兰村时，阿迦·贾迈勒拜访了那里的巴哈伊。一天晚上，迪亚乌拉的父亲邀请阿迦·贾迈勒和另外一些人到家中做客。小男孩的母亲对儿子说，如果他能弄来阿迦·贾迈勒的一只鞋，她就多奖励他一份菜肴——小男孩非常喜欢母亲正在准备的那道菜肴。在那个年代，波斯人从街上或者庭院回来，在准备进入铺有地毯的房间之前，都会将鞋上的泥土刮下来。迪亚乌拉毫不费力地拿到母亲想要的东西。可接下来他却惊奇地发现，母亲正在刮那只鞋底的泥土。母亲告诉他，这些泥土来自一位圣洁而崇高之人的鞋子，它肯定有治病的效果。这就是一位虔诚、单纯和目不识丁的巴哈伊对贾迈勒-布鲁杰迪的景仰之情。阿博都-巴哈在一封致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尼的书简中提及此人，称他为巴哈伊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58

阿博都-巴哈曾向另一位杰出传导师——与阿迦·贾迈勒

齐名且步其后尘——写了一份重要的书简。祂告诉他，在今日，获取恩惠和确认的磁石乃是上帝的圣约，它是评判一切事物的准绳。祂接着说，一个人若想成为圣灵之化身，那么在圣约的道路上哪怕有片刻的迟疑，他将被归于迷失者之列。阿迦·贾迈勒的命运正好印证了阿博都-巴哈的断言和严厉警告。阿迦·贾迈勒不顾一切地煽动分裂之火焰，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他的地位于他无益，他只能在悲惨和卑贱中了却此生。

当背叛趋向公开，圣约中心似乎被遗弃了。祂和妹妹、妻子、四个女儿和一个年长的叔叔被孤立 in 阿卡城，甚至无法进入父亲的陵殿。曾经无数次，祂只能站在平原之上，遥祭父亲。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党羽完全占据着巴吉宅邸、陵殿以及周边的房屋。每当信徒们来到巴哈欧拉的长眠之地祈祷时，这帮人就聚集在巴吉宅邸的上层阳台上，高声侮辱阿博都-巴哈及其追随者。阿博都-巴哈曾历尽辛劳，在巴哈欧拉陵殿附近建造了一座花园。祂在信徒们的协助下，亲自挑土担水，使这片荒地变成了草木葱郁、花卉怒放之地。祂的敌人甚至霸占了那座花园，但是发现维护费用极其昂贵，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遂弃之不理。

据守基·阿芬第称，当时巴哈欧拉和家人、巴孛的亲戚，以及圣道的一些著名人士和传导师，总计四十余人，他们联手起来，拒绝效忠阿博都-巴哈，同时要颠覆巴哈欧拉的圣约。

他们不满足于在社团内部制造分裂，开始进一步向社团之外的人士诽谤阿博都-巴哈。他们控诉祂僭称“上帝的显示者”之名号与地位，企图毁坏巴哈欧拉家族——即阿格桑（圣枝），上帝的显示者告诚信徒们必须热爱和尊敬他们——之名誉；过度强调巴哈欧拉圣约的重要性，他们称，那只不过是一份有关巴哈欧拉族人关系的文件；杜撰出一份圣约，且虚夸其至高无上，无所不包；剥夺祂兄弟姐妹的继承权；其行为堪比一位骄横跋扈的暴君。对于那些非巴哈伊，他们就说，阿博都-巴哈剥夺了祂所有亲戚的继承权，并且称巴哈欧拉从未宣称自

己是上帝的显示者，只是称自己是一位神秘的谢赫，意欲帮助人类接近上帝。相反，正是这个阿巴斯·埃芬迪，也就是如今自封“阿博都-巴哈”的人，决心要创建一个新的宗教。

作为亲历者，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记录下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当年在巴吉宅邸的生活情形。与阿博都-巴哈在阿卡俭朴和节制的生活迥然不同的是，这些诽谤者们经常索要大量的上等食物，订购大批货品和衣物，欢宴无度，请高官们吃大餐。他们企图对这些官员灌输仇视阿博都-巴哈的心理。他们旨在陷阿博都-巴哈于赤贫境地，坠其于破产深渊。然而即便如此，但凡他们有任何请求，阿博都-巴哈从不拒绝。每次有请求来，他就嘱咐管家阿迦·里达-甘纳德满足他们。每次有礼物送达，他就指示将其送往巴吉宅邸。对于这些图谋不轨之人，他竭尽全力保护他们，以免他们自食恶果。他尽其所能掩盖他们的不忠行径。面对恶毒的伤害，他报以慰藉与治疗。面对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称号“次大圣枝”，在巴哈欧拉的圣约中，其地位仅次于阿博都-巴哈，除了圣约中心以外，他的排位在任何巴哈伊之前——这位宽宏大量的兄长向他发出了真切的恳求。阿博都-巴哈提醒他说，待他去世之后，他所期待的一切都会归于他。对于这个恳求，他回答说或许还活不过阿博都-巴哈。他如此渴求权力，其行为已经彻底辜负了巴哈欧拉在圣约中对这个儿子的信任。他的确比阿博都-巴哈多活了十六个悲惨的年头。当时，潦倒落魄的他不禁让人想起他的叔叔米尔扎·叶海亚，即“苏贝赫-阿扎尔”的晚年生活。

60

在此期间，圣约中心为了向世人证明那些诽谤者对他的控诉何其虚妄——即他无意将自己置于同巴哈欧拉相等的地位——宣称此后他将更名为“阿博都-巴哈”，即“上帝的仆人”。他只是处于一个仆役的地位。然而那些想象力丰富的背叛者却辩称，仆役也是上帝的属性之一，因而谓阿博都-巴哈如今暗称自己为宇宙的创造者。他们称自己为“穆瓦西丁”（一神论者），却形容那些坚守圣约的人为“穆希里金”（多神论

61

者)。

整整四年，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党羽恣意妄为，阿博都-巴哈则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终于有一天，掩盖已经无济于事。还未等阿博都-巴哈主动向世人宣布，深陷绝望的他们便撕碎了智慧与宽容的教长用来遮掩他们背叛行径的帷幕。他们目睹圣约的权势日增，看到众多巴哈伊不断向圣约中心汇集，气急败坏之下，便公开发起挑战。于是，分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他们颠覆圣约的徒劳持续了好几年，不过很快销声匿迹。他们也在全体巴哈伊面前，证明了他们就是分裂的始作俑者，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第六章 西方信徒

62

那段岁月见证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叛乱，以及圣约之阳几乎被侵蚀殆尽，同时也见证了圣约之阳迅即升至天顶。随着背叛者的真正面目昭然天下，巴哈伊逐渐转向阿博都-巴哈，与此同时，巴哈伊信仰也被介绍到了西方世界。

巴孛和巴哈欧拉的信仰在西方并非无人知晓。旅行者、官员、学者以及研究东方思想的学生，都曾长篇累牍地介绍其诞生、兴起和发展历程。希尔夫人所著的《波斯生活与风俗一瞥》早在1856年便已出版，此书生动记载了1852年8月发生的那些事件。⁴⁶翌年，R. B. M. 宾宁出版了《波斯和锡兰等地两年游记》，书中也提到了巴孛。然而毫无疑问，真正让西方世界获悉波斯的这些重大事件的著作，当属戈比诺伯爵在1865年出版的名著《中亚的宗教与哲学》。正是因为这本书，才激起了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对这个新兴宗教的兴趣，这位英国最著名的东方学家穷其一生研究之。^①戈比诺伯爵是一位外交官，1855年因一项特别任务首次来到波斯，此后一直担任法国驻当地的公使。他于1858年返回法国，但在1862年至1863年期间再度出任驻波斯公使，全权代表拿破仑三世。戈比诺伯爵是一位偏狭的种族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他兴致勃勃地来到波斯，想要拜访这片雅利安人的家园。然而来到伊朗后，他却大失所望，因为他找不到一个纯粹的种族（这只是他头脑中的臆想），而且令他不安的是，他发现不同阶层之间的融合竟然如此随意。戈

63

① 参阅H.M.巴柳齐的《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与巴哈伊信仰》。

比诺伯爵同样也是《人种不平等论》一书的作者，后来此书被一些头脑简单之辈用来宣扬种族优越之类的邪恶信条。回首往事，令人讶异和惊奇的是，正是这位充斥着种族主义幻想的人，其手中的笔却成了在西方传播巴孛信仰的工具，为此，欧内斯特·勒南还给予了戈比诺特殊的荣誉。在英国文学界中，马修·阿诺德是第一个被戈比诺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所吸引的人。阿诺德在1871年写了一篇题为《波斯受难记》的文章，其中提到了巴孛：

戈比诺伯爵曾任法国驻德黑兰和雅典的公使，他在几年前出版了一本有趣的书，讲述了中亚的宗教和哲学现状……该书主要记录了巴比教的创始人米尔扎·阿里·穆罕默德的生平故事。当时“巴比教”这个名字在英国鲜有耳闻。⁴⁷

还有一位与戈比诺伯爵类似的人物，他同样在信仰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奇特而显著的作用。此人是一位长老会牧师，派驻近东传教。他是首位在大型西方集会上提及巴哈欧拉的名字并引用祂话语的人。那一年是1893年，地点在芝加哥，当时举办了一场哥伦比亚博览会，以纪念发现美洲四百年。9月23日，在世界宗教大会的一次会议中，派驻叙利亚的乔治·A.福特牧师宣读了一篇由亨利·H.杰瑟普牧师（与前者派驻同一地区）撰写的文章，文章的结尾写道：

在叙利亚海边的阿卡城堡外，有一座巴吉（愉悦）宅邸。几个月前，一位著名的波斯圣人、巴比圣徒在那里去世。此人名叫巴哈欧拉，即“上帝的荣耀”之意，是波斯穆斯林中一个庞大改革派的领袖。祂接受《新约》为上帝的话语，基督为人类的救世主。祂认为世界万邦为一家，全人类情同手足。三年前，祂接见了一位剑桥学者^①，向对方讲述了一段动人的话语，这段话如

^① 即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他于1890年4月拜访过巴哈欧拉。

此高贵，如此类似基督的腔调，兹重述此话作为我们的结语：

“所有的国家必须团结在同一个信仰下，所有的人必须情同兄弟姐妹；人类之子间的友爱与团结的纽带必须加强；宗教间的分歧必须消除，种族间的差异必须摒弃——这些又有什么不好呢？！然而，这一切一定会实现；这些无益的冲突，这些毁灭性的战争，必将结束，‘至大和平’必定到来。你们欧洲不也需要这些吗？爱国家不值得骄傲，爱人类才值得荣耀。”⁴⁸

乔治·福特牧师和亨利·杰瑟普牧师（长老会传教活动总管）并没有意识到，在1893年9月23日那一天，他们掀开了西方历史的新篇章。那一天所蕴含的征兆，不仅当时没人注意，直至今日仍无人知晓。

然而，在那场世界宗教大会上，一些人听到了巴哈欧拉的名字，从此命运发生改变。他们注定将成为巴哈欧拉的信仰在美洲大陆的开路先锋。

65

易卜拉欣·乔治·海鲁拉是一位基督徒阿拉伯人，出生于黎巴嫩的一个山村，在叙利亚新教学院^①接受教育，是那所著名院校的首批医学毕业生。他从叙利亚出发来到埃及，在开罗偶然接触到了一些巴哈伊。向他传播信仰的那位巴哈伊名叫哈吉·阿卜杜勒-卡里姆，是德黑兰的一名商人，当时居住在埃及。海鲁拉在巴哈欧拉生前便接受了信仰，因此他有幸受赐祂的书简。在当时，黎凡特人^②，特别是黎巴嫩的基督徒阿拉伯人，不断迁往美洲，尤其是美国。这些人如此迫切地寻找新家园，其原因除了摆脱贫困，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准之外，还有奥斯曼帝国的压迫统治。然而，刚加入巴哈伊信仰（当时信仰的

① 1920年更名为“贝鲁特美国大学”。

② 黎凡特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它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译注。

传播范围仍局限在近东和中东地区)的海鲁拉医生却是听到了心中的强烈召唤——当年，同样的召唤将叙利亚新教学院的老师们从美国带到了他的故乡叙利亚——因此他打算穿越大西洋前往美国。他的灵性导师哈吉·阿卜杜勒-卡里姆-德黑兰尼也竭力鼓励和支持他。于是，他致信阿博都-巴哈，并获得了祂的赞同。

1892年12月，易卜拉欣·乔治·海鲁拉医生抵达纽约，1894年4月移居芝加哥——在此数个月前，巴哈欧拉的名号在这座城市被公开提及。他在那里四处搜寻，找到了一些对天启感兴趣的人士。同年，基督教西方世界出现了第一个向巴哈欧拉的圣道表达忠诚的人，即桑顿·蔡斯——阿博都-巴哈赐予其一个新的称号“萨比特”（坚定）。可惜的是，他未能亲眼目睹阿博都-巴哈在遥远的西方国度取得胜利的景象。但是在20世纪初，他见到了监禁在阿卡城墙内且身处危境中的阿博都-巴哈。返回家乡后，蔡斯写了一本了不起的书，名叫《在加利利》。

66 “祂是教长！”蔡斯在另一处说，“祂是本伟大时代的基督圣灵！祂是那被命定者！被祂的父亲——那最伟大的上帝显示者——所命定！祂是圣约中心！所有渴求之心的医治者和满足者！祂是服务人类之王！”⁴⁹

数年之后，也就是1912年，阿博都-巴哈横跨美国东西海岸，彼时桑顿·蔡斯却卧病在床，生命垂危。当教长抵达西边的太平洋海岸时，蔡斯离世了。阿博都-巴哈在旧金山闻知他的死讯。两周后，祂来到洛杉矶市英格尔伍德公墓，站在这位坚定信徒的墓旁，说：

这位令人尊敬之士是美国的第一位巴哈伊。他忠心耿耿地服务圣道，他的服务将被世代代的人们所铭记……现在，他的价值尚不可知，但是在将来，他的价值将是无可估量的。他的太阳将恒久照耀，他的星星将永远发光。人们将会向这块坟墓致敬。因此，上帝的朋

友们必须拜谒此墓，代我献上鲜花，并为他祈求崇高的灵性地位……此人将永远不被人们遗忘。⁵⁰

“桑顿·蔡斯是独一无二且无与伦比的。”阿博都-巴哈在另一个场合如此说道。

桑顿·蔡斯达到了如此高度，但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智慧超群或学识渊博之人，他只是一家著名人寿保险公司的职员。他在美国中西部学习并接受了信仰，从此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服务信仰上，因为这个缘故，公司认为最好将他派到一个遥远的地区工作。于是，他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但是在这里，他对信仰的奉献热情不减反增。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在不同城市之间穿梭，然而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不停地传导和服务信仰，不仅仅是通过演讲和发表文章，更有效地是通过自身散发光芒。桑顿·蔡斯经常拜访一位办公室秘书，许多年后，这位秘书谈起了他。秘书回忆说，每次他走进办公室，人们就立刻振奋起来，他的全身洋溢着喜悦，他的面庞散发着光芒。桑顿·蔡斯曾经写道自己犹如一个重生之人。

67

路易莎·穆尔——阿博都-巴哈赐予其“利瓦”（旗帜）的称号，意即圣道的旗帜；守基·阿芬第称其为“西方的首席传导教师”——是美洲大陆首批巴哈伊中另一位杰出成员（首批巴哈伊包括许多卓越的男性和女性，比如海伦·S. 古多尔、伊莎贝拉·D. 布里廷厄姆、莉莲·F. 卡佩斯、阿瑟·P. 道奇、爱德华·格青杰博士、霍华德·麦克纳特、保罗·K. 迪利、切斯特·I. 撒切尔，等等）。她嫁给了爱德华·格青杰，婚后更名为我们所熟悉的“卢阿·格青杰”，这位杰出而虔诚的妇女是一位真正高举火炬的开路先锋。有些人从卢阿·格青杰那里听说了巴哈欧拉的信仰，随后也在服务中散发光芒，年轻聪慧的梅·埃利斯·博尔斯便是其中之一。菲比·赫斯特夫人（参议员乔治·F. 赫斯特之妻）也是从卢阿·格青杰那里听说了巴哈欧拉的信仰。1898年，赫斯特夫人决定前往圣地拜访阿博都-巴

68 哈，她邀请了一群巴哈伊结伴而行，开启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朝圣之旅。爱德华和卢阿·格青杰夫妇、易卜拉欣·海鲁拉及其妻子均在菲比·赫斯特的邀请之列。

在那五年里，海鲁拉医生坚持不懈地传播信仰，除了芝加哥，基诺沙、堪萨斯城、费城、伊萨卡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当时，美国的巴哈伊达到了数百人，如此成就足以弥补圣道所蒙受的羞辱，抵消叛乱者在朋友和敌人中所造成的困惑。可惜很快，这位曾经英勇地将巴哈欧拉降临的佳音带到美国的人，这位曾经勇敢和有力捍卫巴哈欧拉信仰的人，居然背叛了信仰。

有一群居住在法国首都巴黎的美国人，也加入了朝圣的行列，其中包括赫斯特夫人的两个侄女、索恩伯勒夫人及其女儿米丽娅姆·索恩伯勒-克罗珀（大不列颠的第一位巴哈伊，虽然不是第一位英国籍巴哈伊），以及梅·博尔斯。在埃及时，又有新成员加入，最后朝觐队伍的人数达到十五人。由于时间紧迫，他们分三队前往，第一队于1898年12月10日抵达阿卡。

这是巴哈欧拉信仰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也是基督教西方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日子。在上帝显示者辈出的东方，此前却鲜有西方的男女来到祂——上帝的显示者将权威托付之人——的门前，致以他们的敬意；此前还从未见过某个上帝显示者的圣约中心如此顽强地守护着信仰的完整。

69 这些在基督教西方世界成长起来的巴哈伊，他们将第一次与教长面对面相见。这次见面给他们留下了怎样的震撼呢？这些朝圣者们的感觉如何？三十年后，索恩伯勒-克罗珀夫人如此写道：

当时，我们乘坐一条破败不堪的小船前往海法。^①由于轮船设备过于简陋，我们被暴风雨无情地摧残着。抵岸后，我们住进一家宾馆，一直待到天黑……因为我们

① 从埃及出发。

这一群陌生人进入那座悲伤之城，如果被人发现，不仅会危及我们自身，还会连累阿博都-巴哈。

夜幕降临，我们乘坐一辆马车，沿着一条硬沙铺就的“沿海之路，约旦河外”，行抵狱城的大门处。忠实的马车夫将我们安排入城。一进入城内，我们就发现了一些正在等候我们的朋友。随后，我们一起走上一段凹凸不平的楼梯，准备进入祂的房间。前面的引路人手持一支小蜡烛，烛光在这片安静地方的墙壁上投下了奇怪的影子。

突然，烛光中出现了一个人影，乍看起来泛着光辉，若隐若现。这个人就是教长。白色的长袍、垂顺的银发、明亮的蓝眸，与其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毋宁说是一个圣灵。我们告诉祂，承蒙祂的接见，我们深觉感激。“不，”祂说，“很感谢你们到来……”

随后祂笑了，我们看到祂俊美而高贵的脸上闪过一缕光辉。那是一种奇异的经历。我们这四个来自西方世界的访客觉得，虽然这一路翻山越海，横跨无数国家，历尽种种不便，但是能够感受教长的精神，聆听教长的语言，与这等赐福相比，此前的遭遇是多么微不足道。从此，我们开启了“传播教义”，“传扬巴哈欧拉的圣名，在世界散播祂的天启”的工作。⁵¹

一年之后，此次朝圣的筹划人菲比·赫斯特如此回应一封来信：

70

尽管我在阿卡停留的时间短暂，只有三天，但是我敢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三天。时至今日，我仍无法哪怕略微地描述那三天的经历。

若要说那里的物质环境，一切都很简单朴实，但是那里的灵性环境却是如此美妙，我此前从未感受过。这种灵性四处弥漫，流露于信徒们的一言一行。任何人只

要见了就知道，这是一个圣洁的群体。

关于教长，我不拟多言：我只想说明，我真诚地相信祂就是教长，我此生最大的福祉乃是有幸目睹祂，瞻仰祂的圣容。祂的生活确实堪比基督，祂整个人散发着纯洁与神圣！

毫无疑问，阿巴斯·埃芬迪是当今的弥赛亚，除祂之外，我们别无他求。⁵²

1899年底，另一人来信询问她的圣地之旅。她回复道：

关于我造访阿卡、有幸拜见教长，以及对神圣家族的印象，如果这些故事能够加固任何人的信仰，我都无比乐意为他讲述……

71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真理追寻者，他只需刹那便能认出教长！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祂是我今生见过或期望见到的最了不起的人。虽然祂无意表现自己，但是从祂高贵却谦卑的身上所散发出的力量、威权、纯洁、爱与圣洁，以及祂周身环绕的灵性氛围——这种灵性氛围强烈地感染着任何有幸接近祂的人——这些都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我全心全意地信仰祂，我希望所有自称信徒的人都能认识到祂的伟大和荣耀，并献上所有的赞美，因为祂确实是上帝之子，“天父的圣灵显现于其身”。⁵³

以下是首批西方朝圣者中一位年轻女性的自述。这位具有超凡勇气和坚定决心的女性就是梅·埃利斯·博尔斯，她服务巴哈欧拉信仰四十余载，可谓劳苦功高。她写道：

我在门槛前站立片刻，隐约看到房间里坐满了人，寂静无声。随后，我看到了那位钟爱者。我拜伏于祂的跟前，祂轻轻地扶我起身，让我坐在祂的身旁，同时用波斯语说着一些充满慈爱的话语，那种声音震撼着我的心灵。关于那第一次见面，我已经记不起任何愉悦或

痛苦，什么也想不起来。当时，我突然之间被提升到如此高的境界，我的灵魂与圣灵相通了。这股力量如此纯洁、如此神圣、如此强大，我已经完全头晕目眩。祂依次与我们每个人说话，谈论我们自身、我们的生活、我们所爱的人。尽管祂的话少而简单，但它们却如圣灵的气息拂过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目光不舍得离开祂那荣耀的脸庞：我们聆听着祂的每一句话，与祂共饮茶水。一切存在似乎暂停了，直到祂突然站起身走开，我们的生命才重新开始：然而感谢上帝！那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尘世生命了！我们已经“亲眼看见王的荣美，看见辽阔之地”。

阿博都-巴哈告诉朝觐者们，祂将于星期天早上在卡尔迈勒山上接见他们，就在巴哈欧拉曾经休息过的树荫底下。但是那天梅·博尔斯却不幸病倒了，于是教长前去探望她。教长把了她的脉搏，然后说：

72



图三 卡尔迈勒山上巴孛陵殿的早期面貌
巴哈欧拉一次到卡尔迈勒山时，就坐在左边的松树下

“我们今天不去卡尔迈勒山了……这位上帝的钟爱者病了，我们不能丢下她不管。只有所有上帝钟爱者都快乐，我们每个人才能快乐。”听闻后，我们无比惊愕。在那福佑之地聚会，此等重要大事竟然会因为一个人生病而取消，似乎让人不可思议，这与我们惯常的思维和做法截然不同。在当今，日常琐事主宰一切，物质环境高于一切，可是这却与今日世界的生活方式如此大相径庭，简直让人震撼，这种震撼足以动摇旧世界秩序的基石。教长的话语为我们打开了上帝王国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浩瀚的世界，在那里，爱是唯一的律法。阿博都-巴哈总是不忘给予每个灵魂以爱和仁慈、怜悯和同情，以上只不过是亲眼所见的诸多例子之一。⁵⁴

朝觐队伍中有一个名叫罗伯特·特纳的黑人，他是赫斯特夫人的管家。他注定将成为美洲大陆上第一个接受巴哈欧拉信仰的黑人。一天，教长与朝圣者们同坐一堂，祂问所有人是否到齐，这时发现这位管家不在场。“罗伯特去哪儿了？”祂问道。当那个单纯且忠诚的管家走进房间时，阿博都-巴哈立刻站起身来，亲切地招呼他。祂让罗伯特——一个仆人——坐在自己身旁，然后说：“罗伯特，你的主爱你。上帝给了你黑色的皮肤，同时也给了你洁白如雪的心灵。”

73 朝圣者们能够逗留的时间很短，离别的时刻很快到来。离情难堪，离愁难断。慈爱的教长告诉他们：

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条诫命，作为你我之间的约定——你们必须要有信念；你们的信念必须坚如磐石，不惧风暴侵袭，不受万物干扰，经受得住诸般历练；即便闻知你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亦不动摇你们的信念；因为我永远与你们同在，不论生或死，直到最后。只要你们坚守信念，你们就会获得力量与赐福。谨记！谨记！

谨记!

离别时刻祂又说:

……我们分离的只是身体，在精神上，我们常相聚首。你们是明灯，须分散各处；你们是波浪，须流布四海……我给你们另外一条诫命，那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那样……用完美之眼看待对方；注视我，追随我，效仿我；不管吃饭还是睡觉，不管舒适还是艰辛，不管健康还是患病，不管与朋友还是敌人相处，不管获得赞美还是受到批评，都不得只念自身，只顾自己生活……注视我，效仿我；你们必须舍弃自己和这个世界，方能重生进入天国。试看蜡烛如何发光，它一点一滴地燃烧自己，却照亮了周围的世界。⁵⁵

阿博都-巴哈交给了梅·博尔斯一项特别的任务，嘱咐她留在巴黎传教。几个月后，她在欧洲大陆建立了第一个巴哈伊中心。而在英国，在米丽娅姆·索恩伯勒-克罗珀——梅·博尔斯的同行朝觐者，一位侨居伦敦的美国人——的协助下，1899年的夏天见证了大不列颠岛上第二名巴哈伊的出现。此人就是埃塞尔·詹纳·罗森堡，是一名资深的微型画画家^①。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②服务和弘扬巴哈欧拉的圣道，她的奉献精神堪称世人的楷模。

74

然而，若要说第一个皈依巴哈伊信仰的英国人，此事还要归功于梅·埃利斯·博尔斯，她当时是在巴黎。这个英国人名叫托马斯·布雷克韦尔，他的故事既激动人心，又富有戏剧性。梅·博尔斯本人对此曾有记载。⁵⁶

1901年夏天，托马斯·布雷克韦尔还是一个刚二十岁出头的英国年轻人，在美国南部一家纺织厂担任要职，待遇颇丰。

① 英国巴哈伊文物馆中珍藏着一幅至大圣叶巴哈伊叶·哈努姆的微型画像，作者就是埃塞尔·罗森堡。

② 她在1930年11月17日去世。

他当时正在欧洲度假，而那时梅·博尔斯也在巴黎。梅·博尔斯的母亲本打算那个夏天带她去布列塔尼，但是阿博都-巴哈告诉过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巴黎”。她写道：“……母亲非常不悦，悻悻地关上家门，离我而去了。”

另一位朋友发现，托马斯·布雷克韦尔对神秘主义和玄奥思想很感兴趣，于是带他来见梅·博尔斯。一天早上，梅·博尔斯发现他们来到了家门口。

“……我的注意力，”她说，“立刻被这位年轻人吸引了。他中等身材，修长挺拔，而且举止优雅。他的目光热情，全身散发着难以言表的魅力。”初次见面，梅·博尔斯丝毫没有谈及她满腔热忱所服务的信仰。他们谈到了神智学，布雷克韦尔以为女主人的兴趣主要在此。但是梅看得出来，对方“涵养深厚、学识渊博、单纯、自然、真诚对待生命和同胞，是一位极其罕见的人物”。布雷克韦尔问道可否次日再来，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又来了。这一次，他的样子显得十分兴奋，并且问梅·博尔斯是否看出他身上有什么“奇怪”之处。然后他继续说道：

昨天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我的生命中只出现过一次，从那时起的三个月里，我不停地与上帝交流。在那段时间里，我仿佛行走于一个充满光与美的崇高境界中，内心燃烧着对至高挚爱者的爱，我感觉安宁，好像与所有同胞融为了一体。昨天离开你家之后，我独自走在香榭丽舍大街，空气温热而沉闷，没有一片叶子抖动。突然，一阵风袭来，环绕我周身打转，风中传来一个难以形容的甜美而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基督再临了！基督再临了！”

布雷克韦尔接着问她说，她是否以为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对此她回答说：“不，你实际上是更加清醒了。”然后她告诉对方巴哈欧拉降临的消息。

闻知此言，托马斯·布雷克韦尔当即成为了一名巴哈伊。

然而托马斯·布雷克韦尔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现在，他心头最热切的渴望，就是亲眼瞻仰阿博都-巴哈。“我相信我的主，原谅我——你的仆人托马斯·布雷克韦尔。”这段话即表达了他的愿望，以及对教长的忠诚。

那天晚上（他的传导师梅·博尔斯写道），我去公寓管理员处取邮件，发现那里躺着一封来自阿博都-巴哈的蓝色小电报！我怀着惊喜和敬畏之情阅读着信上的文字。“你可随时离开巴黎……”

我的内心是多么感激教长的垂爱。我把一切经过告诉了母亲，她看着教长的电报，眼泪夺眶而出，她兴奋地叫道：“你确实拥有一个伟大的教长。”

76

终于等到了阿博都-巴哈的朝觐许可。很快，托马斯·布雷克韦尔就抵达了阿卡。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的美国巴哈伊，名叫赫伯特·霍珀，他同样是接受了梅·博尔斯的传导。梅·博尔斯描述道：

……他们被领进一间宽敞的屋子，屋里头站着一群身着东方服饰的人。赫伯特·霍珀瞬间认出了教长，因此脸上洋溢着快乐的光芒，但布雷克韦尔却未发现任何特别之人。布雷克韦尔突然感到一阵难受和乏力，于是在一张桌旁坐下，陷入了一种挫败感之中……

他就这样坐着，心中深深懊恼：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要放弃原本计划好的旅行，来到这座偏远的监狱来寻找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深陷沮丧的他，很快被解救出了自己的黑暗世界，光亮之门为他打开。阿博都-巴哈走进房间后，托马斯·布雷克韦尔立刻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向阿博都-巴哈讲述了自己职业的性质，说自己的工作颇具价值，收入也相当可观，不过他还提到了心

中的担忧，因为他所在的那家纺织厂滥用童工。阿博都-巴哈建议说：“拍发电报，提出辞职。”他听从了这个建议，回到巴黎定居了下来。这正是教长的希望。

他的传导师继续写道：

他似乎毫不担心将来。他犹如巴黎夜幕中一盏璀璨的灯火，竭尽力量和热情服务自己的同胞，直到最后一次呼吸。

77 可惜，他不久就迎来了那最后一次呼吸。他染上了肺病，后来不治身亡。

有一个人亲眼见证了布雷克韦尔在阿卡狱城那难忘的两天。此人如此描绘这第一位英国朝觐者：^①

这位年轻人的热情炽如烈火，信仰坚若磐石，他备受福佑的名字将流传千古，彪炳史册。《福音书》中赞美天国荣耀的经文时刻挂在他的嘴边。他停留的时间虽短，但是他的爱意却如此浓郁，热忱如此强烈，深深地打动着那些听者的心灵。在我们无与伦比的教长面前，他总是沉浸在无比惊喜之中。其他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和所作所为都流露出了一种奉献精神。他不可能跟阿卡所有的朋友见面。^②临行那天，教长告诉他：“待在巴黎。”我奉教长之命，陪他返回海法登船。我们离开阿卡抵达海法后，由于离开船还有一两个小时，我便邀请他去了一位信徒家中。我们所到的那座房子有一个房间，正对着阿卡，他便不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望着阿卡，沉浸在一种交流的状态之中。他的眼睛充盈着泪水，口中发出喃喃祷辞。在场者无不万分感动。仍处在狂喜状态的他问我说，能否与我经常保持通信。他说我

① 参阅尤尼斯汗-阿夫鲁赫提博士的《阿卡九年回忆录》，第180-187页。

② 由于当局的再三限制。

的回信可以将阿卡的浓郁芳香带给他。辞别时，我们都不禁泪流满面。

尤尼斯汗博士曾在阿博都-巴哈掌管教务的关键期担任祂的秘书和翻译。他继续向我们讲述了托马斯·布雷克韦尔的感人故事。他每隔两周就会定期收到这位英国年轻人从巴黎发来的信件。当时托马斯·布雷克韦尔的肺病已经恶化，正在与病魔做抗争。布雷克韦尔在其中一封信中写道，他恳求上帝赐予他痛苦、煎熬和灾难，以此摆脱他对那位挚爱者的思念。疾病愈加肆虐，布雷克韦尔的喜悦赞歌也愈加嘹亮动听。尤尼斯汗博士回忆道：

78

他的每一封信我都呈递给教长看了。有时候祂会说：“代我问候他。”有时候祂不置一词，我便知道这两位爱者与被爱者正在进行无需语言的神秘交流。终于，我收到了他的最后一封来信，他写道：“苦难犹如一杯醉人的美酒，我已准备好迎接那至高恩典，肉体的折磨使我更加靠近我的主。尽管苦难不堪承受，我仍渴望多活些时日，好品尝更多痛苦。我只渴求我主的愉悦，代我问候祂。”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陪同教长从祂接待访客的房子返回海边的家中，同行的还有已故的阿拉斯图汗博士^①。突然，祂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听说了吗？”“没有，教长，”我回答说。祂继续说：“布雷克韦尔去世了。我感到悲伤，非常悲伤。我为他写了一篇祭文，非常感人，下笔时曾两度落泪。你要好好翻译它，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会哭泣。”我不知道是谁将布雷克韦尔的死讯告诉教长的。如果有人用英文或法文拍发电报告知此事，则电报必然会经过我的手。两天后，我拿到了那篇祭文。读罢，不禁令我肝肠寸断，泪

79

① 已故的卢图福拉·哈基姆博士（第一届世界正义院成员）的兄弟。布雷克韦尔于1902年6月13日在巴黎去世。

如决堤。我将它译成了法语，后来在卢阿·格青杰的协助下又译成了英语。

以下是祭文的部分摘录：

布雷克韦尔啊，我的挚爱！你俊俏的面容和动人的嗓音如今安在？你英俊的眉宇和光彩的脸庞如今安在？

亲爱的布雷克韦尔啊！你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唇如今安在？你温柔的脸颊和优雅的身躯如今安在？

亲爱的布雷克韦尔啊！诚然，你已经脱离了这转瞬即逝的尘世，升腾至天国，获赐了那不可见王国的恩惠，并在全能之主的门槛前献祭了自己！……

我爱慕的布雷克韦尔啊！你已点燃至高众灵之杯的火焰，进入了阿卜哈天国，受到了福佑圣树的荫庇，并在天堂居所中有幸与（真理之主）相聚！……

我挚爱的布雷克韦尔啊！诚然，主已经钦选你为祂的所爱者，指引你登上了祂的圣庭，带领你进入了祂的里兹万乐园，准许你瞻仰祂的圣美！……

我挚爱的布雷克韦尔啊！你已经成为至高境界中的一颗明星，上天众使中的一盏明灯，至高世界中一个鲜活的灵魂，你已经荣升不朽之宝座！……

我爱慕的布雷克韦尔啊！我不断呼喊你的名字，我不能忘怀你，我日夜为你祈祷，我清楚明白地看着你，我爱慕的布雷克韦尔啊！⁵⁷

80 关于托马斯·布雷克韦尔，尤尼斯汗博士这位忠诚的记述者还有更多的故事要说。“一年后”，他写道，

有一天阿博都-巴哈召我至跟前，交给我一些书信让我翻译。这些信件来自世界各地。祂浏览着这些未拆封的书信，突然拣出其中一封，说：“这封信散发出的芳香多么迷人啊！赶快打开，看看从哪里寄来的，赶

快！”以前，阿博都-巴哈也会经常挑选某封信，让我先拆开，而每次那些信都载有一些重要的灵性消息。于是，我赶紧打开教长挑选的那封信……信封里装有一张卡片，卡片的颜色非常漂亮，上面粘着一朵花——一朵紫罗兰花。上面用金色的文字写道：“他没有死，他活在上帝的王国里。”下面还有这行文字：“这朵花采摘自布雷克韦尔的坟墓。”当我把卡片上的文字内容告诉教长时，祂立刻从座位上起身，捧起卡片贴在额头，潸然泪下。

托马斯·布雷克韦尔是一颗明星^①，闪耀于巴哈欧拉信仰的苍穹。⁵⁸



图四 1901年左右欧洲的第一批巴哈伊在巴黎

法国的首位巴哈伊也是经由梅·埃利斯·博尔斯介绍。这位法国人就是伊波利特·德雷富斯，他与劳拉·克利福·巴尼（另一位著名巴哈伊，也是经由那同一位孜孜不倦的传导师的介绍）结婚后，将姓改为“德雷富斯-巴尼”。这位法国学者也是在1901年夏天听说了巴哈欧拉的信仰。梅·埃利斯·博尔斯如此描写他：

① 圣护如此称呼他。

81 他当时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认为宗教信条和教义不可能给出关于生命和人性的答案。尽管他从未相信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也没有冥冥感觉到或许存在着某种至高存在，然而，当他听到巴哈欧拉降临的消息，他的内在感觉便打开了。接着，他开始研究信仰的教义，前往阿卡狄城拜访阿博都-巴哈。这样，他对当今世界这个天启的意义和重要性有了彻底的了解。⁵⁹

伊波利特·德雷富斯是第一位拜访信仰发源地伊朗的欧洲巴哈伊。为了翻译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著作，他学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为了他热心信奉的信仰，他走遍加拿大和美国，甚至远赴日本。他的圣典译作，以及关于圣道历史与教义的著作^①，皆具高度价值。后来阿博都-巴哈造访欧洲，他一路上服侍左右。伊波利特·德雷富斯于1929年去世。

82 劳拉·克利福·巴尼来自一个在巴黎文学界享有盛誉的美国家庭。她在20世纪初接受了巴哈欧拉的天启。随即，她便前往阿卡朝觐。接着，她再次前往圣地。1904年，她第三次朝觐，同行的还有埃塞尔·罗森堡^②。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恰逢阿博都-巴哈掌管教务最危险的时期。随后，她在春天来到埃及做了一次短暂旅行，并匆匆造访了欧洲。在此之后，她带着母亲返回了圣地。1906年夏天，伊波利特·德雷富斯陪同劳拉·克利福·巴尼及其旅伴赶赴巴哈欧拉的故乡。那个秋天，她又一次来到了阿卡，在那里一直度过1906年。1908年，她再次前往圣地。

关于劳拉·克利福·巴尼不断且密集的朝觐，有一些细节非常有意思。有一本书在她前后数年多次朝觐圣地的岁月里形成了，这本书在巴哈伊信仰创立者的所有著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即《已答之问》。书中的问题来自劳拉·巴尼，由阿

① 《巴哈伊运动论集》，见“参考书目”。

② 埃塞尔·罗森堡第一次朝觐是在1900年。

博都-巴哈予以回答。她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在阿博都-巴哈讲话的时候，书中这些答案就被用波斯文记录下来。当时我并无出版这些记录的意图，只是为了自己将来可以进一步学习……然而，我相信，对我如此有价值的东西也会对其他人有用，因为人们尽管彼此情况各不相同，但在探求真理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因此，我征得了阿博都-巴哈的许可，将这些记录付诸出版。

这本书是在1906年获得阿博都-巴哈的许可，而英文版的面世时间是1908年，波斯文版也于同年发行。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将其译成法语，题为《阿卡训谕》。由于本书编撰者的慷慨捐赠，载有阿博都-巴哈修正和删改痕迹的波斯文原始手稿，今日得以珍藏于巴哈伊文物馆。

波斯文的书名有一个副标题：“午膳片谈”。“我已把疲惫的时刻都给了你，”她回忆起阿博都-巴哈对她说的话，“他回答完我的一个问题后，便从桌旁站起身来。”当时有许多事情令阿博都-巴哈疲于应对，心力交瘁：局势动荡，情势紧迫；必须面对那些充满敌意的官员，他们倾尽全力要摧毁祂——由于祂的族人暗中作祟，奥斯曼独裁统治者以“调查团”的名义派遣了这些官员；最重大的工作暂时受阻，即在卡尔迈勒山上建造巴孛陵殿；在祂的生活中，几乎每分钟都充斥着悲伤，需要时刻警觉，且果敢坚毅。这就是劳拉·克利福·巴尼寻求知识和理解时，阿博都-巴哈所处的境况。

83

然而，正是在《已答之问》这部书中，阿博都-巴哈的卓越天赋表露无遗。许多人倾其一生年华，献身学术研究——设置论证、提出假设、列举事实——但是他们对于生命与信仰的根本原则、身边世界的基本真理、人类行为的驱动力诸多方面的描述，皆不如本书这般条理清晰。他们无法企及，更别提比肩阿博都-巴哈那无所不包的智慧。对于书中的问题，祂事先既不

知其性质，也不明其主题，祂的回答完全是脱口而出。祂的回答不仅引人注目，而且激发思考。语言清晰，兼具力量，令听者陶醉。祂的表述干净利落，祂的比喻准确恰当，祂的推理缜密无误，祂的结论不容置疑。这部《已答之问》，无书可出其右。圣护表彰该书编者的贡献，称这部作品为“不朽之作”。

84 尤尼斯汗-阿夫鲁赫提博士在回忆录中（本书许多珍贵的段落便是从中摘录）记载了一个愉快的场景。当时阿博都-巴哈正在回答巴尼女士的一些问题，主题是“邪恶”。阿博都-巴哈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邪恶。”言毕对祂的翻译尤尼斯汗笑着说：“接下来她会问，那么上帝为何要创造蝎子。”不一会儿，劳拉果然问了这个问题。对此教长回答：“不出我所料吧！”然后解释说，蝎子的毒螫只是一种防卫武器，在它们的生活环境中，这些毒螫并非邪恶之物。

1902年，梅·埃利斯·博尔斯（关于她在法国首都的卓越工作，前文已有讲述）与威廉·萨瑟兰·马克斯韦尔结婚。丈夫是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建筑师，自那时起，他的职业生涯开始迎来光明的前景，而当他设计完卡尔迈勒山巴孛陵殿那壮美而威严的上层结构时，他的职业生涯也达到了一个辉煌顶点。他们在蒙特利尔定居，并在加拿大土地上成立了第一个巴哈伊中心。他们的家也成了一处庇护所。1912年，阿博都-巴哈曾在此宅小住数日。今天，它已经成为加拿大巴哈伊倍加珍贵的圣堂。

梅·马克斯韦尔担任信仰的传导师和行政人员长达四十载，勤勤恳恳，舍己为人。她帮助美洲大陆的许多人看到了巴哈欧拉天启中蕴藏的真理；任何与她接触的人，无不感到充实与鼓舞。尽管年岁增长且健康衰退，她仍然毫不犹豫地响应圣护的号召，赶赴新的拓荒之地。她到了南美。虽然她的精神比以前更加活力焕发，但是她的肉体已经严重衰竭。1940年，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离开尘世。守基·阿芬第向巴哈伊世界宣布，梅·马克斯韦尔已经荣升殉道者之列，其一生荣耀，其所

终亦是荣耀。

她的丈夫萨瑟兰·马克斯韦尔在1951年被擢升为圣辅，不久后亦去世。于是，他的“威权之袍”——用圣护的话来说——转移到了女儿玛丽的肩上。玛丽在1937年嫁给圣护，后者赐名“鲁希叶”，后来又赐称号“阿玛图-巴哈”——巴哈之女仆。鲁希叶·哈努姆担任圣护的秘书，1951年被圣护任命为巴哈伊国际理事会成员，作为圣护与理事会之间的联络人。在那些年月里，以及1957年11月守基·阿芬第去世后，肩负圣辅重任的她以英勇无畏的母亲为榜样，勇挑重担。

85

正当阿博都-巴哈的信徒们在西方开路拓荒时，一场暴风雨也在暗中积蓄力量，欲破坏他们的一些努力。这场暴风雨几乎摧毁了他们呕心沥血所点燃和守护的明灯。而这场暴风雨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曾经带着巴哈欧拉的天启漂洋过海，曾经在基督教西方建立了第一个巴哈伊中心，曾经在一片遥远的国度长达六年传播和呵护信仰的人。阿博都-巴哈曾高度赞扬他的服务，称之为“巴哈的彼得”。可是他却选择了与叛约者为伍。海鲁拉医生昔日奋斗而来的成就，却成了今日堕落的罪魁。他变得虚荣自负，开始自创信条，擅自阐释教义。不管在巴哈伊历史还是其他宗教历史上，海鲁拉医生的例子都不是孤例。

海鲁拉渴望分享阿博都-巴哈的权威。他的头脑中有一个危险而扭曲的想法，欲与阿博都-巴哈分权而治，即阿博都-巴哈指引和管理东方，而他——功勋卓著的海鲁拉，负责引领西方的众生。直到加入赫斯特夫人的阿卡朝圣队伍，他才第一次见到了阿博都-巴哈。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失算。阿博都-巴哈的管理完美无缺，丝毫不能被破坏。然而，海鲁拉医生已被权欲熏心、对领导力走火入魔，他竟然决定转投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他与叛约者们暗中联络，很快他的反叛之心便彰

86

德-贾瓦德-加兹维尼之子，他是阿博都-巴哈的宿敌之一。赴美途中，吴拉姆拉在剑桥大学拜访了爱德华·布朗教授。

阿博都-巴哈力图挽救海鲁拉医生。祂派遣哈吉·阿卜杜勒-卡利姆前往美国。他是一位居住在开罗的德黑兰商人，当年正是他向这位叙利亚医生介绍了信仰，帮助海鲁拉开启了美国之行。他一方面要保护当地新生社团免遭叛约者阴谋诡计的陷害，另一方面力劝海鲁拉迷途知返。

1900年，美国巴哈伊社团并没有出现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在《巴比宗教研究史料》一书中提到的分裂。那些经由海鲁拉介绍而接受信仰的人，如今都拒绝同他来往。除少数人之外，所有巴哈伊与他断绝了关系。米尔扎·吴拉姆拉的出现无甚作为。⁶⁰叛约者在美国落地扎根的企图宣告失败。尽管如此，他们的破坏活动对当地新生社团所造成的冲击，依然是巨大而强劲。

87 同年，在哈吉·阿卜杜勒-卡利姆返回埃及后，阿博都-巴哈立刻派另外一位居住在埃及的波斯巴哈伊前往美国。这个人就是哈吉·米尔扎·哈桑-霍拉萨尼，他也试图将海鲁拉医生带返正途。可是，海鲁拉却执迷不悟，简直无药可救。他出版了《巴哈欧拉》（《上帝的荣耀》）⁶¹一书，书中特别描述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两个兄弟米尔扎·迪亚乌拉和米尔扎·巴迪乌拉，并将他们与阿博都-巴哈相提并论。他还授予此前不久去世的米尔扎·迪亚乌拉“古森-阿萨尔”（至纯圣枝）⁶²的称号，这个称号本属于巴哈欧拉在阿卡城殉道的儿子米尔扎·迈赫迪。接着，海鲁拉医生又自创了“古森-安瓦尔”（至耀圣枝）的称号，将其授予米尔扎·巴迪乌拉。据海鲁拉讲述，在该书写作过程中，霍华德·麦克纳特“鼎力相助”。然而，霍华德·麦克纳特并没有随易卜拉欣·海鲁拉走上歧途。1912年阿博都-巴哈访美结束后，他将祂的演讲录编成两本册子，题名为《弘扬世界和平》。

呼罗珊商人哈吉·米尔扎·哈桑从美国返回后，米尔

扎·阿萨杜拉继续接手这项任务。当年，正是他奉阿博都-巴哈之命，将巴孛的遗体从伊朗安全转移到圣地。与他同行的还有侯赛因·鲁希，这位能干且虔诚的助手是大不里士一位巴哈伊⁶³的儿子。最后，谨慎而警觉的教长指示戈勒派耶甘人氏米尔扎·阿布-法德勒赴美。他是巴哈欧拉信仰所吸纳的学识最高、造诣最深的学者和神学家，从1901年到1902年，这位伟大的传导者一直待在那里。在此期间，阿里-库利汗担任米尔扎·阿布-法德勒的翻译。他后来被伊朗政府授予纳比勒-道莱的称号，并担任驻华盛顿特区的公使。阿里-库利汗将许多巴哈伊经典摘译成了英文，可谓功不可没。⁶⁴

在海鲁拉的叛变之心被揭露的同时，第一本巴哈伊出版物问世。此书名叫《祷文、书简、训谕及杂录》，据说其素材是由“1900年夏天前往圣城的美国朝觐者收集”。阿里-库利汗当时与那群朝觐者在一起。看着这些仅有91页的小书，我们不禁感慨早期西方巴哈伊所拥有的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圣言与著作何其稀少，可是他们的信仰却是那么深厚。

88

新生的美国巴哈伊社团所遭受的苦难可谓严酷，叛乱之风的侵袭可谓狂烈。然而，美国的巴哈伊们展示出了自己的勇气，他们的高度忠诚印证了他们的成熟。事实证明，这个社团不容分裂。

这样，被挫败和遭遗弃的海鲁拉医生逐渐销声匿迹，虽然他偶有挣扎，但只能搅起微弱的涟漪，很快就消失了。1917年4月4日，他向爱德华·布朗教授写了一封信，该信后来被这位著名的东方学家收录在其最后一本关于巴哈欧拉信仰的著作《巴比宗教研究史料》中。这封信清楚印证了海鲁拉医生的沉沦之深。他在信中写道：

自十九年前西方世界滋生的那场纷争以来，美国的巴哈伊运动便陷入了停滞。当时我认为，若此时号召人们聚集到这至大真理之下，则无异于将他们卷入纷争漩

祸。但是，阿巴斯·埃芬迪（阿博都-巴哈）来访美国，看到他传播虚假教义、误释巴哈伊教、欺瞒世人，同时鉴于他不日穷途末路，我才决定起身协助上帝，宣示此真理，反驳神学家和传教士们的虚妄攻击。如今，上帝圣道已经遭到阿巴斯·埃芬迪的致命打击，而我正在拼尽全力挽救它。⁶⁵

爱德华·布朗在书中公开海鲁拉的信，此举具有积极的价值，因为正是在这封信中，这位曾被誉为“美洲征服者”和“哥伦布第二”的人暴露了自己的荒谬与妄想。在他陷入迷途的漫长岁月里，他未曾引导一个人走近信仰。而这同一个人在早年行走圣约正途时，却让信仰在美洲大陆落地扎根。

第七章 艰险岁月

90

当年，巴孛——殉道先知和巴哈欧拉信仰的先驱——在大不里士广场上，倒在了行刑队的枪口之下。^①与祂共同赴义的还有一名信徒^②，两人的遗体已经无法分离，遂一同被弃于城外的壕沟边，以喂食鸟兽。在一位名叫苏莱曼汗的勇敢信徒的努力下，遗体被趁着夜色解救出来，转移到了哈吉·艾哈迈德的丝绸厂，后者是米兰镇^③的一名巴比。在那里，遗体被用丝绸包裹起来。随后，巴哈欧拉指示苏莱曼汗（他此前受巴哈欧拉差遣来到大不里士执行任务），将巴孛的遗体带到德黑兰，藏在一座清真寺的安全地方。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按伊历计算），遗体辗转迁移，或放于清真寺附近，或藏于简陋民宅，直到19世纪末才得以安定。

在第一批西方朝觐者抵达阿卡的同一年，在阿博都-巴哈的精心策划下，米尔扎·阿萨杜拉-伊斯法哈尼成功完成了巴孛遗体运送这项危险的工作，从此，遗体从伊朗转移到了圣地。然而，对于那次漫长而危险的运送旅途，我们所知不多。但是我们知道，灵柩必须首先从德黑兰运往伊斯法罕，再移至克尔曼沙阿。随后，这位殉道先知的遗体，沿着当年巴哈欧拉自故土被驱逐后所走的流放路线离开伊朗，抵达巴格达，那座巴哈欧拉生活过十年并宣示其使命的城市。接着，运送队伍横越叙利

91

① 1850年7月9日。

②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佐努齐。

③ 大不里士附近的一个村。

亚沙漠，来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大马士革。1899年1月的最后一天，遗体从贝鲁特经海路最终抵达目的地。自此，一项奇迹工程成功结束，阿博都-巴哈掌管教务期间一个重要项目的第一阶段宣告落幕。

但是，当时的卡尔迈勒山中心区尚未建有陵殿以供安放这位上帝显示者支离破碎的遗体。接下来，购买土地（巴哈欧拉亲自指定了陵殿的建造地点）、建造陵殿、修建道路、将石棺安置于地下室，所有这些工作又耗费了十年时间，在此期间，新的危险和磨难层出不穷。而阿博都-巴哈遭受的痛苦和悲伤，非常人所能承受。各种陷害在暗中酝酿，欲置祂于死地，甚至有人试图在海法街上谋害祂，此事的细节至今仍不可知。然而，十年过去，叛乱与暴动势力终以溃败收场。

92 这场阴谋活动的元凶，就是祂自己的家人，他们决心破坏巴哈欧拉交付的任务。他们是圣约叛乱活动的源头，不计后果地从事破坏。他们用尽各种卑劣无耻的伎俩，阻止阿博都-巴哈为这位殉道先知建造陵殿。据说甚至像米尔扎·阿迦那样不忠的人，都心生忧虑，劝诫他们不要横加阻挠，因为《旧约》中的先知对此已有预言，称它必将建成。然而，他们对这类忠告充耳不闻，他们继续使出设局、诱骗和贿赂的手段，以鼓动奥斯曼官员打压阿博都-巴哈。

当第一批西方朝觐者抵达圣地时，阿博都-巴哈已经妥善购置了巴孛陵殿的用地。一天，祂带着易卜拉欣·海鲁拉来到卡尔迈勒山，为今日山上的那座陵寝奠定了基石。不久后，由仰光巴哈伊捐赠的大理石石棺运抵海法。几个月后，正是新世纪之初，建筑开始施工。那些已被巴哈伊所唾弃的叛约者们，翻新花样从事更加狂热的破坏活动。此时，西方朝觐者——来自基督教西方——不断赶赴这里，一座建筑也在此处建造，于是叛约者看到机会来了。他们来到这个古老帝国的统治者面前——这些统治者们正因为众多受压迫百姓的骚动而忧惧不安，他们诬告阿博都-巴哈聚众谋反，说祂正从西方征募基督徒

的支援，并在卡尔迈勒山上建造堡垒，以控制阿卡城和阿卡平原，等待良机揭竿而反，以对抗崇高的苏丹——伊斯兰教的哈里发。为了换取腐败官僚的支持，他们需要大笔钱物，为此，他们抵押了巴哈欧拉陵殿附近的巴吉宅邸，那是一处巴哈伊圣地，巴哈欧拉晚年生活的居所。他们甚至将巴哈欧拉的衣物和私人物品献给官方，以作贿赂，并借此羞辱阿博都-巴哈。在他们的唆使下，海法的副省督竟然夸耀似的穿上巴哈欧拉的长袍，无耻地戴着他的眼镜拜会阿博都-巴哈。不久，此人被贬丢官，沉沦以终。后来他来到阿博都-巴哈面前请求谅解。他说当初自己的行为是受阿博都-巴哈家人的唆使。教长给予了他最大的仁爱 and 宽容，正如他对待所有冤枉他又遭了难的人一样。

93

前面说到，巴哈欧拉的幼子米尔扎·巴迪乌拉曾短暂地与叛乱中心，即他的哥哥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断绝一切关系，转投阿博都-巴哈。深深忏悔的他，自愿写了一封致巴哈伊世界的长信。在这篇自述中，他俱言叛约者的不义行径。他叙述到，米尔扎·马吉德丁带着抵押巴吉宅邸所得的钱款，赶赴大马士革拉拢叙利亚总督纳齐姆帕夏，并在其面前控诉阿博都-巴哈——这些控诉将必然激起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愤怒。听闻这些控诉后，统治者采取了行动。但是，叛约者却将此事怪罪在当时住在开罗的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头上，他们捏造了一个故事，说是因为那位著名学者写过一份颂扬阿博都-巴哈的传单，满篇狂妄和夸张的言论，结果这些传单落入官员手中，他们才因此警觉起来，并采取镇压行动。他们宣称是因为米尔扎·阿布-法德勒的轻率鲁莽，阿博都-巴哈才被限制人身自由，阿卡及其周边的巴哈伊才又遭新的苦难。阿卡有一位名叫叶海亚·贝的人，他在政府部门把持要职，他贪得无厌，声名狼藉。他大肆收受贿赂，成为叛约者的积极支持者和共谋。

94

1901年8月20日，阿博都-巴哈庆祝了巴孛宣示周年纪念（按伊历计算）。他在巴哈欧拉陵殿附近观看了庆典活动。天黑返回阿卡后，他从省督处闻悉苏丹禁令：他和他的兄弟们将

被限制在阿卡城内，不得走出郊外。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被从巴吉宅邸带回城内，米尔扎·马吉德丁被从居住地太巴列市带返阿卡。

正如早年间米尔扎·叶海亚作茧自缚一样，现在，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也掉进了自设的陷阱中。米尔扎·巴迪乌拉所写的公开证言毫无疑问地显示，正是由于米尔扎·马吉德丁拜访纳齐姆帕夏，带去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所写的非难阿博都-巴哈的信件，以及大量金钱，企图收买对方，此事才引起了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的疑惧和愤怒。米尔扎·巴迪乌拉还记载了纳齐姆帕夏后来如何侮辱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发现自己被逐出巴吉宅邸，监禁于阿卡城内，便再次向大马士革那位狡诈的总督写了两封信，结果对方都不予理睬。这时候，是阿博都-巴哈站出来，为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巴迪乌拉和米尔扎·马吉德丁求情，是祂请求阿卡省督别将他们关在阿卡城里受苦。

95 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颁布的监禁令中，最让阿博都-巴哈痛心的是，祂被禁止参拜父亲的陵殿。现在，阿博都-巴哈再度沦为阿卡城墙内的囚犯。据说祂曾经说：“我殚精竭虑三十年，将这座狱城变成雅园，可这些叛约者却将其毁于一旦。”

阿博都-巴哈教务管理期间最危险的阶段由此拉开序幕。

阿卡总督不愿看到阿博都-巴哈陷入监禁，可尽管如此，阿博都-巴哈还是遭到了漫长审讯和彻底盘问。祂独自面对那些官员，沉着冷静且不失尊贵。与此同时，阿卡的巴哈伊也感觉到，这种严酷监禁简直让人窒息。

很快，第一场暴风雨平息了。阿博都-巴哈为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同伴的说情，以及祂为信徒们所做的恳求，终于有了结果。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党羽返回了巴吉宅邸，阿卡的巴哈伊也恢复了正常生活。

随后，省督要求阿博都-巴哈带他去拜访巴哈欧拉陵殿。在省督的陪同下，阿博都-巴哈走出了阿卡城。省督心里仍不自

在，还想绕过高门严令，他再度要求阿博都-巴哈陪同他拜访陵殿，不过此次同行的还有其他一些高官。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同党聚集在巴吉宅邸的阳台上，目睹着那些高官显要是如何尊敬阿博都-巴哈。叛约者们被眼前场景激怒了，遂采取了新的行动。为了筹划此次阴谋，他们找到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邪恶军师谢赫·阿布-胡达。

谢赫·阿布-胡达是一位傲慢无知的蒙昧主义者。正是由于他，“受诅咒者阿卜杜勒”^①才最终走向灭亡。但是他也有过权势显赫的时日。在他的唆使下，苏丹冤害了許多人，也阻碍了所有改革进程。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手下居然向这等人物求援。

96

然而，随着1902年过去，情况出现了极大改观。朝觐者开始来访；另外，尽管阿博都-巴哈仍被监禁在阿卡城内，巴孛陵殿的建造工作仍在有序进行。在这八年漫长而危险的岁月中，无论历经何种灾难或阻挠，卡尔迈勒山巴孛陵殿的建造从未停止过。无论发生什么，阿博都-巴哈都决心完成巴哈欧拉的命令和嘱托。20世纪初来访的朝觐者中有一位名叫伊莎贝拉·D. 布里廷厄姆（1852-1924）。布里廷厄姆夫人是美国最早的巴哈伊之一。教长的生活、居住环境和所受的辛劳让她内心深处备受感动，返回美国后，她以更高的热情和奉献之心，与别人分享信仰。她每周向阿博都-巴哈写信，讲述自己向哪些人传导了巴哈欧拉的信仰，哪些人接受了信仰。而在这些接受信仰的人中，就包括苏珊·穆迪医生。20世纪才刚走过几年，穆迪医生便来到了巴哈欧拉的故乡，为当地提供了急需的医疗援助。⁶⁶阿博都-巴哈曾笑着说，布里廷厄姆夫人是我们的“巴哈伊制造者”，他还说巴哈欧拉曾说谢赫·萨勒曼是“巴比制造者”（萨勒曼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信使，来往于阿卡和伊朗，将新信徒的信件送呈巴哈欧拉）。

① 英国民众如此称谓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

97 卢阿·格青杰再度前来朝觐，这次待了一年有余，负责教授阿博都-巴哈的家人英文。一天，她与米尔扎·侯赛因-阿里-贾赫鲁米当面相遇，后者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死心塌地的拥护者。她告诉对方，她不管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地位如何，她只想知道，为什么他不愿做像她这位美国女性所做的工作。她已经将巴哈欧拉的天启传递给四十多个渴求者。

卢阿·格青杰唱歌动听，每当她唱起那首著名的赞美诗《更近我主》，她都会举目注视巴哈欧拉的陵殿，这种场景总叫阿博都-巴哈热泪盈眶。由于阿博都-巴哈无法进入那座神圣的陵殿，他便在阿卡房子的屋顶上，搭建了一间小木屋，登高望远，阿卡平原尽收眼底，还能遥望巴吉宅邸。在那段充满压迫的岁月里，曾有无数的黎明，人们看见阿博都-巴哈全神贯注地在小木屋祈祷。

离别之际，卢阿·格青杰向阿博都-巴哈赠送了一首诗。可惜，原诗已经失落，只留有尤尼斯汗博士的波斯译文传世。那是一首非常感人的诗，由波斯文回译成英文后，它的第一行写道：“主啊！与我同在，伴我一路远行。”卢阿·格青杰的墓地位于开罗，与著名的米尔扎·阿布-法德勒之墓毗邻，象征着东西方在此交汇。

1902年12月，纽约律师协会著名成员迈伦·H. 费尔普斯和M. A. 德·S. 卡纳瓦罗伯爵夫人应阿博都-巴哈的邀请，在阿卡整整待了一个月。费尔普斯写道：“这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之一，因为我不仅对这个宗教有了更加满意的总体感观，而且还有幸结识了阿巴斯·埃芬迪，他无疑是我见识过的最不平凡的人物。”费尔普斯近距离目睹了阿博都-巴哈的生活方式，他那本《阿巴斯·埃芬迪的生活与教义》中的大量记述，98 便是阿博都-巴哈生活的最好写照。

迈伦·费尔普斯写道：试想一下，我们身处阿卡古城一座非常古老的房子里，我们将在这里居住一个月。

我们的房间正对着窄巷的一堵墙，一个敏捷的人只需轻轻一跳就能越过它。往上看是巴勒斯坦的艳阳，往右看是古老的防波堤和蔚蓝的地中海。我们坐在房间里，忽然听见房间下方大约三十英尺的街道传来一阵声响——起初很微弱，逐渐增大。那似乎是人们的嗡嗡低语。我们打开窗户朝下看，发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我们走下去，到街上看个究竟。

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其中有许多盲人，而更多的是苍白、羸弱或年迈的人……绝大多数妇女裹着严实的面纱，可即便不用揭去面纱，我们也知道那些面纱里隐藏着更多的痛苦和不幸。有些妇女抱着面黄肌瘦的婴儿。这群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他们都是这些街上随处可见的族群——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亚人，以及其他一些种族。

这些人或立于墙边，或坐在地上，都明显地露出一丝期待的神情。他们在等待什么呢？让我们与他们一起等待吧。

不久，一扇门打开了，从中走出一名男子。此人身材中等，体型健硕。他身着一件浅色长袍，头戴一顶浅黄色土耳其毡帽，帽上缠绕一块白布。他约莫六十来岁，灰白长发披于肩上，前额宽阔饱满，鼻似鹰钩，胡须细密但不浓重，几近白色。他的眼睛很大，呈蓝灰色，目光柔和且敏锐。他的一举一动看似简单，却流露出儒雅、高贵，甚至庄严。他穿过人群，一边走一边寒暄。我们听不懂他的话，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一种慈祥和仁爱的神情。他在街中的一个狭窄角落站定，举手示意众人向他靠近。众人急忙蜂拥而上，他温柔地将他们往后推一些，让他们逐个从他的面前通过。每个上前来的人都会伸出双手，而每一双手都会收到一些小铜板。他认识所有这些人，他用手抚摸他们的脸、

他们的肩、他们的头。有时候，祂会叫住一些人，询问他们问题。祂看见一个年迈的黑人瘸着腿走上前来，便亲切地问候对方，这位老人宽大的脸庞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老人回话的时候露出雪白的牙齿，衬托着那黝黑的皮肤。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在祂面前停了下来，祂便轻柔地触摸着这个小孩。这些人逐一从祂的面前经过，有些人会亲吻祂的手，而祂也会对所有人说：“马尔哈巴！马尔哈巴！”^①——“很好！很好！”

就这样，所有人都走过了祂的面前。儿童们一直簇拥在祂身边，伸着双手。但祂没有施与他们任何东西。然而，当祂转身准备离去时，祂顺着肩往身后抛出一把铜板，让他们争相捡拾。

整个过程中，这位穷人之友并非独自一人出现，祂身边还有几位头戴红色毡帽的男子，他们每个人面带诚挚仁善的表情，从家里跟随祂出来，站在祂附近，协助维持秩序。现在，他们又怀着虔诚的态度，恭敬地跟在祂身后，随祂离去。这些人都称呼祂为“教长”。

这一幕场景一年四季几乎每天都能在阿卡街上看到。还有其他一些类似场景，只能在每年初冬才能看到。在寒冬迫近时，与所有城市的穷人一样，阿卡的穷人由于御寒衣物不足而面临受冻的危险。每到这个季节，如果你碰上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你就会看到一群阿卡的穷人围在一家卖衣服的店铺外，接受教长的赈济，对于许多人，尤其是孱弱或跛脚者，祂会亲自帮他们穿上外套，亲手整理衣衫，然后赞许地拍拍他们，似乎在说：“好了，这下可以过冬了。”阿卡有五六百个穷人，每年冬天，祂都要给每个人一件温暖的外套。

每逢节日，祂总会挨家挨户地看望穷人，与他们聊

① 一种问候语。

天，嘘寒问暖，点名询问那些不在场的人，并向每个人赠送礼物。

祂惦念的并非只有乞丐。对于那些有志气不乞讨，却必须默默受苦的穷人——他们终日辛劳却无法维持生计——祂会私下施予面包。祂的左手不知道右手所为。^①

所有人都认识且爱戴祂，不管穷人还是富人，少年还是老者，甚至包括在母亲怀里蹦跳的婴儿。只要听说城里有人病了，不管是穆斯林、基督徒或任何教派的信徒，祂都日日陪伴左右，或派遣可靠的信使前往问候。如果病人贫困，无法延医求诊，祂总会亲自或派人延医，同时带上必需的药品。若发现有人家中的屋顶或窗户破漏，祂就会召来工人，看着祂修复为止。若有人遭遇苦难，比如面临牢狱之灾，或触犯法网，或有不堪承受之困难，祂会径直前来施予建议或援助。诚然，所有人都求教于祂，贫富皆然。祂是众人的慈父……

这个人被囚禁阿卡城长达三十四年之久。狱卒们都成为了祂的挚友，阿卡省督和军团指挥官都敬祂如兄弟。祂的意见和建言，其份量比任何人都要重。祂被全城人所爱戴，贵贱皆然。这种人岂会有恨之者？在祂看来，正如拿撒勒的耶稣看来一样，任何人伤害祂，仍须善待对方，此乃律法。我们可曾见过任何吹嘘基督之名的人，过着祂那样的生活？

101

听过祂如何对待仇敌吗？这样的故事很多，我只需举一例就够了。

教长初抵阿卡时，城里住着一个阿富汗人，此人是一个苛刻的穆斯林^②。在他眼中，教长就是一个异教徒。

① 这句话出自《马太福音》6:3-4，全文如下：“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译注。

② 此人名叫哈吉·隋德格。

他对教长怀着极大的敌意，同时唆使其他人仇视教长。每遇清真寺集会，但凡有机会，他就用恶毒的语言诋毁教长。

他对众人说：“此人就是个骗子。你们为何与祂说话？你们为何同祂打交道？每当他在街上与教长擦肩而过，他都会小心翼翼地以袍遮面，以免玷污了自己的双眼。

这位阿富汗人就是如此对待教长。然而教长却善待这位阿富汗人。此人住在一座清真寺内，生活贫困，经常缺衣少食。教长则施予他这些东西，他接受了，却从不言谢。他病了，教长为他请来医生，带来食物、药物和钱款，这些他同样接受了。可是，当他伸出一只手让医生把脉时，他的另一只手却抓着衣袍遮脸，不愿看到教长。二十四年来，教长不断施恩，这位阿富汗人敌意始终不减。终于有一天，对方来到教长的门前，满怀悔恨，泣拜于教长脚下。

“宽恕我吧，阁下！”他哭泣道，“二十四年来，我一直错待你；二十四年来，你却一直善待我。如今我知错了。”

教长吩咐他起身，从此两人成为朋友。

这位教长的为人，一如祂灵魂那般纯朴而伟大。祂自己无所求——不求舒适，不求名誉，不求安枕。祂每天三四个小时睡眠便足矣，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来救助那些在精神或肉体上受苦的人。祂说：“我就是上帝的仆人。”

这就是阿巴斯·埃芬迪，阿卡的教长。⁶⁷

1903年2月，米尔扎·巴迪乌拉写了一封致全体巴哈伊的公开信，宣布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决裂，从此效忠阿博都-巴哈。同样，哈吉·赛义德·阿里-阿夫南（大阿夫南之子、

巴哈欧拉的女婿)也写了一封信,做出了同样的声明。随后,一本由米尔扎·巴迪乌拉所著,其中详载叛约者不轨图谋之细节的小册子在开罗发行。1903年春天,爱德华·布朗教授在开罗。米尔扎·巴迪乌拉得知布朗教授抵达埃及,便给他写了一封信,日期为3月11日。他在信中肯定地写道,无论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如何谣传阿博都-巴哈,皆纯属虚构,其任何动机,只不过是基于怨恨和私欲。米尔扎·巴迪乌拉还告诉布朗教授,他已经向巴哈欧拉指定的阿博都-巴哈效忠。可惜,米尔扎·巴迪乌拉并未忠诚到底。

1903年夏,波斯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迫害运动。机智能干但毫无德行的萨德尔-阿扎姆(即首相阿明-苏丹⁶⁸)在两位沙阿统治期间掌权长达十余年,这两位沙阿分别是纳赛尔丁(1848-1896年在位)和穆扎法尔丁(1896-1907年在位)。当时,阿明-苏丹正在遭受来自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压力。一些阴谋活动公开爆发或者暗地酝酿,起初主要是针对外国人、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些活动引起了民众的深深恐慌。终于,国内的宁静首先在西北部的大不里士打破,但是最残暴的活动却出现在南部,受害者就是巴哈伊。同往常一样,巴哈伊成为了替罪羊。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阿瑟·哈丁爵士向外交秘书兰斯当勋爵报告称,阿明-苏丹对形势的转变非常满意,“因为攻击基督教学校和官员显然要比口头抗议巴比信徒成效更大”。⁶⁹ 谢赫·穆罕默德-塔基,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阿迦·纳杰菲,是伊斯法罕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神职人员,巴哈欧拉曾向他启示了祂的“最后一篇著名书简”,即《致狼子书》,⁷⁰ 他鼓动暴民上街,让他们在城镇为所欲为。在他的影响和直接煽动下,不仅伊斯法罕陷入了混乱,亚兹德民众也趋于狂热。亚兹德省督贾拉勒-道莱,即马哈茂德·米尔扎,是一个无用之辈,此时却乐得渎职以保全自身。由于得到当局的故意纵容,民众陷入疯狂,大肆攫取私利。骚动犹如病毒很快传遍了亚兹德周边的村镇。随后发生的暴行不亚于1852年8月的那场恐怖事件。

在伊斯法罕，巴哈伊无奈之下只能跑进俄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因为阿迦·纳杰菲的威胁和鼓动，以及那位王子兼省督的软弱无能，使得这些巴哈伊的处境更加凄惨和绝望。他们得到了俄国领事馆的保证，并被劝说离开领事馆。可是他们刚走出领事馆，便立即在夜晚遭到袭击。八十岁高龄的赛义德·阿布-卡西姆-马尔努尼是伊斯法罕一位备受尊敬的老人，惨遭杀害。米尔扎·阿萨杜拉汗是伊斯法罕的一位维齐，掌管财政近三十年，且终生为巴哈伊，他尽管位高，但在灾难面前亦是束手无策，终究无法幸免于难。然而，伊斯法罕的暴乱远不及亚兹德及其邻近地区所发生的惨案。

104 亚兹德的第一位殉道者是一个匠人，名叫哈吉·米尔扎-哈拉比-萨兹^①。成为巴哈伊之后，他放弃了代替富人朝圣麦加以换取金钱的旧业，转而自行营生。由于他拒绝再跑这类差事，触怒了许多人。暴民冲进他的家中，摧毁一切，殴打他及其妻子。他们接着将他拖到集市上，用屠刀砍开他的头颅，剁下他的手臂。他的妻子举目无助，且负伤累累。只有一个妓女动了恻隐之心，送给她一些药品和衣物。他们十一岁大的儿子，被学校老师勒令改宗，并被要求辱骂自己父母的信仰。这个孩子回答说，他还未到独立判断的年纪，而且始终未发一句求情的话。此情之下，老师便鼓动其他学童用木棍和笔刀伤害他。随后，这些谋害他性命的学童证实道，这条小生命在断气前仍在高呼：“呀巴哈乌-拉卜哈！”——万荣者之荣耀啊！

同在亚兹德城，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阿迦·穆罕默德当着自己母亲的面被人屠杀。他的喉咙被割裂，但还未断气。于是，暴民拖着他在街上游行数个小时，最后遭到致命一击而死。这就是他的悲惨遭遇，连那位王子兼总督闻知他的故事后都不禁垂泪。

在塔夫特村，一位十八岁的年轻人阿迦·侯赛因被自己的

① 一名锡匠。

父亲告发，落入了暴民的手中。他的母亲高举《古兰经》，撕心裂肺地哀嚎，为儿子的性命求情。可是，他们却当着这位母亲的面，将她的儿子撕成了碎块。

在汉泽村，一个名叫法蒂玛·贝居姆的妇女，成功地掩藏了她的兄弟赛义德·穆罕默德-阿里-贾齐尔。在人们的嘲弄声中，她被拽出家门，胸部和腹部被匕首划破。随后，她的尸首被悬绑于一棵树上，下方是一团熊熊烈火。绳索被大火烧断后，悬挂的尸首掉了下来。火堆燃尽，村里的神职人员允许其母亲前去收拾残骸，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发现尸首毫无损伤。村民们大为惊骇，但是他们并未因此停止诱骗这位年迈的母亲，让她透露自己儿子的藏身之处。赛义德·穆罕默德-阿里最终被发现，一顿殴打之后，他被赶到野外。由于口渴难耐，便乞讨水喝。他们让他去一条溪边，可还没等到他喝水，便倒在一排子弹下。

105

大量巴哈伊，年轻或年老、男人或女人，就这样在亚兹德和周边地区遇害。

阿迦·阿里-里达-沙尔-巴夫是这些殉道者中最后一位遇害的人。他当时已经离开亚兹德，与侄女住在一座农场里。七名男子随后追踪而来，其中两人是他的年轻徒弟。他们告诉他，他们必须将他带回镇里，以消除关于他的谣言。阿迦·阿里-里达明白此话背后的险恶用心。他们为他提供了点心和午餐。“稍待片刻，”他说，“不必着急，你们的猎物不会跑掉的。”午餐罢，他同侄女道别，与那些不速之客上路。远离农场后，其中一人枪击了他，但没有立刻毙命。阿迦·阿里-里达坐了下来，捂住双眼。他说自己这样，他的徒弟就不会手软；如果他们愿意，就赶紧开枪吧。他的头被砍下，装进一个袋子里，送回亚兹德给他的妻子。他们还告诉她，那是她丈夫送的礼物。

中部省份已经如此骚乱，伊朗的其他地区自然不得安宁。在伊斯法罕北部的卡尚城，穆斯林僧侣和犹太教领袖联手告发

106

巴哈伊。大量巴哈伊只好躲进电报局寻求避难。^① 省督穆罕默德-贾法尔汗致电首相阿明-苏丹，要求对巴哈伊采取镇压行动。闻此消息，阿明-苏丹大悦。随后，犹太背景的巴哈伊被处以沉重罚金，而其他巴哈伊则遭受残酷的肉体惩罚。在西部的哈马丹，一位从德黑兰派出的军队指挥官惨遭暗杀。在不远的马拉耶尔镇，一个托钵僧制造了一场骚乱，大批民众不得不逃离该镇。在这场混乱中，米尔扎·伊斯梅尔-哈亚特（裁缝）——当地一位著名且备受爱戴的巴哈伊——遭人谋害。他被阿博都-巴哈誉为“苏拉杰-舒哈达”——殉道者之明灯。

比及9月中旬，阿明-苏丹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随后，他要么是主动请辞（他或许以为此举可以帮他挽回官位），要么是遭到罢黜，出国他去。随着他的倒台，一切波澜宣告平息，一种表面的安宁笼罩伊朗全境。

几年后，阿博都-巴哈叙述了这段痛苦的经历，讲到了巴哈伊在波斯中部被人任意谋害，血流成河的故事，并且还启示了一篇著名的书简，记载了这些迫害的经过。迫害发生的前一年，祂曾告诉阿卡的巴哈伊，要为亚兹德的教友们祈祷，因为他们正身处危险之中。祂所预言之事果然发生了。阿博都-巴哈在同一篇书简里说道：

107

上帝已经命定，圣道的帷幕将被揭开，本明灯将会照亮万邦的地平线，上帝信仰的明证将会彰显于世，你主的崇高旗帜将会高高飘扬。怀疑之根基将会崩坍，黑暗之浓云将被拨开，确信之黎明将会破晓，奇妙征兆之光辉将会充盈天上地下的王国中。届时，分裂之旗将会倒地，仇敌将会改换面容，虚假领袖之诏令将被遗弃，信者无量得福，不信者永恒失落。⁷¹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同伙无休无止地策划阴谋。最

① 这是个人或团体常见的做法。他们会前往电报局寻求避难，同时与首都的当局联络。

可恨的是，他们数次企图阻止或延误卡尔迈勒山上巴孛陵殿的建造工作。一些巴哈伊感到愤怒，便要求阿博都-巴哈向奥斯曼当局控诉，揭穿叛约者的罪行。阿博都-巴哈并未同意他们的请求，他说，巴哈欧拉的使命乃是团结全人类，因此他不愿当着全世界的面控告巴哈欧拉家族中那些破坏团结大厦的人。

西方的巴哈伊正在寻求各种方法，要将阿博都-巴哈从奥斯曼暴政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在巴黎，杰克逊夫人和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在另外两名巴哈伊的协助下，筹集了一笔不菲的钱款。他们准备前往君士坦丁堡，筹措阿博都-巴哈的释回事宜。阿博都-巴哈得知此事后，立即电告他们停止这项计划。不知怎的，这个消息被叛约者获悉，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攻击阿博都-巴哈的把柄。他们向贝鲁特总督卡齐姆帕夏报告称，若非阿博都-巴哈阻止那个巴黎计划，总督本可收获三万英镑的好处费。他们还污蔑说，阿博都-巴哈之所以要阻止这项计划，是因为他对总督不怀好意。闻言，卡齐姆帕夏极为愤怒，他对阿博都-巴哈的敌意也陡然增加。

1904年，阿博都-巴哈筹划并付诸实施了两个重大工程：位于设拉子的巴孛故居的修复，以及在阿什哈巴德建造第一座灵曦堂（迈什里古-埃兹卡尔）。那段时期，恰逢波斯持续发生一系列野蛮的迫害巴哈伊的活动，尽管如此，阿博都-巴哈还是紧急召唤阿迦·米尔扎·阿迦——巴孛家族的一位杰出成员、巴孛的妻侄——要求他立即开始巴孛故居的修复工作。在漫长的岁月里，那座房子——巴孛曾在那里向穆拉·侯赛因-博什鲁伊宣布了其使命，巴哈欧拉将房子的永久管理权交付给了阿迦·米尔扎·阿迦及其后代——的样貌已经发生改变，那些仍记得房子原始设计和外观的人也在逐渐逝去。在阿博都-巴哈的指导下，阿迦·米尔扎·阿迦拟订了一份计划书，详细记录了巴孛时代房子的细节原貌。尽管困难和危险重重，房子成功得以修复和翻新。不久后，阿迦·米尔扎·阿迦便去世了，事实证明，他头脑中关于巴孛故居的记忆，以及他密切监督修缮工

作，这些都是一笔无可估量的财富。多亏阿博都-巴哈的远见，才使得一项重大且必要的工程能够及时完成，未留遗憾。

109 在19世纪80年代，一座新城在当时的俄属突厥斯坦繁荣起来，此城名叫阿什哈巴德^①，毗邻伊朗的呼罗珊省，距其边境不远。当时，波斯的巴哈伊在国内饱受侵扰，于是他们如其他同胞一样，被吸引到了阿什哈巴德。然而，这些同胞中有许多人极其厌恶巴哈伊，有基于偏见，也有嫉妒使然。此外，其中也不乏一些走狗和投机分子。这些人不断策划阴谋，终于在1889年9月，哈吉·穆罕默德-里达-伊斯法哈尼惨遭杀害。他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集市中心被两名刺客用匕首捅死。虽然警察逮捕了那些犯案者，但是其余巴哈伊的性命已经岌岌可危。可是，他们竟然控诉已经殉道的哈吉·穆罕默德-里达，说他曾经轻蔑地谈论伊玛目，他的不敬言辞已经激起了那些虔诚信教者的忿怒。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当时恰巧也在阿什哈巴德，于是他拜会了俄国省督，替这些巴哈伊陈情：巴哈伊相信并尊重所有的上帝显示者；他们的信仰要求他们与所有宗教信徒和睦相处；他们同样尊崇什叶派所崇敬的伊玛目^②。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圣彼得堡派遣了一个军事调查团，以审判这件案子。两名刺客因犯谋杀罪而被判处死刑，另外六名参与策划谋杀的人将被放逐至西伯利亚。那帮人极力脱罪，但未能改变原来的判决。然而据称，正是这些宽宏大量的巴哈伊在断头台下为谋杀犯求情，两位谋杀犯才捡回性命，转而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此事让巴哈伊大获声望。现在，巴哈伊也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即修建学校和图书馆，建造迈什里古-埃兹卡尔（灵曦堂）。

阿博都-巴哈将在阿什哈巴德建造灵曦堂的任务委托给了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即瓦基勒-道莱（其父正是

① 土库曼斯坦首都。

② 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

巴孛的舅父，巴哈欧拉针对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启示了《伊甘经》，或《笃信经》）。这座灵曦堂的设计与细节皆出自阿博都-巴哈之手，俄国建筑师沃尔科夫负责具体实施。

110

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居住在亚兹德。在他前往阿什哈巴德（他和亲戚们已经在那里拥有大片地产）的途中，他顺路拜访了圣城马什哈德，也就是伊玛目里达陵殿所在地。由于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声名在外，他的到来在马什哈德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密谋策划，欲阻止他进入陵殿。这时出现了一名设拉子人，即纳西里-道菜，此人是陵殿及其捐款和附属机构的管理人，同时也是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的私交，因此两人共同拜访了陵殿，完成了必要的仪式。这件事也提升了圣道的声望。

1902年12月，在一些重要官员的见证下，灵曦堂奠基完毕。此后，建筑施工顺畅进行。1907年，灵曦堂穹顶安置就位，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也耗尽了自己大部分钱财。此时，阿博都-巴哈邀请他造访阿卡，他在年底抵达圣地。哈比卜·穆艾亚德博士^①亲眼见证了阿博都-巴哈和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两人的会面。他描述说，当时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乘坐的小舟遭遇大浪，他被抛入海中。对于年事已高的他来说，这次意外非常惊险，也让他体力衰竭。阿博都-巴哈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和舒适，于是叫上朝觐者们一起去拜访这位阿夫南。面对阿博都-巴哈的关切之情，他无以为报，于是念诵了一首著名诗歌的首句：“我渴望你的临在，我的心扉为你敞开。”

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在圣地度过了余生，于1911年在海法去世。他的坟墓位于卡尔迈勒山麓，毗邻约翰·埃比尼泽·埃斯尔蒙特^②（阿博都-巴哈的苏格兰信徒、《巴哈欧拉

111

① 参阅他的《哈提拉特-哈比卜》（《哈比卜回忆录》），1961年。

② 1925年11月去世。

与新纪元》的作者)之墓。正如在开罗，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和卢阿·格青杰的墓地相邻一样，东西方再度在此交汇。

阿博都-巴哈在身处险境之时，特别向巴孛的这位表弟启示了如下这段预言之辞：

圣道伟大，何其伟大！全人类和众种族之攻伐何其凶残！未几，全非洲和全美洲之喧嚣、全欧洲和土耳其之哀嚎、印度和中国之呻吟，无论远近，皆被悉闻。他们每个人将竭尽全力抵制圣道。届时，主的勇士们将会出现，他们受到上天之恩典，获得信仰之力量，藉着理解之力，依靠圣约天军之援助，从而证实这句经文：“看吧！那败北之族何其狼狈啊！”⁷²

1904年，新的一波苦难袭来。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党羽混淆公众视听，谣言满天飞，在阿卡引起了不小的混乱与不安。新上任的官员很不友善，甚至怀有敌意。这些官员的态度，以及阿卡和海法部分居民的态度，对巴哈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叙利亚和埃及的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不利于阿博都-巴哈的报道。米尔扎·穆罕默德-迈赫迪汗，即扎伊姆-道菜，是开罗一家波斯文报纸的老板兼编辑，他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打开众门之门的钥匙》⁷³。表面看来，该书在客观公正地描述巴孛和巴哈欧拉的信仰，实际上却在歪曲真理，正如阿博都-巴哈指出的那样，其目的在于引发仇视巴哈伊的情绪。

这时，叛约者们针对阿博都-巴哈发起了一个荒谬且毫无根据的控诉。他们找了许多自愿的阿卡居民，在一些假文件上签名作证。这些文件被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支持者经由熟人，呈递给了君士坦丁堡的暴君阿卜杜勒-哈密德，本以为十拿九稳他会有所警觉，从而采取行动摧毁阿博都-巴哈。没多久，苏丹指派的调查团到了阿卡。

阿博都-巴哈的房子周围布满了密探，他们白天密切监视，晚上也在附近潜行。许多常来的访客害怕起来，便不再来了。

阿卡的巴哈伊觉得自己的出现已不再合适。然而为了稍减他们的负担，并防止更难堪的局面出现，阿博都-巴哈决定让他们暂时另觅居所。勇敢的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已经踏上了另一次横穿伊朗的重要旅程，当圣地的这场危机达到最高潮时，他身在阿什哈巴德。阿卡的许多巴哈伊需要经济援助，这样他们才能哪怕短暂地放弃家园和生计。阿博都-巴哈亲自向一位侨居巴黎的美国人借了一大笔款子，用来帮助这些巴哈伊迁居埃及。大约有七十个人去了埃及。与此同时，朝觐者的人数也急剧减少；随后，东西方信徒的朝觐都停了下来。博学多才的诗人安达利布⁷⁴说出了所有巴哈伊的心声。他写道，多年来叛约者们出于嫉妒，大开诽谤之门；如今，由于他们的种种行径，恩惠之门在所有人面前关闭。

113

调查团召来阿博都-巴哈，让祂就控诉作辩护。祂与调查团的成员见面数次，以肯定的言辞告诉对方，针对祂的那些控诉显然毫无根据，祂向对方出示了巴哈欧拉的著作，从中可以明确看出，祂作为巴哈欧拉的儿子和继承人，绝不存在任何推翻奥斯曼统治的险恶居心，祂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面对任何可能加诸其身的侮辱、冤屈和伤害。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书法出众，他在一块布上写下了如下文字以作徽章：呀巴哈乌-拉卜哈（万荣者之荣耀啊！）。然后，他将这份东西呈送官方，谎称这是阿博都-巴哈设计的反叛旗帜。他还说米尔扎·齐克鲁拉（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①之子）曾在加利利高举这面旗帜，以寻求支援；阿卡的谢赫·马哈茂德还带着这面旗帜越过约旦河，鼓动那里的贝都因人^②造反。对于如此荒谬至极的控诉，阿博都-巴哈回答说，如此招摇暴露的一面旗帜，居然没有被总督拉希德帕夏的众多耳目发现，真是一个奇迹！另一项针对阿博都-巴哈的控诉乃是，祂大量购置土地，是为祂所渴望的王国打

① 巴哈欧拉的同父异母兄弟，此人始终坚守圣约，忠于阿博都-巴哈。此时他已亡故。

② 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译注。

造根据地。阿博都-巴哈对此称，如果祂，一个土耳其帝国的囚犯，身陷囹圄，行动受监视，竟能成功地打造一个王国的根据地，此等事情除了天方夜谭，别无解释；反之，祂随时愿以两千英镑的低廉价格售卖这一大片土地。

114 所有的控诉都被推翻。接着，调查团又问美国人为何来阿卡。阿博都-巴哈回答，他们来拜访巴哈欧拉的陵殿，同时获取灵性知识。调查团接着问阿博都-巴哈，祂如何解释私藏并散发具有煽动性刊物之事。阿博都-巴哈回答从未有过此类刊物，也没有人见祂有过。调查团此前诱惑、收买和强迫了一群人假充证人，如今这些人被提出庭做伪证。面对这种情形，阿博都-巴哈站起身来，以高贵而威严的神态义正辞严地宣称：祂从未拥有任何煽动性刊物。随即步出了法庭，没有人阻拦他。于是，通盘调查宣告溃败。

人们写给阿博都-巴哈的邮件通常寄至海法，再由该地的巴哈伊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塔基-曼沙迪转送阿卡。1904年，随着局势的发展，信件的递送路线须得改一改，转而寄至塞得港。在一段危险时期，阿博都-巴哈甚至决定，寄至塞得港的信件放置原处，勿再转送圣地。但是，阿博都-巴哈的笔从未停歇，如潮涌至的信件也没有因此停止。相反，那几个约束最严厉的月份，却成为了阿博都-巴哈掌管教务期间最多产和最富创造力的时期。祂房间里的灯火，常常陪着祂彻夜写作燃至天明。一天之内，从祂笔下写就的书简竟然多达九十封。祂的信徒和非信徒，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写给祂的信函越来越多，并且最终都能收到祂的回复。

115 随着1904年接近尾声，局势逐渐恢复正常。朝觐者和访客再度来临。迁居埃及和别处的巴哈伊们得以返回。友善的新官员接替了敌意的旧官，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为叛约者同谋的警长叶海亚·贝被调职他处。他的报告和电报曾经点燃了局势动荡的火焰，增加了君士坦丁堡当局的疑虑。但是，当他试图构陷一位比他位高的奥斯曼官员时，自己却被调至大马士

革。绝望之中的叶海亚·贝找到阿博都-巴哈，请求祂代为照顾自己的家人。阿博都-巴哈向他保证，他大可安心离去，不必担心家人的安全和幸福。阿博都-巴哈言而有信，慷慨地满足了叶海亚·贝的所有需求，但是这位前任警长却未放弃与他旧同党的瓜葛。叛约者曾用英文写了一篇辩护文，假装出自巴哈伊之手，文中称颂阿博都-巴哈为基督的化身，并坚称祂为天国之主，要求全世界的君王都要臣服于祂。他们的企图昭彰：向西方世界误传巴哈伊教义的本质和主旨。他们将阿博都-巴哈塑造成一个追求短暂权力的形象，此举无疑会激怒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因为后者的领地已经深陷动乱，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他们将这份伪造的辩护文送给大马士革的叶海亚·贝，并将其翻译成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予以发表，以此警醒当权者。这些译文传到了君士坦丁堡。尽管如此，阿博都-巴哈仍向这位前任警长的家人施以援手。

很多年前，巴哈欧拉仍在世的时候，阿卡有一个书记官名叫穆斯塔法·埃芬迪，此人常常鼓动省督压迫巴哈伊。省督非但没有反对，反而趁机图谋私利。阿博都-巴哈对省督的各种阴谋诡计并不在意。有一次，省督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要强迫所有巴哈伊商铺关门。好在阿博都-巴哈抢先了一步，劝告这些商家暂时停止营业。受挫的省督随后召集了一群仇视巴哈伊的达官显要和神职人员，在家中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想商量计谋，以对付阿博都-巴哈。这时，一位名叫萨达丁的商人领袖匆匆赶来见阿博都-巴哈。他向阿博都-巴哈乞钱。他恳求道，只有花钱才能让省督放弃其阴谋，时间不多了，必须抓紧。阿博都-巴哈让他稍等，他以为阿博都-巴哈正在往袋子里装金币，好让他带回去送省督。可是，他等到的却是阿博都-巴哈狠狠的一记耳光，并被告知，赶紧离开此地，因为钱已经送达省督。但是阿卡省督实际收到的，却是贝鲁特总督的一纸电文，电文罢黜他和其他官员的职位。三个月后，这位卸任省督再遭贬谪，被放逐大马士革。他不得不将家人留在阿卡。阿博都-巴

哈为他和家人提供了一切生活所需，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不计一切代价安排他们团聚。阿博都-巴哈就是这样对待失势的仇敌的。

1905年和1906年，压力和骚扰较之从前减轻了许多。朝觐者和巴哈伊居民发现阿卡的环境宽松了不少。相反，奥斯曼领地和波斯境内的不安局势却持续加重。由于穆扎法尔丁沙阿挥霍无度，波斯负债累累，债主不仅有俄国，还有英国。随着俄国的影响力日增，英国颇觉不悦。另一方面，德皇威廉二世亦试图将“欧洲病夫”^①置于其羽翼之下，这又使得英俄两国皆为不悦。艾努-道莱王子（沙阿的大维齐，当时沙阿已经病危）由于骄横霸道，冥顽不灵，几乎尽失人心。至于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他在统治期间奉行愚民政策，蒙蔽百姓。在长达四分之一一个世纪里，他不断耍弄诡计，与人勾心斗角，虽已心力交瘁，但仍残忍无情。

1906年8月，在英国驻德黑兰公使格兰特·达夫的极力支持下，一群在英国公使寻求庇护的波斯改革家，终于说服了穆扎法尔丁沙阿（当时沙阿的寿命已不足四个月），承诺颁布宪法，并选举国会。阿卜杜勒-哈米德意识到帝国大厦将倾，不禁恐慌万分。他疯狂地握紧权力之柄，然而权力之柄已朽，局势已经无法牢牢控制。当时，波斯人抵达伊斯坦布尔，但凡从那里乘船离开，一律不准在地中海东岸的任何港口上岸，以免其革命思想散播各处，轮船必须行至阿拉伯的吉达，即麦加港口靠岸。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瓦基勒-道莱）差点被运至阿拉伯。不过，途经伊斯坦布尔的巴哈伊朝觐者想出了一个规避阿卜杜勒-哈米德法令的办法，他们先是前往直利或希腊，再到埃及，然后从该地轻松航行至海法港口。

看到阿卜杜勒-哈米德深感惶恐，叛约者发现这是利用他的恐惧的大好机会。尽管他们已经元气大伤，但是他们仍然纠集

① 指奥斯曼帝国。

力量，欲图最后一搏。只可惜，他们的陷害计划再次被证明徒劳无功。诚然，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又发动了一次具有潜在危险的行动，但那只造成了局部范围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他们的余众仍然负隅顽抗，只不过他们的声音愈发微弱，最终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

118

由于叛约者的阴谋，很快，一个以阿里夫·贝为首的四人调查团从帝国首都派遣过来，他们于1907年冬抵达阿卡，并带来了前次调查团已经弃用的那些毫无根据的文件。^①他们的居住地选在了阿卜杜勒-加尼·巴伊敦的家中，后者是当地的一个财主和叛约者的亲密同伙。他们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接管阿卡的行政权。那些被认为友善对待阿博都-巴哈的官员，包括省督，立即被免职；邮件和电报被置于严密监控之下；他们彻底无视大马士革总督由来已久的权威；相反，他们与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大臣们直接建立联系。密探再次被安插在阿博都-巴哈的房子周围。人们不得不再次远避他的房子。那些经常在星期五前来接受施舍的穷人也不敢来了。

谣传阿博都-巴哈将被强行押往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费赞，那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广袤沙漠。然而，让阿卡居民惊讶的是，阿博都-巴哈照常生活，毫不在意漫天的谣言，也无视强势和专横的调查团。他认真地修复着租来的房子，此举让房屋中介非常困惑，既然几乎所有人都预料阿博都-巴哈不久将被逐出阿卡，他为何还要浪费精力和金钱修缮房子。阿博都-巴哈告诉那个人，修缮和建造房子当然有必要。有一个阿卡的名人拜见他，发现他在种一棵树，于是问他为谁种这棵树？阿博都-巴哈回答说，前人种树，后人收果。我们同样有义务为后代谋福利。阿卡居民更加惊讶地发现，阿博都-巴哈正在购买过冬燃料。

119

在调查团抵达的前几天，阿博都-巴哈做了一个梦，他将梦

① 参阅本书边码第114页。

的内容告诉了巴哈伊。祂梦见一艘船驶进海法港，一群形似炸弹的鸟儿自船内飞出。阿卡居民惊骇万分，可是阿博都-巴哈却镇定自若地站在他们中间，看着这些鸟儿。这些鸟儿在城镇上空盘旋，最后飞回原处，没有发生爆炸。阿博都-巴哈解释说，危机即将迫近，但终将过去，不会出现任何伤害。

不用说，叛约者肯定洋洋自得。调查团的住所离他们的家很近，他们可以获悉任何消息。调查团抵达当天，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同党聚集在阿迦·穆罕默德-贾瓦德-加兹维尼的店铺中，准备庆祝一番。为了实现他们的企图，他们耗尽心血，大肆借款用以贿赂，现在，成功似乎触手可及。在他们看来，阿博都-巴哈的末途已经如此清晰，犹如地中海蔚蓝的海水般清晰。死亡正在偏远隔绝的费赞沙漠等待着祂，祂绝不可能活着走出那片炙热的险恶之地。他们心中美滋滋地想象着阿博都-巴哈即将到来的命运。他们的得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120 但是阿博都-巴哈断然拒绝拜访调查团的成员。祂坚信，倘若祂这样做，等调查团开释祂后，人们就会说祂是通过贿赂摆平问题的。祂还说，如果这些人只是普通的阿卡访客，祂会毫不犹豫地前去拜访他们。一位名叫谢赫·穆罕默德的刑事法庭主席被派来游说阿博都-巴哈。这位谢赫佯装好意而来，他说，调查团已经接受了阿卡所有名流的拜见，唯独阿博都-巴哈除外，他们因此非常愤怒。你只需亲自登门拜访即可平息他们的怒气。谢赫坚持说，为了自身安全起见，阿博都-巴哈应该效仿阿卡的其他名流。阿博都-巴哈平静地回答，如果祂那样做了，无异于谄媚逢迎，而祂没有这种义务，也不想求取任何人的恩惠。谢赫气馁地离开了。

贝鲁特统治者哈利勒帕夏气不过，吩咐副总督阿卜杜勒-拉赫曼·胡特致函阿卡省督，要求审判阿博都-巴哈。副总督在信中仅以“阿巴斯·巴哈伊”称呼阿博都-巴哈。可是，阿博都-巴哈反而感激省督如此称呼祂，因为这等于把祂置于先知的行列。人们可曾听过摩西-贝、耶稣-埃芬迪、穆罕默德-阿迦这类

称呼吗？与此同时，祂还向这些压迫者发起挑战：他们应该知道，上帝创造祂，并不是让祂来受屈辱的；与他们的想法截然不同，羞辱祂、束缚祂、陷害祂、杀害祂，这些不会使其地位低下，反而给祂带来灿烂的荣耀。

贝鲁特和开罗的报纸报道了波斯人在阿卡遭受的侵扰。确实，在埃及做买卖的巴哈伊商人，已被禁止离开阿卡，阿卡巴哈伊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严格限制。听闻这些消息，伊朗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心生恐慌，遂派代表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比格前去保护波斯侨民的利益。然而，阿卡当局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大使的代表建议，向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阿博都-巴哈建议他等待，说这些困难不会持续很久。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121

一天夜里，有人驾着一辆有盖马车从海法赶到阿卡。此人是意大利驻西班牙领事，其家人经营着一家意大利汽轮公司。他一路上小心翼翼不给人认出来，最终抵达了阿博都-巴哈的家门，并请求立刻拜见阿博都-巴哈。这个人阿博都-巴哈怀有强烈的爱与崇敬，他为阿博都-巴哈租了一艘轮船，停靠在海法湾。轮船在海湾来回航行，以免让人生疑。这艘船可以将祂安全带任何港口。时间越来越紧迫了。阿博都-巴哈询问了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阿迦·里达-加纳德、米尔扎·马哈茂德-卡希、赛义德·叶海亚（祂的妹夫）和米尔扎·阿萨杜拉的意见，他们一致要求阿博都-巴哈接受领事的帮助。但是祂的答复是：当年巴孛不曾逃走，今日我也不会逃走。

与此同时，调查团正收到那帮控诉信撰写人所提供的证据，此外也收到了阿卜杜勒-哈密德不断催问的电报。他们还造访了卡尔迈勒山上将近竣工的巴孛陵殿。作为一座陵殿，它必须非常坚固，然而调查团可不管这些。他们在这栋建筑下面发现了一些地下室，便认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因为他们被告知，阿博都-巴哈正在建造一座堡垒。

造访巴孛陵殿之后不久，调查团登上了此前从伊斯坦布尔

122 乘坐而来的轮船，如今这船停靠在海法港。太阳逐渐西沉，船头转向阿卡。海法和阿卡的居民清楚看见危险即将驶来。他们相信，阿博都-巴哈即将被逮捕上船，然后被押送至费赞，或者其他偏远荒凉的地区，其下场必死无疑。阿博都-巴哈的家人和其他巴哈伊都陷入了绝望。然而，阿博都-巴哈宁静安详地独自漫步于自家庭院。阿卡海岸，到处站着焦急的巴哈伊，盯着那艘不祥之船的动向。太阳已经沉入地中海，轮船依然没有改变航向，它离阿卡越来越近了。突然，轮船调转船头，驶向外海去了，危险在刹那间消失。阿博都-巴哈安全了。当人们把消息带给阿博都-巴哈时，已是薄暮时分，他依然泰然自若地在庭中“欢欣顺从”地漫步。

调查团匆匆离开后，就从伊斯坦布尔传来消息称：阿卜杜勒-哈密德刚刚从死里逃生。那个星期五，哈里发结束“希拉姆利克”^①后，正从清真寺返回时遭到了袭击。有人引爆炸弹，企图炸死他，最后只是死伤了许多无辜之人。在正统派眼中，这种行为不仅逆天，更是亵渎神灵。调查团此时返回伊斯坦布尔极不是时候。现在，阿卜杜勒-哈密德清醒意识到革命一触即发。为了消除革命威胁，他的全副心思和行动都集中于追查和摧毁首都及周边的革命分子。尽管耗费巨额资金，投入大量密探，他派驻巴黎——多年来，其暴政下的难民在此云集，处心积虑要推翻他的统治——的大使穆尼尔帕夏仍无法找出“联合进步委员会”的头目。因此，当调查团将一大摞不实的报告呈交阿卜杜勒-哈密德时，他将之搁置一旁。他说日后再说。这样，寄托着阿博都-巴哈仇敌所有希望的报告，便被弃置尘封。几个月后，当阿卜杜勒-哈密德再次想起这些报告时，一切都晚了。在莫纳斯提尔和萨洛尼卡（两地不久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联合进步委员会的青年土耳其党举起了反叛大旗。阿

① 身兼苏丹和哈里发的君王在公共场合露面，这种仪式旨在宣扬君王的宗教和皇家权威。

卜杜勒-哈米德知其独裁统治行将就木，除了投降，他别无选择。1908年7月23日，莫纳斯提尔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恢复已遭废弃达三十年之久的宪法。而阿卜杜勒-哈米德废除的这部宪法，正是当年由迈扎特帕夏所颁布的老宪法。这位苏丹被明确告知，若他不同意委员会的要求，第二三军团将会推翻他。他们的军队正严阵以待。“大东方”的准备工作显然充分。第二天，苏丹便颁布谕令，还宪法于帝国人民，同时释放所有的政治和宗教罪犯。然而，由于阿卡的恐惧情绪和反对力量如此强烈，当地官员电询君士坦丁堡阿博都-巴哈是否能获自由。结果，他们奉命释放阿博都-巴哈。

阿卜杜勒-哈米德渴望保全立宪君主之位，但仅九个月后，他就掉进了反革命的陷阱里。为欧洲自由阵营所高声称颂的联合进步委员会，表现傲慢而且愚昧无能。欧洲列强的无耻嘲讽，以及仍受压制的马其顿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喧嚣不安，这些都使得新政权难以进行工作。10月，奥地利外长埃伦塔尔欺骗野心勃勃的沙皇外长伊斯沃尔斯基，吞并了土耳其自1878年起托予奥匈帝国管辖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不久，“老狐狸”，即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德，侵占了东罗马尼亚，并宣布他的国家开始独立。1909年4月13日，伊斯坦布尔发生兵变，青年土耳其党被推翻。一周不到，阿拉伯将军马哈茂德·肖卡特帕夏由萨洛尼卡带兵赶至伊斯坦布尔；两周之内，阿卜杜勒-哈米德遭到罢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九年后去世，其间一直受到严密看守。

每逢政治动荡，谋杀活动必然迭起。青年土耳其党的新政权在一天之内，处死了三十一个旧王朝的大臣及行政官，其中有一些是巴哈欧拉信仰的仇敌。罪恶昭彰的调查团主席阿里夫·贝被一个哨兵射杀。另外两个成员也遭杀害。第四个成员，即大马士革人氏阿扎姆·贝逃往了埃及，有一天出现在了哈吉·米尔扎·哈桑-霍拉萨尼的店铺中。他的仆人偷走了他的所有财物，他甚至没钱去开罗。哈吉给了他一小笔钱。阿博都-

巴哈闻知此事后，也资助了十英镑钱。阿卡的前任警长，如今蒙羞，陷于赤贫，他同样得到了阿博都-巴哈的特别照顾。对于其他昔日仇敌、今日落难之人，阿博都-巴哈亦是如此对待。

125 正是在这段艰险的岁月中，阿博都-巴哈断断续续地完成了祂的圣约与遗嘱，这份遗嘱被守基·阿芬第（祂的外孙和信仰圣护）称之为“新世界秩序的宪章”：

我挚爱的朋友们啊！（祂写道）我现在的处境极其危险，我的生命已时日无多，因此，为保护上帝的圣道，保全上帝的律法，捍卫上帝的圣言，维护上帝的教义，我不得不立下本遗嘱。我向亘古美尊发誓！本蒙冤者从未也绝不记恨谁，对任何人都不抱恶意，亦未曾说过于世无益的话。然而，我的至高职责敦促我捍卫和保全圣道。⁷⁵

第八章 圣帐升起

126

1909年3月21日，即阿卜杜勒-哈密德遭罢黜的前一个月，阿博都-巴哈将巴孛遗体安置在了陵殿的中央墓室中。当时陵殿已经竣工，这陵殿位于卡尔迈勒山中心区。祂致信全体巴哈伊：

最令人快慰的喜讯就是，神圣的、光辉的巴孛遗体……因敌强我弱，出于对恶意破坏的担心，且清楚发难之心并未停息，因而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多次转移不同的地方，如今，通过阿卜哈美尊之慈悲，在诺鲁孜节，在神圣灵柩里，在圣卡尔迈勒山的崇高灵祠内，终于隆重安放了……非常巧合的是，同样是在诺鲁孜节的这一天，一封电报自芝加哥发来，宣布美洲的各巴哈伊中心选派代表去往芝加哥……对灵曦堂的地点和建筑做出了明确的决定。⁷⁶

回首遥望昔日，当初阿博都-巴哈着手履行巴哈欧拉的命令，准备购买巴哈欧拉指定的土地，为殉道先知巴孛建造陵殿，直到如今陵殿胜利落成的喜悦日子，这期间相隔了十个悲伤的年头。“那座建筑和周边道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阿博都-巴哈曾说，“都是我用无尽的泪水和无量的代价安放就位的。”

我们知道，敌对活动主要出自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同党之手。一位居住在海法的德国商人，代表阿博都-巴哈与地主洽谈购地事宜，然而迫于压力，他不情愿且厌恶地将本案退

127

回给了阿博都-巴哈。这位商人说，阿博都-巴哈的亲兄弟从中作梗，他怎么可能圆满谈成生意。而当最后，地主答应以一个合理价格出售时，叛约者又策动一群人，让他们向政府陈情，并索要那片土地的所有权。虽然他们所谓的“土地所有权”最后被证实为子虚乌有，可是时间又过去了六个月。土地终于购得，阿博都-巴哈为陵殿奠定了基石。

陵殿按照预先设计的蓝图破土动工。通往陵殿的道路崎岖多石，很难打通。阿博都-巴哈只好另寻更佳捷径。若不是新的阴谋再起，购买这条道路用地并非难事。叛约者鼓动地主惜售，以抬高价格。阿卡的加伊姆-麦卡姆（副省督）亦从中添乱，他说卡尔迈勒山的那座在建建筑离城镇太远且地点不宜，因此必须取得苏丹的许可方能建造。土地登记处的长官附和副省督的建议，表示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施工必须停止。因此，本案被呈递给了阿卡省督。省督指派阿卡的建筑师萨利赫·埃芬迪和另外一名海法官员进行调查并汇报结果。报告结果对阿博都-巴哈有利，该建筑不可能违背任何政治或战略考虑，因为这栋建筑仅有六个房间，而且并非卡尔迈勒山上的唯一建筑，山肩处另有一座大修道院，邻近也有一些德国人的建筑。加伊姆-麦卡姆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坚持要将本案上呈苏丹。阿博都-巴哈知道如此一来，必将激起阿卜杜勒-哈密德的疑心（后来事态的发展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副省督。在被当面问及反对理由时，副省督不得不承认他是害怕担负责任，如今他准许工程照常进行。阿博都-巴哈陪他从其办公室返回其家。抵达家门时，加伊姆-麦卡姆突然倒地而亡。随着副省督的去世，这一段悲伤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128

建筑工程继续进行，然而购买陵殿通道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前后五个月里，那条道路用地的主人本已答应出售，却两度反悔。在此期间，叛约者不断向其施压，同时诱骗他继续等待，用暴利的噱头迷惑他。第二次食言时，他提出土地上树木归他，阿博都-巴哈回答说，树木全部归他。接着，他又要求

在地界处拉一排带钩铁丝网，以保护他其他的地产，阿博都-巴哈提议建一堵高墙，他想要多高就多高。他最后又说，必须找一个担保人，以保证他财产的安全。他指明要萨迪克帕夏作为担保人，后者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富人。按照约定，双方在萨迪克帕夏的家中会面。但是地主却迟迟未来，当天下着大雨，萨迪克帕夏甚至冒雨亲自去接他。这位富人浑身湿透地回家，十分生气。

当晚，阿博都-巴哈寝食难安。万分悲痛中，祂一遍又一遍地念诵巴孛的祷文，直到黎明时分才得抚慰与安宁，沉沉睡去。上午醒来时，得知德国领事馆的翻译和领事之侄前来拜

129

访，已等候多时。他们前来向祂提供另外一块待售土地。随后到了1901年8月，君士坦丁堡传来新令，阿博都-巴哈被再度监禁在阿卡城内。虽然祂不能亲自监督巴孛陵殿的建造工作，但是在这段艰险的岁月里，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阿卜杜勒-哈密德的独裁王朝崩溃之时，陵殿终告竣工，已准备好迎接殉道先知巴孛的遗体。

1909年3月21日早晨，时逢诺鲁孜节，阿博都-巴哈将大理石棺柩——由仰光的巴哈伊捐赠——搬运上山，置于墓室中。⁷⁷当晚，祂将装有巴孛及殉葬信徒遗体的木棺安放于大理石棺柩里。一盏孤灯照亮整间墓室，感觉如此悲伤却又如此喜悦。巴孛曾遭恶毒地诋毁，恶毒地戕害，恶毒地处死。多年来，祂那支离破碎的遗骸找不到归宿。然而现在，祂将永远安眠于卡尔迈勒山的中心区。关于此事，先知撒迦利亚如此写道：“万军之主如此说，看哪，那名为圣枝的人，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主的圣殿。”⁷⁸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是多么神奇且必然地实现了。“圣枝”已经在祂的山，即上帝之山卡尔迈勒山上建立起了“主的圣殿”，升起了祂的“圣帐”。

同一天晚上，在这座由祂呕心沥血建造而成的陵殿墓室内，阿博都-巴哈与来自东西方的巴哈伊相聚一处。在这些巴哈伊中，包括一些陪伴信仰走过最黑暗岁月的资深巴哈伊，他

130 们是：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即瓦基勒-道莱，巴孛的表弟，同时是巴哈伊世界第一座灵曦堂的首席建筑师）、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曾被囚禁于喀土穆，圣约的骁勇捍卫者）。

“大功告成，设拉子殉道先知的肉身遗体经过诸多周折后终于安全地放置到上帝圣山的怀抱中，得以永久安息，此时此刻，阿博都-巴哈取下头巾，脱去鞋子和长袍，在尚未封闭的石棺前俯身下拜。祂的一头银发随风飘逸，神情激动，容光焕发。祂将额首置于木棺边沿，声泪俱下，在场者无不随之落泪。”⁷⁹当晚，祂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彻夜未眠。

阿博都-巴哈在1909年那一天所取得的胜利，将散发出越来越亮的光辉。

第九章 终获自由

131

闻知获释，阿博都-巴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父亲的陵殿。过去这些年里，阿博都-巴哈再度遭到监禁，各种苦难花样百新地袭来，重重地压在祂的身上，其中最难以忍受者，当属与挚爱且神圣的巴哈欧拉陵殿两相分离。曾有无数次，祂满怀渴望与期盼地告诉朝觐者，祂多么渴望拜访巴哈欧拉的陵殿，然而祂是一介囚徒，被剥夺了这项自由，因此祂希望朝觐者们代为前往。祂曾在巴哈欧拉陵殿附近规划和开辟了一座花园，每周亲自担水灌园。等祂获得自由，可以拜访巴吉宅邸时，祂立刻恢复了昔日的辛勤劳作。现在，每逢周五和周日，祂每天提水灌溉达六十次之多，即使达官贵人来访也不例外。

然而，祂现在已是六十五岁的人，经年累月的苦难严重损害了祂的健康。由于从事这份体力劳动，祂不时犯病。当地和朝觐的巴哈伊为此感到焦虑，请求阿博都-巴哈别再亲自担水，允许由他人代做。阿博都-巴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是祂哀伤的模132样，却让这些巴哈伊悔不该提出这项请求。两个星期以后，阿博都-巴哈召集他们，对他们说，祂已经遵从了他们的愿望，可是那项服务总是给祂带来无比的愉悦和内心的宁静。祂询问他们，现在可否让祂继续从事这项服务，祂希望他们完全凭良心回答。他们这群如此忠诚的人，眼见祂的快乐在此，又如何忍心拒绝呢！

土耳其政权更迭后，阿博都-巴哈仍然住在阿卡。不过在巴孛遗体安葬完毕后，祂选择去海法居住，那里专门为祂建造了

一座房子。自此，祂再也没有踏足阿卡城墙之内。昔日进入阿卡城堡时，祂年方二十四；而今摆脱桎梏，迈出该城时，祂已是六十五岁的人。

如今，巴孛陵殿已是一处朝觐之地。一名阿什哈巴德的巴哈伊（即阿迦·米尔扎·贾法尔-哈迪沃夫，原先住在设拉子）出于感动，捐资在陵殿附近建造了一座朝觐者招待所。这座招待所俯瞰海法城，阿卡湾和阿卡平原尽收眼底。招待所竣工后不久，阿博都-巴哈正是站在这座建筑的阳台上，讲述了卡尔迈勒山和阿卡湾，以及眼前两座城市的未来景象。站在祂身后的是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阿博都-巴哈西方之行的秘书和记录员）。祂问米尔扎·马哈茂德是否看到了眼前的辉煌景象。可怜的米尔扎·马哈茂德回答说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城，也就是海法；一个几乎废弃的港口，没有任何港埠设施；弧形海湾是一片不毛之地，远处的阿卡城墙隐隐可见。但是，阿博都-巴哈却看到了两座由海湾相连的城镇；一个停泊着世界各国轮船的壮观港口；沐浴在夜幕灯火之中的卡尔迈勒山，像一颗珠宝般闪耀着光辉；各种宏伟的机构，为全人类的需要服务，鼓舞全人类的精神。祂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世界大都会，坐落在这片自亚伯拉罕时代起便已神圣的土地上。

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在《比赫贾图-苏杜尔》一书中，道出了巴哈伊的期望，他们希望身为巴哈欧拉继承人的阿博都-巴哈，能够随着年岁的增长，体格也像其父一样健壮。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因为长年以来，忧患和苦难严重地压榨着祂，折磨削弱了祂的身体，各种疾病纷纷伤害祂。他继续写道，阿博都-巴哈为了不让信徒们担忧，从来不讲自己的病情，哪怕有时非常严重。医生们劝祂换换环境，离开圣地一阵子。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表明，阿博都-巴哈所谓的换换环境，并不只是借着旅行各地改善健康，或者防止身体进一步衰颓，其实是祂走进西方世界的第一步，从而亲自传扬父亲的天启。阿博都-巴哈能旅行还有另一个明显的原因。米尔扎·穆罕默

德-阿里及其党羽现在已经彻底不得人心，即便阿博都-巴哈不在圣地，让他们占尽地利，他们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来损害巴哈伊的团结，而这个事实也注定他们必将走向没落。当时，阿博都-巴哈在致一位伊斯肯德伦（旧称亚历山大勒塔）的巴哈伊的书简中，特别强调了这个事实。

1910年3月21日，美国巴哈伊创办了刊物《巴哈伊新闻》^①，该刊1910年10月16日第12期刊登了一封从海法寄给伊莎贝拉·布里廷厄姆的书信的一部分。这封信写于8月29日，其中写道：

134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消息。四十二年来，阿博都-巴哈第一次离开了圣地，已经抵达埃及。想一想这一步的意义何其重大！神圣经文上的众多预言从此实现……闻知阿博都-巴哈离开圣地的消息，所有人无比惊愕，因为没有人知道祂打算离开，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知晓此事。祂离开的当天下午，来到了米尔扎·阿萨杜拉^②的家中看望我们，与我们在一口新掘的井旁同坐了一会儿，说来尝尝这口新井的水。我们并不知道那其实是一个道别。随后祂乘坐一辆马车，上山去了巴孛的陵殿。那天晚上同往常一样，信徒们聚集在阿博都-巴哈的家门前，接受我们日日获赐的祝福。但是我们却空等了一场，祂的一个女婿出来告诉我们，阿博都-巴哈已经乘坐埃及总督汽轮公司的轮船前往塞得港。^③

1910年12月12日第15期的《巴哈伊新闻》刊登了另一封来

① 后来更名为《西方之星》。

② 此前，米尔扎·阿萨杜拉曾负责将巴孛的遗体从伊朗运达圣地。

③ 该信的作者是悉尼·斯普拉格，他娶了阿萨杜拉的女儿为妻。斯普拉格是一名早期的拓荒传导师，其著作《印度和缅甸一年生活录》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斯普拉格为德黑兰塔尔比亚特巴哈伊学校的开办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们接下来将会再次提到他。

信，记录了阿博都-巴哈的埃及之旅。发信人是赛义德·阿萨杜拉-库米，即阿博都-巴哈旅行期间的随从。他写道：

135 你们询问阿博都-巴哈离开圣地前往埃及的始末，现予以陈述。阿博都-巴哈未曾告诉任何人他要离开海法。临行那天，他前往卡尔迈勒山拜谒了巴孛陵殿。自那座上帝之山下来之后，便直接登上了轮船。此时，大家才明白了他的计划。在过去的两天里，阿博都-巴哈曾召唤米尔扎·努尔丁、守基·阿芬第、霍斯劳^①和本仆人到跟前，最后确定米尔扎·穆尼尔-扎因和阿卜杜勒-侯赛因（这位朝觐者当时正准备离开圣地）陪同他共赴埃及。当米尔扎·努尔丁抵达塞得港时，其兄弟米尔扎·穆尼尔便返回了海法。

阿博都-巴哈在塞得港停留了将近一个月，开罗的上帝之友纷纷前来拜见他。有一天，他叫我陪他去城里的街上走走。他说：“你记得我告诉过朋友们，我不愿意告诉他们我的计划，这其中蕴藏着智慧。你现在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了吗？”我回答说：“是的，我记得您说过这句话。”他继续说道：“对，这其中的智慧便是，我必须依照圣道的要求而采取行动。为了弘扬圣道，但有所需，我片刻不会迟疑！现在，圣道需要我来到这些地方，可如果当时我就暴露了我的意图，如今许多问题将会涌现。”

136 在此期间，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忙着散布各种荒谬的谣言。他告诉阿卡的都主教（一位与他同阵营的牧师），阿博都-巴哈已经逃离了圣地。都主教致电一名雅法的手下，命令他查明阿博都-巴哈是否已经赶赴埃及。这名手下登上埃及总督汽轮

① 米尔扎·努尔丁-扎因是扎因-穆加拉宾之子；守基·阿芬第是阿博都-巴哈的外孙，被他任命为上帝之道的圣护；霍斯劳是阿博都-巴哈的随从，为缅甸人。

公司的轮船，与阿博都-巴哈面对面相遇。该男子竟然鲁莽地向阿博都-巴哈确证身份。泊岸后，都主教的手下拍发如下电文：

“此人已登船。”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塞得港，一个都主教的人前来确认阿博都-巴哈的行踪。

在塞得港停留一个月后，阿博都-巴哈再次悄悄登船离开。祂原本拟赴欧洲，但是祂的身体状况显然无法承受如此艰巨的旅行，于是祂在亚历山大登岸。就是在那座古老的城市里，发生了一场突然的转变。埃及的新闻记者以前公开仇视阿博都-巴哈，现在却主动拜见祂，语气也发生了明显改变。不仅如此，他们的文字中还流露出了对阿博都-巴哈的高度赞美。谢赫·阿里·优素福是一家阿拉伯语报纸《穆艾亚德》的编辑，此前曾刻薄攻击巴哈伊及其信仰，呼吁采取严厉措施制裁他们，如今他拜访了阿博都-巴哈，并在10月16日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米尔扎·阿巴斯·埃芬迪》。那篇著名文章的开篇写道：“米尔扎·阿巴斯·埃芬迪阁下已经驾临亚历山大，祂是阿卡城博学广识的巴哈伊领袖，也是全球巴哈伊的权威中心。”据作者描写，阿博都-巴哈起初下榻在维多利亚酒店，几天后迁往一间租屋。作者继续写道：

祂是一位年高德劭的人，尊贵庄重，学识渊博，精通神学，熟谙伊斯兰历史及其宗派与发展……凡是与祂会晤之人，都会发现祂博学多闻，谈吐迷人，能够抓住人们的心与灵，祂献身于人类一体的信念……祂的教导和指引都环绕着一个主轴，即抛弃偏见——宗教的偏见、种族的偏见、国籍的偏见。

137

还有一个著名事例也印证了人们态度的转变。有一家波斯语周刊《齐赫里赫-尼玛》，其编辑米尔扎·阿卜杜勒-穆罕默德-伊拉尼，即穆阿迪卜-苏丹，过去与许多侨居埃及的同胞一样对巴哈伊毫无好感。现在，他针对阿博都-巴哈旅行的报道充满着尊敬与赞美。就连老对手米尔扎·穆罕默德-迈赫迪汗，即

扎伊姆-道莱，⁸⁰也数次拜会阿博都-巴哈，且不乏崇敬之心。阿博都-巴哈在亚历山大逗留期间，正好赶上伊斯兰历正月。这是侯赛因殉道的月份，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和伊斯兰教的第三伊玛目，当年他与先知家族的许多其他成员一起殉道。这场悲剧发生在伊历61年正月的第十天，也就是公元680年10月10日。从那时起，什叶派信徒每逢此月便哀悼侯赛因的殉道。在整个正月以及接下来的索法尔月（伊历2月），什叶派信徒不管身在何处，都会采取某种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哀悼之情。他们会举行各种聚会，讲述穆罕默德家族的苦难和英雄事迹，以及敌人们的叛逆与残忍。亚历山大的波斯人邀请了阿博都-巴哈参加他们的聚会，祂欣然赴会并受到了最高的尊敬。有人讲述了那个发生在卡尔巴拉^①的令人心碎的故事，阿博都-巴哈送给此人一件长袍，以奖赏他的才华与忠诚。祂还送给主人一些钱款，以代祂举行一场纪念会并周济穷人。

138 英国的仰慕者韦尔斯利·图德-波尔^②，在那年秋天拜访了阿博都-巴哈。他的信函刊登在了1911年2月7日的《巴哈伊新闻》上，信中讲述了此次拜访的经过。他写道：

你们可能想听听我最近在亚历山大附近的雷姆莱拜访阿博都-巴哈的故事。1910年11月下半月，我在亚历山大和开罗市待了九天。自从塞得港过来，阿博都-巴哈的健康已经大为改善，比以前更加强健且有活力了。祂谈到了很多在美国的工作情况，祂无疑在这方面花了相当多的心思。祂还谈到了一些欧洲中心的工作情况，其中包括伦敦，祂希望英国在明年能够大有作为……明年7月在伦敦举办的“全球种族大会”上，将会宣读一篇巴哈伊论文。

阿博都-巴哈已经受邀在全球种族大会上发表演讲，不过祂

① 此地位于幼发拉底河畔，侯赛因在此殉道，其陵殿亦建造于此。

② 即后来的图德-波尔陆军少校。

决定将离开埃及的日期延后。5月初，祂前往开罗，暂居于附近的扎伊屯。随着阿博都-巴哈在埃及逗留时间延长，当地报纸赞赏和友善的程度也日增，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穆盖塔姆》于前一年，即1910年11月28日，刊载了一篇高度赞扬祂的文章。其他报纸如《金字塔报》和《瓦迪亚-尼尔》，亦不吝赞美之辞。在开罗，谢赫·穆罕默德-巴希特（埃及的穆夫提）和谢赫·穆罕默德·里沙德（埃及总督的伊玛目）拜访了阿博都-巴哈，祂也回拜了他们两人。一个星期五，祂参拜了赛义德·宰纳卜的陵殿，并做了周五祈祷。埃及总督阿巴斯·希勒米二世^①也拜访阿博都-巴哈，著名的奥斯曼帕夏负责安排此次会面，他后来证实埃及总督向阿博都-巴哈致以崇高敬意。他们的会面不止一次。英国领事馆驻东方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②曾于1909年在阿卡狱城初次认识阿博都-巴哈；如今在埃及，用他自己的话说，“有幸引荐阿博都-巴哈给基奇纳勋爵，后者被阿博都-巴哈的品格深深打动，可谁又不是呢？”⁸¹《希拉勒》杂志的杰出作家和知名编辑乔治·扎伊丹是又一位拜访阿博都-巴哈的埃及名流。诚然，许多人来到了祂的尊前，其中包括不同职业的人群，如传教士、贵族、官员、管理者、议员、文人、新闻记者和政论家；不同的种族，如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贫困者也走近祂，且都快乐而返。

139

阿博都-巴哈所取得的胜利已经响彻埃及，接着，祂将目光转向了欧洲。1911年8月11日，祂登上了开往马赛的马西嘉号轮船。

① 1914年11月他在伊斯坦布尔之际，遭到英国当局罢黜。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德国的作战阵营。

② 后来的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获封二等勋爵士和司令勋章）。

第十章 “人类力量的新周期”

阿博都-巴哈在托农莱班休息了几天，然后赶往伦敦，于1911年9月4日星期一抵达。祂选择了大英帝国首都作为祂首次公开露面的地点。一个星期后，祂在伦敦市教堂向教众发表了演讲。在基督教西方纷繁的历史中，那一天无疑占据着重要一页，然而，不管是西方还是其他地方的人，都未曾意识到这一点。在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哪个世界性宗教的公认领袖自东方——一切宗教的发源地——赶来，在西方教众面前发表公开演讲。我们都知道，基督授予其至高权威的彼得，曾经拜访过罗马，向当地民众进行了宣说。即便如此，彼得从未被称为“基督的代理人”，他也未能在当时世界的主要首府向市民发表公开演说。然而，上帝却赋予了阿博都-巴哈这项殊荣。1911年9月10日星期天在伦敦霍尔本区市教堂的讲道坛上发表演讲，这是阿博都-巴哈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在此之前，祂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公众面前作过任何公开演说或讲道。以下是祂的演讲辞：

尊贵的朋友们，上帝的探寻者！赞美归于上帝！今天，圣道之光普照全球；天国花园的馨风吹遍各地。万国听见了天国的召唤，圣灵的气息充满了一切忠信者的心灵。上帝的圣灵正在赐予永生。在这个绝妙的时代，东方已被照亮，西方芬芳四溢，各处的灵魂呼吸着神圣芳香。人类大同之洋翻滚着喜悦的波浪，因为人类的心灵和心智获得了真正的交流。圣灵的旗帜在高高飘扬，

人类目睹了它，确知这个新时代已经降临。

这是人类威能的新周期。世界的所有地平线都明光灿灿，世界将真正变成一座花园、一个天堂。这是人类之子结成一体的日子，所有种族和阶级聚拢一起的时刻。你们已经摆脱了古老迷信的束缚，这些迷信让人类愚昧无知，摧毁了本真人性的基础。

上帝赐予这个开明时代的赠礼是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大同和宗教同源。各国间的战争必将终结，至大和平必按上帝的旨意而降临；世界将被视为一个新世界，四海之内皆兄弟。

古时，人类与动物的斗争滋长了好战的本性。这种本性在今天已无必要，与此相反，合作与理解正在带给人类最大福祉。敌意只是偏见之果。

巴哈欧拉在《隐言经》中说：“万象之中唯正义最可爱。”赞美归于上帝！在这个国家，正义的旗帜已被高高举起；人们正在付出巨大努力，让所有人享有平等和真正的地位。这是所有高贵者的期望，是今天对东方和西方的共同教导。所以，东西方应当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应当像久别的情侣重逢那样紧紧拥抱。

上帝唯一，人类一体，宗教同源。让我们崇拜上帝，赞美祂的一切伟大先知和圣使，正是祂们彰显了祂的荣耀与光辉。

142

愿永恒者赐予你们丰饶的福佑，让每个灵魂都按其所需自由获取。阿门。⁸²

此次演讲开启了阿博都-巴哈掌管教务的新阶段，从任何方面来说，这个阶段无与伦比。祂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在健康堪忧的情况下，走进座无虚席的演讲厅，面对苛刻的听众，向基督教西方宣示祂父亲的信仰之基本真义。祂在一个又一个聚会上演讲；祂一天又一天地会见络绎不绝的访客；祂耐心地

与新闻记者座谈；祂与功成名就之士交流；祂主动寻觅贫穷困苦者，慷慨奉献自己的爱心。此外，祂拒绝谄媚逢迎有权、有势、有钱的人。

阿博都-巴哈在市教堂的讲坛上说出这些话时，世界并非一个和平的局面。在西方之旅中，祂确实一次又一次地警告：此时的欧洲正如一个巨大的兵工厂，一粒火星便能将其引爆。1908年的波斯尼亚事件已经把欧洲推向了战争的边缘，而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让欧洲离战争仅一步之遥。1911年9月底，对的黎波里塔尼亚怀有觊觎之心的意大利，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很快成为了该地区南部领地——苏丹的宠仆曾欲将阿博都-巴哈放逐此地——的新主人。翌年，希腊人、马其顿人、斯拉夫人，以及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小邦民族，他们虽然彼此仇恨，却因奥斯曼帝国这个更大的共同敌人而团结起来，他们群起羞辱了青年土耳其党的新政权，导致欧洲再次濒于战争边缘。但是，德皇威廉和爱德华·格雷爵士阻止，或者说延迟了这场灾难。莫纳斯提尔和萨洛尼卡——青年土耳其党当年的策源地，并在此起义推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权——永远地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大灾祸终于在1914年降临，波及五大洲。对于欧洲来说，此举无异于自杀。它的至尊地位遭到动摇，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倾圮。邦国分裂，古老帝冠蒙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直折磨和扭曲那些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的种族主义，戕害了各国圣灵，玷污了他们的人性。1939年那场战争不仅留下了惨剧梦魇，而且也滋生了折磨和威胁全人类的新仇恨。

然而，在1911年9月的那一天，在市教堂的讲坛上，阿博都-巴哈向众人描述了一个人类即将迈入的世界。巴哈欧拉向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庄严地宣称：这个世界必将到来。巴哈欧拉的降临、努力和允诺，都预言了这样世界的到来。巴哈欧拉说，“……这些无益的冲突，这些毁灭性的战争，必将结束，‘至大和平’必定到来。”

萨拉·路易莎，即布洛姆菲尔德夫人（阿博都-巴哈称其为“西塔里·哈努姆”^①），将自己位于卡多根花园97号的公寓贡献出来，供阿博都-巴哈使用。

“祂来了，可谁人又能描述祂的样子呢？”她写道。

我们注视着祂，一种充满爱与敬畏的宁静征服了我们。祂体态优雅，身着一件简单的白袍，外面罩着一件浅色的波斯长袍。祂头戴一顶低檐的塔杰帽，帽上缠有一条雪白的细亚麻头巾。祂曾经黑色的头发和短须如今已泛雪白。祂的眼睛很大，呈蓝灰色，眼睫毛既长又黑，眉宇俊朗。祂的脸呈椭圆形，肤色如暖人的象牙白，鼻子挺直优雅，双唇坚实且柔和。这些仅是外在细节的描写，意在传达祂迷人的内在人格。

144

祂的身材如此完美匀称，散发着如此的高贵儒雅，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祂似乎是爱与理解、同情与强力、智慧与威权、力量与朝气的化身，这些特质似乎掩盖了祂多年来所肩负的重担，那些年头何其艰辛啊！

人们可以清晰看到祂的美善和慈悲，这使祂的内在优雅胜过了一切外在表征。当祂张开双手走来时，这种内在光辉时刻流露于祂的目光和言行之中。⁸³

以自由思想和开明态度而闻名英国的R. J. 坎贝尔是市教堂的牧师，正是他邀请了阿博都-巴哈向他的教众发表了演讲。9月13日的《基督教共同体》刊载了一篇六栏专文，标题为《走向灵性团结：阿博都-巴哈采访录，阿巴斯·埃芬迪与文学硕士R. J. 坎贝尔牧师的对话》。这份报纸详尽地报道了阿博都-巴哈的伦敦之行。不仅如此，它还刊载了一系列文章，讲述了巴哈伊信仰的工作、目标和发展。正如《基督教共同体》所报道的那样，R. J. 坎贝尔牧师在那次访问中说：“我盼望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阿博都-巴哈答道：“这证明我们彼此同心。”R.

① 意即“明星”。

145 J. 坎贝尔牧师回应称：“确实如此。”他继续说道：“我很高兴您决定来英国，即便你只能在此短暂停留。”阿博都-巴哈答道：“我离开埃及后就决定赶往这里，不过我在日内瓦湖先待了几天，透透空气。”

阿博都-巴哈造访市教堂期间，曾在讲坛的《圣经》上写下了三行字：“这是一部上帝的圣书，蕴藏着上天的启迪。这是救赎的圣经，高贵的福音。这是天国的奥秘和光芒。这是神的恩赐，是上帝指引的征象——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教堂遭到直接轰炸，讲坛上的《圣经》被毁。所幸，《基督教共同体》保存了阿博都-巴哈写在那本《圣经》上的文字摹本。

（布洛姆菲尔德写道）抵达伦敦后不久，阿博都-巴哈接见了威尔伯福斯副主教。那是一场不同寻常的会面。我们亲爱的副主教朋友，坐在阿博都-巴哈旁边的一张矮椅上。阿博都-巴哈用优美的波斯语与他交谈。他将一只手抚摸着副主教的头，长谈许久，回答了对方的许多问题。很明显，他们的交流不止于表面的谈话，因为两人的内心都深受感动。正是在此次会面中，阿博都-巴哈受邀在下周日前往威斯敏斯特市的圣约翰教堂发表演讲。⁸⁴

146 9月17日，阿博都-巴哈在威斯敏斯特市的圣约翰教堂^①发表了演讲。威尔伯福斯副主教将主教的座椅置于高坛之上，站立在阿博都-巴哈之侧，翻译祂的讲话。9月20日的《基督教共同体》如此写道：

威尔伯福斯副主教长时间来密切关注巴哈伊运动。十八个月前，他致函阿博都-巴哈。“揭去面纱，”他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体。”阿博都-巴哈从家乡阿卡

① 这座位于史密斯广场的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遭到炸弹袭击。

回信：“面纱很薄，必将彻底揭去。”

上周日晚上，所有出现在威斯敏斯特市圣约翰教堂的人，无不意识到面纱正在揭去。威尔伯福斯副主教主持的出色的代祷仪式，就是明证之一……接着，威尔伯福斯博士向众人介绍了这位导师——他称之为“教长”。他说此人来到伦敦是为了强调团结，来出席当晚在圣约翰教堂的聚会以宣扬团结的意义。“无论我们的观念如何，”副主教说：“我相信，我们应该共同欢迎这位为了友爱之道，被监禁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人”……副主教暂时走出教堂，教众们满心期待着。不久，卸下白袍的副主教同阿博都-巴哈一起走回教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位巴哈伊运动的领袖身上。阿博都-巴哈穿戴着传统的东方衣袍和帽子，与那位西方领袖手牵手走来，此刻，面纱确实正在揭去。

他们走过通道，迈上高坛，来到专门为阿博都-巴哈准备的主教座椅旁。威尔伯福斯副主教站在讲经台上，向众人介绍了这位“美妙”的访客。他讲述了这位访客的监禁生活、苦难、勇敢、自我牺牲，以及清晰而辉煌的信仰……随后，阿博都-巴哈站起身来。他的演讲清晰，语调优美，手势自如，尽管他说的是波斯语，可是听众们似乎能够完全领会他的意思……

以下是阿博都-巴哈向西方听众第二次演讲的摘录：

147

尊贵的朋友们！上帝天国的探寻者啊！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在寻觅上帝。一切存在都属于祂。然而，神性实在却超越了人的领悟能力。

出现于我们脑海里的神的形象，是我们幻想的产物，它们存在于我们想象中。这些幻想不等于真相。真相在本质上是难以言表的。

神性无法被领悟，因为只有祂才可以领悟一切……

人也是真实存在，他被上帝所理解。所以，人对上帝的理解只是部分而已，并不完整。神是真实的真理，实际的存在，难以言表。神性本身囊括一切，却不囊括于一切……

但神性的本质，那真理之阳普照寰宇，将光线洒向万物。每种造物都从中吸取能量。而人类，由于其包含了矿物、植物、动物的完美性以及自己的独特品性，所以他是最高贵的造物。在圣书里，人被描述为依上帝的形象而被造。隐藏的奥秘被他发现，隐蔽的秘密被他揭穿。人类借着科学和技术，将隐藏的力量引入可见的世界。人类察觉到万物中的隐秘法则，并利用之……

假若我们宣称，镜子里可以看到太阳，我们并不是说太阳本身已从神性至高天宇降临镜子上！这是不可能的。神性的本质昭示于显圣者身上，祂的神圣光华耀眼夺目。

148 因此，人类始终受到上帝先知的教诲和引导。上帝的先知乃上帝的中介。所有先知和圣使都来自同一个圣灵，肩负上帝的启示，适应于祂们现身的那个时代。祂们拥有同一圣光，互为同一。但永恒者不会成为暂时的现象，而现象也绝不能变得永恒。

伟大的使徒圣保罗说过：“我们可以敞着脸瞻仰祂，好像镜子一样反映着主无上光荣，自己也渐渐变成了主的容貌一般，荣上加荣。”

随后，阿博都-巴哈举起双手，以一篇祷文结束了祂的讲道：

宽仁的上帝啊！神圣的教育家！这个聚会因念记你的圣名而陡然生色。你的儿女面向你的天国，心情愉快，灵魂愉悦。

仁慈的主啊！请让我们悔改自己的过错！接受我们

到你的神圣天国，赐予我们一个脱离谬误的住所；赐予我们宁静，赐予我们知识，向我们开启你的天堂之门。

你恩赐所有人！你是宽仁者！你是仁慈者！⁸⁵

威尔伯福斯副主教请阿博都-巴哈祝祷，并说：“我想我们应该跪下来领受。”随后，伴随着教众吟唱圣歌《千古保障歌》，阿博都-巴哈与副主教手牵手走下通道，进入圣物间。

在史密斯广场，一些救世军成员正在举行祈祷仪式。阿博都-巴哈对他们的信仰和勇气大加赞赏。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写道：

阿博都-巴哈在我们的房子居住期间，访客如云，这段历史也充满了与这些访客相关的故事。

149

这些朝圣者，这些贵宾，这些访客啊！回首那段日子，我们的耳边似乎又回响起他们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脚步声！每一天，从早到晚，访客络绎不绝。⁸⁶

这些访客构成了一幅人类的缩影，其中包括了所有信仰的领袖。这些宗教领袖中，大多数人怜悯宽厚、思想开明，但是也不乏一些顽固自负、观念偏狭之辈。彼得·Z. 伊斯顿牧师就是后者之一。他于9月21日拜见了阿博都-巴哈。此次见面后，他随即向巴哈伊信仰发起了恶毒的攻击。他在《英国教士》期刊中如此写道阿博都-巴哈：“我发现 H. H. 杰瑟普博士的描述没错，祂确实是一个和蔼友善、彬彬有礼的人。祂很高兴能够找到一个西方人，可以用鞑鞑土耳其语跟祂聊天。这种语言在波斯的阿塞拜疆地区使用，本人自1873年起就在那里以及邻近的高加索地区传教。”接着，他抱怨阿博都-巴哈回避他所提出的问题，抱怨阿博都-巴哈改变话题。可他的问题又是什么呢？然而，在阿博都-巴哈看来，“《新约》中的教义，即向上帝忏悔，信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祂，我们才能走向天父”，又何须添加之辞呢？显然，彼得·Z. 伊斯顿牧师想要的，只是一场舌战。由于没有得到预

想的答案，这位愤怒的牧师遂说，他只好他处另寻高明。悉尼·斯普拉格曾在他的著作《巴哈伊运动史话》中提到过戈比诺。这下，伊斯顿先生将会找到他想要的答案。戈比诺在《中
150 亚的宗教与哲学》一书中，将巴比信仰定义为“从伊朗人头脑中固有的泛神主义思想，所发展出的最新的折中产物”。由此，伊斯顿先生便匆匆下结论：“那么，我们对于这场运动，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概述。它只是一场泛神论运动，无关乎基督教，甚至是伊斯兰教。它自波斯历史之初便已开始，直至今日。这场运动与其他泛神教派运动无异，比如摩门派、通灵派、神智学、基督教科学派等。”伊斯顿先生确实观点惊人，他将基督教科学派列于泛神论阵营，绝非平凡之举。他甚至系统地阐述了泛神论的定义。但是，他不是一个小明的神学家。接着他开始诋毁巴哈欧拉，并且鲁莽地说道：“简言之，祂是一个道德和灵性魔鬼，祂通过提升自己以抗衡上帝或那万民崇拜者。成为一名巴哈伊，即意味着将这位敌基督者置于上帝以及我主基督耶稣之父的地位。这就是如今祂引诱我们的大不列颠民众去做之事。”在列举了一些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类比之后，伊斯顿先生居然表达了自己对阿博都-巴哈的希望和关切：“我为阿博都-巴哈感到难过。祂在这种环境体系下长大，已经深陷其罗网。鉴于我最近的一些听闻，我真心希望某些真理之光能够照射在祂的身上。愿上帝大发慈悲，打开祂的眼睛，得见耶稣的真理……”

伊斯顿先生并不满足于这一篇文章，他还将恶毒的言语刊登上了《福音基督徒》杂志。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当时正居住在贝鲁特，他从叙利亚新教学院^①的学生那里闻知了伊斯顿先生
151 第二篇文章的内容。于是，病榻之上的他亲自执笔，写下了一篇铿锵有力的论文，驳斥彼得·Z. 伊斯顿牧师。这篇论文就是《辉煌的证据》，后来奉阿博都-巴哈的指示被译成英文，并在

① 1920年更名为“贝鲁特美国大学”。

芝加哥发表。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写道：

阿博都-巴哈阁下呼吁欧洲人提升崇高的人性境界，彼得·Z. 伊斯顿却教人诽谤、诅咒、虚假和谗言！

阿博都-巴哈阁下号召世人团结与和睦，彼得·Z. 伊斯顿却诱导世人走向分裂与不睦！

阿博都-巴哈阁下在祷告会上，向天高举祝福之手，恳求至能天庭降赐福佑与慈悲予欧洲人，彼得·Z. 伊斯顿却企图在学术杂志上，力证东方民众远离那些可嘉的基督品格，更甚者，他还渴望折磨与惩罚降临他们身上！

阿博都-巴哈告诫人们，“言不揭人短，行不害人身”，彼得·Z. 伊斯顿却声称，至少有三百万民众，不值得祝福或领受天恩。

因此我想知道，我们如何辨别存在之树的善果与恶果？如何领悟与诠释这句福佑的话“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在我看来，除此之外，别无准绳。彼得·Z. 伊斯顿只能这样教诲人。⁸⁷

《辉煌的证据》彻底回应和推翻了伊斯顿先生的观点。

随后在巴黎，阿博都-巴哈接受了一些教会名流的访问。这些人的思想一如伊斯顿先生之流。听听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吧。

一天下午，来了一群人。他们的言语中透露着偏执、苛刻和恶毒。他们强烈谴责不同己见者，“假装热爱上帝，却无刻不痛恨世人”。他们那层薄薄的伪装外衣，教长敏锐的双眼轻易便能看透。也许，他们是害怕真理之光喷薄而出，照射到他们陈腐教会的黑暗角落。新启示如此伟大，他们狭隘的灵魂和拘束的心灵根本无法容纳。

此次访问让阿博都-巴哈备感沉重，同时心力交瘁。

当祂说起这次访问，眼中便流露出一种怜爱，同时表现出深深的不悦神色，仿佛祂要清洗这受玷污的人类殿堂，清除那窒息灵魂的病菌。然后，祂以一种让人心生畏惧的威权之声说：

“耶稣基督乃是怜悯之主，这些人居然以祂的名号自称！他们简直令基督蒙羞！”

祂全身战栗，裹紧了长袍，然后做了一个坚定的手势，仿佛与他们荒谬的观念势不两立。⁸⁸

9月30日，阿博都-巴哈在神智学会上发表了在伦敦的最后一场演讲。著名会长安妮·贝赞特夫人此前曾拜访过阿博都-巴哈，她邀请阿博都-巴哈光临他们的新总部发表演讲。主持此次会议的是另一位重要的神智学者是A. P. 辛尼特。在这次会上，阿博都-巴哈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巴哈欧拉信仰的一些基本原则。

“这是巴哈欧拉教义的一个简单概述，”祂说，“为了确立这些教义，巴哈欧拉遭受了极大的艰难与困苦。祂频遭监禁，屡受迫害。然而，祂在（阿卡）要塞建造了一座灵性宫殿，从栖身的黑暗牢房向全世界发出了耀眼光芒。”⁸⁹

153 在索恩伯勒-克罗珀夫人的邀请下，四百六十名“代表”在阿博都-巴哈临行的前一天，赶到塔维斯托克广场的帕斯莫尔·爱德华中心^①，在礼堂里举行了一场告别仪式，仪式由迈克尔·萨德勒教授主持。祂的英国之行已经接近尾声。

今晚，我们汇聚一堂，为阿博都-巴哈送别。祂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带来了教义，我们因此感谢上帝。祂利用祷告的力量为混乱的思想带来了圣光，为恐惧之地带来了希望，为充满怀疑之人带来了信仰，为备受煎熬的心灵带来了博爱——这博爱征服了自私自利和恐慌。

虽然我们各有所忠，但阿博都-巴哈为我们所有人带

① 现在的玛丽·沃德中心。该大厦根据汉弗莱·沃德夫人的名字命名，她是《罗伯特·埃尔斯梅尔》一书的作者，为该中心的成立付出了巨大贡献。

来了团结、同情与和平的信息。⁹⁰

告别仪式中，发表演讲的人还包括理查德·斯特普利爵士和著名的犹太教徒克劳德·蒙蒂菲奥里。阿博都-巴哈清楚地宣示了祂父亲降临的佳音：

祂（巴哈欧拉）为世界带来了指引之光，点燃了爱的火焰，启示了真爱者的伟大实在……

祂的使命是将无知的狂热变成博爱，在其信徒的心里奠定人类大同的基础，真正实现人类的平等……

然而，巴哈欧拉的整个一生都是在巨大考验和残酷暴政下度过的。在波斯，祂身陷囹圄，镣铐加身，生活在刀剑日日逼，鄙视、鞭笞时时临的环境下……

154

正如东西方都受到同一个太阳的照耀，一切种族、国家和信徒都应被视为同一上帝的仆人。天下乃一家，各国人民不管其知晓与否，都沐浴在同样的上帝仁慈之中。上帝创造了万物，并供养万物。祂在其恩典的庇荫下指导和训练它们。我们应当效法上帝亲身为我们树立的榜样，抛弃一切前嫌与争端……

将来，会传来许多关于巴哈欧拉的不实报道，以阻挠圣道的传播。我告知你们这一点，是希望你们有所警觉，有所防范。

我祈愿你们享有天国的所有美妙。在同你们分别之际我深感难过，谨向你们说一声“再见！”⁹¹

阿博都-巴哈于10月3日启程前往巴黎。临行当天早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但祂丝毫没有要走的迹象，只是一味伏案写字。让我们再次听听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的生动讲述吧。

阿博都-巴哈平静地坐在桌前写字。我们提醒祂去火车站。祂抬起头，说道：“还有一些比赶火车更重要的事情。”说完继续埋首写作。

突然间，一名男子匆匆跑进房间，气喘吁吁，手里拎着一个美丽的白花环。他向教长深深鞠躬，然后说道：“以圣洁者琐罗亚斯德之门徒的名义，我称呼您为那应允者巴赫拉姆王^①！”

接着，这名男子象征性地将花环戴在阿博都-巴哈的头上，然后将玫瑰精油涂抹在现场每一位惊讶的朋友身上。

155

这场简短却感人的仪式结束后，阿博都-巴哈才小心翼翼地摘下花环，赶往火车站。^②

我们目睹了这个世界上神秘圣剧中的庄严一幕。⁹²

到目前为止，我尚未描述过阿博都-巴哈丰富的幽默感。祂在伦敦最后一天下午发生的一个小事件，便可为证。有一名记者想知道阿博都-巴哈接下来的计划。出乎记者意料的是，阿博都-巴哈用英语回答准备去巴黎，然后返回埃及。记者感叹说，阿博都-巴哈的英语说得真好！于是，祂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口中念着一些复杂的英语单词，比如“河马”^③，然后笑着说，“我会说很难的英语单词。”

有一天在圣地，祂嘱咐一名美国巴哈伊哈伦·奥伯前往印度。哈伦·奥伯确实为了巴哈伊信仰远游四方，但在当时，他并不想起程前往印度。几天后，阿博都-巴哈又嘱咐他去美国。

“可是，教长，”奥伯说，“我以为我是要去印度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也是这么想的。”阿博都-巴哈答道。

阿博都-巴哈在伦敦居停期间，曾两度拜访萨里郡的拜弗利特村。在该村的万纳斯丝绸厂，居住着一些来自帕斯莫尔·爱德华中心的妇女工人。我们围坐在祂的周围，祂让我们坐在窗边紧靠着祂的座位上。我们中间有一位病人受到了祂的亲切问

① 琐罗亚斯德教预言要来的显圣者。——译注。

②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保留着那个花环。

③ “河马”（hippopotamus）是一个很难发音的英语单词。——译注。

候。阿博都-巴哈坐下来问：“你们快乐吗？”我们脸上的表情肯定向他表明我们很快乐。然后他说：“我爱你们大家，你们是天国的儿女，为上帝所悦纳。你们在此虽然贫穷，但你们拥有丰富的天国财富。我是穷人的仆役。记住圣主耶稣的话吧，‘贫穷的人有福了！’即使尘世上的女王们都聚在这里，我也不会比此时更高兴！”

156

阿博都-巴哈知道我们有一个募捐箱，专门用来接济比我们更不幸的人。他立刻站起来说：“你们都是我疼爱的人，我想为你们做点事！我不能为你们做饭（他先前看到我们在厨房里忙活），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捐一些钱。”他带着甜蜜的笑容，在每个人身旁转了一圈，跟大家握手，并致以巴哈伊的祝福：“阿拉胡-阿卜哈！”⁹³

阿博都-巴哈第一次访英期间，造访过的城市除伦敦之外，就只有布里斯托尔。1911年9月23日至25日，他下榻在克利夫顿区的克利夫顿宾馆。人们在宾馆为他举办了一场欢迎会，大约有九十位布里斯托尔市知名人士到场。阿博都-巴哈也借此机会向众人讲述了巴哈欧拉：“正如昼夜更替，日落之后，黎明来临。耶稣基督像真理之阳显现于尘世的地平线上；即使这样，当人们忘记了基督的教义及其对全人类博爱的榜样之后，还是照样厌倦了尘世之物，于是，一颗圣阳再次于波斯耀然升起，新的启示降临，现在，这灿烂的光辉正在照亮各地。”⁹⁴

在伦敦市长的邀请下，阿博都-巴哈拜访了市长的官邸。他在谈话中如此说道英国：“若官员们视自己为百姓父母，则这个国家有福了。”

除了卡多根花园97号的每天访客聚会之外，许多巴哈伊——其中包括索恩伯勒-克罗珀夫人、埃塞尔·罗森堡女士、伊丽莎白·赫里克女士、玛丽昂·杰克女士^①（阿博都-巴哈

157

① 她是加拿大人，从始至终是一位坚定的拓荒者。她于1954年3月在保加利亚去世。

称其为“杰克将军”）——还为阿博都-巴哈安排了其他一些聚会，有些是在他们家中举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讲述了在东欣村詹纳夫妇家中举办的一场聚会。“他们家的三个小孩，爬到祂的膝盖上，”她说，“搂着祂的脖子。教长讲话时，他们就像小老鼠一样安静。祂一边抚摸着孩子们的头发，一边说：‘孩子们是受福佑的，基督曾说“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①。孩子们没有世俗的野心。他们心地纯洁。我们必须像孩童一样……’”⁹⁵

詹纳夫妇的家离里士满公园很近。阿博都-巴哈非常喜欢青葱的树木。祂走进公园，一群男孩和一个女孩正在比赛骑马驹。阿博都-巴哈看着他们，当看到女孩获胜时，祂非常高兴，一边鼓掌一边大喊：“太棒了！太棒了！”傍晚返回卡多根花园，必须经过蛇形桥。当时黄昏已过，灯火透过树叶的间隙闪烁着，那是一幅迷人的景色。阿博都-巴哈说道：“我很喜欢这样的景色。灯光是美好的，是最美好的东西。阿卡监狱非常黑暗。”站在祂身旁的英国巴哈伊们，都深深感受到了祂话语中的那份沉痛，同时也欣喜于祂终获自由。祂对此回答说：

自由不关乎处所……我在监狱很幸福，因为在那段日子里，我行走于服务之道上。

对我来说，监禁即是自由。

死亡即是新生。

贬抑即是荣耀。

因此，我的牢狱生涯始终是幸福的。

158

当一个人从自我的牢笼中释放出来时，那才是真正的自由！自我乃是最难挣脱之牢笼。

当一个人走出自我牢笼，他再也不会遭受囚禁。

一个人唯有满怀喜悦，而非消极被动地迎接各种悲惨坎

① 《马太福音》19:14。“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译注。

珂，他才能获得这种自由。⁹⁶

阿博都-巴哈抵达伦敦当天曾说：“这是一个备受福佑的日子。”祂的西方之旅正在展开。我们已经看到，并将在接下来的章节继续看到，那个日子所受的福佑何其丰盛。

第十一章 巴黎小居

巴黎在欧洲所有城市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因为欧洲大陆上的第一座巴哈伊中心便坐落于此。阿博都-巴哈在这个法国大都会总共待了九天。祂住在帕西河滨区卡蒙斯大街4号。德雷富斯-巴尼夫妇随侍于侧。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及其两个女儿玛丽·埃丝特和罗斯·埃莉诺·塞西莉亚，以及比阿特丽斯·玛丽昂女士（她们都曾在卡多根花园97号热忱服务过）也从伦敦赶来。正是由于她们的勤恳笔记，最终产生了一本无价的阿博都-巴哈谈话录。自1912年起，这本书多次再版，^① 畅销大西洋两岸。作为亲历者，霍勒斯·霍利表示说：“在伦敦，巴哈伊运动的社会与灵性层面得到了强调；因此在巴黎，巴哈伊运动的理性内容将被揭示，空前的阐释将会出现。”⁹⁷

特罗卡德罗花园毗邻卡蒙斯大街，阿博都-巴哈经常在花园里散步休憩。祂的出现自然会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祂总能博得人们的敬仰。一名车夫看到了祂，便停下马车，脱帽向祂致敬。阿博都-巴哈也恭敬地回礼。一个星期天，阿博都-巴哈来到了巴黎一个破旧的街区，那里的人们很不重视礼节。祂应邀在当地一座教区礼堂向教众发表了一场演讲。演讲结束后，祂在归途中遇到了一群嘈杂的民众。当时，有一个彪形大汉正挥舞着一大条面包，可他的眼光一接触到阿博都-巴哈，整个人便沉静下来了。随后，他再度挥舞起面包，急急为阿博都-巴哈开路。“让开！让开！祂是我的父！让开！”他对自己的同伴喊

① 英国版书名为《巴黎谈话》；美国版书名为《阿博都-巴哈的智慧》。

道。喧闹的人群分散开来，恭敬地立于两旁。阿博都-巴哈对着那些男女微笑，称呼他们为亲爱的朋友，并深深致谢。

与卡多根花园那座公寓的客厅一样，卡蒙斯大街公寓的客厅同样每天人流不息，只不过在巴黎，这些访客的构成更加多样，国籍也更多。阿博都-巴哈代表外邦来客发出了一项特别的恳求：

当你们同陌生的外国人相处时，别拘泥于陈规陋习，以免让人觉得你冷漠无情。不要怀疑他们，把他们当成惹事者、窃贼或粗俗之人。可有些人还是觉得小心为妙，不想因为结识这些也许是不受欢迎的人而遭受危险。

我希望你们不要只顾自己。对于陌生人……要友好相待。

去帮助他们，关心他们的膳食居停，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去询问他们，怎样能为他们效劳；要设法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快乐。

因此，即便有时候你最初的怀疑是正确的，还是要以诚相待。这种友善的态度会帮助他们改过自新。

我们为什么要把外国人当陌生人对待呢？……要把善待和广容天下人的巴哈欧拉教谕化为行动，你们不要满足于只用语言表达友谊，要让你的心为所有你遇到的人燃烧出炽热的爱火……

161

光是嘴上说说普天仁爱多么美好，大同理想多么崇高，又能有什么益处呢？只要这些想法未被付诸行动，它们就毫无价值。

世上的种种不公平之所以继续存在，就是因为人们只顾高谈阔论他们的理想，而没有努力把理想化为行动。要是行动代替了语言，那么世界上的苦难很快就会变为幸福和安乐。⁹⁸

每天早上，阿博都-巴哈在公寓的客厅里发表类似的讲话。访客无论远近，每天接踵而至。设拉子人氏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汗^①随同阿博都-巴哈来到了巴黎。齐卢苏丹^②当时也在巴黎避难，他遭到立宪派驱逐。经由前者引见，这位曾经迫害和折磨巴哈伊的王子，来到了阿博都-巴哈的面前。布洛姆菲尔德写道：

一天，一个地位颇高的波斯人来见阿博都-巴哈：

“我被逐出我的国家。我祈求您为我说情，让我得返故土。”

“你将获准回国。”

“我的部分土地被一个巴哈伊朋友买去了，我想重获那块土地。”

“他将分文不取地还给你。”

“站在您身后的那位年轻人是谁？可否为我介绍一下？”

162 “他是米尔扎-贾拉勒，伊斯法罕殉道的两兄弟之一的儿子。”

“我没有参与那次犯罪。”

“你在那次事件中的角色，我清楚。还有，你的动机，我也清楚。”⁹⁹

那位“地位颇高的波斯人”就是齐卢苏丹，他试图将责任推卸到他父亲的身上。

10月21日，阿博都-巴哈告诉听众：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幸福安康。我不仅不快乐，反而非常忧伤。班加西战争的消息使我感到痛心。我对世界上至今还存在人类残暴行径深感震惊。那些人怎么可

① 参阅本书边码第53页。

② 参阅书后第70条注释。

以从早到晚打仗，自相残杀，使他们的同类流血呢？究竟为什么？仅仅是为了争夺一块土地！就连动物之间争斗的动机也比这更直接且更合理！多么可怕呀，属于高级王国的人类竟然如此自贬身份，为了占领一小块土地而屠杀同类，让同类蒙受苦难！……土地不属于一个民族，而属于所有民族……还有什么比人类犯下的野蛮行径更痛心更可怕呢？！

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将全副心思凝聚在爱与团结上。只要战争意念一冒头，就要用更为强大的和平思想遏制它……不要丧失信心！要不懈努力！真诚和友爱将战胜仇恨……

今天，在这里有许多民族的成员，有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的兄弟姐妹，大家友好和谐地欢聚一堂。让这次聚会成为在这世界上注定要实现之理想的预示吧。这理想实现之时，上帝的所有子民都将明白，他们本是一树之叶、一园之花、一海之水、一神之子，而祂的名字就叫爱！¹⁰⁰

巴哈欧拉在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书简中，如此告诫全世界的君王： 163

啊，地球的君王们，团结起来吧！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你们间不和的风暴，你们的臣民才有安宁，唯愿你们明白。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一国对它国发动战争，你们大家应该一起反对它，因为这显然是唯一公正的。¹⁰¹

在《亚格达斯经》（《至圣经书》）里，巴哈欧拉向“美洲统治者和各共和国总统”提出如下忠告：

当以正义之手帮助困乏者，用主——命定者、全智者——的诫命之鞭痛击压迫者。¹⁰²

阿博都-巴哈的话题再次回到11月24日的黎波里塔尼亚屠杀

事件：

刚才有人对我说，这个国家发生了一桩可怕的意外。一列火车翻到河里，至少有二十人丧生。这件事将成为今天法国议会的议题，国家铁道局局长将会被传召到会讲话。议员们会就铁道的状况及事故的原因对他进行盘问。这将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我十分惊讶地注意到，二十人的遇难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何等的关注和骚动。而与此同时，在的黎波里有数以千计的意大利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被杀害，人们对这一事实却无动于衷，漠不关心！这起恐怖的大屠杀也没有惊动法国政府。可是，这些不幸的遇害者也是人啊！……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只是他们属于别的国家和民族。这些人是否惨遭屠杀对那些冷漠的国家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场大屠杀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影响！……这些其他国度的人也有妻儿母女啊！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每一座房屋都可以听到凄惨的哭嚎，也难以找到一个不受残酷战争祸及的家庭……

164

让我们为改善这个世界日夜奋斗吧！这些可怕的悲剧使我的心都碎了，我大声疾呼，但愿这疾呼能为其他心灵听见！¹⁰³

11月4日，阿博都-巴哈向客厅里的访客讲述了这些意味深长的话语：

要使你们的心超越现在，满怀信心地看到未来！今天，种子播到土里，籽果落在地上，而我们要看到那一天定会到来：种子长成挺拔的大树，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欢呼吧，高兴吧，那一天的黎明已初露曙光！你们要认识到它的威力，因为它的确是神奇的。上帝已给你们戴上了光荣的桂冠，将一颗闪耀的明星置于你们的心中；的确，它将照亮整个世界！¹⁰⁴

阿博都-巴哈每天阐释一项巴哈欧拉信仰的原则。一天，祂谈到“生存手段”这个问题：

巴哈欧拉教义的最重要原则之一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取生活之所需或平等的生存机会。

我们要这样安排人的生活境况：消灭贫穷，尽可能使每个人都得到与他的阶层和地位相应的舒适和福利。

我们看到，我们当中有的人腰缠万贯，穷奢极欲，而有些不幸的人却一无所有，忍饥挨饿；有的人拥有数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有的人却无处安身……

165

出现这样的情形是不行的，必须得到纠正。但是，具体做起来也要小心行事。因为绝对的人人平等是办不到的。

（绝对）平等只是一种幻想！它是完全行不通的！即便做到了这样的平等，也根本不可能长久持续，世界的整体秩序因此会遭到破坏。人类世界不能没有秩序的法则。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就已经作了如此的命定。

有的人聪明绝顶，有的人智能一般，有的人头脑愚钝。这三类人之间会有某种秩序，但不会是平等。聪明和愚蠢怎么能相等呢？人类就像一支大军，需要有将军、校尉和士兵等这样的职衔等级序列。等级对确保组织的有序性是绝对必要的……

当然，假如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的人却穷途潦倒，那就需要有一个组织来管制和改善这种状况。对富裕和贫穷做出限制都同样重要……

要制定专门法律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要保障和维护普适的人权。

各国政府都应该遵循上帝的律法，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这是消除极富和赤贫的唯一途径。只有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才能算是遵行了上帝的律法。¹⁰⁵

166 阿博都-巴哈的讲话地点当然不只限于卡蒙斯大街4号，还包括巴哈伊的家中、神智学社团总部、圣灵主义者联盟、瓦格纳牧师教堂等地。11月26日，阿博都-巴哈在瓦格纳牧师教堂里，对教众清晰无误地讲述了穆罕默德和巴哈欧拉的神圣使命：

在各个历史时期，上帝的先知被派遣到人间为真理的事业服务：摩西带来了真理的律法，之后，以色列的先知们竭力将它推而广之。耶稣降临了，祂点燃了真理的火炬并高高举起，让它照亮整个世界。在祂以后，祂选派的使徒走遍天涯海角，接力似的把他们导师的教义的光芒散发给黑暗的世界。

接着穆罕默德出现了。祂开创了一个时代，祂另辟蹊径把神圣知识传播给野蛮的民族——这永远是上帝选派的人的使命。

最后，巴哈欧拉在波斯出现了！祂最热切的心愿是在世界各地重新燃起已逐渐暗淡的真理之光……

所有上帝的显示者降临于世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祂们都竭力将人类引上美德之路。但是，我们——祂们的仆人——却仍然争吵不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亲互爱，不能和睦相处？

这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构成所有宗教之根本的原则：上帝只有一个，祂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我们大家都沉浸在祂慈悲的汪洋之中，都受祂仁爱关怀的荫庇和保护。

辉煌的真理之阳一视同仁地照耀着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沉浸在神圣慈悲之水中，上帝的恩宠遍洒祂的所有孩子……世界所有宗教紧密团结的那一天即将来临，因为它们的原则是一脉相承和共通一致的……

宗教仁医的天职是给人民带来灵性治疗，成为民族

团结的根源。要是他们成为分裂的肇因，那还不如没有他们！药物是用来治疗疾病的，如果它加重了病情，那还要它干什么？如果宗教只是造成不团结，那还不如没有宗教……

纵览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地的表面是如何被鲜血染红的；但是现在，一线更明亮的光芒已经出现，人类增长了才智，灵性也开始成长。全世界的宗教齐心协力、和平共处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让我们抛开有关表面差异的争吵，携手并肩为神圣的大同事业而加紧努力，直到全人类成为一个大家庭，友爱和谐地生活在一起！¹⁰⁶

12月1日，阿博都-巴哈在格勒兹大街15号发表了他在巴黎的最后一次演讲。他将于次日赶往埃及。阿博都-巴哈说：

人类好比一棵树。这树有枝杈、叶子、蓓蕾和果实。你们应该把所有的人都看做是这棵树上的花朵、叶子或蓓蕾，要帮助他们认识并享受上帝的恩赐。上帝不忽视任何人：他爱全人类！人与人之间唯一真正的差别在于他们发展程度的不同……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你们要全心全意地爱他们。相互之间不要见外，人人都是朋友。今晚我是来向你们告别的，但请你们牢记在心：虽然我们的身体可能彼此相隔很远，但我们的心灵却永远连在一起。

我把你们所有的人都珍藏在心，不会忘记你们。我希望你们也都记住我。

我在东方，你们在西方，让我们尽心尽力使世界团结起来，使所有的民族成为一个民族，使整个大地变得像一个国家那样，因为真理的太阳无分彼此，普照四方。¹⁰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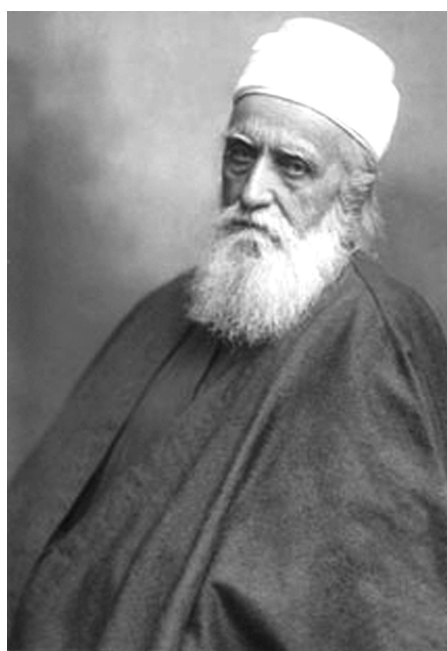
阿博都-巴哈的访客背景各异。一天，一位社会工作者找

到祂：“我来自法属刚果，我在当地致力于减轻一些土著生活中的痛苦。十六年来，我一直在那里工作。”阿博都-巴哈回答说：“你所从事的工作，对于在黑暗牢狱中的我而言，是一份极大的安慰。”¹⁰⁸

有一位女性访客，终于赶在阿博都-巴哈离开巴黎的前两天抵达了祂的门前。她急匆匆地从美国赶来，为大家讲述了一个令人称奇的故事：在家里时，她的小女儿曾经问她，如果主耶稣再度来临，她将怎么办？她回答说，她会义无反顾地去找寻祂。但是小女儿告诉她，主耶稣已经来了。她怎么知道耶稣再临了？母亲问道。

小女孩回答：“主耶稣已经亲自告诉她了。”几天后，女儿

批评她言而无信。“主耶稣已经再次告诉我，祂来了。”小女孩坚称。但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寻，母亲对女儿说。那个小女孩相信，她们会找到祂所在的地点。当天下午，她们在散步时，小女孩突然停下脚步，兴奋而狂喜地指着一家杂志店铺，那里在一处显著的位置，陈列着一张阿博都-巴哈的照片。“在那里！在那里！”小女孩叫道，“主耶稣就在那里！”那份载有阿博都-巴哈照片的杂志，为这位女士指点迷津。于是，她搭上了最早的一艘船，当晚横越大西洋，驶向巴黎。¹⁰⁹



图五 阿博都-巴哈1911年在巴黎

第二部分

横跨美国



第十二章 首次造访

阿博都-巴哈在埃及过冬。在伦敦和巴黎的三个月里，由于过度透支体力，阿博都-巴哈的体能损耗严重。而接下来的美国之行必将更加艰辛，因此，祂有必要暂时休整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美国的巴哈伊极力恳求祂的莅临。他们筹募了三千两百英镑，作为祂的旅行费用。阿博都-巴哈向他们致谢，但是退回了钱款。大家建议阿博都-巴哈乘坐即将处女航的泰坦尼克号邮轮，但是祂宁愿搭乘更慢的船，做更长久的海上旅行。祂选择了塞德里克号汽轮，1912年3月25日从亚历山大出发。与阿博都-巴哈同行的，还有祂的长外孙守基·阿芬第；私人随从赛义德·阿萨杜拉-库米和阿迦·霍斯劳（后者是缅甸裔）；秘书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和米尔扎·穆尼尔-扎因；翻译阿明乌拉-法里德博士。船抵那不勒斯，意大利医生登船检查，他们坚称守基·阿芬第、米尔扎·穆尼尔和阿迦·霍斯劳必须下船返回埃及。他们诊断称，这三人患有传染性眼疾，不得入境美国。他们诊断的公正性很值得怀疑，因为当时意大利和土耳其尚在交战中，而那些意大利人以为阿博都-巴哈及其随行人员是土耳其人。有六名西方巴哈伊——加拿大的伍德科克先生及其妻子和女儿、丹佛的阿什顿夫妇、伦敦的马修女士——在那那不勒斯登上塞德里克号汽轮，加入了阿博都-巴哈的队伍。他们极力劝说那些意大利医生重新判决，但是医生们非常固执，不为所动。旅行之初便出现这段痛苦的插曲，这让阿博都-巴哈大为伤心。

轮船的高级船员在中庭大厅安排了一场聚会，邀请阿博都-巴哈在会上演讲。许多旅客请求拜见阿博都-巴哈，其中有两位是俄国和意大利的领事。整个航行期间，祂与这些旅客交流，他们对祂的崇敬之心确实非比寻常。

4月11日，塞德里克号汽轮在纽约靠岸。纽约和邻近地区的巴哈伊们沿岸欢迎。但是，阿博都-巴哈并没有离开舱房，而是传话吩咐巴哈伊们离去，祂将于下午在爱德华·金尼夫妇的家中与他们见面。不过，新闻记者必须立刻见到阿博都-巴哈。记者们提问阿博都-巴哈，祂来访的目的何在？是什么促使祂来美国？祂回答说，祂的目的在于确立世界和平与人类一家。祂已经访问过伦敦和巴黎，如今来到美国，是为了会见那些致力于和平之道的人们。

入住安索尼亚宾馆之后，阿博都-巴哈出来会见数百名等候的群众。朱丽叶·汤普森（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一名早期的虔诚巴哈伊）写道：

当我赶到时，发现阿博都-巴哈正坐在餐厅中央一张布满鲜花的桌子旁……祂的膝前站着桑福德和霍华德·金尼^①，祂张开双臂拥抱着他们……祂的那种祥和之气非笔墨所能形容。人们站在祂身边围成圈——现场有数百人，许多人坐在餐厅的地板上。在黑压压人群的衬托下，祂的光辉愈发彰显。我们的泪光中闪现着祂的身影，还有许多人，只是看了祂一眼……看到了那位圣者，便泪如雨下。因为我们终于看到了神的化身……¹¹⁰

173

美国巴哈伊期盼和祈求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

今天抵达之后，尽管旅途疲惫，我还是急不可待地想见到你们，无法拒绝这次会见。现在，我看到你们

① 金尼夫妇的孩子。

了，所有的疲倦也一扫而光，因为与你们见面带给我精神的喜悦。

在埃及时，身体感觉不是很好，但是我仍想到美国来见你们。我朋友说：“路程太远了，要飘洋过海，您还是留在这儿吧。”然而，他们越是劝阻和强调，我就越是想去。这不，现在我来到美国了，会见上帝之友。遥远的旅程证明了我对你们的爱有多深。一路上难免有很多麻烦和不期之事，可是，我心里想的是见到你们，因此，所有这些麻烦都烟消云散，不值一提了……

今天在这里见到大家，我心情非常愉快。赞美上帝！你们的脸上闪耀着巴哈欧拉的爱。见到这样的面容使人感到极大的灵性喜悦。我们已经安排了在教友的家里每天会见你们。

在东方的时候有人问我：“您为何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呢？您的身体会受不了旅途的折腾啊。”然而，只要有需要，我的身体就不成问题。它已经受了四十年的牢狱生活，所以再大的试炼也能承受。

我会再见到你们。现在，我会向你们每一个人亲自致意。我希望你们全都快乐，希望我们还能多次相会。¹¹¹

174

4月14日，阿博都-巴哈在纽约的升天教堂向教众们发表了祂在美洲大陆的首场公开演讲。此次演讲传达的核心思想是：

现今，人类世界所需要的是国际团结与调和。建立这些重大的根本原则需要推动力。人类世界的大同与至大和平无法靠物质手段实现，这是不言自明的。政治力量也做不到，因为各国的政治利益各有不同，各民族的政策相异乃至冲突。实现这些目标也不可能靠种族或爱国力量，因为这些只是人性力量，既自私又微弱。而真正的要害在于，种族差异和爱国偏执恰恰对团结与协同的实现形成阻碍。因此，促进人类王国的一体化——上

帝所有显示者的教义的精华——显然唯有通过神圣的力量和圣灵的气息，别无他途。其他力量过于弱小，无力实现这一目标。

人类需要两只翅膀。一只翅膀是自然力量和物质文明，另一只翅膀是精神力量和神圣文明。仅靠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两只翅膀缺一不可。因此，不论物质文明怎样发达，它都无法达至完美，还必须靠精神文明的提高。¹¹²

当天，教堂座无虚席。当阿博都-巴哈准备离开时，人们簇拥向前问候祂。一位妇女握住祂的衣襟，失声而泣。类似的场景一再出现：群众蜂拥而至，渴望亲眼目睹这位神奇的东方来客，然后他们真挚且深沉的感情倾泻而出。阿博都-巴哈总是怀着包容一切的仁慈与同情，庄重而从容地面对各种情况。

175

4月13日在亚历山大·莫滕夫妇的家中，由于人群过于拥挤，阿博都-巴哈根本无法进入客厅，于是祂只好站在楼梯顶端向大家发表演讲。来此之前，祂已经接待访客几乎一整天，浑身困乏，遂上楼稍作休息。接着，祂继续站在人群之中，发表了一场震撼有力的演讲。祂谈到了现象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季节变换，谈到了基督与巴哈欧拉的降临，祂们两人都更新了精神世界的四季循环。祂说：“灵性世界相似于现象世界。它们之间是严格对应的。在这个存在世界里出现的任何事物，都是天国世界的外在图像。”¹¹³。演讲过程中，翻译曾停下来思索合适的字眼，这时，阿博都-巴哈微笑着用英语告诉他，这个字眼是“夏天”。演讲完毕后，祂再度回房休息。但是，数百名听众拥上楼梯，挤进祂的休息房间。阿博都-巴哈不愿意将他们拒之门外。“让他们进来，”祂说，然后一小波接一小波地接见他们。祂那无限的爱，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支持。

20世纪初，亨利·乔治的经济理论盛行一时。那天，有一位笃信这种经济理论的年轻人，问阿博都-巴哈对“单一税支持

者”有什么话要说。阿博都-巴哈笑着对他说，告诉他们：“让他们来上帝天国吧，他们会发现那里有充足的土地——而且不必课税。”¹¹⁴

176 在阿博都-巴哈访美的八个月里，类似莫滕夫妇家中的那种美妙场景，屡见不鲜。

4月19日，阿博都-巴哈在哥伦比亚大学厄尔会议厅发表演讲。科学的任务和人类主宰并超越自然，构成了此次演讲的中心主题：

简言之，因为拥有了科学研究的理想禀赋，人类成为创造界中的最高贵造物，成为自然的掌控者。他从自然取得利剑，再回击自然的要害。按自然规律，夜晚是一段黑暗和阴晦的时间，可是通过利用电能，人类挥舞这把电之剑克服了黑暗，驱散了阴晦。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喝令它听命于自己。人是敏感的生物；自然没有感觉。人具有记忆和理智；自然不具备这二者。人高贵于自然。人身上具有自然所完全没有的力量。可能有人会说，这些力量源于自然本身，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这样回答，如果说自然是一个整体，人是这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一个部分怎么可能拥有整体所没有的品性与能力呢？毋庸置疑，部分必须具有与整体相同的品质和属性。例如，头发是人体的一部分。它里面不可能包含人体其他部分里所没有的元素，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人体的组构元素都是相同的。因此，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人，尽管身体上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在灵性上却拥有超越自然的能力；因为倘若他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并受制于物质规律的话，他就只能拥有自然所包含的东西。上帝赋予和添加给人类一种独特的力量——理智探究创造秘密的能力与获得更高级知识的能力，这是科学启蒙的最大功德。¹¹⁵

希望拜见阿博都-巴哈的听众甚多，可是，由于天色已晚，加之行程紧凑，阿博都-巴哈只好取消了参观大学各科系的计划。

下一行程是访问包厘街救济所。阿博都-巴哈曾在前一天说过：“我爱穷人。”他还送给朱丽叶·汤普森和爱德华·格青杰各一张千元法郎纸币，嘱咐她们兑换成零钱，隔晚带到救济所礼堂。当晚阿博都-巴哈抵达时，礼堂内已经聚集了大约四百名社会遗弃人群。阿博都-巴哈对他们说：

177

今晚我非常快乐，因为我到这里与我的友人相会。我把你们当做我的亲人，我的伙伴；而我是你们的同志……

耶稣基督现世时，最先承认祂的是穷人，而非富人……你们跟祂志同道合，因为祂在物质上贫穷，并不富有。就连这尘世的快乐也不取决于富有程度……在巴格达的时候，巴哈欧拉……抛弃所有，独身离城而去，到穷人当中生活了两年。这些穷人是祂的伙伴……祂自己选用的名号之一就是“贫穷者”，在著述中祂还常用“德尔维希”一词指称自己，德尔维希在波斯文中意为“贫穷”；祂以这个称号为荣。祂告诫我们所有的人必须做穷人的仆役，做穷人的帮助者，牢记穷人的苦难，与他们打成一片，因为由此我们才能够传承天国……

耶稣是个穷人。一天晚上，祂去野外，时逢下雨。祂无处躲避，就抬头望着天空，说：“天父啊！你为天上的鸟儿筑了窝巢，为羊群立了栏圈，为走兽造了洞穴，为鱼儿建了礁堡，可你没有给我庇护啊。我无处安身，我的床榻就是冰冷的地面，我的夜灯就是星星，我的食物就是野草。即便如此，世上又有谁比我更富有？……”

最后，我还要求你们将阿博都-巴哈当做你们的仆

人。¹¹⁶

接着，祂走到入口处，站在那里与四百名听众逐一握手：他们都是被社会遗忘的弃儿。与此同时，祂还在每个手掌中放置一两枚硬币。这样的举动已经延续了数年，每逢星期五，祂便在阿卡住宅的门外接见穷人，施予援助，奉献呵护与爱心。街上另有民众聚集，其间有数名儿童，阿博都-巴哈同样走上前
178 问候他们，同时也赠送一两枚硬币。然而，重要的并不在于祂所给予物品价值几何，而是祂那医治精神创伤的爱护之心。

回到安索尼亚宾馆之后，阿博都-巴哈遇到了一位女服务员——祂之前送给她一束玫瑰花，对方非常感动。祂将剩余的硬币全部倒入她的围裙袋里。一位巴哈伊告诉女服务员，阿博都-巴哈一直在包厘街救济院施舍穷人。听闻此话，她说：“我也要这些钱送给穷人。”当晚稍迟一些时候，阿博都-巴哈与一群访客同坐，祂笑着说道：“一定要施舍穷人！如果你只给他们言辞，那么当他们将手伸进口袋，他们会发现丝毫没有因你而富有。”这时，那位女服务员走了进来，她的眼中噙着泪水，她走近阿博都-巴哈说道：“先生，我到此与您告别，感谢您的善意……我从未期待过这种善意。同时我还有一个请求——请您为我祈祷！”¹¹⁷

第二天，即4月20日，阿博都-巴哈赶赴华盛顿特区。帕森斯夫人此前曾邀请阿博都-巴哈入住她家，但是阿博都-巴哈回电称，为祂和随从人员租一座房子。当阿博都-巴哈抵达目的地火车站时，华盛顿的巴哈伊请求祂接受帕森斯夫人的邀请。他们说，帕森斯夫人特意建造了那座房子，期待有朝一日荣幸邀请祂入住。阿博都-巴哈不愿让她悲伤失望，但坚持只有祂和一位翻译住进西北区第十八街1700号的那座房子，其余随行人员
179 则住进租屋里。

当天晚上，阿博都-巴哈在公共图书馆礼堂举办的“东西方团结联合会”上发表了演讲。祂说：“愿民主的美国能成为奠定

国际和解基础的领头羊。愿她成为宣扬人类大同的领头羊。愿她第一个举起‘至大和平’的旗帜……”¹¹⁸

在华盛顿，阿博都-巴哈的听众包括普救教会和大都会非洲裔卫理圣公会教堂的教众，还有神智学者、霍华德大学（该校算得上美国黑人高等教育的一流学府）的学生和职员。祂在普救教会宣称：

尊敬的牧师宣读了《约翰福音》里一段话语：“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①新纪元已经破晓，因为此时真理之灵能够将这些真理揭示给人类，宣布那真正的圣言，建立基督教的真正基础，将各国各民族从形式和效仿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你们必须听取这真理之灵的告诫。¹¹⁹

在霍华德大学的演讲中，阿博都-巴哈彻底驳斥了任何肤色之分：

在上帝眼中，并未有任何肤色之分；祂唯观人心……在创造王国里，肤色的问题无足轻重……今天，我欣喜地看到在场的白人和有色人种齐聚一堂，我希望有朝一日，所有人生活在至高和平、团结和友谊之中。¹²⁰

180

祂同时发出严肃警告：若要实现完全和睦，黑人与白人皆须竭诚努力。

……热切努力，竭诚奋斗，从而确立这份友谊，加强彼此之间的兄弟纽带。若想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双方的意志和努力……双方皆应奋力协助对方，共同进步。唯有同心协力，目标方能实现。如此，彼此就会心生爱意与团结，人类一家从此可得。有色人种与白人达

① 参阅《约翰福音》16:12-13。

成团结，此乃世界和平的保证。¹²¹

同往常一样，4月23日傍晚时分，第十八街1700号的客厅再度聚满访客。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

今天，我已经从清晨一直讲到了现在，但出于爱、友情和与你们相聚的渴望，我还是来到这里说几句话。最近几天，世界发生了一起可怕的事件，一个令每一颗心和每一个灵魂悲哀和忧伤的惨剧。这就是泰坦尼克号客轮沉没事件。在这场灾难中，我们的很多同胞溺亡，很多美丽的灵魂撒手尘寰。这样的事件确实令人扼腕叹息，不过，我们也要明白，每件事情之所以发生必定由于某种道理，没有原因的事件是不存在的。这起事件里面有为人不知的隐情；但无论什么原因和奥秘，它已经成为令人非常悲叹的事实，一个令无数眼睛流泪和无数心灵忧伤的事实。我本人对这场灾难深感哀痛。其中有些死者原本与我们一起乘坐塞德里克号船，都到了那不勒斯，后来却换乘了另一艘船。每当我想起他们，我确实感到十分悲伤。¹²²

181

祂继续说，这些死者虽然被突然夺去了尘世的生命，但他们还有别的机会获得彼世的生命，正如基督所言：“在我天父的广厦里有很多宅第。”

4月24日，阿博都-巴哈的第一个事项是参加一场儿童接待会，此会在康涅狄格大道1219号的“演播厅”举行。看到孩子们如此快乐地聚集在一起，祂感到非常愉悦。稍后，阿博都-巴哈说道：

我们这个聚会是多么的美妙啊！你们是天国的儿童。你们刚刚唱给我听的这首歌，从旋律到歌词都非常悦耳动听。音乐这门艺术是神圣而有效的。它是灵魂和精神的食粮。通过音乐的力量和魅力，人的灵性得以提

升。音乐对儿童的心灵有着神奇的影响和效应，因为他们心地纯洁，优美的旋律对他们具有极大的感化力。隐藏于儿童心灵的天赋才能可以通过音乐的作用表现出来。因此，你们必须竭尽所能，使他们了解和熟悉音乐，用最佳方式和效果教他们唱歌。每个儿童都必须学习一些音乐知识。如果不具备这门艺术的相关知识，就不可能正确欣赏乐器和人声的美妙旋律。同样，学校也有必要开设音乐这门课，以使学童的心与灵能够朝气蓬勃并充满喜悦，使他们的生活因为快乐而变得明媚。

……你们当知这些儿童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孩子。¹²³

4月24日另有两场演讲，第三场是在晚上，在安德鲁·J.戴尔夫人家中举行。此次聚会来了很多的白人与黑人。阿博都-巴哈本已极度疲惫，不愿发表长谈。然而，祂看到在场的黑白种族如此和谐，尤为感动，不禁继续开口讲话。

182

今晚，我想跟你们讲有关存在与不存在、生与死的话题。存在乃是组构与结合的表达和结果。不存在乃是分裂和解体的表达及结果。要是探究物质界的存在形态，我们就会发现，一切受造物都是组构的结果。物质元素以无穷的式样和无限的形态组合起来。每个有机体都是一个组合物；每个物体都是同类相聚这一基本吸引力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复杂的人体也只不过是细胞组织的集成体；树木是植物细胞的聚合体；动物是细胞微粒或单元的组合与聚集体，等等诸如此类。因此，存在或存在之表达便是组合之构成；不存在便是分解、分裂和解体。当若干要素被聚拢到某个组构计划之中的时候，其结果便是人体；一旦这些要素分离和消散，其结果便是死亡和不存在。所以，生命是组构的产物；死亡则意味着离散。

同理，在心智和灵魂的世界里，交谊也是组构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对生存是有好处的；而作为解体的一种表达方式，不和便等于死亡。将诸多单个元素组合成一个生命体的这种凝聚力一旦丧失，瓦解和腐败会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生命也就不复存在了。……由此可见，人类世界的明智与合宜的生存之道也必须是，所有个体成员都应该表现出团结和亲近。对人类不同种族的这一珠宝组合体而言，黑人好似蓝宝石和红宝石，白人好似钻石和珍珠。人类的整体之美必须通过团结和融合才能显现。……¹²⁴

183 那场演讲的开篇一句话极富理性、逻辑和启迪，祂说：“这场聚会犹如绚丽的瑰宝荟萃，有珍珠、红宝石、钻石和蓝宝石。”

当晚，阿博都-巴哈还有一场活动，这让祂出奇地兴奋。祂乘坐的汽车飞快驶过华盛顿的街道，载着祂抵达了电话的发明人，即著名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的家中，那一刻，祂不禁高声呼喊：“巴哈欧拉啊！你成就了何等壮举！巴哈欧拉啊！我愿为你牺牲生命！巴哈欧拉啊！我愿为你献祭灵魂！你的生命充满了多少试炼与苦难！你承受了何等严酷的考验！你最终奠定了何等牢固的基石！你高举的旗帜何等荣耀！”

亚历山大·贝尔前一天曾亲自电邀阿博都-巴哈至其住宅叙谈。在场的许多学者发表了讲话。随后，主人邀请波斯公使阿里-库利汗讲述巴哈伊信仰的历史。接着，他邀请阿博都-巴哈发表演讲。再轮到另一位名人讲话时，此人只是简短地说：“这位东方智者讲话过后，我已无话可说。”说完后便坐了下来。阿博都-巴哈离开时，已经过了午夜时刻。

第二天晚上（4月25日），土耳其大使优素福·迪亚帕夏设宴款待阿博都-巴哈，此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祂曾是奥斯曼帝国的囚犯长达四十年之久，如今，祂却在一个西方共和国的

首府接受奥斯曼帝国代表的高度礼遇。迪亚帕夏准备了一份土耳其语的书面演讲辞，并将其呈递给阿博都-巴哈。在这篇演讲辞中，他称阿博都-巴哈为“本时代独一无二者，向我们传播祂的荣耀与完美”。但是阿博都-巴哈说：“我不配如此褒奖。”朱丽叶·汤普森描述道：“我向迪亚帕夏道晚安，发现他的眼中泛着泪光，他说：‘祂确实是个圣人。’”¹²⁵

184

4月27日，美国财政部出纳局长李·麦克拉朗设午宴招待阿博都-巴哈。后来，朱丽叶·汤普森问李·麦克拉朗：“阿博都-巴哈给您的印象是什么？”汤普森女士如此描写对方的回答：“他起先怯怯地说：‘我似乎看到了一位古代的伟大先知——以赛亚……以利亚……摩西。但是……好像不只是这样，祂很像基督……不，我现在知道了！祂似乎很像我的天父。’”¹²⁶

当晚（4月27日）是阿博都-巴哈在华盛顿的最后一夜。帕森斯夫人在家中举办了一场道别会，约有三百位社会名流到场，其中包括享誉世界的北极探险家皮尔里上将，以及一些著名法官、国会议员、外国代表等。阿博都-巴哈向瑞士公使讲述了祂的瑞士之旅；祂对那位杰出的探险家皮尔里上将说：“希望您能发现上帝天国的奥秘。”祂对一名法官说：“正如美国各州团结一致，希望世界各国也能团结一致。”西奥多·罗斯福是又一位会见阿博都-巴哈的社会名流。

帕森斯夫人希望赠送一大笔钱给阿博都-巴哈，以减轻祂西方之旅的庞大开销。但是，阿博都-巴哈再次谢绝了西方巴哈伊们的经济援助，并建议帕森斯夫人将这笔钱款送给穷人。

4月28日临近傍晚时分，阿博都-巴哈启程前往芝加哥。而在那天早上，数位驻华盛顿的公使拜访了祂，其中包括英国大使詹姆斯·布赖斯（后来的布赖斯子爵）。

火车穿行在青葱秀美的乡间，阿博都-巴哈却露出了忧伤的神色。每次看到景色怡人的绿野，祂就会告诉身边的巴哈伊，祂记得巴哈欧拉多么喜欢辽阔的绿地，可他们却残忍地将巴哈欧拉关押在凄凉的阿卡城，剥夺了祂享受大自然美景的乐趣。

185

翌日整天，祂不时谈到巴哈欧拉在世的日子，祂的头脑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思念。火车驶进芝加哥站，夜幕已低垂。一大群巴哈伊正在等候祂的到来。他们热情地呼喊：“呀巴哈乌-拉卜哈！”阿博都-巴哈下榻于广场旅馆。祂坐在旅馆中，告诉巴哈伊们，祂到芝加哥来，感到特别高兴。祂的华盛顿之行成果丰硕，白人与黑人已经团结起来。芝加哥是美洲大陆上第一个响应巴哈欧拉号召的城市，因此这座城市特别令祂钟爱。

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会——一个负责监造美国首座灵曦堂的代表团体——当时正在芝加哥举办一场大会。会议将于次日（4月30日）结束。当天早上，阿博都-巴哈接受了很多记者的采访，详尽讲述了巴哈伊信仰的基本教义。当天稍后，祂在三场聚会上发表了演讲，它们分别是：在赫尔大厦举办的黑白种族睦邻会；在韩德尔厅举办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第四届年会；在共济会教堂举办的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会闭幕会议。祂还在旅馆中接待了许多个人和团体。这些都是祂一天之内的活动内容，并且祂当时已经接近六十九岁高龄。

186

5月1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阿博都-巴哈为西方的母灵曦堂奠定了基石。巴哈伊们在威尔梅特市密歇根湖畔购买了一大块土地。在灵曦堂的建造地址上，人们搭建了一座大帐篷。阿博都-巴哈视察土地完毕后，向众人说道：

使你们今天不畏凛冽寒风聚集在这里的力量的一种强大而神奇的力量。这是上帝的力量，是将你们吸引到一起的巴哈欧拉的神圣恩典。我们赞美上帝，因为祂强大的爱使我们人类如此凝聚和团结在一起。

成千上万座灵曦堂，即供所有宗教信徒赞美和念记上帝的场所，将在东方和西方建立起来。然而，由于这是在西方世界里建造的第一座灵曦堂，因而具有重大意义。将来，在世界各地，亚洲、欧洲乃至非洲、新西兰

和澳大利亚^①，会出现很多灵曦堂；但无论怎样，芝加哥的这一座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¹²⁷

接着，艾琳·霍姆斯递给阿博都-巴哈一把专门定制的金质小铲。阿博都-巴哈铲开泥土，奠下了妮蒂·托宾夫人所捐献的石块。之后，祂邀请美国不同社团代表挥铲奠基。之后，阿博都-巴哈请求在场的一些东方巴哈伊上前参与，他们包括琐罗亚斯德教背景的巴哈伊梅赫泰尔·阿迪什尔·巴赫拉姆·苏鲁什、穆斯林背景的巴哈伊赛义德·阿萨杜拉、阿拉伯背景的巴哈伊迪亚·巴格达迪，以及代表东方女性的巴哈伊古德西叶·哈努姆-阿什拉夫。就这样，奠基仪式结束了。¹²⁸

187

第二天阿博都-巴哈在广场旅馆发表的数场演讲中，有一场特别值得一提：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牢记过去的教训。此次演讲的主题是磋商：

对我们的圣道而言，磋商原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它更多的应该是灵性上的交流，而非只是个人意见的伸张。我在法国访问时曾受邀出席该国参议院的一次会议，但没有留下多少印象。议会程序的目的是通过对所提交问题的讨论而获得真理之光，而不应该成为互相对抗和固执己见的战场。敌视和对抗对探寻真理有百害而无一利，毫无可取之处。在上述的议院会议之中，常常出现争吵和毫无益处的诡辩，所造成的后果多半是困惑和混乱；甚至还出现了两个议员肢体冲突的情形。这不是磋商，只是闹剧。

我想强调的是，磋商的目的必须在于探寻真理。参加磋商的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不宜声称自己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而应该将之作为对达成共识的一份助益而呈献出来，因为当两种看法交汇在一起，真理之光就

① 欧洲、非洲和澳洲的第一座灵曦堂分别建在法兰克福、坎帕拉和悉尼。前一座1964年竣工，后两座1961年竣工。

会变得显而易见。火石与钢铁相碰撞，便会产生火花。磋商者须以最大程度的平和、冷静和沉着掂量自己的观点。在自己发表看法之前，先应该认真考量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如果发现先前表达的观点更正确、更可取，他当立即接受，不得固执己见。……敌对和分裂是可悲的。¹²⁹

188 5月3日，一些东印度协会成员恭候着阿博都-巴哈的光临，他们向祂发表了正式讲话。他们对阿博都-巴哈来美访问表示感激，同时也希望祂能去他们的祖国印度访问。他们称，祂的访问可以为印度带去巨大裨益，因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彼此不睦，一直陷于斗争之中，而阿博都-巴哈的教义可以将他们团结起来。

次日在普利茅斯公理会教堂的演讲盛况的确引人注目。当教会牧师米尔本博士介绍完毕阿博都-巴哈时，全体教众起立鼓掌，完全忘却了他们身处一个崇拜场所，直到阿博都-巴哈举起双手示意安静为止。米尔本博士在介绍阿博都-巴哈时说，当他听到阿博都-巴哈将要亲自来访美国的消息时，他多么渴望拜见阿博都-巴哈，因为他先前从朋友处听闻了许多关于祂的事迹，也曾打算为此亲自赶赴阿卡。更多的群众欢呼尚在后头。人们争相与阿博都-巴哈握手，并请求祂的祝福。人群如此众多，阿博都-巴哈费了很大劲才走过通道，走出教堂门口。记述者扎尔加尼记录下了那些难忘的日子，据他讲述，当天有许多人开着车，跟随阿博都-巴哈一场接着一场地跑。

5月5日，阿博都-巴哈告别芝加哥的巴哈伊：

我要离开这里了。可你们必须挺身弘扬上帝之言……精诚团结。切勿互生怨气。将你们的目光转向真理王国，而非盯着造物界。爱所有的人是为了上帝，而非为他们自身……人无完人，各人皆有各自的不足，如果你只看人本身，那你永远不会高兴。但是，如果你看

上帝，你就会爱他们并善待他们，因为上帝的世界乃是完美与全然慈悲的世界。因此，不要看任何人的缺点；要以宽恕之眼看人。不完美之眼只看缺点。遮过之眼则看人的创造者。祂创造了他们，培训并供给他们，赋予他们能力、活力、视觉和听觉。因此，他们便是祂的伟大之表征。你们要关爱并善待每个人，照顾贫困者，保护弱小者，医治病患者，教育无知者。¹³⁰

阿博都-巴哈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匆匆停留。祂在5月6日早上离开芝加哥，下午抵达克利夫兰市，次日上午即前往匹兹堡市。在克利夫兰市的那天晚上，祂住在欧几里得宾馆。祂在匹兹堡市也只停留了一晚，住在申利宾馆，并在那里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说。5月8日，祂再度前往华盛顿。那是一次漫长的火车旅程，早上九点出发，晚上九点抵达。随从人员请求祂单独包一间车厢，以供祂充分休息。但是，阿博都-巴哈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祂告诉他们，有时候为了信仰的真正利益，或者为了帮助他人，必须花钱，但是，祂绝不会为自己谋取特权。

在华盛顿，祂居住在哈佛街14号的一座租来的房子里，靠近帕森斯夫人的住宅。华盛顿的牧师中，有些人嫉恨阿博都-巴哈的名声和享受的崇敬，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和敌意。而有些牧师则希望阿博都-巴哈向他们的教众发表演讲。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祂必须返回纽约，但是祂会再次来到华盛顿。

190

5月11日，巴哈伊们在滨河大道227号赫德森公寓大楼预订了一间公寓，供阿博都-巴哈居住。朱丽叶·汤普森写道：

我们几个人——卡丽·金尼、卢阿·格青杰、梅·马克斯韦尔、凯特·艾夫斯、格蕾丝·罗巴茨和我——布置了祂的房间，摆放了一些鲜花。米尔斯先生和伍德科克先生也在那里恭候。祂的小公寓……高高在上，窗户仿佛嵌入苍穹。窗户全部打开，清凉的风从河上吹来。¹³¹

她接着叙述道：

卢阿、梅和我——我相信是圣道中的至亲三姐妹——一同沉浸在早期圣道在巴黎那段日子的狂喜回忆中。当时，阿博都-巴哈的信仰、知识和爱如曙光般洒降于我们三人。卢阿、梅和我第一次来到祂的尊前，我们透过泪光凝望着祂，祂的背后是一片天空。每当我们将泪眼移开那饱经忧患却神采奕奕的脸庞时，我们总是相视无语，深深惊叹却无法言语……唯有泪两行。¹³²

5月11日傍晚，阿博都-巴哈向聚集在滨河大道227号公寓的巴哈伊们讲述了祂的美国内陆之旅：

191

我离开纽约的朋友们不过三周而已，但渴望再见到你们的急切心情使我感觉仿佛有三个月之久。在离开你们之后，我白天黑夜都不曾好好休息，要么是不停地旅行，要么就是演讲。好在一切都顺利如意，我过得十分愉快。赞美上帝！所到之处一直都在“哈拉卡特”、“哈拉卡特”、“哈拉卡特”（“运动”、“运动”、“运动”）……

昨天，我在华盛顿会见了一群要人。一位政界的杰出人士与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结伴而来。在场的还有很多外交界的女士。在我讲完话之后，这位政界人士^①对我所说的自古以来所有宗教的基本原则——和平、友爱和一致——都旨在促进友爱和统一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耶稣却是“不和与纷争之因，而非实现团结的要素”。“因此，”他接着说，“我不能接受你的宗教是人类进步动因的说法和解释。”在我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后，他说：“你讲的这些或许能使我改变自己的观点并同意你的说法。”整个过程，法官一直缄言无语。为了

① 他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朋友和同事。

避免法官产生某些不满之情，我们问他是否有些话使他感到任何的不快，他回答说：“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都很好！都很好！”要知道，这是西方人典型的表达措辞——“很好！很好！”¹³³

阿博都-巴哈用英语说着“很好！很好！”他模仿欧美人特有的语调说话，引得人们哄堂大笑。第二天他很困乏，几乎精疲力竭。然而，他还是启程赶赴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市，在联合教会的讲坛上发表了演讲，当天又赶往纽约，晚上赴荣恩卫理圣公会举办的“国际和平论坛”发表演讲。翌日（5月13日），阿博都-巴哈极度疲乏，准备卧床休息一天。当天，纽约和平协会在阿斯特饭店举办了一场招待会，阿博都-巴哈是受邀嘉宾和主讲人。朱丽叶·汤普森问他：“您这么累还要去阿斯特饭店吗？”阿博都-巴哈回答说：“我依靠圣灵的确信，而非生理规律而工作。否则，我将一事无成。”¹³⁴

192

招待会上，许多演讲者对阿博都-巴哈的杰出天赋大加赞赏。有些人后来甚至以“先知”一词形容他。他一再强调自己只是“巴哈之仆”，他们仍旧如此称呼他。他很希望他们不要这么称呼。在那次难忘的聚会上，有一位演讲者对阿博都-巴哈的为人和教义赞不绝口，此人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A.V. 威廉斯·杰克逊教授，他是一位颇具声望的资深美国东方学家。阿博都-巴哈告诉与会人士，在当今时代，没有比服务和平事业“更加荣耀”者，因为“和平是光明，战争是黑暗……和平是上帝的基业，战争是撒旦的伎俩”。他接着说：

根据一条固有法则，一切存在现象在达到顶点和极致之后，会有新的秩序和状况产生。因此，既然战争工具和科技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完善程度，那么我们就可以指望人类世界很快就会出现转变。在未来的世纪里，人类所有的能力和发明将被用于促进和平利益和友爱团结。因此，祈愿备受尊敬且卓越的贵协会为创建世界和

193

平的真诚意愿得到上帝的确认和惠允。这样一来，普世共识之旗升起和国际福祉得以伸张及圆满实现的那一天便会加速到来，而现今笼罩世界的黑暗也将因此而消失。

随后祂谈到了巴孛和巴哈欧拉，说祂们“献身于奠定世界和平与天下博爱的事业”。巴哈欧拉经历了无数苦难，

夜以继日地宣扬人类一体的理念，传播世界和平的要义。在被囚禁于阿卡监狱的时候，祂给世间的君王和统治者寄发长篇书简，召唤他们致力达成国际共识，明确表示至大和平的旗帜必将飘扬于世界。

……世间的权势无法抵挡上帝为这个伟大而荣耀的世纪所命定的特权和恩赐。这是时代之所需，时代之所急。人类可以阻挡一切，唯独不能抗拒上天为本时代及其需要做出的安排和指示。……¹³⁵

194

5月14日至16日，阿博都-巴哈应邀参加“和平暨仲裁大会”，在莫宏克湖畔住了三天。第一天晚上，祂发表了一篇演讲，听众包括一些美国名流和外国代表，他们一再鼓掌要求多讲。但是阿博都-巴哈不得不婉谢，因为祂累了，必须让喉咙休息。启程返回纽约之际，祂向大会主席赠送了一张精美的波斯地毯。5月19日，阿博都-巴哈在纽约的圣父教堂发表了一场演讲。有一个傲慢的人，笃信19世纪冷漠的无神论，他受朋友游说前来教堂听道。当天下午，他来到阿博都-巴哈的寓所。朱丽叶·汤普森问他：“您是否感受到阿博都-巴哈的伟大？”对方居然愤怒地回答：“你难道会去感受尼亚加拉瀑布的伟大吗？”¹³⁶在同一天，阿博都-巴哈在新泽西州泽西城的兄弟教堂发表了一场演讲。让该教堂的牧师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来讲述这段故事：

“当教长威严的身躯走上兄弟教堂的通道，身后跟着一小队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时，那幅景象让人印象深刻，在我看

来甚至是震撼。如今回溯当时的情景，我才意识到，我对当时那个难忘场景的意义的认识何其肤浅。在此西方文明的环境，自基督教义启明将近二千年后的今天，站出了一个人，祂的生命和教义具体体现了人类友爱的启示，而以基督之名立国的邦国之民，却似乎已经将该启示遗忘。这里站着一个个活生生的证人，祂的事例彻底驳斥了东西方不能相容的虚假臆想。这里站着一位为真理与爱殉道的人，祂谦卑仁爱地向那些陷入自我或对此浑然不知的灵魂进行宣说……

“对于这些思想而言，我与大多数听众一样都很陌生。然而，在当晚的大厅中，洋溢着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灵性氛围……

“阿博都-巴哈坐在讲坛后方的贵宾席上，旁边坐着口译员。在我说话时，口译员迅速而温柔地将我的话语要义传递给阿博都-巴哈。我站在讲坛的一侧，以免挡住教长，同时也能随时转身看到祂。当晚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祂在口译员低语时所表现出的专注及微笑的表情。我谈到了祂在阿卡城堡四十年的监禁生涯，那个土耳其帝国充军地污浊之甚，简直无法形容；谈到了祂长达六十年的流放和受难；谈到了祂以身作则，证明了精神束缚才是真正的监禁；谈到了祂当晚的出席，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灵性友爱与团结。我尤其记得，当我具体引述阿博都-巴哈本人时，我略带歉意地转向祂，当时我说，有些东方人假借神秘主义的幌子，来到美国谋求私利，然而祂的启示却体现着自我牺牲与爱的鲜明印记；别人紧抓不放，祂却慷慨给予；别人逞口舌之能，祂却躬身示范。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晰记得那张平静的笑脸，那双明亮的眼睛，以及那充满理解的凝视。

195

“随后，阿博都-巴哈起身讲话，口译员站在祂身边稍后的位置。‘这座教堂叫做兄弟教堂，因此我想谈谈人类亲如兄弟这个话题。’祂那优美的嗓音响彻全厅，每次说到‘兄弟’这个字眼，祂都会使用强调的语气，此时，一股羞愧感从我心

头升起。毫无疑问，虽然我以‘兄弟’命名本教堂，但是我对这个字眼内涵的理解，远不及阿博都-巴哈。我何德何能可以强调这个字眼？除了空口宣说这个字眼作为我的生活准则，我还做了些什么？作为这个字眼的倡导者，我曾经承受过任何痛苦吗？然而眼前这个人，在祂漫长的一生中，始终奉行人类亲如兄弟的原则。任何监禁或束缚、辛劳或贫困、仇恨或侮辱，都不曾动摇祂践行全人类亲如兄弟这个原则的决心，都不曾消减祂证明全人类亲如兄弟是一个可行目标的热忱。在祂看来，所有种族、肤色和教派都是统一的。祂不会因为外在的富有或贫穷、罪恶或美德，而偏爱或歧视某个灵魂。祂诚如自己在一篇书简告诫我们的那样，我们所有人必须成为‘人类的仆人’。

196 “写到这里时，我想起了当时坐在我前排观众席上的卢阿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在美国初闻巴哈欧拉信仰时，格青杰夫人便赶往阿卡，在那座狱城拜见了教长。一天，她和教长在一起。教长告诉她，祂今天很忙，无法去拜访一个生病的贫困朋友，因此希望她代往。照我往日那样，送给他一些食物，照顾一下他就行了，教长最后嘱咐道。教长告诉她那个人的住处，她高兴地去了。她的心里非常自豪，因为阿博都-巴哈将这个任务托付给她。

“她很快回来了。‘教长，’她叫道，‘您不知道您派我去的那个地方多么恐怖。他的房间满是恶臭污秽，居住环境不堪入目，我差点晕倒。我赶紧逃了回来，免得染上什么可怕的疾病。’

“阿博都-巴哈伤心且严肃地告诉她：‘你若想服务上帝，则应当服侍你的同胞，因为你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形象。’教长让她再次返回那名男子的家中，并告诉她，如果房子污秽，她应该帮忙清扫；如果这位兄弟肮脏，她应该帮忙净身；如果他饿了，就给他食物。做完这一切，否则别回来。教长曾这样做过许多次，难道她一次都做不了吗？

“这就是祂，那个在我的兄弟教堂演讲的人……

“我坐在观众席上，凝视着教长。不难想象，兄弟和睦的神圣精神将会改变这个世界，而祂本身就是那种精神的化身。祂柔顺的长袍、米黄色的毡帽、银白的发须，这一切都将祂与台下的西方听众明显区分开来。祂的笑容洋溢着友爱，似乎要拥抱我们每个人；祂的眼睛观察着房间的每个角落，仿佛在搜索每一位听众；祂的手势透露出谦卑，却又不失威严，智慧与幽默并存，这一切都至少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人类友爱，而这种真正的人类友爱，绝不仅仅满足于大多数人拥有财富，可仍有小部分深陷贫苦，它要求所有人通过圣灵的气息被赋予这笔神圣财富，也就是通过接触上帝的显示者。祂用如下这段话结束了祂的演讲，这段话记录在《弘扬世界和平》的第一卷^①：

197

“‘要信赖上帝的恩宠。你们不可顾虑自己的能力，因为神圣恩典能将一滴水变成海洋，将一棵幼苗变成参天大树。确实，神圣恩泽就好比大海，我们是这大海里的鱼儿。鱼儿不可在意自己，必须在意浩瀚而神奇的海洋。一切生计供给尽在这海洋之中。可见，神圣恩泽浸润万物，永恒仁爱照耀一切。’

“这是阿博都-巴哈最简短的公共演讲之一。演讲的后半部分内容收录在《弘扬世界和平》一书中，是对一位听众的答复之辞。这种简短的演讲风格完全有异于惯常的做法。

“我事先曾要求教长，发表一篇更长的演讲，而非像祂惯常的简短风格，因为我总以为，一篇演讲的价值与它的篇幅长度成正比。可是祂却如此简短地讲道，此举无疑在告诉我，受圣灵启迪且散发着天国智慧的寥寥数语，其力量远胜于冗长的说教。

“我此前竟然如此鲁莽，向祂提出这等要求！这足见我对祂地位的了解何其肤浅，离真正认识灵性现实多么遥远……在短短的十五分钟里，祂阐述和展示的真正友爱，以及对这种精

① 参阅本书边码第127页。

神的热爱程度，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这种天国般的神圣友爱，可以将这个世界转化为天堂。”¹³⁷

198

沉重的负担一直消耗着阿博都-巴哈的体能。祂常常在傍晚时分走出寓所，独自一人步行到河滨公园小憩。祂说希望一人前往，独自躺在草地上，松弛身心。否则若有他人作伴，必然要交谈，这样只会徒增祂的疲倦。其他傍晚，祂会觅些余暇，漫步于河滨大道，但有巴哈伊作陪。

5月22日，阿博都-巴哈抵达波士顿，在该地停留至26日，期间造访了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镇和伍斯特县。在波士顿，祂造访了丹尼森救济所，那里是一个专门照顾叙利亚和埃及贫苦移民的社团总部所在地。祂受邀参加了午宴，并向该社团的基金捐献了十英镑。祂告诉围坐餐桌的社团成员们，他们服务穷人是幸福的，而且祂本人也以被视为穷人为荣。

199

阿博都-巴哈在波士顿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返回纽约的当天上午拜访“哈尔卡塔赫-扎哈比耶”（大金环），这是另外一个叙利亚人开办的机构，也是他们在美国的最大社团。一位诗人为阿博都-巴哈朗诵了一首赞美诗，这是他特地为此场合而作的。随后，阿博都-巴哈也用叙利亚人的母语与他们交流。由于祂的谈话不需要翻译成英文，因此那次谈话内容没有被记录下来。听众们感动至深，当阿博都-巴哈步下讲台时，他们蜂拥而上，争相亲吻祂的双手。一个阿拉伯妇女吃力地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阿博都-巴哈面前，她双膝跪地，以前额触拜祂的脚面，哭喊着：“我见证，上帝圣灵就在您的身上，您是基督的化身。”

驱车前往伍斯特县的路上，阿博都-巴哈再度悲伤地回想起巴哈欧拉多么热爱自然风光和乡间绿野。祂但愿巴哈欧拉能够走访这些地方。祂曾记得，在旅途中，每次路经一处风景宜人的地方，巴哈欧拉都会停下来，久久留恋。有一次经过一片秀美的湖水，巴哈欧拉停留数个小时之久，整个旅行队伍只好止步。

5月23日是巴孛宣示纪念日，也是阿博都-巴哈诞辰日。虽然阿博都-巴哈一再坚称，这个日子应该专门用来纪念巴孛，但是巴哈伊们还是在剑桥镇弗朗西斯·W. 布里德夫妇的家中举办了一场双重庆祝会。阿博都-巴哈讲述了巴孛的故事及其卓越牺牲。随后，巴哈伊们端上了一个插有六十八支蜡烛的蛋糕。看到这些巴哈伊如此热忱，阿博都-巴哈不想扫兴。于是，祂亲自点燃了一支蜡烛，其他人则点燃了剩下的蜡烛。在场的巴哈伊每人拿起一小块蛋糕，那是多么地幸福啊！

阿博都-巴哈5月24日在“上帝一位论联合会”上发表的演讲格外引人注目。那场大会又名“自由宗教协会联合会”，在波士顿的福特礼堂举行。在阿博都-巴哈来访之前，有一位演讲者曾严厉批评了所有宗教，以及“宗教”这个概念。更有甚者，据说有一位基督教牧师曾对阿博都-巴哈发起了人身攻击，说祂假冒基督，否认唯一真神基督。以下是阿博都-巴哈此次演讲的开场白：

创造乃是运动的表达。运动就是生命。一个运动的物体是活的物体，而不运动或惰性便是死的。在生命之力量或精神的激发下，一切创造形态都在其所属的层面或存在界不断进步。宇宙的活力在于不断变化。在外在现象的物质世界或智慧与意识的内在世界里，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不动的。

200

宗教是神性实在的外在表达。因此，它必须富有生气与活力，必须不断运动和升华。如果它没有了运动和进步，那它也就没有了神性生命，它便是死的。神性的机制乃是持续不断地具有活力并进化的，因此，它们的显现必然是进步和连续的。一切事物都必然发生变革。本世纪乃是生机与更新的世纪。

接着，阿博都-巴哈强调了所有上帝显示者使命的真理，以及祂们目标相同的事实。“因此，”祂说，“如果世界各国

各民族摒弃模仿，探究潜藏于上帝启示之言里的真理，那么他们就会达成一致与和解。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而非多个。”在指明盲目模仿已经遮掩了永恒真理之后，祂明确宣称：“……神圣宗教的基本真理必须更新、改革并重新昭示世人。”接下来，祂继续阐释上文提到的如何“重新昭示世人”，并如此明确断言上帝的显示者：“祂们已经成为一切知识的根基和源泉。”祂以如下一段声明结束了演讲：

这是一个普天之下皆成一家的崭新世纪：科学有了发展，工业有了进步，政治有了革新，自由得到伸张，正义得到唤醒。这是一个运动、神圣激励和成就的世纪，是人类团结和无私服务的世纪，是普世和平与神圣王国成为现实的世纪。¹³⁸

201 阿博都-巴哈的这次演讲在听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次日早上，祂下榻的旅馆中聚集了很多上帝一位论派牧师，向祂求教问题。他们皆带着满意的答案而归。当天早上的访客中，包括波士顿犹太人区的著名拉比弗莱彻，他深深地被阿博都-巴哈的为人和演讲所吸引。还有一件事情让上帝一位论信徒们更加印象深刻，那就是，虽然他们邀请阿博都-巴哈造访波士顿，在他们的教堂和论坛上发表演讲（祂抵达那天），阿博都-巴哈却婉拒任何形式的酬谢。

5月25日晚，巴哈伊们在波士顿的亨廷顿商会会址举办了一场道别会。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

我从你们的心灵看到了伟大而美好的博爱情怀。我发现美国人民都非常亲切友善，我对他们怀有深厚的灵性之爱。你们内心的灵性令我十分欣喜。我先为你们祷告，祈求神圣援助，再跟你们告别。¹³⁹

然后祂念诵了一篇非常感人的祷文。

阿博都-巴哈于5月26日中午离开波士顿，下午6点返抵纽

约。接着，祂顾不上休息，从金尼夫妇的家中直接赶赴莫里斯山浸礼教堂发表演讲。

阿博都-巴哈非常疲倦，因此当祂站起身来演讲时，祂不得不倚靠在一根柱子上。在那种精力衰竭的状况下，祂却做了一次震撼有力的演讲，简短却又意味深长，令台下教众大为惊讶。祂说：

今晚，在进入这间教堂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唱赞美诗《亲近你，我的主》。人世间所能成就的最大功德是亲近上帝。人类的一切荣耀、荣誉、优雅和美丽都出自亲近上帝。所有的先知和使徒都渴望并祈求亲近那造物主。为渴求这一地位，他们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为了祈求这一地位的获得，不懈地靠近祂，他们花费了多少个白昼！……亲近上帝须仰赖对祂的认知，须借助除祂之外超脱一切。这离不开自我牺牲……它的获得必须经由《福音书》所说的水与火的洗礼……一言以蔽之，欲亲近上帝，须牺牲自我，为祂而割舍并放弃一切。亲近上帝就是要效仿上帝的样式。¹⁴⁰

202

两天后（5月28日）在大都会教堂，据扎尔加尼估算，约有一千多人到场聆听阿博都-巴哈阐述宗教同源的真理：

……自亚当时代以来的神圣显示者们致力于团结人类，以使天下芸芸众生都能亲如一家。牧羊人的职责和目的乃是聚拢而非驱散他的羊群。上帝的诸先知就是人类的神圣牧羊人。祂们在人间建立了友爱和团结的纽带，将四分五裂的人群集成一个民族，将流浪游荡的部落结成一个强大的王国。祂们奠定了上帝唯一性的基础，召唤所有的人致力于天下和平大业。而所有这些神圣、神性的显圣者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祂们侍奉同一个上帝，宣扬同样的真理，创立同样的制度，反射同样的光辉。祂们的降世是相继和相关的，每一位都宣示

203

并赞美其后继者，祂们共同奠定了真理的基础。祂们召唤和敦促世人彼此亲爱，使人类世界成为上帝之言的明镜。由此可见，祂们创立的神圣宗教都具有共同的基础；祂们的教义、证词和证据都是一致的；祂们的名称和样子各不相同，但在实质上祂们并无二致，没有差异。这些神圣显示者们在人世间的降世就好比春天的来临。虽然今年的春天由于年历的变迁而被授予另一种名称，然而，它在生命和复兴方面却与去年的春天相同。因为，每一个春季都是一个新创造的时期，它的新效能、新馈赠、新完善和新的赋生之力与先前的春季都是一样的，尽管名称繁多，五花八门。今年是1912年，去年是1911年，如此类推，但显然，它们在最基本的实在是没有区别的。太阳只有一个，但它的升起之处却有许许多多，不断变更。海洋乃是同一个水体，只是它的不同部分有着各自的名称：大西洋、太平洋、地中海、南极海，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们只看这些名称，那它们当然是不同的；但是，水，海洋本身，却为同一个实在。

同样，上帝的神圣显示者们所创立的神性宗教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纵然它们的名称和术语各有不同。人必须热爱光明，无论黎明从哪里出现。他必须热爱玫瑰，无论它在哪片土壤里生长。……爱恋灯盏并不是爱光明……¹⁴¹

听众中有一位犹太教拉比西尔弗曼，此人曾对阿博都-巴哈抱持不友善的态度。可是这次，当阿博都-巴哈演讲完毕后，他立刻站起身来，说他看到了那片经常破晓于东方、照耀于西方的光明。他呼吁他们牢记阿博都-巴哈的那句话：“爱恋灯盏并不是爱光明。”

第二天在金尼夫妇的家中，阿博都-巴哈再次阐述了“宗教

本质上同源”这个话题，只不过阐释的角度不一样。

神圣显示者们已经在祂们的教义里打破了偶像崇拜，根除了谬误，肃清了伪宗教信条，召唤人类重归上帝唯一这个根本法则。同时，祂们全都倡导人类世界大同的理念……每一部经典对人类来说都构成明显的充分证据；从基础到顶端，每部著作都宣扬上帝唯一和人类一体的基本原则、上帝的爱、废除战争以及神圣的和平准则……因为上帝之言乃是智慧、绝对知识和永恒真理的聚合。

204

看看《圣经》里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是怎样记载的：“太初有道^①，道与神同在，道便是神。”^②这句话虽简短，却蕴含了至高的道理。它无处不用，放之四海而皆准，凌驾于书本所涵纳和表达的力量。先前的神学博士们并未对它予以详细论述，但将它限用于耶稣身上，谓之“道成肉身”……天父、圣子和圣灵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具有诸多意义，构成了基督教的根本。现在我只打算给予扼要的解释。为什么说耶稣便是道呢？

在创造界，所有的现象存在都好比是字母。这些字母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们没有表达任何的思想或理想，譬如字母a, b, 等等。同样，所有现象性的存在本身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然而，一个词语由字母组成，有其独立的蕴意和含义。因此，当基督表达神性实在的完美含义及其内在的独立意义时，祂便是道（词语）了。与隐喻状态相比，祂可谓是在实在状态。书本的页面本身没有什么内在意义，但它们所传达的思想却可以引导你对实在进行思考。耶稣的实在即为完美的意义，基

①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word，本意为“词语”，这里译为“道”。——译注

② 《约翰福音》1: 1。

督这一身份本身在神圣经书里便被当做了道的象征……基督这一身份并非意味着耶稣的肉身，而是祂身上所表现出的完美的神圣品质……基督的实在乃是上帝神性品质与属性的化身……¹⁴²

205 5月30日，阿博都-巴哈在神智学会的分社（第79号大街）发表了演讲。5月31日，祂应一位美国资深且坚定的巴哈伊，即威廉·H. 霍尔先生的邀请，造访了新泽西州的范伍德镇。范伍德镇只有一个村庄大小，颇具自然之美。霍尔先生及其家人力劝阿博都-巴哈多留几天休憩一番，因为纽约暑气逼人。然而阿博都-巴哈无法停下来休息，服务召唤着祂。当天，祂在市政厅发表了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演讲，祂指出了宗教领袖是如何削弱了宗教的根基。

……物质主义者正在迈进和侵犯，而神圣力量正在衰减并消失。反宗教战胜了宗教。产生混乱局面的因由在于宗教之间的分歧，而其根源在于各教派和宗派之间存在的敌视和仇恨。物质主义者利用了宗教之间的这种纷争，且不断地对其加以攻击，企图将神所栽培的大树连根拔除……如果指挥官在战术的执行上与其部队存在分歧，那么无疑，他会被敌人打败。当下，宗教之间存有分歧，敌视、冲突和争吵甚嚣尘上，各宗教信徒拒绝互相交往；不，相反，如有必要，他们会不惜流血地厮打。读一读历史和记载，便能看到以宗教名义所犯下的诸多恐怖行径……

模仿行为破坏了宗教的根基，毁灭了人类世界的灵性，将神圣光明变成了黑暗，使人类无从真切认识上帝。它是物质主义取得胜利、宗教被疏离的原因所在……当物质主义者用理性头脑去剖析模仿行为时，他们发现这些行为其实只是迷信而已，他们因此而否定宗教……

随后阿博都-巴哈谈到了过往的神圣恩典，以及摩西和基督带给人类的指引。祂继续说： 206

当前的时期无缘得享神圣恩典，而以往暴虐和野蛮的时代却获得了无尽的恩典，这有可能吗？在过去降赐恩泽的同一个慈悲上帝已经给我们开启了通向祂的天国的大门。祂的圣阳之光正在照耀，圣灵的气息正在更生。这个全知全觉的上帝仍在协助和确认我们，启迪我们的心智，愉悦我们的灵魂，向我们的鼻孔吹送神圣芬芳的香气。神智和天意笼罩了芸芸众生，在我们面前摆上了圣宴。我们必须从这慷慨恩泽之中获取应得的丰厚份额。¹⁴³

第二天，阿博都-巴哈返回纽约。6月2日，祂再度赴升天教堂布道。祂以“教堂作为崇拜之所的重要性”为演讲开篇。

在神圣经书中，教堂一词是指契约之所，其理由在于，教堂是怀有不同思想和意向的人们——包括所有种族和国家——依照永久亲爱的契约聚集到一起的场所。在主的神殿，在神的居所，我们必须对上帝表示服从……我们不可在意种族的差异和国籍的不同，我们必须忽视宗教和信条的差异，也不得执著于思想程度的分野；不，相反，我们必须把所有人都当做同一人类来对待，要认识到芸芸众生必须团结和一致。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的人都同属一个大家庭，同属一个大种族，同属一个大国度；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上帝的仆人，都栖身于祂的慈悲之庇荫下。其所包含的要义是，教堂乃是共同的中心。庙宇乃是上帝的实在和神性的象征——人类共同的中心……然而，真正的共同中心却是上帝的诸显示者，教堂或庙宇只是这些显圣者的象征和表达。 207

接着，祂谈及了上帝诸显示者，比如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在实现人类团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祂们“都是各自时代的共同中心，祂们都降临在东方”。而在今天，祂告诉听众，巴哈欧拉“是所有人类团结的共同中心，而祂的灿烂光芒也同样自东方开始照射”。最后，祂指明了东西方的各自角色与作用：

在西方世界，物质文明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发展，但神圣文明是建立在东方大地上的。东方必须从西方那里获得物质文明，而西方必须从东方获得精神文明。这样就会建立起相互联结的纽带。如果东方和西方走到了一起，人类世界便会变得荣耀，会取得非凡的进步……因此，你们必须帮助东方取得物质进步。东方也必须在西方世界传扬精神文明的诸原则……我祈求上帝将东方和西方团结起来，以使这两大文明能够交流和互补。我肯定这必会发生，因为这是一个光明的世纪。这是神圣恩泽对这一新世纪的迫切需要——东方与西方的团结——进行倾洒的时代。这是确然能够实现的。

208 台下听众呈递了各种书面问题。有人问：“您与巴哈伊信仰的创始人是何种关系？您是祂的继承人吗？就像罗马教皇的继承制那样？”阿博都-巴哈答道：“我是创始人巴哈欧拉的仆人；我以此为荣。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了。我希望我对巴哈欧拉的侍奉能得到确认。这是我的身份。”有人问：“和平比仁爱更伟大吗？”阿博都-巴哈回答：“不！仁爱比和平更伟大，因为和平是建立在仁爱之上的。仁爱是和平的客观目标，而和平是仁爱的结果。唯有达成仁爱，才能实现和平；不过，还有一种所谓的和平是无关仁爱的。来自上帝的仁爱是至为基本的。这种爱当为全人类奋力以求的目标，它是天国之荣耀，人类之光明。”¹⁴⁴

次日（6月3日），阿博都-巴哈行抵宾夕法尼亚州米尔福

德镇，并在此地停留一夜。在返回纽约的火车上，随行人员发现，阿博都-巴哈的脸颊突然有泪水滑落。当时火车正在乡间飞驰，祂注视着窗外迷人的景色，联想到父亲所遭受的苦难，遂陷入了深深的哀伤之中。

第七十八西街309号即是阿博都-巴哈新租的一座房子（该房子属于钱普尼夫人），也是祂在纽约剩余日子的住所。正如朱丽叶·汤普森所言，这座房子的大门“大约在早上八点，或者更早就打开，接下来整天无人看守，直到半夜才关门”。¹⁴⁵

皮尔里上将曾在华盛顿会见过阿博都-巴哈，当时他也在纽约。6月5日，阿博都-巴哈在布鲁克林拜访“团结俱乐部”时，两人再次相遇。当时恰逢孩子们的校庆日，在接下来的午宴中，皮尔里上将是演讲人之一。他讲述了自己的北极探险经历，接着表达了自己对阿博都-巴哈的敬仰之情，同时邀请祂发表讲话。阿博都-巴哈坐在餐桌上，简短地讲述了教育这个主题。观众们听着津津有味。

209

在过去的数周里，长途旅行的负荷不减反增。阿博都-巴哈的体力损耗，已经接近了危险程度，但祂仍不肯休息。工作太多而时间太少。然而，在6月8日从纽约行抵费城时，祂疲乏至极，不得不取消一些约会。尽管如此，祂第二天还是发表了两场演讲，分别在吉拉德大道15号街的上帝一位论派教堂，以及布罗德和伯克斯大街的浸礼教会。据扎尔加尼记载，浸礼教会的牧师甚至向远在华盛顿的名流发出了通知和邀请。阿博都-巴哈在宾夕法尼亚州浸礼教会发表的演讲，是祂在整个美国之行中所作的最长演讲之一。祂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自然之路和灵性之路的图景：

自然之路便是动物界的道路。动物依照自然需求行动，听从自身的本能和欲望。无论其动力和癖性为何，它都有满足它们的自主权。然而，它只是自然的囚

徒……动物不具备思维能力或自觉智力，它完全受制于感觉官能，不具有超乎自身的更高能力……

210

一个所能见到的最令人奇怪的事情是，在当今，物质主义者为自己的天然本能和受束缚状态而洋洋自得。他们说，除了可以感觉到的或可以触摸到的，其他一切都不可相信或不可接受……如果说这是一个优点，那么，动物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程度，因为动物对灵性界域绝对无知，与自觉认识的内心世界全然无涉。物质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与动物是一致的：否认超感觉事物的存在。如果我们认可受限于感觉官能层面是一个优点这个说法，那么，动物在这方面确然比人类更胜一筹，因为它完全不具备超越感官的能力，绝对意识不到上帝的王国及其迹象，然而，上帝却赋予了人类一种无限的能力，凭借它，人类能够驾驭自然世界。

想一想所有其他现象性存在及事物是如何受制于自然的吧。太阳，即太阳系的巨大中心，巨大的恒星和行星，高耸的山峦，地球本身，以及比人类低等的生命王国——所有这些都是大自然的囚徒，唯独人类例外。其他的受造物都必须服膺自然法则，不得有丝毫的偏离……人类是大自然的统治者。按照自然法则和限制，他必须生活在大地上，可是，看吧，他是怎样冲破这条诫命：借助飞机翱翔于山峦之上，借助轮船畅游于海洋，借助潜艇深入海底……虽然栖身于地球，但他能够洞悉极度遥远的繁星世界的种种奥秘。他可以透视潜藏于大地之下的隐秘真相，发现宝藏，了解现象世界的秘密和奥妙，将那些按照自然的吝啬法则应该藏而不露、不被知晓且深不可测的事物一一揭示出来。凭借一种完美的内在能力，人类能够将这些真相从不可见层面揭示到可见层面……

尽管被赋予如此理想的能力，却仍然自甘屈尊到低

人一等的地步，声称自己与那些显然逊于自身真正地位者相比，并没什么优越。这该是何等的匪夷所思。上帝已将如此自觉的灵性赋予人类，使他成为所有偶然性存在之中最神奇者。倘若他忽视这些品质，自甘堕落到物质层面，视物质为存在界的主宰，否认高尚的存在……事实上，从这种观点来看，动物才是更伟大的哲学家，因为它全然不知上帝的王国，没有灵性意识，不了解神圣世界……

211

接着，阿博都-巴哈将话题转向第二条道路，即灵性之路。“这条道路，”他说，“有助于世界的进步和提升。”但是它经常不被人们看见。

可悲啊！人类完全沉浸在模仿和虚伪之中，纵然神性宗教的真理古往今来都是相同的。迷信障蔽了基本的实在，世界因此黑暗，宗教之灯因而暗淡。如此黑暗助长差异和分歧，仪式和教条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真正的宗教乃是人类友爱与和谐的源泉、养成高尚品质的动因。然而，人们却执著于伪造和模仿，忽略了使大家统一的神性实在，因此他们无缘得享宗教之光的照耀。他们对父辈和祖先遗留下来的东西亦步亦趋……宗教信仰者的领域变得越来越狭窄和黑暗，物质主义者的地盘变得越来越宽阔和发展……日落之时，就是蝙蝠展翅飞翔之时，因为它们生来就适合夜间活动。宗教之光暗淡下来，物质主义者便会涌现。他们恰似夜间的蝙蝠……¹⁴⁶

最后，阿博都-巴哈谈到了巴哈欧拉的降临，以及祂所宣布的世界赖以救赎的原则。

迫于行程安排，阿博都-巴哈在费城逗留的时间很短，于6月10日下午就返回了纽约。然而，费城的巴哈伊人数虽少，却如此热情洋溢，其他人士也反响热烈，这使得阿博都-巴哈经常回想起这场短暂旅行，且心头备感温馨。第二天，祂告诉聚集

212

在祂住所的纽约巴哈伊们：

我刚从费城回来，在那里待了两晚，在两座大教堂进行演讲。糟糕的天气影响到我的健康。来来往往舟车劳顿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传扬真理之光。我的年岁已高，旅行颇为辛苦。有的时候会觉得吃不消了，但是，为着对上帝之友的爱，怀着在亲近上帝之路上奉献自己的渴望，我心甘情愿地承受这些困难。我的目的就是业已完成的结果——人类的友爱和团结……¹⁴⁷

返回纽约的当天，阿博都-巴哈在一封书简中告诉伊波利特·德雷富斯：

这几天，我应两位牧师的邀请，以及上帝之友的请求，访问了费城。两座教堂聚满了教众。我的演讲完全超乎了我的能力之外。然而，阿卜哈天国的确信昭如明日，从天而降，拥抱着我。我无能，祂强大；我贫穷，祂富有。诚然，这句福佑经文的含义彰显无遗：“凡为我的圣道之胜利奋起者，我必以上天之众使军及我宠爱之众天使相助。”¹⁴⁸

阿博都-巴哈何其谦卑啊！祂竟然说“超乎了我的能力之外”。

第十三章 圣约之城

213

(6月11日—7月22日)

接下来的日子里，阿博都-巴哈每天都在祂住所里举行的聚会上演讲。有太多人想单独拜见祂，可是考虑到祂的健康状况和时间安排，根本不可能这样做。不得已，祂只好订立了一条原则，只私下接见从未谋面的人，或者有紧迫问题求助的人，其余人一概在祂的客厅里会面。

朱丽叶·汤普森讲述了一个故事，这类故事在阿博都-巴哈逗留纽约期间一定屡见不鲜。这个故事不仅可以让我们知道，阿博都-巴哈遇到的都是哪些紧迫问题，还能让我们感受到祂给精神上受挫之人带去的抚慰：

巴克顿女士^①来了……带来一个可怜的流浪儿，是一个犹太小女孩。巴克顿女士一身黑装，女孩小脸苍白，沾满泪痕。

我和卢阿一直在厨房。走出厨房时，我看到了眼前这一幕：祂像往常一样，坐在窗边，阴影投射在祂的脸上，让祂的面部轮廓更加清晰。窗的一侧坐着巴克顿女士，另一侧坐着那个哀伤的可怜儿。小女孩讲述着自己凄惨的故事，豆大的眼泪从脸上滑落。

214

“不要伤心了，不要伤心了。”祂说。祂非常，非常平静……

① 艾丽斯·巴克顿，英国人，著有圣诞神秘剧《伊格·哈特》、《黎明》，以及其他剧本。

“我的哥哥已经坐牢三年了，他是被冤枉的，不是他的错，他是受人唆使的。他意志力薄弱，结果被他们骗了。他还有四年的服刑期。我的父母一直很抑郁。姐夫是家里的顶梁柱，可是也刚刚去世了……”

“你必须信赖上帝。”阿博都-巴哈说。

“可是我越信赖上帝，事情就越糟糕！”她啜泣道。

“你从来没有信赖过上帝。”

“但是，我的母亲一直诵读赞美诗，上帝不应该这样抛弃她！我自己也读赞美诗，每天晚上临睡前都会读第九十一篇和第二十三篇。我也祈祷。”

“祈祷并不是读赞美诗，祈祷是信赖上帝，做任何事情都服从祂。只有服从祂，事情才会出现转变。将你的家人托付给上帝，热爱上帝的意志。坚强的轮船不会被大海征服，相反，它驾驭海浪。现在，你要做一艘坚强的轮船，而非一条破舟。”¹⁴⁹

6月16日星期天，阿博都-巴哈来到布鲁克林。早上，祂在弗拉特布什街贝弗利路的上帝一位论派第四教堂发表了演讲。中午在霍华德·麦克纳特夫妇家用餐，随后在夫妇家中举办了一场巴哈伊聚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晚上，祂站上了汉考克街中央公理会教堂的讲坛。在上帝一位论教堂，阿博都-巴哈说：

能产生无限结果的统一首先是人类的统一，它基于这样的共识：所有的人都受到万荣者之荣耀的庇荫，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上帝的仆人，因为芸芸众生都呼吸同样的空气，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活动在同一个天空下，接受同一个太阳的光芒照耀，受到同一个上帝的保佑。这是最伟大的统一，如果人类坚持下去，它会源源不绝地产生善果。但迄今，人类与它背道而驰，坚持派

系或其他有限的统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上帝的光辉和恩宠正从四面八方笼罩我们，我们的思维能力在发展，感知能力变得越来越敏锐，科学和艺术在广泛传播，倡导和弘扬真正的、终极的人类大同的能力已经具备，而如此大同必将结出非凡的功德之果。它将调和所有的宗教，使交战的国家变得相爱，敌对的君王变得互善，从而给人类世界带来和平与幸福。它会将东方和西方联合起来，一劳永逸地清除战争的根因，使至大和平的旗帜高高飘扬……

另一种统一是灵性的统一，它是圣灵气息发散的结果。它比人类的统一更加伟大。人与人之间的一致和统一就好比人的肉体，而出自圣灵气息的统一便是激发肉体生气的灵性。这是一种完美的统一。它能在人类当中创造这样一种氛围：每个人都会为他人做出牺牲，每个人的至高愿望将会是为他人的福祉做任何事乃至献身。这种统一曾经存在于耶稣基督的门徒之中……这是为波斯两万名巴哈伊所热爱、投入并为之献身的统一。它使得巴孛成为上千支利箭的靶子，使得巴哈欧拉承受了长达四十年的放逐和监禁的非人折磨……

依照上帝之言，还有另一种统一：上帝显示者——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巴孛和巴哈欧拉——的一致性。这是神圣的、上天的、光明的、仁慈的统一——相继出现的显圣者们所表现出的同一神性实在……

还有一种神圣统一或实有，它是神圣的，超乎人类的所有概念。它无法被理解或想象，因为它是无限的实在，不能被有限地理解。人类的心智不能囊括这一实在，因为所有的思想和概念都是有限的和智力的产物，而非神性存在的实在，只有后者能知晓其自身。例如，如果我们形成了一个神性概念，用来指一个活的、全能

的、自足的和永久的存在，那么，它也只是人的智力实际所能理解的概念……我们本身都是具有外观和形态的实在，但即便我们自身的这个概念也只是我们自己头脑和有限理解的产物。神性实在是高高在上的，超乎这一层级的认知和理解。它永远隐而不显，深藏于自身的神性之中，远非我们所能理解。然而，尽管它超乎我们的认知能力，但它的光芒、馈赠和美德却在诸先知的身上显现而出，恰如太阳在不同明镜之中熠熠生辉。这些神圣实在者就好比反射器，神性实在就好比太阳，虽然它由镜子反射，它的美德与极致在镜子里显得璀璨，但它并非自其威严和荣耀地位屈尊而降并试图驻留镜子里；它仍保留着其神圣的天堂……这就是上帝的一体；这是唯一性——神性的统一，祂如此神圣，超乎升或降、具体化、理解或观念化……¹⁵⁰

在麦克纳特夫妇家中的巴哈伊聚会上，阿博都-巴哈的讲话如下：

这是一个美妙的聚会……在此世，无论何时，只要有这种聚会举行，其结果必将是非常好的……在黑夜里，只要点亮一盏灯，人们就会自然地被吸引并聚集在它的周围。当你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看一个聚会，你们就会知道一盏灯可以照亮黑暗。有的灯所发出的光是有限的。有的灯所发出的光是无限的。有的灯只能照亮很小的范围，有的灯可以照亮地平线。上帝的引导之灯一旦点亮，它的光芒就会照亮整个东方和西方……想一想基督时代引导之光是如何照亮十二颗心灵的。起初，它看起来是何等的有限，之后，它又是怎样地扩展蔓延并照亮世界！你们团体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引导之灯已在你们的心中点亮，因而在未来的若干年里，它必将大放异彩……全能者的馈赠正从慈爱天堂派发下

来，但我们必须具备接收它们的能力。神圣慷慨之泉虽喷涌不绝，我们仍须对此生命之水满怀冀望。若非干渴，惠泉便无解渴之用……若非心灵充满渴求，主的恩宠便无从显露……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努力，哀求和恳请上帝王国恩准我们具备充分的能力，以使上帝的恩赐昭然若揭于我们眼前。而且，既然我们获得了这些神圣的恩典，那我们就该向那唯一真神的门槛谢恩。然后，我们还须尽情为主而欢乐，因为，在这美妙的世纪和光荣的时代，在上帝王国的庇荫之下，我们已然承享这些恩赐并会挺身赞美和感谢。因此，我首先劝说自己，然后恳求你们，要感激这伟大的馈赠，认可这至伟的引导，接受主的这些恩典……¹⁵¹

在中央公理会教堂的讲坛上，阿博都-巴哈宣示了那位阿拉伯先知使命的真理。祂说：

作为不同宗教体系的源泉或创立者，神圣显示者们在目的和教义上是相同和一致的。亚伯拉罕、摩西、琐罗亚斯德、佛陀、耶稣、穆罕默德、巴孛和巴哈欧拉的精神和实在是一体的。此外，各先知都兑现了前任先知的许诺，也都预告了后继者的到来之时……

218

倘若基督教的所有宗派和分系能够探究实在，基督的基础便能将他们团结起来。敌意或仇恨将不复存在，因为他们都将遵循实在本身的同一指引。同样，在更广的范围内，如果所有的现存宗教体系也都能摒弃对祖先的模仿，探求实在，寻找圣经书的真正含义，那么，它们就会在同一基础，即实在本身上实现团结和一致……

伊斯兰教位于世界伟大宗教体系之列。约有三亿人信奉它。一千多年来，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一直存在

着敌意和纷争，这是因为误解和灵性受到蒙蔽所致……

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都信奉《古兰经》为上帝之言。在这部神圣经书里，有一些明确的话语……说基督是上帝之言，称祂为上帝之灵，说耶稣基督是通过圣灵气息的更生来到这个世界的，而祂的母亲马利亚则是神圣和圣洁的。《古兰经》里有一整章专门讲述耶稣的故事……简言之，《古兰经》里确有对基督的颂词和赞语，而这些你们在《福音书》里是找不到的……而且，有意义且有说服力的一点是，穆罕默德宣告其工作和使命时，首先质问自己信徒：“你们为什么不信耶稣基督？你们为什么不承认《福音书》？你们为什么不信摩西？你们为什么不遵循《旧约》的戒律？你们为什么不理解以色列的诸先知？你们为什么不信基督的门徒？”……可见，是无知和误解导致了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他们之间发生战争，该流多少血，该有多少国度被毁灭，该有多少孩童失去父亲，该有多少父母为失去孩子和亲人而哀恸！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偏见、误解和在未探究实在真相的情况下对祖先信条的模仿。如果神圣经书得到正确无误的理解，那么，诸如此类的纷争和苦难就会烟消云散，友爱关系就会取而代之地盛行起来。这个道理也完全适用于其他任何宗教……上帝宗教的基本目的是在人间建立团结。神性显示者们乃是伙伴和友爱之宝的创立者。祂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制造不和、纷争和仇恨。上帝的宗教是友爱的促进者，要是它被用来制造敌意和流血，那么实在地讲，没有宗教反而更好，因为它会继而变成魔鬼，成为人类世界的有害之物和障碍……¹⁵²

阿博都-巴哈以巴哈欧拉的故事结束了在布鲁克林公理会教堂的演讲。祂如此讲述父亲那不可战胜的力量：

祂先后被两个君王放逐，成为万国敌视的难民，遭受经年累月的监禁。可就在如此颠沛流离的苦难之中，祂给世界的君王和统治者写信，以雷霆万钧的气概严厉地谴责他们，召唤他们归向团结和公义的神圣大旗。祂告诫他们致力于达成世界和平和协议，敦促他们建立世界仲裁委员会，该委员会经由世界各国和政府的代表所参加的万国大会选举产生，它将组成一个世界正义仲裁法庭，专门处理国际争端……君王们觉得祂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他们竭尽所能地妄图扑灭祂的光辉，但到头来却反而增加了它的强度和光亮……¹⁵³

6月18日，在布鲁克林区麦克纳特住宅的庭院里，拍摄了一段阿博都-巴哈的录像。这段录影保存至今。 220

第二天6月19日，在纽约的巴哈伊看来，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天，因为阿博都-巴哈将他们的这座城市命名为“圣约之城”。阿博都-巴哈向他们宣读了巴哈欧拉在阿德里安堡启示的《圣枝书简》，并宣示了自己的地位：圣约中心。由于祂是在纽约公开发出了这个清晰威严的声明，因此这座城市备受殊荣。同一天，祂收到了《辉煌的证据》^①的手稿，祂对文章大加赞赏，并安排在美国翻译和出版。

扎尔加尼写道，在1912年6月下旬的那段日子里，阿博都-巴哈经常流露出一种心境，非常类似先前居住在开罗的扎伊屯的情景，那个时候，祂非常渴望殉道，献祭自己的生命。扎尔加尼引用了阿博都-巴哈致阿迦·里达-加纳德（巴哈伊信仰早期的一位虔诚且杰出的资深巴哈伊）的书简，说明了祂在阿德里安堡的日子，以及在阿卡的早期生活的心境。“忠贞”，阿博都-巴哈在那封书简里说，

需要穿越沙漠，翻越山岭。当我成为一名无名无踪的流浪者时，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忠贞。主啊！让您的

① 参阅本书边码第151页。

221

仆人实现他的最高愿望，此恩惠闪耀于忠贞的地平线，其灿烂犹如黎明的太阳。我向巴哈所钟爱者发出一个吁请，希望他们俯首跪拜于神圣门槛前，将额头贴于地面，请求赐有罪的阿博都-巴哈得饮那献祭之杯，如此，他就可以侍奉于巴哈门槛前，得尝忠贞之洋的一滴甘美之水。¹⁵⁴

“我准备离开纽约，到蒙特克莱休息几日，”阿博都-巴哈6月20日告诉聚集在家中的巴哈伊。祂接着说，

我想应该是在户外的树荫之下，远离城市喧嚣之处，就像波斯的花园那样。食物应该是波斯风味的。一旦地点落实，会通知所有的人，我们会举办一场心连心和灵性交融的大会，并希望如此盛会能帮助创建团结的新基础。所有的朋友都会来。他们都将是我的客人。他们会是同一个机体的组成部分和成员。这个机体所显现的生命精神将是同一种精神。团结圣殿的基础将是同一基础。每个人都将成为这个基础之中的一块石头，牢固团结，和衷共济。每个人都将成为同一棵大树上的叶子、花朵或果实。为了友谊和团结，我渴望能举行这个盛宴和灵性聚会……¹⁵⁵

222

第二天，阿博都-巴哈启程赶往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仲夏的纽约，空气闷热难受，这让阿博都-巴哈的身体饱受煎熬。蒙特克莱的休息颇为必要，但是前后一个星期，祂根本没有完全休息。祂造访了纽瓦克，并留宿一夜。祂每天接见巴哈伊，以及求道者和仰慕者，并经常在他们的聚会上讲话。一天，阿博都-巴哈向他们阐述基督这句话的意思：“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¹⁵⁶接着祂便讲述了一些巴比和巴哈伊殉道者，特别谈到了米尔扎·阿卜杜勒-瓦哈卜-设拉子。这位年轻人只见过巴哈欧拉一次，便彻底忠于祂，甚至抛下所有，跟随祂来到德黑兰，最终却落入了当局官员的

手中——纳赛尔丁沙阿遇袭后，这些人四处搜捕巴比。在地牢里，年轻人得偿夙愿，见到了巴哈欧拉。殉道当天，他以头触地，拜倒在巴哈欧拉脚下，亲吻祂的双足，然后拥抱他的教友。告别完毕后，他竟然手舞足蹈，欣然跨出地牢，投入殉道之怀抱。众人屏气凝神地聆听阿博都-巴哈讲述着米尔扎·阿卜杜勒-瓦哈卜的动人故事。让朱丽叶·汤普森继续讲述那幅感人场景吧：

突然间，阿博都-巴哈的整个神态都改变了，好像是殉道者进入了祂的身体……祂的头兴奋地高昂着，手打着响指，双脚拍踏着门廊，直到我们几乎承受不了那种颤动——祂的身体居然散发出如此强劲的力量。接着，祂高声唱起殉道者之歌，如此沉醉，如此凄惨，是我生平闻所未闻……另一个王国的大门在我面前敞开——也就是神圣悲剧之王国……

祂重新坐回椅子。我眼中涌起的泪水，模糊了一切。我拭干眼泪，发现祂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更加奇异的神情。很明显，祂的双眼正凝视着那不可见王国。那双眼睛犹如珍珠般明亮，且充盈着愉悦，我们几乎差点相信，有一幅景象就真实地呈现在祂的眼前。祂的唇边浮现出欣喜的微笑。祂哼唱着殉道者之歌，发出低沉的回响。

“看吧！”祂喊道，“殉道者虽死，其影响长存于世，它已经改变了我的精神状态。”

沉寂片刻后，祂接着说：“朱丽叶，什么事情让你深思不语？”

“我在想您说到您的精神状态发生改变时，您脸上浮现的神情，我在想那些为人类而欣然赴义的殉道者身上闪过的上帝愉悦之光。”¹⁵⁷

我们在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的日志中，发现了另外

一幅感人的场景。我们看到阿博都-巴哈和随从一起去集市采购物品；祂亲身下厨，做菜给客人吃；祂亲自在厨房张罗。大多数时候，祂的午餐或晚餐都有客人，偶尔没有客人的时候，祂便以面包和奶酪为食，以减轻随从人员们的负担。

6月29日对于纽约及其邻近地区的巴哈伊而言，是另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那天，阿博都-巴哈在新泽西州的西恩格尔伍德举办了一场灵宴会，他们全部受邀参加。从此，这个难忘的日子每年被人们纪念和庆祝。由于从蒙特克莱赶过来旅程漫长，且中途要换四趟火车，因此，阿博都-巴哈中午抵达西恩格尔伍德时，已经非常疲乏。祂在罗伊·威廉^①的家中稍息片刻，便步行来到一片小树林，即灵宴会的举办地。“祂坐在一棵大树底下，与人们寒暄着。祂的一侧坐着一位贫穷的老妇人——非常贫穷和卑微，却拥有着闪亮的信仰，另一侧是衣着华丽而富奢的克鲁格夫人^②。”¹⁵⁸ 阿博都-巴哈的客人多达两百余人，祂穿梭其间，以玫瑰精油涂抹每一位，然后说了这些话：

224

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聚会，你们怀着真诚的意愿来到这里，所有的出席者都希望获得上帝的美德。我们的动机是被神圣天国吸引。既然大家的意愿都旨在团结和一致，那么，可以肯定，这次聚会必会带来丰硕的成果。它会帮助我们吸引一种新的恩典，因为我们正转向阿卜哈天国，寻求主的无尽馈赠。这是新的一天，这是新的时刻，因为我们大家现在已经欢聚一堂。确然，实在之阳正在至为璀璨地照耀着我们，不和的黑暗必将成

① 这位美国巴哈伊晚年服务于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在将近四十年里，为信仰付出了无价的贡献。他于1951年12月去世，死后被圣护授予圣辅的称号。

② 格蕾丝·克鲁格夫人是纽约著名医生弗洛里安·克鲁格之妻。她的丈夫起初强烈反对巴哈欧拉的信仰，但自从他见过阿博都-巴哈之后，态度发生了彻底转变，甚至信奉了妻子为之虔诚服务的信仰。1921年11月克鲁格医生在海法，在阿博都-巴哈去世时服侍于侧。

为过去。至高的友爱和团结必将出现，上帝的恩宠必将拥抱我们，通向天国之路必将变成坦途。这些灵魂会像蜡烛那样被点燃，凭借至高引导之光熠熠生辉……

……如此聚会的功效将是永恒的，延续千秋万代。这种聚会的名称和意义将会永续长存。为纪念这样的聚会，将来应该召开成千上万次会议，而我今天对你们所讲的这些话，在未来的会议上应该一再重复。因此，你们要快乐，因为你们都处在上帝之天意的荫庇下。你们要欢愉和喜悦，因为上帝的馈赠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圣灵之生气正在吹拂你们。

欢乐吧，上天盛宴为你们准备好了。

欢乐吧，众天使是你们的助理和帮手。

欢乐吧，完美圣尊巴哈欧拉正看着你们。

欢乐吧，巴哈欧拉是你们的庇护神。

欢乐吧，永久荣耀已为你们命定。

欢乐吧，永恒生命等待着你们。

……愿你们成为同一海洋的波浪、同一天空的繁星、同一棵树的果实、同一座花园的玫瑰，这样，通过你们，人类大同的圣殿便可在人类世界建起，因为你们都是被召唤去推动世间万国归于一体的仁人志士……¹⁵⁹

225

朱丽叶·汤普森写道：

但是美妙——难以言状的美妙时刻尚在后头。教长独自出去好几个小时，回来时已经天黑。我们几个人正坐在门廊下^①……我们下方的草坪上坐了一些人——那些不舍离开，仍流连于此的人。暮色中，他们白色的衣裳轻柔如蛾翼，他们手上拿着点燃的细蜡烛——实际上是用来驱蚊的！可它们看起来却像顶端镶嵌着小红星的魔杖，加上香烟缭绕，恰如某些东方寺庙。那是一幅仙境

① 罗伊·威廉家的门廊。

般的景象。教长坐在台阶中央的一张椅子上，手中也优雅地拿着一支细蜡烛。那支蜡烛跳动着火焰，似乎在说话！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晰地记着那幅画面，且永生不忘：身着白色衣裳的人们若隐若现，他们之中闪烁着点点红星；他们的背后是一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在夜色银星的衬托下，犹如一团巨大的乌云……

祂还没说完话，便从座上起身，走下台阶……

“愿平安与你们同在，”祂一边说，一边走进了夜色不见了，只听见祂那圆润的波斯话及其震撼有力的翻译向我们飘来，“我会为你们祈祷。”¹⁶⁰

那个难忘的夜晚，阿博都-巴哈留宿于西恩格尔伍德。次日，阿博都-巴哈驱车前往新泽西州的莫里斯敦，即波斯驻纽约总领事托帕基扬先生的住宅所在地。祂及其随行人员受邀参加了省督家中举办的午宴。托帕基扬先生还安排了一些达官显要与阿博都-巴哈会面，以及一些新闻记者采访祂。当晚，阿博都-巴哈返回了纽约。祂在纽约市又待了三周。祂说，祂之所以延长停留时间，是因为纽约的地位非常重要，必须在此奠定牢固的基础。7月1日，祂告诉聚集在祂住所的巴哈伊们：



图六 阿博都-巴哈1912年在芝加哥

我希望一种新的光芒能在纽约的朋友当中显现出来，以使他们成为一种新人，希望一种新的基础能够奠定，一种完美的和谐能够实现，因为巴哈欧拉的基础就是爱。¹⁶¹

一天，阿博都-巴哈应邀赴广场旅馆。祂挑了一个最小的房间坐下，并婉谢参观旅馆的其他豪华房间。祂告诉随从人员，每当祂看到宏伟的建筑和迷人的景致，就会立刻想起德黑兰黑暗的监狱和阿卡荒凉的军营，以及巴哈欧拉所遭受的苦难。这样，祂就会陷入忧伤，再无心思观赏。

阿博都-巴哈于7月5日在家中发表了一场演讲，这场演讲特别值得一提。有人问起了过往的启示周期，并请求阿博都-巴哈给出自己的理解。祂回答说：

神性统治是亘古常在的统治，并非偶然存在的统治。

如果我们设想这个存在界有一个开始，那我们就可以说神性统治是偶然产生的，也就是说，存在着一段它尚不存在的时间。一个没有领地的君王是不可想象的。他不能没有国家，没有臣民，没有军队，没有疆域，他也不可能没有王权。对于君王来说，统治所不可或缺的所有这些要素都必须具备。在它们都齐备之后，我们才可以把统治这个词用在他身上。若不然，他的统治就有缺陷，就不完整。如果这些条件无一具备，那统治也就无从谈起了。

227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被创造的世界有一个开端，那就等于我们承认上帝的统治是偶然性的，这也意味着我们承认神性的实在曾有不具领地之时。神性的名号和属性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像“大能者”、“生者”、“供给者”、“造物主”这样的称谓，都依赖和需要受造物的存在。要是没有受造物，“造物主”一词便没有意义。如果没有任何对象需要供给，我们就不会想出“供给者”这个词。如果不存在生命，那“生者”便无从想象。可见，上帝所有的名号和属性都需要对象或受造物的存在，这些是它们施予的目标，是它们显示自身

所借助的客体……因此，上帝的属性必然不容许暂停或中止，因为上帝的名号是实在且永在的，而非潜在的。由于它们赋予生命，它们被称为“赋生者”；由于它们供应所需，它们被称为“慷慨者”和“供给者”；由于它们造生万物，它们被称为“造物主”；由于它们给予教化和管治，上帝就被冠以“主”这个称谓。这就是说，神性名号源自神性的永恒属性。由此可见，这表明神性名号预设了对象或受造物的存在。

228

因此，怎么能够想象神性统治曾有不存在之时呢？这神性统治不是六千年的概念所能衡量的。这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宇宙不可能是那六千年的产物。这浩瀚无垠的实验室和工场的生产并非局限于地球围绕太阳的六千次公转。哪怕只是略加思考，我们就能断定：如此计算和结论是非常幼稚的，尤其从科学的角度看更是如此，因为科学证实，早在六千年以前，人类便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

……神圣经书里的内容全都是象征性的，需要权威的诠释……巴哈欧拉说：“宇宙既无开始也无终结”……¹⁶²

阿博都-巴哈在纽约的下一项公众活动，是在第四大道和第十二街的上帝一位论教堂。这场演讲的时间是7月14日，以下是祂的演讲内容：

……巴哈欧拉宣告并提供了从人类世界中清除敌对和争斗的法宝。祂让冲突与不和没有任何藏身之地或发生的可能……

首先，祂宣告了人类一体的原则以及专门满足当今人类需要的宗教教义。纷争首先起源于各宗教之间的差异。巴哈欧拉给世人提供了一整套促进宗教间友谊和团结的教义。贯穿过往的历史，各个宗教信仰体系都自我

吹嘘其优秀和卓越，贬低和蔑视其他所有宗教的价值；它们各自都宣称自己的信仰是光明，其他所有的信仰是黑暗。宗教信仰者把人类世界看成是两棵树：一棵是神圣而慈悲的，另一棵是邪恶的；他们自己是神圣之树上的枝杈、叶子和果实，而与自己信仰有别者则是邪恶之树的产物……

巴哈欧拉有专门的教义启示给人类。祂说：“你们乃是一树之叶。”祂没有说“你们乃是双树——一棵神圣一棵邪恶——之叶”。祂宣告，人类大家庭的所有个体成员都是亚当之树的叶子或枝杈；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上帝仁慈与保佑的荫庇之下；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同一棵祂的圣爱之树上的果实。上帝对这棵树上的所有叶子、枝杈和果实都一视同仁地给予怜悯和仁慈。因此，无论怎样，邪恶之树是不存在的，撒旦只是人类头脑臆想的产物及人类对于错误的本能看法。只有上帝是创造者，其他都是祂的权能所创造出来的。有鉴于此，我们要爱人类，因为人类也是祂的造物，要认识到所有的人都在祂的慈悲之树上成长，都是无所不能的祂的仆人，都是祂的恩宠的显征。

229

当然，这棵人类之树上有的枝杈或叶子可能存在瑕疵，有的花朵可能不那么完美，但毕竟它们都属于这棵树，而非他树。因此，我们有责任保护并培育这棵树，直到它达至完美。如果我们发现它的果实存在缺陷，那我们就应该努力使它变得完美。在人类世界里，有些灵魂无知，那我们就要使他们有知。有的在树上生长时出现虚弱和病状，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如果他们发育不够成熟，仍像婴儿一样，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尽快成熟。我们绝不可因为他们讨厌和卑鄙而憎恶并回避他们。我们要用荣耀、尊敬和仁慈对待他们，因为是上帝创造了他们，而非撒旦。他们不是上帝愤怒的显

征，而是祂的神圣恩宠的明证。上帝，那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身体、心智和灵性品质，以使他们能够认识祂并按照祂的意愿去做，因此，他们不是祂的愤怒和谴责的对象。简言之，所有的人都必须以友爱、仁慈和尊敬相待，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所看到的正是上帝本身的表征和痕迹。所有人都是上帝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贬低和轻视他们，对他们施加诅咒并阻止他们接近祂的恩泽呢？这是无知和不公，是上帝不愿意见到的，因为在祂的眼里，芸芸众生都是其仆人。¹⁶³

230 同一天，为了接见罗伊·威廉家中的一群寻道者，阿博都-巴哈造访了西英格尔伍德，并在此过夜。另外，祂还受邀前往路易斯·布儒瓦（西方母灵曦堂未来的设计师）的家中享用晚餐。

7月17日，阿博都-巴哈主持了格蕾丝·罗巴茨和哈伦·奥伯¹⁶⁴的婚礼，两人注定将为信仰付出无价服务。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当时仍是上帝一位论派牧师）当时也在场，阿博都-巴哈请求他同样用基督教仪式证婚。最后，祂和霍华德·艾夫斯同在结婚证书上签名。

加利福尼亚州有许多巴哈伊，他们急切等候着阿博都-巴哈西行的消息。然而，由于路途遥远，长途火车行程颇为劳累，阿博都-巴哈的精力几乎耗尽。再者，阿明乌拉·法里德博士^①（祂的随从及翻译）的越轨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让阿博都-巴哈极为操心和忧虑。当时，法里德博士私下募钱，此举令阿博都-巴哈非常难堪，因为他就是阿博都-巴哈的随从。最后，阿博都-巴哈决定西行。但是，祂在东部诸州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访问，祂将离开纽约的日期延后一天，以会见穆罕默德-阿里帕

① 法里德博士的名字通常拼写为Farced。他的母亲是阿博都-巴哈之妻穆尼丽·哈努姆的姐妹；他的父亲米尔扎·阿萨杜拉-伊斯法哈尼当年负责将巴孛遗体从伊朗运抵圣地。

夏亲王（埃及总督的兄弟）。亲王在自己的旅行忆述中写道：

7月22日上午……我得知备受尊重的东方学者和巴哈伊领袖阿巴斯·埃芬迪想要见我。我将时间约在下午三点……阿巴斯·埃芬迪来了，我怀着喜悦和敬重的心情接待了他。岁月流逝，却不曾消减他的睿智。他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谈论了各种话题，获益匪浅，足以显示他丰富的知识和广博的阅历。他不愧是一位饱学之士，也是东方的伟大人物……后来，我们回访了阿巴斯·埃芬迪……他的演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美国广泛流传。报纸报道并刊载他的演讲，并附有其他牧师的评论。简言之，他的力量达到如此强度，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我与他相处了一会儿，聊了一些话题。他的言谈让我大感愉悦。随后我就离开了，但是那份爱意和尊敬永远留在我的心中。¹⁶⁵

231

第十四章 新英格兰

(7月23日—8月29日)

第二天7月23日，阿博都-巴哈启程前往波士顿。那是一次短暂的访问。第一天晚上在维多利亚宾馆，祂向一群巴哈伊和寻道者讲述了经济调整的基本原则。在场的还有新闻记者，同往常一样，他们询问阿博都-巴哈来美的目的。祂重申，祂是来参加各种和平会议的，同时发出警告：光是口头言语是无法达成和平的。阿博都-巴哈在演讲中说道：

人类整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在性质上是神性的，是与人心和灵性世界相关联的……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在人心之中建立友爱，以使他们变得热情和光明。当这种爱放射光芒时，它就会渗透别人的心灵，正如这盏电灯照亮周围环境。当上帝之爱确立时，所有一切都会实现。这是所有经济事务的真正基础。你们要思忖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于如何吸引人心上，而非强行左右他人头脑上。¹⁶⁶

在波士顿的第二天晚上，祂在肯辛顿旅馆的礼堂（位于埃克塞特大街和博伊尔斯顿大街交汇处）向神智学者发表了一场演讲。而当天白天，祂再度造访了那个叙利亚人社团，即大金环。次日早上，祂刚走出宾馆，两名阿拉伯人跑上前来，跪拜在祂的脚下，称祂为“呀拉苏尔安拉”（上帝的信使啊）。阿博都-巴哈扶起他们，告诉他们自己不是“上帝的信使”，祂是“巴哈的仆人”。同一天，祂启程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都柏

林，在此待至8月16日。

“都柏林是一处美丽的山区避暑胜地，”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写道，“每年都吸引了大量华盛顿和其他大都市的富有的知识分子前来。”阿博都-巴哈在此三周的逗留期间，再度证明了祂适应各种环境的独特能力，以及祂面对各种团体所表现出的卓越谦逊——祂看似默默无闻地跟随众人，实则是在引领他们，而祂广博的知识也得到彰显。

“试想这个刚刚度过五十多年的流放与牢狱生活的东方人，突然出现在这个代表了西方世界最引以为傲的文化成就的地方，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人们有理由认为，祂的一生中，肯定未曾有机会接触这种场合……

“祂在幼年时期未曾接受过任何学校教育；青春芳华未曾参加过这种复杂的社交活动；年迈岁月未曾享受安逸与闲趣……

“但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阿博都-巴哈不仅毫不逊色地能与这些财富与文化的最高产物交融无间，不让对方和自己有任何尴尬，祂甚至能胜过那些学有专长的人。

“不管提到什么话题，祂都熟稔有加地参与讨论；不管别人的观点如何，祂都不动声色地表现谦逊和理解。我以前说过，祂任何时候都彬彬有礼……祂‘在每一张脸上都看到了祂圣父的尊容’，并尊重这张脸背后的每一个灵魂。如此礼貌待人，又有谁会无礼相待呢？

“在都柏林招待阿博都-巴哈的女主人的丈夫，从未公开承认他的信仰。他和阿博都-巴哈有过多次数见面和谈话的机会，当被问及他对阿博都-巴哈的总体印象时，他想了一下说：‘我认为祂是我生平所见的最完美的绅士。’

234

“想想看，这是一个家境殷实、文化涵养深厚，且习惯于苛刻评判他人的人所做的结论，他使用‘绅士’这个字眼，足以证明他的敬佩之情……”¹⁶⁷

以上所有场景和事件，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都是亲历

者。8月9日周末在都柏林客栈举办的聚会上，他就是阿博都-巴哈邀请的客人。

帕森斯夫人在都柏林拥有一块景色迷人的宽阔地产，她将那里的一座大房子供阿博都-巴哈随意使用。阿博都-巴哈接受了她的好意，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即由她承担一切费用。然而，当她的随员和许多客人住进房子时，她自己却选择住在客栈里，因为客栈位于山坡较低处，晚上比较暖和。当她听说帕森斯夫人希望暂不公布她到访的消息，好让她休息几天时，她回答说：“我们是为工作和服务而来，而非享受空气和欣赏美景。”与此同时，她也提醒随从人员，他们必须谨言慎行，勿让他人留下他们来此沽名钓誉之嫌。除非有人问起，否则不要主动谈论圣道。

235 只一两天后，公众就获知了阿博都-巴哈来访的消息。阿瑟·帕森斯夫妇邀请了亲朋好友前来见她，并为此举办了一场午宴——本书前文对此有述及^①。那段文字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阿博都-巴哈是如何待人接物的。她不必牺牲任何原则，也不用贬损自己的地位或领导形象，却能巧妙避开各种僵硬死板的条条框框。她能与她人安逸相处，同时让人感到轻松愉快。一天，随从人员谈起了阿博都-巴哈的言语所具有的无所不能的力量：其内容涵盖一切，其论点不容置疑，其措辞完美无缺。阿博都-巴哈提醒他们记住那条金科玉律——即了解听众的性质和需求、所处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永远遵循适度原则。

阿博都-巴哈在都柏林的聚会繁多且迥异，其中在上帝一位论派教堂举办的那场聚会尤其值得一提。虽然山上清新的空气使她的元气得以稍微恢复，但是她来都柏林确实不是为了休息。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记录了阿博都-巴哈星期天在上帝一位论派教堂发表演讲的情景：

“……她告诉我，她想在布道前与我谈谈。所以在九点半

① 参阅本书边码第31页。

左右，我在一间私人客厅等候祂。

“当天发生的与教长相关的一切事件，至今都历历在目。当时距我初次见祂已经过了差不多四个月了……但是我觉得，我仍然像以前一样，远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理解……”

“祂走进房间，拥抱了我，问我一切可好，是否快乐。祂说我们必须快乐……上帝希望祂的所有造物都快乐……”

“在这次谈话中，我再次问起以前经常提出的那个问题，也就是我为何要信仰巴哈欧拉……”

“祂打量了我许久，脸上泛起了笑容……祂仿佛沉浸在一种天国的境界中，却又不失幽默。接着，祂再度显露出了慈爱却严肃的表情。沉静片刻后，祂说祂很少对人谈及基督与人类的关系。祂说我必须每天感谢上帝赐予这份恩惠，因为人类已经完全忘却‘超脱之本质’（Essence of Severance）这纯洁教义。祂说……巴哈欧拉在《笃信经》中对此有论述，我应该仔细研读此书。在书中，巴哈欧拉解释了基督启示之苍穹的明星，是如何堕落于尘世的私欲……祂说，基督所说的‘末日迫害与苦难’，指的就是今日的情形……”

236

“赞美归于上帝，你正在寻找光芒。你必须散发光芒，用言行彰显基督的纯洁教义。祂说，在自傲的人面前，我们必须谦卑；在谦卑的人面前，我们必须怜悯；在无知的人面前，我们要如学生面见老师；在罪人面前，我们要像最大的罪人；做穷人的救济者、孤儿的慈父、老者的孝子。不要从派系林立的神学领袖口中，而是从登山宝训中寻求指引。不要沉迷于尘世的奖赏，而要像祂的早期门徒那样接受苦难。”

“祂向我发出天国般的灿烂微笑，我完全被迷住了，坐在椅子上，一股难以言表的情感涌上心头。随后，祂闭上眼睛，陷入沉默。当时我以为祂累了，因为很明显，祂过于劳碌却无暇休息。可后来我才明白，祂一定是在为我祈祷……”

“一会儿过后，祂睁开了眼睛，再次微笑着说，凡真正的寻者必能有所收获；凡耐心敲击真理世界之大门者，大门必将

敞开。今天是收获之日。

237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有人来通知，去教堂的时间到了。祂再度拥抱了我才离去。

“我独自坐了一阵子，努力回过神来，因为我刚才确实被带入了另一个世界。

“接着，一些朋友过来了，邀我一起去教堂听教长演讲。

“我记不清祂演讲的题目，也没有记住祂演讲的只言片语。我的记忆里都是那安静的新英格兰教堂，拥挤的会众，以及讲台上的阿博都-巴哈……还有祂那灿烂的笑容和彬彬有礼的举止。还有那些手势！祂既不独断地将手朝下挥去，也从不朝上伸出警告的手指，更不会摆出一副教师面对学生的姿态。祂一直向上挥着手，鼓舞人们，好像祂真的能用手把我们举起来一样。啊，还有祂的声音！好像一口音色绝佳的洪钟，虽然音量不大，却极富穿透力，以至于房间四周的墙壁似乎也随着它的音符在颤动……

“那天晚上，我觉得必须再找阿博都-巴哈面谈，倾吐心中的感激之情，否则我将无法安心。于是，我一直等祂结束一天的活动，回到客栈。当时已经很晚了，我看见祂缓慢步上楼梯，走进房间。

“我不敢想象，当时哪来的勇气跟上去。我走近时，祂已经进了房间，关上了门。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上前敲门，但是我确实敲了，祂亲自打开了房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祂示意我进去，然后严肃地看着我。我结结巴巴地说：‘您能为我祈祷吗？’

“祂示意准许，于是我跪了下来，祂将双手放在我的头上，然后用波斯文念诵了一篇简短的祷文。全程不过三分钟，却带给了我从未有过的宁静感受。”¹⁶⁸

238 一天下午，阿博都-巴哈批评了物质主义者认为只有可感知的才为真实的错误假设。祂再次开玩笑说，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奶牛应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它不需经过任何

痛苦的研究，就获得了这个结论。这个奶牛的比喻引得听众哄堂大笑。聚会结束后，阿博都-巴哈应邀乘坐一位信徒的汽车，到郊外散心。他们在途中遇到一群四散奔跑的奶牛，“教长快瞧！”一位女士说，“哲学家们在到处乱跑！”此话惹得阿博都-巴哈开怀大笑。

扎尔加尼记录了阿博都-巴哈在都柏林所有演讲和谈话的主题，而当祂明确阐述伊斯兰教的神圣起源及其创始人的地位时，引发了一些明显的不满——尽管这种不满没有演化成公开仇视。然而，在基督教主宰的西方世界出现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天，阿博都-巴哈再度以玩笑的口吻，对祂的随从人员说道，他们的处境太凄惨，居然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同情；他们的命运太不幸，居然在如此愉悦的环境中享受到如此美妙的事物，结识如此亲切的人们，并接受他们的招待服务。“来一起分享吧，”祂说，“这些是帕森斯夫人为你们准备的水果和佳肴。”随后，祂又严肃地对他们说，他们应该想想巴哈欧拉是如何将他们高高举起，受到社会名流的敬重；巴哈欧拉赐给了他们何等美妙的朋友，这些朋友全心全意地爱他们，无私且毫无保留地服侍他们。

还有一位目击者讲述了以下阿博都-巴哈在都柏林的故事。一天清晨，祂正在客栈的庭院里向秘书授话。这时有一个老人，显然是个流浪汉，沿着街道拖着步伐走来。阿博都-巴哈注意到了他，便吩咐秘书将他叫进来。祂握住老人满是污垢的双手，满怀仁爱的与他交谈。好像祂一直以来就认识这个疲惫、沮丧的流浪汉一样。祂发现老人的裤子又脏又破，而当时四周都没有人，于是祂走到酒店的门廊里，将长袍裹在自己身上，然后将自己的裤子脱了下来，送给了这位年迈的流浪汉，并且告诉他——“愿上帝与你同在”（在圣地，祂经常邀请路过的贝都因游牧人或牧羊人进屋共进餐食）。

阿博都-巴哈8月14日演讲的主题是关于经济调整的必要

性。有人肯定对祂的演讲产生了误解，因为在祂离开都柏林后，祂收到了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质疑。在开往旧金山的火车上，阿博都-巴哈向帕森斯夫人写了一封书简，祂在信中描绘了村庄社区的经济模式。祂将村庄作为祂的经济模式的出发点，这是因为，用祂自己的话来说，“农民是一个国家的主要构成”。在《世界书简》中，巴哈欧拉将农业列于社会组织的首要位置。

亨德森博士在组织高中男生夏令营方面堪称先锋人物，他在都柏林附近有一座夏令营，运行已达二十年之久。阿博都-巴哈应他的邀请，在此停留了一天。祂高度赞扬了这项亨德森博士奉献一生的工作。营中的男生们，在获得了阿博都-巴哈的准许后，与祂合拍了许多照片。

240

8月15日是祂在都柏林的最后一天，帕森斯夫人举办了一场道别会，会上安排了配乐朗诵，有著名钢琴家弹奏曲目。接着，阿博都-巴哈站在众人面前——其中有些人一次又一次地听过祂的讲话——提醒他们说：“我已经向各位讲述了各种主题，将上帝的信息带给了你们，为你们阐明了经书的奥秘，证实了灵魂的不朽。我向你们详尽解释了经济问题和神圣教义。”然后，祂与众人逐一握手。祂还拜访了一些未到场的人，以及新结识的人。帕森斯夫人告诉祂，他们都希望祂暂缓几日再走。祂很愿意这样，祂说，可是祂还要赶往格林埃克和其他地方，四处传扬天国的号召。祂所剩的日子已不多，祂又说，因此必须赶赴其他地方，带去阿卜哈天国的佳音。

8月16日，阿博都-巴哈乘坐艾尔弗雷德·伦特的专车抵达格林埃克。格林埃克占地近两百英亩，位于缅因州埃利奥特市的皮斯卡塔瓜河畔，距大西洋海岸四英里，毗邻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城。1894年，思想极度开明的萨拉·J.法默女士，受前一年“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的启发，将这块地打造成了进步和思想开明人士的会议中心。两年后，她皈依了巴哈伊信仰。后来她去阿卡朝圣，将格林埃克献给了阿博都-巴哈。

诸如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拉尔夫·沃尔多·特赖因、约翰·菲斯克、海伦·坎贝尔、保罗·卡勒斯和布克·T. 华盛顿这些美国杰出的人物，都曾参加过在格林埃克举行的会议。为了实现萨拉·法默的目标和追求，他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此外，米尔扎·阿布-法德勒也做出了显著贡献。

格林埃克是一个自由的平台，难免会吸引一些伪神秘主义和怪力乱神的思想在此传播，因此，在格林埃克客栈居住的一周里，阿博都-巴哈必然会将部分精力用于反驳这些神怪思想。有一次，祂向一群人分发糖果，告诉他们应该享用食物以获取体力，而不应该禁食而削损身体。祂说，灵性与节食或禁欲无关。还有一次，祂谈到了苦行僧的严苛苦修，以及这种行为带来的伤害。祂例举了印度的一些迷信做法，同时还友好地面见一些算命师和手相家。

241

阿博都-巴哈告诫巴哈伊，不要介入“格林埃克社团”的事务。最后，萨拉·法默必须亲自出面，采取措施保护这个她送给美国人民的珍贵礼物。因此，她求助于杰出律师艾尔弗雷德·伦特。此案被呈递给了缅因州最高法院，并在艾尔弗雷德·伦特的努力下最终获胜。¹⁶⁹今天，格林埃克（一所著名夏令学校所在地）归美国巴哈伊总灵理会管理，它的财产包括客栈、社团礼堂、工艺厅，还有一块位于蒙沙瓦的预留土地，萨拉·法默准备在那处高地建造一所“高等科学大学”。阿博都-巴哈曾站在那块高地，对萨拉·法默的这个想法大加赞赏。

阿博都-巴哈抵达格林埃克后，只稍作休息，便向迎候的群众发表了一场演讲。随后，祂访问了萨拉·法默养病所在的朴次茅斯疗养院。尽管萨拉·法默病体虚弱，她还是陪祂返回了格林埃克。当晚，祂发表了整个西方之旅中最长的一次演讲。演讲的开篇如下：

面对善于思考的听众，所讲的每一个话题都必须有合理证据和逻辑论证。证据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来自感

242

觉，第二种是通过推理，第三种出自传统或权威经书，第四种是凭借灵感的作用。也就是说，人的思维通过四种判据和评判标准来达成结论。

接着，祂详细批判了这些标准，然后宣称：

因此，显而易见，这四种人类思维达成结论所依据的判据或判断标准是有缺陷和不准确的。它们都无法避免结论上的差错和谬误。但是，如果提请人们思考的某种说法，其证据符合感官感受、理性能接受、符合传统权威并得到内心的认可，就可以认定并确信它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得到了所有评判标准的证明和检验，发现它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只使用一种检验方式，那就有可能犯错……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有人提议的爱的话题，用上述四种评断标准检验它并由此得出我们的结论……

我认为，爱是一切现象存在的缘由，爱的缺乏是解体或消亡的原因。爱是……所有现象之间亲合关系的纽带。我们首先从感官角度寻找依据。

243 之后，祂将这些标准逐个与主题关联起来。祂证明了吸引力是如何在矿物王国、植物王国和人类王国中，将原子和元素聚合起来的。“由于这是一个更高级的王国，”祂说，“爱之光更加灿烂。”在人类王国中，这种吸引力的表现形式多样，但是除了以上所述，祂说：

我们在人身上发现构成其肉身的诸元素之间的吸引力，加上产生细胞聚合体的吸引力或生长力，还有作为动物界特征的感觉能力。然而，除了这些较低级的力量，我们还在人类之中发现心灵之间的吸引力、将人们联结起来的情感与亲合力，这些使得他们能够通过友谊和团结的方式相互亲爱和交往。倘若爱消失了，吸引力

也就不复存在，人类心灵之间的亲合随之毁灭，人类生命现象也必然消亡。

接着，祂开始讲述神圣之爱：

……想一想，上帝的馈赠是如何接连不断地倾洒芸芸众生的，神性光辉是怎样一如既往地照耀人类世界的。毋庸置疑，这些馈赠，这些恩典，这些光辉，莫不出自爱……现象界在璀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明亮夺目。同样，心与灵的界域也是经由实在之阳的灿烂光芒和上帝之爱的恩典而得以启发和更生……

想一想，上帝之爱本身彰显到何种程度。祂对世界所显现的诸多爱的迹象之一是祂诸显示的起源点。神圣显示者们反射给人类的爱该是何等的无穷无尽！为了引导世人，祂们情愿舍弃自己的生命去唤醒人心。祂们欣然走向十字架。为了使众生的灵魂能够取得最高程度的进步，祂们在其短暂的生命岁月中忍受了极其严酷的考验和苦难。

……然而，所有的神圣显示者承受苦难，献出自己的生命，舍弃自己的存在、安逸和一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人类。因此，想想祂们是多么地爱人类啊。如果没有祂们对人类的爱，灵性之爱就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祂们的照耀，世人的灵魂就不会变得明亮。祂们的爱产生了何等巨大的效用！这是上帝之爱的一个标志……

244

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所有的灵性世界必会萎靡凋零。这意思不是指身体的死亡，不，相反，它是基督所说的那种情形：“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①。如果不是上帝之爱的缘故，人心就不会受启迪……如果不是

① 《马太福音》8:22，《约翰福音》3:6。

上帝之爱的缘故，诸位神圣先知就不会被派遣到人间。上帝的爱是所有这些恩赐的根源所在。由此可见，在人类王国里，没有什么力量能胜过上帝的爱。是上帝的爱将我们今晚聚集在这里……

“我们转向这个主题的另一个侧面，”祂后来说道，“爱的作用和效果只限于今生？或者延续至另一个世界？它只影响我们此世的生活，还是永恒生活？”然后，祂引用自己所提出的标准证明，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祂以这些话语结束了演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有数不胜数的证据支持它。我希望能另找时间对此继续探讨。

在离开之前，我想为法默小姐做祷告，因为她的确是这一组织的创始人，是这一友好交谊和聚会的源泉。

245

仁慈的上帝！用你的天意之目光环顾这些仆人吧。用你的爱火点亮这些聚在一起的心灵吧。用天国之光照耀这些面庞吧。用至伟引导之光启迪这些心灵吧。

上帝啊！迷信的重重乌云笼罩着人心之地平线。主啊！驱散这些乌云吧，以使实在之阳能够显耀。主啊！令我们眼明吧，这样我们就能看见你的圣光。主啊！令我们耳聪吧，这样我们就能听到至高天庭的召唤。主啊！令我们富有口才吧，这样我们就能开口念记你。主啊！圣化和纯洁人心吧，这样，你爱的芳香就能浸润它们。

仁慈的主啊！借你的力量和恩典，让本聚会的主办者快速康复吧。主啊！这个女人致力于为你服务，面向了你的天国，举行了这些旨在探究实在、让实在之光闪耀的会议。

主啊！恳请你永远支持她。主啊！恳请你永远抚慰她。主啊！保佑她迅即痊愈。确然，你是仁善者，你是

慈悲者。确然，你是慷慨者。¹⁷⁰

第二天（8月17日），阿博都-巴哈在格林埃克发表了数次谈话。祂在其中一次谈话中讲道：

尽管本人身体虚弱，不适合横跨大西洋的坎坷长途旅行，但是，在爱的帮助下，我来到了这里。有的时候，精神必须帮助肉体。我们要想成就真正伟大的事业，就不能只是依靠身体的力量，我们身体的力量必须得到精神的加强。例如，在适合的气候条件以及没有繁重体力劳动的情况下，人的身体也许能够承受十年或十五年监禁的考验。我被囚禁于阿卡监狱的时候，不仅毫无舒适可言，更要时刻面对各种苦难和迫害。然而，纵然身陷如此糟糕的境地，我却能够承受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所有这些考验。气候极其恶劣，我们享受不到生活必需的用品和设施，可我却在这狭小的监狱里挨过了四十年。何故？精神一直给我的肉体增添力量和生气。我是怀着至高的爱和神圣服务精神度过这漫长而艰辛的牢狱生涯的。在我们所遭遇的一些境况中，我们的肉体必须有精神的支撑，因为肉体本身经受不住如此极度苦难的折磨。

246

人的肉体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没有什么比人体更娇贵的了。一只蚊子就可以给它造成痛苦，最微量的毒剂就可以摧毁它，呼吸稍停片刻它就会死亡。还有什么比机体更脆弱和娇贵吗？一片从根部断开的草叶也许能活一个小时，而人体若丧失其力量却可能在一分钟内死亡。但是，尽管人体从比例上看是弱小的，但人的灵性却是强大的。它能够控制自然现象，它是一种凌驾所有偶然性存在的超自然力量。它具有永恒的生命，没有什么可以将其摧毁或破坏。假设所有的生命王国都起来反对人的不朽灵性，企图摧毁它，这个不朽之灵即便子

然一身，孤弱无助，也能毫无畏惧、毅然决然地抵御它们的攻击，因为它是不可摧毁的，它被赋予了至高的天然优点。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人的灵性能够洞悉和发现万事万物的本质实在，能够解答一切受造物的秘密和奥妙。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却能发现星星及其卫星；他潜行地下，发掘隐藏深处的金属矿物，解开地质年龄的秘密。他可以穿行深幽的太空，发现极其遥远的恒星运动。这是何等的神奇啊！他能抵达上帝的王国。他能洞悉神圣天国的奥秘并获得永生。他接受上帝之光的照耀，将之反射到整个宇宙。这是何等的神奇啊！人的灵性何其强大，而其肉体却如此的脆弱！如果一个人被其灵性情愆彻底控制，那他就会变成一切受造物都无可匹敌的英雄和勇士；但是，倘若肉体力量处于支配地位，你会发现他变得无比的怯懦和恐惧，因为肉体是如此的弱小和无能。由此可见，人的灵性情愆获得优势地位并驾驭其肉体力量乃是上帝的意愿。这样，他就能以其高贵、无畏和超脱的气概和永恒生命之品性而统御人类世界。¹⁷¹

8月20日，格林埃克来了一个蓬头垢面、战战兢兢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弗雷德·莫滕森。他在《西方之星》杂志上刊登了这篇故事，让他用自己的话讲述这段故事吧：

“少年时，我的成长环境并不好，终日与一些坏孩子为伍。我决定要像那帮孩子一样野蛮，确实，我很容易就变成了那样——尽管在内心深处，我希望自己变好。可我总觉得应该入乡随俗，融入他们。于是，我开始随意违法，不管是人为规则还是上帝戒律。有时候想起来也奇怪，正是在这些违法过程中，我获得了一个机会，被引领到了这个最奇妙的天启面前。

“亲爱的母亲尽一切努力让我学好。我深爱着她，每当我想起她不仅担心我的安危，而且忧虑我的前程，我的内心便深

感愧疚。从始至终，她一直以上天般的耐心，为我祈祷，希望她的儿子找到通往正直和幸福的道路。然而，我的成长环境如此恶劣，这成了实现母亲殷切希望的最大阻碍。我变得一天比一天坏，打架成了一件乐事，同家常便饭一样。打破杂货店的橱窗，偷点水果或者其他东西，在我看来，就跟开玩笑似的随意。

“一天晚上，我们整个‘团伙’正在无所事事地四处游荡着（大伙可能想找点坏事干），然后一个兄弟说：‘看呐，那串香蕉挺不错。’‘嗯，真想弄点来吃。’另一个说。‘真想吃吗？’我问。就在这时，我听到店内有狗在叫，便往里瞧，看到一条很大的斗牛犬。它的叫声似乎惹火了我，我想，我大概是为了显示对那条看门狗的不屑，遂破窗而入，拿了香蕉，分给大伙享用，乐得招摇过街……我清楚记得，那次事件花了我十六块钱，赔偿店主的窗户，算是逃过牢狱之灾。

248

“我在候审期间从监狱里逃了出来，做了四年的逃犯。后来，一位年轻的兄弟被追捕，我理所当然要帮他逃脱警察之手。可这时，我遇上了一群探员，我慌忙逃走。为了躲避四周嗖嗖飞过的子弹，我在跳过一堵三十五英尺高的围墙时，跌断了腿，困在了‘钟爱者所在的花园里’，正如巴哈欧拉《七谷经》中那段优美的文字所描绘的那样。

“这一次为我做辩护的，是我们已故的杰出巴哈伊兄弟艾伯特·霍尔，他是我的恩人，也是帮助我脱离人类监狱和自我牢笼的人。是他把我带出了黑暗的牢房；是他接连几个小时向我讲述阿博都-巴哈对所有人类子女的博爱，以及祂来此是为了帮助我们在手足兄弟之间显示这种爱。说实话，当时我不太明白，霍尔先生说了这么多爱，上帝的爱、巴哈欧拉的爱、阿博都-巴哈的爱、对圣约的爱，这些到底是什么含义？……我非常迷惑。然而，等我回去后，我好像更加迷惑了。于是，我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就这样，上帝的话语赋予了我新生……

“再一次，在圣灵的吸引下，似乎有一股力量催促着我前

249 去拜访阿博都-巴哈。祂当时正在缅因州的格林埃克，当我得知传闻，祂准备返回故乡（巴勒斯坦），不再西行时，我立刻决定去见祂。为了拜见祂，我已经等了太久，我不想再错失这次机会。

“于是，我离开家，前往克利夫兰市，参加了几天此处举行的印刷业大会。可是，我的内心愈发躁动，已经无法等到闭会。时至今日，我仍会经常回忆起那场从克利夫兰市赶往格林埃克的旅程！离开克利夫兰市的前一天晚上，我梦见我是阿博都-巴哈的座上客，坐在一张长桌边，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座位上。祂来回走动讲着故事，手在空中比划着。这场梦境后来变成了现实，祂的样子跟我在克利夫兰市梦见的一模一样。

“由于囊中羞涩，我只好流浪到格林埃克。我选择了‘镍板铁路公司’的路线赶到了纽约的布法罗城。从布法罗城，我再次乘火车抵达了波士顿，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大约午夜时分出发，次日早上九点才结束。在我看来，‘波士顿和缅因州铁路’是从外部世界通向阿博都-巴哈的最后一段路程，因此，当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火车站，从一节车厢顶部爬下来时，兴奋之情难以抑制。接着乘一次船，搭一次有轨电车，终于抵达目的地，来到了天堂之前。我踏上那片即将闻名于世的土地，心跳加速，虽然疲惫不堪、浑身肮脏且内心迷惑，但却无比幸福。

“我带了一封霍尔先生写给伦特先生的介绍函。在寻找伦特先生的当儿，我碰见了爱德华·金尼夫人，这位亲切的女士好心地给我一张床睡。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她叫醒了我，说如果想见阿博都-巴哈，就赶紧动身。

250 “抵达宾馆，我发现那里已经聚集了許多人，都是来见阿博都-巴哈的。由于我最后才赶到，我环顾四周，缓解一下尴尬。这时，一个人大声说：‘他来了。’担任介绍和翻译的是艾哈迈德·苏赫拉布，当介绍到我时，出乎我意料的是，祂只是看着我，说了声：‘哦！哦！’连主动跟我握手都没有。想

到我千辛万苦赶来，想到我对祂的感情，我顿时觉得很尴尬。祂和几个人打过招呼，准备进房，这时祂突然转向我，手指着一张椅子，用生硬的声音（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说：‘坐下。’我并不想坐下，因为当时有几位年长的妇女站着。但是我能怎样呢！我只有顺从，哪怕内心稍有反感。经历了这样艰难的旅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对待！不用说，当时我的内心一团糟。

“阿博都-巴哈接见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博士，他曾写过一本关于爱的书。似乎不过一分钟，艾哈迈德就走下来，说：‘莫滕森先生，阿博都-巴哈想见你。’为什么？我突然畏缩了，感觉还没有准备好。我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被叫到。我必须去，而且心中浮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祂微笑着迎接我，和我握手，叫我坐下，祂则坐在我面前。祂的第一句话是‘欢迎！欢迎！非常欢迎！’接着说‘你快乐吗？’这句话重复了三遍。我心里想，你问这么多遍干嘛？我当然快乐，我第一次不就这么说了吗？

“祂接着问：‘你从哪里来？’

“回答：‘明尼阿波利斯。’

“问题：‘你认识霍尔先生吗？’

“回答：‘认识。他告诉我圣道的事。’

“问题：‘旅途愉快吗？’

“所有问题中，我最怕问到的就是这个！我低头看着地板——祂又问了我一次。我抬起头看祂，发现祂的眼睛犹如两颗黑亮的珍珠，似乎看透了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祂已经明白了，所以我必须如实回答。在我答话时，我寻思着，不知道艾哈迈德心里怎么想——他是否发现我有点失态了。

251

“我回答：‘我跟其他客人来这里的方式不一样。’

“问题：‘你怎么来的？’

“回答：‘扒火车来的。’

“问题：‘说说怎么扒的。’

“这时，我看到阿博都-巴哈的眼神发生了变化，一种奇妙的光芒似乎从中迸发出来。那是一种爱的光芒，我顿时放松下来，心中变得非常愉快。我向祂解释了如何扒火车过来的。祂亲吻了我的双颊，送给我许多水果，又亲吻了那顶一路戴来的布满尘土的帽子。

“当祂准备离开格林埃克时，我站在祂身边送别，可是出乎意料的是，祂让我坐进汽车随祂一起走。我和祂在马萨诸塞州的莫尔登待了一周，然后带着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回家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祂——上帝的圣约、先存者之圣枝，祂是那皎洁明月，其灿烂有如圣日，其明亮有如七日之光，其圣名可受万民赞颂。

“几个星期后，我再次获得了亲近圣约片刻的殊荣。

“这些经历已经铭刻在我的心灵书简中，我珍爱其中的每一个时刻。巴哈欧拉的话语成为了我的食粮、活水和生命。除了服务祂的圣道、服从祂的圣约，我别无他求……”¹⁷²

252 8月23日，阿博都-巴哈启程前往莫尔登，中途祂再次探访了朴次茅斯疗养院中的萨拉·法默。在莫尔登，祂住在威尔逊女士的家中。威尔逊的家如今是属于美国巴哈伊社团的财产。祂告诉威尔逊女士，祂只在两个巴哈伊家中居住过，一个是帕森斯夫人的家，一个是她家。莫尔登靠近波士顿，阿博都-巴哈在这座城市发表了三场演讲：8月25日在新思维论坛；8月26日在富兰克林广场旅馆（一所女子学校）；8月27日在形而上学俱乐部。祂告诉形而上学俱乐部的听众：

我从你们的面庞上看出各位都善于思考并富有智慧，因此，我想谈谈一个神性的话题，一个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上都非常重要的话题，即基本原子在整个现象层级和存在界域的持续及永恒运动。

它将表明和揭示，现象的起源和结果为同一，所有存在物的实质相同……

基本原子构成了这个无垠宇宙里一切现象存在物，它们处于永恒的运动中，历经着演进的各个过程。例如，我们不妨设想，矿物界的原子向上运动到植物界，通过组构变成一棵树或植物的纤维组织。再从这里，经由吸收和转化，它们进入动物界，最终，通过组构的法则和过程，变成人类身体的一部分……这种运动或转移是不断且持久进行的……

原子在不断的演进和旅程中，被赋予其所经历的层级或界域的品性和力量。在矿物层级，它们拥有矿物的性能；在植物界，它们表现出不断生长和扩展的优点或能力；在动物界，它们表现出与这一层级相适应的智力；在人类界，它们具备了人的属性或品性。

253

再则，在宇宙的各个界域之中，现象物的形式与机体是无穷的、数不胜数的。例如，植物层级或界域在植物生命的形态和物质结构上具有无穷的多样性，每一种都有不同于其他物种的特征和区别，在构成和细节上没有两种植物会完全相同，因为大自然中不存在重复，扩展的品性不能被限制于任何给定的形象或样式。每一片叶子都有其独有的特征，也可以说是它作为叶子的个体特性……由于每一个这些形式都拥有其独自和特别的长处，因此，宇宙的每个基本原子便有了表达无穷多样的这些个性长处的机会……

由此显而易见，宇宙的每一个原子都具有表达宇宙所有特性的能力。这是一种微妙而抽象的认识。对此加以深思吧，因为这其中隐含着对泛神论的真正解释。从这一观点和认识上看，泛神论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拥有或反映生命的所有品性，而这些品性是通过变化和转换而得以体现。因此，现象的起源和结果确然是上帝无所不在的证明，因为一切现象性存在的实现都是经由祂赋予的。没有上帝的神技，便不

会有现实或现实的展露。存在的实现与可能都出自上帝恩典的作用，正如这盏灯所发射的光芒或火焰之所以能成为现实，是因为灯盏的恩惠，光芒来源于它。尽管如此，所有现象都是通过神性恩赐得以实现的，而真正的泛神论观点和原则的解释乃是：宇宙的诸现象是通过一位能够激发和掌控万物的大能者而得以存在的，万事万物都只是其能力和恩典的展现而已。存在物的品性皆通过它而非别的作用而得以体现。

接着，阿博都-巴哈谈到了巴哈欧拉的教义：人类一体，宗教同源，“……宗教必须有助于促进爱与团结，如果它成为了仇恨和敌意的来源，那倒不如没有宗教。上帝的意志和律法是爱，爱是联结人心的纽带”，此外，“宗教必须合乎科学和理性，否则就是迷信。上帝创造了人类，是为了让他们认识存在的本质；上帝赋予人类心智或理智，是为了让他们探知真理。因此，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必须彼此和谐，经得起人类这项天赋才能的分析”。祂进一步说到了巴哈欧拉的另外一些教义，“各种偏见，无论是宗教的、种族的、国家的、政治的，都会破坏人类的神圣基础……”祂说，“巴哈欧拉已经宣示和弘扬了世界和平的基础……巴哈欧拉宣称，无论人类世界的物质文明有多么进步，人类仍然需要灵性美德和上帝恩惠……”

祂用以下的话语结束了在波士顿形而上学俱乐部的演讲：

既然婴儿出生在这个物质世界的光明里，肉体的和智力的人也必须出生在神性世界的光明里。在母亲的子宫里，尚未出生的胎儿不能享受也感觉不到物质存在的世界，可出生之后，他就能看见一种新的生命和存在的种种奇妙和美好。在子宫世界里，胎儿是全然无知的，无法感受这些新的环境，但经过转变之后，他就能发现灿烂的阳光、树木、花草以及无穷无尽的福分和恩典正等待着他的到来。在人类的层级和王国里，人是自然的

囚徒，不知晓神圣世界，直到在圣灵气息的吹拂下挣脱有限和匮乏的物质境况，获得重生。之后，他会看见灵性界域和王国的实质，认识到仅仅作为存在的人类世界的种种苛严限制，感悟到上帝世界里那无限和无穷的荣耀。由此可见，无论人类在物质和智力层面取得怎样的进步，他都永远需要具有神的诸多无限品性，它们实为圣灵的护佑和上帝的表征。¹⁷³

第十五章 加拿大之行

(8月30日—9月8日)

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是阿博都-巴哈的下一个目的地，也是祂在加拿大访问的唯一城市。这里是梅和威廉·萨瑟兰·马克斯韦尔夫妇住宅所在地^①。他们那座漂亮的房子位于松树西街716号，坐落在皇家山的山坡上，由萨瑟兰·马克斯韦尔亲自设计。阿博都-巴哈曾在8月30日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抵达此处，如今它是加拿大的一座巴哈伊圣殿。梅·麦克斯韦尔在巴黎和加拿大土地上的虔诚和无私服务，是吸引阿博都-巴哈来到蒙特利尔市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时间短促，前往太平洋沿岸的长途旅行在即，因此阿博都-巴哈仅从随从中挑了两人同行：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和艾哈迈德·苏赫拉布。¹⁷⁴

阿博都-巴哈造访蒙特利尔市，构成了整个美洲之行的一个重要片段。首先，加拿大报纸大量报道了祂的来访。在祂抵达当晚，《蒙特利尔每日星报》的编辑约翰·刘易斯便已在马克斯韦尔的家中等候。该报和《公报》在关于阿博都-巴哈的活动报道中，使用了如下这些标题：《波斯导师传播和平》、《东方圣贤称种族主义有错，倾轧与战争源起宗教和民族偏见》、
257 《物质主义非哲学，东方智者如是说》、《和平使者会见社会主义者：阿博都-巴哈的剩余财富分配新方案》等。与此同时，一家芝加哥报纸在9月14日也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圣者来访，是阿博都-巴哈而非庇护十世》。值得注意的是，蒙特利尔

① 参阅本书边码第84页。

市的这些报纸，完全没有通常新闻的那种花腔和夸张。9月10日的《蒙特利尔每日星报》刊载了一篇社论，标题为《战争之后才会迎来世界和平》，其内容如下：

阿博都-巴哈传扬世界和平已有五十年……总而言之，阿博都-巴哈是当今世界一位伟大的和平倡导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祂将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上帝的父爱，人类的友爱。祂为了传扬和平，遭受迫害四十年，监禁二十年。

然而，祂期待和信仰的世界和平，绝不同于诡辩家的奇异妄想，因为他们总是轻率地认为，世间万物该怎样就怎样……

虽然阿博都-巴哈极其憎恨战争，且担忧它带来的道德和物质后果，但是祂对于当今的欧洲局势和政治走向不抱任何幻想。“期望现今世界各国减少军备竞赛，是徒劳无益之举，”祂说，“要想建立永久和平，欧洲这场大战在所难免。唯有所有国家签订一项国际条约，国际和平才能实现。”

这是一位穷其一生在全世界传扬和平的导师所发出的铮铮忠言，没有丝毫自以为是的自满，也没有任何掩耳盗铃、粉饰太平之嫌。虽然阿博都-巴哈及其追随者憎恨战争，但是他们出于道义，大胆地认识并肯定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本期报纸还刊登了阿博都-巴哈的采访录，祂就这个问题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258

以下是那期采访的摘录：

这位可敬的和平使者明白无误地宣称，照今日世界的情势来看，期望任何国家减少军备竞赛，是徒劳无益的。他重申了自己的坚定看法，即要想建立永久和平，欧洲这场大战在所难免……“至于裁军问题，所有国家

都必须同时裁军。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邻国整军经武之际，放下自己手中的武器。必须签订国际和约，方能实现世界和平。所有国家必须同意同时裁军……与此同时，所有友善民族必须不懈努力，将世界和平视为头等要事。他们必须不断致力于引导舆论，使之有利于开展这项行动……整个欧洲已经是一座武器库……军备竞赛很容易引发战争……”¹⁷⁵

阿博都-巴哈在欧美之旅中，曾多次警告，欧洲现在正像一座火药库，只需星星之火便可引爆。现实果然如祂所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后，痛心目睹人类凄惨状况的祂肯定道：“还会爆发另一次战争，其惨烈程度更甚于此。”1938年11月28日，阿博都-巴哈逝世纪念日当天，祂的外孙守基·阿芬第，即巴哈伊信仰圣护写道：

259

十年前的今天，祂逝世的消息如同闪电一般迅即传遍世界。在这个世界遭受命中注定的种种磨难时，祂本是可以透过祂的仁爱、力量与智慧之高贵影响力，成为世人的倚靠与慰藉。

我们，一小群自称已认出发自祂内心之光辉并支持祂的人，仍然清楚地记得，祂在尘世生命的晚年反复地暗示过，这个顽固不化的人类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灾难与动乱。我们当中还有人能够生动地回忆起，在那个迎接世界大战（一场通过它所引起的恐惧、它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它所酿成的纠纷，注定要对人类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结束的欢欣喜庆之晨，祂向一群聚集在祂门前的朝觐者与拜访者所说的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语。祂沉着而又有力地强调了那份被各种族、各民族人民誉为正义获胜之化身，以及持久和平之可靠文件的《和约》，是如何被一些顽固不化的人群所利用的残酷骗局。我们常常听到祂说，各国当权者及其民众虽然口口声声地表

示“要和平，要和平，然而他们心中却仍然熏烧着未曾熄灭的仇恨之火”。在胜利的热情仍然高涨，人们还远未感觉到或表示出丝毫忧虑时，我们已常听到祂大胆地高声宣说，那份被歌颂为“自由人类之宪章”的文件，其实在其种籽里藏着将使世界更受奴役的苦涩骗局。如今，已经有何等充分的证据证明了祂准确无误的判断力啊！¹⁷⁶

不要以为美国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是文笔草率，也有一些著名且杰出的例外。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报道的语气、范围和内容来看，蒙特利尔市的报纸皆更胜一筹。有一天，阿博都-巴哈走进随从们居住的房间，惊讶地发现墙角堆着一摞报纸。大家告诉祂，这些都是祂的话语和圣道力量的证明，他们准备将这些报纸寄往东方。

260

抵达蒙特利尔市那天，祂乘车出游，看到了罗马天主教宏伟的圣母大教堂，便走了进去。出来的时候，祂站在门廊里，转身告诉陪同祂的人要向这个教堂学习。正是因为基督门徒彻底的自我牺牲，才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矗立起了这座壮丽的大厦。阿博都-巴哈说，这些门徒约定去广阔的世界传播福音，为了他们的主而接受所有的苦难。他们坚守誓言，没有一个人退缩。阿博都-巴哈告诉随行的人，他们身边矗立的这座大厦，就是基督门徒无私奉献的明证。几年前，当祂的身边危机四伏时，阿博都-巴哈在圣约与遗嘱中写下了如下话语：

基督的门徒忘却自身和一切世俗之物，抛弃他们的一切牵挂和所有财产，涤净自我和私欲，满怀超凡绝世的精神分赴四面八方，努力召唤世人接受神圣的指引。他们如此坚持不懈，唯求最终更新世界，照亮全球，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都在那上帝挚爱者的圣道上证实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最终，他们在各地光荣殉道。愿笃行者追随他们的脚步！

261 当天稍后，阿博都-巴哈坐在马车里，回忆起巴哈欧拉被放逐至君士坦丁堡的日子。当时，一名奥斯曼士兵高傲地骑在马背上，路过他们身边。看到这名傲慢的士兵，米尔扎·叶海亚不禁悲悯起自己的凄惨境地，他叹息道：“我们曾经何等风光，如今却是何等悲凉？”他接着说：“他们说人们会前来向我们致敬，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阿博都-巴哈告诉叶海亚，在将来，上帝的丰厚恩典将会降下，远比这名傲慢骑兵更伟大的人物将会寻求上帝话语的荫庇，前来向本信仰致敬。而今米尔扎·叶海亚何在？阿博都-巴哈总结道，米尔扎·叶海亚已无缘目睹巴哈欧拉的力量所成就的壮举，已无法看到美国人民——在他们眼中，这些奥斯曼士兵毫无份量——向巴哈欧拉致敬。

马克斯韦尔住宅对面，住着一户富裕人家，家中有一个九岁的残障女孩，痊愈几乎无望。在同是残障之身的母亲的急切恳求下，阿博都-巴哈在抵达此地的第二天早上，造访了他们家。他把小孩抱在怀里，告诉小孩的父母孩子可以完全康复。几个月后，小孩果真痊愈。离开那家人后，阿博都-巴哈来到他们所经营的店铺，买了许多值钱的手表和戒指。他把这些东西赠给了许多人。他对搬运工、侍者、女仆和服务员，也都给了大方的小费（但有一次在布法罗城的火车站，一个车夫故意多收费用，他断然拒绝支付多出来的部分，转身离去。他说若满足这种人的无理要求，等于是姑息养奸）。

阿博都-巴哈在蒙特利尔市的第一场演讲，是9月1日在弥赛亚教堂。他说：

262 上帝，全能者，自泥土之中创造了全人类。祂用同样的元素塑造了所有的人，他们全都出自同一个种族，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祂使他们生来就居住在同一个天空之下。作为同一个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和祂的子民，祂赋予他们同样的感受性。祂爱护、庇佑和善待所有人。

祂在赐予其子民怜悯和恩惠上一视同仁，不加区分。祂的教义是在人世间建立团结和友谊、在人心之中唤醒仁爱和亲善的法宝。祂倡导人类王国的一体性。祂谴责那些导致分歧、破坏和谐的事物，祂表扬和赞颂每一种促进人类团结的方法。祂对人类迈向最终大同的每一个进步都给予鼓励。上帝的诸先知用友爱和团结的福音激励人类。上帝的经书是为着建立友谊和团结而启示的。上帝的诸先知都是真理的仆人，祂们的教义都成了真理的科学。真理只有一个，它不认可多样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帝宗教的基础乃是同一个基础。但尽管如此，一些与上帝诸先知之教义的基础毫无关系的形式与模仿被人们固执地遵奉。由于这些模仿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争执和冲突便盛行于宗教信条的信民之间，上帝宗教的基础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好像食肉兽那样互相撕咬残杀，破坏城市和家园，毁灭国家和王国。

阿博都-巴哈以清晰、高贵和易懂的语言，庄严而雄辩地宣说了祂父亲天启的基本真义，接着进一步讲述和分析了人类的悲惨境遇，以及解决良方。祂尤其指出了盲目偏见是如何摧毁人类的一切感知能力。祂以一篇祷文结束了演讲：

263

悲悯和全能的上帝啊！这些灵魂已将他们的面庞转向你并向你祈求。他们怀着最大的谦卑和顺从注视着你的天国，祈求你的宽恕。上帝啊！为这聚会欣喜吧。认可这些灵魂，将你的引导之光投射到他们身上。照亮他们的心灵，用你的福音愉悦他们的精神。将他们全都接纳到你的天国，将你那无穷无尽的恩典赋予他们，使他们在世和来世快乐。上帝啊！我们弱小，赐予我们力量。我们贫穷，赠予我们你那无限的宝藏。我们生病，恩准我们得到你的神圣医治。我们无能，给予我们你那超凡的力量。主啊！使我们成为这世界上的有用之人，

将我们从自私和嗜欲的泥潭里解救出来。主啊！让我们通过你的爱结成兄弟，使我们能善待你的所有子民。认可我们为人类世界所做的服务吧，这样我们便能成为你仆人的仆人，就能爱你的所有造物，同情你的所有子民。主啊！你是无所不能的，你是大慈大悲的，你是宽仁为怀的，你是权能无限的。¹⁷⁷

阿博都-巴哈在弥赛亚教堂演讲的名声，不胫而走。电话铃响个不绝，人群涌向马克斯韦尔家中。阿博都-巴哈向这些访客发表了演说。祂的讲演和动作震撼有力，以至于帽子掉了祂都不在意。祂顾不上戴帽子，头发散开着，又继续讲了半个钟头。然后，祂穿过拥挤的人群，向楼上的房间走去。但是人们不愿离去，于是阿博都-巴哈重新走下来，又作了一次演讲。甚至之后，有一些人乞求阿博都-巴哈在祂的房间里接见他们。阿博都-巴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自己的房间里接见了很多人。当晚，祂决定要移居宾馆。第二天，祂找到了温莎宾馆，住进一个三室的套房。但是，马克斯韦尔家的聚会一直继续，直到阿博都-巴哈离开蒙特利尔市为止。

除去马克斯韦尔和宾馆中的聚会，阿博都-巴哈还在蒙特利尔市另作了两次公开演讲，分别在9月3日和5日。两次演讲皆由《公报》报道，第一次演讲于次日见诸报端：

自周一晚上在松树街一家民宅的客厅举行的感人聚会，到昨晚在加冕礼堂举行的社会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集会（听众是犹太罢工者），和平与和谐的使者阿博都-巴哈，将祂的包容精神展露无遗。祂在演讲中提出了国家剩余财富的分配方案，颇似实用政治模式。如何获得经济幸福，乃是阿博都-巴哈的演讲主题。

第二场演讲在圣詹姆士卫理公会教堂，听众人数达一千两百人之多。9月6日的《公报》写道：

……这位东方先知阐述了许多主题，重申了巴哈欧拉的教义。他说，要独立探求真理，分歧就是因为欠缺它而造成。人类一体，教育之必要，种族、国家和爱国主义争执之愚昧，灵性生活之培养，这些他都简略提及。接着，这位先知谈到了世界和平的问题，并描述了欧洲愈演愈烈的军备扩充，及其加诸人民的负担。他的解决方案乃是建立一个国际仲裁法庭，且其权力远大于海牙。

演讲结尾，阿博都-巴哈赞扬了美洲大陆所展示出的公义与和睦精神，并希望美洲政府勇挑重担，建立起这样的国际仲裁法庭。

265

雷克德尔·韦尔先生满怀感激地说，有些人以为，先知家族的后裔已经绝迹，可在今天，我们却有幸聆听到了来自一个悠久且崇高先知家族的后裔的话语，实乃一件乐事。祂带来的信息，人们不会轻易忘记……¹⁷⁸

由于阿博都-巴哈身体衰弱，不得不更改行程，将离开蒙特利尔市的日期延后了几天。祂偶有闲暇，便驱车或步行外出。一天，祂独自乘车出游，电车载祂出了城外，接着换乘另一辆驶往郊外。回程时，祂租了一辆计程车，却想不起宾馆的名字，遂一路告诉司机方向，回到住地。祂颇为欢喜地向随从们叙述了这段经历，同时也联想起发生在圣地的一个故事。阿卡有一个巴哈伊名叫阿迦·法拉杰，有一天他迷路了，阿博都-巴哈就告诉他解开驴子的缰绳。那头驴子发现自己是自由之身后，竟然一路识途，指引他走到了目的地。阿博都-巴哈笑着说，祂也正确指引司机抵达了目的地。

9月9日前往布法罗城的旅途漫长而劳累。他们必须在多伦多换乘火车。在多伦多火车站散步时，阿博都-巴哈说自己非常疲倦，不知如何能到加州，但是祂必须去，因为在上帝的道路上，困难就是恩泽，辛劳是最大的惠赐。抵达布法罗城已是午夜时分，因此该城的巴哈伊未即刻获知阿博都-巴哈抵达的消息。

第十六章 西行之旅

(9月9日—10月1日)

布法罗城位于纽约州，靠近尼亚加拉大瀑布。阿博都-巴哈参观瀑布时，想起了马赞达兰省的一个小瀑布，他说以前巴哈欧拉喜欢在瀑布旁边搭帐篷。随从们请求阿博都-巴哈在此地休息几日，但祂没有答应，哪怕半天也不行。祂只在布法罗城待了两天，便于9月12日清早再度前往芝加哥（此次访问很短暂）。前一晚在布法罗城，祂在北街和马里纳街交汇处的弥赛亚教堂发表了演讲，访客川流不息，直至凌晨两点。在布法罗城有一件事情令阿博都-巴哈极其不悦，那就是9月11日的《布法罗快报》称呼祂为“波斯王子”。

芝加哥火车站挤满了手拿花束的巴哈伊。那肯定是一幅感人的场面：阿博都-巴哈穿过层层人群，走向一辆等候的汽车，边走边向每个人打招呼。随后，祂乘车抵达科琳娜·特鲁夫人^①的家中。科琳娜·特鲁夫人为美国灵曦堂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并在随后的年岁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典范。科琳娜·特鲁夫人的家中聚集了大量巴哈伊，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日本学生藤田，此人早先在克利夫兰市初次见过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看到他的刹那笑逐颜开，说道：“我们这位日本先生，你好吗？”藤田陪同阿博都-巴哈前往了加州，一路服务。后来，藤田对于阿博都-巴哈的忠诚和热情如此强烈，便放下了一切事业，赶赴了圣地，在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的时代照料朝

^① 1952年2月被圣护任命为圣辅。

覲者以及其他事情。成千上万人至今珍藏着在圣地见到藤田的回忆。

在肯莫尔大道5338号科琳娜·特鲁夫人的家中，聚会的人数和规模越来越大。有一次，三间宽敞的房间都挤满了人，连楼梯间也是。此为第二次访问芝加哥，阿博都-巴哈只在神智学会发表了演讲，时间是9月14日。祂将于次日赶赴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发表演讲。当时，他们赶往基诺沙必须中途换乘火车，尽管随从们竭尽全力，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还是错过了第一班火车。祂安慰大家不要在意，事必有因。坐上第二班火车后不久，他们就碰见了上一班火车的残骸，原来发生了撞车事故。基诺沙的巴哈伊在当地的巴哈伊中心准备好了午宴，阿博都-巴哈先在宴会上，后在一个巴哈伊家中发表了讲话。当晚，祂在公理会教堂发表演讲，并在基诺沙过夜。祂于16日返回芝加哥，向该城的巴哈伊道别，并答应由加州回程时第三次访问他们。

以下摘自祂的告别辞：

我与你们友爱和温馨交往已经有些时日了……我为你们祈祷，为你们每个人都成为明亮的蜡烛并光耀人类世界而寻求上天的认可……

268

在存在的世界里有着各种不同的团结人心的纽带，但是，它们全都不具备充分效能。首要的纽带是家庭关系，这并非有效的团结，时常可能发生的分歧和疏离会使得这一紧密交往的纽带破裂。爱国主义的纽带或许是友谊和团结的手段，然而，乡土的同一并不能将人心完全凝聚起来，因为只要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同一个种族和同一片乡土的人们也常常会争来斗去……由此可见，这种纽带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还有一种团结方式是政治结合的纽带，这其中，政府和统治者为了相互交往和保护而结成联盟，可是，如此达成的协定和联合在

变化和仇恨面前不堪一击，甚至兵戎相见也有可能。显而易见，政治的一体化并非永久有效。

在存在的世界里，彻底团结和友爱的源泉乃是实在的纽带和统一。当神圣和基本的实在渗透人的心灵和生命时，它便会保存和维护人类的一切状态和条件，建立那种唯有通过圣灵的启迪作用才能实现的人类世界内的一体化。因为圣灵就像是人体的活力，它将所有存在差异的部分和成员聚合起来，达到团结和一致。想想看，这些部分和成员是何其的众多，可是，生命之同一精气将它们都完美地聚拢并组合起来。它在人体里所建立的团结是如此的有效，以至于任何一个部分受到伤害或染上疾病，所有其他部分和功能都会感同身受地共鸣和同情，因为它们都同属一个完美的整体。正如人的生命之精气是人体各部分协作的推动因素，圣灵是人类团结与协作的主导因素。也就是说，若非通过圣灵的力量，人类的纽带或一体是无法建立的，因为人类世界是一个组合而成的机体，圣灵则是其生命的激发因子。

269

……当今世界的最大需求乃是圣灵临在并带来更生和统一的推动力。若非它能有效地渗透并贯穿人性和人灵之中，若非完美而睿智的信仰置入人们的思想，要想社会机体激发出安全和信心便不可能。不，相反，敌视和纷争将会日甚一日，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疏离会愈发加剧……

……为了世界的改善，巴哈欧拉承受了种种艰难困苦，饱尝人生沧桑，牺牲了自我和安逸，失去了家园、财产和荣誉，亦即抛弃了凡夫俗子的一切，历时不是一年，而是长达近五十年。在这一漫长的时期，祂随时会遭受迫害和虐待，祂被投进监狱，被逐出自己的祖国，蒙受了严酷的折磨和羞辱，先后四次被放逐……祂之所以承受这些严峻考验和艰难困苦，是为了使这凡俗的人

间尘寰能够变成天堂，神圣天国的启迪能够扎根于世人心灵……人类世界的幸福能够得到保障。祂渴望天下芸芸众生都能得享祥和与安宁，给世界各国，无论其状况和差异，给予仁爱之忠告。祂对世人说：“人类啊！确然，你们皆一树之叶、一树之果，你们皆属一体。故而，你们须友好交往，相互亲爱，摒弃种族偏见，一劳永逸地驱散人们愚昧无知的阴晦黑暗，实在之阳已然出现，带来光明的世纪。现在是亲和交融的时代，现在是团结和睦的时期。将所有自我欲望抛诸脑后，真切认明芸芸众生皆为同一个上帝之仆人，祂必将他们凝聚成友爱与合意之整体。”

在过往的所有时代，教派的信条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和分歧，每个冒出新观点的人都会把它说成是来自上帝，有鉴于此，巴哈欧拉希望在巴哈伊教徒中不存在任何产生分歧的根据或理由，因此，祂亲笔写下了祂的圣约之书，向祂的亲属及全人类表明：“我确然命定了我的圣约中心。人人皆须服从祂，拥戴祂；祂是我的经书之诠释者，祂知晓我的旨意……凡祂所言皆为正确，盖因祂确然了解我的经书……”此话之用意在于，在巴哈伊教徒中决不允许有冲突和分歧，教徒应该永远团结一致……在祂的所有书简里，尤其《圣枝书简》，祂提及并解释了祂的《圣约经》所指的那位钦定之人……祂说：“确然，祂是钦选之人；除了祂，别无钦选者。”此举意在杜绝派别或偏见的产生，防止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因为提出自己的新看法而导致不和与分歧。这就好比是一个国王应该任命一个宰相。无论谁，凡是服从他者，便是服从国王……因此，无论谁，凡是服从巴哈欧拉钦定之圣约中心者，便是服从巴哈欧拉，凡是不服从祂者，便是不服从巴哈欧拉……

270

……当心！你们须当心！根据巴哈欧拉的明确圣

约，你们万勿理会这种人。……我之所以跟你们详细讲述这些，是为了维护和捍卫巴哈欧拉的教义，为了使你们心明眼亮，免受任何人的欺骗，避免任何人在你们当中引生猜疑。你们要爱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有人在你

271 们之中制造疑云，那你们就该清楚巴哈欧拉对这类人是唯恐避之不及的。无论谁，凡是为团结和友谊努力的人，都是巴哈欧拉的仆人，巴哈欧拉也必定会襄助他。我恳请上帝使你们成为一致和团结的真正促进者，使你们成为神圣天国的意气风发、心怀仁爱和充满美德的子民，使你们能够逐日进步，使你们能够像这盏灯一样发光，将光明赐给天下众生。向你们致敬并告辞！¹⁷⁹

阿博都-巴哈认为有必要针对背叛圣约事件发表严正声明，因为易卜拉欣·海鲁拉医生就住在芝加哥，并企图再次散播疑云，制造分裂。阿博都-巴哈严厉警告了海鲁拉的同党纳特医生。阿博都-巴哈说，祂是一位来访美国的客人，社会各界人士前来拜访祂，祂逐一接见了他们。如果海鲁拉的意图纯洁，他尽管如别人一样诚心前来。然而，海鲁拉却指望阿博都-巴哈派人邀请他，并寻求他的帮助。阿博都-巴哈前往基诺沙那天，祂带上了纳特医生前往，好让他目睹真实的一切。而那位海鲁拉医生，就是1897年以如下措辞给阿博都-巴哈写信的那个人。该信如下：

272 致我教长的圣庭，以及属于全世界的教长……愿我的灵魂牺牲，化为祂足下的尘土：在表明我的服从，并在教长神圣门槛前付出服务后，我祈愿这些地区的信徒和我能够沉浸在您的恩惠之洋里，迎接每天的清晨；每天晚上能够沐浴您的广布东西方的恩典，因为您已经将慈悲的目光转向了他们和我。您已经启示了三篇神圣书简：一篇致美国，一篇致安通·埃芬迪·哈达德，最后一篇致本仆人——那永生永世谦卑地期待富裕的主人慷

慨施赠的穷人……随同本信函附上七十四名新近拥抱上帝信仰之人的请愿书，随后即将函寄其他请愿书。渴望聆听上帝话语、得知真理的殉道者，已经纷纷涌来……

在同一封信里，易卜拉欣·海鲁拉还告诉阿博都-巴哈，他已经在芝加哥、基诺沙、伊萨卡、费城和纽约等地，成立了许多巴哈伊团体与中心；后三个城市的巴哈伊人数将近三百；他已经安排妥当，即使自己不在时，这些城市的传导工作也能继续进行；安通·哈达德^①已经坚定于信仰，成为了传扬巴哈欧拉天启的得力助手；许多美国教友渴望见到阿博都-巴哈的“圣容”，并询问阿博都-巴哈有关朝觐的指示；他已经着手撰写有关本信仰的书；他已经在圣经预言中找到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寄给了爱德华·布朗教授，并指出了评论家的错误所在。他在信末署名：“您顺从的仆人易卜拉欣·海鲁拉”。就是这同一个人，在他变节十余年后的1912年秋，又开始制造痛苦和忧患。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之子舒阿乌拉当时也在美国，竭力作乱。扎尔加尼记载道，阿博都-巴哈那阵子非常伤心和忧虑。有一天他说：“昨晚我一夜没睡。如今，上帝圣道之舟被狂风暴雨四面袭击，然而亘古美尊的确认与我们同在。”在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火车上，正值日落时分，随从们听到了阿博都-巴哈的叹息声。他们走近他，以便听得更清楚。他睁着眼睛，似乎盯着什么看。他忧郁而哀伤地念诵着一些话语，好像是祷文，随从们也分不清。他们也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睡着。就在这时，火车停在了一个站上，一名随从问他是否愿意下车走走，他以平常的声调回答不要。

9月16日，阿博都-巴哈启程前往明尼阿波利斯。临走前，

273

① 安通·哈达德的英文名字为“Anton Haddad”，他也是来自叙利亚基督教背景的教友，在海鲁拉背叛后仍坚定不移。他著有《神圣天启：文明的基础》和《阿卡福音》等书。

祂与一位报纸发行商在宾馆进行了谈话，祂说道：

报纸首先必须成为人际和谐的工具。报纸发行商的主要义务，乃是消弭宗教、种族和地域之间的误解，促进人类一体。¹⁸⁰

阿博都-巴哈离开芝加哥时，火车站再度挤满了送行的巴哈伊。

抵达明尼阿波利斯已是深夜，阿博都-巴哈疲乏至极，直接赶往了广场旅馆。对于新闻记者和巴哈伊的询问，祂回答说自己很疲惫，明天再会见他们。许多教会和教众邀请祂演讲，但祂不得不谢绝大多数邀请，祂不能在明尼阿波利斯待太久。

9月19日的《明尼阿波利斯报》报道称：

274

广场旅馆的客人们仍沉睡梦乡时，阿博都-巴哈·阿巴斯便已起床，来到603号客厅，静静地来回踱步，偶尔停住，若有所思地遥望亨内平大道对侧的洛林公园。阿博都-巴哈是巴哈伊世界的领袖，祂信仰并教导全人类和谐与团结，祂于昨晚抵达明尼阿波利斯，在此停留两天。七点左右，五个教友赶到客厅向祂致敬：来自圣保罗市的克莱门特·伍尔森博士，代表圣保罗市的巴哈伊；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H. S. 哈珀和艾伯特·霍尔博士随后而至；来自巴哈伊影响力最大地区的R. M. 帕斯莫尔夫人和H. G. 哈里森夫人……表示欢迎。来自犹太改革派会堂的S. N. 戴纳德博士前来致意，并询问这位巴哈伊领袖可否向明尼阿波利斯的犹太人发表演讲。大约有数十名当地的男女巴哈伊进入了客厅……

……最后的安排定下来了，阿博都-巴哈中午将在商会俱乐部发表演讲，然后驱车先后前往圣保罗市伍尔森博士的家中，以及艾伯特·H.霍尔的住宅……晚上将在犹太改革派会堂（位于第十街和第五大道南）演讲……演讲结束后有一场简短的招待会……整个行程如此紧

张，足以考验一个政治竞选者的体力，可阿博都-巴哈却不在乎……

前往犹太会堂前，阿博都-巴哈说自己希望在该处见证并确认耶稣基督使命的真理。还说如果今天巴哈欧拉还活在巴吉宅邸，得知此次犹太会堂演讲的消息，巴哈欧拉一定会告诉自己讲述耶稣基督的故事。那次演讲非常成功，没有任何异议出现，有的只是深深的感激和热烈的回应。

《论坛晚报》当日写道：

……阿博都-巴哈是最独特的东方宗教领袖之一，今年六十八岁，曾因信仰入狱五十年。祂在双子城^①的信徒上百，全美国的信徒上千……

275

阿博都-巴哈及其信徒，包括一些双子城的追随者，在洛林公园散步半个小时……

阿博都-巴哈缓步慢行，环顾公园的美景，注视着天鹅浮游于如镜的水面上……祂似乎在尽情地沐浴着阳光。随从跟在身后几步之遥，他们低声说话，怀着虔诚趋近祂……

阿博都-巴哈说：“报纸必须成为增进人际和睦与理解的首要工具，全人类必须成为同一个上帝的仆人，团结一致。报纸必须成为人类一家的先锋……”

“高举人类一家旗帜的时代已经到来，从此，世界各族人们将会团结起来，迷信教条将被破除，所有先知创立的宗教之本质将被彰显……”

第二天，阿博都-巴哈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两地都做了演讲。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女王南街2030号艾伯特·霍尔的家中，祂说：

哲学有两种：自然的和神性的。自然哲学旨在了解

① 即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两座城市。——译注。

自然的真实性和解释物质现象，而神性哲学则涉及观念的真实性和精神现象。自然哲学的领域和范围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展，其所取得的成就也值得最高的赞赏，因为它给人类带来了利益。但是，按照当今世界的状况，旨在提升人性、灵性进步、给人类的发展提供神性指引、使人类获得圣灵的气息和有关上帝真实性的知识的神性哲学，却远远落后并被忽视了。现在是我们做出努力使它能够快速赶上物质研究哲学步伐的时候了，以使人的观念优势或品性的激发能够与自然力量的展现齐头并进。人的身体有多大的发展，人的灵性就要有相应的增强；他的感知能力有多大程度的增强，他的内在智力也必须同等程度地激发，以使他不需要完全依靠传统和前人的范例。在神性问题上，我们不可全然依赖传统的遗产和前人的经验；不，相反，我们必须运用理性能力，分析和依照逻辑仔细审视所面对的事实，以激发信心并获得信仰。这样，也只有这样，事物的实在才能展现给我们。古希腊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不仅致力于探究自然现象，也研究灵性现象。他们在自己开办的学堂里既讲授有关自然世界的知识，也探讨超自然世界。如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辑学已蜚声世界。由于他们对自然与神性哲学都感兴趣，同时促进了人类物质领域和智能领域的发展，因而他们给人类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人类应该将如此探讨和研究的道路持续进行下去，以使所有人的品性，无论外在的还是内在的，能够成为可能。这些品性的获得——物质的和精神的，离不开对实在的明智探究，而通过如此探究，人类就能成就崇高，使智力进步。我们必须忽视和摒弃形式主义，必须探求事物的实在。我们必须自行发现实在在哪里和是什么。在宗教信仰上，当今的各国和各民族都对祖先和前辈的做法亦步亦趋。如果某个人的

父亲是基督徒，那么他也会成为基督徒，佛教徒的儿子也必定是佛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儿子是琐罗亚斯德教徒……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是，世人必须独立和公正地探究现实实在的各种形式。¹⁸¹

277

在圣保罗市月桂树街870号克莱门特·伍尔森博士的家中，阿博都-巴哈告诉听众：

唯物主义者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自然界是完备的。神性哲学家则宣称，自然界是不完备的。这两种观点大相径庭。唯物论者把大自然看成是完美的：太阳、月亮、星辰、美轮美奂的树木、大地和海洋，即便是不那么重要的现象也揭示了最完美的对称。神性哲学家否认自然王国里的这种看起来的完美和完备，纵然他们承认其景观和各方面的美，承认掌控巨大的恒星和行星的宇宙力量的不可抗拒。他们相信，大自然看起来完美，其实不然，它是有缺陷的，因为它需要智能和教育。他们举人类的例子作为这一看法的论据：人类尽管是万物之灵，可他自身却仍然需要一个教育者。未受教育开化的人是野蛮的、兽性的、无情的。法律和规则、中小学校、专科院校和综合大学都是为了教育人的，将其从动物王国的黑暗边缘提拔出来。想想吧，美国人和中部非洲的原住民之间有何区别？

他们都同属人类……他们的差异和区别是教育程度方面……欧洲人和美国人通过教育和训练从缺陷的世界得到了提升，晋升到完美的境界，而非洲人拒绝发展教育，一直处于文盲和匮乏的自然状态，因为大自然是不完备的、有缺陷的……如果将一片土地弃置于自然和原始状态，那它就会成为遍布荆棘的荒地或被无用的杂草覆盖；如果加以清理和开垦，那么，同样是这块地，它就会为人类产出丰富的食粮。

278

……当然，教育也是各种各样的。有身体的训练和发育方面的教育，它使人的身体变得强壮并不断成长；还有学堂和学府提供的智力教育或智能训练。第三种教育与灵性有关……为此，上帝的显示者们相继降临人类世界。他们前来教导和启发人类，赋予精神悟性，激发内在的觉察力，并由此用神圣仁恩装饰人的实质——人体之殿堂……

想想灵性教育和培养的神奇效果吧。在它的作用下，渔夫彼得脱胎换骨，变成最伟大的导师。灵性教育使得基督的门徒成为黑暗世界里的一盏盏明灯，在第一和第二个世纪里，各地的基督教徒都因其品行而闻名遐迩。即便哲学家也觉得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毫无证明之必要。其中一位是盖仑，从事医生职业，曾写过一本有关民族进步的书。他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虽然不是基督徒，可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写道，宗教信仰对文明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世界需要如此信仰。为证明这一点，他说，实质上，“在我们的时代，有一种人叫做基督徒，他们既不是哲学家，也不具备学术素养，可他们的道德操守却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人……”这位具有高度智慧的外界观察者的证言确然无疑地表明，灵性教育是照亮人类世界的光明，无它，世界将一直处于愚昧的黑暗之中……

……人先是生于黑暗的世界，即母体，然后进入这物质的光明世界。在黑暗世界里，他无从得知此世的优点。他从黑暗环境中被解救出来，进入一个新的广阔天地，这里充满了阳光，星辰在闪烁，月亮放射华彩，这里有着美轮美奂的景观、玫瑰园、果实，以及现世的一切福佑之物……如同人的肉身出生到这个世界，他也同样能够从大自然母体的环境里重生，因为自然的界域乃是动物的环境，黑暗且乏善可陈。通过如此重生，他进

入到天国的世界……

我祝愿你们大家都能获得这一属灵的重生。“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祝愿，上帝的确认能够惠临你们……¹⁸²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¹⁸³（后来威尔逊政府的国务卿）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有一处住宅。布赖恩在环球旅行（1905-1906年）中曾经造访圣地，驻足海法。由于当时局势的原因，他未能得见阿博都-巴哈。如今，阿博都-巴哈决定赴林肯城拜见他。祂于9月21日离开明尼阿波利斯，在奥马哈停留过夜。第二天，祂却因一分钟之差，错过了开往林肯城的火车，出发时间被延后到午夜。在奥马哈火车站，一名巴哈伊注意到一群头戴东方毡帽的人，便跑上前询问阿博都-巴哈是否同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巴哈伊已经事先电报通告奥马哈的巴哈伊，谓阿博都-巴哈将经停他们的城市，但后者未能知悉具体行程。他们都非常感激能与阿博都-巴哈相处几个小时。

抵达林肯城，阿博都-巴哈得知布赖恩已经外出为伍德罗·威尔逊助选去了。尽管如此，祂还是驱车赶往城外布赖恩的家中，探望了布赖恩夫人和他的女儿。媒体很快获知了阿博都-巴哈的到来，并前来采访祂。前往宾馆的访客中，还包括一些阿拉伯人。此次停留短暂，不过十二个小时，却引起了相当多人的兴趣。

280

阿博都-巴哈再度夜行，于次日下午抵达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阿什顿夫妇和该市的其他巴哈伊在车站迎接，陪祂前往雪莉宾馆。自林肯城一路漫长旅程下来，本已疲乏至极，可阿博都-巴哈只休息两个小时，即开始接见新闻记者，然后赶往丹佛市一位巴哈伊悉尼·罗伯茨夫人的家中，那里有许多巴哈伊等候着祂。阿博都-巴哈在该处的演讲中讲道：

……上帝因为你们给人类大同提供有益的服务而选中你们；上帝为着探究实在和弘扬世界和平的目的而

选中你们……为着你们对同胞表达友爱而选中你们……上帝为着凝聚人心和将光明带给人类世界而选中你们。祂的慷慨之门已然大开，向我们敞开了，而我们必须专心致志，时刻警醒并留意，投身于为全人类服务……按照巴哈欧拉的教义，你们必须关爱和珍惜人类的所有成员。

281 信仰的首要标志是爱。神圣显示者的福音是爱，创造的现象是基于爱，世界的生机勃勃是因为爱，世界的福祉和快乐仰赖于爱。因此，我告诫你们，你们必须在世界各地努力传播友爱之光。这个世界的一些人们惦记着战争，你们就该做调解人。一些国家只关注自身利益，你们就该做到关心别人胜过自己……愿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永生荣耀之地地平线上熠熠生辉的明星。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和我的至高夙愿。既然我能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你们也应该获得这些品性和神圣恩宠。赞美上帝！我参加了这个聚会并使它成为念记上帝的场合。¹⁸⁴

罗伯茨夫人的家庭聚会中，有一位西三十八街3929号“第二神圣科学教会”的牧师，他急切邀请阿博都-巴哈于次晚向其教众演讲。《丹佛邮报》的编辑派了一辆汽车送阿博都-巴哈及其随从赶赴教堂。阿博都-巴哈对此评述说，正是因为巴哈欧拉的力量和确认，才使得一个牧师如此渴望祂的演讲，而一个报社编辑竟也派车供他们使用。阿博都-巴哈告诉该教堂的教众：

上帝想要人类沐浴仁爱的光辉，可是，人们却在愚昧和误解的驱使下将自己包裹在纷争、冲突与仇恨的面纱里。人类的最大需求是合作与互惠。人们之间的交谊和团结越是紧密，人类各领域建设与成就的能力就越强大。没有合作与互惠态度，人类社会的个体成员就会依旧处于自私自利的状态，对利他之为无动于衷，发展也会是独自而有限的，就像较低王国的动物和植物有机体

那样。低级生物不需要合作与互惠。一棵树能够独自存活，不依赖其他。但如果人不退化便做不到这一点……

……上帝意欲并命定宗教为促进人类合作努力与成就的动因和法宝。为达到这一目的，祂派遣了上帝诸先知，即圣言的神圣启示者，以表明基本真理和上帝宗教乃是人类团结的纽带，因为这些神圣先知所启示的各神性宗教都是完全基于同一个基础的……

282

每个神性宗教都确立有两种类型的训诫：一种是基本的，绝对必要的；另一种是附属的，仅属次要的。基本的训诫是建立于圣言本身的坚固、恒定及永久基础之上的……附属的律法主要涉及人类外在行为和关系的管理……这些附属的律法永远可以随着时代、场合与境况的需要而变更和替换……简而言之，各神圣宗教的基础都是同一个永恒基础，而针对时局和时情的律法是可以变化的。由此，因为固守这些暂时性的律法，盲目地遵循和模仿祖传的形式，各宗教的信徒当中出现了差异和分歧……盲目模仿和恪守教条导致疏离和分歧……因此，世界各大宗教的信仰者必须放弃这些模仿，探究实在基础或实在本身，因为它们是不会更改或转变的。这是达成一致和统一的神圣法宝……

在通过探究神性教义从而证实带来上帝之言的各位显圣者的真确性之后，我们就必须确凿无疑地断定祂们是否是真正的人类教育者……

上帝显示者之真确性的证据体现在如下方面：祂的话语具有渗透力和说服力，祂在信徒的心灵和生活中培养神性美德，祂给人类世界带来神性教育。这是充分的证据。世界好比是一个大学堂，必须配有讲授上帝之言的神圣导师。有效地培养出合格的学生乃是这些神圣导师所具有能力的证明……

我的至高愿望和渴求，是美利坚民族和东方人民之

283

间能够建立最强大和最牢固的联结。这是我对上帝的祈求。我祈愿这一天的到来：通过人世间神圣和灵性的努力，各宗教达成和解，人类所有种族凝聚成团结和友爱的整体。五十年前，巴哈欧拉宣告世界和平以及神性宗教的同源，为此给世界的所有君王和统治者分别致函。因此，我的至高愿望是东西方的团结、普世和平及人类世界大同。¹⁸⁵

另一座教堂的牧师也聆听了当晚的演讲，他同样请求阿博都-巴哈向其教众演讲，可惜阿博都-巴哈在丹佛市只能再待一天。第二天（9月26日），他在宾馆接见了许多该城的名望人士，继而又在舍曼街的罗伯茨夫人家中聚会上做了讲话。最后，雪莉宾馆的老板为一场大型聚会做了特别安排和宣传，请阿博都-巴哈去演讲。阿博都-巴哈告诉随从们，一个人必须自身快乐且迷人，才能迷住人；一个人必须感动自己，才能感动他人。“如果你们做什么事情让我开心，”他说，“你自然会看到结果。”扎尔加尼写道：“住在该宾馆的客人们，第一天甚至不拿正眼看我们（阿博都-巴哈及其随从），非常自大傲慢，可那晚却渴望与我们相处，久久不散。”¹⁸⁶

阿博都-巴哈于次日清晨离开丹佛。随着白日将尽，夜晚降临，旅途的颠簸逐渐让他疲乏。随从请求他中途下车小憩，加州仍在遥远的彼方。凌晨两点，他在格伦伍德斯普林斯下车，并在那里度过了白天。阿博都-巴哈在美国前后有八个月，在
284 1912年这整整八个月里，可以说9月28日是他唯一休息和放松的一天。他洗了矿盐浴，然后在科罗拉多宾馆宽阔的草坪上享用午餐。即使在当天，当他驻足清水溪畔，远眺青葱山脉，忧愁仍在她内心涌动，因为他无法忘却那座荒凉的狱城，以及巴哈欧拉的牢狱生涯。他记得有一次父亲说过：“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看到绿色了。”

阿博都-巴哈在格伦伍德斯普林斯收到了几封电报，其中

一封来自洛杉矶，说桑顿·蔡斯病情恶化，在医院生命岌岌可危。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祂大为悲伤。

当夜，阿博都-巴哈继续赶往加州，然而第二天将尽时，祂决定驻留犹他州的盐湖城。祂下榻在凯尼恩宾馆。第三天早晨，媒体便获悉祂到来的消息，记者立即前往采访。盐湖城当时正在举办“农业大会暨农产品展示会”，阿博都-巴哈前去参观并订购了一些花种给圣地陵殿周围的花园。

10月1日是漫长的加州旅行的最后一天。阿博都-巴哈此时已经恢复了精力，足以面对太平洋沿岸的辛勤工作。在火车上，祂向随从们讲述了上帝显示者们的超凡力量。祂说圣徒彼得原是一个简单的人，目不识丁，甚至分不清星期几。他将面包分成七份，每吃到第七份时，他就知道安息日到了。然而，凭借耶稣基督的更生力量，他达至了多么崇高的境界，洞悉了多么深奥的内在知识，获得了多么伟大的荣耀。阿博都-巴哈回忆，在德黑兰，当时祂还是小孩，有一天祂坐在一位学问高深的伟人旁边，那人就是赛义德·叶海亚-达拉比，称号瓦希德（当年正是他奉穆罕默德沙阿^①之命，前去调查巴孛的宣示，却被设拉子这位年轻先知的力量所吸引和折服）。这时，一位长相粗犷、蓬头垢面的托钵僧走进屋内，双脚裹满泥土，此人就是米尔扎·阿里-塞亚赫^②，他不止一次步行至巴孛被囚的马库城堡，捎去函件与口信，同时带回巴孛的口信与书简。听说这位塞亚赫从马库回来，瓦希德跪吻对方满覆泥土的双脚，因为那双脚触碰过巴孛踩踏过的土地。

285

① 1834-1848年在位。

② 米尔扎·阿里-塞亚赫是1868年被流放至塞浦路斯的四位巴哈伊之一。他后来在岛上去世。（不确定他是刚从马库，还是奇赫里格赶来，因为几位史学家的记载有出入。——英文编注）

第十七章 加州之行

(10月1日—26日)

1912年10月1日午夜时分，阿博都-巴哈抵达旧金山。教友们已在加州街1815号为祂租下了一间房子。由于祂特别请求，前来迎接的人不是很多。尽管时间已经很晚，许多人仍在祂位于旧金山的居处等待，其中包括多位资深信徒，比如海伦·S. 古多尔夫人及其女儿库珀夫人、罗尔斯顿夫妇。

10月6日，阿博都-巴哈在旧金山的一座上帝一位论派教堂发表了祂抵达加州后的首度公开演讲。第二天，祂赴奥克兰的日裔独立教堂，向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了演讲。祂的演讲开场白如下：

我非常高兴能够出席今晚在这里举行的聚会，尤其因为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来自东方的国度。我的一个夙愿就是能够与一些日本朋友畅聚。这个国家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其发展成就震惊了世界。既然他们的物质文明有了提升，那他们就肯定具备了灵性发展所需要的能力。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非常渴望能见到他们。赞美上帝！此时此刻我很快乐，因为在这座城市的这个地方，这群受尊敬的日本人现在就在我的面前了。据说，日本的人民没有偏见。他们爱探究实在。无论在哪里发现真理，他们都会热爱它。他们不会冥顽固执地盲目模仿祖先的信仰和教条。为此，我非常希望能与他们就一些话题进行交谈，以期对促进并实现

东西方各国的团结和交融有所助益。如此一来，世间存在的宗教、种族和政治偏见以及党派倾向和门户之见就有望清除。而任何偏见都是有害于社会机体的。

随后，祂详述了宗教作为一股团结力量，它的基本功能所在，还讲述了人类的伟大导师、上帝的显示者——摩西、佛陀、琐罗亚斯德、基督、穆罕默德、巴哈欧拉——的降临，祂们目标的一致，以及祂们永不磨灭的功业。最后，祂如此作结：

东方一直是实在之阳最初升起之地，再将其光辉投射到西方。因此，你们这些来自东方的民族必须成为圣光的显示者。你们必须成为明亮的灯盏。你们必须像明星那样闪耀，将友爱之光照射全人类。祈愿你们成为各民族的友爱之因。这样，世人就能见证东方一直是启迪之源、友爱与和解之泉。将和平分享给世间芸芸众生。爱每一个人，为人人服务。所有人都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创造一切。祂供给一切。祂善待一切。因此，我们也必须善待一切。

我非常享受这个聚会。我感到喜悦和快乐，因为在这西方地域，我发现了求学若渴的东方人和摒弃偏见的人士。愿上帝佑祝你们！¹⁸⁷

这次演讲是由波斯语译成英语，再由英语译成日语。

288

阿博都-巴哈抵达旧金山当天，位于帕洛阿尔托附近的小利兰·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博士，即电邀祂赴该校演讲。因此在10月8日当天，包括学生、教员、行政人员，以及附近的社会名流，总数达两千人之多的听众，齐聚一堂聆听阿博都-巴哈的演讲。这是巴哈伊信仰在加州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事件。大卫·斯塔尔·乔丹博士讲道：“阿博都-巴哈肯定能够团结东方与西方，因为祂以实际的脚步行走于神秘之道。”阿博都-巴哈当天的演讲，堪称祂掌管教务生涯中最伟大

和强力的演讲之一。

人类世界的最伟大成就在于科学领域，那就是发现万事万物的实在。我知道自己现在身处的是一个科学之家，因为这是全美最杰出的高等学府之一，声名远扬，为此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投身于科学领域的仁人志士应该得到最高的赞美，教授和研究科学与艺术的中心应该受到最大的尊敬。科学的目永远都是启迪人类世界。它是人类获得永生的动力所在，它的权能远远胜过君王的统权。君王的统权是有终结的，君王本身是有可能被废黜的，而科学的权能却是永续长存的，没有终结。想想过往时代的哲学家。他们的统治和权柄至今仍见诸于世界。曾经辉煌和显赫一时的希腊和罗马王国消失了，古代东方的王权国度如今只存留在记忆中，可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力量和影响依旧持续……君王是靠流血去侵犯和实现征服的，而科学家却是通过其有益的成就侵入无知的疆域，征服心智的领地。由此可见，这种征服是永无止境的。我祈愿你们在这个教育中心取得非凡的进步。祈愿你们成为明亮的光源，用光明普照黑暗的区域和无知的洼地。

289

鉴于巴哈欧拉教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人类世界的大同，我想跟你们谈一谈所有现象的内在一致性。这是属于神性哲学领域的一个深奥难懂的课题。

基本上，一切存在物都会通过相同的发展程度和阶段，任一给定的现象都包含其他所有现象。古代阿拉伯哲学家有这样一种观点：任一事物都与其他所有事物有关联。显然，任何物质有机体都是单一和简单元素的集合表达，任何给定的细胞元素或原子都会经过不同和多个生命阶段。例如，可以说，进入人体组构之中的细

胞元素曾经在某个时候是动物王国的一个组分；在另一个阶段，它们进入植物的组构，而在这之前，它们存在于矿物王国。它们从一种生命形态转移到另一种生命形态，历经各种不同的形式和阶段，在各个存在阶段发挥其特殊功效。它们历经物质现象的旅程是持续不断的。因此，每一现象都是某种程度上其他所有现象的表现。区别在于，相继转移的某一过程和时间段涉及进化过程。

例如，我手上的细胞元素需要花费若干的时间历经各个不同的新陈代谢阶段……

在这之后，它又将回归其在矿物界的最初基本状态。可以说，这是从一种存在层面到另一层面的永无穷尽的旅程，历经存在和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无论在何时以何种不同的形式或外形出现，它都有其机会、品性和功能。由于有机体里的每个组分原子或元素不断转移，经历无穷的形式和阶段，同时拥有跟这些形式和阶段相适应的特异品性，那么显然，所有物质存在现象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290

既然物质现象的真相如此，那么，一体性该成为人类理想境界的特性这一点就更加昭然和基本了，而它的表达只限于人类王国。确然，所有物质生命的起源都是同一的，而其终结也是一样的。这是一切现象性生命的基本共性和一致性。有鉴于此，在人类存在的王国里，同为一族的人们为何还要动辄兵戎相见，肆无忌惮地相互敌视和毁灭呢？人类乃是受造物中最高贵者。他的身体之中拥有矿物界的品性。同样，它也具备作为植物界品性的增长力。此外，他在自身的肉体存在层面还拥有专属动物的功能和能力，再往上便是人类特有的心智和灵性方面的各种天赋。想想看，存在王国及其最高级最高贵造物所体现的一致是何等的奇妙，我们人类又有什

么理由相互争执和冲突呢？人类热衷于打来打去，而低级的生命王国却表现出和谐与相依互补的特性，这难道合理与正当吗？在生命的大计划之中，诸元素和低等有机体都能够协调共济，而在进化程度上远远高于它们的人类又有何理由对抗并破坏这一完美状态呢？……

291

生命乃是诸基本原子交谊和共济的产物。通过它们的协调与融合，存在之生命得以常青……此时此刻，我们直接观察到的物质能量和自然力量全都处于和平状态。太阳与其所照耀的地球和平相处。和煦微风与树木和平相处。所有的元素都相处于和谐与宁静之中。一个轻微的扰动和不协调就有可能导致另一场旧金山地震和大火。^①可以说，元素之间的物理冲突或小小的不和都有可能引发剧烈的自然灾害。这是发生在矿物界的情形。那么，想想看，不和与冲突发生在比无生命世界优越得多的人类当中会有何等的后果。其所伴随的灾难——尤其当我们知道人类被上帝赋予了心智和理解力——又会是何其的巨大。确然，智能乃是上帝的显耀。这是清楚无疑和不喻自明的。

除了人类，一切受造物都是自然的囚徒，它们不能丝毫偏离自然法则及其控制。巨大的太阳，我们所在的行星系的中心，是大自然的囚徒，它对制约它的法则不可以有哪怕最轻微程度的改变。同样，在这无边无际的宇宙里，所有的星球和发光体都服膺自然规律。我们所在的行星地球，也臣服于大自然无处不在的统权。矿物王国、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都顺从自然的意志和支配。笨重的大象拥有惊人的力量，可它却无力违抗大自然施加给它的约束；然而，与之相比既脆弱又渺小的人类，却被赋予了象征神本身光辉的思维能力，能够不受自然

① 此处阿博都-巴哈指的是1906年那场地震和大火。

的制约，将自然法则为己所用……

这些法则被归类并适用于人类的需要，而这样做是与大自然的设定相违背的。例如，电能曾经是隐藏或潜在的自然力。要不是人类的智慧发现了它，那它就会一直隐藏不露。人类打破了藏匿它的法则，将这一能量从宇宙的不可见宝库中发掘出来，使其成为可见。一种原本桀骜不驯的宇宙力量竟然能被禁锢在一盏白炽灯里，这难道不是看似渺小的人类所取得的一项非凡成就吗？……人类所有的发现都曾经是隐藏和密封于物质宇宙深处的秘密和奥妙，直到人类的才智——神圣光辉之中最伟大者——洞悉它们，并使其乖乖地服从人类的意愿和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类打破了自然法则，不断地从大自然实验室里取出新的奇妙之物。人类所拥有的如此能力乃是上帝的至高恩赐，它是创造界最伟大的力量，但尽管如此，人类却继续兵戎相见和相互争斗，用野兽般的凶残杀戮自己的同胞。这与他的崇高地位相称吗？……

292

动物之所以野蛮和凶残，只不过这是它们赖以谋生和存活的手段而已，它们不具备明是非、辨公允的智力，它们的行为都是出于天性本能且不负责任。而人类凶暴和残忍对待自己的同胞，却并非为了生存或安全。他的动机只是为了一己之利和故意作恶。人类被赋予了智力和崇高思想，能够成就非凡事业，发现科学和艺术，拥有不断提升觉悟和实现生命的神圣目的的潜能，却在战场上令自己的同胞血流遍地，生灵涂炭，这对如此高贵的受造物来说，实在是太不合适太不相称了……

上帝使人类生来高尚和尊贵，使他成为受造界的万物之灵。祂特别赐予人类至高的馈赠，赋予他思维、觉悟、记忆、抽象和各种感觉能力。上帝赐予人类这些礼物是为了使他成为神圣美德的显征，即照耀受造界的光

辉、生命的源泉以及无限存在领域的建设力量……

293

自然界有适者生存的法则。即便一个人没有受过教育，根据自然的基本原理，这一自然法则也会要求他表现出人的优越性。中小学、专科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宗旨和目的是给人提供教育，由此将他从自然的窘迫和缺陷之中拯救出来并给予弥补，激发他内在的自我控制和利用自然恩惠的能力……由此可见，人类世界本不该被弃置于自然状态，它需要上天的教化。而上帝的神圣显示者便是人类的导师。祂们是神圣的园丁，把人类的自然丛林转变为丰产的果园，使荆棘之地盛开玫瑰花。由此显而易见，人类被创造的意图和特殊职责在于将他自身从自然的固有缺陷之中拯救出来并给予弥补，使其具有神的理想美德。那么，他怎么可以抛弃这些理想美德，毁掉进步的可能性呢？上帝赋予他一种特殊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他就永远能够战胜大自然的法则和现象，从大自然的手中夺过利剑，再反过来用它去对付大自然。因此，他怎么可以依旧做自然的囚徒，甚至连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都不能适应呢？换句话说，他怎么可以继续停留在动物王国层面生活，在本能冲动和凶残天性方面与兽性趋同呢……

赞美上帝！我很高兴能与大家畅聚。参加聚会的都是和平的热爱者和世界大同的拥护者。在座所有人的思想都集中在人类世界的大同，所有的抱负都是为人类的进步和改善做出贡献。我祈求上帝认可并襄助你们，以使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科学认知领域的楷模、倡导和平的忠实旗手和推动世人同心同德的纽带。

294

五十年前，巴哈欧拉宣告了世界各国各族达成和平及世界各大宗教实现和解的必要性。祂表明，所有宗教的根本基础是相同的，宗教的要旨在于人间友爱，现存的信仰分歧是由自以为是的解释和盲从迷信的模仿导致

的，它们与上帝诸先知所奠定的神圣基础格格不入。祂指出，只要对宗教教义所蕴含的实在进行探究，所有的宗教就会达成团结，从而上帝的意图——人心的友爱与融合——就能实现。按照祂的教义，如果宗教信条被证明成为不和与纠纷之因，那还不如没有宗教，因为宗教的本意是给人类的疾患提供神圣医治和良药，为人类的创伤提供康复方剂。如果对它的误解和玷污导致战争和流血而不是医治和康复，那么，没有宗教反而对世界更好。

巴哈欧拉尤其强调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无论从哪个立场来看，世界各国都应该和必须和平相处。

上帝创造了一个地球和居住其上的同一个人类。人类没有其他居所。可是，人类自己却弄出并宣告臆想的界限和领土范围，美其名曰德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等等。我们人类的居所只有一个，然而，在虚妄和狭隘的爱国激情的迷惑下，宝贵的鲜血源源不绝地溅洒在保卫这些想象出来的界限上。

无论怎样看，声称占有某片领土或国土的行为都只是对大地尘土的依恋。我们在这大地上的生命转瞬即逝，然后永远安息在地下。如此说来，它是我们永久的坟墓。因此，我们值得为这吞噬我们、让我们永久安息的墓穴争来斗去吗？……

我希望，在这所大学念书的你们永远不会被召去争夺尘土，因为它只是全人类的坟墓；希望你们在有生之年能享受到最完美的伙伴关系，就像一家人——兄弟、姐妹和父母——那样和平与友爱地相处。¹⁸⁸

295

阿博都-巴哈演讲结束后，乔丹博士要求全体听众起立致敬。接下来的掌声和热情实在令人难忘。阿博都-巴哈和校长一起享用午膳，并在帕洛阿尔托共同度过了剩余的白天时光。晚

上，阿博都-巴哈在当地的上帝一位论派教堂发表了演讲。

祂的第二个重要演讲是在10月10日的“公开讲坛”上发表。阿博都-巴哈告诉听众：

今晚我感觉有些不适，但尽管如此，为了对你们表达我的爱意，我还是前来出席这个聚会。因为我听说这是一个公开讲坛，有助于探求实在真理。我也知道你们摒弃了盲目模仿的陋习，渴望了解事物的真相，你们的努力是高尚的。有鉴于此，我想最好谈一谈哲学方面的话题，这是东西方人士都感兴趣的，它能帮助我们了解和思考东方与西方哲学思想的相似和不同。

首先，祂指出了感官知觉的不可靠性。

296

在各种感觉之中，最有用和最可靠的是视觉。然而，视觉有可能会把水体产生的海市蜃楼幻景当成是真确存在的事物，但其实它是不存在的。目力或视觉，会把镜子反射的影像当成真的，而理性会说它是不存在的。从肉眼看来，太阳和行星是围绕地球旋转的，而实际上太阳处于中心，是静止不动的，地球则是绕自轴旋转。在视觉看来地球是平的，而理性能力发现它是球形……光凭视觉，会把旋转的火花看成是一个光环，并会对此确信无疑，而实际上光环是不存在的……概言之，有许多事例和证据可以用来否定感觉的真确性和感觉印象的必然性，因为感觉会给人误导，时常犯错……

接着，祂驳斥了人类源自动物界的理论。

凭借理性，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人类的认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触觉或感觉的，另一种是理性的，而动物的认识方式只限于感觉，即可直接感知的。感性认识就好比这支蜡烛，理性认识就好比烛光。数学计算和判断地球是否为球形需要通过理性的认识方式。重心的

存在是出自推理的假设。理性本身不是触觉和感知性的。理性是一种智力的存在或本质。所有的品质都是观念的实在，而非可以凭借感官感知的实在。例如，我们说这个人学者。学问是一种观念的造诣，无法被感官感觉到。在你注视这个人的时候，你的眼睛看不到他的知识，你的耳朵不能听到他的学问，你凭味觉也感受不到……

阿博都-巴哈断言，人类绝非源自动物王国。不管人类在前期存在阶段呈现出何种存在形态，他永远是潜在的人类。

297

这一解剖学上的进化或进步并不改变或影响这种说法，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其类别总是人类，他只是在生物学层面上进行演进……在显微镜的观察下，人的胚胎起初只是一个受精卵。在逐渐发育的过程中它出现了若干分化，手和脚的雏形出现了……之后，它历经若干不同的变化，直到形成人的样子并最终出生到这个世界。但是，在所有阶段，即便胚胎最初好似一条虫子，它也都是人，具有人的潜质和特性，而非动物。人的胚胎在其持续变化的过程中所呈现的样子并不表明它的基本特性属于动物……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某段时间，人类生活在大海里，在另一段时间他是无脊椎动物，之后变成脊椎动物，最后是直立的人。尽管我们承认这些变化，但我们不能把人说成是动物……

阿博都-巴哈强调，动物是自然的俘虏，人类则不然。人类可以主宰自然，动物却不能：

此外，显而易见，自然世界不存在有意识的认知行为。大自然无知，而人类有知；大自然没有记忆，人类拥有记忆。大自然没有认识和意志，二者人类却皆有。

由此不难看出，这些品性为人类所固有，在自然世界里是看不到的。无论从何角度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298

可能有人会说，人类的智慧属于自然世界，即它是整体的一部分。那我们会问，部分拥有整体所不具备的品性，这可能吗？例如，一滴海水之中包含了大海整体所没有的品性，这可能吗？一片树叶具备了整棵树所缺乏的品性，这可能吗？人类理性的非凡能力也是动物的特性和品质，这可能吗？另一方面，最令人惊讶但也清楚无疑的是，现今人类已经拥有了这种能够发现万事万物之真谛并包含理想化或智能化力量的超自然力量或能力。它能够发现科学规律，而我们知道科学实在真理并非凭感觉就可以知道的。科学是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实在而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的。思维本身，理性本身，都是观念性的实在而非可感知的。

即便如此，依然有某些精明人士声称：我们已经达到了知识的最顶层；我们已经洞悉了大自然实验室，在其中研究科学和艺术；我们已经在人类世界里达到了最高的认识地位；我们已经探究了事实的现今样子，由此得出结论：唯有可感知者才是可以肯定和接受的，它们本身就足以构成值得信赖的真相；所有不可感知者都是臆想的产物，没有意义。

这真是匪夷所思！受过二十年高等学府教育的人竟然沦落如此地步，以致全然否认想象的或为感觉所不及的存在。你能够想象出一只动物从如此高等学府毕业吗？你能够意识到一头母牛已经成为那所高等学府的名誉退休教授吗？因为，母牛不用劳作和研究就已经当上大自然学堂最高等级的哲学家。对于感觉所不及的，母牛概不接受，说：“我能看！我能听！所以，我只相信那些可以感觉到的东西。”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何还要上学念书？还不如去

求教母牛。¹⁸⁹

对自由思想者和不可知论者所做的这场非凡演讲的两天后，阿博都-巴哈随即于10月12日在伊曼纽尔会堂^①，对为数约两千人——包括诸多当地名望之士——的犹太教众发表了演讲。此次演讲堪称祂在美洲大陆所做的无与伦比且辛勤的工作的最高潮。祂这般开场：

299

宗教是上帝赏赐人类世界最大的馈赠，因为，确然无疑，宗教的神圣教义高超于人类其他所有指引和发展之源……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探究宗教，以公正的立场去勘察它是否为启迪之源、发展之因和一切人类进步的推动力。我们必须独立地进行探究，不受自以为是的教条、对祖辈方式的盲目模仿和人为观点的束缚，因为只要我们开始探究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不仅有人主张宗教是提升和改善人类世界的动因，还有人十分坚定地认为宗教是祸害，是人类堕落的根源。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而公正的考量，以免我们的脑海存留对它们的怀疑和犹豫。

我们如何确定宗教是引领人类进步还是导致人类退步？

让我们先来看看各大宗教的创立者，即先知，回顾一下祂们的生平，将祂们出现之时的境况与祂们离世之后的情形做一番比较。我们必须依据史书的记载和确凿的史实，而非依赖那些莫衷一是的传统说法。

讲完亚伯拉罕及其与上帝的圣约后，祂转而讲述摩西的成就：

在埃及的领土上，以色列子民四百年来都过着奴

① 旧金山市萨特街450号。

300

役和禁锢的生活。在埃及人的暴政和压迫下，以色列人处于极度贬抑和奴化的状态。他们一贫如洗，沦落到卑微、无知和屈从的深渊。就在这时，圣者摩西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尽管祂只是一个牧羊官，可凭借宗教的力量，祂身上彰显如此的威权、伟大和变革之能，以至于其影响持续到现今。祂的先知地位鼎立于天下，祂的话语所构成的律法成为各国法律的基础。这位独一无二的圣者，孑然一身，孤立无援，却凭借宗教的培育和训导的效能将以色列子民从束缚中拯救出来。祂将他们领到圣地，在那里创建了流芳百世闻名遐迩的伟大文明，在如此文明的推动下，他们赢得了最高程度的名誉和荣耀。祂使他们挣脱束缚和囚禁。祂赋予他们进步和才干的特质。他们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天性爱好教育和学问的开化民族。他们的哲学享有盛誉，他们的产业为诸国所称颂。在所有标志一个民族进步的领域，他们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所罗门的光辉统治下，他们的科学和艺术达到了如此的高度，以至于希腊的哲学家跋山涉水到耶路撒冷，匍匐在希伯来智者的脚下，向他们讨教希伯来法律的基本原理。根据东方的历史记载，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就连苏格拉底也前去圣地拜访那里的犹太学者，与之结交并探讨他们宗教信仰的原则和基础。回到希腊后，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有关神圣团结的哲学理念，将肉体死亡后灵性依然不朽的信念加以传扬。无疑，苏格拉底从他所接触的那些犹太智者身上吸收了这些真理。希波克拉底以及其他希腊哲学家也去过巴勒斯坦，从犹太先知那里汲取智慧，研究道德伦理的基础。他们回去之后再给希腊哲学锦上添花，从而使其声名远扬。

301

如果一场基于宗教信仰的运动使一个弱小国度变得强盛，使一个平庸无奇的部落民族成就辉煌和强盛的文

明，将他们从禁锢之中拯救出来，提升他们到统治的权位，使他们由无知变成有知，赋予他们各方面发展所需的推动力（这并非理论，而是历史事实），那就显而易见，宗教是人类成就荣耀和崇高的动因所在。

当然，在谈论宗教时，我指的是宗教的根本实质或实在，不是指教条和盲目模仿，后者逐渐将宗教实质层层包裹起来，继而成为一国之衰微和败落的根因。这些对一国之生活必然造成破坏、威胁和障碍，正如律法书所记载以及史书所证实的那样，当犹太人开始受到无聊形态和模仿的束缚时，上帝的愤怒也开始显现出来了……

随后，阿博都-巴哈回溯了巴比伦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对犹太人的奴役与统治。祂继续说道：

回顾以色列人的这段历史，我们就会明白，摩西所奠定的上帝宗教的基础是他们获得永久荣耀、国家声望、发展与民族高尚的原因所在，是他们取得卓越成就的缘由所在，而如此卓越成就永远值得那些了解以色列人独特命运和结局的人士的敬意和尊崇。历史充分表明，逐渐遮蔽了上帝宗教之实在的种种教条与盲目模仿对以色列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导致这些被拣选之民被驱逐出他们的圣约和许诺所命定的圣地。

阿博都-巴哈断言，摩西的神圣使命和地位不容置疑。祂又说：

302

我们应该热切寻求和彻底探究实在，认识到上帝宗教的目的在于教谕人类，促进人类的团结和友谊。此外，我还想明确一点：上帝各宗教的基础是同一个基础。这基础不是多重多样的，因为它是实在本身。实在不可能多样化，尽管每一个神圣宗教都可分成两个部

分。

祂详尽地阐述了这个主题，引用了许多例子来解释这种划分，以及宗教中哪些可变，哪些不可变。祂解释说，上帝显示者的基本教义是绝对的，因此是不变的，其目的永远是促进人类进步。但是第二种教义与时代条件相关联，必须不断发生变化，因为人和人类社会在不断演进。

做完以上铺垫后，阿博都-巴哈进入了那个具有挑战性的核心主题，祂对伊曼纽尔会堂的教众说：

基督认可并宣告了摩西律法的基本原则。穆罕默德以及所有其他先知都重申了同样的基本实在真理。由此可见，这些神圣使者的目的和功德都是一致和相同的。祂们是国家发展的动因，是人类的荣耀和神圣文明的成因，各个启示周期的基本原则都是一致和相同的。那么，显而易见，上帝先知的效能和激励作用之证据在于祂们的善行义举和祂们身上所反射出的上帝光辉。如果祂被证明是提升和改善人类的促动因素，那祂无疑是真正的和上天的使者。

303

我希望你们理性和公正地思考下面的说法：

耶稣基督出现之时，正值以色列人被罗马帝国势力驱散，希伯来民族的国家生活被其征服者破坏，那时看起来上帝的律法似乎已被他们遗弃，上帝宗教的基础似乎被摧毁了。在祂出现在犹太人当中时，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告摩西显圣者身份的合法性。祂宣布，律法书，即《旧约全书》，是上帝的经书，以色列的所有先知都是有效和真实的。祂颂扬了摩西的使命，凭借祂的宣告，摩西之名得以传扬世界。通过基督教，摩西的伟大开始被各民族知晓……

唯有通过欧洲的基督教化，《旧约》的教义才开始在那些地方传播。那时的欧洲全境都不曾有一本《旧

约》。但是，请仔细考虑并正确判断这个事实：在基督的作用和影响下，通过《新约》的翻译，篇幅很小的《福音书》、《旧约》和《律法书》被译成了六百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希伯来诸先知的名字在各民族间变得家喻户晓，这些先知都相信以色列子民的确是上帝的拣选子民，是受到上帝特别福佑和庇护的神圣民族，并且因此，出现在以色列的诸先知都是启示之源和上帝意志之天的明星。

可见，基督确实弘扬了犹太教，因为祂是犹太人，不反对犹太教徒。祂不否认摩西的先知地位；相反，祂宣告并认可它。祂没有废除《摩西五经》，祂传扬它的教义。摩西的训诫之中涉及具体和不重要事务的那部分内容经历了变化，但摩西的基本教义被基督原封不动地予以重申和认可……同样，凭借上帝之言的至高效用和力量，祂将东方和西方的大多数民族团结起来……祂引导他们来到人类大同圣帐的庇荫之下。祂谆谆教导他们，直到他们达成团结和一致。通过祂的和解精神，罗马人、希腊人、迦勒底人和埃及人经由文明交融而和睦共处。圣言的这一神奇力量和超凡效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基督的合法性。想想吧，祂的上天统权依旧是何其恒定和持久。这的确是确凿无疑的证据和显而易见的证明。

304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看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的先知穆罕默德。你们也许知道，穆罕默德对自己部落的同胞首先讲的是：“摩西的确是上帝的一位先知，《摩西五经》是上帝之书。你们这些人啊，诚然，你们必须相信《摩西五经》，必须相信摩西和其他先知。你们必须相信所有以色列的先知都是合法的。”在穆斯林的圣经《古兰经》里，有七处讲到或重述了摩西的故事，而在所有述及史实之处都赞美了摩西。穆罕默德宣布，摩西

是上帝的最伟大先知，在祂身处西奈山旷野时给祂指引，通过指引之光，摩西听到了上帝的召唤，祂是与上帝交谈的人，祂是十诫书简的捎带者……想想看，穆罕默德出生在凶残和野蛮的阿拉伯人部落，与他们共同生活，看起来祂是个文盲，对上帝的神圣经书一无所知。阿拉伯民族当时处于极度愚昧和野蛮的状态。他们生生活埋自己的女婴，把这当成是无畏和高尚之举。他们生活在波斯和罗马政府的禁锢和奴役之下，散居在沙漠的各个角落，乐此不疲地相互争斗和杀戮。这时，穆罕默德开始放射光芒，将笼罩阿拉伯半岛的愚昧乌云驱散了。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野蛮的人群取得了最高度的文明，它以巴格达为中心，向西延伸至西班牙，之后又影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还有比这更能证明先知身份的证据吗？除非我们无视公正并冥顽不化地跟理性作对。

305

如今，基督徒都相信摩西，承认祂是上帝的先知，给予祂最高的赞美……难道可以说基督徒和穆斯林承认摩西是对他们自己有害和不利的吗？相反，这对他们是有益的，证明了他们是公平和公正的。有鉴于此，如果犹太人反过来接受基督并承认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这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坏处呢？通过这一承认和赞美，世世代代折磨人类的敌对和仇恨势必被清除，狂热和虐杀势必会终止……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和承认摩西是与上帝交谈者。那你为何还要说基督不是上帝之言呢？你为何不说一些有助于消除所有这些磨难的话语呢？这样，在上帝许诺之地，将不再有仇恨和狂热，不再有战争和流血。这样，在你们中间就会有永久的和平。

诚然，我现在向你们表明，摩西是与上帝交谈者，是最重要的先知，摩西启示了上帝的基本律法，奠定了人类文明与进步的真正伦理基础。这样做又有什么坏处呢？难道我以巴哈伊的身份对你们说这些并相信它会让

我失去所有吗？相反，这对我有益；巴哈伊运动的创始人巴哈欧拉也认可我，说：“你的评判是公平公正的，你不怀偏见地探求真理，得出了符合真相的结论，你宣布了你相信上帝的先知摩西，承认上帝之书《摩西五经》。”……为何不去努力结束宗教纷争并建立人心团结的关系呢？为何一个宗教的信徒不可以赞美另一个宗教的创始人或导师呢？……如此举动和表态是不会让你失去任何东西的。相反，你们这样做会有益于人类的福祉。你们应该成为缔造人类世界幸福的促进因素……因为我们大家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和同一个全人类的创造者，祂供给和庇护所有人。我们承认上帝是仁慈、公正和宽容的。那么，同为祂的子民和信徒，我们为何还要争来斗去、互相给予对方忧伤和悲痛呢？……

306

赞美上帝！……光明的世纪已经到来。在20世纪，万事万物的实在昭然若揭，科学正在洞悉宇宙的奥秘，人类世界的大同正在建立……难道我们还要继续沉溺于自己的盲信、固守自己的偏见吗？继续被古老谬言和过往迷信约束和限制，继续受过时信条和黑暗时代之愚昧的桎梏……继续互相回避和咒骂，这些在当今时代依然可取吗？这样做合适吗？对我们来说，相互友爱和体谅不是更好吗？共同享受友谊和团结，通过合唱赞美诗来颂扬至高的上帝，通过包容精神和普世胸怀赞颂祂的所有先知，这样做难道不是更可取吗？那么，根据以赛亚的预言，狼和羊将在同一个溪流饮水……狮子和牛犊将在同一块草地栖息。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凶残和争斗的宗教、互相敌对的信条和背道而驰的教条将会调和与交融，纵然它们之前曾经彼此仇恨和敌视……这就是以赛亚预言的精神和寓意所在。若要按字面意思理解这个预言，那么真正实现这一预言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动物的天性使得它们无法和善友好地交往和融

合。可见，这个预言象征着人类的各种族、各国和各民族必须以理智、开明和灵性的心态协同努力达成团结和一致。

人类友爱关系成为现实的时代已经到来。

所有宗教团结一致的世纪已经来临。

307

所有国家共享世界和平之福佑的天命已经指日可待。

世界各部落和民族摒弃种族偏见的时期已经来临。

所有乡土结成同一个大家庭的纪元已经开始。

因为，全人类注定要在同一个永在上帝之圣帐的庇荫下共享和平与安全的生活。¹⁹⁰

当晚，在古多尔夫人家中的聚会上，阿博都-巴哈说道，此前还从未有人在一个犹太会堂中肯定地说，基督就是上帝之言，穆罕默德就是上帝的使徒。他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巴哈欧拉的确认。

当年带领第一批美国朝觐团赴圣地的赫斯特夫人，如今已经远离信仰。然而，她仍然十分热忱地亲身前来，邀请阿博都-巴哈及其随从，到她位于普莱森顿附近的豪宅度过整个周末。阿博都-巴哈接受了她的诚恳邀请。以赫斯特夫人的社会地位，该周末她照例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家庭宴会，受邀来宾都是加州社交界的名流。赫斯特夫人于10月13日亲赴旧金山，陪侍阿博都-巴哈到她家。阿博都-巴哈在三天的做客时间里，不曾提及信仰，直到最后赫斯特夫人回忆起朝圣之旅，并问及信仰事宜。赫斯特夫人回忆说，多年前在阿卡时，她曾听到一篇阿拉伯祷文，并表示渴望再度听到这种祷文。阿博都-巴哈答应了她的请求，他以震撼有力的声音，吟诵了一篇阿拉伯祷文。在座的客人都为之神迷，尽管他们都不谙那种语言。第二天在午宴席上，他应邀吟诵了一篇祝祷文：

308

他是上帝！主啊，看吧！我们团聚在此餐宴上，感

谢你的恩典，我们举目朝向你的王国。主啊！降赐你的天国食粮吧。诚然，你是宽怀者，诚然，你是仁厚者、慈悲者。

在15日的晚宴上，祂的祝祷文如下：

祂是上帝！主啊，我们该如何感谢你！你的恩惠无穷，我们的感恩有限。有限者如何感谢无限者？我们无法表达对你恩典的谢意。无力如我等，转向你的王国，祈求降赐你的宏恩与惠泽。你是给予者、馈赠者、强力者。¹⁹¹

16日赶赴旧金山之前，阿博都-巴哈要求接见所有在赫斯特夫人家中服侍的人：女佣、仆僮、马夫、厨子。祂亲切地与他们交谈。祂像慈父般站在他们面前，说希望他们都得到祂来访的纪念品，于是送给每人两几尼^①。随后，赫斯特夫人又陪同阿博都-巴哈返回旧金山。途中，祂告诫赫斯特夫人，不要视那些贪图别人财物、企图敲诈他人金钱的人为真正的巴哈伊。赫斯特夫人远离信仰，事实上正是因为一两个人的如此行径，她本身即是受害者。

由于阿博都-巴哈不打算北行，使得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和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巴哈伊们感到沮丧和失落。阿博都-巴哈也因此大感伤心，称自己无法忍受任何人受伤或失望。然而，这些城市太偏远，时间又紧迫，祂必须南下洛杉矶，探访桑顿·蔡斯的墓地。与此同时，此前被巴尔干半岛各国打败的土耳其，由于受到欧洲列强的偏袒，正在将欧洲推向战争的边缘。阿博都-巴哈解释说，考虑到土耳其的严峻局势，祂必须尽早返回圣地。因此，美国北部的巴哈伊，遂南下旧金山与祂见面。

阿博都-巴哈几次造访奥克兰。10月16日，在该处的古多尔夫人和库珀夫人的家中，举行了一次灵宴会。尽管从赫斯特夫

^① 几尼为英国的旧金币，值一镑一先令。——译注。

人家中一路风尘仆仆过来，以赶赴下午在旧金山一家俱乐部的演讲，可阿博都-巴哈仍于当晚前往奥克兰，翌日返回旧金山。祂的印章就是在这段时间丢失的，此后祂只好在每份口授或亲笔信上亲笔签字。

阿博都-巴哈在10月18日赶赴洛杉矶有一个特殊目的，即探访桑顿·蔡斯的墓地。虽然祂在宾馆已经接见了大量人群和新闻媒体，可是祂还是不得不推掉了几项赴社团和教堂演讲的邀请，因为时间不允许。

墓地坐落在市郊，阿博都-巴哈搭电车前往。下车后，祂一路静静地走向墓地，直到桑顿·蔡斯的墓前，一边欣赏着周遭优美的环境。随后，祂背靠一棵树，静静地立于这位基督教西方世界首位巴哈伊的墓前。祂要了一些花，仔细且关爱地将它们置于墓前。然后，祂面对墓地，朝着阿卡的方向，吟诵了一篇《谒陵书简》，也就是在巴孛和巴哈欧拉陵殿前念诵的那篇书简。阿博都-巴哈曾在桑顿·蔡斯生前授予他“塔比特”——坚定者——的称号。造访结束时，阿博都-巴哈跪拜于地，亲吻着桑顿·蔡斯的墓地。^①

回到洛杉矶的宾馆后，已经有一群人等着见祂。当晚（10月18日），祂疲乏得吃不下东西，尽管如此，祂第二天还得接见一大群巴哈伊和其他人。有一位记者曾经报道过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之子米尔扎·舒阿乌拉的故事，并引述了后者的言论，这一次，他坚持询问阿博都-巴哈与舒阿乌拉的关系。米尔扎·舒阿乌拉当时住在加州，并对外宣称自己是巴哈欧拉的孙子，理应受到特别重视。对于这位执著的记者，阿博都-巴哈坚定地说，祂只能回答一个问题，此外一概不答。阿博都-巴哈的回答，正是基督在听说自己兄弟来看祂时所说的话：“凡遵行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了。”^②然而，阿博都-巴哈又

① 参阅本书边码第66页阿博都-巴哈的话。

② 《马可福音》3:35，略有改动。

补充道，祂的门永远为希望前来者敞开。

与洛杉矶的巴哈伊道别时，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桑顿·蔡斯的地位将会彰显出来，因此，他们应该每年一次，代表祂祭扫他的墓。10月21日返回旧金山是在晚间。虽然古多尔夫人为大家订了火车卧铺，可是阿博都-巴哈心事重重，无法入睡。10月23日，祂最后一次造访奥克兰。25日，祂挥别旧金山友人。

311

当天早晨，当阿博都-巴哈步下楼梯时，一大群巴哈伊等候着见祂最后一面。他们齐声念着“阿拉胡-阿卜哈”——上帝最荣耀。阿博都-巴哈甚为感动，深情溢于言表。祂走到他们中间，向每个人致意，赠给每人一瓶玫瑰精油，然后告诉他们：

我在此向各位道别。这个聚会非常感人，这是最后一杯。我们该如何感谢完美圣尊，因为祂拉近了我们彼此的心。我送给你们这些玫瑰精油，它们只是阿卜哈天国芬芳的象征——众香中的至香者。我很悲伤要离开你们，不舍之情不知如何表达，心中的感觉无法用舌头言说。同时，我大受感动，因为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巴哈欧拉的爱，见证了你们身上散发出的巴哈欧拉的光。用你们的心来感受我的感觉吧。虽然我即将离开你们，但是你们已经在我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待我返回巴哈欧拉陵殿时，我将俯首叩拜于神圣门槛前，为每一位朋友恳求确认。我们聚会的这些日子充满了喜悦，再无比这更美好的日子。我每天与你们相见，发现你们的心和眼一直被阿卜哈天国所吸引，再无比这更美好的时光。我不会忘记这些日子，你们也勿忘。我恳求上帝，愿此和睦得以彰显，以提升这世间之灵性，指引地球上所有的居民。我希望这个聚会不像其他聚会那样，曲终人淡忘。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聚会，它永远不会被忘怀，而且每次回味它，总会带来新的喜悦。

312

这是我的希望。¹⁹²

阿博都-巴哈在西部还有一座城市有待造访，那就是加州的首府萨克拉门托市。一辆汽车等候在萨克拉门托市的火车站，接他赴午宴。女主人渴望他留在她家，可是阿博都-巴哈婉拒了，而是前往萨克拉门托宾馆，并于当晚在该处安排了一次聚会。

当晚，阿博都-巴哈在该宾馆的会议厅发表了演讲，内容关于巴哈伊信仰的历史背景和基本教义。演讲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兴趣，以至于随后宣布，将于次日早晨在同一个会议厅再度举行一次演讲。第二次聚会时，阿博都-巴哈讲道：

我访问了你们的州首府和那里的几座花园。它的景观如此美轮美奂，其他的首府无法比拟。我希望，就像它的华美和卓越无与伦比，加利福尼亚的人民也能成为世界上最高尚最完美的利他主义者。加利福尼亚的确是有福之地，这里气候温和，日照充沛，盛产美味可口的水果。所有外在的福佑在这里都是显而易见的。加利福尼亚拥有高尚的人民，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够取得非凡成就并因此受到世人的景仰。

在当今的世界里，首要的问题乃是世界和平。欧洲大陆目前好似一座军火库，一座堆满炸药的仓库，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一个火花便能使整个欧洲燃烧起来，尤其是巴尔干半岛问题，此时此刻已昭然于世人眼前。而现今仍有一些地方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战争……有鉴于此，当今世界最迫切的需要是谋求国际间的和平。时机已经成熟，是着手废止战争、各国及其政府达成一致的时候了。现在是举世友爱的时候了。现在是东方和西方团结与融合的时候了。

加利福尼亚人民热爱和平，具有极好的品质和能力，因此我希望，他们倡导和平的努力能够与日俱增，

直到全州所有的人都拥护这项功德之为。希望这个民主国度的掌管事务大权的人能够高举国际和解的大旗。这样一来，利他主义宗旨和思想就能从这个中心放射到世界其他所有地区，而这一功德之举的荣耀也能给这个国度的历史永远增光添彩。希望第一面国际和平的旗帜能够在这个州升起……^①希望这个中心和首府在所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因为人类的美德和人类进步的可能性是无可限量的。它们永无止境，无论人类取得何种程度的成就，总会有更高的目标在前方等待他。在偶然世界是不存在所谓的如此成就：“除了这个存在与至善的状态外再无其他”或“这已经达到了最高程度”。无论某个事物看起来多么完美，也总会有改善的余地。因此，不管人类取得多大的进步，总会有更高的有待达到，因为美德是有限度的……

最后，阿博都-巴哈总结道：

确实，光明的世纪已经到来，思想正在进步，眼界正在扩展，人的潜能的实现正变成普世现象，灵性觉悟正在发展，真理的发现正在进步。因此，我们有必要抛弃所有的无知偏见，废除以往时代的陈规陋习，高举国际团结的大旗。我们须以友爱的精神进行合作，通过灵性的互惠互利享得永久的幸福与和平。¹⁹³

与萨克拉门托市的巴哈伊午餐结束后几个小时，阿博都-巴哈搭上了前往丹佛市的火车。

314

在我们结束阿博都-巴哈加州之行的讲述之前，有必要提及《帕洛·阿尔坦报》及其编辑 H.W. 西姆金斯。西姆金斯先生用了一整期报纸（第十卷，第43期），报道了阿博都-巴哈的工作与信息。一封日期为10月17日阿博都-巴哈写给西姆金斯先生

① 三十三年后，《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起草并宣布。

的书信摹本，连同译本，一起刊登在这期报纸上。书信内容如下：

当我见到你，感受到你的感悟力，我的心与灵便被你牢牢吸引，产生出了浓浓的爱意，并滋生出了灵性的情感。你的来访带给我巨大的欢欣。刊登在贵报的斯坦福大学演讲全文，我今天看到了，我因此既高兴又感激。为了表达我的喜悦，同时感谢你的服务，我写了这封书信。我永远忘不了你的诚恳，我在有生之年会一直记得你。我恳求上帝，让你成为真理地平线上的一颗明星，为人类世界带来灵性生活。

在犹太会堂的那场演讲，确立了耶稣基督的合法地位，并邀请犹太人信奉祂。该演讲的全文也附于函中。演讲的内容震撼有力，你会发现，即便听众中有许多保守的犹太人，演讲者还是以大胆的姿态，证实了基督的合法地位。希望你读完演讲稿后，最好全文刊登在贵报的版面上，好让其他犹太人阅读。或许，这也能促使他们尊崇并信仰基督，若此，两个民族之间长达两千年之久的争斗和冲突得以消失，人类一家将得以实现。祝福和赞美归于你。^①

315

① 这封书简由米尔扎·艾哈迈德·苏赫拉布翻译，内容与《帕洛·阿尔坦报》完全相同，只是省略了“耶稣基督”前面的“阁下”二字。然而，笔者可能会对某些字眼采取不同的译法，例如：“信函”（letter）代替“书信”（epistle）；“审慎”（delicate）代替“大胆”（dauntless）。

第十八章 挥别美国

316

阿博都-巴哈于10月26日离开加州。他说自己在美国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要启程返回圣地，回到先父陵殿的所在地。

往丹佛的火车上，有五十多个土耳其人，正准备返家参加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同盟国的战争，其中一些人求见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待他们为客人，为他们提供了茶水。当时有个商贩在车厢内兜售商品，阿博都-巴哈正在浏览一些刚开采出来的石头，一群儿童围拢了过来，热切地看着这些东西。阿博都-巴哈问他们想要什么，然后给每个小孩买了一块钱的东西。这又招引了更多小孩前来，阿博都-巴哈仍逐一买礼物送给他们。车上的旅客听闻此事，纷纷打听这位慷慨的东方人是谁，知道后都对他的教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因此，阿博都-巴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回答并教导那些坐在和站在他身旁的询问者。

抵达丹佛是在10月28日午夜。这次再访丹佛只待了二十四个小时。他再次在罗伯茨夫人家中和弥赛亚教堂发表了演讲。第二天午夜，他搭乘火车前往芝加哥。现在，他正加速赶赴东海岸。第一晚，阿博都-巴哈舍不得睡卧铺，但在第二晚，他说

317

随从们已经受够了罪，应该睡卧铺去。随从们建议只有教长睡卧铺，但遭到了阿博都-巴哈断然拒绝。“不！”他说，“我们都必须平等。”

时任《西方之星》杂志编辑的艾伯特·温达斯特（后来多年担任该杂志编辑），赶在火车抵达芝加哥前，便登上了火车以迎接教长。10月31日早上，芝加哥的巴哈伊欢喜地聚在车站

迎候。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自己是三访他们的城市，该轮到他们回拜圣地了。祂再度下榻广场旅馆，邀请开始纷至沓来。祂不得不婉拒大多数邀请，因为祂不能再延长停留时间。

在两场聚会上，阿博都-巴哈再次警告芝加哥的巴哈伊，要提防叛约者的阴谋：

……巴哈欧拉不给分歧留下任何可能的余地。当然，总会有一些反对者，总会有一些只顾一己之私的人，总会有一些固执己见的人，也总会有一些给圣道制造分歧的人。例如，犹太是基督的门徒之一，可他背叛了基督。在过往时代，诸如此类的事情并非鲜见。可在今日，完美至尊指出：“此人乃是我的经书的诠释者，所有人都必须求助于祂。”此话意在杜绝信徒间出现不和与分歧……¹⁹⁴

318 一天，阿博都-巴哈在向一群人讲述国家关系时，谈及了巴哈欧拉信仰所宣扬和倡导的真正友爱。当时，祂笑着对在场的女士们说，在欧洲和美国，许多男人辛勤地工作，以使他们的太太能够过上奢华的生活。接着，祂又笑着讲述了一对曾经拜访过祂的夫妇。当时那个太太的鞋子上沾了一些尘土，她吩咐丈夫擦拭干净，丈夫遵办。可是，她是否为丈夫做过同样的事情呢？阿博都-巴哈当时问她。她回答说不，她只是替他洗衣服。但那是不平等的，阿博都-巴哈如此说道。“女士们，在当今，你们有时候必须挺身维护男人的权利。”阿博都-巴哈说。虽然都是言笑，但是道理很简单：凡事应适度。

11月3日是阿博都-巴哈三访芝加哥的最后一天。当天早上，祂在旅馆做了演讲；随后在英格尔伍德教堂讲道；下午在公理会教堂布道；晚上出席了戴维斯夫人家的灵宴会，并在此处向友人道别。

赴华盛顿途中，阿博都-巴哈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停留了一个晚上。在祂下榻的格兰德宾馆，人们为祂安排了一场宴

席。阿博都-巴哈特别讲述了桑顿·蔡斯的品德以及他对信仰的服务。扎尔加尼写道，大约有四十名巴哈伊不忍离去，当晚在格兰德宾馆过夜。翌日清晨，即11月6日，阿博都-巴哈在宾馆做了第二次演讲，然后搭乘中午的火车赶往华盛顿。

在首都华盛顿，阿博都-巴哈依然像往常一样租屋而居。祂的首次公开露面是当晚在普救会堂。祂告诉在场的教众：

巴哈欧拉的教义包含了很多原则，我只是给你们大概讲述一下。这些原则之一是男女平等。祂指出，既然所有的人都是按照同一个上帝的形象和式样创造的，那么，在上帝的眼里就不会有性别的区分……在低等王国，在动物界和植物界，我们发现在功能和生理上存在性别的分化。所有的植物、树木和动物服从于这一被创造出来的分化。然而，在它们当中并无进一步的区分，雄性和雌性都是绝对平等的。那么，人类又怎么能做出低等造物都不在意的区分呢？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所有的人同属一个王国和亲族、都是一树之叶和一海之波时还这么做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女性没有得到跟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机会。因为，如果她享有与男人相同的教育和发展机会，那么无疑，她也会达到跟男人一样的地位和程度……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亲眼目睹祂殉难的门徒出现了烦乱不安且信心动摇。即便彼得……也三次否认祂。抹大拉的马利亚将他们聚拢到一起，帮他们巩固信仰，说：“你们为什么怀疑？你们为什么害怕？彼得啊！你为何否认祂？……基督的实在是永远活着的、永续长存的、永生永世的。神性实在没有开始，没有终结，因此，它也不可能死亡……”简而言之，这位妇女孑然一身，孤弱无助，却能够促使这些门徒转变，使他们变得坚定起来。这是非凡力量和至高品性的证据，表明女人能够跟男人并驾齐

驱并相济互补……¹⁹⁵

第二天在阿瑟·帕森斯夫妇家中的演讲，阿博都-巴哈谈到了巴尔干半岛上正在蔓延的战事，以及巴哈欧拉曾经对奥斯曼帝国的预言。祂手里拿着一本《穆宾经》^①，朗读了那篇致阿卜杜勒-阿齐兹的书简。阿博都-巴哈提到，在爱德华·布朗教授于1891年所写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巴哈欧拉的警告与预言。320 祂还引述了巴哈欧拉致纳赛尔丁沙阿的信函，并以如下话语结束演讲：

我引用这些内容是想表明，巴哈欧拉在东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团结人类，促使他们达成一致和实现和解，由此彰显人类世界的一体性，为国际和平及奠定幸福和繁荣的基础铺平道路。但是，一些国家没有听从祂的召唤和福音……如果他们留意祂的谕令，接受祂的告诫，那他们就会安然无恙，他们就会享受幸福和成功，他们就会通过友谊和兄弟关系之纽带联结起来，从而使他们享受到友爱和团结的奇妙恩典，安居在神圣天国的美妙乐园。但是，可悲啊，天佑之尊的谕令和指引被他们束之高阁。日复一日，他们只顾忙于自己的诡计和妄想，直到现今，这场战争之火终于最猛烈地燃烧起来。¹⁹⁶

11月8日晚上特别值得纪念。阿博都-巴哈受邀赴第八街会堂，即一座犹太会堂讲道。祂事先言明，祂的演讲内容与在旧金山时完全一样，即宣示并证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圣起源。如其所言，阿博都-巴哈以直接和无畏的态度，立刻开始阐述祂的主题：

上帝只有一个，上帝的光辉是同样的，人类都是那唯一上帝的仆人。上帝善待一切。祂创造并供给一切，

^① 该书收录了巴哈欧拉的书简和致世界诸君王的信函，于二十二年前在孟买出版。

芸芸众生都受到祂的照料和庇护。真理之阳，即上帝之言，照耀着全人类，神圣恩云对其倾洒甘霖，祂的慈悲之和风对其吹拂，所有人都浸润在祂的永久正义和仁爱的汪洋大海里。上帝经由同一个后嗣创造了人类，为的是他们能够友好相处，相互待以仁爱，共同生活于团结和兄弟情谊之中。

321

然而，我们的所作所为却违背了上帝的希望和意愿。我们成为了仇恨与分裂的肇因……

随后，阿博都-巴哈指出“宗教信仰”是“离间与疏远”之因。

然而，事实上，各大神圣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一致和相同的。出现于我们之间的分歧，乃是由于对刻板教条的盲目模仿和对祖传崇拜形式的冥顽固守。亚伯拉罕是宗教实在的创造者。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是宗教实在的显示者。巴哈欧拉是宗教实在的荣光。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断言，它必将得到证实。¹⁹⁷

接下来，阿博都-巴哈开始证明这个论点，其论证过程与旧金山那场演讲大致相似，同时存在显著差别^①：诸宗教的“永久与不变”的基础，变化的“时代律法”，上帝先知们出现的目的，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的使命及其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祂证实道，“适用于一个先知的证明，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先知。”

最后，祂以如下雄辩和富有挑战性的话语作结：

既然这些先知或创立者自身之间彼此热爱、赞美和认可，我们为何还要相互争执和疏离呢？上帝只有一个。祂是芸芸众生的牧养者。我们是祂的羊群，因此，我们应该友爱和团结地共同生活。我们应该相互间表现

322

^① 见本书边码第298-299页。

出公正精神和善意。我们是应该这样做，还是互相谴责和诅咒、表扬自己谴责别人呢？如此态度和行为又会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可能的结果不会是别的，只会是敌视与仇恨、不公和残忍。这难道不是过往的流血、悲伤和苦难的最大原因吗？

赞美上帝！你们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你们幸运地拥有很多饱学之士，他们精通于宗教的比较研究。你们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了解偏见和迷信所造成的惨痛伤害。我问你们，在社会和社团之中，友谊和伙伴关系不是比敌视与仇恨更好吗？……我们必须团结。我们必须相互友爱。我们必须永远彼此赞美。我们必须褒奖所有的人，这样就能消除导致人与人之间疏离的不和与仇恨……这种现象必须杜绝，其方式是探求蕴藏于各大宗教里的神圣实在。这蕴藏的实在就是爱人类，因为上帝只有一个，人类只有一个，诸先知的唯一信条就是友爱和团结。¹⁹⁸

阿博都-巴哈演讲过程中，有些观众开始焦躁且显出不满。他们向口译员示意，时候已经不早，演讲已经超时了。但是阿博都-巴哈无视他们的抗议，不受干扰地继续讲下去。当祂坐下后，主持人拉比^①告诉会众说，无论他们是否喜欢演讲者，都不应该公然表示焦躁与不悦，而应沉着冷静地思考真理所在。

323 第二天在帕森斯夫妇家里，阿博都-巴哈说：“昨晚在犹太会堂里的演讲显然让一些人不悦，包括今天下午拜访我的尊敬的拉比。我们一起回顾了昨天的演讲，我现在再为你们重述一次。昨晚的主题不可能让拉比完全明白，因为当时他的时间很紧迫。但今天有充分的时间详细回顾昨天的讲话……”阿博都-巴哈再次回述后，拉比表示：“我相信您所说的完全真实，不过我还要请求您一件事，您能否也告诉基督徒多爱我们一些

① 犹太牧师。——译注。

呢？”阿博都-巴哈对此回答：“我们已经告诉他们，并且会继续这样做。”

11月9日晚在劳舍尔礼堂里举行了一个宴会，约有三百位来宾参加。阿博都-巴哈从座上起身，分给每桌客人一些鲜花和糖果，然后对他们说：

出席今晚的这个宴会，令我感到非常的快乐，因为，赞美上帝！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与至高圣庭的美妙旋律共鸣的一张张喜悦的笑容和聆听之耳，大家的心扉被爱上帝之火点燃，大家的精神因为上帝的福音而振奋，大家的灵魂享受着阿卜哈天国保佑之力的庇荫。我看到聚集在我面前的各位都是被选中的人，而非随意叫来的。我祈愿，巴哈欧拉凭借其恩宠的作用一直吸引你们进入祂的天国，确保你们为人类一体和团结的服务能够取得胜利和成功。祈愿祂援助所有坚定不移地投身于团结世间芸芸众生之事业的仁人志士。祈愿你们所有人都因此成为我伺奉祂的伙伴和助手。

主啊！认可并襄助这群人吧。通过你圣灵的气息确认这些灵魂吧。用这些灿烂光辉之愿景擦亮他们的眼睛吧，用你召唤他们投身服务的旋律使他们的耳朵欢快吧。上帝啊！确然，在你大爱的芳馨之中，我们聚集到这里。我们转向了你的天国。除你之外，我们别无所求；除了得到你的悦纳，我们别无所愿。上帝啊！让这些食物变成你自天堂降赐的吗哪，恩准这聚会成为你的至高者之会众。祈愿他们成为爱人类的激励因子和启发人类的源泉。祈愿他们成为你引导世人的中介。诚然，你是强大的。你是赏赐者，你是宽恕者，你是全能者。

324

以下是祂的结语：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永远信赖上帝，寻求祂的认可和襄助。我们必须对天国的恩典保持充分而绝对的信

325

心。回想过往时代那些刚刚开始其使命的人所面临的遭遇，再想一想他们在上帝的支持和援助下成为属于上帝的伟大人物。回顾一下，彼得，一位渔夫，在天国恩典的帮助下成为基督的伟大使徒。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是一个俗不可耐的村妇，可她后来脱胎换骨，帮助基督的门徒获得上帝确认的垂恩。诚然，她为上帝天国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服务使得她声名远扬，常常被男人们津津乐道。即便到了今天，她依然在永恒威严之天际熠熠生辉。像抹大拉的马利亚这样的妇女也能被上帝选中，成为确认门徒的渠道和亲近祂的天国明灯，想想吧，上帝的恩典该是多么的无远弗届。所以，你们必须信赖上帝的恩典和仁慈，坚信祂会永远垂赐馈赠。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明灯，如同这里的电灯般放射出璀璨的光芒。不，我希望你们每个人成为耀眼的天体，就像神圣意志之天的闪耀星辰那样。这是我在上帝尊前的祈求。这是我凭借巴哈欧拉眷爱的希望。我代表你们所有人做出如此祈求，以悔悟之心祈愿你们得到永久恩赐的援助和表彰。¹⁹⁹

11月10日是阿博都-巴哈在华盛顿的最后一天，当天举行了两次聚会。第一次在祂的住处：西北区第十八街1901号。阿博都-巴哈谈到，信仰终会遭到反对：充满敌意的评论将出现在新闻界，虚妄的言论将会产生。祂告诉巴哈伊们，记住基督以及早期基督徒所遭受的待遇，要和他们一样坚定不移。

当时的罗马和希腊哲学家也写书反对基督。一些君王甚至专门写了辱骂、诬蔑和藐视祂的书。其中之一是凯撒。^①他同时还是一个哲学家。他在书里谈及基督子民时写到：“基督徒是最堕落的人……拿撒勒的耶稣将他们带入歧途……”可事与愿违，基督教的力量和影响逐

① 马可·奥勒留。

日壮大。

基督的威望与日俱增，愈发光彩夺目。有鉴于此，我想忠告你们，帮助你们增强应对报章或其他出版物指责、攻讦、辱骂和嘲讽的能力。你们切勿因此感到困扰不安。它们正好是圣道的确认……祈愿上帝恩准那一天的到来，届时，会有许许多多的教会牧师冒将出来，他们脱下帽子，声嘶力竭地大叫“巴哈伊被误导了”。²⁰⁰我希望看到这一天，因为那一天也必定是上帝圣道广为传扬的日子。巴哈欧拉已经指出，诸如此类的人将是圣道的信使。他们会在布道坛上宣布巴哈伊是傻瓜，他们是邪恶之徒和非善之人。即便如此，你们要依然坚定不移地行走上帝的圣道，毫不动摇。他们的所作所为反而有助于巴哈欧拉福音的广泛传播。

326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阁下曾就伦敦一位布道士的指责写了一篇回应文章。^①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找来读一读，加以深思并牢记。这样，当那些给圣道制造麻烦的人提出指责和攻讦时，你们就有充分的准备去应对了。²⁰¹

第二次聚会是在晚上，在西北区第八街1252号的约瑟夫·H. 汉嫩夫妇家中举行。阿博都-巴哈非常疲惫，但很快乐：

这是一个极好的聚会。白人和黑人欢聚一堂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这是我的快乐之源，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上帝的仆人，你们因而也是兄弟、姐妹、母亲和父亲。在上帝眼里是没有白人与黑人之别的，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任何人，只要心地纯洁，就亲近了上帝，无论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红皮肤还是黄皮肤。动物有着各种各样的颜色。在鸽子之中有白色、黑色、红色和蓝色，但是，尽管存在这一颜色上的不同，鸽子群却能够团结、快乐和友好地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没有区分，

^① 即《辉煌的证据》，参阅本书边码第151页。

因为它们都是鸽子。人类具有智慧和思想，被赋予了心智能力。那么，既然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为何他们还要受到肤色或种族区分的影响呢？连羊都不会刻意回避别的羊，它们不会说“我是白羊，你是黑羊”。它们全然和睦地在一起吃草，在友好和快乐中共同生活。那么，身为人类又怎么能受种族肤色的限制和影响呢？……

327

我以前有一位仆人就是黑人，他的名字叫做伊斯凡迪亚尔。如果说世界上可以发现一个完美的人，那他就叫伊斯凡迪亚尔……无论何时，只要想起伊斯凡迪亚尔，我就会感动得流泪，尽管他早在五十年前就离开了人世。他是巴哈欧拉的忠实仆人，受托保管祂的机密。为此，波斯国王通缉他，不断打听他的下落。巴哈欧拉当时被关押在监狱里，但国王派遣很多人去寻找伊斯凡迪亚尔。可能有上百名军官奉命搜寻他。倘若他们抓到他了，肯定不会马上处死，而是在他身上一片一片地割肉，直到他说出巴哈欧拉的机密。伊斯凡迪亚尔经常极具尊严地昂首阔步于街头和市场。一天，他来到我家。我的母亲、妹妹和我本人当时一起住在靠近街角的一座房屋里。由于我们的敌人经常探听我们的情况，所以我们正打算搬到一个他们打听不到的地方。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伊斯凡迪亚尔半夜里进到我家。我母亲说：“伊斯凡迪亚尔，有上百个警察在搜寻你。要是他们抓到你，他们不会马上杀死你，而是会用火刑折磨你。他们会砍断你的手指。他们会砍掉你的耳朵。他们会挖掉你的眼珠，迫使你告诉他们巴哈欧拉的机密。你走吧！别待在这里。”他说：“我不能走，因为我还欠着街坊和商铺的钱。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他们会说巴哈欧拉的仆人拿走了商铺的货物和商品却没给钱。我必须把钱都还清了才能走。即便他们抓住我，你们也不用担心。

要是他们折磨我，也不会给我带来伤害。如果他们杀死我，也不必悲伤。但无论如何，一走了之是不行的。我必须留下来，直到把欠下的账都付清。到那时我才会离开。”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伊斯凡迪亚尔经常去街上和市场售卖东西，用赚来的钱一点点地偿还欠款。然而实际上，这些并非是他的欠债，而是法院的欠债，因为我们所有的财物都被没收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被抢走了。唯一留给我们的就是欠款。伊斯凡迪亚尔将这些欠款悉数付清，没有留下哪怕一分钱的债务。接着他来到我家，跟我们道别后就走了。巴哈欧拉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后，我们去到巴格达，伊斯凡迪亚尔也去了那里，他想回到以往的家里。完美圣尊巴哈欧拉对他说：“在你逃难之时，有一个波斯大臣在保护你，要知道在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像他那样做。既然他保护了你，那你也应该用忠心回报他。如果他愿意你离开，那你才可以到我这里来；要是他想留住你，那你就不可离开他。”他的主人说：“我不想跟伊斯凡迪亚尔分开。我在哪里能找到像他这样的人，如此的真诚，如此的忠心，如此的人品，如此的能力？我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伊斯凡迪亚尔啊！我真的舍不得你走，可是，如果你想走，那就随你的意吧。”但既然完美圣尊叮嘱过“你必须忠心”，于是伊斯凡迪亚尔就一直待在主人的身边，直到他离世。他是一个光点……他的品格是光明的，他的心智是光明的，他的面容是光明的。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光点。

328

由此显而易见，卓越跟肤色是无关系的。品格才是判断人的真正依据。任何人，只要拥有美好的品格，信赖上帝并坚定不移，操行良好，和言善语，那么，无论他是何种肤色，都会受到上帝门槛的悦纳。概言之，赞美上帝！你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你们的心中充满了对巴

哈欧拉的爱。你们的灵魂为巴哈欧拉的福音而欣喜。我希望，白人和黑人能够全然友爱、和睦地团结起来，形成彻底的亲和与兄弟关系。相互交往，为对方着想，就像同一座玫瑰园里的玫瑰那样。任何人只要到了玫瑰园，都会发现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玫瑰，白色的、粉红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它们一同生长，呈现满园美色。彼此间相得益彰，美轮美奂。要是所有的玫瑰都是一种颜色，那整个花园就必然显得单调乏味。如果它们都是白色、黄色或红色，花园就不会多姿多彩、引人入胜了；但是，如果花色多种多样……就必然形成最美丽的景致。因此，我希望你们成为一座玫瑰园。虽然肤色不同，但是，赞美上帝！你们都接受同一个太阳的照射。来自同一片恩云的春雨倾洒你们。你们都受到同一个园丁的栽培，而这位园丁善待所有人……

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团结和友爱。看到黑人和白人欢聚一堂该是多么的美妙啊！我希望，这也是上帝的意愿，那个日子必将来临，届时，我会看到红种人，即印第安人，跟你们在一起，还有日本和其他民族的人。到那时……一座争奇斗艳、绚丽多彩的玫瑰园出现在人世间。²⁰²

阿博都-巴哈在发表上述有力而感人的演说前，已经疲乏地斜倚在长椅上，然而他仍逐一接待个人和团体，与他们寒暄。演讲结束，他在汉嫩夫妇家中和众人一起享用晚膳。次日清晨（11月11日）即搭乘火车赴巴尔的摩，在该处一家旅馆里接见一群人，在一座上帝一位论教堂讲道，在斯特鲁文夫妇家（仍是和一群人）用午餐。下午赴费城，在火车站与该城的巴哈伊们谈话，当天第三次搭乘火车，在午夜一点抵达纽约。

在纽约，阿博都-巴哈与前次一样，住进了钱普尼夫人的房子里。纽约的人们再次看见，无论早晨或黄昏，他每天都在

河边的花园里散步，小憩片刻。巴哈伊聚会定期举行，白天在公园大道830号克鲁格夫人家中，晚上在西大街780号的金尼夫妇家中，当然也有在别处举行的。阿博都-巴哈在这些聚会中演讲，也在一些公开场合，比如宗谱会议厅（第五十八街西252号）和神智学会（百老汇街2228号）里发表演讲。祂在纽约的住处经常向访客开放，访客一直络绎不绝。

11月17日在宗谱会议厅的集会上，阿博都-巴哈说：

330

作为真理之阳的巴哈欧拉出现于东方的地平线，用恒久有效的光明和生命泽被五湖四海。祂的教义蕴含了现时代的神性精神，适用于人类生命中的这一成熟时期。这些教义是：

人类世界的一体性
圣灵的保护和引导
所有宗教之基础的一同性
宗教必须成为团结之因
宗教必须符合科学和理性
独立探求真理
男女平等
摒弃人类之间的一切偏见
普世和平
普及教育
全球通用语言
妥善解决经济问题
国际仲裁法庭

任何真诚探寻并公正思考的人都会承认，现时那些仅仅靠人为来源和权威产生的教条必定成为人世间麻烦与不和的起因，必定成为人类的真正败坏因素，而巴哈欧拉的教义才是治愈世界疾患、切合一切所需及病症的真正良方。它们给所有愿望和抱负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它们将成为人类世界幸福的源泉、人类心智的激励者和启发者、发展和提升的推动力、各国各民族团结的基础、芸芸众生友爱的泉源、同心同德的中心、和平与和谐的法宝、联合东方与西方的唯一纽带。²⁰³

331 大约在这个时候，阿博都-巴哈闻知早期的资深巴哈伊阿迦·里达·加纳德已经去世^①。谈到此人及其无价的服务时，阿博都-巴哈表示自己必须亲手为阿迦·里达筑坟，站在坟前祈祷。

11月23日晚上，在第五十七西街118号的“北方大酒店”里，举办了一场晚宴。阿博都-巴哈在谈到那次印象深刻的聚会时说：

像我们这样的聚会必定能促进神圣友情，起到强化凝聚和统一人心之纽带的效果。这是一种坚不可摧的灵性纽带，它将东西方联结起来。在它的作用下，种族偏见的真正基础将被根除和摧毁，精神民主的大旗将会高高飘扬，宗教世界将会从陈腐的信条和对传统形式的模仿中净化出来，所有宗教之根本实在的同一性将得到显现和昭示……任何仅仅旨在个人利益的运动或会议都属于人为性质的，任何不限范围和目的的普世运动都具有神性。在人间，任何一个普世性会议的举行，无论何时及何地，都能起到促进上帝圣道的效用。

因此，今晚在这里，你们须竭力使自己的态度和动机成为普世性的和利他性的。你们要把自己奉献给改善和伺候全人类的事业。你们之间不得存有反感隔阂或个人偏见，因为，当你们的动机是普世性的，你们的意图是神圣性的，当你们的志向都集中在天国，那么无疑，你们终将成为上帝恩典和悦纳的受惠者。²⁰⁴

① 见本书边码第220页。

11月26日，阿博都-巴哈在祂的住处告诉巴哈伊们，祂总是很高兴与他们见面，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聚会。但如果祂无法天天见到他们每个人，他们之间的真正的爱与友谊依然紧紧相依，丝毫不受影响。祂说祂很忙碌，整整一个星期以来，祂的妹妹至大圣叶和家人的来信均尚未拆封。当时，祂正在浏览信件，发现一封来自海法的信，但是一听说巴哈伊正在等候祂，就径直下楼到客厅接见他们，因为时间不允许单独接见。然而，如果有人有重要事情，祂愿意拨出一些时间与他们个别详谈。祂说希望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与他们相处可以收获很大的快乐。

332

11月29日在金尼夫妇家中，阿博都-巴哈阐述了“牺牲”的意义：

……牺牲有两种：肉体的和灵性的。教会对于牺牲所给出的解释实际上是迷信。例如，按《福音书》所载，基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祂还说：“这（美酒）是我立约的血……流出来，使罪得赦。”^①这些经文被教会以如此迷信的方式做出诠释，以致人的理性无法理解或接受这样的解释。

他们说，亚当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吃了禁树上的果实，由此犯下了罪恶，且该罪恶代代相传。他们教导，由于亚当犯了罪，祂的子孙后代同样有罪，通过传承而代代有责，因此，所有的人类都应该受到惩罚和报应；上帝派遣其子做牺牲，为的是人类能够得到宽恕并从亚当之罪的后果中得到拯救。

333

我想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说法。对于本身是公正无私的神，我们能够想象祂因为亚当的犯罪和忤逆而对其后代施加惩罚吗？即便当我们看到某个总督，

^① 《约翰福音》6:51；《马太福音》26:28。

一个尘世的统治者，因为其父作奸犯科而惩罚儿子，我们也会说这个统治者是一个不公正的人……

还有必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和证据。亚伯拉罕是上帝的一位显示者，是亚当的后代；同样，以实马利、以撒、耶利米以及包括大卫、所罗门和亚伦在内的整个先知谱系也都是祂的后裔……有一种穿凿附会的解释是，基督现世并牺牲自己后，洗脱了之前所有神圣先知的罪恶和惩罚……这些解释和说法都是因为误解了《圣经》的寓意。

为了理解牺牲的实在本质，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情形。无可置疑，祂是为了我们而牺牲自己的……在基督出现之时，祂知道祂必须宣告自己与尘世间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作对。祂知道世人将会群起反对祂，让祂尝尽各种苦头。毋庸置疑，任何一位像基督这样提出如此声明的人，都会招致世人的敌意，必定受到人身攻击。祂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鲜血会流淌，自己的身体会遭受暴力的摧残。然而，尽管知道自己将会遭遇什么，祂依然挺身宣扬其讯息，承受了人们加诸的种种苦楚和磨难，最终，为了启发人类，祂将自己的生命作为牺牲奉献出来——为引导人类世界流尽了自己的鲜血。祂坦然承受了各种灾难和痛苦，只是为了引导世人认明真理。要是祂一心只想着活命，要是祂没有牺牲自己生命的意愿，那祂就无法引导世人，哪怕是一个人也做不到。无疑，祂的神圣鲜血必定流淌，祂的身躯必定破碎。然而，这位圣洁的灵魂是出于爱人类而承受苦难和死亡的。这是牺牲的一种含义。

至于第二种含义：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①这不是说基督的肉身来自天堂。祂的肉身出自

334

① 《约翰福音》6:41。

马利亚的子宫。这句话的意思是，基督的完美品性来自天堂；基督的实在来自天堂。基督的精神而非肉体来自天堂。基督的身体只是凡胎而已。毫无疑问，祂的肉身是从马利亚的子宫生出来的……因此，祂说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这句话的意思是，祂所表现出的完美品性乃是神圣的完美品性，祂自己所得享的福佑乃是上天的礼物和馈赠，祂的光乃是实在之光。祂说：“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意思是说，谁要是吸取了我所具有的这些神圣完美品性，谁就永远不死；谁要是分享了我所蕴藏的这些上天恩典，谁就获得永生；谁要是让这些神圣光芒照射自己，谁就拥有了永恒生命。这意思是多么的昭然！是何等的显白！确实，获得神圣完美品性并寻求基督教义的神圣启迪的人，必定享有永恒生命。这是牺牲的另一种含义。

实际上，亚伯拉罕牺牲了自己，为的是给世人带来神圣教义，给予人类上天佳肴。

至于牺牲的第三种含义，那就是：如果你在地里埋下一颗种子，那么一段时间之后，这颗种子就会长成一棵大树。种子为大树牺牲了自己，大树来自种子。从表面上看，这颗种子损失了，灭亡了，然而，它的奉献被吸收到大树、其花朵果实和枝杈之中。如果这颗种子的特征没有作为牺牲奉献给自它长成的大树，那就不会有枝杈、花朵和果实的产生。从表面上看，基督消失了。祂的个体特征变得无影无踪，正如种子的特征消失那样，可是，基督的恩典、神性品质和完美品性却昭示于祂通过牺牲自己而建立的基督教社团……基督就好比一颗种子，为基督教这棵参天大树牺牲了自己……

牺牲的第四种含义：这是某种实在牺牲自身特性的原则。人必须摆脱世俗事务、自然世界及其法则的影响，因为物质的世界是必然败坏和死亡的世界……

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上帝世界的品质和属性，人类必须舍弃自然世界的品质和属性。就拿我们称之为铁的东西来说吧，看看它的品质：它是坚硬的，暗色的，冰冷的，这些都是铁的特性。如果同样一块铁从炉火中吸收热能，那它就为流动的属性舍弃了坚硬的属性。它为了明亮的属性舍弃了暗淡的属性，而明亮乃是火的特性。它舍弃了自己的冰冷属性，由此获得了火所拥有的发热特性，如此，这块铁不再坚硬、暗色或冰冷了。它有了转变，变得明亮，因为它舍弃了自己的品质来得到火的品质和属性。

人类也是如此。若要摒弃和摆脱自然世界的属性，就必须舍弃这速朽之境的品质和需要，表现出天国的完美品性，正如铁的品质消失、火的品质取而代之那样。²⁰⁵

336

不管在阿博都-巴哈抵达美洲海岸之前，还是在祂为期八个月的美洲大陆之行期间，或者在祂离开之后，北美的巴哈伊们一直想资助祂，以承担祂的全部或部分旅行开销。他们直接写信或当面请求，也征询祂的随从们的意见。但是，阿博都-巴哈对于这些请求和提议，一概婉拒并表示谢意。此前祂在埃及时，有人寄给祂一大笔钱，但被祂退回了。对于帕森斯夫人、古多尔夫人、库珀夫人，以及其他有钱人或不太宽裕的人，祂对他们说，应该把捐赠给祂的钱送给穷人。随着阿博都-巴哈离美的日子临近，一群巴哈伊决定前去拜见祂，请祂收下他们的礼物。11月30日，他们去见祂，请求祂接受礼物。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我很感谢你们的服务。诚然，你们对我服务周到，善待至极。你们夜以继日地起身服务，努力传播上帝的芬芳。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服务，因为你们除了上帝的愉悦，别无他求；除了进入上帝王国，别无他愿。如今，你们为我的家人带来礼物，它们非常精美且惹人喜爱，但是比这些礼物更好的，是存在心灵宝库中的爱。这些礼物是短暂的，但是

那些礼物是永恒的。这些珠宝放在盒子和储藏室里，而那些珠宝却长存于心灵宝库中。在我的家里，他们不戴钻戒，他们不收藏红宝石。那个家不受这种诱惑。如今我接受这些礼物，但我将它们托付给你们，然后卖掉它们，将钱寄给芝加哥的灵曦堂。”巴哈伊们再三请求，但阿博都-巴哈坚持不收：“我想收下一份在永恒世界里绝不腐坏的礼物，即心灵宝库中的珠宝，那是一件更好的礼物。”²⁰⁶

337

阿博都-巴哈于12月5日乘船赴欧洲。登上“塞尔提克号”汽轮时，祂向美国的巴哈伊们道别：

这是我和你们的最后一次相聚，因为我现在已经上船，准备离去。我想最后再给予你们一些忠告。我一再要求你们致力于人类世界团结的大业，向你们表明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上帝的仆人，因为上帝是一切的创造者，祂是供给者和赋生者，祂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芸芸众生都是祂的恩泽和慈悲所惠及的仆人。因此，你们必须对世界各族人民表现出最高程度的亲善和友爱，摒绝狂热，抛弃宗教、国家和种族偏见。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居所，全人类都是同一个天父的子民。上帝创造了他们，他们是祂悲悯的受惠者。因此，要是有人冒犯他人，那他就是冒犯上帝。我们的天父希望每颗心灵都应该享受快乐和充满幸福，我们应该幸福和快乐地共同生活。人类幸福的障碍乃是种族或宗教的偏见、生存竞争和残酷相待……

你们要当心，不可冒犯任何心灵，不可背后说人坏话，不可疏离上帝的其他仆人。你们要把祂的所有仆人都看做是你们自己的家人和亲属。你们要把自己的所有努力用于这些上面：使那些沮丧绝望的人快乐起来，给忍饥挨饿的人送去食物，给需要者提供衣物，给予卑下者赞美。你们要成为每个无助者的惠助者，对自己的同

338

胞表示善意，这样你们就能得到上帝的青睐。这有助于人类世界的教化，有助于你们自己获得永久的快乐。我为你们寻求上帝的永恒荣耀，这是我的祈祷和忠告。

……你们的努力必须是高尚的。你们必须全心全意地奋斗，这样，通过你们的努力，世界和平之光就能闪耀，这疏离和敌对的黑暗就能从人世间驱散，所有人都如同一家人，共同生活在友爱和亲善中，东方和西方相帮互助，因为所有人都是同一个星球的居民，同一个家园的同胞，同一个牧羊者的羊群。

……想想这个世界该是何等的轻慢玩忽，纵然上帝的先知们竭尽全力并承受苦难，各国各民族依然相互敌对和厮杀。纵然神圣诫命要求世人相亲相爱，可他们依然互相杀戮……虽然都是同一个悲悯上帝的子民，可他们的生活和行为依旧违背其意志和心愿……

339

你们肩负着另一种责任，因为你们知道上帝的奥秘。你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你们的耳朵是灵敏的。因此，你们相互之间必须做到最高程度的友爱和亲善并将之推广到整个人类。如果你们未能遵照祂的诫命生活，那你们就无颜见上帝，因为你们知晓上帝悦纳的含义是什么。你们听闻了祂的诫命和训令。因此，你们必须善待所有的人；即便是敌人，你们也要把他当朋友对待。你们必须视恶意者为善意者，你们必须将那些跟自己不一致的人当成是跟你们一致并受你们悦纳的人。这样，世人之间分歧和冲突之黑暗就会消失，神圣光明就会彰显；这样，东方就会被照亮，西方会满溢芳香。不，这样，东方和西方就会友爱相拥，彼此同情和眷爱。如果人类不能达到这一高尚地位，人类世界便不得安宁，永久幸福也无从实现。但是，如果世人遵循这些神圣诫命，这凡尘之世就会变成天堂之界，这物质界域就能变成荣耀之园。我希望，你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些崇高的

要求，这样，你们就能像明灯那样向人类世界放射光芒，唤醒和激发存在之躯体，使其变得像生命之精灵那般。这是永久的荣耀。这是永生的幸福。这是不朽的生命。这是完满的功德。这是被造成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为此，我召唤你们，祈求上帝激励并保佑你们！²⁰⁷

这样，阿博都-巴哈离开了美国。

第三部分

欧洲及晚年



第十九章 再访不列颠

白星轮船公司的“塞尔提克号”汽轮于1912年12月13日停泊在利物浦。巴黎的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尼、伦敦的伊丽莎白·赫里克和伊莎贝尔·弗雷泽、曼彻斯特的E. T. 霍尔和约翰·克雷文、利兹的约翰·唐斯，以及阿博都-巴哈的女婿阿迦·艾哈迈德-亚兹迪，都在码头迎接。随同祂穿越大西洋的成员包括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赛义德·阿萨杜拉-库米和米尔扎·艾哈迈德·苏赫拉布。阿博都-巴哈下榻于利物浦的阿德尔菲宾馆。12月14日，阿博都-巴哈在该市的神智学会演讲，周日则在彭布罗克教堂布道。萨拉·安·里奇韦^①是英格兰北部的一名拓荒者，她由于无法在周五赶来利物浦，遂于翌日再度拜见阿博都-巴哈。她第一次在伦敦见到阿博都-巴哈，是在前一年的9月。此时，她仅剩下几个月的尘世岁月，她于1913年5月11日去世。

阿博都-巴哈于12月16日前往伦敦。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偕同女儿埃塞尔·罗森堡，还有索恩伯勒-克罗珀夫人、埃尔茜·李、安妮·甘布尔、卢图福拉·哈基姆、阿瑟·卡斯伯特以及一群其他巴哈伊，都等候在车站。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已经腾出卡多根花园的寓所，再度让给阿博都-巴哈使用。米丽娅姆·索恩伯勒-克罗珀举办了一场欢迎会，阿博都-巴哈在会上谈到了祂的美洲之行。阿博都-巴哈第一次访问不列颠首府的历史似乎又重演了。访客如从前一样川流不息，涌向卡多根花园

^① 参阅注释第58条。

97号；社会各界的人士，不分昼夜地赶来。有一天，一位女士未曾事先求见即来到，当时有别人正在会见阿博都-巴哈，因此她被告知不能见祂。她伤心失望地离去。但当她走到大门口时，一个人匆忙跑下楼梯请她回去：“阿博都-巴哈要见你。”阿博都-巴哈离开了祂的客人，走到客厅告诉在场的人：“有颗心受伤了。快！快！带她来见我。”

另一次，一位不速之客来访。当时已有两位女士远从苏格兰来见阿博都-巴哈，准备搭夜车回去，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保证她们有一两个小时陪伴阿博都-巴哈，不受任何干扰。这时，一位新闻记者来了，他的神态轻松自若，翘起二郎腿，自己点起烟抽着，并发出连珠炮般的问题。记者准备写篇文章，因此需要搜集一些有趣的素材。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和两位苏格兰女士都大感震惊，甚至反感。很快，阿博都-巴哈起身，招呼这位厚颜的人随祂到另一个房间去。

“我们面面相觑，”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写道，“那个讨厌的家伙消失了，是的，但天啊！教长也走了。”^①

过了一些时候，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差遣祂的一个随从，传话给阿博都-巴哈：“你能否帮忙告诉阿博都-巴哈，说那两位事先约见的女士正在等着见祂好吗？”

令人大悦的是，这些女士不久即听到阿博都-巴哈伴随那位“讨厌的家伙”走到大门口的脚步声。随后阿博都-巴哈走过来，站在房门口，严肃地看着她们说：“你们让那位可怜的男士很不自在，你们深盼他早早离去。我把他带开是为了让他自在些。”“诚然，阿博都-巴哈的想法和行动远非我们所能及！”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说道。²⁰⁸

又有一天，一个显然受过世事创伤的人，未经约见即径自前来。他走了三十英里路来见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他叙述了

345

① 笔者清晰地记得，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在讲述这件事时，特别强调了“讨厌的家伙”这句话。

一段悲伤的故事：“我以前并非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副模样，一个鄙陋、没希望的东西。我的父亲是一位教区长，因此我得以进入一所公立学校读书。至于我为何落魄到栖身泰晤士河堤，我不必告诉你们。昨晚，我决定为我庸碌、可憎、无益于人类和上帝的生命画上句号。在我准备最后一次去散步时，我在一家卖报纸的商店玻璃上，看到了一张脸。我站着注视那张脸，脚底像生了根一样。祂似乎在对我说话，叫我前去找祂。我读到了祂在这里，在这栋房子里。我自忖道：‘如果世上真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我将再度挑起人生的担子。’……祂在这里吗？祂愿意见我吗？即使是我这样的人？”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说，祂当然愿意。

阿博都-巴哈亲自开门迎接这位落魄的流浪汉，祂伸出双手，温柔而亲切地欢迎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显示出阿博都-巴哈确实欣喜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访。其他衣着得体的访客都大为诧异。这位流浪汉低着头，坐在一张紧邻阿博都-巴哈的矮凳上。阿博都-巴哈执着他的手，抚摸着 he 凌乱的头发，对他说：“快乐些！快乐些！虽然身陷屈辱，但不可心存哀怨。

346 对于世上的每一个灵魂，上帝的恩惠和力量都是无限的。追求灵性的喜悦与知识，这样，尽管你行走尘世，你仍如居于天国。虽然你是贫穷的，但你在上帝王国里将是富裕的。”

那人在起身离开时，已经不再是个沮丧的流浪汉。他对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说：“请为我记下祂的话。我已经获得我所期望的一切，甚至更多。”²⁰⁹

还有一位截然不同的访客，他就是贾拉勒-道莱亲王——1903年，正是这位亲王，时任省督的他让亚兹德和周边地区的巴哈伊遭受了野蛮的迫害^①。他如今是一个失意且遭放逐的人，内心深感忏悔而请求原谅。他俯首跪拜于阿博都-巴哈脚下，但阿博都-巴哈不允许他自我贬辱。

① 见本书边码第103页。

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教授于12月18日拜访了阿博都-巴哈。²¹⁰可以肯定的是，在阿博都-巴哈前次访英时，两人未曾谋面。一封阿博都-巴哈致爱德华·布朗的信保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这封信足以证明此点。扎尔加尼的日志只提到，在阿博都-巴哈再次造访伦敦时，他们只见过两次。但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记述道：“曾写过许多有关巴比与巴哈伊信徒文章的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教授屡次来访，和教长以波斯语交谈。祂很高兴见到他，与他谈了许多事情，特别谈到了这位无畏的剑桥东方学家终于获准觐见巴哈欧拉的故事。”²¹¹

哈吉·阿布-哈桑-阿尔达卡尼，或称哈吉·阿明^①于12月19日由巴黎赶来。²¹²这位历尽磨难的资深巴哈伊，曾亲眼目睹了信仰最黑暗的时期。他的伦敦之行堪称一桩奇迹，让阿博都-巴哈大为喜悦。哈吉·阿明首次由巴黎到伦敦的愿望落空，是因为某种离奇的原因，使他在横跨（英吉利）海峡后，居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法国首都。当然，他不会说英语或法语，甚至任何其他欧洲语言。于是，他这次带着将要拜访的人的姓名和地址，出示官员和售票员，以助其旅行。当哈吉·阿明终于到达伦敦时，阿博都-巴哈开玩笑说，哈吉肯定是忘不了巴黎的繁华，难怪又赶紧回去了。

347

阿博都-巴哈二访伦敦的首次公开演讲，于12月20日在威斯敏斯特宾馆举行，由托马斯·巴克利爵士主持。著名的妇女参政运动领袖德斯帕德夫人^②也在场，在阿博都-巴哈演讲完毕后，她和艾丽斯·巴克顿共同表达了她们的感激和钦佩之意。当妇女参政论者中最著名的潘克赫斯特夫人拜见阿博都-巴哈时，称祂为“先知”。阿博都-巴哈脸上绽开笑容，说道：“哦，不！我只是凡人，和你一样！”另一次，阿博都-巴哈强烈建议一群妇女参政论者放弃暴力，遵循适度原则。那也是祂

① 见本书边码第29页。

② 德斯帕德夫人是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后来的伊普尔伯爵）的妹妹。

时时刻刻给出的忠告。

波斯驻伦敦公使马希尔·穆勒克²¹³于12月20日下午拜访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告诉对方自己在美国的工作：“赢取永恒的胜利，为东方人带来不灭的荣耀。”杜斯特-穆罕默德汗，即纳赛尔丁沙阿（1848-1896年在位）的女婿穆艾伊鲁-马马利克，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伊朗贵族，他如此倾心于阿博都-巴哈，因此常来见祂，几乎成为了祂的随员。

348

艾丽斯·巴克顿的神秘剧《伊格·哈特》在威斯敏斯特的教堂之家公演。阿博都-巴哈于12月22日观看了表演，祂此前从未进过剧院。其中一幕是：尽管伊格·哈特满怀期望，且做足了准备以迎接弥赛亚，但是她却未能认出仍是婴儿的耶稣，因此尽管神圣家族又倦又饿，她却未曾允许他们进入家门。有人见阿博都-巴哈看得落泪。表演结束后，祂上台走到演员中间，向他们和观众讲述了一位上帝显示者到来而引发的故事。当晚晚餐过后，在卡多根花园97号的客厅中，祂谈到了基督及其降临、早期基督徒，尤其是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故事。祂说，马利亚独自前往罗马求见皇帝，代遭受庞修斯·彼拉多迫害的犹太人求情，因为他们误导他判处耶稣死刑。马利亚告诉罗马皇帝，基督徒并不企图报复。她求皇帝向彼拉多下令，停止迫害犹太人，皇帝答应了她的请求。

约一个月后的1月17日晚上，阿博都-巴哈告诉加布丽埃勒·恩托文：“我要给你一个剧本写，它叫《天国戏剧》。”阿博都-巴哈授予加布丽埃勒·恩托文的称号为“哈姆萨耶”，意即“邻居”，因为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恩托文夫人没有写那个剧本，而是托付给了玛丽·巴兹尔·霍尔^①完成此剧。^②

圣诞节前夜，记者对阿博都-巴哈做了一次长时间的采访。一如从前，他们想知道祂来自何处，为什么到伦敦来。祂向他

① 即玛丽·布洛姆菲尔德，阿博都-巴哈授予她“帕芬”的称号。

② 参阅附录一阿博都-巴哈关于此剧的大纲。剧本于1933年在伦敦出版。

们讲述了祂的美洲之旅、参加过的大会、做过的演讲；祂的目的是传播巴哈欧拉的教义，呼吁世人摒弃偏见，认识到人类一体，从而和平共处；祂认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业是建立世界和平，团结所有宗教和国家。祂告诉他们，祂很高兴伦敦成为调停巴尔干半岛战争的会议召开地点。在祂抵达英国前，伦敦报纸《预算周报》在12月8日一期中，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

349

阿博都-巴哈重返英国 波斯先知结束访美返回伦敦

阿巴斯·埃芬迪，或者更愿意被称作阿博都-巴哈（上帝的仆人），将于本月13日搭乘“塞尔提克号”轮船抵达英国。巧的是，到达伦敦那天刚好是和平调解的既定日子。

阿博都-巴哈以“和平先知”而闻名全球。为了坚持信仰，祂随伟大的父亲巴哈欧拉饱尝放逐之苦，甘愿在一座土耳其监狱度过四十年的光阴。

巴哈欧拉于1892年死于狱中，祂创立了一个世界性宗教，教导人们如何实现“至大和平”。今天，祂的儿子阿博都-巴哈将它从东方带到了西方。1908年，随着土耳其青年党掌权，阿博都-巴哈重获自由。当时，青年土耳其党的联合进步委员会释放了奥斯曼帝国的所有政治犯。

自那时起，他四处旅行，去年来过伦敦。据说全世界有三百万以上的巴哈伊信徒。上千信徒曾经涌往美国，聆听阿博都-巴哈温柔的佳音，该佳音经常被新闻界誉为本世纪最重大的宗教运动。阿博都-巴哈正经由伦敦返回东方，在此地接受了无线电台的邀请，向牛津大学的学生演讲。

350

托尔斯泰曾在一本书中提到了巴哈欧拉。他在书中讲述了生活这个永远的谜，感叹我们耗费尘世生命试图

解开它，然后说：“但是有一个先知，手中握着这把钥匙。”

托尔斯泰去世前，一直与阿博都-巴哈通信，为撰写一本关于巴哈欧拉的书籍而搜集资料。

格特鲁德·阿瑟顿在她的有关英国生活的新书《朱莉娅·弗朗斯及其时代》中，述及她远赴阿卡拜见阿博都-巴哈的英勇之行。她将所学到的教义摘录如下：

“巴哈伊启示能够吸引有头脑的人、进步的思想家，以及渴望宗教的人士，它从来容不下愚昧的教条，或者那些无知的陈腐与感伤。团结是正确的，它可以实现政治和灵性良知的自由，换言之，就是可以消除所有会引发战争的因素，而这就意味着世界和平。和平！和平！和平！这就是巴哈伊宗教的主旨，正如爱就是基督教的要义一样。所有宗教中最好的信条皆吸纳于此，宗教间的所有藩篱将因此撤除，一切荒谬和偏狭也将随之消失。”

351 圣诞前夜，阿博都-巴哈坐下来享用晚餐。祂开玩笑说自己并不饿，但祂必须坐在餐桌前，因为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坚持如此；两位东方独裁君王都未能驱使祂，折服祂的意志，但美国和欧洲的女士们，由于无所顾忌，却能命祂行事。圣诞节当天，卡多根花园97号的访客依然未减。有一位女士住在附近，她早早便来串门，说要在圣诞节这天拜见阿博都-巴哈，并和东西方的巴哈伊们待在一起。阿博都-巴哈告诉她，巴哈伊信仰包容了所有信仰，祂引述了贾拉勒丁-鲁米^①的一句话：

来者一百，涵盖九十。

圣诞节当天稍后，阿博都-巴哈拜访了拉明顿勋爵^②。晚

① 著名的波斯神秘诗人（1207-1273年）。

② 见本书边码第8页。

上，祂来到救世军收容所，那里聚集了大约五百位社会底层的贫苦人群。祂与他们交谈，并向收容所捐赠了二十几尼，请这些穷人吃一顿好饭菜，以及一晚免费住宿。祂还视察了该收容所和一家孤儿院的卧室设施。由于看到这些不幸者的状况，夜里返抵卡多根花园时，阿博都-巴哈显然很难过。圣诞节那个星期，祂在客厅所作的演讲多是关于基督的诞生与降临，以及洗礼的重要性。一天，祂在海德公园和肯辛顿花园散步一个小时左右。随后，祂赶赴一个为穷人举办的圣诞聚会。无论祂走到哪里，祂对所有的孩子都格外慈爱和关心，因此但凡遇见祂的儿童都以为，祂就是圣诞老人，并唱颂歌赞美祂。当天，祂在伦敦住处讲述了很久以前在阿卡发生的一则故事：

“我遇见了一群非常饥饿的穷人，他们前来向我乞讨。我指着一间货物丰足的店铺对他们说，他们想吃什么，尽管进去吃，我负责给钱。他们听我这么说，便一蜂窝似的涌进店里，大肆掠夺。店主见状尖叫，以为遭到抢劫了，但没人理会他。他们甚至吞食生米，每个人满载而归。”随后，阿博都-巴哈赔偿了店主的损失。

352

当天晚上是12月27日，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举办了一场招待会，阿博都-巴哈在会上谈到了东西方的融合。

12月29日，阿博都-巴哈的访客之一便是（印度）恰拉瓦尔县的王公，此人对教长尤为倾心。当天下午，安妮·甘布尔女士^①在家中举办一场聚会。晚上，阿博都-巴哈在国王秤量房的卫理公会教堂讲道。次日，鲁宾逊夫人的家中举办了一场灵宴会^②。年末的最后一天，阿博都-巴哈造访了牛津大学，在曼彻斯特学院的一个聚会上发表了演说。

那场聚会的筹划人是文学和神学博士托马斯·凯利·切恩。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写道：

① 她生于1848年，活到99岁。

② 每个巴哈伊月（十九天），为祈祷、磋商和社交而举行的聚会。

牛津之行饶有兴味。阿博都-巴哈与尊敬的高级圣经考据学者T. K. 切恩博士的会晤，充满了感动。两人感情之亲密，几乎难以形容。我们在旁目睹，内心无不触动，似乎感悟到了那天两人之间的神圣情感。

阿博都-巴哈慈爱地拥抱了切恩博士，赞扬他毕生坚守工作岗位，在健康日益受损的情况下，仍与疾病战斗不休。理智与灵性之光透过乌云，放射出恒久的光芒。他的太太悉心且忠诚地照料这位极具天赋的伤残丈夫，此举令阿博都-巴哈深为感动。回伦敦的途中，阿博都-巴哈的慈目中噙着泪水，向索恩伯勒-克罗珀夫人和我讲述了他们的事迹。

353

“她是一位天使般的女人，她那无私的爱堪称众人的典范。确实，她是一位完美的女人，一个天使。”

这位女士就是伊丽莎白·吉布森·切恩，一位天赋异禀的诗人。²¹⁴

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则写道：

抵达牛津时，教长首先走访了这位教授，以无限的慈爱与他交谈。他拿出有关信仰的著作给教长看，那是他抱病中仍坚持的工作。尽管在那种情况下，他仍表明了他的信心与坚定。他虔诚和殷勤的态度，感动得教长数次亲吻他的额头与脸颊，并不断抚摸他的头。教长在切恩教授的家中用了午膳。²¹⁵

著名的高级圣经考据学者写了一篇有关信仰的文章，刊登在1913年1月29日的《基督教共同体》上。翌年，他的关于巴比和巴哈伊信仰的书籍《种族与宗教的修睦》^①在伦敦出版。关于阿博都-巴哈的那个章节名为《人类的使者》，他在序言中写道：

① 见参考文献。

阿博都-巴哈（在伦敦时）仁慈地授予我一个“新名字”^①。显然，他认为我的工作并未完成，因此要我经常寻求圣灵的帮助，因为圣灵“可以化软弱为力量”。后来，他写了一封书简给我，我摘录其中数行如下：

“我的灵性哲学家啊，

“来函收悉。信件内容雄辩动人，措辞公正，且明察真理……犹太人有许多博士，但他们都是世俗之流；然而，圣徒保罗却成为了圣者，因为他能够朝上天飞翔。在他所处的时代，没有人及时认可他；非但如此，他一直生活在困苦与耻辱之中。后来人们知道，他不是一只尘世之鸟，而是天堂之鸟；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哲学家，而是一位神圣的哲学家。

354

“因此我希望，东西方的人们在未来能够认识到，你是一位神圣的哲学家，天国的先锋。”

曼彻斯特学院院长 J. 埃斯特林·卡朋特博士^②主持了此次聚会。他极力赞扬了阿博都-巴哈本人，以及他的工作和带给西方世界的佳音。虽然阿博都-巴哈的到访恰逢圣诞假日，仍有为数颇多的人前来聆听演讲。阿博都-巴哈特别讲述了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支配自然的超自然力量。最后，没有人向他提出任何问题，大家很满意他的演讲。演讲结束后，许多学者在切恩夫妇的家中拜见了阿博都-巴哈。他当晚返回了伦敦。

德斯帕德夫人和一些妇女参政运动的同事，于1月2日安排了一场聚会，邀请阿博都-巴哈演讲。德斯帕德夫人首先简要介绍了信仰的历史，称塔希丽为信仰的先锋。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第二天，阿博都-巴哈在神智学会发表了

① 鲁哈尼（灵性）。

② 卡朋特博士在《比较宗教》（伦敦：威廉斯和诺盖特出版社，1913年）一书中如此写道巴孛与巴哈欧拉的宗教：“同样，它也宣称为一种普世教义，已经拥有一群高贵的殉道者和一系列圣书。正在患难的波斯，能否诞生一个广布世界的宗教呢？”（第71页）

355 一场公开演讲。1月6日，祂赶赴爱丁堡，卢图福拉·哈基姆也加入了此次旅途的随从行列。

阿博都-巴哈是受亚历山大·怀特博士^①之邀而赴爱丁堡。说起此次邀请，还要追溯到1906年怀特夫人造访阿卡。她为《巴哈伊世界》（1930-1932年）第四卷撰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那次造访。从文章中可以清楚看出，怀特女士牢牢掌握了阿博都-巴哈教义的普世性，因而在此引述这篇文章应该颇为恰当。可以肯定的是，此次爱丁堡的思想界领袖为阿博都-巴哈举行的特别招待会，怀特夫人的阿卡经历无疑起到了铺路作用。以下是她的叙述：

1905-1906年，从爱丁堡大学退休的亚历山大·辛普森爵士和我唯一的妹妹马戈在埃及过冬。他们邀请我和我的朋友索恩伯勒-克罗珀夫人加入他们的尼罗河客船。克罗珀夫人收到邀请拜访阿巴斯·埃芬迪，也就是后来所熟知的阿博都-巴哈，祂是巴哈伊运动的领袖，当时是土耳其政府辖下的阿卡城的囚犯。我也在受邀之列。几个月前在剑桥得知这个消息时，我便请教格兰维尔·布朗教授，是否应该前往。他的回答是：“当然要去，机会难得，怎能拒绝。”

就这样，我在阿博都-巴哈的监狱之家待了两天……

356 造访巴哈欧拉陵殿时，我看到一个男孩专注和仰慕地跪在墓前，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际，“眼前这个男孩（当时七岁大）^②的命运又将如何？”这个男孩就是守基·阿芬第。遵照他外祖父的意旨，他在二十四岁那年成为巴哈伊运动的领袖。

① 笔者曾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伦敦西北区伯吉斯希尔8号的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家中见过怀特夫人和艾丽斯·巴克顿。当时她们年纪都很大了。怀特夫人搬到了伦敦，宁静地生活在汉普斯特德教会大街22号。艾丽斯·巴克顿仍然活跃在格拉斯顿伯里的圣杯井。

② 事实上，他当时十一岁。

在此，请允许我讲述1906年3月的（阿卡）之行。一座监狱高踞海水环绕的堡垒之上，俯瞰阿卡海湾，这里就是阿巴斯·埃芬迪的家。欣赏着清晨的曙光，哪怕最愚钝的人，也会深受震撼。宣礼塔上传来唤拜的呼声，城堡里响起土耳其军队的起床号。一些岩石构成了房子的天然地基，海浪不停地拍击岩石，发出怒号，当年的十字军和其他数不清的军队正是借助这些风浪，跨海而来。回首历史，我们看到了一艘艘军舰，一批批军队，还有它们的指挥官，比如丹多洛、圣路易斯、狮心王理查德，在当时，这些欧洲骑士都是基督教的精英人物。它使人想起了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激烈争战，它们彼此之间滋生了势不两立的深重仇恨。

这里出现了一位人灵，祂庇护万邦，激励其追随者竭尽所能，甘愿抛洒热血以消除战争因素，传播真理。在众天使眼中，这难道是一件小事吗？上帝借由众先知之口，也曾在最近的时代里告诫波斯人，给予他们走向真理、自由和爱的引导之光，从而让他们这些穆斯林也能够将基督的福音为己所用。难道只有基督名下的信徒才配享用基督的福音吗？

赴阿卡的朝觐者，在回来后都会被问到许多问题：这是一位先知吗？神的一位显示者吗？在寻找这个答案时，我们必须记住，东方人是多么轻易和频繁地使用这些名字。因此我们首先要问自己：何以配得神圣？终生受苦造就完美爱心；遭受放逐和囚禁而不动摇信仰；任何叛变无法改变其爱；在举世冷漠中升起一股纯洁明亮的希望之火焰，这些还不足以证明其神圣吗？如果这些不是，那什么才是呢？这里没有魔法，今天的物质世界太喜欢追求魔法了，但这里只有信仰、希望和爱这类古老的魔法。或许你会问，这是一场进步的运动吗？世界历史正向前迈进一步了吗？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

看看这里发生的一切吧。在这个土耳其国家的核心地带，同时也是伊斯兰教势力的大本营——在那个狂热、残忍和极端的信仰影响下，统治者奉行一套保守和冷酷的管理体系——我们却看到有人在宣扬自由，不顾一切推广教育，提倡男女绝对平等，呼吁坦诚地认识到基督真理的价值，认识到上帝在所有宗教中启示的教义，认识到上帝的爱、万邦之间的友谊等。我们看到了如此非凡的爱心和激励、耐心与勇气席卷全世界，我们还要奢求什么更伟大的迹象呢？在以前，一个外国人上桌，他使用过的杯子必须打破，这里的人们曾经如此介意外人的不洁，如今却欢迎一切人群，怀着温暖、仁慈和同情的爱与他们分享一切。啊！西方世界再不清楚，也应该明白这一点。不谈钱，不谈价，不谈小费，这就是东方的作风。即便最卑下的仆人也不会碰朝觐者的钱。对于我们这些冷漠的西方人——我们的心不了解东方，不了解他们的神秘渴望，以及他们对生命奥秘的不断思索——这些还算不上神圣吗？

罗马军团轰然而过，
她再度陷入沉思。^①

啊，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两者从不交会。

358

东西方不会以吉卜林^②笔下的方式交会，不会以舰队、铁船和军队相见，也不会采取“现代军官操练法老部队”的方法。绝不会，相反，凡信仰之潮涌现，对上帝的爱和对人类的服务如河水泛滥之处，它们便在那里交会，彼此理解，而且理解越深，两者就越安宁。

但愿听了这位阿卡导师的话语后，没有人会感觉不

① 意译自马修·阿诺德的《再谈奥伯曼》。

② 即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小说家、诗人。——译注

悦，或者提出质疑——这与我的信仰、教条和过往经验有何干系呢？其实，它不会让任何活着的人感到不悦，它只会使基督徒们更加配得他们的名称。

然而，须谨防一切死亡、教条和伪善的事物，因为它们的时代已经结束。

拜谒陵殿后，朝觐者还会去巴吉花园，那是巴哈欧拉在土耳其当局监禁令稍松时的小憩花园。春天，朝觐者走在田野间，双脚便淹没在红色的银莲花里。在虔诚且兴奋的朝觐者眼中，那鲜艳的红色就犹如殉道者写下的殷红篇章。那些在谢赫·塔巴尔西堡垒、赞詹和亚兹德殉道的烈士，他们的热血和激情唤醒了波斯成千上万颗沉睡的心灵，他们对于上帝的炽热爱心，将使东方和西方融汇在一股红色的火焰中。

然而，当你审视这场运动，或者评估其价值时，要记住一点，它并非几个世纪之前发生的一场运动。

它是今天正在进行的一场运动。它是一股现存的活跃且日益蓬勃的力量，它或许蕴藏着改变万千人命运的力量。它出现的这个时代，情况是全新的，在物质层面，甚至在精神层面，世界的交流和沟通更加普遍和直接。他们欣然称为教长的祂说过，不久后，德黑兰、华盛顿、圣彼得堡和伦敦将在同一种精神的激励下，同时召开会议。

它同样拥有早期基督徒在欣然殉道、团结友爱、快乐服务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信仰活力。

谢赫·塔巴尔西堡垒、赞詹和亚兹德殉道者的鲜血没有白流。

在信仰早期，巴孛和古拉图-艾因所流露出的对上帝之爱、真理和自由的渴望，已经化作了一束火焰，它将点燃无数的火炬。

他们所称的显圣者，祂的智慧与高贵，以及祂所颁

布的律法，已经为前方的道路奠下了路基。如今，教长如基督般的耐心、爱意与温柔，以及祂对（巴哈欧拉）的书简和近来的历史极具启迪的阐释，照亮了所有有幸认识祂的人的日常生活道路。“我们的身体可能分离，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时常相伴。”

在目前这种放逐、囚禁、迫害，以及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许多律法无法付诸实践。这些律法针对教育、妇女状况、婚姻生活、妇女财产，以及大量其他主题有详细规定。就这些主题来说，东方在这些方面落后于西方，还有许多方面是东西方皆须努力的。有一项教义非常明白，即乞讨或依赖救济为生是可耻的，人人都必须工作，或者有一项职业或生计，独立谋生。

爱上帝是一切善行之源。

一切道路都为上帝所悦纳，一切都能结出硕果。

由于局势突然发生变化，迫使索恩伯勒-克罗珀和我不得不立即离开阿卡。

身为苏丹的一名囚犯，祂的生命随时会因君士坦丁堡方面传来的任何突发压力而遭受危险，因此西方来客最好不要太惹人注目。有鉴于此，我们所期待的话别只能落空。于是，我给祂留下一封信，并很快收到了回信，^①回信由穆纳瓦·哈努姆译成了英文。内容如下：

“愿上帝以祂的爱之光照亮她的脸。

“你这位被上帝之爱所吸引的人啊！我已阅读你临行前留下的信，它的内容使我喜悦。我希望你的内在之眼得以开启，使天堂奥秘的真相大白于你的面前……”

“你这位可敬的人啊！众先知受命降临，基督显

360

① 阿博都-巴哈的这封书简被称作“大同七烛”。守基·阿芬第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这部分翻译被收录在《新世界秩序的目标》一文中。（《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38-39页。）守基·阿芬第的这部分翻译，被插入到这篇书简的英译文中。

示，天佑美尊宣说上帝之言，祂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即将人类世界变成上天王国，将俗尘变得神圣，将黑暗变成光明，将恶魔变成天使，让团结、和谐与爱出现在世人之间，让世界从根本上融合一体，消除分歧的根基，最终收获永恒生命与恩典。

“你这位可尊的人啊！想想存在界吧。团结、和谐与交流是生命之源，而分歧与不和是死亡之因。

“试想这个世界的万千存在物，每一种都是由不同的元素组合而成，而当这些元素分离后，聚合即被分解所取代，存在物不复存在，从此消失。

“你这位可爱的人啊！在过去的周期中，人类虽然曾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的手段，所以未能实现全人类的团结。各个大陆一直四分五裂，不仅如此，即使是同一大陆的各国人民，思想上的联系和交流也几乎不可能。因此，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族之间的交流、了解和团结是无法实现的。然而，在今天，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增长，地球上五个大陆事实上已联为一体。现在，一个人很容易旅行到任何国家，同那里的人们联系和交流思想，并通过出版物去了解各国人民的状况、宗教信仰及其思想。同样，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无论是各个民族还是各国政府，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已变得越来越互相依赖。再也不可能做到自给自足，因为政治纽带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连结在一起，贸易、工业、农业和教育的联系在日益加强。因此，现在有可能实现全人类的团结。这确实是这个令人惊奇的年代、这个荣耀的世纪的奇迹之一。过去的时代已黯然失色，因为本世纪，这个光明的世纪，已具有独特的、史无前例的荣耀、力量和光明。因此，每天都有新奇的事物奇迹般地涌现出来。人们最终会看到它的烛光在民众中是多么明亮。

“注意观看它的光正在从世界黑沉沉的地平线上破晓而出的情景。第一道烛光是政治领域的统一，现在可以察觉出它早期的微光。第二道烛光是在世界事务中思想上的统一，人们不久就会亲眼见到这一点的实现。第三道烛光是自由方面的统一，这一点肯定会成为现实。第四道烛光是宗教的统一，这是宗教本身的基石，通过上帝的力量，它的所有光辉都将显示出来。第五道烛光是各国的统一，这在本世纪无疑将得以实现，使得世界各国的人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共同祖国的公民。第六道烛光是种族的统一，使得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的人都亲如一个民族。第七道烛光是语言的统一，即，选择一种世界通用语言，所有人都用它来学习和交谈。所有这一切必然会实现，因为上帝天国的力量将帮助实现这些目标。试想一下，波斯有这么多不同的阶级、敌对的派系和迥异的观念，它的情况比世界任何地区都要糟糕；但如今，借着圣灵的气息，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团结与和睦的境界，这些不同的人群、对立的宗派、敌视的阶级，都团结成了一体。你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以全然的爱心、融洽与友善沟通、对话和交流。在一些大型聚会上，你可以看到基督徒、犹太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穆斯林，以彻底的和谐、友谊、爱心、自由、快乐和喜悦相互认识和交谈，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分歧。看看至大圣名的力量所成就的壮举吧……”

亚历山大·怀特博士是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的著名牧师，在学术圈也享有盛誉。其子弗雷德里克·怀特是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后来因其在殖民地的工作而扬名。怀特博士夫妇的宅邸毗邻圣乔治联合自由教堂，这教堂如今被称作“圣乔治西区”。

在火车上，阿博都-巴哈告诉他的随从，他们正在赶往的这个城市，传导工作还刚刚展开，因此他们应该秉着卓越的奉献

精神与当地入相处。接着，祂讲述了苏非派领袖努尔-阿里·沙阿的故事：由于政府和民众的敌对，努尔-阿里·沙阿不得不离乡背井；即使到了伊拉克圣城附近，由于神职人员的仇视，生活也不得安宁，最后潦倒落魄，客死巴格达。一些忠诚的追随者尽管身处逆境，饱经沧桑，却誓言不让主人被世界遗忘。他们真诚和坚定地站起身来，虽然他们工作的价值微不足道，但取得的成功却是巨大的。阿博都-巴哈对随从说，如果他们以同样的奉献精神为巴哈欧拉的圣道服务，他们该是多么坚定啊！

363

怀特博士夫妇慷慨地邀请阿博都-巴哈入住他们的住宅。阿博都-巴哈接受了他们的好意，但只带了一名翻译与祂同住，余者住在附近一家旅店。当晚，一群爱丁堡的名流来到怀特博士家中，拜访阿博都-巴哈。第二天（1月7日），祂乘车赴城堡山，参观了瞭望塔博物馆。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是教育和社会改革领域的先锋人物，这位教授是瞭望塔社团的创立者和主席，他接待了阿博都-巴哈，并带祂参观了那座很有趣的历史、社会与地理博物馆。当天稍后，阿博都-巴哈乘车进入皇家大道，路过了霍利鲁德宫，那里是古代苏格兰国王的府邸，接着经过同样著名的国王大道^①。

晚间，祂在乔治街的共济会礼堂，向世界语社团发表了演讲。他们制作的海报让人印象深刻，附有阿博都-巴哈的照片，标题是“爱丁堡市民聚会迎接阿博都-巴哈（阿巴斯·埃芬迪）”。礼堂挤满了人，许多人站着，还有大约三百人不得不站在礼堂外。英国世界语协会特别顾问安德鲁·威尔逊，代表世界语学者迎接了阿博都-巴哈，主持聚会的约翰·克尔曼博士兼牧师说：

364

上帝圣灵的影响已经远远超乎基督教堂或基督教国家的界限。基督的启示已经完毕，却未结束，而是准备迎接未来几个世纪的更多的阐释与充实。在西方，我们

① 即现在的皇后大道。

已经建立了一个伟大与灿烂的文明，但其活力却日趋狂暴。让我们尊崇和欢迎和平、爱与美，不管它们来自哪片土地，出自哪张嘴。

阿博都-巴哈的演讲主要讲述了世界辅助语这个问题。帕特里克·格迪斯随后表示了感激之情。

爱丁堡夏洛特广场上那栋美丽的房子，如今成了伦敦卡多根花园97号的化身，访客如云。1月8日下午，许多爱丁堡大学的东方学生来访，包括埃及、印度和日本的学生。临近傍晚，阿博都-巴哈在芒德山新学员的雨厅发表演讲。此次会议由瞭望塔社团赞助，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主持。1月9日的《苏格兰人报》详细报道了阿博都-巴哈的演讲。阿博都-巴哈的开场白如下：

我很高兴参加这个聚会，因为我有机会向各位解说巴哈欧拉的一些基本教义。

365

大约在六十年前，当时的东方正陷于战火之中，各宗教派别相互敌对攻伐……此时，巴哈欧拉降临了。黑暗笼罩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无知的乌云掩盖了天空，宗教偏见盛行。东方民众淹没在盲目的教条与传统之洋里。各宗教的神职人员彼此仇恨，不共戴天。如果他们共处同一屋檐，便觉自身遭玷污……巴哈欧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并毫无畏惧地宣示了人类一家的教义。

然后，祂谈到了有关种族团结、国际和平、科学与宗教、宗教与种族偏见、男女平等、普及教育、经济问题解决之道等方面的教义。最后，祂这样结束演讲：“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则，我只是向你们讲述了其中的一些，从中你们可以了解巴哈伊启示的精神。”

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感谢阿博都-巴哈说：

这就是今日快速传遍波斯的一种植物，可以看出，

它与我们家门口的植被何其相似。阿博都-巴哈演讲时，最令我震撼的是，祂其实吐露了我们的心声。我们赞同祂提出的教育观点，还有每个人必须从事一份职业。祂用一个精妙的比喻指明了社会要飞升到更纯洁的高空所需要的双翼，祂用美妙的语言将许多人内心所想说了出来。最让人动容的是祂的勇气，凭借着这份勇气，在漫长的囚禁生涯中，哪怕面对死亡威胁，祂的信念也毫不动摇。

接着，A. B. 罗布牧师说：

我们习惯于派遣传教士到东方去传播福音。今天，我们请到一位从东方来的传教士，祂将用一种新颖的方式传播古老的福音。话语终究不如鲜活的生命让人印象深刻。祂有权说话，因为祂为了自己所信奉的真理，在狱中度过了四十年的光阴。昨晚，克尔曼博士说，阿博都-巴哈到此并非劝人改宗。对此，我不敢苟同。我感觉我们没在传布今天听到的福音，尽管我们非常渴望传布它。也许阿博都-巴哈的演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366

随后，德拉蒙德博士致辞，感谢和赞美阿博都-巴哈。

阿博都-巴哈启程赴伦敦后，爱丁堡1月11日的《晚报》上刊登了一封署名“老路”的信。且不管这位“老路”是谁，他强烈指责了那些赞美阿博都-巴哈的牧师们。以下这段话便足以显示这位写信者的观点：“不用说，这类幻想完全忽视了人性堕落和腐败的本质，它们显然否认了重生的需要，而我们的主曾说过，若无重生，我们绝无可能看到上帝王国。”两天后，E. H. C. 帕根女士在同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文章，以反驳“老路”。她写道：

“老路”在谈到巴哈伊运动时，称这些所谓的“福音”没有哪一条不与上帝话语的基本教义相悖。现在

367

请问，上帝话语中的基本教义究竟包括哪些？如果我们追根溯源，询问“上帝律法中最伟大的诫命是什么？”我们就会被告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①巴哈伊运动哪里违背了这两项律法？巴哈欧拉说的是：“世人啊！上帝的教义乃是为了爱与团结，勿让它成为不和与分歧之因……”^②

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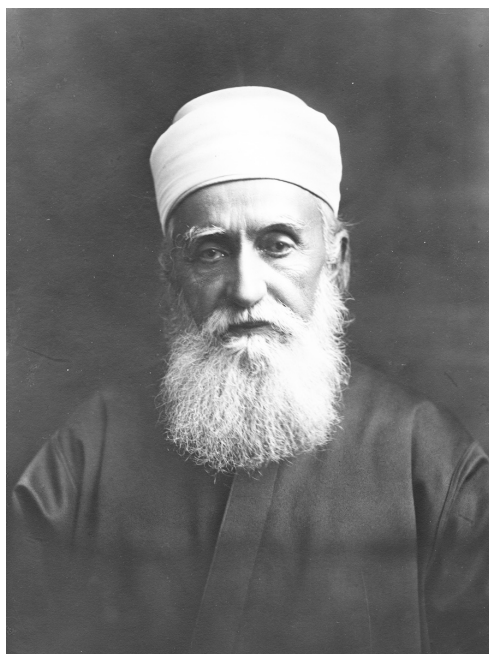
1月9日，许多著名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和一些反对她们的男士，聚集在怀特的宅中听阿博都-巴哈讲话。祂以柔和的语气提出了凡事要适度的建议，劝服了双方听众。同日晚上，阿博都-巴哈在国王街28号，向爱丁堡的神智学会发表了演讲。邻近地区的神智学会成员也赶来了，宽敞的大厅居然容不下所有的参加者。社团秘书大卫·格雷厄姆·波尔开场时说：“阿博都-巴哈拥有巨大的灵性力量。在我看来，祂是现在和未来世纪里灵性、智慧和神学力量的焦点。”那场聚会，阿博都-巴哈赶到时已经很累了，可还没等祂开口说话，人们就已经强烈感觉到祂的灵性力量了。祂坐在讲台上，看起来很疲倦。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写道：“然后，祂鼓足力气站起身来，用欢喜而生动的语调和仪态，两眼发亮，活跃地踱步于讲台上，铿锵有力地说着话。”²¹⁶祂谈到了宗教每个时代不断更新。当晚的晚宴，祂是神智学会邀请的贵客。一些社团成员拿着祂的照片，祂在照片上亲笔签名。祂为一对跪在祂面前求福的准夫妇祈祷，并在社

① 《马太福音》22:36-40。

② 1947年，作为不列颠群岛六年传导计划的一部分，爱丁堡开始了新的努力，以便把巴哈欧拉的教义带给大众。在一次为此目的而举办的聚会中，有一两个显然是“老路”之类的人，猛烈地攻击信仰及其创始人。听众之中有位不受人注意的满脸皱纹的长者，就是约翰逊医生。他此时站起来反驳他们的观点。他说，多年以前在爱丁堡，阿博都-巴哈抚摸着他的头祝福他，他视此为人生最大的恩赐。这位退休的老人曾是爱丁堡著名的内科与外科医生。在晚年，他将余生积极且热切地献给巴哈欧拉的信仰。

团的书上写下这篇祷文：“祂是上帝。主啊！自真理之阳投下一缕光明吧，照亮这个社团。”

次日，阿博都-巴哈返回伦敦。怀特夫人希望支付旅馆的费用，但祂拒绝了。不仅如此，祂还向怀特夫人赞助的慈善机构捐赠了十几几尼的钱，还送给她家中仆役每人一个几尼。阿博都-巴哈的慈言善语和悉心关切让他们深深感动。他们的眼中噙着泪水。那次东方



图七 阿博都-巴哈1911年在伦敦

学生来到他家，怀特当时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感情：“亲爱的教长啊！在我的一生中，这座房子举办过无数次聚会，但从未有过这种聚会。它让我想起了圣保罗的话，说上帝‘祂从一血脉造出万族的人’^①，还有基督的话，‘……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②”²¹⁷

1月11日，阿博都-巴哈在威斯敏斯特的卡克斯顿礼堂举行的大型聚会上发表演讲。有两位著名的波斯人也到场聆听。两人被阿博都-巴哈蕴藏的力量，以及西方人对祂的赞赏和忠诚而震撼。14日晚上，波斯驻伦敦公使马希尔·穆勒克在公使馆宴请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来访苏格兰的消息、祂在爱丁堡受到的接待、报上刊载的新闻报道，这些都让公使及其属员深感愉悦。毫无疑问，在他们看来，阿博都-巴哈给东方人带来了荣耀，尽管祂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便已提及此事。

另一场宴请是于1月12日在理查德爵士和斯特普利夫人家

① 《使徒行传》17:26。

② 《路加福音》13:29。

中。餐后，阿博都-巴哈在客厅向理查德爵士的贵客发表了讲话。讲话结束后，听众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人问可否体罚任性的孩子。祂的回答很明确：即便是动物，都不该受到责打。还有人问，如果某个国家陷入混乱，人们相互倾轧，他国民众是否应该介入，以保护弱者。祂说人类如一体，全球如一家，要合作、互助和保护。但是这种介入必须杜绝私心，良善的建议应以和解为目标。

1月上旬，伦敦的天空是蔚蓝的，但到了13日，浓雾笼罩。阿博都-巴哈在卡多根花园97号讲到，迷信与盲从的暗云是如何遮掩了真理之阳。第二天，阿博都-巴哈赴伦敦东区的公理会教堂演讲。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写道：“全体教众仿佛被来自另一个崇高世界的力量所征服。”²¹⁸

阿博都-巴哈于15日来到布里斯托尔，住在图德-波尔夫妇的克利夫顿宾馆。杜斯特-穆罕默德汗，即穆艾伊鲁-马马利克一路陪同。晚上，祂在宾馆发表了演讲，此次演讲事先在报上得到了充分宣传，且最后来者众多。扎尔加尼写道：

370 人群之中（他们对阿博都-巴哈表现出了极大的尊敬），我看到了穆艾伊鲁-马马利克……我看到他敬畏地站在那里，惊讶地看着那些英语国家的名流人士或鞠躬，或做屈膝礼……他哭泣了，眼泪顺着双颊流下。这个场景让我深受触动，高兴得哭了起来……在不列颠的大型聚会里，我一次次看到他这种身份的人，都表现出了同一种反应……他们不停地说：“上帝赐予了我们……多么伟大的荣耀啊！这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是多么灿烂和吉祥啊！可惜啊！我们却没有注意到它……”²¹⁹

阿博都-巴哈于次日返回伦敦。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献给祂一份有关本信仰和阿博都-巴哈亲临伦敦的声明，她希望将之呈给国王乔治五世，也许有机会安排国王与阿博都-巴哈会晤。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在宫廷有人脉，因为她的公公查尔斯·詹姆斯·布洛姆菲尔德博士（1786-1857年）曾任伦敦主教二十八年，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家庭教师。阿博都-巴哈表达了祂对这份声明的赞佩，并肯定了它的用处。但是阿博都-巴哈建议她不要送给国王，祂说祂来西方，是要会见穷人，而不是君王或贵族。然而，祂愿意接见任何有心的慕道者，而不会刻意接触统治者。祂补充说，此举可能会被误解，并产生危险。

1月18日，阿博都-巴哈到萨里郡沃金区的一座清真寺发表演讲。理查德爵士和斯特普利夫人驱车送祂前往。祂首先与伊斯兰和基督教名人享用午餐。到场者有土耳其人、印度人、埃及人和英国人，人数如此庞大，清真寺根本容不下，只好在院子外面讲话。在祂之后，阿米尔·阿里·赛义德（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成员）^①也发表了讲话，高度赞扬了祂。拉明顿勋爵不能亲自到场，便遣人代为赞美祂。

371

次日，阿博都-巴哈受邀参加R. J. 坎贝尔牧师的午宴，一些高级神职人员亦受邀出席。阿博都-巴哈向他们讲述了《约翰福音》开篇句子的意义。1月20日晚上，一位印度拉杰普特族王子设宴款待祂。阿博都-巴哈在谈话中提到了凯霍斯劳的自我牺牲，后者是一位印度琐罗亚斯德教背景的巴哈伊。悉尼·斯普拉格在旁遮普邦身染霍乱，孟买的巴哈伊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位名叫凯霍斯劳的人奋不顾身地赶去照顾他，日夜伺候于床侧。斯普拉格康复了，凯霍斯劳却因感染而病逝。

20日下午，曾多次在聚会中赞美阿博都-巴哈的菲利克斯·莫舍勒斯博士，在家中接待了祂，为许多未曾见过或听过祂的贵族名流提供见祂的机会。

当晚，祂在“高端思想中心”发表了演讲。那是祂在伦敦的最后一项活动。1月21日，祂启程前往巴黎。

① 著有《伊斯兰精神》和其他作品。

第二十章 重访欧洲

阿博都-巴哈再次访问巴黎，停留了几个星期。此次访问别有一番风味。祂很少公开演讲，但仍有许多人特地从东方赶来见祂，包括前述的哈吉·阿明、米尔扎·阿齐祖拉汗-瓦尔加（殉道者瓦尔加的长子）、赛义德·艾哈迈德-巴吉若夫、米尔扎·阿迦汗-加伊姆-麦卡米和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拉夫桑贾尼。最后那位被阿博都-巴哈派往瑞士，接着又往伦敦和斯图加特等地传导信仰。因此，阿博都-巴哈将大量时间倾注在他们身上。有一张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拍摄的照片，显示这群人为数不少。

此外，伊朗和奥斯曼帝国局势的变化也迫使人们移居到巴黎。这些移民中既有反动派，即旧王朝的支持者，也有自由主义者和立宪主义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求见阿博都-巴哈，祂一视同仁地拨冗接见他们。还有些伊朗贵族，比如穆艾伊鲁-马马利克、因提扎姆-萨尔塔尼和米尔扎·迈赫迪汗-加法里^①，他们都毫无保留地忠于阿博都-巴哈，大部分时间随侍着祂。

373 巴黎的巴哈伊社团中，法国人不如美国人、英国人和波斯人那般多。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尼时时侍奉阿博都-巴哈。一战爆发数周后即身亡的M. 伯纳德也是如此。由于患病，阿博都-巴哈的行动不得受限一阵子，于是延长了在巴黎的居留。然而，祂的客厅永远挤满了访客，情形就跟在伦敦、纽约、华

① 他的头衔包括瓦齐尔-胡马云和加伊姆·麦卡姆。他曾在旧王朝统治时期担任公使职位。

盛顿和旧金山时一样。

阿博都-巴哈在巴黎的居所位于圣迪迪耶街30号，是伊波利特·德富雷斯-巴尼为祂租赁的一栋公寓。在巴黎的这几个星期里，阿博都-巴哈在客厅里讲述了许多伊朗、巴格达、埃迪尔内、阿卡等地的早年旧事。祂不止一次地谈到伟大的伊朗政治家加伊姆-麦卡姆-法拉哈尼^①，后者是穆罕默德沙阿的大维齐^②。阿博都-巴哈说，如果祂没被处死，伊朗就不会被摧毁；祂的同胞后来如能听取神圣忠言，古老的荣耀也不至于日渐式微。

1月26日，阿博都-巴哈致电开罗的著名巴哈伊阿迦·穆罕默德-塔基-伊斯法哈尼，指示祂尽一切可能照顾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因为祂得知米尔扎·阿布-法德勒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哈吉·阿明是胡古古拉^③的托管人，祂给阿博都-巴哈带来了七百英镑钱。阿博都-巴哈以幽默的口吻说，哈吉带来了七百英镑，可是哈吉从祂身上拿去买这买那的钱却达到了一千英镑。扎尔加尼写道，阿博都-巴哈的理财之道确实让人称奇。祂为了信仰的尊严起见，毫不吝惜金钱，并且慷慨解囊赈济穷人，扶助病患，但是祂自己连一件像样的过冬外套都没有。祂的随从不得不苦苦哀求祂，最后祂才答应做一件新外套。

374

波斯驻巴黎公使蒙塔兹·萨尔塔尼，即阿卜杜-萨马德汗，在阿博都-巴哈抵达一周后到访。一群东方名流当时也在场，他们一致表示，在阿博都-巴哈面前，就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样自在。客厅里有一个俄式茶炊^④，主人以波斯方式奉茶。阿博都-巴哈带领他们深入了解了伊斯兰教和伊朗的历史，向他们讲述

① 加伊姆-麦卡姆-法拉哈尼是巴哈欧拉的父亲米尔扎·布祖尔格的好友和同僚。他于1835年6月被处死。巴哈欧拉曾在一篇书简中赞颂他。

② 伊斯兰教国家的大臣、元老。——译注。

③ 巴哈欧拉规定的一种奉献金。

④ 阿博都-巴哈在旅途中所用的铜壶，后来送给了迪亚乌拉·阿斯加尔扎德。迪亚乌拉·阿斯加尔扎德将它捐给了英国的巴哈伊文物馆。

了许多逸闻轶事。当晚（1月27日），祂回拜了公使。

阿博都-巴哈睡觉不得安枕，发烧不时困扰着祂，但祂的活动未曾间断。艾哈迈德帕夏和穆尼尔帕夏^①（奥斯曼旧王朝的两位著名人物）携家眷于1月28日来访，另外一群波斯贵族也于同日到来。祂告诉后者，尽管伊朗独立错失机会，但他们不应绝望。伊朗会进步，前途是光明的。早前祂曾提到过，物质主义的阴影已经笼罩巴黎，祂第二天仍然讲述了同样的话题。祂觉得之前在伦敦更加快乐，因为那里有更多传播信仰的空间。

375

阿博都-巴哈希望东方的教友们每天到自己的巴黎居所用餐。1月29日下午，阿博都-巴哈从房间走到客厅要茶喝，得知有人来访。此人的出现令人震惊，他就是贝鲁特的前任总督拉希德帕夏。阿博都-巴哈第二次被关押在阿卡的末期，当时此人的骄横和凶残简直无以复加。可是，阿博都-巴哈却很友好地在自己的房间里迎接他。如今的拉希德帕夏非常谦卑和悔痛。在场的教友们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礼尚往来，阿博都-巴哈很快在当晚回访了拉希德帕夏。晚上回来时，阿博都-巴哈讲述了许多拉希德帕夏当年掌权叙利亚时的事迹。当时，拉希德帕夏派其子到阿卡向阿博都-巴哈索要钱财，但是阿博都-巴哈一点也不理会其暗示。后来，拉希德帕夏亲自来海法，虽然当时政府命令阿博都-巴哈不得离开城内，但是这位总督却让省督安排，让阿博都-巴哈去海法见祂。阿博都-巴哈再次漠视其各种暗示与提醒。阿博都-巴哈说他们前往海法的当天，总督在路上丢失了一枚珍贵的戒指。回程时，他告诉了祂这件事。祂告诉他不必担心，失物将会找回。祂抵达阿卡时，就下马车到金匠铺里，告诉金匠若有人带一枚戒指来，先拿戒指去见祂。言毕，祂重新登上马车，与省督一同返回家中。隔天早上，金匠带来了那枚戒指。祂将戒指交给省督，他

① 穆尼尔帕夏是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派驻巴黎的公使。他不断向苏丹汇报那些被放逐海外的自由主义分子的活动情况，并警告说青年土耳其党和他们的联合进步委员会已经渐渐得势。

感到很惊讶。省督告诉拉希德帕夏说，阿巴斯·埃芬迪懂得毛拉纳·阿里的占卜术，因此找回了这枚遗失的戒指。所以，最好别去烦扰他，因为他明确地说过，在时刻未到之前，哪怕全世界联合起来，也不能让他离开牢房；然而当自由之日来临，即使地球上所有君王联手，也无法剥夺他的自由。拉希德帕夏完全信任那位省督，因此有一段时间，他确实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停止了压迫。

376

1月31日，一些伊朗学生拜访了阿博都-巴哈。他向这些学生讲述了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的内容，并且说伊朗需要冶炼厂，因为工业和农业都依赖铸造业。当晚在德雷富斯-巴尼夫妇家中举办了一场聚会。这类每周定期举行的聚会，成为了慕道者和巴黎巴哈伊社团的一项特色活动。其他地点，比如斯科特夫妇和伊迪丝·桑德森女士的家中，也是聚会的举办地，阿博都-巴哈经常在那里发表讲话。

有一天，阿博都-巴哈引用了一句波斯诗文，说吃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并不是为了吃。他还说，现在大部分欧洲人的行为好像是，人被创造是为了工作，而非工作是为了人。还有一天，他参观了一所破败的孤儿院，他说许多宏伟的建筑建成，却只是供人们享乐，而贫苦的人被悲惨可怜地丢在一边。

2月初，埃及巴哈伊里亚德·萨利姆·埃芬迪和萨利赫博士也赶赴巴黎，增加了来访巴哈伊的人数。2月6日下午，在伊波利特·德富雷斯-巴尼的陪同下，阿博都-巴哈造访了凡尔赛。晚上，一位印度教授伊纳亚图拉汗——此前已经打过数通电话——请求准许他献艺，歌唱以及演奏乐器。过后，阿博都-巴哈讲述了音乐这个话题，并提到了过往年代那些伟大的东方音乐家。可以看到，他的健康状况正在下降。他不断地与人会面，并与他们交谈。他说还有许多信未来得及回复，“以前，我可以晚上起身书写，但现在不行了”。

377

2月12日晚上，阿博都-巴哈收到了世界语学者的邀请。尽管身体虚弱，他还是赴摩登饭店参加晚宴并发表演说。次日晚

上，祂向神智学会的朋友发表了讲话。2月17日，祂在巴哈伊家中发表了三场演说。当晚，祂参观了巴斯德·莫尼耶的神学院，并回答了对方的一些问题。两天后，祂针对最新的科技发展做了一项意义重大的表述。祂讲述了当代科学和技术所取得的伟大进步；祂说如果现在能设计出方法和工具，就可以到达其他星球。

有两个波斯人彼此厌恶，都于2月19日来拜访阿博都-巴哈。由于同时到达，两人没有回避的余地，但当他们离去时却很愉快并已言和。一些伊朗学生也来拜访，其中有些是巴哈伊，他们都是接受政府奖学金来到巴黎的。当天没课，于是阿博都-巴哈便要求他们留下来待一天。祂表示希望将来他们能够为伊朗的繁荣与幸福贡献力量。祂说应攻读那些对国家有益的学科。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确实升任重职。

有一位访客曾几次拜访圣迪迪耶街30号，他说自己遭到一位狂热的同胞痛骂，对此，他回复了一封长信。扎尔加尼摘录了该信的部分内容：

378

……第三，仁爱和友情可以驯服动物，禽兽不如的人是可悲的。第四，我如何能不赞美上千人所赞美的人呢？第五，如果这位可敬之人没有伟大之处，那么祂又凭何在众人中建立威权，俘获这么多人的虔诚之心呢？第六，事实上，在一千五百万的波斯人中，唯独这位理念超凡者，在这般年纪，无论到何处皆受到如此的尊敬。就算如你所说，祂没有资格获此地位，但祂的其他成就是无可置疑的。祂为伊朗和东方带来了荣耀。²²⁰

2月20日早上聚会结束时，霍勒斯·霍利的幼儿跑向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非常温柔地抱起小孩，然后讲起了自己夭折的儿子侯赛因。侯赛因经常在祂熟睡时爬到祂的床上，阿博都-巴哈说那种感觉很美好。

2月21日，阿博都-巴哈在特鲁瓦发表演讲，该会议由圣灵

主义者联盟筹办。让娜·博尚夫人回忆起了1911年阿博都-巴哈的到访，并欢迎祂的再度到来。26日，阿博都-巴哈患上重感冒，第二天连说话都困难，但祂还是卧床会客。

与此同时，德国的巴哈伊一直恳求阿博都-巴哈访问他们的国家。2月12日，斯塔克夫妇从布达佩斯来信，邀请祂访问匈牙利。3月的第一个星期，有一些巴哈伊从德国赶来，其中包括阿尔玛·克诺布洛赫女士，她是一名拓荒传导师。他们再次恳请，迎接祂去德国。但是阿博都-巴哈的健康状况仍不稳定，体力虚弱，不适合长途旅行。

只要身体允许，祂就回拜那些社会名流，比如伊朗驻巴黎的公使和穆尼尔帕夏。然而，不管是自己家中客厅或是巴黎巴哈伊家中的演说都不得不中止。爱德华·布朗教授夫妇于3月9日来访。阿博都-巴哈与爱德华·布朗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晚祂非常疲惫，并说急着返回圣地。

379

阿博都-巴哈于3月19日自寓所搬到了洛里斯东大街的一家宾馆，毗邻埃图瓦勒广场。21日，祂在宾馆庆祝了诺鲁孜节。当天，祂邀请了许多客人共进午餐。许多东方名流来庆祝诺鲁孜节时，都惊讶地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阿博都-巴哈的面前，而在几年前，他们万万不会想到会有今天。当天稍晚，阿博都-巴哈在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尼的陪同下，赶赴伊朗公使馆发表演说。当晚，祂再次在德雷富斯-巴尼夫妇家中发表演说。

3月30日，阿博都-巴哈的身体终于康复，同意前往斯图加特。祂的随从包括赛义德·艾哈迈德-巴吉若夫、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赛义德·阿萨杜拉和米尔扎·艾哈迈德·苏赫拉布。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完全改穿西式服装，舍弃东方风格的帽子。祂并未告诉斯图加特的巴哈伊自己离开巴黎的消息，因为祂希望悄无声息地到达。祂曾事先告诉德国的巴哈伊，不要在报纸上刊登任何有关祂德国之行的新闻报道。阿博都-巴哈于4月1日傍晚抵达斯图加特，下榻在车站附近的马夸特宾馆，

380 那是该城最好的宾馆。接着，祂让随从电话通知一些巴哈伊，说祂已经抵达。这些巴哈伊惊讶地匆忙赶往宾馆。阿博都-巴哈解释说，祂希望自己的到访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祂说自己很喜欢斯图加特的巴哈伊，并常说起德国巴哈伊的纯美品质，以及他们的真诚与笃信，因此信仰将会从他们之间吸取巨大的力量。

第二天早上，巴哈伊接踵而至宾馆。按照计划，以后每天早上，阿博都-巴哈在宾馆接见他们；其他时间，祂则赶赴他们家中或者其他地方的聚会。当天晚上，当阿博都-巴哈乘坐的汽车抵达预定的聚会房子时，一大群巴哈伊聚集在房子外面，齐声高唱“呀巴哈乌-拉卜哈”。第二天，阿博都-巴哈说宾馆的老板可能会离开宾馆，到别处躲避，因为有太多人涌进了宾馆。确实，连宾馆的员工都大感惊讶，他们看到那么多国人前来向一位东方人致敬，而且这个东方人来自一个几乎没有听过的地方。有一个巴哈伊问，若别人问起阿博都-巴哈是谁，他应该如何回答。阿博都-巴哈说，告诉他们，祂是一个前来召唤人们朝向天国的人，一个宣扬巴哈欧拉信仰的人，一个倡导和平、和谐与人类一体的人。

斯图加特有一位牧师对《已答之问》^①一书颇有感触，便请求阿博都-巴哈准许将它译成德文。阿博都-巴哈同意了请求。但是对于第二个请求，也就是将这些教义传递给德皇，阿博都-巴哈回答说此事不宜，因为骄傲的德皇将会不屑一听。

381 4月3日，阿博都-巴哈在比尔格市立博物馆楼上的礼堂向大量听众发表了演讲。阿博都-巴哈的演讲先由苏赫拉布译成英语，再由赫尔·埃克施泰因译成德语。阿博都-巴哈说：

我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旅行了两万英里才来到斯图加特。我被关押在监狱长达四十年。入狱时，我还是芳华少年；出狱时，我已是银发老者。尽管已经遭受

① 参阅本书边码第82-83页。

漫长的监禁之折磨，我仍愿意忍受长途跋涉之苦来到此地。现在我来此与你们团结，与你们见面。我的目的是，或许你们能够照亮世人，所有人团结在爱与友谊中，宗教偏见、爱国偏见、种族分歧彻底被消除。今天的宗教包含各种教条，这些教条各不相同，于是产生了不和，甚至仇恨。宗教必须是所有友爱的基石。可是想想如今巴尔干半岛上的景象吧，^①多少鲜血白白流失，多少母亲失去了儿子，多少孩子变成了孤儿，多少建筑、村庄和城市被毁！巴尔干半岛已经变成一座火山。所有这些破坏皆归因于不同教条所造成的偏见，而这些偏见正是来源于迷信和种族歧视。

上帝宗教的精髓是爱，所以神圣经书皆有证明，它是照亮人类世界的光芒。但是，如今的人类已经忘却了宗教的真义，各自抱着某些不同的教条。

……这些传统和教条就像包裹果仁的外壳一样，我们必须剥开外壳，取出果仁。人类世界正处在黑暗中，我们的目的是照亮世人……我们希望这黑暗将被驱散，真理之阳的光芒再次普照大地……这是一个光明的世纪，这是一个科学的阶段，这是一个真理的周期，这是一个思想进步与自由的时代，这是主的最伟大的日子……这是万物重生的时刻。因此，我希望所有的人和谐地团结在一起，竭尽全力，将人类一体的旗帜在人间树立起来，由此普世和平之光得以照耀，东西方相互拥抱，物质世界变成上帝天国的明镜，永恒之光灿烂辉煌，黎明破晓而不再有黑暗……²²¹

382

阿博都-巴哈访问埃斯林根尤其让人感动和难忘。安娜·克斯特林代表自己所教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聚会（更像一场庆

① 1913年2月3日到4月23日，巴尔干半岛重燃战火。接下来，第三次巴尔干半岛战争爆发（5月19日到8月10日）。

祝活动)。阿尔玛·克诺布洛赫写信给美国的姐妹保利娜（约瑟夫·汉嫩夫人）：

我们举办了一些美妙的聚会，而埃斯林根的那场聚会无出其右。那是一场儿童聚会，在1913年4月4日，即上周五下午举行。他们借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礼堂，饰以绿叶、植物和鲜花，靠墙放置着一些小桌子，中央是一些圆桌。约有五十名儿童和八十名成人到场。在礼堂隔壁的一间小房里，孩子们手捧鲜花站成两排，夹道迎接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走上楼梯，整个会场立刻增辉。祂走过短廊，喜悦地看着那些可爱的儿童。²²²

383 孩子们将鲜花送给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则回送他们几盒巧克力和糖果。接着，祂向所有人——包括孩子和成人，少年和老者——发表了演讲。之后，大家一起在礼堂外合照，照片里，阿博都-巴哈坐在他们中间。第二天，祂在宾馆中高兴地说起了埃斯林根的那场聚会。

4月5日，阿博都-巴哈在数场聚会中讲话。当晚，祂向世界语社团发表演讲，社团主席克里斯塔勒教授表示了热烈欢迎。最后，祂在赫尔·埃克施泰因家中用晚餐。阿博都-巴哈还拜访过其他巴哈伊的家庭，在他们家中举办聚会，这些巴哈伊包括施瓦茨领事夫妇、施魏策尔夫妇、赫里格尔夫妇。施魏策尔夫妇家住祖文豪森。

4月6日星期天的第一场聚会在马夸特宾馆举行。许多人到场，聚会结束后，他们仍不愿离去。于是，阿博都-巴哈开玩笑说，他们会吓跑宾馆老板的。下午，阿博都-巴哈乘车前往黑林山，巴哈伊早已聚在御车陈列馆等候。由于太多人合影，不得不分成几组，阿博都-巴哈坐在每组中间。晚上，奥伯雷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公众集会，到场者依旧非常多。当晚，阿博都-巴哈和随从在克诺布洛赫女士和德林女士共住的房子吃晚餐。

阿博都-巴哈本打算4月7日启程赴布达佩斯，但是施瓦茨领

事劝说祂前往巴德梅尔根泰姆，距斯图加特大约六十英里，领事在那里开设有宾馆和矿盐浴场。在巴德梅尔根泰姆，阿博都-巴哈说自从离开波斯后，第一次在如此秀丽的环境听到这般美妙的夜莺声。不过，祂在这里只停留一晚。多年来，在巴德梅尔根泰姆的草地上，有一块嵌有阿博都-巴哈侧身像的金属牌匾立于石头上，它是用来纪念阿博都-巴哈的来访。可惜，纳粹分子上台后，它就被移走了，据说已被熔解掉。

384

阿博都-巴哈于次日返回斯图加特，在施瓦茨领事夫妇家中共用午餐。巴哈伊访客不绝，直到祂晚上八点乘火车离开。威廉·赫里格尔加入了祂的随从人员，担任翻译。

次日早上（4月9日），阿博都-巴哈必须在维也纳换乘火车。一些伊朗巴哈伊在车站等候祂的到来。因为去布达佩斯的火车在另一座火车站发车，因此他们能与祂共度一点时光。

在阿博都-巴哈访问布达佩斯之前，还未曾有人在这座匈牙利首府宣扬过巴哈欧拉的信仰。因此在布达佩斯，没有巴哈伊在火车站迎接。邀请阿博都-巴哈访问他们城市的斯塔克夫妇和其他一些人，却去了另外一座火车站迎接。但是他们知道，阿博都-巴哈下榻在里茨宾馆，于是赶赴那里欢迎祂。阿博都-巴哈回答说：

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坚定地服务世人，因为在当今，没有比弘扬人类一体和世界和平更伟大的事情了。这样，人们才可以从古老偏见和有害盲从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消除宗教、国家、种族、政治和爱国偏见。只要这些偏见存在，人世间便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幸福和舒适。当东方还笼罩在这些偏见的浓雾中时，巴哈欧拉出现了，犹如一轮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祂宣示了人类一体。祂说所有种族组成了同一个人类，所有人都是同一个上帝的仆役，来自相同的祖先。他们是同一个上帝的羊群，祂是他们真正的牧羊人。祂爱祂的羊群，所有羊

385

对他来说都很珍贵。他仁慈地对待全人类，爱他们，抚养和保护他们，可我们为何相互不仁爱呢？为什么要兵戎相见呢？……²²³

记者们获知阿博都-巴哈到来后，急忙赶去采访他。他在宾馆外面的照片被刊载于报端。有一位男子通过报纸上的照片认出正在河边散步的阿博都-巴哈，于是请求他在报纸的边上签名留念。4月10日早上，一些知名学者前来拜访，其中包括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这些人中有艾格纳斯·古森博士（大学校长）、尤利乌斯·盖尔马努斯博士、亚历山大·吉斯魏因博士（议会成员）。来自旁遮普邦的奥姆拉·辛格酋长也是他的客人。这位酋长谈起了阿米纽斯·范贝里，说后者非常渴望拜见阿博都-巴哈，但因病重不能离家。阿博都-巴哈答应会亲自去探望他。当晚，阿博都-巴哈向神智学会发表了演讲。第二天，他接见了一个土耳其协会派来的代表团。这些都是青年，前来向阿博都-巴哈致欢迎之意。请他们入座后，阿博都-巴哈对他们说，他最期望看到东西方的和睦，若能实现，将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东西方之分，整个地球是一体的。甲地在乙地的东方，与此同时又在丙地的西方，所有这些地方构成了一个地球，一个家园，全人类如同一家。他很高兴看到这个致力于促进东方进步以及与西方友谊的协会，并希望他们取得成功，获得确认。

386

4月11日下午，阿博都-巴哈回访了伊格纳茨·戈尔德齐哈尔教授^①和其他重要人物，并与他们长谈。当他抵达国会旧楼参加公众集会时，已经非常疲惫了，几乎不能说话。然而，他还是发表了一场震撼有力的演讲。听众中有一些布达佩斯的学术界名人，他们对演讲非常欣赏。第二天早上（4月12日），阿博

① 伊格纳茨·戈尔德齐哈尔（1850-1921）是首位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得教授职位的犹太信徒。他是一位国际闻名的东方学学者，曾代表匈牙利和国家科学院参加许多国际专家会议。

都-巴哈的访客中来了突雷尼人社团的主席。祂谈到了那种超越所有种族和国家限制、凌驾于所有物质力量之上、能够团结全世界人民的超自然力量。

下午，祂依照承诺拜访了阿米纽斯·范贝里。这位博学的东方学学者是19世纪经历最丰富的人物之一，非常类似理查德·伯顿爵士（1821-1890）。伯顿曾大胆地冒用一位虔诚的波斯人米尔扎·阿卜杜拉-设拉子的名字，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觐而未被发现。同样，阿米纽斯·范贝里冒用一位土耳其人（奥斯曼人）的名字，即拉希德·埃芬迪，前往布哈拉。此行的危险丝毫不亚于前者，因为布哈拉的酋长会毫不留情地将任何异教徒斩首，两位英勇的英国军官C. 斯托达特上校和阿瑟·康诺利上尉的下场就足以为证。阿米纽斯·范贝里曾几次改变服装和信仰团体。他出生于1832年，现今已八十二岁高龄，尘世日子只剩下数月。他于9月15日去世。第一次与阿博都-巴哈相见时，他就被对方牢牢吸引，这一点从他的信中便可看出^①。第二天，尽管身体虚弱，天气寒冷，他还是坚持来到了阿博都-巴哈的宾馆，想与祂再度见面。但是，阿博都-巴哈当天去了罗伯特·A. 纳德勒教授（著名的肖像画家）的画室画像。范贝里等了很久，终究因身体虚弱而返家。离去之前，他告诉阿博都-巴哈的随从，他内心涌动着对祂的爱慕。同一天下午，阿博都-巴哈拜访了奥姆拉·辛格酋长。这位酋长同样深深仰慕阿博都-巴哈。

387

4月13日晚上，尽管暴雪肆虐，许多人仍然赶到阿博都-巴哈的宾馆，聆听祂的演讲。那段时间天气确实很糟糕，经常下雪。

第二天早上，阿博都-巴哈正准备启程赴维也纳时，突雷尼人社团主席突然来访。这位主席请求阿博都-巴哈推迟离开，因为他已经安排了另外一场聚会，并已做大力的宣传。阿博都-巴

① 见本书边码第8页。

哈接受了他的好意。祂趁此机会回访了奥斯曼总领事，并拜访了阿米纽斯·范贝里，后者喜出望外。晚上，祂在突雷尼人社团筹办的聚会上演讲，会场在国会旧楼，当时那里是一座博物馆。听众众多，演讲备受欢迎。

阿里·阿巴斯·阿迦是一位来自大不里士的地毯商，在那个星期里，他变得如此爱慕阿博都-巴哈，便同样于4月14日晚上在家中筹备了一场晚宴，专门款待阿博都-巴哈，奥斯曼总领事也是受邀宾客之一。

4月15日，阿博都-巴哈出现了重感冒的症候，不得不拖到19日才启程前往维也纳。斯塔克夫妇和奥姆拉·辛格酋长大部分时间服侍于侧。阿博都-巴哈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坚定不移，日后必能成功。

4月19日晚，阿博都-巴哈抵达维也纳，下榻在格兰德宾馆。由于重感冒初愈，加之天气多变，因此祂备受困扰。土耳其驻维也纳的大使此前已经询问布达佩斯的总领事，得知了阿博都-巴哈到达的日期。阿博都-巴哈决定首先拜会大使。大使虽然是一个狂热的人，但对阿博都-巴哈的到访深为感动，于是坚持邀请阿博都-巴哈共进午餐。阿博都-巴哈返回旅馆时，有两位神智学朋友来访，即前晚在车站迎接祂的泰勒夫人和克罗伊茨女士，她们转达了其他神智学朋友的敬意，并强烈表示，希望当晚能够听到祂的演讲。他们离开之后，阿博都-巴哈便出门散步。当时正巧有人在做慈善募捐。不论何时，阿博都-巴哈但凡遇到这类人，都会捐钱。看到公园中玩耍的儿童，祂也会给他们钱。祂和随从们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给完了。阿博都-巴哈笑着说，在那天，这些人把他们掏得一分不剩。去神智学礼堂时，祂不得不爬一百二十级台阶，因为那栋楼是新的，电梯尚未装好。

第二天（4月20日），一些神智学朋友到宾馆来访。下午和晚上，阿博都-巴哈分别受到波斯公使和土耳其大使的邀请。4月21日上午，波斯公使在早上来访；下午，祂乘车出去；晚

上，祂再次向神智学会发表演讲。23日，一些侨居维也纳的伊朗人前来拜访，阿博都-巴哈向他们详细讲述了伊朗的悲惨现状。当天晚上，神智学朋友第三次聆听了祂的讲话。离开维也纳之前，泰勒夫人来访，表达了自己新近萌生的忠诚之意。祂还接见了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苏特纳男爵夫人，她是一位著名的和平工作者。4月24日，祂启程赴斯图加特，并于次日清晨抵达。

389

阿博都-巴哈再次住进马夸特宾馆。在二访斯图加特的一个星期里，祂大部分时间身体不适。在布达佩斯感染的重感冒一直未能痊愈，现在甚至影响到了肺部。斯图加特的巴哈伊已经安排和宣传了25日在比尔格博物馆举行的演讲。下午，祂的肺部情况恶化，大家甚为担忧。医生告诉祂不要出门，尽量少说话。祂差去会场的随从觉得，如果无法见到阿博都-巴哈，大量热心的群众将会非常失望。他们返回宾馆，想出了一个办法，既能保护阿博都-巴哈的健康，又能让祂与人们见面。他们说可以找一辆豪华轿车，完全遮蔽外面的风雨，然后载着阿博都-巴哈赶往博物馆，下车后让祂在主厅旁边的小房间休息，这样人们可以亲自拜见祂。他们将这个计划说与阿博都-巴哈，并提到了听众的渴求与失望，祂立刻站起身来。祂说，虽然医生不让祂出门，但是祂的身体是为服务信仰的。当时威廉·赫里格尔正在代替祂演说，突然，祂步入大厅，使得听众异常兴奋和惊奇。祂用洪亮的声音讲述了人类需要世界和平，以及如何实现它。演讲完毕，阿博都-巴哈正准备赶紧返回宾馆，这时祂听到了哭声。祂停下来询问随从，发现那位妇女本想靠近祂，却被人群挤了出去，因此而哭。于是，阿博都-巴哈停留了一会儿，以慈爱的口吻与她交谈。第二天，当问及祂的健康，祂说昨晚的行为虽然冒险，但却是最好的良药。

390

当天演说还谈到了巴尔干战争，阿博都-巴哈告诫巴哈伊，要谈谈他们自己的战争，即针对物质主义的战争。巴尔干战争带来死亡，他们的战争带来生命；巴尔干战争导致灾祸，他们

的战争迎来荣耀和胜利。基督在十字架上发起了这场战争，最后大获全胜。访客中有一位瑞士人，阿博都-巴哈说自己在瑞士的停留时间太短促，没有见到太多人，但是祂可以感受到，瑞士人才能出众，当圣道传扬至他们时，必将出现热心的拥护者。^①

4月27日，一群儿童被带到宾馆。孩子总是令阿博都-巴哈高兴。祂说祂尤其喜爱儿童，因为他们更加接近上帝天国。后来，一个孩子的父母告诉阿博都-巴哈，当他们让自己的孩子为阿博都-巴哈的健康祈祷时，孩子却回答说，如果祂康复了，祂就会离开，“我们不要祂离开”。阿博都-巴哈闻后非常感动。

祂已经感觉稍好，且出门赴会，但是医生在4月29日还是警告祂不要赴会，不透支祂的声音。祂如遵医嘱就可以在三天内启程赶往巴黎。

391

5月1日早上，阿博都-巴哈在斯图加特与成群的巴哈伊相见，非常温和地与他们交谈。祂对一群巴哈伊说，祂本希望与他们交谈，但因胸口疼痛而不能，祂时刻期待着他们的好消息。对另一群巴哈伊，祂说人们有两种道别方式，有些人会逐渐淡忘记忆（不再看到，不再想起），但有些人却铭记心中。有些巴哈伊祂已经多年未见，祂在欧洲，他们却在波斯，但他们却经常浮现于祂的脑海，彼此亲密无间。祂对第三群巴哈伊说，虽然祂在斯图加特的时间有限，但祂希望此行的收获是无限的。

随后，祂启程去巴黎。当天早上，祂一直在宾馆与巴哈伊交谈，并向他们表达爱与赞赏之情。

三访巴黎时，阿博都-巴哈住在第十六区克莱贝尔大道的巴尔的摩宾馆。祂的体力受到很大损耗，屡屡无法参加巴哈伊家中的聚会。不过，祂经常在宾馆接待访客，但凡凑齐一群人，祂就发表演讲。祂还尽可能保持每天出门散步的习惯。有一

① 阿博都-巴哈在赴伦敦之前，于1911年9月2日到3日住在日内瓦的和平宾馆。

天，虽然晚餐桌上尚有客人在，但祂发觉体力无法再坐着，于是回房休息。另一天，祂呼唤赛义德·阿萨杜拉，开玩笑地告诉这位忠诚的随从说，要敬畏上帝，拿一杯咖啡给祂，因为祂觉得非常虚弱，宾馆的食物又不合胃口。5月8日，宾馆的早上聚会结束时，祂说：“天佑美尊教导我，要为他人挑起重担，而非将我的担子压在他们肩头。”²²⁴两天后，祂谈起了圣约，说圣约的目的是维护圣道的力量与权威，若无圣约，巴哈伊团结将四分五裂。“有些人曾以为，”祂说，“天佑美尊把父子关系也扯进了圣约。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巴哈欧拉赋予圣约这股力量，是为了弘扬上帝的圣道，为上帝之言争取胜利。”²²⁵有一位女士欲捐五百法郎给祂，但被拒绝。这位女士再三恳求，祂建议把这笔钱捐给穆迪博士，用于德黑兰的塔尔比亚特学校^①。

392

信件纷至沓来。阿博都-巴哈说，祂阅读了全部信件，但无法全部回复，因为没有时间。有些人以为阿博都-巴哈只与他们通信，因此不停地向祂写信，殊不知祂必须与全世界的人们通信。（有一天在埃及，祂当时正发着高烧，别人带来了一封很长的信，祂全部读完了。然后祂说，这张大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手写字体，祂虽然生病，但还是逐字阅读。可是读到最后，祂并没有发现任何重要信息。祂表示，写文章必须有目的，而不是文字的堆砌，或者满篇客套话。）

拉希德帕夏和波斯公使再度来访。阿博都-巴哈向他们详述了祂的美国之行。有时，祂的晚餐只是一杯牛奶和一片面包，祂说这是很健康的饮食。祂回忆说，当年巴哈欧拉住在苏莱曼尼亚期间，大多数时候只喝牛奶，有时是牛奶和米饭一起煮。有一天，祂在商店里发现了一种优质的中国茶，于是买了一些回宾馆，亲自煮茶并分给随从们喝。尽管事务繁忙（祂从未有过空闲），且健康堪忧，但是祂的幽默感却无处不在。一天早

① 德黑兰的一所巴哈伊学校。——译注。

上，祂告诉随从们要听话，赶紧取来俄式茶炊，把茶具放在桌上，祂说伴着茶具喝茶就会特别好喝。

393 有一次，阿博都-巴哈深情地说起几个信徒的服务，即“殉道者之王”米尔扎·哈桑、他的兄弟“殉道者之受钟爱者”米尔扎·侯赛因，以及米尔扎·法特赫-阿里-阿尔德斯塔尼^①。巴哈欧拉曾说过，在祂从巴格达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法特赫-阿扎姆的精神一直与祂同在。阿博都-巴哈在那一次还说，穆拉·侯赛因-博什鲁伊——即巴布勒-巴布（通往门的门），首位追随巴孛的信徒——仅仅是有一天晚上在马赞达兰，坐着聆听了穆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富鲁希，即库杜斯的话语，便认识到了后者的卓越品质；第二天，巴比信徒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领袖和导师竟然如此谦卑地站在库杜斯面前。

有一位波斯年轻人，想与巴哈伊圈子沾边，遂请一位巴哈伊代为求见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解释说，如果某个人对祂做了一百件错事，祂会不计其过，仁爱地对待攻击者；如果有人欺骗祂，祂会继续信任对方，但祂绝不会默许或协助任何伤害信仰的行为。祂说宁愿被杀，也不愿欺骗别人，因为自己遭受谋杀不会伤害到信仰，而欺骗别人却会。另有一位波斯人前来请求经济援助，阿博都-巴哈给了对方一些钱，同时告诫他不要浪费。祂自己也需要支付某些费用，以维持信仰的尊严。

394 一天下午，一些伊朗名流邀请阿博都-巴哈乘车游玩。他们来到了著名的隆尚赛马场。不过阿博都-巴哈很快就回来了，相比乘车，祂更喜欢散步。回去后，祂与一位住在巴黎的伊朗巴哈伊，即穆罕默德汗博士散步很长一段时间。当晚（5月18日），祂与理查德夫妇进行了长谈，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谈到了神秘主义，以及苏非派的信条和行为。

5月22日，阿博都-巴哈拜访了一位著名的波斯贵族。这位

① 巴哈欧拉授予他“法特赫-阿扎姆”的称号，意即“至大胜利”。他是世界正义院成员胡什曼德·法特希阿扎姆的曾祖父。

贵族大喜过望，躬身亲吻了祂的双手。他向阿博都-巴哈讲述了在伦敦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坐在一位女士身边，发现对方手上戴着一枚简单且廉价的镶红玉戒指，他出于好奇便询问原因，对方告诉他：“你是波斯人，应该知道这戒指上刻的是巴哈欧拉的圣名。”那一刻，他既羞愧于自己的无知，又欣喜于波斯人在伦敦上流社会具有如此影响力，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巴哈欧拉信仰的敌意瞬间烟消云散了。后来，阿博都-巴哈探访了抱病在家的杰克逊夫人，并于当晚接见了《基督教共同体》的编辑艾伯特·道森。

5月23日是阿博都-巴哈的生日，当天不断有人送来鲜花。但是阿博都-巴哈告诉大家，这一天应该用来庆祝巴孛宣示，这也是该日子备受福佑的缘故，而祂只是巧合在同一天出生。庆祝晚宴在劳拉和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尼的家中举行。

27日，阿博都-巴哈迁往洛里斯东大街的宾馆，祂曾住过那里。祂非常疲惫，需要先休整几天，再告诉大家自己的栖身之所。艾哈迈德帕夏和德雷富斯-巴尼夫妇知道宾馆食物不合阿博都-巴哈的胃口，于是特意在家中为祂准备饭菜，但是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别那么做。

5月30日在德雷富斯-巴尼家中举办的一场聚会特别值得一提，当时到场的有各个国籍的人。施瓦茨领事也从德国赶来，并在聚会上发表了讲话。阿博都-巴哈则在演讲中强调，正是凭借巴哈欧拉的力量，这么多不同种族的人才能和谐与友爱地聚集在一起。

395

阿博都-巴哈历史性的西方之旅已经接近尾声。6月1日，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纳赫贾瓦尼从圣地返回，带来消息称，大量朝觐者正在圣地等候阿博都-巴哈回去。一位从未见过阿博都-巴哈的波斯人于6月2日拜访了祂，此人惊讶地看到那么多上流的本国同胞也在那里。他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阿博都-巴哈的力量了。这些名流中，许多人曾是巴哈欧拉信仰的死敌，无时无刻不在攻击信仰及其信徒，而今在法国的首都，他们都

在向该信仰的领袖致敬。

6月6日晚，艾哈迈德·伊扎特帕夏——此人曾是阿卜杜勒-哈密德的左膀右臂，其主垮台后便逃离土耳其——为阿博都-巴哈举办了一场晚宴。两天后，一位年轻且傲慢的波斯王子来访阿博都-巴哈。艾哈迈德·伊扎特帕夏也在王子之后赶到了宾馆。伊扎特虔诚的态度给王子上了难忘的一课。

6月12日早上8点，阿博都-巴哈离开宾馆前往车站。他在车站与前来送行的巴哈伊道别，并告诫他们要时刻保持团结。中午时分，火车开动，在十二个小时后抵达马赛。当晚，他下榻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宾馆。次日上午9点，他登上了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喜马拉雅号”汽轮。

阿博都-巴哈具有历史意义的西方之行至此结束。

396

现在，他的随从包括赛义德·阿萨杜拉-库米、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纳赫贾瓦尼、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和米尔扎·艾哈迈德·苏赫拉布。

一位来自印度安拉阿巴德的乘客与阿博都-巴哈两人客舱相邻。此人和其他一些印度人同阿博都-巴哈相处数个小时。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和女儿求见阿博都-巴哈，并送给他一本英文杂志，上面有他在沃金访问一座清真寺的照片和报道。

1913年6月17日，阿博都-巴哈在塞得港登岸。

第二十一章 埃及和圣地

397

阿博都-巴哈决定不要马上回到圣地。海法的朝觐者收到电报，被告知前往埃及。由于他们人数众多，且聚会频繁，他们下榻的宾馆根本无法容纳。于是，他们按照埃及人公共集会的风格，在宾馆楼顶搭建了一顶大帐篷。帐篷里经常举办聚会，阿博都-巴哈则在聚会上发表演讲。阿博都-巴哈抵达塞得港后不久，有一天他说，炎热的夏天把人们赶到巴黎避暑，他却从巴黎来到埃及。他回忆起巴哈欧拉在世的日子，圣地发生了四次霍乱，并蔓延到了阿卡的周边和黎巴嫩，但是阿卡城内并没有出现。巴哈欧拉升天后，紧接着又爆发了一场霍乱，这一次是在阿卡城内。阿博都-巴哈觉得不能自己待在巴吉宅邸，却置阿卡的巴哈伊于不顾。于是他回到了阿卡城，却发现其他居民都已逃离，只留下他们的家园让巴哈伊看管。他指派了一些人看守这些房子。后来，所有巴哈伊都逃过了这场传染病。霍乱逐渐在阿卡城内平息，可又在城外附近传染开来。于是，人们再次抛弃他们的家，赶回了阿卡城。

另一天，阿博都-巴哈在帐篷下，看着聚集一处的各种人群，感慨这种聚会能够召开确实了不起。6月27日星期五的《埃及公报》刊载了一段新闻，标题是《阿博都-巴哈在埃及。塞得港出现美妙景象。东方巴哈伊齐聚一堂》。阿博都-巴哈现在比以往更加忙碌。有许多朝觐者和埃及巴哈伊前来与他见面和交谈，还有大量的回信工作。信件、请愿书和电报如雪片般从东西方飞来。这个时期所有的书简都是阿博都-巴哈亲笔书写。

398

阿博都-巴哈不仅仅是与巴哈伊见面。6月24日，祂写了许多信，说了很多话，到了傍晚，祂正想离开房子出去进行每天的散步时，一群男女基督教传教士出现在了祂家门口，要求与祂见面。阿博都-巴哈还是像往常一样礼貌和仁慈地接见了他们。很快，他们就开始猛烈批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说，他们所说的并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而是一些盲目模仿和细枝末节。祂提醒他们《古兰经》中有关基督的经文：“信道者、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星教徒，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①一位传教士说，基督在福音书里被称为“上帝之子”，拥有最高的地位，可《古兰经》里却没有提及此事。阿博都-巴哈回答说，“上帝之子”这个称呼在摩西和耶稣的时代很常见，它指称全部以色列人。祂引用《出埃及记》中的经文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事奉我，你还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②

399 阿博都-巴哈在这段时期需要处理各种事务，而且高烧一再发作，但是祂的幽默感并未消减。有一天，祂问侯赛因·鲁希的学校有多少学生。“一百六十个。”对方回答。阿博都-巴哈玩笑称，鲁希肯定既忙碌又富有，因为他有一百六十个孩子，而阿博都-巴哈连一个也没有，问鲁希能不能帮祂找一些呢？

米尔扎·贾法尔-拉赫曼尼-设拉子（哈迪沃夫）邀请塞得港的所有巴哈伊一起吃晚餐。那里有七十多位教友，他们在帐篷底下用餐，阿博都-巴哈为他们提供食物，并向所有人分发糖果。第二天（6月28日），大部分来自海法的朝觐者都离开了。

此时，米尔扎·阿布-法德勒病情未见好转的消息令阿博都-巴哈忧虑。祂先后派遣米尔扎·穆赫辛-阿夫南（祂的女

① 《古兰经》2:59（马坚本第2章第62节）。

② 《出埃及记》4:22-23。

婿)和赛义德·贾拉勒(巴哈伊诗人西纳之子)前往亚历山大,看看米尔扎·阿布-法德勒是否需要什么帮助。

阿博都-巴哈的信件不断累积。一些伊斯坦布尔的名流用土耳其语给阿博都-巴哈写信,来信内容让祂大感愉悦。祂说若不是担忧圣地将有不测,祂肯定要去伊斯坦布尔宣扬巴哈欧拉的召唤。如果这样,许多人将会转向信仰,但是也会激起狂热分子的愤怒,他们还会攻击陵殿。

赛义德·阿萨杜拉曾在美国和欧洲服侍过阿博都-巴哈,现在已经七十六岁高龄。7月10日,在得到阿博都-巴哈的准许后,他前往了高加索传导信仰。第二天,由于塞得港气候不宜人,阿博都-巴哈带着米尔扎·穆尼尔和阿迦·霍斯劳,启程赶往伊斯梅利亚市。一个星期后,一些巴哈伊受召来到伊斯梅利亚,却发现阿博都-巴哈躺在博斯塔宾馆的床上,发着高烧,身体格外虚弱。即使在那种情况下,祂仍在处理信件。

400

尽管伊斯梅利亚不太潮湿,但阿博都-巴哈的情况却持续恶化。他们觉得亚历山大郊外的雷姆莱更有益健康,因此在7月17日,阿博都-巴哈前往亚历山大。在雷姆莱的维多利亚宾馆住两个星期之后,祂在马兹卢姆帕夏车站附近租了一栋房子入住。祂还为秘书们和即将到来的访客租了第二栋房子,在附近又为米尔扎·阿布-法德勒租了第三栋房子。

7月23日,卢阿·格青杰抵达塞得港,爱德华·格青杰随后赶到。卢阿再也不会回到故土。不久后,伊莎贝尔·弗雷泽^①受阿博都-巴哈的召唤到来,并被托付一项任务。当时在埃及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巴哈伊,例如斯坦纳德夫人,她是一名英国女士,后来在日内瓦建立了巴哈伊国际事务署;还有约瑟夫·德邦博士,他是一位在开罗行医的法国牙医,以及德邦夫人(伊迪丝·麦克卡耶),她是第一位在巴黎从梅·马克斯韦尔那里

① 即后来的伊莎贝尔·张伯伦(1939年去世)。她编撰了《阿博都-巴哈论神圣哲学》一书,其中包括了阿博都-巴哈在巴黎的演讲录。

接受信仰的人。^①

一天清晨，大约六点钟时，阿博都-巴哈来到秘书的住处，发现大部分人仍在睡梦中。于是，祂自己开始处理信件和其他事务，还写下了几篇书简。雷姆莱的空气很适合祂，祂的健康开始好转。



图八 1913年12月阿博都-巴哈返回圣地
前排右起第三位为守基·阿芬第。

401

一些信徒，尤其是东方的巴哈伊，在信中和祂无所不谈。有人会征求买地的建议，有人会为新生儿求个名字，还有人问自己是否该结婚，或者是否该进行一次旅行。对此，阿博都-巴哈一直都消除着他们的误解，抚慰着他们的情绪。随着巴哈伊群体、社团和灵理会数量的增加，阿博都-巴哈花在劝告、建议及指导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阿博都-巴哈不只和巴哈伊通信，

① 德邦博士夫妇是在瑞士的巴哈伊信仰早期拓荒者。他们的女儿埃尼·德邦继承其志。

许多人并不是祂的追随者，他们也写信给祂，并得到了祂的回复。如今，西方的社团和大会委员会也写信给祂。在祂抵达埃及后不久，祂就收到了“第六届自由进步基督徒和其他宗教自由分子国际大会”通过大会秘书寄来的一封信函，该大会在巴黎召开。

阿博都-巴哈的长外孙守基·阿芬第、妹妹至大圣叶和长女也于8月1日从海法赶来。一天清晨，一位巴哈伊来到阿博都-巴哈的房子，听到守基·阿芬第正在吟诵祷文，阿博都-巴哈则在指导他。

8月17日，埃及总督阿巴斯·希勒米帕夏第三次与阿博都-巴哈相见；一个月后，总督兄弟穆罕默德-阿里亲王拜访阿博都-巴哈^①。总督的管家奥斯曼·帕夏·穆尔塔达非常忠于阿博都-巴哈，他是阿博都-巴哈和阿巴斯·希勒米帕夏（阿巴斯二世）两人会面的中间安排人。1919年10月（阿巴斯·希勒米被罢免后五年）阿博都-巴哈给奥斯曼帕夏写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地位：他被称作“阿米尔-瓦法”，即忠贞亲王之意。

来到雷姆莱求见阿博都-巴哈的人中，包括了一些土耳其国会代表和叙利亚新教学院（贝鲁特美国大学）教务职员。该学

402

院的巴哈伊学生当时正在卡尔迈勒山度暑假，也分成两组赶到雷姆莱拜见阿博都-巴哈。

在夏季和初秋，阿博都-巴哈的健康大为改善，但是到了年底，老毛病又复发了，高烧和失眠再次发作，极大地消耗了祂的体力。此外，塔马顿·穆勒克（阿博都-巴哈第一次访问伦敦时，他也在那里）正在竭力分裂德黑兰的巴哈伊，还有阿明乌拉·法里德博士的越轨行为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给阿博都-巴哈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悲哀。祂去阿布基尔住了几天，但是那里的风景并没有给祂带来任何解脱，于是祂决定离开埃及，尤其是家人和圣地的巴哈伊都在热切地祈求祂回去。12月2日，祂

① 见本书边码第230页。

登上了意大利邮轮公司的轮船。轮船中途在塞得港和雅法港停留，两地的巴哈伊有幸与阿博都-巴哈短暂相聚。12月5日下午稍早，轮船在海法港口下锚。阿博都-巴哈派遣随从上岸，转告巴哈伊不要在码头聚集。黄昏时分，祂自己离船上岸。

伊莫金·霍格正在海法等候阿博都-巴哈归来，他写道：

……阿博都-巴哈房子的中央有一间大厅，四周是房间。大厅内铺着波斯地毯，桌上摆满了水果和糖。

403

……阿博都-巴哈进屋的声音传来，那一刻大家非常紧张。祂穿过人群走向自己的房间，所有人俯首鞠躬。很快，祂从房间出来，向所有人致以欢迎。祂坐在房间角落的一张椅子上，大部分教友则坐在地上。阿博都-巴哈非常疲倦，所以祂只待了一会儿。在祂的长女齐亚·哈努姆吟诵一篇祷文后，祂就回房了。

然后，女士们离开了大厅，以方便男士进来。看着那些坚定和热切的男士——他们面容流露出对信仰的热忱，以及对他们心中目标的诚挚和笃信——那幅场景令人难忘。我敢肯定，没有人不泪湿眼眶；无论长幼，他们心中都充盈着喜悦，且无法掩饰。阿博都-巴哈欢迎他们，并坐在地上与他们短暂交谈，随后又回去休息了……²²⁶

次日清晨，阿博都-巴哈上山去巴孛陵殿，那是祂历尽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陵殿。圣地的巴哈伊和朝觐者已经在那里集合，沿着那条通往陵殿的道路列队。阿博都-巴哈招呼大家进入陵殿的东前厅，祂自己则单独进入西前厅。

第二天，这些人都受邀在阿卡城参加午宴。宴毕，他们来到巴吉宅邸和巴哈欧拉陵殿。但是，阿博都-巴哈并没有在那里。祂必须独自到父亲尘世躯体安息的墓室，将额头贴在门槛上，释下心中的负担。

黄昏前后，巴哈伊在火车站集合，大量阿卡居民到场。阿

博都-巴哈正乘坐火车从海法赶来。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有许多阿卡和海法的社会名流。众人将阿博都-巴哈护送到了那座关押他多年的城里。

1914年1月21日，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在开罗逝世。这个噩耗让阿博都-巴哈哀恸万分。第二天他在家中说： 404

……不论我们如何安慰自己，皆无济于事。这是多么优秀的一个人啊，所有人的心都被他吸引！在亚历山大，每当我心情沮丧，便去找他，忧郁就会马上消失。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从不心怀欺骗与报复。²²⁷

在巴哈伊信仰的历史上，还从未记载过任何在学识上堪比米尔扎·阿布-法德勒的人。除了学识渊博，他还具有罕见的超脱和谦卑。伊莎贝尔·弗雷泽曾在雷姆莱经常与米尔扎·阿布-法德勒见面，她在后者去世后写道：

……他博览群书，却丝毫没有“书呆子气”……与美国客人见面时，他表露出来的高贵和震撼力，与他在同博学的谢赫讨论《古兰经》时无二。他经常以玩笑结束谈话，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能够让客人感到轻松自在。他像孩童般安详，从不急躁。他总有足够的时间，让上帝安排他所在的地方充满愉悦……

有一天我在他家。当时大约有二十位谢赫从亚历山大前来拜访他。其中有一个人好像是领袖，学识出众且穿着华丽，此人骄傲地宣称，他曾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接受教育，现在是亚历山大一家杂志社的编辑，他是前来采访米尔扎·阿布-法德勒的。大家全神贯注地聆听米尔扎·阿布-法德勒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演讲不时穿插着笑话，他敏锐的眼睛扫过众人，看看大家是否明白他的观点…… 405

突然间，阿博都-巴哈出现了。米尔扎·阿布-法德勒面朝门口，而余者背朝门口，因此我们没有看到阿

博都-巴哈。沉寂片刻后，米尔扎·阿布-法德勒俯首行礼，整个态度发生了改变。他立刻变成了一个恭敬和谦卑的仆人。他赶紧给阿博都-巴哈准备一把椅子，低声回答正在讨论的话题……²²⁸

1914年上半年，东西方的朝觐者纷纷涌至阿博都-巴哈的门庭。此外，祂还不断接见各种不同的人群。2月15日，叙利亚新教学院校长霍华德·布利斯博士拜访了阿博都-巴哈。22日，一群英国游客拜访了祂。另有一天，当时祂正在口授书简，两个见面就眼红的阿拉伯人相继来见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向他们讲述了一些故事，逗得他们开怀大笑。接着祂说，祂的家是和平与愉悦、欢笑与欣喜之家，他们走出这个家门时，心中不应该再有仇恨。祂离开他们一会儿，回来时带了一些糖果和波斯丝质手帕，每人送一条，作为他们彼此结谊的象征。他们意识到，那天早上是上帝指引他们来到阿博都-巴哈的家门前，于是他们充满喜悦和欢笑地离开了。

但是阿博都-巴哈异常疲劳，领导重担几乎不堪承受。正是在这几个月里，祂写下了如下书简：

朋友们啊！我离开你们的日子即将到来。我已经做了所有力所能及之事，我已经倾尽全力服务巴哈欧拉的圣道。我已在有生之年，夜以继日地工作。我多么渴望看到那些受钟爱者挺身肩负起圣道的责任啊！现在就



图九 在海法的寓所外签署一份书简

是宣扬巴哈天国的时刻！现在就是爱与团结的时刻！现在就是上帝所爱者灵性和谐的日子！我已经耗尽了身体的力量，如今支撑我精神的是对巴哈子民团结佳音的期盼。我侧耳向四方倾听，期望听到笃信者的聚会中吟诵爱与友谊之歌。我的尘世日子所剩无几，除了这个愿望，再不求其他喜悦。我多么祈望看到朋友们团结在一起啊！就像一串闪烁的珍珠、一个灿烂的星座，就像同一个太阳的光辉、同一片草地上的羚羊。

神秘夜莺正在啼鸣，难道他们没听到吗？天堂之鸟正在歌唱，难道他们都无动于衷吗？阿卜哈的天使正在召唤，难道他们都充耳不闻吗？圣约先驱正在恳求，难道他们不听从吗？

啊！我正在等待，等待听到一个喜悦的佳音，即信徒们都成为了忠贞与真诚的象征，爱与和睦的化身，团结与和谐的真实体现。他们能否愉悦我的心灵？他们能否满足我的渴望？他们能否实现我的愿望？他们能否成全我的渴求？他们能否听从我的呼唤？

我在等待，耐心地等待。²²⁹

有一段时间，阿博都-巴哈不再允许朝觐者到来。6月29日，阿博都-巴哈指示所有朝觐者离开圣地。他说：“这是告别的日子。最难消受是分离。阿拉伯诗人说：‘我与所爱者团聚的日子如此稀少，甫相见即分离。’确实，我是深深地哀伤，但是我不向你们道别，因为我们心灵完全相通，灵魂之间存在团结与一致。我们之间没有分离。在物质的世界里，才有所谓的近远。在精神和灵魂的世界，只有团结，永远没有分离。心灵可以感受到团结。眼睛所见，可以触动心灵。当与朋友心灵相通，便不再有分离，特别是当你在为上帝圣道服务……”²³⁰

407

阿博都-巴哈指示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纳赫贾瓦尼和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祂欧美之行的忠实随从和伴侣），

分别前往高加索和印度。^①伊莫金·霍格则奉命前往直利。

阿博都-巴哈知道，祂所预言的那场风暴即将在欧洲和整个世界爆发。

1914年过半，法里德博士的叛逆已然公开化，因此西方的巴哈伊必须受到保护。法里德旅行欧洲向阿博都-巴哈发出了挑战，并在抵达前便事先通告，好让人们为他安排聚会。在伦敦，国王秤量房被预订，也做了聚会的宣传。当时正值夏天，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并不在伦敦。然而，幸得卢图福拉·哈基姆博士及时干涉，才阻止了法里德的演说。这次事件让一些巴哈伊极度动摇，还有一些背离了信仰。正是在安妮·甘布尔的家中，大家做出了干涉决定，从而挽救了这个社团。在此过程中，安妮·甘布尔展示出了坚实的力量。乔治·拉蒂默和查尔斯·梅森·里米也亲历了此事，二人当时应阿博都-巴哈的吩咐，从美国到欧洲；在巴黎待了三个月后，他们到了伦敦，后来接着去了荷兰和德国。

408 7月中旬，阿博都-巴哈指示当时正在海法的哈比布拉·胡达巴希（现在的穆艾亚德博士，当时刚从叙利亚新教学院的医科毕业）和阿齐祖拉·巴哈杜尔（当时仍是学生）立刻赶往欧洲，阻止法里德的活动。他们在斯图加特时，一战爆发了，于是阿博都-巴哈召他们返回海法，同时要求乔治·拉蒂默和查尔斯·梅森·里米一路陪同。他们于9月28日抵达亚历山大，10月5日到达海法。

劳拉和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尼启程前往美国。希瓦利埃夫人在美国非常活跃，充当法里德博士的密使。

但是就像其他叛约者一样，法里德的努力皆付诸东流。致使他走向堕落的根由，是对金钱的贪婪。他曾多次以各种借口向巴哈伊，尤其是一些富有的美国信徒，比如赫斯特夫人和帕森斯夫人索要金钱。他曾私下对一些巴哈伊说，阿博都-巴哈需

① 笔者仍清晰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浦那会见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的情景。

要钱，但是正如他们看到的那样，阿博都-巴哈不会公开接受他们的钱，不过如果他们愿意把钱给他，他不久之后就会让阿博都-巴哈收到。他还向其他一些信徒索要金钱，称要在卡尔迈勒山上建造一座医院。这些行为在美国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阿博都-巴哈默默地忍受着，当祂启程赴欧洲时，便将法里德从随从名单中剔除。1914年法里德针对阿博都-巴哈本人进行影射和指责，这类背叛在巴哈伊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闻。但是，他的忘恩负义行径尤其可憎，因为正是阿博都-巴哈从小就教育他，还让他去美国的大学完成学业。

法里德的父亲米尔扎·阿萨杜拉从圣地赶往伦敦，试图阻止儿子的活动。可是，他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站在了儿子的那边。法里德的妹夫悉尼·斯普拉格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直到1927年，斯普拉格才意识到自己误入歧途有多远，于是重归信仰，并前往南美传导，后来回到美国不久便去世了。但是法里德博士却在歧途上走到悲惨的尽头。^①

409

战争已经蔓延到了欧洲，土耳其即将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轴心国阵营。尽管在过去三年，土耳其在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和巴尔干半岛不断遭受挫败，但是它的统治者，即青年土耳其党，尤其是三位首领——安瓦尔帕夏、塔拉特帕夏和贾迈勒帕夏，迫使土耳其接受了另一场力量的考验，且其结局非常危险和不确定。1914年10月底，无法挽回的决定形成了。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俄国、英国和法国不得不向土耳其宣战。接下来，土耳其在11月14日宣布发动圣战。而土耳其的宣战，则是那些掌控着奥斯曼帝国命运的鲁莽之人迫使哈里发和苏丹，即穆罕默德五世做出的。

随着土耳其加入战争，中东地区被卷进了新的混乱之中，阿博都-巴哈也被新的危机所包围。

① 他于1953年去世。

第二十二章 战乱之年

奥斯曼帝国从来不乏制造颠覆活动的臣民，这些臣民也因自己的叛逆行为遭受了相应的惩罚。远溯16世纪，在苏丹谢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绰号“冷酷”）统治期间，由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什叶派支持谢里姆的对手，即沙阿伊斯梅尔一世（伊朗萨非王朝的统治者），上千人遭到集体屠杀。往后多年，希腊人、斯拉夫人、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曾奋起反抗，也遭到严酷镇压，但皆终获自由。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独裁统治被推翻，新希望又燃起来，可很快又被青年土耳其党浇灭。

土耳其参战数个星期后，英军占领了巴士拉港口，废黜了埃及总督，宣布埃及为受保护国，并且实施了对奥斯曼帝国未来影响深远的政策。奥斯曼帝国的最大的少数民族阿拉伯人，早已流露出不服的姿态，因此在大马士革的贾迈勒帕夏的铁腕下要狠狠报复土耳其。尽管叛乱，特别是麦加谢里夫的叛乱仍未出现，但是反叛征象已经显露，且土耳其人疑心已起。很明显，从伊斯坦布尔所发起的圣战（吉哈德）不会得到响应，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除了少数之外都不会理会，甚至会毫不迟疑地与土耳其人作战。

411 在圣地，到处都是奸细，政府当局不断增加镇压力度。恐怖像传染病般弥漫在民众中间。人们心中的恐惧，就像英国和法国在第二次大战爆发前所感受的一样，害怕战争一爆发，所有城镇都会夷为平地。敌人的战舰轰炸了阿卡和海法之间的铁路桥梁。当时有一颗炮弹落在里兹万花园，幸好没有爆炸。有

一天，海上风平浪静，在艳阳高照之下，海岸远处的岩石被误以为是战舰，阿卡的居民惶恐地大量逃亡。

在此情势下，阿博都-巴哈决定将巴哈伊迁移，远离身边那些歇斯底里的官员和人群，暂居在阿卡东边的阿布-锡南村，那是一个德鲁兹人村庄。阿博都-巴哈与一名侍从仍住在阿卡城，偶尔去阿布-锡南村小住一两天。德鲁兹人首领谢赫·萨利赫让出自己的房子供阿博都-巴哈住，他的家眷也住在那里。其他巴哈伊则住在村民家中。以前，巴哈欧拉曾在加利利山脚与这些友善的人们居住了三个月之久，他在谢赫·马兹鲁克家中住过的那间房，一直空着无人住。

哈比布拉·胡达巴希医生（穆艾亚德医生）在阿布-锡南村开设了一间诊所。很快，巴哈伊社团之外的人群也来求诊。他们都受到了平等的治疗，并根据自身的能力付费。大多数人都是免费医疗。穆艾亚德医生也替病人动手术，卢阿·格青杰担任助手。巴迪·博什鲁伊是叙利亚新教学院的毕业生，他在紧邻诊所的房子开设了一所学校，为巴哈伊学童提供教育。在这座偏僻的山村，生活自然是相当原始。在卡尔迈勒山，朝觐者之家的唯一看管人，就是资深巴哈伊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

412

1915年1月19日，米尔扎·法德鲁拉汗·巴南从设拉子抵达海法，带来了设拉子巴哈伊捐献的物品。在他到来之前，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与外界产生联系了。巴南^①的旅程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因为他必须经由印度进入海法。能够成功抵达目的地，实属不易。

战争期间，有一位名叫哈吉·莱麦丹的年长的阿拉伯籍巴哈伊，历尽危险终于抵达德黑兰。他在这场艰险的旅程中徒步行走了四十五天，带去了阿博都-巴哈的书简，然后带着黄金和信件返回。当他第二次尝试同样壮举时，却未能抵达目的地，

① 巴南最近才逝世。据笔者所知，他没有留下此次非凡旅程的全部记录。

且音信杳然。

1915年初，第四军团司令贾迈勒帕夏登台了，其任务是将英军逐出埃及并占领苏伊士运河。他的到来开启了一段恐怖的统治。整个叙利亚，包括圣地在内，都在他的军事统治之下。1915年全年直至1916年，他不断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送上他的军事法庭，有三十四人遭受处决，更多人被驱逐出境。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同党长期不得人心，苟且偷生，如今他们找到了新的机会谋害阿博都-巴哈。他们在贾迈勒帕夏面前捏造故事，马吉德丁污蔑说阿博都-巴哈对团结进步委员会怀有敌意。这些叛约者还将一顶巴哈欧拉使用过的帐篷交给贾迈勒帕夏。他们说阿博都-巴哈曾在这顶帐篷下说过，“至大和平的代表”将在此帐篷下集合。²³¹为了制造混乱，叛约者散布谣言说，军统政府已经将阿博都-巴哈放逐大马士革。

贾迈勒帕夏在阿卡附近扎营时，告诉省督自己要即刻与阿博都-巴哈会面。阿博都-巴哈于是骑驴到了军营。贾迈勒帕夏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但说他是一个宗教搅局者，这就是他过去被囚禁的原因。巧合的是，在阿卜杜勒-哈密德统治时期，贾迈勒帕夏本人被称作政治搅局者。于是阿博都-巴哈回答说，搅局者分为两种：政治和宗教搅局者。然后他指着傲慢的帕夏说，迄今为止，政治搅局者尚未造成任何破坏，相信宗教搅局者也不会。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记录了阿博都-巴哈与贾迈勒帕夏的另一次会面。该故事由阿博都-巴哈的女婿米尔扎·贾迈勒讲述：

1916年初，一天早上约七点钟，阿博都-巴哈吩咐我传召他忠诚的马夫。“告诉伊斯凡迪亚尔备好马车，你和霍斯劳在半个小时内准备好，陪我去拿撒勒。”我们遵从了命令。在约定之时，阿博都-巴哈在霍斯劳和我的陪同下离开了海法。当时阿博都-巴哈的身体并不好，可以从他那福佑脸上的倦容明显看出来。然而，驻叙利亚

和巴勒斯坦前线的总司令当时正在拿撒勒，阿博都-巴哈决定去那里拜会他。因此，尽管身体劳累且虚弱，备受仰爱者还是启程了……

阿博都-巴哈……在晚上七点抵达拿撒勒，住在日耳曼宾馆。

第二天，教长受拿撒勒镇一位名流的邀请赴午餐，此人属于法胡姆家族。同时受邀的还有贾迈勒帕夏和将近两百名作战指挥官。教长于下午一点入席，四点离席。

414

在那几小时里，阿博都-巴哈用土耳其语讲述了哲学和科学的话题，以及天国的教义。祂演说情绪之激昂，使得全部客人都停止进餐，聆听祂受福佑的话语。

……贾迈勒帕夏因误听谰言而将教长视为最大的敌人，因而在初次见面时并没有给予祂相应的尊敬。现在，他听到了教长的谈吐是那么广博且富有智慧，于是态度大大改变，变得非常客气。当教长起身离席时，他恭敬地起身搀扶教长，将祂领进接待室，并让祂舒适地坐下。

阿博都-巴哈回答了许多问题，针对大量话题给出了真知灼见。最后，祂起身向主人道别。贾迈勒帕夏陪同教长走出房子，并走下台阶。若不是教长客气地表示感谢并请他留步，对方还打算送得更远。要知道，这位贾迈勒帕夏从来不会起身向任何人致敬……阿博都-巴哈非常疲惫，当晚就留宿在拿撒勒的日耳曼宾馆……²³²

然而，叛约者的不断污蔑陷害终究起了作用。贾迈勒帕夏称，等他凯旋归来时要把阿博都-巴哈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当他归来时，收获的却是一场惨败，他备受羞辱地逃跑了，根本没有时间兑现他的恐吓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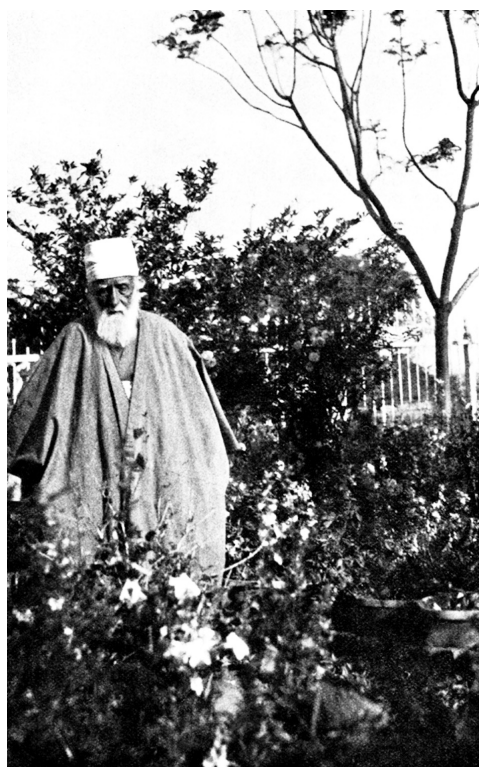
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阿博都-巴哈有一天说，若非叛约

415

者的阴谋活动，祂本可以召集圣地的一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领袖，规劝他们协同努力，阻止混乱的发生。可惜，叛约者的行径破坏了这项计划。

1915年最初几个月，由于活动停滞加之隔离加重，阿博都-巴哈表示，祂真希望去印度，那里的人们殷切希望祂的到访。祂说，无所事事反而会削弱祂的健康。虽然朝觐者无法再来，通信也几乎中断，阿博都-巴哈却转而忙于处理当地事务。很快，为巴哈伊社团和其他贫困人群种植和供应粮食的任务就摆在了祂的面前。奥斯曼君主的治理无力和苛捐杂税，逐渐让民众陷入了近乎饥荒的地步。

无论生活多么悠闲或辛劳，阿博都-巴哈总是保持着幽默感。一只猫在祂椅旁的咕噜声也会令祂欢笑。祂说，这只猫如此快乐、自在且毫无畏惧。街上站着一头驴，也会让祂记起在美国看不到驴子，同时想起在巴黎动物园看到的一只北极熊。祂说人们都盯着北极熊看，北极熊也看着人们，好像在说：“我怎么跟这些家伙纠缠不清？”有个人提着一只篮子，经过阿博都-巴哈在海法的寓所，看到祂时，便立刻放下篮子说，他找不到搬运



图十 在巴哈欧拉陵殿的花园中

工，只好自己动手。阿博都-巴哈后来说，任何人从事有用的工作，都不应该感到羞耻。有人写信询问阿博都-巴哈在哪里，阿博都-巴哈笑着回答在炮口前。

战争的热度逐渐减退，尽管阿卡和海法的生活仍未恢复正常，但是日子相比过去总算是平静些。阿博都-巴哈认为巴

哈伊现在可以回归家园了。早先，在其他西方巴哈伊都离开圣地后，伊迪丝·桑德森留了下来，搬到了阿布-锡南村，后来在1915年1月离开了村庄。早在1915年5月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之前，她就得到了一张意大利轮船的船票。5月5日，巴哈伊居住在阿布-锡南村的日子结束。那一天，一个装有巴孛和巴哈欧拉画像的盒子（通常保存在至大圣叶的房间）被巴迪·博什鲁伊和穆艾亚德医生带回海法。十天后，这位已经贡献卓越服务的医生取道巴格达到波斯。在波斯，巴哈伊仍处在迫害之中，那里传来了一个教友殉道的消息，一位博爱而可敬的巴哈伊传导师，即谢赫·阿里-阿克巴尔-古查尼（他曾在高加索和印度做过杰出服务）在家乡集市上购物时遭到枪杀。阿博都-巴哈向马什哈德的一位巴哈伊拍发电报：“但愿我的生命能够献给阿里-阿克巴尔。我一切安好。阿巴斯。”

战争期间，伊朗的处境非常凄惨，没有一个交战国理会它宣布的中立立场。民众积极拥护不同阵营，其中大多数偏向土耳其和德国。国内充斥着德国、土耳其、俄国和英国的情报员；俄国和土耳其在伊朗北部和西北地区开战，双方都获得了伊朗民众相当程度的支援。1915年8月，英军占领了布什尔港口，紧接着于1916年3月派遣一个小部队登陆阿巴斯港，并在准将珀西·赛克斯爵士的指挥下，长驱直入克尔曼、亚兹德和伊斯法罕，最后于11月抵达设拉子。中央政府软弱无能，土匪和强盗只要不惹到交战国，就能在大道和商旅路线上横行霸道。阿博都-巴哈早已预见到了这些悲痛的事件，并曾在巴黎向国人提醒过。巴哈伊在此过程中也遭遇了灾祸，对于他们来说，悲剧总是如影随形，他们很容易受人伤害，有人借他们发泄怒气。靠近卡尚的纳拉格镇，有一位著名的巴哈伊商人米尔扎·法德鲁拉（即穆阿维努·图贾尔），其殉道就是例证。在苏丹阿巴德（现今的阿拉克），一家七口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惨遭灭门。

417

随着巴哈伊返回海法，阿博都-巴哈的家中又恢复了每周

一次的聚会。1915年下半年，《忠信群英传》的手稿成形。这些关于早期信徒的传记写得极为流畅和清晰，生动而感人。信徒的轶事都是阿博都-巴哈在聚会时所讲述的，每一则故事都是闪闪发光的珍珠，无与伦比。祂追述了七十九个人的故事，其中大部分是随巴哈欧拉一起被放逐至阿卡的人，其他还包括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瓦基勒-道莱（阿什哈巴德灵曦堂的建造者）及其兄弟哈吉·米尔扎-阿里。巴孛时期的一颗闪耀明星塔希丽，她的名字也赫然在列。阿博都-巴哈的这些演讲被编撰成书，于1924年在海法出版，书名为《忠信群英传》。

在此期间，还有一本薄册子问世，即《十九篇讲稿》，它讲述了巴孛及其两位先驱（谢赫·艾哈迈德-艾哈萨伊和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的生平。这些文章是由艾哈迈德·苏赫拉布在阿博都-巴哈的指导下写成，以供卡尔迈勒山朝觐者之家举行的巴哈伊青年聚会使用。阿博都-巴哈亲自修改了讲稿。1919年，⁴¹⁸《十九篇讲稿》另加一篇阿迦·穆罕默德·穆斯塔法-巴格达迪^①（他曾在年幼时随父亲谢赫·穆罕默德-谢卜勒到波斯，同行的还有塔希丽）所撰写的短篇传记，在谢赫·穆尤丁-库尔迪（米尔扎·阿布-法德勒的高足）的努力下，在开罗得以出版。

战祸连年，奥斯曼政权对百姓百般蹂躏，恶政不断，是时又偏逢蝗灾，更加重了粮食的匮乏和民生的苦痛。此时，阿博都-巴哈挺身而出，决心减轻民众的苦难。约旦河谷、远处的萨姆拉赫和阿达西耶，以及加利利海岸（太巴列湖）都有土地，可供阿博都-巴哈种植粮食。这些地产中，有些是随巴哈欧拉和巴孛陵殿捐赠的。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巴哈欧拉忠诚的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们在加利利海北岸的努加伊布拥有土地，那里也是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的安息地。

^① 其子齐亚·巴格达迪博士，长达三十年里，一直是美国巴哈伊社团著名和备受仰爱的人物，逝于1937年。

从前，阿博都-巴哈为了避开海边潮湿的气候，经常会到太巴列湖居住。但是到了夏天，太巴列湖和周围低洼地带便灼热难耐。在气候恢复正常之前，阿博都-巴哈须在太巴列湖逗留几日，甚至几个星期。祂运送到阿卡的小麦交由萨基尼·苏丹²³³处理，祂极其信任这位女士。伊斯兰历1336年10月15日（公历1918年7月26日），阿博都-巴哈致信这位女士说，由于天气太过炎热，已经影响到自己的呼吸，因此不得不返回太巴列湖。如果祂在太巴列湖能够获得调息，则会留到麦子全部收完时，否则就回到阿卡和海法。祂暂时送一些小麦过去，按照附送的名单分配。祂还表示，物价较之去年上涨了很多，超过三倍之多，运费也涨了两三倍。祂也指出了骆驼缺乏的问题，如果能有骆驼，就可以运送更多的小麦。在另一封书简中，阿博都-巴哈告诉萨基尼·苏丹，将两凯勒^①的小麦送给阿迦·贾姆希德；祂还表达了自己渴望拜谒巴哈欧拉陵殿的愿望，可是祂事务繁忙，根本无法抽身。

419

阿博都-巴哈写给萨基尼·苏丹的书信，大部分都是有关小麦的分发事宜，也就是名单上每个人应得多少份量。以下这份清单足以说明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紧迫：

	拉特勒 ^②
邻居家的女儿	25
阿卜杜勒-拉赫曼（艾哈迈德·埃芬迪之子）	30
汉纳的妻子	15
胖女人	25
拉菲	25
	120

不管在战前或战后，虽然阿博都-巴哈的餐桌上总是为宾客摆上美味的菜肴，有时甚至还亲自下厨，但是祂自己的饮食非常简单。祂只吃少量的肉，也很少有水果吃。祂更偏好牛奶、

① 谷物的度量单位。

② 在叙利亚，一拉特勒相当于五磅。

奶酪和调味香草，比如薄荷、蒿菜和紫苏。

420 战争愈演愈烈。英印军队正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向前推进。尽管他们在1916年4月在库特伊马拉遭受重创，但是他们很快站稳阵脚，并在1917年3月占领了巴格达。一个月后，美国向德国宣战。此时的圣地几乎陷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守基·阿芬第追述了阿博都-巴哈所处的那段日子：

看到人类因不理祂发出的召唤、漠视祂提出的警告而导致的杀戮场面，祂的灵魂痛苦不堪。从少年时代开始，祂便因为父亲的圣道、为了服务父亲的圣道而英勇地历经磨难与沧桑；而今，在原来的重荷之上又增添了忧患与悲伤。

这段阴暗的岁月不禁让人想起阿博都-巴哈被囚禁于阿卡监狱城堡那段最危险时期所遭受的痛苦。然而，不论是待在父亲的陵殿附近，还是住在自己在阿卡的房间里，抑或站在卡尔迈勒山上巴孛陵殿的荫庇下，阿博都-巴哈都无不受到触动，再次也是平生最后一次将特别恩宠赐予北美的信徒社团。这一特别恩宠的重要标志是，祂在自己尘世圣职行将结束前夕，启示了神圣计划书简，授予北美巴哈伊社团一个世界性的使命。这个使命的全部意义，甚至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显露。迄今显露的意义尽管仍属起步阶段，但已极大地丰富了巴哈伊第一个世纪的灵性历史和教务管理历史。²³⁴

神圣计划书简共计十四篇，分为两个不同时期启示：八篇于1916年启示，六篇于1917年启示。²³⁵它们依次如下：

421 （一）1916年3月26日星期天早上于巴吉宅邸阿博都-巴哈的房间启示给美国缅因、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罗得岛、康涅狄格、佛蒙特、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纽约等东北九州的巴哈伊。

(二) 1916年3月27日星期一早上于毗邻巴哈欧拉陵殿的花园启示给美国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乔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田纳西、肯塔基、路易斯安那、阿肯色、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等南部十六州的巴哈伊。

(三) 1916年3月29日星期三早上于巴吉宅邸外启示给美国密歇根、威斯康星、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俄亥俄、明尼苏达、艾奥瓦、密苏里、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等中部十二州的巴哈伊。

(四) 1916年4月1日星期六早上于巴吉宅邸阿博都-巴哈的房间启示给美国新墨西哥、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内华达、加利福尼亚、怀俄明、犹他、蒙大拿、爱达荷、俄勒冈、华盛顿等西部十一州的巴哈伊。

(五) 1916年4月5日星期三早上于毗邻巴哈欧拉陵殿的花园启示给加拿大纽芬兰、爱德华王子岛、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魁北克、萨斯喀彻温、马尼托巴、安大略、艾伯塔、不列颠哥伦比亚、育空、马更些、基韦廷、昂加瓦、富兰克林岛等省的巴哈伊以及格陵兰的巴哈伊。

(六) 1916年4月8日星期六早上于巴哈欧拉陵殿外的花园启示给美国与加拿大的巴哈伊。

(七) 1916年4月11日星期二早上于巴吉宅邸阿博都-巴哈的房间启示给美国与加拿大的巴哈伊。

(八) 1916年4月19日星期三早上于巴吉宅邸阿博都-巴哈的房间、4月20日于巴吉宅邸朝觐者接待室、4月22日于毗邻巴哈欧拉陵殿的花园启示给美国与加拿大的巴哈伊。

422

(九) 1917年2月2日星期五早上于海法阿博都-巴哈宅邸伊斯梅尔·阿迦的房间启示给美国缅因、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罗得岛、康涅狄格、佛蒙特、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纽约等东北九州的巴哈伊。

(十) 1917年2月3日星期六早上于海法伊斯梅尔·阿迦的

房间启示给美国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乔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田纳西、肯塔基、路易斯安那、阿肯色、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等南部十六州的巴哈伊。

（十一）1917年2月8日星期四上午于阿卡阿布德宅邸巴哈欧拉的房间启示给美国密歇根、威斯康星、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俄亥俄、明尼苏达、艾奥瓦、密苏里、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等中部十二州的巴哈伊。

（十二）1917年2月15日星期四晚上于阿卡阿布德宅邸巴哈欧拉的房间启示给美国新墨西哥、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内华达、加利福尼亚、怀俄明、犹他、蒙大拿、爱达荷、俄勒冈、华盛顿等西部十一州的巴哈伊。

（十三）1917年2月21日星期三早上于阿卡阿布德宅邸巴哈欧拉的房间启示给加拿大——纽芬兰、爱德华王子岛、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魁北克、萨斯喀彻温、马尼托巴、安大略、艾伯塔、不列颠哥伦比亚、育空、马更些、基韦廷、昂加瓦、富兰克林岛——和格陵兰的巴哈伊。

（十四）1917年3月8日星期四下午于海法阿博都-巴哈宅邸的避暑小屋（伊斯梅尔·阿迦的房间）启示给美国与加拿大的巴哈伊。

1916年的八篇书简启示于3月26日到4月22日之间，那是巴哈伊备受福佑的一段时间，因为正好是在诺鲁孜节（巴哈伊新年）和里兹万节（巴哈欧拉宣示纪念日）之间。这八篇书简中，有五篇是阿博都-巴哈首次向美国和加拿大五大地区发出的信息，尽管这些地区已经闻知巴哈欧拉的信仰“长达约二十三年之久……但是还没有转化成充分的行动”；还有三篇向所有巴哈伊发出的书简，记录了阿博都-巴哈的“训令”，即“愿上帝圣道的圣名能借你们传遍东方与西方，万军之主的王国莅临的佳音能借你们响彻全球五大洲”。

后三篇书简中，第一篇（开篇为“蒙福的灵魂们啊”）指

明了要将精力集中在西半球的哪些地区、国家和岛屿。第二篇（开篇为“美洲真正的巴哈伊啊”）号召巴哈伊要放眼“世界其他各洲”——“（将天启）远播欧、亚、非、澳诸洲以及遥远的太平洋诸岛”。祂向信徒们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哪怕徒步而行，哪怕身无分文，我都愿前去这些地方”——然而“可悲的是，现在……不可能”。祂鼓励信徒们，“要千倍地努力”，因为“你们的奋斗范围……越广泛，神圣辅助的迹象就越显著”。第三篇（开篇为“巴哈欧拉的使徒们啊！愿我的生命奉献给你们！”）向万军之主巴哈欧拉的“天军”发出了震撼灵魂的召唤，并告诉他们要达至这个“崇高地位”所需的三个条件。这篇书简如此重要和富有力量，本书附录二引用了书简全文。

1917年的六篇书简扩展和强化了阿博都-巴哈针对美国和加拿大五个地区的指引，最后以一篇致全体巴哈伊的书简（开篇为“天堂的灵魂、天国的儿女们啊”）作为结束，这篇书简对聚集核心的本质做出了非凡的阐释。祂指出，与“神圣宗教”的聚集核心相比，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和知识的聚集核心便“如同儿戏”。祂还再次呼吁巴哈伊旅行遍及整个西半球。

在五篇致五个地区和四篇致全体巴哈伊的书简的末尾，阿博都-巴哈启示了一些优美且有力的祷文，不断给巴哈伊以鼓舞、指导和安慰，不管他们身在何处。在这些书简中，祂用无与伦比的文字描述了巴哈伊教师应该具备的品质，他们“须神圣高贵、容光焕发”，“……动机须端正，心灵须独立，精神须专注，思想须平和，决心须坚定，胸襟须豁达，须借热爱上帝而成为闪耀的火炬”。祂还向各个地区，比如巴拿马、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各种人群，比如美洲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特别是美洲信徒以及所有在这个日子起身为巴哈欧拉教义而服务的人们，做出了美好的承诺：

“大地会为上帝的光明所照亮。那光明就是大同之

光。”

“这是至伟功业！如果你们在此工作中得到确认，这个世界就会变成另一个世界，地球表面就会变成迷人天堂。永恒机构就会得以建立。”

“现在，你们的确认还未被认识和理解……我希望在不久后，地球的支柱能够传来强烈的回响。”

阿博都-巴哈在这些书简中总共点名了大约一百二十个地区和岛屿，呼吁将巴哈欧拉的启示带到这些地方去。在祂发出这些书简时，只有三十五个国家有巴哈伊信徒。这些书简立刻得到了忠诚信徒的积极反应，但是在“系统而热情地”“宣告人类世界的一体性”之前，必须建立一套教务管理体制，以作为集体传导的工具。阿博都-巴哈去世后，信仰的圣护挑起了这项沉重的工作，呕心沥血十六载。1937年，美国巴哈伊社团发起了第一个七年计划，开启了神圣计划书简的第一阶段工作。此后，所有大洲都开展了一些小范围的传导计划，以及连续两次全体巴哈伊皆参加的世界性传导计划，所有这些活动都展现了阿博都-巴哈在那些悲痛和压迫岁月里构思出来的神圣计划的潜能。然而，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这些神圣书简就相当于阿博都-巴哈为巴哈欧拉信仰在本天启周期内传导所制定的方针路线。^①

1917年12月9日，艾伦比将军率军进入耶路撒冷。现在看来，奥斯曼帝国统治圣地的日子行将结束。但是，阿博都-巴哈的生命仍处在危险之中。一些人极力帮助阿博都-巴哈远避危险，让我们听听这些话吧。第一个是布洛姆菲尔德夫人：

1918年的春天，我被一份电话留言弄得心神不宁，其中说道：“阿博都-巴哈处境很危险，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留言来源相当可靠，事不宜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挽救教长。

^① 以上段落中的引文皆出自《神圣计划书简集》（见参考书目）。

我立刻去找拉明顿勋爵。他很同情阿博都-巴哈，也深知后果的严重性，而且了解“立即行动”所需要的“繁文缛节”，而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无比宝贵。

拉明顿勋爵立即致信外交部，解释了阿博都-巴哈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为真正和平与数千人灵性福祉所做的工作。借助拉明顿勋爵的影响力和及时帮助，这封紧急信件很快到了鲍尔弗勋爵^①的手上。

426

就在当晚，艾伦比将军收到了一封电报，指示他“在军队进驻海法时，要保护阿博都-巴哈、他的家人与朋友的安全”。

如此，一个可怕的悲剧就此避过了，这都是因为拉明顿勋爵的理解和迅速行动，还有鲍尔弗勋爵和他在伦敦内阁同僚的力量，以及在土耳其的图德-波尔少校的虔诚、高效和果断，因为当时海法仍处在土耳其人的掌控之下。

这些人对教长的相助激起了土耳其人的愤怒，他们扬言要将教长及其全部家人钉在卡尔迈勒山的十字架上。

艾伦比将军出乎意料地提前数天占领了海法，随后向伦敦致电。这封电报让每个人惊喜万分，尤其是全世界的巴哈伊心中充满了对全能保护者的深深感激。

电报的内容如下：“今日已占领巴勒斯坦。告知全世界阿博都-巴哈平安。”²³⁶

图德-波尔少校写道：

大约在1918年早春，我开始非常忧虑阿博都-巴哈在海法的安全，以及他在那里的家人和信徒。1917年12月攻打耶路撒冷时，我因负伤暂时离开了前线，转而被调到情报部门，最初在开罗，接着前往路德、雅法和耶路撒

^① 即阿瑟·鲍尔弗阁下，时任外交部秘书。

冷……

427

我们在雅法附近建造了一个前进营地，准备向海法以及北部推进。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人员和弹药不足，英军的推进一直延迟到1918年夏天。

与此同时，我得到消息称，阿博都-巴哈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我努力引起相关情报工作人员对此事的关注……我还将此事汇报了我的上司阿瑟·莫尼将军（他是被占领敌区的行政长官）……

这个时候，我有幸结识一位官员，他在伦敦有着广泛的社交和政治关系。多亏他的好意和关注，我得以将一封信通过他呈递至英国的外交部。

在英国的巴哈伊圣道的朋友们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条与伦敦的统治者直接联系的渠道。

借此，鲍尔弗勋爵、寇松勋爵和其他内阁成员都得知了海法情势危急。在此紧要关头，拉明顿勋爵的影响力转化成了极大的帮助。最终，这番努力终于有了成效，外交部发出急件，指示艾伦比将军在英军占领海法时，必须确保阿博都-巴哈及其家人和侍从的安全。

在开罗的时候，这封急件经我的手发往了在路德的军队司令部……情报部门接到命令后进行紧急调查。调查任务及时传达到了在开罗萨沃伊宾馆的情报总部，最终（别处调查无果）由我执行命令。于是，艾伦比将军便知道了有关阿博都-巴哈的详细情况……以及祂作为教长领导的运动的历史。

428

艾伦比立刻向指挥海法行动的总司令发出指示：在进驻城市的时候，立刻派一名卫兵到阿博都-巴哈房子周围站岗，将来还要为祂的家人及其追随者派一名卫兵。同时知会敌军，如果这位伟大的波斯教长或祂的家人遭到杀害或伤害，他们便会遭到报复……

占领海法后，这些派驻守卫的指示都遵照执行，所

有死亡威胁和意外因此得到避免……

在此战事纷乱之际前往卡尔迈勒山上拜见教长，真是一次美妙的体验。即便在当时，那里依然是一处和平清静的避难所。

我清晰记得庄严而温柔的祂在花园里来回踱步，祂在当时整个物质世界的根基正在动摇之际，向我讲述永恒之真理。祂的周身透露出圣灵的神圣力量，似乎《旧约》时代的先知来到了这个战火纷飞的世界，为人类提供鼓舞和灵性指引。

海法被占领后不久发生的一两件事情尤其值得一提。

当英军从南方推进的时候，一个野战炮兵队被安置在紧邻卡尔迈勒山东南角的一座高地上，其目的是从卡尔迈勒山远程炮击海法。一些居住在卡尔迈勒山北坡的东方巴哈伊变得非常恐慌，他们找到阿博都-巴哈的住处，陈述了可能出现的悲惨后果。据当时的一位目击者描述（我赶到海法时，听此人讲述了这个故事），阿博都-巴哈安抚了信徒们的紧张情绪，叫他们静下来祈祷。接着，祂告诉所有人，大家都会平安无事，并且说英军的炮弹不会给海法和周边的人们带来死亡或伤害。事实证明，这些炮弹并不精准，他们只是从城市上空飞过，落进阿卡湾，并没有威胁。

429

在这段混乱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事值得言说，虽然我不能确定它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海法还没有失陷前，有一天，阿博都-巴哈在花园里和一些信徒讨论英军的战役。祂的预言与一般人的估计完全相反，祂认为海法以及坚壁高垒的阿卡（当时被认为坚不可摧）将会在几乎没有流血的情况下陷落。事实证明祂的预言是正确的。祂又说土耳其人将会向两名手无寸铁的英军士兵投降。我所收集的事实是这样的：

当我军攻陷海法后，前线就推进到了阿卡湾的一半处，前哨战就设在距阿卡仅四英里之遥的沙滩上。阿卡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据说当时里面有大量的土耳其士兵。一天大清早，两名英军士兵在夜里迷了路，来到了阿卡的城门口，他们误以为英军已经控制了阿卡。然而，土耳其的后方警卫队就在八小时前已秘密撤离了阿卡，市长看见英军士兵站在城门外，便下来向他们递交了城门钥匙，以示投降。但是据可靠消息称，这两个手无寸铁、沮丧不堪的英国大兵扔掉了钥匙，拔腿便往英军前线跑！²³⁷

430 9月23日，英军沿着海路逼近，绕过卡尔迈勒山的海岬，突然现身海法。市长和政要皆出城投降。英国司令官向海法市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阿博都-巴哈是否在城内？祂是否平安？”那时，阿博都-巴哈正安详地坐在家中前院，身边围着一群巴哈伊，他们紧张地等待着消息。一位印军摩托车警卫第一时间赶到了阿博都-巴哈的家门前。第二天晚上，耶路撒冷的市长亲自登门拜访。罗纳德·斯托尔斯中校（后来获封爵士）对阿博都-巴哈并不陌生，早在阿博都-巴哈囚禁在阿卡城时，两人便已相识。次日早晨（9月25日），他在返回耶路撒冷之前，再次会见了阿博都-巴哈。

第二十三章 圣职余年

431

战争尚有数周方结束，但圣地被隔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918年11月19日，图德-波尔少校来到海法，并在阿卡的阿布德宅拜见了阿博都-巴哈。这是战后圣地首次与外界的巴哈伊圈子产生联系。图德-波尔少校写道：

……教长正站在（楼梯）顶上，用祂一贯的甜蜜微笑和热切欢迎问候我。在长达七十四年的时间里，阿博都-巴哈都生活在悲剧和艰辛中，但是没有什么可以剥夺祂爽朗乐观的态度、祂的灵性洞察力以及强烈的幽默感。

祂比我七年前见到的样子稍微老了一些，比当年在英国的时候要更有活力，那时祂刚完成美洲之行，非常疲惫。祂的声音还是那样有力，祂的脚步雄健，祂的发须也比以前更加白……

……祂仍不时在阿卡监狱的房子住上几个星期，那座房舍现在已经成为祂的财产……

晚饭后，阿博都-巴哈带我来到了巴哈欧拉的花园陵殿，距城里约两英里……祂肃静地走到了陵殿前面，低头祈祷——祂戴着白色头巾，穿着灰色长袍，令人肃然起敬。

祂在陵殿入口处长跪在地，亲吻了通向内室的台

432

阶。祂表现出极大的谦卑，几乎无法用言语形容……

……接下来，为表敬意，我拜见了军事总督……

……我回到了那所牢房，并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我和教长共进了晚餐，并回答了祂有关新政府的问题。

接着，我睡在了阿博都-巴哈隔壁的房间里（以前属于巴哈欧拉）——这是一间很简陋的阁楼，铺着石板，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阿博都-巴哈依然广疏钱财，而自己却生活在贫困之中。

早餐之前，房子里满是前来接受清晨祝福的信徒。

我把世界各地的来信交给了阿博都-巴哈，祂花了一个上午口述了对这些信件的回复，好让我带回去。我送了祂一件波斯产的驼毛披风，这让祂很高兴，因为冬天已经来了，而祂把唯一的一件披风也送给了别人。我让祂保证无论如何都要将这件披风保留到这个冬天结束，我相信祂会恪守诺言的。

午饭时，我们再一次长谈，然后我准备起程，并接受了教长的祝福。祂让我代祂问候埃及、欧洲、英国和美洲的朋友们！

当我要离开阿卡返回海法时，我看见教长拄了一根拐杖，慢慢地穿过阿卡糟糕的贫民窟，去参加当地的和平庆典……祂那尊贵的身影凸显在人群中……²³⁸

与此同时，守基·阿芬第写信给伦敦的卢图福拉·哈基姆博士：

图德-波尔上尉（后升为少校）突然来到埃及，让我们又惊又喜……教长已在阿卡住一个半月，几乎每天都去巴哈欧拉的陵殿，感谢天佑美尊的恩典、照顾和保护……

我很高兴有幸在修完贝鲁特美国大学的人文与科学课程后，加入为教长服务的行列。我期盼着……你的来信，以及你为圣道服务的消息，因为将它们转告给教长，会令祂格外快乐、喜悦和坚强……²³⁹

在1920年春返回英国继续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求学之前，守基·阿芬第一一直担任阿博都-巴哈的秘书，并翻译致西方巴哈伊的书简。

劳拉和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尼是首批在战争结束后，从西方赶来的朝觐者。图德-波尔少校通过开罗的官方渠道，大大顺畅了他们的旅途。此后，他们去了美国。

当圣地脱离奥斯曼统治者之手后，帕森斯夫人即刻致信阿博都-巴哈，请求祂再次访问美国。在此数日之前（10月16日），利奥·佩龙夫妇的家中举办了一场灵宴会，大家建议恳求阿博都-巴哈再访美国。芝加哥地方灵理会觉得，这份恳求应该发自全体美国教友。最后在各地方灵理会的一致同意下，恳请书写成，并有一千多名教友签名。书文如下：

致我们敬爱的阿博都-巴哈：

我们是您在美国的谦卑仆人，我们欣喜地看到通信的大门终于敞开，愿上帝让它永远如此。

虽然我们微不足道，但还是恳求您，祈求您，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愿，将您福佑的脸庞转向我们，让西方所有的地区就如东方一般，都能因您的荣耀到来而倍受鼓舞。

以前，您曾用创造性的话语允诺我们，当朋友们的心团结一致时，您将再次访问美国。

我们的心无刻不在渴望您，仰赖您的爱与真正命谕。愿我们的强烈渴望，能够换取您的快速到来，届时，我们将以阿卜哈的神圣美名迎接您。²⁴⁰

1919年5月，阿博都-巴哈回信说，他们的团结和坚定像磁石一般吸引着祂去美国。在此之前，祂曾去电谈到，即将在纽约城麦卡尔平宾馆举办的大会应该是一场“圣约大会”，因为神圣计划书简将在这场大会上公布。战争期间，这些书简一直藏在卡尔迈勒山陵殿的一间墓室里。1918年12月23日，艾哈迈

德·苏赫拉布离开圣地，将它们带到了美国。在那场难忘的大会期间（4月26日-30日，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会的年度会议），这些书简被公布，并向美国的巴哈伊宣读。^①

435 随着战争的结束，信函和陈情书潮水般涌入。1919年1月29日，守基·阿芬第告知巴格达迪博士，阿博都-巴哈已经为美国的巴哈伊启示了近一百封书简，一些已经发出，其余的将随后寄出。东方和欧洲的巴哈伊也享受了此份恩典。^②现在，人们也开始从东西方赶来朝觐。新成立的英国行政机构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地前来拜访阿博都-巴哈。

军队管理方在海法开设了一个救济基金，阿博都-巴哈捐献了五十埃镑^③，祂的名字高居榜首。后来，祂再一次捐赠。1919年2月10日的这封信便可为证：

尊敬的阁下：

今天我已经收到您通过您的外孙（守基·阿芬第）再次向海法救济基金捐献的五十埃镑。请允许我代表管理委员会向您致以诚挚感谢，它再次证明了您对穷苦民众的一贯慷慨和关爱。因为您的这份慷慨，这些人将永远祝福您。请接受我最深的感激和尊敬。

军事总督G. A. 斯坦顿上校²⁴¹

另一个阿博都-巴哈大力鼓励的救济项目是拯救儿童基金，该基金今日已遍及世界各地。该组织的创始人是伊格兰汀·杰布，其工作正如其名所示。当年，她和妹妹看到了中欧和东欧儿童的惨境，内心深受触动，从而发起了这个组织。布洛姆菲尔德夫人是伊格兰汀·杰布的朋友，也参与了这项人道主义工

① 前五篇书简曾刊载于1916年9月8日的《西方之星》（第七卷）。

② 1909年到1916年，一本包括三册的阿博都-巴哈书简汇编在纽约出版。这些书简主要写给美国的巴哈伊，另外还包括给世界各地的巴哈伊社团和个人的书简。

③ 当时埃镑的价值略高于英镑。

作。与此同时，由于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在一年中有大半时间住在日内瓦，她便在该城的马索特大街4号成立了“布洛姆菲尔德基金”，作为拯救儿童国际联盟的总部。布洛姆菲尔德基金（由伦敦的韦尔戴尔勋爵赞助）的目标在于资助“服务儿童的工作室，或者其他具有建设性的救济工作，这将逐渐成为拯救儿童基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这句引文摘自布洛姆菲尔德夫人所写的一本小册子，题为《首要义务》。这本小册子的前言如下：

436

摘自1921年7月23日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爵级司令勋章）于巴勒斯坦卡尔迈勒山致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的书简。

你所编撰的小册子呼吁世人帮助苦难的儿童，此举非常可嘉。其开篇如此写道：

为这些可怜的儿童捐赠，保护和照顾他们，这是无私和崇拜的最高表现，这最能愉悦至高者、全能者、神圣供给者。这些儿童没有保护他们的父母，没有慈爱的看护，没有家，没有衣服，没有食物，没有舒适，没有安身之所。

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我们的仁爱，渴望我们的帮助，应该获得我们的慈悲和无比的同情。

所有喜爱公义的人们的双眼都充满了泪水，每一个通情达理的心灵都燃烧着同情！

世人啊，表现出怜悯吧！

众智者啊，伸出救援的双手吧！

高贵者啊，表现出慈爱吧，要仁慈！

世上的富人啊，奉献吧！

坚强和勇敢的人们啊，显示你们的济世之心吧！

阿博都-巴哈赞扬了那些为拯救儿童基金而工作的人们，祂

437 的赞美之词也收录在了这本小册子里。^①以下摘自祂写给其中一位工作者的书简（1920年6月）：

我希望凭借上帝的特别恩惠，本协会（拯救儿童基金）将会得到确认（得到神圣力量的援助和强化）；愿它每天获得灵性和物质上的进步；……愿它远离一切危险；愿通过本协会的努力，人类一体的旗帜飘扬在世界最高峰。

1919年7月21日晚，一位朝觐者在巴吉宅邸举办了一场宴会，大约四十位贵客参加了这场丰盛的晚宴。阿博都-巴哈环绕着桌子招待宾客。当时贝都因人在附近扎营，也得到了丰富的食物；接着，他们的孩子也来了，阿博都-巴哈送给每个小孩一枚硬币。第二天早上，朝觐者和客人们都返回了海法和阿卡，阿博都-巴哈则坐在巴哈欧拉陵殿附近的花园向西方巴哈伊启示书简，这时，这些孩子的父亲赶来，向阿博都-巴哈表示感激，感谢祂对孩子们的慷慨，并请求祂的赐福。

与此同时，由于新的争议不断出现，加之东欧和中欧的局势恶化，巴黎和会遭到延宕。在一封致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大卫·布坎南的书简中，阿博都-巴哈写道：

438 1918年12月2日的来函已收悉。虽然各国政府代表们在巴黎聚会，以便奠定世界和平之基础，给人类平安与舒适。但是，一些个人间的误会尚很强烈，自私自利仍很普遍。在此氛围中，世界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与此相反，新的困难将会产生。这是因为利益冲突以及目标迥异之故……²⁴²

同年，即1919年12月17日，阿博都-巴哈启示了一篇最重要的书简，收信者是海牙持久和平中央组织，这是一个非官方组织。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是来自荷兰的H. C. 德雷斯尔豪斯

① 参阅附录三。

博士；英国的代表是 G. 洛斯·迪金森；奥地利的代表是 H. 拉马什博士兼教授，他们都是各自国家著名的进步思想家。阿博都-巴哈写道：

备受尊崇的人们啊！人类福祉的拓荒者啊！

你们在战争期间寄来的函件均未收到，但 1916 年 2 月 11 日的来函刚刚收到。我已即刻回函。你们的愿望值得千遍赞美，因为你们是为人类服务，这有助于促进人类的幸福与安乐。最近的这场战争已经向世界和人类证明，战争极具破坏性，而世界和平极富建设性……

阿博都-巴哈阐述了巴哈伊信仰的基本原则，并提醒该委员会，有些人会从东方来，声称这些教义属于他们。在谈到和平这个问题时，祂写道：

……尽管国际联盟已经成立，然而，它无力建立世界和平。但是，巴哈欧拉已阐述过的最高仲裁法庭将以最大的权威和力量来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祂的计划是：每个国家的国民大会，即下议院，应选出两个或三个最优秀的代表，他们精通相关的国际法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知道人类世界当今的基本需求。这些代表的人数应与该国的居民人数成比例。由国民大会，即下议院，选出的这些人必须经上议院、国会和内阁，同时还要经总统或国王确认，这样，这些代表就可以成为由整个国家和政府一致选出的人。最高仲裁法庭将由这些人组成，因而，全人类都将在其中有自己的代表，因为这些代表团中的每一个人都完全代表自己的国家。当最高仲裁法庭要么全体一致地要么按多数裁定原则就任何国际问题作出裁决时，就不会再有原告的借口或被告的反对理由。假若任何政府或国家在执行最高仲裁法庭的无可辩驳的决议时，玩忽职守或拖延怠慢，其余的国家就会群起反对它，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和国家都支持这个

最高仲裁法庭。想想看，这是多么坚实的基础！但是，依靠一个成员有限，并有其局限性的国际联盟，无法实现它应有的目的……²⁴³

1920年7月，阿博都-巴哈向海牙委员会写了一封较短的书简。祂写道：

我非常高兴收到你们1920年6月12日的复函。赞美归于上帝，事实证明，你们的愿望与我们完全相同。你们的信中饱含灵性觉悟和诚挚的爱。

440

我们巴哈伊对贵组织深怀感情，因此派遣了两位可敬之士^①加入该备受崇敬的组织，以作为双方紧密纽带之象征。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世界和平，它最有益于人类的生活和幸福。若不认识到这个光辉的真理，人类绝无可能获得真正的舒适和成就；相反，人类还会逐渐陷入不幸与悲剧的泥淖……²⁴⁴

拉明顿勋爵在1919年初负责叙利亚的救济工作，总部设在大马士革。他于7月15日拜访阿博都-巴哈，用他自己的话说，接受教长的“赐福”。阿博都-巴哈说要回拜，拉明顿勋爵回答说：“不，亲自拜访您是我的责任与荣幸，我不烦劳您回访我。”17日，拉明顿再度来访并道别，他准备返回英国。这一次，阿博都-巴哈将自己的戒指送给了对方^②。祂回答拉明顿勋爵说，如果情况允许，祂希望去阿什哈巴德，然后到日本和印度访问。

沃森少将是南部占领区的行政长官，他于8月23日在斯坦顿上校的寓所与阿博都-巴哈会面。10月4日，在威廉森少校（海法的代理军统省督）的邀请下，阿博都-巴哈登上了一艘军舰，

① 圣辅伊本-阿斯达格和艾哈迈德·亚兹达尼。

② 见本书边码第522页。

即英国皇家海军舰艇马尔伯勒号，该舰曾参加过日德兰半岛战役。祂参观了这艘军舰。在与舰长威廉森少校和洛伊克上尉（阿卡的副军统省督）一起用茶时，阿博都-巴哈说，这是祂平生第一次登上军舰，祂希望并深信，有朝一日，所有战争工具将被用来促进和平与工业繁荣，所有战舰被改造成商船，刺激贸易和工业的发展。

441

10月20日下午，两位虔诚的印度籍穆斯林军人来到阿博都-巴哈的门口求见。他们的营房离海法有段距离，但他们却徒步前来。他们第一次是在印度听说过阿博都-巴哈，他们到过麦加朝觐。现在一有机会，他们便来拜访祂，并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喜极而泣，在阿博都-巴哈的面前跪下。阿博都-巴哈如慈父般欢迎他们。随后，他们跟着阿博都-巴哈抵达巴孛陵殿。

在阿博都-巴哈的一生中，这类故事数不胜数。

现在，从西方来了许多朝觐者，他们之中有巴格达迪博士夫妇（他们住了一年）、乔治·拉蒂默、威廉·兰德尔夫妇及其女儿玛格丽特、科琳娜·特鲁及其女儿埃德娜·特鲁。约翰·埃比尼泽·埃斯尔蒙特医生于11月4日抵达，他写了一部不朽的著作《巴哈欧拉与新纪元》：

1919年到1920年之间的冬天，作者很荣幸地作为阿博都-巴哈的贵客，在海法生活两个半月之久，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祂的日常生活。当时祂已年近七十六岁，但仍然活力充沛，每天完成超乎想象的工作量。虽然经常感觉疲乏，祂却显示出惊人的复苏力量，祂的服务总是给予那些最需要者。祂拥有无限的忍耐、温柔、慈爱和智慧，与祂相处无疑是一种赐福。祂习惯每天晚上花大量时间祈祷和默思。^①从清晨到晚上，除了午餐后小睡外，

442

① 阿博都-巴哈经常提前两三个小时上床，然后半夜起床祈祷、默思和启示书简。

祂都忙于阅读和回复书信，处理繁琐的家庭事务和教务工作。下午，祂通常以散步或乘车来散心，但即便那时，通常也有一两人或一群朝覲者陪伴，祂会在途中讨论灵性问题，或者找机会探访和帮助贫苦人。回来后，祂会按照惯例邀请朋友们晚间在客厅集会。在午餐和晚餐时间，祂经常款待大量的朝覲者和朋友，向他们讲述快乐和幽默的故事，并发表珍贵的演讲，阐述众多不同的主题。祂宣称“我的家是欢笑与快乐之家”，事实亦是如此。祂喜欢召集不同种族、肤色、国籍和宗教的人们，团结和友爱地共聚一桌。祂不仅是海法这个小团体，还是全世界巴哈伊社团的慈父。²⁴⁵

埃斯尔蒙特医生在书的序言中说，在阿博都-巴哈的邀请下，他将原稿带到了海法，并与祂商讨了数次，对方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改进意见”。阿博都-巴哈的意思是将它翻译成波斯文，以便祂能阅读，并在必要的地方做修正。但在祂
443 逝世之前只修订了前面三章半。1924年在守基·阿芬第的邀请下，埃斯尔蒙特医生离开英国赶赴海法，他于1925年11月在海法去世，死后被圣护追认为圣辅。

米尔扎·阿萨杜拉，即法迪勒-马赞达拉尼是一位博学的伊朗巴哈伊，他也在1919年底那批朝覲者之列。阿博都-巴哈指示他去美国。法迪勒赶上了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大会（1920年），会场仍在麦卡尔平宾馆。他在美国住了一年，到美国各地旅行以帮助和鼓励那里的巴哈伊社团。^①

在4月27日星期二下午的一场会议中，四十九位到场代表终于开始投票选出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市灵曦堂的设计方案。共有三位建筑师提交了设计方案，他们分别是路易斯·布儒瓦、威廉·萨瑟兰·马克斯韦尔和查尔斯·梅森·里米。最终，路易斯·布儒瓦的设计方案获得多数票。在里米的倡议下，大家

① 法迪勒于1921年7月9日离开美国返回圣地。

一致同意采用布儒瓦的设计。1920年9月24日，灵曦堂破土动工。



图十一 在海法授勋

坐者为阿博都-巴哈，从左至右依次为海法的军事总督G. A. 斯坦顿少校，总督的当地顾问W. F. 布斯塔尼，海法的地方官M. A. 巴迪·博什鲁伊。左后方是德鲁兹教团的首领和海法的穆夫提谢赫·穆罕默德·穆拉德。

同年，即1920年4月27日，大英帝国册封阿博都-巴哈骑士爵位，以表彰他在战争期间纾困赈荒。他接受了这位“公正君王”的礼物，但从未使用过该头衔。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写道：

英国的贵族名流从耶路撒冷聚集到海法，急于向教长致敬，每个人都因他一生无私的服务而敬爱他。一辆华丽的汽车被派来，迎接阿博都-巴哈参加典礼，却找不到教长。人们四处寻找，他却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他迈着威严的步伐，简朴中却透露着庄重。

444

伊斯凡迪亚尔是一位忠心耿耿的仆人，他多年来愉快地为教长驾马车，现在却悲伤地看着那部豪华的轿车在那里等候着贵宾。

“现在没人需要我了。”

阿博都-巴哈知道这位车夫伤心，便冲他做了手势。老人伊斯凡迪亚尔赶紧跑去套上马具，将马车带出来，载着阿博都-巴哈抵达了腓尼基省长府邸的花园侧门。

这样，伊斯凡迪亚尔再次派上用场，他非常开心。²⁴⁶

1920年7月24日法军占领大马士革，费萨尔国王失去王位。第二年，他在伊拉克重获另一个王位。在此期间，他四处旅行，有一次来到了海法并拜见了阿博都-巴哈。艾伦比将军是另一位尊贵的访客，他携夫人与阿博都-巴哈在巴吉宅邸用午餐，阿博都-巴哈亲自带他们到巴哈欧拉陵殿。1920年，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后受封子爵）被委任为巴勒斯坦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数度来访阿博都-巴哈位于海法的住宅。

1920年10月，巴格达迪博士在阔别一年之后，重新回到美国，他有许多消息要告诉美国的巴哈伊。阿博都-巴哈向他讲述了一位波斯殉道者的遗孀的故事，她靠织袜子养活两个孩子。她织一双供孩子们生活所需，织另一双换钱捐献给美国的灵曦堂基金。关于种族和谐这个问题，阿博都-巴哈在美国时曾提醒巴格达迪博士，若黑人和白人之间不建立和谐，流血冲突则不可避免。

神圣计划书简带来的初步反响让阿博都-巴哈格外高兴^①。克拉拉和海德·邓恩夫妇启程离开加州，于1920年4月抵达澳大利亚，并定居下来。人称“邓恩父亲”的海德·邓恩当时已经六十二岁。他于1934年亲眼见证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灵理会的成立。他于1941年2月去世，圣护称他为澳大利亚的“灵性征服者”，并在数年后追认他为圣辅。“邓恩母亲”在1952年2月被圣护任命为圣辅，她一直从事着勇敢而鼓舞人心的服务，一直到九十二岁高龄。她于1960年11月去世。

玛莎·鲁特是一位职业记者，于1920年7月登船前往南美。

① 见本书边码第420页。

这是她世界旅行的开端。她访问了国王和王后、总统和政客、大学和学院、学术界知名人士以及其他许多杰出的人，并参加了各种集会和会议。她的主要目的是宣扬巴哈欧拉的圣名，让人类事务的管理者了解祂的教义。1939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无数苦难来临的前夕，这位英雄在火奴鲁鲁与世长辞。在她死后，她曾为之忠诚服务的圣护如此称赞她：“后世将会尊崇她为阿博都-巴哈的意志在首个巴哈伊世纪中所培养起来的最重要的圣辅。”

446

1920年末，还有两位巴哈伊去世，一位是青年，一位是长者，两人的服务都丰富了巴哈欧拉信仰使徒时代的历史。莉莲·卡佩斯是塔尔比亚特学校的一位杰出教师，阿博都-巴哈曾高度赞扬她的服务，她于12月1日在德黑兰去世。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资深巴哈伊，他于12月27日在海法去世。

当年的12月27日至29日，首届全印度巴哈伊大会在孟买举行。大会恳求阿博都-巴哈访问印度。《印度时报》大篇幅地报道了大会的进展情况。帕特里克·格迪斯是参会者之一，他时任孟买大学植物学教授，他为孟买的《印度时报》写了如下这篇文章：

我与这位卓越而圣洁的巴哈伊运动领袖初次相识是在数年之前（一战前），当时阿博都-巴哈正在进行西方之旅，祂在爱丁堡的一场演讲中，我担任会议主席。此次会面之后，祂对我在爱丁堡运作“瞭望塔”的方式非常感兴趣，发现这种方式可以将科学融入生活以及宗教，而那正是巴哈伊的组织和指导原则之一，这对于当今宗教团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祂邀请我就这些话题向那些聆听祂教义的听众发表演讲，在祂的主持下，我答应并照做了。

在过去两年里，我每年都在巴勒斯坦从事城市规划

工作，不仅是耶路撒冷，也包括祂的家乡海法。因此，我有多次机会与祂见面。

447

最后一次会面，我喜悦地转告祂“亲卡尔迈勒社团”的一致决定。这是一个新的市民社团，其宗旨与人们熟知的“亲耶路撒冷社团”一样，都是为了全体市民的共同利益，没有种族、政党和信仰之分。他们希望阿博都-巴哈担任这个新社团的主席，该社团希望通过社会服务，以及市政和区域改善工作，比如在道德、教育、物质、卫生、建筑和艺术等方面，从而团结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徒和巴哈伊。

祂真诚地接受了这份领导工作，人们大感快慰，因为海法对这位最杰出的市民寄予了厚望，并以祂为荣。

祂同样赞同并授权了市政工程部的西弗林博士和我提出的城市规划方案，该方案牵涉到祂的大量土地（海法的卡尔迈勒山坡）。祂为两条公路提供了土地，却不接受任何补偿费。祂同时还赠送了大约四千平方米的土

地，以供在该地区建立一座公立学校。西弗林博士展示出了卓越的建筑才华。他规划了一条壮美的纪念阶梯和柏树大道，从圣殿大道一直通往山上，即海法的巴哈伊集会中心，所有巴哈伊肯定都知道，那里包括巴孛陵殿。

448

这项规划方案（出自西弗林博士之手）需耗资两千到三千英镑。他和我，以及其他朋友和支持人士都相信，世界范围内的巴哈伊圣道的朋友们一定能及时凑齐这笔数额。阿巴斯爵士即刻同意并赞扬了这项规划方案，因为这条道路可以立刻派上用场，且当前急需，不仅如此，它还是一处美观庄严的纪念地。祂献出了土地，同时答应用自己的土地赔偿一位穆斯林邻居，因为规划方案占用了对方的一小块土地。接着，祂带头捐献了一百英镑，同时授权我们开立捐献名册寄给朋友们和

支持人士。祂告诫我们说，必须要仔细解释，捐献是自愿的，不能以任何方式强迫信徒和朋友捐献，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²⁴⁷

美国的灵曦堂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于是大家向阿博都-巴哈征询建议。阿博都-巴哈告诉美国巴哈伊，将这些问题在即将召开的全国大会上提出。

藤田和卢图福拉·哈基姆分别从美国和伦敦赶到圣地服务阿博都-巴哈。他们主要负责接待朝觐者。阿博都-巴哈住宅旁边的一座房子腾了出来，供西方朝觐者住。1921年夏天，伊莫金·霍格夫人在此照料朝觐者。在阿博都-巴哈房子上面一点，马路对面的一块土地已经购得，以后用来建造西方朝觐者的招待所。

1921年年初，阿博都-巴哈的身体尤感不适。3月，祂去太巴列湖小住了一阵子。返回海法后，祂又在巴孛陵殿附近的卡尔迈勒山上住了几晚。

同年夏天，阿博都-巴哈收到了奥古斯特·福雷尔（奥古斯特-亨利）博士的来信，后者是瑞士著名的精神病专家和昆虫学家。后来福雷尔亲笔证实道：

1920年在卡尔斯鲁厄，我首次认识这个超越忏悔的世界性巴哈伊信仰，它大约在七十年前由波斯人巴哈欧拉创立。它是一个真正为人类社会谋福利的宗教，它既没有传教士也没有教条。它将这个小星球上的所有居民都团结在一起。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巴哈伊。愿此宗教继续成长并取得成功，这是我最诚挚的愿望。²⁴⁸

449

阿博都-巴哈回复了福雷尔博士。守基·阿芬第称这封回复书简为“教长所写过的极具份量的书简之一”²⁴⁹。这封书简的开篇如下：

可敬的人啊，真理的热爱者！1921年7月28日的来函

已收悉，读罢甚觉愉悦。感谢主，看得出你依旧朝气激昂，力求真理，思维敏锐，悟性彰显。

书简结语如下：

总之，以上所述对每一个人都是确凿无疑的真理的证明。用心掂量它们吧！每一个君王的意志在其统治期间可以威震四方；每一个哲学家的意志终其一生只能从少数门徒中得以表现；然而圣灵之力却一直光照着上帝的使者们，他们的意志千百年来一直这样影响着伟大的民族，重新塑造了人类的心灵，给人类带来了新生。想想吧，这力量何其伟大！它是一种超凡绝伦的力量，它是上帝所派先知之使命的真理性的最充分证据，它是神启力量的决定性证明。

上帝的荣光与你同在。²⁵⁰

450

战争迫使圣地与外界隔绝，这也给了在美国的叛约者（法里德医生也加入了该团伙）可乘之机，他们使尽伎俩分裂美国的巴哈伊社团，他们的叛逆行径更加重了阿博都-巴哈晚年生活的负担，不过他们最后以惨败告终。

阿博都-巴哈在逝世前两个星期，向美国的巴哈伊写了最后一封书简：

上帝之友啊！阿博都-巴哈日夜思念并提起你们，因为祂太珍爱你们这些上帝之友了。每天清晨，我祈求上帝王国赐予你们圣灵的气息，让你们成为灿烂的灯烛，以指引之光芒照亮并驱散谬误之黑暗。要相信，阿卜哈天国的确认会源源不断地到达你们。

凭借神圣春天的力量，上天甘霖倾注人间，真理之阳普照大地，生命之树刚开始生长。不久，它将发芽长叶，结出硕果，将其荫庇覆盖东西方。这棵生命之树就是圣约经书。

今日在美国，肆虐的狂风包围着圣约明灯，企图熄灭这灿烂的圣光，并将生命之树连根拔起。一些懦弱、善变、恶毒和无知的灵魂，已经被敌人的仇恨所动摇，他们毁灭圣约和遗嘱，搅浑清水以便浑水摸鱼。他们起而攻击圣约中心，就像巴扬子民攻击巴哈欧拉那般，时刻出言中伤。他们每天寻找借口，暗地里制造疑惑，欲使巴哈欧拉的圣约在美国被铲除殆尽。

上帝之友啊！要清醒，要清醒！要警觉，要警觉！…… 451

呀巴哈乌-拉卜哈！阿博都-巴哈片刻不敢休，直到祂弘扬了你的圣道，高举了阿卜哈天国的旗帜。然而，现在一些人怀着阴谋和邪心，欲在美国践踏这旗帜，但是我的希望寄托于你的确认……²⁵¹

11月12日，在逝世前十六天，阿博都-巴哈致电纽约的罗伊·威廉，电文中显示了祂对那个西方社团的深切关心，因为这个社团的建立、培育和保护是祂司职期间的重要工作。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祂内心真切渴望他们获得灵性平安：

我祈求神圣宏恩降赐安康。阿巴斯启。

美国的巴哈伊社团一直保持着坚定和团结。

第二十四章 阿博都-巴哈逝世

1921年7月10日，阿博都-巴哈在卡尔迈勒山的巴孛陵殿旁。在那里，祂正在为一位新近去世的“巴孛族人”^①启示书简和祷文以表敬意。在祷文中，阿博都-巴哈祈求上帝让自己脱离此世，还讲到了自己“孤独”，犹如“折翼之鸟”，“沉浸在苦海中”：“主啊！我已经变得衰弱，满头都是白发……现在，我已经苍老，已经没有什么精力……没有什么力气再挺身服务于你的挚爱者……主啊，我的主！让我尽快到你那宏伟的大门前……让我尽快到你恩典的大门前，栖身在你仁慈的荫蔽下……”



图十二 走路上山（靠近巴孛陵殿）

不到五个月后，祂的祈祷就应验了，祂于11月28日凌晨逝世。

当时，弗洛里安·克鲁格医生被召至床侧，正是他为阿博

^① 那位“巴孛族人”正是笔者的父亲，他于5月6日在德黑兰去世。

都-巴哈闭上了眼睛。弗洛里安·克鲁格医生来自纽约，而他曾一度强烈憎恨巴哈欧拉的信仰，由于其妻坚定地忠于该信仰，他甚至请精神病医生为她做检查。如今，他携妻来圣地朝觐，阿博都-巴哈将自己住的一间房腾出来给他们住。

当天早上，阿博都-巴哈的家人和海法的巴哈伊向公众发布了一项特别声明，宣布了阿博都-巴哈的死讯以及次日的葬礼安排。

453

然而，周一早晨……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传遍了全城，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骚乱和动荡，每个人心中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哀恸。²⁵²

当天下午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们都属于上帝，也都要回归到祂那里。伊斯兰协会沉痛地宣布博学者、慷慨善人阿博都-巴哈·阿巴斯阁下的去世。其灵柩将于明日周二晨间九时移灵。希望大家接受这份特殊的邀请，集合加入送葬队伍。愿上帝将祂沐浴在无尽的仁慈中，并赐予祂家人和子民以慰藉。

在圣地这片经历了两千多年动荡历史的土地上，还没有哪件事情可以与阿博都-巴哈的逝世相比，将不同信仰、种族和目的的人们团结起来，并产生强烈的思想和情感共鸣。犹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和德鲁兹教徒，各宗各派；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一起追悼祂的离世，他们无不意识到阿博都-巴哈的去世是一个何其惨重的损失。

图德-波尔少校从伦敦西南区圣詹姆斯街61号发出一份“私信”，他写道：

1921年11月29日星期二上午九点半，一封寄给“伦敦测圆法”（Cyclometry London）的电报送到了办公室。它是1921年11月28日下午三点自海法拍发的，电文传递了如

454

下重要消息：

“阿博都-巴哈阁下已升往阿卜哈天国。请告知朋友们。”（署名）“至大圣叶”。伦敦的朋友们立刻收到电报、电话和信函的通知，并向海法的神圣家族拍发电报，表达英国全体朋友的哀悼之意。

电报也送到了耶路撒冷最高行政长官温德姆·迪兹爵士的手中。驻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表示他们对这位已逝的受钟爱者的敬意，并为海法和阿卡的神圣家族和巴哈伊社团提供任何需要的服务。

在迪亚乌拉·阿斯加尔扎德的建议下，一封电报发往了中南亚（靠近波斯边境）阿什哈巴德的巴哈伊社团，通知他们教长升天的消息以及全球各地教友的爱与悼念。

为了确保这封电报能够顺利到达，甚至动用了美国红十字会和驻莫斯科的英国贸易办事处，以说服苏联外交部允许这封电报发往阿什哈巴德。

拉明顿勋爵在拍发慰问信时，通知本办公室说，已要求殖民地办公室安排英国代表参加教长的葬礼。

巴勒斯坦前任行政长官阿瑟·莫尼爵士将军（巴思高级勋爵士、英帝国高级勋爵士、印度明星指挥官）于1921年12月2日写信道：

“获悉阿博都-巴哈的死讯令我心伤。我十分关切和景仰他，重视他的建议。他为了巴勒斯坦的福祉而倾尽全力，随时帮助当局维护法律与秩序。”

455 在纽约，罗伊·威廉于11月28日收到了从海法发来的电报：

纽约的威廉，阿博都-巴哈已升往阿卜哈天国，告知朋友们。至大圣叶。

Code		POST OFFICE TELEGRAPHS. (Inland Telegrams)		For Postage Stamps.	
Place of Origin and Service Instructions.		Words.	Sent	To be affixed by the Sender.	
		Charge.	At _____ M.	Any Stamp for which there is not room here should be affixed at the back of this form.	
			To _____	12 words, including the words in the address. 1/- Every additional word, 1d. (Sunday Telegrams 6d. extra.)	
			By _____	A Receipt for the Charges on this Telegram can be obtained, price One Penny.	
<small>a reply is to be paid. write the words below. the space are not for.</small>		TO { <i>greatest Holy leaf.</i> <i>Persian Colony, Haifa</i> <i>Sorrow-stricken intercede for Abba consolation</i> <i>سوزناکانه دعا برای آرامش پدر بزرگوار ما</i> <i>Shoghi sister Lady Blomfield sailing.</i> <i>Biaullah Noghazade.</i>			
DM { <small>Name and Address of the Sender, if not to be telegraphed, should be written in the space provided at the back of the form.</small>					

图十三 迪亚乌拉·阿斯加尔扎德给至大圣叶的电报
波斯文和英文为守基·阿芬第手书。

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将如下信息发送至圣地：

祂随愿而行。众心泣血，美国朋友以执行委员会表达热爱、无尽同情、忠诚。坚定不移，时刻感受他的存在和临近。

德黑兰的巴哈伊通过当地灵理会向美国和英国的巴哈伊发出如下信息：

圣约之光由眼入心。此乃传导、团结和自我牺牲之日。

英勇的德国巴哈伊将此电报发给至大圣叶：

全体教友对珍贵教长无可挽回的离世深为悲痛，我们祈求上帝保护圣道，并承诺效忠和顺从圣约中心。

殖民地秘书温斯顿·丘吉尔致电巴勒斯坦最高行政长官：

……代表女王陛下之政府，向巴哈伊社团表达对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英帝国高级勋爵士）之死的哀

悼与慰唁。

456 埃及最高行政长官艾伦比子爵也通过巴勒斯坦最高行政长官赫伯特·塞缪尔，于11月29日拍发了如下信息：

请向已故阿博都-巴哈·阿巴斯·埃芬迪的亲属和巴哈伊社团，表达对他们敬爱领导人的诚挚悲悼。

埃及远征军总司令通过巴勒斯坦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室转发了一封电报：

康格里夫将军恳请向已故阿巴斯·巴哈伊爵士的家属转达深深的哀悼。

巴格达的内阁于12月8日发送如下信息：

首相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殿下向阿博都-巴哈阁下的家人表达至深哀忱。

另一封伦敦来信是“神智学会表达哀忱”。

拿撒勒镇的一位著名人物致电：

值此东方明星沉没之际，我们怀着最深沉的哀恸向各位致意。我们从上帝处来，亦将回归祂处。

还有许多唁电送到了阿博都-巴哈家人的手上。

457 守基·阿芬第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在《阿博都-巴哈逝世》一书中写道：

我们现在才了解，在阿博都-巴哈完成世间的工作后，祂已经知道自己何日何时重归天堂之荫庇。不过，祂不愿让家人承担这份即将来临的哀伤。祂如此爱护和关切祂所爱的人，以至于他们的眼睛似乎被遮了一层纱，看不到了某些梦境和其他酝酿事件的征象。他们现在才明白，这都是为他们着想，以使他们可以保留力量来面对即将来临的重大考验，也不会由于内心之痛苦而

失去活力。

在祂升天之前有许多征象，祂谈到自己在世间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下面两个梦看起来很特别。在祂去世前不到八周，教长向家人说：

“我好像站在一座巨大的清真寺内……就在伊玛目的位置上。我开始意识到，大量人群涌入清真寺，还有许多人不断往里挤，在我后方站成一排又一排，直到聚集了許多人。我高声宣布开始祈祷。突然间，我却有个念头想往外走。

“走出清真寺后，我自问：‘我怎么不带领大家祈祷，怎么跑到外面了？但是不要紧，我已经宣布开始祈祷了，大家会自行祈祷……’”

梦后几周，教长从花园中的僻室（祂晚年所待的房间）走进来，说：

“我做了一个梦，看到天佑美尊……走来对我说，‘毁掉这间房！’”

家人一直希望祂进屋子睡觉，不希望祂夜晚独眠，因此大声应道：“是的，教长！我们认为您的梦意指您应该离开那间房，进屋来睡。”祂听完我们这样说后，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好像是不认同我们的解释。后来我们才明白，“房间”指的是祂的身体。

阿博都-巴哈去世前一个月，苏莱曼·拉法特·贝医生是祂的座上客，这位土耳其朋友收到一封电报，得知自己的兄弟突然去世。阿博都-巴哈安慰他说：“不要悲伤，因为他不过是到了一个更高的去处，我很快也会去那里的，因为我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然后祂轻轻地拍了拍苏莱曼·拉法特·贝的肩膀，看着他的脸，说道：“而且那天很快就会到来。”

同一个星期，祂向美国启示了一封书简^①，写了如下祷文：

“呀巴哈乌-拉卜哈！（万荣者之荣耀啊！）我已经放弃了这个世界和这里的人民，那些不忠不信者让我心碎，让我痛苦。在这尘世的牢笼里，我像只受了惊吓的鸟儿一样拍打着翅膀，每天都盼望着飞到你的天国。

“呀巴哈乌-拉卜哈！让我饮下牺牲之水，让我自由。让我远离悲伤和磨难，远离痛苦和烦恼。你救助人，保护人，向世人伸出援手。”

在世的最后一个星期五（11月25日），祂告诉女儿们：“霍斯劳的婚礼一定要在今天举行。如果你们太忙的话，我亲自准备，婚礼一定要在今日举行。”……

459

阿博都-巴哈参加了清真寺的午祷。当祂出来时，发现穷人们正在等着祂每周五的救济。与平常一样，尽管祂已经疲惫不堪，仍站在那里亲手给每个人一枚铜板。

午饭后，祂向鲁希·埃芬迪启示了一些书简，这也是祂最后启示的一些书简。休息过后，祂到花园散步，似乎陷入了深思。

祂优秀而忠诚的仆人伊斯梅尔·阿迦如此谈到：

“大约在教长去世前二十天，我在花园附近听到他召唤一位老教友，祂说：

“‘跟我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花园的美景。看吧，奉献精神能够成就何等壮举！好些年前，这片繁茂的花园只不过是一堆岩石，现在却草木葱郁，鲜花满园。我希望在我过世后，我所钟爱的人们会挺身服务上帝的圣道，并愉悦上帝以实现这个愿望。不久之后，这些人们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生命。’

“几天后他说：‘我太疲惫了！我要抛下一切启程

① 启示给美国的最后一封书简。参阅本书边码第450页。

了。我累得已经走不动了。’他接着说：‘在天佑美尊的晚年，有一次我在巴哈欧拉位于巴吉宅邸的书房，忙着收拾散落在沙发上的文件，祂对我说：“把它们收好也无济于事，我要抛开它们走了。”

“‘我同样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再也做不了更多的事情了，因此我必须启程离开。’

“在祂升天前三天，祂坐在花园中，祂召唤我说：‘我非常疲惫，给我摘两个橘子吃。’我照办了，祂吃完后对我说：‘还有甜的柠檬吗？’祂吩咐我去摘一些……我在摘柠檬时，祂走到树下，说：‘不，我要自己亲手摘。’吃完柠檬后，祂问我：‘你还要什么吗？’然后祂做了一个感伤的手势，用感人、坚定和从容的口吻说：

460

“‘现在一切结束了，一切结束了！’

“这些别具意义的话语深深地刺痛我的灵魂。每当祂说起这些话，就好像有一把刀子刺入了我的心。我明白祂的意思，只是没想到祂的离开这么早。”

伊斯梅尔·阿迦担任教长的园丁近三十年。在绝望和悲恸的驱使下，他悄悄地处理掉了他的所有物品，然后写下遗嘱。他来到教长的妹妹那里，恳求她原谅自己所犯的所有过错，接着将花园的钥匙交给了神圣家族的一位可靠仆人。他带着一些自杀工具朝教长的墓地走去。他登上那座圣山，绕着那块神圣安息地走了三圈。若不是一位朋友恰巧赶到，及时阻止他制造这场悲剧，他早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随后在星期五晚上，阿博都-巴哈祝福了刚刚完婚的新郎和新娘。祂的话让人难忘，祂说：“霍斯劳，你的幼年和少年都用在服务这个家，我希望你继续在这个屋

檐下成长，并永远服务上帝。”

晚上，祂参加了平时在自己客厅举行的聚会。

461

11月26日星期六早上，祂起得很早，来到茶室用茶。祂要了巴哈欧拉那件袍边有毛皮的大衣。每当祂冷或是不舒服时，就经常披上这件大衣，祂很喜欢它。然后，祂回到房间躺在床上，说：“帮我盖上被子，我很冷。昨晚我没睡好，觉得好冷。这次很严重，这只是开头。”

盖上更多的毛毯后，祂又叫人盖上那件脱掉的皮大衣。当天祂的体温相当高，到了晚上继续升高（到达了104华氏度）。晚上热度退去，午夜过后要茶喝。

星期天早上（11月27日），祂说：“我感觉非常好，可以像往常一样起床，和你们去茶室喝茶。”穿上衣服后，大家劝祂留在房中的沙发上。

下午，祂差遣所有的朋友到山上的巴孛陵殿，一位刚从印度赶来的波斯朝觐者^①为纪念圣约宣示周年，特别筹办了一场宴会。

下午四点，祂躺在房中的沙发说：“叫我的妹妹与家人来，同我一起用茶。”

茶后，祂接待了海法的穆夫提和市政官，以及另外一位访客。这些人逗留了一个小时。祂向他们谈到了巴哈欧拉，并讲述了祂的第二个梦，对他们展示了格外的仁爱 and 超乎寻常的礼貌。然后祂向他们道别。尽管他们请求祂在沙发上休息，祂还是送他们到外面的大门处。随后，祂又接待了一位警察局长，此人为英国人，也得到了教长的仁爱。祂送给警察局长一些手织的波斯丝绸手帕，对方极为感谢。

祂的四个女婿和鲁希·埃芬迪从山上的聚会回来

① 阿迦·鲁斯塔姆·阿达什尔。

后，告诉祂：“筹办宴会的那个人很不悦，因为您不到场。”祂告诉他们：

“但我已经在那里了。尽管我的身体没有在场，我的灵魂就在你们中间。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到陵殿前，朋友们不必在意我缺席的身体。我的灵魂在，而且永远会和我的朋友们在，哪怕我远离。”

462

当晚，祂询问每个家人、海法朝觐者和朋友们的健康。当得知没有人生病时，祂说：“这就好，这就好。”这是祂最后一句谈到朋友们的话。

晚上八点，吃过一些东西后，祂上床休息，说“我很好”。



图十四 阿博都-巴哈在海法寓所的房间
祂辞世时的床榻。

祂吩咐所有家人上床休息，不过祂的两个女儿一直守在身边。那天夜里，教长睡得很安稳，一点儿也没有受到高烧的困扰。祂在凌晨一点十五分的时候醒来，起身走到桌子前喝了点水。祂脱下外衣，说道：“我有点热。”然后回到床上。当祂的女儿鲁哈·哈努姆随后来

到床前时，发现祂平静地躺在那里，看着她的脸，祂让她拉起网眼帘子，对她说：

“我喘不过气，多给我点空气。”鲁哈给祂端来了玫瑰水。祂坐起身，没有借助任何人的帮助，自己喝下了水，然后又躺下身去。这时，有人送来了食物，祂清晰地说道：

“你们想让我吃点东西，可我是不是该去了？”祂朝他们露出美好的表情。祂的表情那么镇定，祂的神色那么宁静，他们以为祂睡熟了……

祂充满磨难的一生结束了！²⁵³

当弗洛里安·克鲁格医生被火速传召时，阿博都-巴哈已经“从祂所爱者的眼前逝去了”。

463 来自加州的格蕾丝和弗洛里安·克鲁格夫妇、露易丝和约翰·博施夫妇，来自伦敦的埃塞尔·罗森堡，来自斯图加特的约翰娜·豪夫女士，这些西方朝觐者在那个悲伤的时刻正好在海法。此外还有来自美国的柯蒂斯·凯尔西，他当时正好在海法为巴孛陵殿安装电力系统。

阿博都-巴哈过世后不久，西方朝觐者就获准进入停放遗体的房间。露易丝·博施在12月5日致信艾拉·库珀：

起初我们被惊得哑口无言，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或站或跪在床边。我们凝视着祂的面庞，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回过神之后，我们开始相信了。祂的眼睛不再睁开了吗？祂不再睁眼看我们了吗？祂不再启齿说祂没有去世吗？我们询问医生们（当时其他一些医生也受召赶来）祂是否真的去世了。他们说是的，祂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挽救也只是徒劳——祂不可能被救活了。过了一会儿，床上的帐幔放了下来，遮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再也看不到我们主的躯体了。我们起身并步入隔壁的房间，那间房便关了起来。

在此之前，这场重创所造成的伤口已经开始滴血，那种伤害、痛苦和呻吟每分钟都在增加。我们五个欧洲朝觐者^①与神圣家族一起待在房间，神圣的母亲^②握着我丈夫的手，至大圣叶握着我的手。一会儿，我们回到朝觐者之家，唯留神圣家族成员独自在房间。那时仍是晚上，没有一丝月光。不久后，天破晓了，太阳升起，光芒万丈，照耀着这令人难忘的夜晚的情景……²⁵⁴

守基·阿芬第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有过如下描述：

464

那双一直以慈爱目光注视世人——不论对方是朋友还是敌人——的眼睛，现在已经闭上；那双永远为那些穷苦无依、跛足、盲目、孤儿和寡妇伸出救济施舍的双手，现在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劳作；那双为了仁慈上帝而无休无止、永不倦怠地奔波的双脚现在已经歇下；那为苦难的世人伸张正义、才华横溢的唇舌现在已经沉默不语；那颗为了热爱上帝子民而跳动的心，现在已经停止。祂充满荣光的灵魂已经走完了尘世，摆脱了正义之敌的迫害，结束了近八十年为他人福祉而奔波，自己却遭受无尽苦难的日子。²⁵⁵

尽管哀伤和悲恸无比沉重，但是善后工作还是要做，首先要决定阿博都-巴哈的遗体安葬在哪里。他们想到在巴孛墓室的旁边还有一个空置的墓室，至大圣叶决定阿博都-巴哈应该葬在那里。棺木很快准备就绪，约翰·博施协助阿博都-巴哈的女婿们将遗体入殓。由于匆忙赶工，棺木盖子盖不好，入棺的第二天晚上，卢图福拉·哈基姆一直坐在墓室看守棺木，直到棺盖修正为止。

确实，阿博都-巴哈的葬礼在圣地堪称前所未有：

① 博施夫妇是瑞士人，尽管他们住在加州。

② 阿博都-巴哈的妻子穆尼丽·哈努姆。

465

送殡的有巴勒斯坦最高行政长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耶路撒冷省督、腓尼基省督、政府首脑、各国领事、海法居民、宗教社团领袖、巴勒斯坦名流、犹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德鲁兹人、埃及人、希腊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还有一大群阿博都-巴哈在美国、欧洲以及本土的朋友、有男有女有孩子，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有低，总共约一万人来悼念他们挚爱者的离去。

出殡行列场面壮观，令人印象深刻。队伍领头的包括海法市警察，接着是来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团的童子军高举旗帜，一群穆斯林唱诗班吟唱着《古兰经》诗文，一位穆夫提带领着一群穆斯林社团首领，还有一些基督教牧师、拉丁人、希腊人和圣公会牧师，所有人都在棺木之前列队行走，棺木则被那些爱戴阿博都-巴哈的人们抬着。紧随棺木之后的是阿博都-巴哈的家人，后面跟着英国最高行政长官、耶路撒冷省督^①和腓尼基总督。他们之后是驻当地领事及社会名流，再后面跟着成群景仰爱戴他的人。

这一天，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整座城市鸦雀无声，连附近的乡间也一片寂然，只有伊斯兰教徒发出轻柔、缓慢和悠扬的吟唱声，以及那些无助者无法抑制的哭泣声，他们都在哀悼一位朋友离他们而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在他们遭受困难和痛苦时，是祂保护了他们；在他们及其孩子饥饿时，是祂以慷慨仁惠救助了他们。

所有在场者同声饮泣，悲恸不已。他们哀叹道：“上帝啊，我的上帝！我们的父亲离开了我们，我们的父亲离开了我们！”

来者之众可谓壮观啊！各种不同宗教、种族和肤色

① 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

的人们因为阿博都-巴哈终其一生服务显圣者的伟大工作而团结起来。

队伍缓缓地爬上上帝的葡萄园——卡尔迈勒山。从远处看去，棺木似乎被看不见的手高高地托在人群之上。两小时行走之后，队伍来到了巴孛陵殿的花园。神圣的棺木被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张平桌上，桌上铺着一张精美的白色亚麻布。在棺木尚未下葬于巴孛墓室旁边之前，成群的人们围绕在安放棺木的临时帐篷旁。各宗教的代表，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他们心中皆燃起对阿博都-巴哈的炽热之爱，有些人随感而发，有些是有备而来。他们高声赞美和忏悔，向他们所爱戴的人最后一次致敬。人们对祂的赞誉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祂是最睿智的教育家，以及这个混乱悲惨时代的调和者，人们对祂的赞誉之高，已无需巴哈伊赘言。²⁵⁶

466

以下是那个难忘场合一些悼词的摘录。

第一位是著名的穆斯林演说家优素福·哈提卜。他说：

阿拉伯和波斯的民众啊！你们在哀悼谁呢？是不是那位昨天活着时是一位伟人，而今天去世后更伟大的人呢？不要为这位从尘世转入永恒世界的人感到哀伤，但为美德、智慧、知识和慷慨的消失而惋惜。为你们自己惋惜吧，因为真正受到损失的是你们，而你们所失去的祂，只是一位备受尊崇的旅人，祂已从尘世走到了那个永恒的家园。为这个人哭泣一小时吧，因为祂几近八十年为你们操心饮泣！朝你们的左边和右边、东方和西方看看，何等的荣光和伟大已经消散！何等坚固的和平支柱已经倒塌！那滔滔不绝、才华横溢的唇舌已经安静不语！呜呼！在这场痛苦中，没有人的心灵不被哀伤刺痛，没有人的眼睛不充满泪水。灾祸将要降临那些穷苦无依的人，因为那慈悲的仁者已经从他们的身边远去；

467

灾祸将要降临那些孤儿，因为他们的慈父已经不再与他们在一起。如果能够换回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的生命，许多珍贵的灵魂肯定欣然愿意。但是命运另有安排，每一个命运都是注定的，没有人可以改变神圣命谕。我何德何能配在此讲述这位人类领袖的伟大成就？祂的成就太过辉煌，已不需赞美；数量太多，已无可计数。我姑且可以这么说，祂已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怀念，在每个人的唇舌留下了最奇妙的赞美。祂所留下的记忆是那么美好，永恒不灭，诚然祂并未死去。巴哈子民啊！你们应该感到安慰，耐心坚忍下去吧；没有人能够安慰你们，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因为他们自己都更需要别人的安慰和同情。²⁵⁷

事实正是如此，那些贫苦无依的人在哀诉自己的苦境时，相互说道：“从此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谁还会来照顾我们呢？我们是孤苦无依的人，我们除了死去，还能做些什么呢？”

下一位致辞的是易卜拉欣·纳萨尔，他是著名的基督教作家。他说：

我为这个世界哭泣，因为我的主逝去了；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为他们的主的离去而哭泣……这令人心碎的大难是何其痛苦啊！这不仅是我们国家的损失，更是全世界的不幸……祂过着上帝信使和使徒的生活足足八十年岁月。祂教导人们，对他们仁善，带领他们走向真理的大道。借此，祂将祂的子民高举至荣耀的顶峰，祂将受到上帝的巨大奖赏，正义的奖赏！听我说吧！阿巴斯没有死，巴哈之灯也没有熄灭！不！不！这束光芒将永恒照耀。阿巴斯这盏明灯过着善美的生活，并彰显出灵性的真正生命。而今祂回归光荣之境，祂是纯洁的天使，富足地穿上善行之袍，拥有着高贵的美德。基督

徒们！确实，你们肩负着这位永受哀悼之人的灵柩到祂最后的安息地，可是你们肯定知道，你们的阿巴斯会经由祂的行为、话语、德行和生命本质，永远地活在你们之中。我们向阿巴斯的遗体道别，祂的躯体会从我们的目光中消失，但是祂的本质——我们那灵性的阿巴斯，将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头脑、思想、心灵和唇舌。

伟大而尊敬的长眠者啊！您素来善待我们，引导我们，教育我们，高贵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完全彰显了“伟大”的全部含义，您的言行值得我们骄傲。您已将东方提升至荣耀的顶峰，您对人们慈善，以正义培育他们，您坚持不懈，直到赢得荣耀之冠冕。您可以快乐地安歇在上帝的慈荫之下，上帝必会重重奖赏您。²⁵⁸

在这位基督教作家之后是海法的穆夫提穆罕默德·穆拉德演讲。他说：

我在此不愿过夸这位伟人，因为祂的双手时刻准备服务人类，祂的一生只做正确的善事，生命中充满了美好而奇妙的故事，所有这一切，除了心眼已盲者之外，无人可以否定……

您这位尊敬的领航者啊！您生得伟大，死得亦伟大！这幅伟大的葬礼场面只不过是您生命和死亡之伟大的辉煌明证之一。可是您却离开了我们啊！您是人类慷慨与慈悲的领袖啊！现在贫苦者又该转向谁呢？谁来照顾饥谨者呢？还有孤寂者、寡妇和孤儿又该如何呢？

469

愿主引导您的家人和亲属，赐予他们耐心，以度过这场哀伤的大难，让您沐浴在祂慈恩之洋中！祂真确是聆听祷告、回应祷告的上帝。²⁵⁹

海法的穆夫提之后，紧接着是一位著名的穆斯林，即阿卜杜拉·穆赫利。他说：

……知识之阳已落；美德之月已沉；光荣之座已颓；慈悲之山已因这慈悲者自尘世升往永恒天国而崩。我无需解释我们所失去的这位伟人有多么崇高，也不必讲述祂的伟大品格，因为公正的诸君俱为证人，已经亲眼见证祂身上的美善，包括品格之美、心灵之善、知识之广博、慷慨之无限……如果我的话有欠忠实，或者不足以贴切地褒扬这位已逝的慷慨之人，请各位宽恕我，因我口舌所言皆出自一份美好的记忆和一颗破碎的心灵。诚然，它们是伤口而非话语；它们是眼泪而非言辞……“这场灾难足以让人们淡忘以往的任何灾难，但这场灾难将永难忘怀。”²⁶⁰

470 接下来，著名的穆斯林诗人谢赫·尤努斯·哈提卜朗诵了一首自创的诗。巴斯利乌斯主教（海法希腊正教教会的领袖）特别讲述了阿博都-巴哈的人道主义行为、对穷苦民众的慷慨，以及祂迷人且庄重的仪态。然后是青年人致敬。瓦迪·布斯塔尼是一位年轻的基督徒，他献上了一首诗。部分诗句摘录如下：

在人们的心灵中，您是不朽的。像您这样拥有所有至善、美德和荣耀的人，是永恒的……阿博都-巴哈啊！巴哈欧拉之子啊！愿我的生命奉献给您。您才是全知者，其他人只配称有学问的人。在您所处的日子，诗人还能说些什么呢？阿博都-巴哈啊！巴哈欧拉之子啊！您按照上帝的意愿而生活，而不受他人的想法所左右。您在基督和圣母马利亚生活过的圣地离世。这块土地亦接受过穆罕默德，这块土地的尘土亦是得到祝福与财富……我们必将得到这座陵墓和安息此处的人的支持。爱与奉献之圣约将永远存在我们彼此之间。²⁶¹

第八位致辞的人是萨洛蒙·布扎格洛，他是海法犹太团体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用流利的法语演说，大意如下：

471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缺乏信仰的时代，竟然会出现阿博都-巴哈·阿巴斯——我们正在悼念的这位伟人——这样伟大的哲学家。祂的话语直达我们的心灵和良知。祂的教义和原则构成了所有宗教和道德之基础，满足了我们渴求的心灵。祂的著作、公众演讲和私人谈话，总能说服最博学和最传统的人。祂是自我牺牲、服务他人的鲜活典范。

472 阿博都-巴哈的哲学简单明了，同时又无比崇高。它符合人类特质，它的美德可以战胜偏见和迷信……阿巴斯已经从海法，从巴勒斯坦，从圣地——历代先知出现的地方——逝去了。在这片土地上，古老的辉煌再次重现。不只是我们在哀悼祂——我们引以为豪的人，在欧洲，在美洲，在所有国家，任何渴求社会正义和友爱的人都在为祂哭泣。祂受尽了专制强权、狂热主义和排斥偏狭的伤害。近十年来，祂被关押在阿卡——奥斯曼帝国的巴士底狱。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的首都——曾监禁祂和祂的父亲。波斯——神圣哲学的古老摇篮——驱逐了在那片土地上孕育了其理念的子民。难道我们看不到光耀圣地的神圣意志已经彰显，要让它再次成为高贵与慷慨理念的摇篮？祂为我们留下了如此辉煌的遗产，祂并没有死。祂向世人弘扬了如此伟大的原则，祂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²⁶²

下一位致辞的人是谢赫·阿萨德·舒佳尔，此人是阿卡的著名穆斯林居民，以其学识和口才而著称。在他之后是著名的穆斯林诗人穆罕默德·萨法迪，他朗诵了一首挽歌。谢赫·阿萨德称赞阿博都-巴哈：

……已是一位阿卡居民，因为我们这些人已经同祂生活了四十年之久。祂的聚会是知识的聚会，祂向人们解释了所有的经书和圣传……祂针对孤儿寡妇的救济工

473

作，从来没有间断过……祂的地位如此崇高，却从不忘记帮助那些蒙受苦难的人。冬天，祂与学者名流在阿卡谢赫·阿里·米里的家中聚会；夏天，聚会则在法克霍伦^①的庭院举行……在所有这些聚会中，人们发现祂就像一部鲜活的历史书，一位所有圣书的评论家，为所有与科学和艺术相关的当前事件提供哲理。后来祂迁到了海法，并去往了欧洲和美洲，发表了大量雄辩的演讲和忠言，其宗旨皆是为了带来宗教教派之间的团结与和谐，消除他们留在心灵和唇舌的纷争，鼓励他们把握本质，忽略细枝末节。祂以科学的方法传播祂的信息。一群波斯人和其他人批评祂，并印刷和散发了一些小册子，以诋毁祂的观点。尽管如此，祂却从来不在意他们的批判和反对，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憎恶和仇恨而受伤，而是继续勇往直前地宣传教义。上帝在其造物中制定了一条永不变更的规律，即一个发起和宣扬哲理的人，势必会有一些拥护和赞美的人，也会有一些反对和拒绝的人。²⁶³

以下是穆罕默德·萨法迪诗文的摘录：

周日的夜晚，天堂开启了，阿博都-巴哈的灵魂伴着荣光飞翔。

祂受到了先知们的迎接和款待……

卡尔迈勒山啊！你现在比天国更加骄傲，因为你已经成为最神圣的山峰……

只要我生命尚在，就会一直为你哭泣；曾多少次，你用双手擦拭他们的泪珠……²⁶⁴

474

说完挽词后，巴勒斯坦最高行政长官出列致敬，其余官员依样而行。

……接着，装着慈爱服务之珍珠的棺木，缓慢而庄

① 阿布德宅邸所在的一个地区。

严地进入一个简单的空墓室中。

这是何其悲痛的时刻啊！那双备受钟爱的双脚再也不会行走于这片尘世了！那曾启发无限忠诚和敬意的面容从此消失了！²⁶⁵

守基·阿芬第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告诉我们：

东西方的大量报刊报道了这件大事，其中一篇文章最为显著：

1921年12月9日《时报》（法国的一家主流报纸），刊载了一篇题为《和平缔造者》的文章，描述了阿博都-巴哈一生的历程，以下摘录部分内容：

“一位先知于巴勒斯坦逝世，他名叫阿博都-巴哈，巴哈伊信仰创始人巴哈欧拉的儿子。这个具有“团结”特性的宗教也叫巴比教。巴比教徒追随巴比教的弥赛亚，即巴孛。1850年，巴孛要用适度的方式振兴波斯。巴哈欧拉及其儿子——父亲的仆人，则要振兴世界。巴黎眼中的阿博都-巴哈是一位高贵仁慈的长者，数十年来，祂在我们之中散播神圣话语。祂身穿朴素的橄榄绿长袍，头戴白色头巾……祂说话温和、亲切且滔滔不绝。虽然听不懂祂所说的波斯语，但是聆听祂讲话却是一种乐趣。总体来说，巴哈伊信仰是仁慈而单纯的宗教，同时它又是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和自由思想的综合体。阿博都-巴哈倡导琐罗亚斯德、摩西、穆罕默德和耶稣的教义。你可能认为综合这些宗教实在是太多了，会让人混淆不清。那些不了解这种神圣事物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信仰的启发罢了……在祂的白色头巾下，祂的双目放射出智慧和仁慈的光芒。这些目光就像父母般慈悲而单纯。祂的力量似乎来自那位知道如何爱人类，且知道如何让人类爱祂的人。对于如此一个无邪而纯洁的美好宗教，我们诚然可以用下面一句话来表

达：‘宗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美丽。’”

阿博都-巴哈逝世两天后，《晨报》^①刊载了大量积极评论，其中一段文字如此描述巴哈伊运动：

“备受尊崇的巴哈欧拉于1892年去世，阿博都-巴哈继承了其宗教观念之衣钵。经过四十年漫长的囚禁生涯，在土耳其宪政运动后，阿博都-巴哈可以游历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位上帝信使不断向人们传播人类神圣起源和天下一家的信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祂具有独特的待人之道，彬彬有礼。祂邀请佛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共聚一处，和睦相处。祂说：‘万物通过爱而被创生，让他们生活在和平与友爱之中吧。’”

《纽约世界报》在1921年12月刊载了如下报道：

476

“在阿博都-巴哈之前，还未曾有过东方的宗教运动领袖访问美国……今年6月，本报特约记者拜会了这位智者，并做了如下描述：‘只要见过阿博都-巴哈，祂的人格特点就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脑海中：祂的仪态威严可敬，身穿飘曳的长袍，头巾与发须一样白，敏锐的眼神似乎能够洞穿人心，甜美的笑容感染周围一切。’……”

“即使在人生暮年，祂仍然热切关注世界事务。当艾伦比将军自埃及横扫海岸线时，最先向阿博都-巴哈求教。当犹太复国主义者来到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寻求阿博都-巴哈的建言。祂对巴勒斯坦抱有最光明的希望。阿博都-巴哈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为这个无宗教信仰世界敲响警钟。祂教导男女平等，‘人类世界拥有两翼，一翼为男，一翼为女。若其中一翼软弱，鸟儿就不能飞翔’……”

1922年1月的《印度时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开篇如

^① 1937年，这份英国日报被《每日电讯》收购。

下：

“即使在比现在更平常的年代里，阿博都-巴哈去世——孟买的巴哈伊大会已经宣告这个悲讯——也能激起许多非巴哈伊同胞的内心情感，这些人认同巴哈伊信条，仰慕该信仰创始人的毕生工作。虽然我们只是偶然知晓这位伟大宗教领袖去世的消息，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禁将注意力从政治和混乱局势中转移开来，转而思考这位伟人的事迹和理想。”

在简单描述这场运动的历史后，文章总结道：

“现在，我们不愿评判巴哈伊理念的纯洁性、神秘性和崇高性在其伟大领袖离世后，能否继续保持下去；也不愿猜测巴哈伊信仰有朝一日能否变成一股强大的宗教力量，甚至超过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但是我们愿意向这位伟人致敬，因为祂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祂坚信和平与爱可以统治世界——尽管世界大战粉碎了祂的许多理想；祂比托尔斯泰更加有力地告诉西方世界，宗教永远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²⁶⁶

477

现在回到图德-波尔的私信^①：

1921年11月30日，《伦敦时报》刊登了一则讣闻，其中写道：“阿博都-巴哈具有伟大的灵性力量和无比的威严，祂的名字在中东和其他地区都受到格外敬重。”……

1921年12月3日的《光明报》称赞阿博都-巴哈为“巴哈伊运动的伟大领袖，其信徒有数百万，都在为和平与人类友爱而工作”。

1921年12月2日的《每日镜报》刊载了一幅教长的精美照片，并附有一则短讯。1921年12月1日的《每日邮报》写道：“巴哈伊信仰的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去

^① 本书边码第453页引述过他的私信。

世的消息，让人回想起了东方宗教为数不多的传教士前往西方的旅行经历。这位巴哈伊宣称祂的信仰表达了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真理。”

这篇文章还提到了1911年教长访问伦敦，这也引出了1921年12月5日的那篇回信：

“致《每日邮报》的编辑。亲爱的先生，在贵报关于巴哈伊信仰的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一文中，您提到了祂1911年访问伦敦一事，您似乎认为这位尊敬的东方贤者在生活简朴方面言过其实。

“阿博都-巴哈在伦敦时，我们这些当地朋友确保祂生活舒适，这是我们的荣幸。但是，这绝不等于祂自己的生活不简朴。

478

“笔者在东方时，曾几次为祂的座上客，亲眼见过祂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位巴哈伊领袖从没有过一件以上的外套，吃得很简单，并且时刻准备与贫者分享祂的所有。战争期间，若无阿博都-巴哈的悉心关照，巴勒斯坦的许多人早已饿死。如此全然献身的人，将会令世上千千万万的人们永不忘怀。真诚的W. 图德-波尔。”

1921年11月29日，教长的外孙守基·拉巴尼从牛津来到伦敦，住在格兰德女士^①的家中，受到了布洛姆菲尔德夫人、格兰德女士和J. E. 埃斯尔蒙特医生的热心照顾。1921年12月16日，他和妹妹以及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乘船前往海法。

有一件事或许值得一提，英国驻巴勒斯坦最高行政长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格外崇敬阿博都-巴哈，经常就

① 格兰德女士是加拿大多伦多人，在伦敦住了若干年。在她的慷慨帮助下，上雷金特街的巴哈伊中心得以维持。

巴勒斯坦的事务请教于祂。教长去世的消息令他悲痛万分。

《纽约世界报》驻伦敦的编辑于1921年12月1日拜访了笔者，并于当晚向纽约报社拍发了一封特别电报。

在伦敦神智学会秘书的特别要求下，次年1月的《神智学者》刊登了一篇简短的教长生平回忆录。 479

在我写这本书时，某些回忆不断涌入脑海。记得那次教长在伦敦市教堂的讲坛上，我站立于侧，看到超过五千名听众在台下，他们屏气凝神地聆听着阿博都-巴哈饱含灵性的话语，注视着祂的每一次笑容、每一个动作。

我想起1911年与祂在克利夫顿的树林里散步，祂谈到基督教将会迎来一场灵性复兴；还有在1913年，夕阳西沉时分在塞纳河畔漫步，祂谈到了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以及终将来临的至大和平。

在埃及亚历山大的雷姆莱，我曾与祂坐在棕榈树下闲聊。祂谈到了人类团结的重要原则。在场的有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琐罗亚斯德教徒、印度教徒和自由思想者，他们围坐在祂的身边，团结于共同的信仰和期望中。

我犹记得与教长在卡尔迈勒山坡上散步，在祂海法的家里与祂分享简单的食物，在花园陵园聆听祂悠扬的祈祷声，在阿卡巴哈欧拉的家中与祂家人一起生活。

教友们读到这些话，肯定会回想起类似的经历和场景，并且由衷地感恩这些回忆。

教长没有死去，祂一直活在我们之中。人类救赎的伟大灵性工作将永远持续下去。

480

尽管今日世界的悲苦如此明显，不过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正在接近我们。今日，能够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大同的到来而奋起工作，是每个人的荣幸。

愿巴孛、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所有天国众灵的祝福现在且永远降临我们。^①

守基·阿芬第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继续说：

教长去世后的第七天，大约一千名各种族、宗教背景的海法穷人，都收到了以阿博都-巴哈名义分发的米粮，阿博都-巴哈一直都是他们的朋友和保护者。这位“穷人慈父”的离去，让他们无比悲痛。在祂离世的头七天里，每天都有五十到一百名穷人来到教长家门口——也就是阿博都-巴哈生前向他们发放救济品的地方——领取粮食。

阿博都-巴哈逝世四十天时，召开了一个追悼宴会，大约有六百位宾客到场，他们来自海法、阿卡以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周边地区，包括各个宗教、种族和肤色的人。当天，有超过一百名穷人也受到了款待。腓尼基省督和其他官员，以及一些欧洲人也在场。

这次宴会完全由教长的家人筹备。长桌上装饰着勒杜鹃，枝条垂下桌面，紫色的花瓣与白色的水仙花争相斗艳，桌上的大碟子装满了摘自教长果园的金黄橘子，这些将宽敞的房间装扮成一幅可爱的画面。地板上唯一的点缀物就是一些精美而素雅的珍稀波斯地毯，没有其他无用琐碎的装饰破坏这单纯而高贵的氛围。

所有的客人都受到了同等的接待，这种场合没有所谓的“上座”。教长的家里从来不会特殊招待某些宾客。

481

午餐过后，客人们来到了一间宽敞的大厅，大厅里

^① 据笔者所知，此信至今未出版。

同样没有装饰，墙上除了一幅阿博都-巴哈的画像以供大家集体瞻仰，以及一些古老的波斯挂毯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厅前摆了一张讲台，当天的演讲过程中，在场的每个人都在静静地聆听。

腓尼基省督在演讲中说：“……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对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那高贵的身影思绪万千地走在街道上；他那彬彬有礼且儒雅的仪态；他那仁慈的胸怀；他对小孩和花卉的喜爱；他的慷慨作风和对穷苦受难世人的照顾。他是那样地慈祥和淳朴，在他的身边，我们甚至忘记了他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也不会意识到他的经文和言论为东西方成千上万的人带去了安慰和启迪。”……

接着还有一些人赞颂了阿博都-巴哈的工作和生活。以下仅是他们演讲的部分摘录：

“一个召唤从德黑兰响起，在伊拉克得到回应，在土耳其领土传扬，让圣地产生共鸣。在这些地方，这个召唤不断积聚力量，直到响彻埃及，最终横跨大洋抵达西方的新世界。

“这个召唤呼吁人类彼此相爱、相互团结、和平共处；这个召唤出自最纯洁的动机，否则它绝不可能以闪电般的速度波及整个世界。

“向阿巴斯致敬！东方的自豪和荣耀属于他，因为这个时代的东方见证了知识的骤增和偏见的消除。他已经抵达了伟大的荣耀顶峰；他受到了胜利旗帜的迎接；他是从波斯升起的一颗明星，将其光芒照射在人心中，在荣耀的天庭上，这颗明星愈发明亮，直到最后灿烂地照亮我们的地平线；他的原则让世上的人们变得谦卑，正如巴哈欧拉所做的那样……”

“我相信，坚定地相信，我们现在哀悼的人，在他八十年在世的时光里，他以唇舌忠告世人，以笔尖指引

世人，以高贵的行为树立典范，现在祂选择用无言的沉默来引领他们。

“让我们在沉思和冥想中向祂致敬。那天在祂家门前，我让你们哀泣，但是现在我恳求你们，忘却你们的忧愁和悲痛，不再落泪。诚然，阿巴斯爵士的躯体离开了我们，但是祂永恒的精神和美妙的事迹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虽然祂已经逝世，但是祂那些智慧的忠告、正确的教义、仁爱的行为、高贵的典范、崇高的奋斗、强大的意志、坚韧刚强的精神、坚持不懈的态度，都将成为我们的光荣遗产。”²⁶⁷

阿博都-巴哈的遗嘱和圣约封存在一个信封里，交由至大圣叶保管，收信人为守基·阿芬第。直到守基·阿芬第抵达海法后，信件内容才被知晓。1922年1月16日，至大圣叶拍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全世界的巴哈伊：

遗嘱委任守基·阿芬第为圣道圣护和正义院领袖。

阿博都-巴哈逝世的前几年，祂曾写下了一篇祷文，其序言如下：

凡谦卑热情地吟诵此祷文者，都会使这位圣仆内心宽慰、喜悦，犹如面对面地觐见祂的圣容。

483 这篇祷文适合在祂的陵殿朗读。以这篇祷文作为本章的结束——正如守基·阿芬第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合著的《阿博都-巴哈逝世》一书那样——再恰当不过了：

祂是无量荣耀者！

上帝啊，我的上帝！谦卑而含泪的我，向祢举起求助的双手，我的脸庞紧贴祢圣门的尘埃。祢那崇高的圣门，超越智者的学问和所有颂扬者的赞美。求祢以怜悯的目光，仁慈地俯视祢门外的谦卑之仆，让他沉浸于祢永恒仁惠之汪洋。

主啊！他是祢贫乏而卑微的仆人，痴迷地哀求祢，臣服于祢的手中。他热诚地向祢祷告，信赖祢，在祢面前垂泪呼求：

主啊，我的上帝！赐我以神恩，服务祢所垂爱的人；让我坚定地侍奉祢，以对祢圣庭之崇拜及对祢辉煌天国祈祷之光辉，照耀我的面容。帮助我在祢天庭门前消除私心，在祢圣域中超脱凡尘。主啊！让我畅饮那“无我之杯”，穿上那“无我之袍”，沉浸于那“无我之海”。至高荣耀的主啊！让我做祢钟爱者路上的尘埃吧！让我为拣选者行踏而变得崇高的土地奉献我的灵魂吧。

祢的仆人朝朝暮暮，以此祈祷来呼求祢。主啊，望祢成全他的心愿，照耀他的心田，愉悦他的胸怀，点亮他的心灯，以使他效力于祢的圣业，服务于祢的仆人。

祢是施与者，慈悲者，最慷慨者，宽仁者，仁慈者，怜悯者。

第二十五章 遗嘱与圣约

阿博都-巴哈的遗嘱与圣约是祂被囚禁于阿卡城的七年时间里（1901-1908年），在三个不同时期写成，包括三个部分。圣护曾经如此评述这份遗嘱：“实现神圣意志的至高且永不谬误的工具”，以及“被视为新世界秩序的宪章，这个新世界秩序既是这个最伟大神圣天启之荣耀，也是它的许诺”。很明显，阿博都-巴哈的遗嘱与圣约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本书不拟细致探讨这份遗嘱，因为已经有大量文献阐述它的深远意义，并且将会有更多类似的文献出现。它是巴哈欧拉教务管理体制——那注定在时机成熟时覆盖全人类的体制之“核心”和“模式”——的宪章。在这份文件中，阿博都-巴哈“揭示”了巴哈伊信仰教务管理体制的性质，“再次确认了它的基本原则，补充了它的基本信条，肯定了它的必要性，列举了它的主要机构”。²⁶⁸

但是，遗嘱中有三个要点必须在此提及，因为通过这些要点，阿博都-巴哈保证在祂去世后，巴哈欧拉的圣道可以获得无误的保护。简而言之，祂指定了祂的继承人，保护继承人免遭任何潜在的挑战，并指明了世界正义院——巴哈欧拉设计的最高行政机构——的实现途径。

485 遗嘱以如下庄重的言辞开篇：

一切赞美归于祂！祂以圣约之盾守卫圣道之华殿，
以免遭受其怀疑之鏢的袭击；祂以遗嘱之军保护至仁律

法之圣堂，捍卫正直光明之大道，借此遏制企图颠覆其圣厦的叛约者发起的攻击；祂借助忠士之援手守护自己的坚固堡垒及至荣信仰，而诽谤者之诋毁中伤动摇不了他们，任何世俗欲念、荣誉和权力亦无法使他们背离祂以清晰昭然之言所牢固确立的、用祂那万荣之圣笔书写和启示的、铭刻于永存书简里的上帝圣约及祂的遗嘱。

敬意和赞美、祝福和荣耀归于由那“神圣双树”连理所生的、受福佑的、幼嫩、青葱、茂盛的“终极圣树”之主枝；归于那出自“两大澎湃之洋”的熠熠生辉、至为神奇且独一无二的无价珍珠；归于那些在“大分裂之日”恪守圣约的圣树之分系和枝桠；归于那些广扬神圣芬芳、公告祂的证据、宣示祂的信仰、颁布祂的律法、除祂之外超脱一切、在此世秉持公义、在上帝众仆的心灵里点燃对祂的爱火之圣辅（栋梁）；归于那些已然确信并恪守祂的圣约、在我去世后跟随自神圣指引源泉射出之光芒的人士，因为，看吧！他是自那“神圣双树”^①连理而生的神圣主枝。凡寻求他那保护全人类之庇荫者，必得福佑。

486

因此在最开始，继承体系就确定下来了，巴哈伊从而知道该转向谁。在遗嘱与圣约第一部分接下来内容中，明确指出了继承人的名字，且其权威超越其他所有人：

我亲爱的朋友们啊！本蒙冤者辞世后，阿格桑（圣枝）、^②“终点圣树”之阿夫南（嫩枝）、^③圣辅（栋梁）以及阿卜哈美尊所眷爱的人们，皆应转向守基·阿芬第——“神圣双树”长出之嫩枝、圣树两分枝连理而生之果实，唯因他是上帝之表征，蒙选之枝，圣道守护

① 指的是巴哈欧拉和巴孛，守基·阿芬第是这两支血脉的后人。

② 巴哈欧拉的族人。

③ 巴孛的族人。

者，所有阿格桑、阿夫南、圣辅和上帝所钟爱的人们皆须顺从……

这神圣而幼嫩之分枝——圣道守护者和将由普选产生之世界正义院，皆受阿卜哈美尊的照顾与保佑，皆受崇高圣尊^①（我愿能为祂们二位献身）的庇护和无误指引。他们所作的任何决定皆为上帝的旨意。不服从他们便是不服从上帝……正义院诸成员，所有阿格桑、阿夫南和圣辅，皆须表明自己服膺于他，臣服于他，从属于他，唯他是瞻，在他尊前秉持谦卑……

487 我们须细思，如果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暴君或者任何其他敌人在阿博都-巴哈写遗嘱中途就结束祂的性命，那么圣道的领袖将会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守基·阿芬第是在1897年诞生的。

在还没有指定守基·阿芬第为上帝圣道的圣护之前，阿博都-巴哈详述了米尔扎·叶海亚背叛巴哈欧拉的故事^②，解释了巴哈欧拉的同父异母兄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这位被巴哈欧拉在圣约经书中指定为次大圣枝的人，为何丧失了他的地位且不能成为信仰的领袖：

笃守圣约的人们啊！动乱中心、罪魁祸首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已经离开了圣道的荫庇，背弃了圣约。他伪造圣文，重创了上帝的真信仰，驱散和分裂了上帝的信众，怀着刻骨之仇竭力伤害阿博都-巴哈，带着切齿之恨攻讦这位神圣门槛之仆。他抓起一只只飞镖向我掷来，欲将本蒙冤之仆的胸膛刺穿；他从不错失任何可以重创我的机会，也不吝惜任何可以害死本不幸者的毒药。我向至圣阿卜哈美尊和崇高圣尊之光（愿我

① 两个尊称分别指的是巴哈欧拉和巴孛。

② H. M.巴柳齐的《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与巴哈伊信仰》一书对此有详细记载。

的灵魂能献给祂们卑下的仆人们)起誓：对这等不义行径，阿卜哈天国仙阁里的居民痛哭流涕，上天英灵悲痛不已……可这邪恶之徒的恶行却愈演愈烈：他挥斧砍剥圣树之根，猛烈撞击圣道之殿，使天佑美尊所眷爱的人们血泪盈眶，使唯一真神的敌人欢欣鼓舞，使众多探寻真理者因他的公然毁约而偏离了圣道，使叶海亚之追随者本已破灭的希望复燃，使他自己受人憎恶，使至大圣名的敌人愈发放肆傲慢，抛弃了那明确而无可置疑的经文，播下了怀疑的种子。若非亘古美尊仁慈地将所应诺的协助时刻惠赐于我——虽然我并不配受此恩泽，卑鄙无耻的他必已破坏，不，而是毁灭圣道，彻底倾覆圣厦。然而，赞美归于主，我们收到了阿卜哈天国那致胜的援助，天域之师奔来赐予我们胜利……那么，为了上帝的真信仰受到保护，祂的律法得以捍卫，祂的圣道安然如故，人人皆有责任牢记那些明白无误揭示他罪行的神圣圣文……祂（巴哈欧拉）说——荣耀与神圣归于祂的此言：“我所宠爱的愚蠢之徒竟然视他为我的同伴，还在此地煽动叛逆，他们确是挑拨离间者！”想想吧，那些人何其愚蠢！他们都曾觐见过祂（巴哈欧拉）、瞻仰过祂的圣容，竟也四处哄传此等无稽之谈，直到祂说——赞美归于祂这明确之言：“谁若离开圣道之荫庇片刻，必将化为乌有。”深思吧！祂是怎样强调哪怕片刻之背离的。亦即，谁若向左或向右偏离，哪怕只有毫发之微，他的背离便确凿无疑，他的一无是处便昭然若揭……

488

宁有比违背圣约更严重的背离？！宁有比米尔扎·巴迪乌拉所证实和公布的篡改并伪造圣文更严重的背离？！宁有比诽谤圣约中心本人更严重的背离？！宁有比散布有关上帝约法之殿虚假且愚蠢的谣言更触目惊心的背离？！宁有比……下令处死圣约中心更严重的背

489

离？！

接着，阿博都-巴哈讲述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同党的阴谋细节，这些阴谋导致伊斯坦布尔直接派出调查小组^①。

阿博都-巴哈最后说：

调查团竟同意并认可了我弟弟和那些居心险恶者的种种构陷，并将其呈交国王。此时此刻，一场猛烈的风暴正在袭击本囚徒。但无论凶吉，祂都听候国王仁慈的旨意。愿主惠助国王公正行事。不管处境如何，阿博都-巴哈都绝对静若止水，坦然面对，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并将完全顺从和听命于祂的旨意。宁有比这更可恶、更可憎、更邪恶的忤逆之行？！

同样，仇恨的核心人物也欲置阿博都-巴哈于死地，这一点得到了米尔扎·舒阿乌拉的亲笔证词的支持……

主所钟爱的人们啊！简言之，据上帝断言，叛逆的中心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因犯下滔天罪行而严重堕落，已被砍离圣树。诚然，我们并未冤枉他们，是他们咎由自取。

490 尽管叛约者的邪恶行为被全部揭发，可是阿博都-巴哈在遗嘱与圣约的第二部分还是为他们启示了一篇祷文。“圣约破坏者将会受到上帝愤怒的谴责，但是对于这群卑鄙敌人，阿博都-巴哈只说了这些话”²⁶⁹：

主啊，我的上帝！我用我的话语和至诚之心央求您，莫因他们的残酷、恶行、诡计和捣乱而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愚昧可鄙，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不识善恶，不分是非，不辨正邪。他们听从私欲的驱使，追随他们当中最败德最愚蠢之徒的脚步。我的主啊！宽恕他们吧，使他们免遭此乱世之中的所有苦难，让你的这

① 见本书边码第112页、118页。

位身陷黑暗绝境的仆人承受所有的考验和困苦。独选我来承担所有不幸吧，让我成为一切你所钟爱者的祭献吧！至高的主啊！愿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的存在、我的精神、我的一切都能献给他们。上帝，我的上帝啊！我俯首卑微地向你哀求，满腔热情地向你祈祷：宽恕所有伤害过我的人吧！原谅那些合谋反对我和冒犯过我的人吧！赦免对我行不义之举者的罪过吧！惠赠他们佳礼吧！给予他们快乐，解除他们的烦恼，恩准他们和平与繁荣，将你的福佑赐予他们，将你的恩泽倾注他们。

你是强大者，仁慈者，救难者，自足者。

说完这篇祷文，紧接着说了这些话：

我挚爱的朋友们啊！我现在的处境极其危险，我的生命已时日无多，因此，为保护上帝的圣道，保全上帝的律法，捍卫上帝的圣言，维护上帝的教义，我不得不立下本遗嘱。我向亘古美尊发誓！本蒙冤者从未也绝不记恨谁，对任何人都不抱恶意，亦未曾说过于世无益的话。然而，我的至高职责敦促我捍卫和保全圣道……

491

以下是阿博都-巴哈遗嘱第二部分的结尾，正如上文所言，这部分是在祂以及上帝圣道在危机四伏的时刻完成：

上帝啊，我的上帝！我恳求你、你的诸先知和天使以及你的众圣徒和圣者作证：我已向你所钟爱者宣布了你的确证，阐明了所有事项，以使他们能守护你的信仰，守卫你的正道，捍卫你光辉的律法。你的确是全知者，全智者。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正义院的权威并非来自阿博都-巴哈的遗嘱与圣约，而是由巴哈欧拉亲自赐予。但是，阿博都-巴哈的遗嘱明确了世界正义院的地位，以及世界正义院成员由谁选

举。

492

至于正义院，上帝已命定它为所有善行之源，且永不犯错。正义院须由普选——即全体信徒投票——产生。其成员须做敬畏上帝之表率，成为知识和悟性之源，须对上帝之信仰坚定不移，须做全人类之祝福者。这里所说的正义院乃指世界正义院，亦即，各国须成立一个中级正义院，再由这些中级正义院选出世界正义院的成员。一切事务皆须呈交该机关。凡圣典未予明文规定者，皆由它制定相关法令和条例。一切难题皆须由该机关解决……

正如有关信仰圣护的要点包含在遗嘱的三个部分中，有关世界正义院权威的要点也在每个部分得到确认和强调。上面所摘录的文字来自遗嘱的第一部分，以下摘自第二和第三部分：

……人人皆须遵奉《至圣经书》，凡涉及该经未予言明者皆须求教世界正义院。该机关之任何决议，无论一致或多数表决通过，确然皆为真理，皆为上帝自身的旨意……

……人人皆须仰赖圣道中心和正义院并寻求其指引。凡另寻他助者，大错特错矣！

阿博都-巴哈的遗嘱与圣约构成了巴哈欧拉天启与世界秩序——前者努力弘扬的目标——之间“不可分割的纽带”。这份遗嘱是世界秩序的宪章，它促使所有试图理解本时代人类命运的人士，坚持不懈地积极研究它。用圣护的话来说，阿博都-巴哈的遗嘱与圣约是“祂留给后人的最伟大财富”，“祂思想散发的最璀璨光芒”。^①

以下忠告摘自阿博都-巴哈圣约的第一部分，它们照亮了未

① 遗嘱与圣约的全文收录在《巴哈欧拉的圣约》一书中（见参考书目），同时附有圣护的评述。

来岁月的道路：

主所钟爱的人们啊！在本天启周期里，分歧和争执乃被绝对禁止。凡违反者皆将失去上帝的恩宠。人人皆须对世界所有民族和宗族——无论朋友或陌生人——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仁爱、正直的操行、坦诚的态度和真挚的友好。此仁爱和友善之精神须达到如此程度：变生人为朋友，敌人为兄弟，无论有何差异，概无一丝芥蒂。盖因普世一体乃上帝之属性，一切局限皆属尘世。有鉴于此，人须竭力在生活中彰显美德与圆满，以使圣光普照人人，阳光普照世界，恩雨遍洒万民，更生之和风复兴万物，芸芸众生皆由上帝之圣餐得到自己应有的份额。同理，唯一真神的仆人们也须将其友爱和亲善慷慨施与所有人类。对此不得有任何限制和约束。

493

因此，我亲爱的朋友啊，你们务必以至高的坦诚、正直、忠信、仁爱、亲善和友好与世界各国人民、种族和宗教交往，如此，整个人类世界便会洋溢巴哈之恩带来的神圣喜悦，无知、敌意、憎恶和怨恨便会从人间消失，世界各国人民、各个种族间疏离隔漠之黑暗便会被团结之光驱散。即便其他民族和国家失信于你们，你们也要忠诚以待；即便他们对你们不公，你们也要公正以待；即便他们疏远你们，你们也要将他们吸引到身边；即便他们敌视你们，你们也要友善相待；即便他们毒害你们的生命，你们也要愉悦他们的灵魂；即便他们伤害你们，你们也要抚慰他们的伤痛。此乃真诚之士的品性！此乃忠信之君的品性！

结 语

本书尝试讲述阿博都-巴哈的故事，但是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第一章的开篇文字：

面对这样一个超越一切屏障、实现绝对圆满的生命，任何描述都是苍白无力的。没有人能够评估这个生命的价值，因为在祂——巴哈欧拉之子——的一生中，每一个事件都蕴含着重大的意义。

我们也必须再次看看守基·阿芬第在本书开始时所说的话：

首要者，乃祂一直且永远必须被视为：巴哈欧拉绝世与统摄之圣约的中心和枢轴，祂的最崇高杰作，祂的光辉之无瑕明镜，祂的教义之完美典范，祂的话语之无误诠释者，所有巴哈伊理想之化身，所有巴哈伊美德之楷模，亘古圣根长出的至壮圣枝，上帝律法之支柱，“万名拥戴”之核心，人类一体之倡导者，至大和平之旗帜，本至圣启示周期核心天体之卫星。这些属性和名称之寓意乃明确无疑，而它们在“阿博都-巴哈”这一奇妙名衔上得以最真、最高及最佳体现。

守基·阿芬第补充说：

除此之外，祂更是“上帝之奥秘”，此乃巴哈欧拉钦选并授予祂之称谓，它绝非意味着阿博都-巴哈具有先知地位，而是向我们表明，凡人属性与超凡知识及至善这难以相容之二者，在祂的身上完美结合并协调一致。

阿博都-巴哈是上帝的奥秘。因此，谁人又可描述祂？

附 录



一 天国戏剧

此为《天国戏剧》的大纲，由阿博都-巴哈送给加布丽埃勒·恩托文^①。后来，帕芬（即玛丽·巴兹尔·霍尔）以该大纲为基础，写了一份同名剧本。^②阿博都-巴哈没有打草稿，一气呵成讲述完毕，只是翻译过程中略有停顿。

天国的先锋站在人群前，动人心弦和振奋灵魂的美妙音乐响起，乐队在看不见的地方。音乐逐渐淡出，先锋宣示天国的降临。他将号角拿到嘴边。

帷幕拉开，舞台上满是男男女女，皆在沉睡。号角声响起，他们开始苏醒。

音乐突然响起，人们听到后满腹狐疑。他们站起身来，彼此问道：“这是什么？哪里传来的音乐声？”一些人重新埋头于自己的事情，毫不在意。起初，一些人聚在一起交谈，这时一个人停下手头的工作，走上前询问究竟。一位商人离开他的店铺，打听这些人何为聚集。一位正在操练的士兵离开队列，也去一探究竟。

这边，一位银行家正在聚精会神地数钱，他突然停下来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498 那边，一些舞者和其他人迷醉在花天酒地里。其中一些人上前来，问先锋是怎么回事。

① 见本书边码第348页。

② 伦敦：韦尔戴尔出版有限公司，1933年。

现在，前来询问者大概分成两类。第一类人听到应许者到来的消息后，不相信这个消息，甚至摆出嘲弄的态度，他们皱着眉头，耸耸肩，重新回到了各自的工作中。第二类人听到音乐后，竖起耳朵欲捕捉天启的意义，睁大眼睛寻找奥秘何在。

盲人看到了光明，聋子听到了声音，死人起身行走，身上仍然披着死亡时的衣物。

那些不信者要求看到神迹显现，他们需要证据，这些人说：“但是，我们想看到地震。如果应许者果真到来，太阳将笼罩黑暗，皓月将失去光华，明星将纷纷陨落。我们将一直等待我们的应许者，直到这些神迹显现。我们将看到祂乘祥云自天际降下。”

笃信者高声喊道：“应许者已经降临！”

不信者大声回应：“证据何在？拿来看看！”

一些明理者解释说：“基督来自何处？祂来自天国，尽管有人嘲笑祂说：‘我们知道这个人，祂来自拿撒勒。’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祂的灵魂来自天国，而祂的身体诞生于一位尘世的母亲。与那时一样，此次应许者再临亦是如此。”

“但是我们要等待神迹显现，”不信者说，“否则我们怎么知道？一定要等到大地震动，高山崩坍。应许者将征服东方和西方。”

一个人站起来告诉人们说，这些所谓的神迹，从来不是肉眼可见的外表现象。但凡借助真理之眼的人，就会看到这些神迹皆属于精神层面。

永恒威权降自天国，躯体仅属于尘世。显赫的人群如高峰屹立，然而当显圣之光普照，他们的盛名顷刻间化为乌有。安纳斯和该亚法尽情炫耀，可仅仅是基督的荣光便让他们黯然失色。地震只不过是灵性生活引发的波动，它波及所有生物，让所有造物震颤。

基督降临的预言是神秘的，应许者再次降临的预言同样是神秘的。地震骚乱、日月失辉、明星陨落——所有这些只是

预示着世间伟人即将遭受屈辱。盲目的神学家、偏狭者和虚伪者：这些人必将衰落。

现在，不同人群分别说着这些话，有问有答，还有感慨等。

现在，一个盛大的游行队伍经过。帝王贵族、教会显要僧侣满身珠宝，衣着奢华。他们不屑地看着那些笃信者，口中说道：“为什么要抛弃我们古老的宗教？”这些人看似恶毒和残暴的魔鬼。然而，他们每个人都很悲惨。一个人摔倒了，无人伸出援手。一个人快死了，其他人视而不见。另一个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们根本不会停下来。

那些贫困的笃信者悲伤地看着这幅场景。

场景变换。一个宴会厅，桌上摆满各种美味佳肴，乐队演奏着天籁般的音乐。灯光逐渐增强，直到照亮整个大厅。衣衫褴褛的穷人围坐桌前。一个人站起来高声宣布：“上帝天国犹如一场盛宴！铭记基督说过的话！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天国！在这里的不是尘世的伟人 or 智者，而穷苦人！”

500 每个人发自心底喜悦地歌唱，到处欢乐洋溢。有人跳舞，一个人吹笛，所有人露出灿烂的笑容。有位男子在向人群演讲。在他演讲时，大家都说：“听听他吧！多么流利的演讲啊！我们认识这个人，他以前非常贫穷和无知，现在却充满智慧！”大家心中感慨万千，彼此询问其中缘由。一位妇女站起来说话，她满脸幸福的笑容。大家非常吃惊，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妇女昨天还很悲伤和愤怒，心中满是哀恸和失望，为何现在如此喜悦？”

一名男子背着一袋金子走进来，开始向每个人分发，但是大家都拒绝了，其中一个人说：“我很富有，不需要你的金子。”“我也不需要。”人们纷纷说。这名男子非常惊讶地说：“我们知道你们很穷，忍饥挨饿，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金子呢？”

这时，一名老师走进来，开始讲述高深的哲学和科学。众

听者无不惊讶，因为此人以前只是一个无知的无名之辈，为何现在如此博学？

另一个走进来，眼睛放射出灿烂的光芒，喜悦地看着周遭的美景。人们万分惊奇，说：“怎么可能？他昨天还是个瞎子。”

还有一个人听到了美妙的音乐，但是他告诉人们，几个小时前，他还听不到任何声音。

“奇迹啊！奇迹啊！这里有一人本已死去，现在却在在我们面前行走！”

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们知道这些奇迹背后的原因吗？都是因为这些天国食物！任何人享用它，便可获得永恒生命。”

闻听此言，人们异口同声地喊道：“佳音啊！佳音啊！佳音啊！”

每个人都无比喜悦，他们齐唱上帝颂歌。

上帝啊，以前我们贫困，你让我们富有！
以前我们饥饿，你让我们饱腹！
以前我们干渴，你赐予我们生命之水！
以前我们眼盲，你赐予我们光明！
以前我们行若死尸，你向我们注入永恒生命！
以前我们陷于尘世，你将我们变成天国儿童！
以前我们遭到抛弃，你却珍爱我们！
以前我们无依无靠，你让我们变得强大！
我们赞美你，主啊！

501

唱完颂歌，许多荣耀王冠自天庭降下，落在每个人的头上，散发着天国珠宝的光芒。大家惊讶地发问。一个人起身说道：“这些是天国的王冠！你们都是天国的统治者！你们将拥有永恒的领地！你们将拥有不灭的荣耀！圣灵的光辉属于你们。上帝已经钦选你们为祂服务！”他们拿下王冠深情地亲吻，然后重新戴到头上。

接着，他们开始祈祷和恳求：

上帝啊！强大者啊！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恩惠的明证！你赐予了我们生命！让我们忠诚吧，这样你的爱之火就可以点燃我们的内心，你的光芒就可以照亮我们的脸庞！让我们遭受苦难吧，这样我们就能坚定地忠于基督——祂为了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帷幕落下。

最后一幕，一位笃信者被一群压迫者带上来。他们说：“我们要杀了你。”他答道：“我准备好了，我很喜悦。”他双手举向上天，高声喊道：“上帝啊，让我准备好吧！”接着，他献出了生命。又一位笃信者被带上来，临死前仍赞美主以及祂对人们的慈悲。

第三位是一个美丽的女孩，一身白色的衣服，头戴天国王冠。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她。她独自坐在一边。一位信使带来国王的命令，说如果她愿意放弃她所抱持的信仰，她将获得巨额财富。她答道：“我并非盲目地承袭传统而接受了这个圣道。我亲眼目睹了真理，这个真理深植我心。我怎能轻易放弃我的信仰？”

502 她的父亲上来，恳求她放弃信仰。她答道：“当你已经看到阳光，你能说这里不存在太阳吗？我已经看到了太阳。你们的眼睛仍被蒙蔽。醒醒吧！太阳已经普照大地！醒醒吧！”

又一位信使来消息称，一位伟大的王子愿意娶她，前提是她必须放弃信仰。

“除了上帝，我不认识任何王子。我不会对万王之王的荣耀闭目不视！”

他们带来许多珠宝和一顶尘世王冠。“这些给你！”他们说。

“这些珠宝在我看来与卵石无异。我珍视的是上帝知识

之珠宝。这些尘世的石头或可破损，或可丢失。你们看看我的王冠吧！这些是永恒的宝石！我会为了这些注定消亡的尘世石头，而放弃这顶永恒王冠吗？”

他们说：“我们要监禁你。”

“我准备好了。”

“我们要殴打你。”

“我准备好了。”

“我们要杀死你。”

“真的吗？你们真要那么做？好消息啊！好消息啊！那样我就可以自由了。我的灵魂就可以像小鸟一样，飞离肉身的牢笼。我终于可以获得自由。我现在戴着沉重的镣铐，这些镣铐将被打破。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他们杀害了她。接着又有人一个个殉道，这些人的躯体被尸布遮盖着。一阵沉寂过后，人们走上来，敬畏地掀开遮盖的尸布。他们站在那里，惊讶地看着地上的躯体发出光芒，直冲云霄。一些人问此为何意。“这些是殉道者的灵魂，已经挣脱了他们的肉体。现在，他们获得了永恒的自由。看呐，他们正在升向天国！”

明白后，这些人惊讶和感慨万分。他们高喊：“上帝赐予了他们何等的恩惠啊！他们如此自由和喜悦！现在他们可以飞向真理之阳了！他们的灵魂回归了来时的太阳！”

二 《神圣计划书简集》^①摘录

致美国和加拿大仁慈的巴哈伊灵理会的上帝信徒和
仆人：

巴哈欧拉的荣耀属于他们！

祂是上帝！

巴哈欧拉的使徒们啊！愿我的生命奉献给你们！

应许者的天佑之身在圣书中被喻为万军之主。万军即天军。所谓天军，是指那些完全超脱人世而成为天国之灵和神圣天使的灵魂。如此灵魂是实在之阳的光芒，他们会照亮世界各洲。他们人人手握号角，正将生命的气息吹遍所有地区。他们脱离了凡人的品质与自然界的缺陷，拥有了上帝的特征，并为仁慈者的芬芳所吸引。就像基督的使徒们为基督所充实一样，这些灵魂也为巴哈欧拉至尊所充实；即巴哈欧拉的爱已主宰了他们的五脏六腑和四肢百骸，他们丝毫不为人世的怂恿所动。

504

这些灵魂乃是神圣之军及东西方之征服者。倘若他们之中有人将其面庞转向某个方向并召唤人们皈依上帝王国，所有完美力量及高尚确认必急切给予他支持和增援。他将目睹一切大门敞开，固若金汤之工事及坚不可摧之城堡被夷为平地。他凭一己之力便能攻打尘世之军队，击溃万邦兵团之两翼，突破百国阵营之防线，挥戈直击人间诸势力之要害。所谓上帝之神兵天将，就是这个意思。

① 巴哈伊信托出版社（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市，1962年）。

凡获得此地位的巴哈欧拉的信徒都将成为巴哈欧拉的使徒。因此，竭诚努力，以便你们能够到达这个无上崇高的位置，登上永恒荣耀的王座，戴上耀眼的天国王冠——那王冠上的璀璨珠宝会照亮千秋万代。

良善的朋友们啊！提升你们的情操，飞向天国的巅峰，以便借着实在之阳的光芒，即巴哈欧拉圣尊的光芒，你们蒙福的心田能被日益照亮；以便你们的灵魂每时每刻都能获得新生，自然界的黑暗能够消散殆尽。如此，你们便会成为光与灵的化身，心系神圣世界的事务，完全不理尘世的卑劣之事。

看看巴哈欧拉在你们面前开启的道道大门吧！想一想：你们注定获得的地位是多么崇高尊贵啊！赐予你们的恩宠是多么非同寻常啊！如果我们沉醉于这杯琼浆，地球的统权在我们的心中将不如儿戏。即便他们把统治全世界的王冠放在竞技场上，一一邀请我们去接受，无疑我们不会屈尊俯就，而会拒绝接受。

505

然而，要获得这一至高地位，必需实现某些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笃守上帝的圣约。圣约的力量会保护巴哈欧拉的圣道免受谬误之民的怀疑之害。圣约的力量是上帝圣道的坚固堡垒和上帝宗教的坚实支柱。今日，除了上帝的圣约，绝无其他力量能够维护巴哈伊世界的一体性；倘若没有圣约，分歧就会像暴风骤雨般席卷巴哈伊世界。显然，维系人类世界之一体性的轴心就是圣约的力量，除此无他。倘若没有圣约，倘若至高圣笔没有启示圣约，倘若《圣约书》没有像实在之阳的光芒一般照亮这个世界，上帝圣道的力量就会分崩离析，某些灵魂就会追随一己激情和欲望，手握利斧砍向这棵圣树之根。人人都将提出自己的愿望，个个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有这伟大的圣约，几个疏忽之人还是策马驰入战场，以为自己或许能够削弱上帝圣道的根基。然而，赞美归于上帝！他们个个都为懊悔失落所折磨，而且不久就会看到自己陷入极度的绝望之中。因此，信徒们一开始就要稳步坚守圣约，这样，巴哈欧

拉的确认就能环绕他们，至高众灵的大军就能支持扶助他们，阿博都-巴哈的劝诫和忠告就能像镌刻石画一样铭刻于所有心灵之碑上，且永存不朽。

506 第二个条件：信徒之间情深意笃。圣友们要彼此吸引，相互倾心，随时准备并乐意为对方牺牲生命。如果一位信徒遇到另一位信徒，应像一个口干舌燥之人来到生命之水的源泉一般，或者像一个人遇到了他的真爱一般。原因在于，关于显示者出现的最伟大的神圣判断之一便是：诸灵魂能逐渐相识，彼此相亲；上帝之爱的力量能使人人成为同一海洋的波浪，同一玫瑰园的花朵，同一天空的星辰。这便是关于神圣显示者出现的神圣判断！当至伟恩典在信徒心中显现自身之时，自然界就会得到改造，这个偶然存在界的黑暗就会消失，天国的光明就会来到。然后，全世界便会成为阿卜哈天堂，上帝的每一个信徒都会成为蒙福之树，结出美妙之果。

朋友们啊！联谊，联谊！友爱，友爱！团结，团结！这样，巴哈伊圣道的力量就会显明于存在界。我心系你们，一提到你们，便怦然心动。如果你们知道我的灵魂如何因你们的爱而发光，你们的心灵定会充盈至乐，使你们彼此倾心。

第三个条件：传导者要不断前往美洲各地，而且要前赴世界各地，不过他们一定要像阿博都-巴哈那样旅行。阿博都-巴哈周游了美国诸城。他脱离一切羁绊，变得神圣并超然物外。正如基督圣尊所说：把脚上的每粒尘土踩掉。^①

507 你们也曾看到，本仆人在美期间，有许多灵魂苦苦恳求，想赠予礼物，但是本仆人遵循完美圣尊的劝诫和训谕，从未接受过一件礼物，尽管我们有时也极其拮据。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灵魂为了上帝，自愿并出于纯洁的愿望，想捐助（一位传导师的开销），为使这位捐助者高兴，传导师可以接受一小笔捐助，但要心满意足地生活。

① 《马太福音》10:14。——译注

目标是：传导者的动机须端正，心灵须独立，精神须专注，思想须平和，决心须坚定，胸襟须豁达，须借热爱上帝而成为闪耀的火炬。如果一位传导者能如此行事，其圣洁的气息甚至会令岩石动容；否则他将一事无成。若未能完善自身，如何抹去他人缺点？若未能除上帝外超脱一切，怎能教导他人超脱？

简言之，上帝的信徒们啊！你们要努力，以便掌握一切方法来传扬上帝的宗教，传播上帝的芬芳。

此外，当召开传道会议，让蒙福的灵魂和资深的信徒把热爱上帝的青年召集到指导之学堂，教给他们一切神圣的证据和无可辩驳的论据，向他们解释并阐明圣道的历史，以及现存且载于圣书与书简中的有关应许者显现的预言和证据，以便年轻的信徒能够完全掌握所有这些方面的知识。

508

同样，一有可能，就要组织委员会来翻译神圣书简。掌握并精通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其他外语或者知晓其中一种外语的智者，要开始翻译书简和含有本天启证据的书籍，出版这些书籍，并在全球五大洲流通。

《西方之星》杂志也须定期编辑，不得耽误，但是杂志内容须以上帝圣道的传扬为主，这样东西方就能获悉最重要的事件。

简言之，在所有会议上，不论是公众会议还是私人会议，只应讨论正在考虑的问题，所有文章应围绕圣道展开。拒绝杂谈，严禁争论。

前往各方传道的教师须知晓即将踏入的国家的语言。例如，精通日语者可去日本，知晓汉语者可奔赴中国，等等。

简言之，这场世界大战之后，人们获得了倾听神圣教义的非凡能力。原因在于，这场战争隐含如此智慧：让世人明白，战争之火消耗世界，和平之光照亮世界。一为死亡，一为生命；此为灭绝，彼为永生；一为空前浩劫，一为至伟恩典；此为黑暗，彼为光明；此为永久耻辱，彼为永恒荣耀；一为人类

根基的破坏者，一为人类繁荣的缔造者。

509 因此，一些灵魂要起而践行之，奔赴世界各地，尤其要从美洲前往欧洲、非洲、亚洲和澳洲，并周游日本和中国。同样，传导者与信徒也可从德国前往美洲、非洲、日本和中国；简言之，他们可遍游全球各洲各岛。如此，短期之内就会产生美好的结果，世界和平的旗帜将飘扬在世界之巅，人类一体的光明将照亮寰宇。

简言之，上帝的信徒们啊！圣典的主旨是：如果两人为一个神圣问题而争吵，意见分歧，争论不休，那么两人都错了。上帝的这项不容置疑的律法的智慧在于：上帝的信徒间不得争论和争吵，而要心怀无限友爱，彼此交谈。如果出现一丝争论的痕迹，双方应保持沉默，不得继续讨论，而要向那位诠释者请教问题的实质。这是不可辩驳的诫命！

巴哈乌-拉卜哈！

祷 告

上帝啊，我的上帝！祢看见黑暗笼罩大地，纷争的战火在各国燃烧，杀戮遍及东西方。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头颅落地，战尘飞扬。

510 主啊！怜悯这些无知的人吧，以宽恕赦免之眼看顾他们。扑灭这火焰吧，使笼罩天际的乌云消散，使实在之阳发出和解之光。让密布的阴霾四散开去，让灿烂的和平之光照耀万邦。

主啊！将他们救出仇恨之深渊，将他们脱离这无法穿越的黑暗，统一他们的心志，以和平与和解之光照亮其双眼。帮他们脱离谬误的阴霾，将他们救出血战的深渊。撕去他们眼前的幕纱，以引导之光启发他们的心田。借祢的仁恩和慈悲礼待他们，切莫施之以审判与天谴，因为强者也会因之震颤。

主啊！战争连绵不断，灾难与焦虑有增无减，昔日繁华之地，如今废墟一片。

主啊！现在人人痛心，个个伤悲。求祢怜悯这些可怜之人，别离弃他们，勿让他们恣意妄为。

主啊！让祢大地上卑微而顺从的灵魂显耀于世吧，以指引之光照亮他们的面庞，使他们超脱尘寰，颂扬祢的圣名，宣说对祢的赞美，在人间扩散祢的神圣芳香。

主啊！以祢至爱大能的征象，使他们精神焕发，心灵欢畅。

主啊！他们确实懦弱，而祢强大全能；他们软弱无为，蒙祢给予救助和同情。

主啊！叛乱之汪洋汹涌澎湃，除非祢无限恩惠洒满大地，否则这暴风骤雨不会平息。

主啊！人们确已陷入激情的深渊，除祢无限的恩泽外，他们别无救援。

主啊！求祢驱散这些腐败诱惑的阴霾，以祢爱之明灯照亮人们心田，使万邦不久均能受到启迪。此外，确认祢所眷爱的人——他们离开家乡、家庭和子女，为祢圣美之爱，散播祢的芬芳，宣扬祢的教义，漫游于异国他邦。主啊，求祢成为他们孤寂时的陪伴者、客居时的扶助者、伤心时的排解者、患难时的安慰者。求祢做他们止渴的玉液、治病的良药、安慰殷望之心的香膏。

511

诚然！祢是至为慷慨、满怀恩泽的上帝。诚然，祢是怜悯者，宽恕者。

巴勒斯坦海法

1917年4月19、20、22日

三 阿博都-巴哈关于 “拯救儿童基金”的书简^①

祂向一名工作者写道：

我希望你能热衷于（拯救儿童）这项伟大的事业，这是对人类世界最伟大的服务。因为穷苦的孩子正因饥饿死去，他们的生活条件令人怜悯。这是战争的罪恶之一。

创建本协会（拯救儿童基金）的那位英国女士，她必将获得上帝王国的垂爱。

这位女士及其妹妹（这项运动的共同发动者）确然是在按照巴哈欧拉的原则服务。现附上两张我的照片，望你转交给她们。代我向这两位尊贵的女士问好，告诉她们：“你们正在服务人类世界和神圣殿堂；巴哈欧拉阁下赐予你们荣耀，因为你们遵循祂的原则行事。

“我希望你们成为人类世界的两盏明灯，服务神圣文明，获取不朽生命，得到永恒天国的恩宠。”

在另一封致一名工作者的书简中（1920年6月），祂写道：

最灿烂的上帝之光属于她：

你这位被上帝王国所吸引的人啊！复活节的来信已收悉，阅后我无限喜悦——赞美归于上帝！这样一个组

^① 这些书简出现在题为“首要义务”的小册子，该册子由布洛姆菲尔德女士编辑，由伦敦金狮出版社印行，没有标注日期。

织（致力于救助贫困儿童和孤儿）终于成立了，而且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宗教。

我希望凭借上帝的特别恩惠，本协会（拯救儿童基金）将会得到确认（得到神圣力量的援助和强化）；愿它每天获得灵性和物质上的进步；愿它最终进入团结之天庭；愿它登上永恒生命之舟；愿它远离一切危险；愿通过本协会的努力，人类一体的旗帜飘扬在世界最高峰。

四 一位伟大亲王谈论阿博都-巴哈

以下文字摘自玛莎·鲁特对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亲王^①。

亲王殿下愉悦地与我握手，邀请我坐在一张古朴且舒适的椅子上，一张小桌摆放在榕树下。亲爱的读者啊，请你也随我们在这座迷人的花园里一起坐下吧，看看这位亲王，这位博学家和哲学家如何谈论阿博都-巴哈。亲王简单而亲切地称呼他为“阿巴斯巴巴”，阿拉伯语意即“阿巴斯父亲”。

“是的，我认识阿巴斯巴巴，”亲王开始便说，“他是我兄弟，也就是已故的总督阿巴斯·希勒米二世的好朋友。同样，我兄弟的管家奥斯曼·穆尔塔达也与阿巴斯巴巴有着深厚的友谊。1912年初我去巴黎时，第一次遇见你们这位敬爱的导师。1912年在纽约时，阿博都-巴哈住在中央公园的一栋房子里，是他的朋友们（或者你们所谓的他的信徒们？）为他准备的。我住在第五大道贝尔蒙特宾馆，阿巴斯巴巴非常热情地前来拜访我。我深深地感激他的好意来访。”

515

接着亲王殿下讲述说，看到一位东方伟人改变美国的灵性思想，他感到无比自豪。亲王继续说：“尽管

① （埃及总督的兄弟）的采访录，该文发表在1930年1月的《巴哈伊杂志》（《西方之星》），第二十期，第301-305页。关于亲王与阿博都-巴哈1912年7月22日在纽约的会面，参阅本书边码第230页。（波斯和埃及人名由巴柳齐先生译成英语。）

我们可悲地看到东方人在科学领域如此落后，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思想和宗教领域，东方产生了一些伟大的领军人和领袖。阿巴斯巴巴向欧洲以及整个西方世界证明，东方仍然盛产伟大的精神领袖！我爱东方，自己也是一个东方人，阿博都-巴哈在美国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声望让我格外骄傲。你们的国家有着如此美妙的奇迹，如此非凡的发明，如此惊人的进步，但是你们仍能看到阿博都-巴哈的伟大之处。”

这位热情的亲王说了如下真挚的话语：“我爱阿巴斯巴巴，并且仰慕祂，我也能感觉到祂爱我，是我的好朋友。”

“此次纽约相会后，”亲王回忆说，“我在巴黎再次遇到阿巴斯巴巴。祂向我讲述了牛津大学的大会。祂还提到了那些德国的朋友。后来，我们乘坐同一艘轮船返回埃及。前后四天时间，我们总是待在一起。当我得知祂去世的消息，我非常悲痛，因为我认为祂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人物。阿巴斯巴巴是无与伦比的，我是这样认为。祂拥有如此伟大的精神，如此强大的头脑，对真理有着如此透彻地理解！”

五 来自巴哈欧拉陵殿的礼物

1920年赴圣地的朝觐者中，有一位名叫迪亚乌拉·阿斯加尔扎德，我们在前文已有述及。他从阿什哈巴德赶来，带来一张珍贵的跪毯，献给了阿博都-巴哈。关于这张跪毯的精彩故事，将来会有更加详细的讲述。这张跪毯本是布哈拉的阿米尔的供品，由丝绸和金线编织而成。然而，1917年的俄国革命结束了这个酋长国的命运。当时阿斯加尔扎德正在中亚旅行，听闻这张跪毯的消息后，立刻将其买下，然后穿过阿富汗，抵达孟买，接着从孟买乘船赴埃及。

到达卡尔迈勒山后，阿斯加尔扎德立即将跪毯交给了阿迦·穆罕默德-哈桑（此人在朝觐者之家服务），并请他将跪毯铺在阿博都-巴哈必经的门口。当教长进门时，看到地上的跪毯，绕到一侧，问是谁的跪毯。阿斯加尔扎德回答说，是自己送给教长的。阿博都-巴哈说唯一配得上这跪毯的地方就是巴哈欧拉陵殿，他们应该一起将它放在陵殿里。

阿斯加尔扎德请求为此举办一场宴会。那天，教长骑驴，巴哈伊步行跟随，一行人从阿卡城外的火车站出发赶往巴吉宅邸。途中，阿斯加尔扎德询问可否唱歌，阿博都-巴哈微笑着默许了。阿斯加尔扎德讲述说，他们最初唱的是安达利布和瓦尔加等巴哈伊诗人的诗，到了后来，大家如此兴奋，便开始随性而唱。阿博都-巴哈骑在驴上静静地听着，面带微笑。直到他们看到了陵殿，他才回头说不要再唱了。

那张精美珍贵的跪毯在巴哈欧拉陵殿内放置了十余年，后

来圣护将其赠送给了美国，并附如下信息：

在一股无法抑制冲动的驱使下，我决定将圣地一件最珍贵和最神圣的物品赠送你们，以促进你们决意实现的那项崇高事业。在我们亲爱的兄弟迪亚乌拉·阿斯加尔扎德（数年前，他将这份礼物捐给至圣陵殿）的诚恳赞许下，这份珍贵的巴哈欧拉陵殿的装饰物已经装船运往你们的海岸。^①

守基·阿芬第所称的“那项崇高事业”指的是威尔梅特灵曦堂的建造。今天，这张跪毯仍挂在灵曦堂，备受珍视。

^① 《巴哈伊世界》（1930-1932年），第四卷，第210页。

参考书目

除摘自《弘扬世界和平》的长篇引文外，其他引文完全照搬原文，即使一些波斯词语的拼写和译法与本书不一致，亦不修改。对于未译成英语出版的波斯文段，则由巴柳齐先生翻译。

- ‘ABDU’L-BAHÁ. *‘Abdu’l-Bahá in Canada*. Toronto: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Canada, 1962.
- *‘Abdu’l-Bahá in Edinburgh*. London: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the British Isles, 1963.
- *‘Abdu’l-Bahá in London. Addresses, & Notes of Conversations*. Chicago: Bahá’í Publishing Society, 1921.
- *The Memorials of the Faithful*. Haifa: 1924.
- *Paris Talks*. Addresses given by ‘Abdu’l-Bahá in Paris in 1911-1912. First published 1912. 11th British ed.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9.
-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Discourses by ‘Abdu’l-Bahá Abbás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12. Vol. I, Chicago: Executive Board of Bahá’í Temple Unity, 1922. Vol. II, Chicago: Bahá’í Publishing Committee, 1925.
-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Col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ian of ‘Abdu’l-Bahá by Laura Clifford Barney. First published 1908.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1.
- *Tablets of ‘Abdu’l-Bahá*. Cairo: Shaykh Faraju’lláh Dhakí al-Kurdí. Vol. II, 1330 A.H. (1911-12). Vol. III, 1340 A. H. (1921).
- *Tablets of the Divine Plan*. Revealed by ‘Abdu’l-Bahá to the North American Bahá’ís during 1916-17.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2(3rd ed.).
- ‘ABU’L-FADL, MÍRZÁ. *The Brilliant Proof. Burhāne Lāmé*. Written December 28, 1911, in Syria, by the pen of Mirza Abul Fazl Gulpaygan. Chicago: Bahá’í News Service, 1912.

- Bahá'í Revelation, The*. A Selection from the Bahá'í Holy Writings.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5.
- Bahá'í World, The*.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 IV, 1930-1932. Vol. VII, 1936-1938. New York: Bahá'í Publishing Committee. Vol. XIII, 1954-1963. Haifa, Israel: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70.
- BAHÁ'U'LLÁ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Trans. by Shoghi Effendi.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9.
- The Proclamation of Bahá'u'lláh to the kings and leaders of the world*.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67.
- BALYUZI, H. M. *Edward Granville Browne and the Bahá'í Faith*. London: George Ronald, 1970.
- BLOMFIELD, LADY (Sitárih Khánum). *The Chosen Highway*.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0. Reprinted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 BROWNE, E. G. (ed.)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Bábí Relig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8.
- (ed.) *A Traveller's Narrative* written to illustrate the Episode of the Báb. Vol. II,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No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1.
- CHAMBERLAIN, ISABEL FRASER. *'Abdu'l-Bahá on Divine Philosophy*. Boston: The Tudor Press, 1918.
- CHEYNE, T.K. *The Reconciliation of Races and Religions*.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14.
- Covenant of Bahá'u'lláh, The*. A Compilation.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3(rev.).
- DREYFUS, HIPPOLYTE. *Essai Sur Le Baháisme*. Son histoire, sa portée sociale. First published 1909. 3rd e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2.
- ESSLEMONT, J. E. *Bahá'u'lláh and the New Era*. First published 1923. Rev. 3rd ed.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2.
- FOREL, AUGUSTE. *Out of My Life and Work*. Trans. by Bernard Miall.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7.
- HALL, Mrs BASIL(Parvine). *The Drama of the Kingdom*. A Pageant Play the plan for which was given by 'Abdu'l-Bahá Abbás in London 17th January 1913. London: The Weardale Press Limited, 1933.
- ĤAYDAR 'ALÍ, ĤÁJÍ MÍRZÁ. *Bihjatu's-Şudúr*. Bombay: 1913.
- HOFMAN, DAVID. *A Commentary on the Will and Testament of 'Abdu'l-Bahá*.

- First published 1943. Rev. ed. Oxford: George Ronald, 1955.
- HOLLEY, HORACE. *Baháism: The Modern Social Religion*.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Ltd., 1913.
- Religion for Mankind*. First published 1956. Rev. ed. London: George Ronald, 1966.
- IVES, HOWARD COLBY. *Portals to Freedom*. First published 1937. 5th repr. London: George Ronald, 1969.
- MAXWELL, MAY. *An Early Pilgrimage*. First published 1917. 3rd repr. London: George Ronald, 1970.
- MU'AYYAD, Dr ḤABÍB. *Khátirát-i-Ḥabíb*. Memoirs of Ḥabíb. Ṭíhrán:1961.
- NABÍL-i-A'ZAM (Muḥammad-i-Zarandí). *The Dawn-Breakers*. Nabíl's Narrative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Bahá'í Revelation.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2. Repr. 1953.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3.
- PHELPS, M.H. *Life and Teaching of Abbas Effendi*.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dward Granville Browne. First published 1903. 2nd ed. Rev.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2.
- SHOGHI EFFENDI. *The Dispensation of Bahá'u'lláh*.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7.
- The Goal of a New World Order*. London: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the British Isles, 1931.
- God Passes By*.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4. 5th repr. 1965.
- The Promised Day Is Come*. First published 1941. Repr.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1.
-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First published 1938. Rev. 1955. 2nd impr.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5.
- and SITARH KHANUM(Lady Blomfield). *The Passing of 'Abdu'l-Bahá*. Stuttgart: 1922.
- Star of the West. The Bahá'í Magazine. Vol.I(then titled Bahai News), Vols. III, IV, IX, X, XI, XII, XIV, XX, and XXIII. Published between 1910 and 1933 from Chicago and Washington, D.C., by official Bahá'í agencies. variously titled. THOMPSON, JULIET. *'Abdu'l-Bahá's First Days in America*. From the Diary of Juliet Thompson. East Aurora, New York: The Roycrofters. (No date.)

— *‘Abdu’l-Bahá: The Center of the Covenant*.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Committee, 1948.

ZARQÁNÍ, MÍRZÁ MAḤMÚD-I-. *Kitáb-i-Badáyí’u’l-Áthár*. Diary of ‘Abdu’l-Bahá’s travels in Europe and America, written by His secretary. Bombay: Vol. I, 1914; Vol. II, 1921.

注 释

1. 布朗编：《旅者札记》，第二卷，第xxxvi页。
2. 桑顿·蔡斯：《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
3. 霍勒斯·霍利担任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加拿大于1948年之后独立）的秘书长长达三十余年，该总灵理会是北美巴哈伊社团的主要管理机构。1959年，他应召前往以色列海法的世界中心服务，并于1960年在彼去世。
4. 霍利：《巴哈伊信仰：现代社会宗教》，第211-213页。后收录于《人类的宗教》，第232-233页。
5. 艾夫斯：《自由之门》，第28-29页。
6. 同上，第253页。
7. 原载于《埃及公报》，1913年9月24日。收录于《巴哈伊世界》，第十三卷，第809-810页。
8. 1939年致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的信函。收录于《选定之路》，第221页。拉明顿勋爵提到的那枚印章戒指现存于大不列颠巴哈伊国家文物馆，为拉明顿勋爵遗赠。
9. 阿博都-巴哈告诉巴哈伊，切不可在这一天庆祝祂的诞辰，因为这一天是巴孛宣示日，独属于巴孛。然而，巴哈伊恳求祂指定一个属于祂的庆祝日，于是，祂选择了11月26日，以此纪念祂被指定为圣约中心。这一天被称为亚欣·阿扎姆（至大节日），因为祂是古森-阿扎姆——至大圣枝。在西方，这一天通常被称作“圣约日”。
10. 扎尔加尼：《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二卷，第187、205-206页。
11. 纳比勒：《破晓群英传》，第631-632页。英国版第461-462页。
12. 扎尔加尼：《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二卷，第206页。
13. 《选定之路》，第46页。
14. 扎尔加尼：《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二卷，第173页。
15. 伊斯兰历斋戒月，一直持续到次月首日，即开斋节那天。这份书简现今保存在以色列海法世界中心的国际文物馆内。
16. 巴哈伊通常称呼他为阿迦-卡利姆或吉纳卜-卡利姆。卡利姆就是“演讲者”或“讲道者”的意思。

17. 摘自《神临记》，第160页。
18. 同上，第161页。
19. “糖果商”，设拉子人氏。
20. 摘自《神临记》，第179-180页。
21. 以上两段文字都摘自守基·阿芬第的《应许之日来临》，第62页。
22. 摘自《神临记》，第181页。
23. 摘自守基·阿芬第的《巴哈欧拉的天启》，第45-46页；同见《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35页。
24. 四位被流放到塞浦路斯的巴哈伊中，有一位名叫米什金·盖莱姆，他是一位公认的书法家，其作品备受赞赏。还有一位名叫米尔扎·阿里-塞亚赫，当巴孛被关押在伊朗西北部山区的城堡时，他徒步行走四方，成为了巴孛与信徒们交流的渠道。最后两位名叫阿迦·阿卜杜勒-加法尔和阿迦·穆罕默德-巴吉尔。

米什金·盖莱姆、米尔扎·阿里-塞亚赫和另外一名巴哈伊阿迦·贾姆希德-古尔吉（格鲁吉亚人）早先奉巴哈欧拉的指示赶到君士坦丁堡，以揭露米尔扎·叶海亚党徒的阴谋诡计。当时还有另外四名巴哈伊也在君士坦丁堡卖马，他们分别是：阿迦·穆罕默德-巴吉尔-马哈拉提、阿迦·阿卜杜勒-加法尔、德尔维希·隋德格-阿里（托钵僧）、乌斯塔德·穆罕默德-阿里-萨勒曼尼（理发师）。这些人均遭逮捕，其中乌斯塔德·穆罕默德-阿里和阿迦·贾姆希德被押往特拉布宗，然后进入波斯，被交给库尔德人首领。不过，这些首领发现他们清白无罪，遂将他们释放。最后，他们一路赶到了阿卡。

当载着流亡犯的轮船在海法湾抛锚靠岸时，阿迦·阿卜杜勒-加法尔跳海自尽，不过他被人捞起来了，与其他三名巴哈伊随米尔扎·叶海亚一行被押往塞浦路斯。后来，他终于设法逃了出来，更名米尔扎·阿卜杜拉，居住在阿卡。阿迦·穆罕默德-巴吉尔和米尔扎·阿里-塞亚赫在塞浦路斯去世。1878年英国政府统治塞浦路斯后，米什金·盖莱姆获准离开该岛，之后赶往阿卡。

随巴哈欧拉流放到阿卡的米尔扎·叶海亚支持者中，包括米尔扎·叶海亚的妻子巴德丽、妻兄米尔扎·里达-戈利、妻侄米尔扎·法德鲁拉（其父米尔扎·纳斯鲁拉不久前刚在阿德里安堡去世）、他们的随从阿迦·阿齐姆-塔夫雷希。实际上，巴德丽早已跟米尔扎·叶海亚解除了婚姻关系，将两个女儿交由她们的父亲抚养；她的兄弟和侄儿也效仿其做法，与米尔扎·叶海亚断绝了关系；阿迦·阿齐姆也宣誓效忠巴哈欧拉。因此，当巴哈欧拉一行抵达阿卡时，只剩下两个人仍积极支持着米

- 尔扎·叶海亚，他们就是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斯法哈尼和阿迦·比格-哈姆扎。欲知更多细节，请参阅巴柳齐所著的《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与巴哈伊信仰》，第34-37页。
25. 纳比勒是巴哈欧拉的一位热忱追随者。他走遍波斯，传播巴哈欧拉到来的佳音。在波斯总领事的煽动下，他遭到逮捕，囚禁于埃及。获释后，他设法进入了阿卡，但是不幸被敌人认出，只好逃离出城，在圣地附近游荡。
 26. 摘自《神临记》，第185页。
 27. 摘自《神临记》，第184页。同见《何西阿书》2:15；《以西结书》43:1-2。何西阿称阿卡为“灾难谷”。
 28. 摘自《神临记》，第187页。
 29. 摘自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所著传记《比赫贾图-苏杜尔》（《众心欢悦》）。由于波斯驻埃及总领事的唆使，他和另外六名信徒在开罗遭到逮捕，被送往苏丹的喀土穆。此次放逐生涯长达九年，1877年，戈登将军恢复其自由。在这次逮捕、辗转和流放过程中，他遭受了骇人的折磨。后来，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在波斯和周边国家广泛旅行，这场传教活动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有余。这位英雄在圣地度过了人生暮年，西方朝觐者们都称他为卡尔迈勒山的天使。他的故事堪称巴哈伊信仰历史上一部动人心魄的史诗。这些引文摘自1913年孟买版本，第251-252、257页。
 30. 阿博都-巴哈：《忠信群英传》，第55-56页。
 31. 同上，第31-32页。
 32. 摘自《神临记》，第190-191页。
 33. 摘自守基·阿芬第的《巴哈欧拉的天启》，第47页。同见《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36页。
 34. 埃斯尔蒙特：《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第39页。
 35. 同上，第40-41页。
 36. 扎尔加尼：《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二卷，第13页。
 37. 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比赫贾图-苏杜尔》，第253页。
 38. 《神临记》，第222页。
 39. 《选定之路》，第110-111页，本书中的这几段文字为守基·阿芬第所译。若要查看完整版本，请参阅《西方之星》，第十四卷，第356-357页。
 40. 《神临记》，第238页。
 41. 守基·阿芬第：《巴哈欧拉的天启》，第47页。同见《巴哈欧拉的世界

秩序》第136页。

42. 扎尔加尼：《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二卷，第192页。
43. 根据修订版《圣经》改述。参阅《马太福音》18:7和《路加福音》17:1。
44. 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汗的父亲哈吉·阿布-哈桑曾与巴孛同船抵达麦加的吉达港朝觐。在船上，阿布-哈桑亲眼目睹了这位年轻的赛义德同乡身上所流露出的强大力量和超凡品质。数月后，当他得知巴孛的身份后，便立即承认了他。
45. 阿斯加尔扎德是一位杰出的巴哈伊，在大不列颠出色服务四十余载，1956年4月在拓荒之地泽西岛逝世。由于他在“十年拓展计划”（1953-1963年）之初就来到泽西岛，因此被圣护授予了“巴哈欧拉之勇士”的称号。他曾居住在埃沙加巴德（今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
46. 希尔夫人是英国驻德黑兰（1849-1853年）公使贾斯汀·希尔爵士上校之妻。她向当时的外交部秘书帕默斯顿勋爵报告了巴孛殉道之事。外交部秘书所呈递的公文如今可在伦敦法院巷的公共档案馆查阅。
47. 马修·阿诺德的《波斯受难记》，为1871年10月16日在伯明翰和米德兰学院发表的一场演讲。参阅《批评论集》，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875年第三版。同见后期的版本。
48. 载于《世界宗教大会》，第二卷，第1125-1126页，伦敦：《评论之评论》出版社，1893年。文章为神学博士亨利·H.杰瑟普发表的一篇题为《英语国家的宗教使命》的演讲稿，作者是一位派驻叙利亚贝鲁特的牧师。同见《巴哈伊世界》，第十三卷，第814-815页。
49. 《西方之星》，第二十三卷，第1节，第28页。
50. 《西方之星》，第三卷，第13节，第14-15页。
51. 《选定之路》，第235-236页。
52. 《巴哈伊世界》，第七卷，第801页。
53. 同上，第801-802页。
54. 梅·马克斯韦尔：《早期朝圣录》，第12-13、15-16页。
55. 同上，第41-42页。
56. 《巴哈伊世界》，第七卷，第701-711页。接下来相关的细节描写，均摘自她的记录。
57. 同上，第710-711页。
58. 大不列颠的第三位巴哈伊是斯卡拉穆奇夫人。由于时间遥远，现已无法考证她是何时以及如何加入巴哈伊信仰。她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向公众介绍巴哈伊信仰。但是，更广泛流传的是埃塞尔·罗森堡女士所编写的小册子，题为《巴哈伊运动简述》（这本小册子是应伦敦巴哈伊社团邀

请，1911年由伦敦汉普斯特德地区的小修道院出版社，以及伦敦西中区圣马丁大街塞西尔巷21号J. M. 沃特金斯出版社出版）。

萨拉·安·里奇韦，“彭德尔顿地区人，那里是一片工人阶层居住区”，离曼彻斯特不远，1906年她从美国返回了家乡——她在美国度过了青年时期，并在那里加入了巴哈欧拉的信仰。因此，在英格兰北部拓荒的荣誉应当属于她。（参阅《巴哈伊破晓时分》，曼彻斯特，1925年，第3页。）

笔者觉得有必要在此提及一个可能完全被人遗忘的英国人，他在20世纪初向巴哈欧拉表达了效忠。1910年，苏珊·I. 穆迪博士（一名美国巴哈伊）从德黑兰发回了如下报告：

“威廉·J. 帕钦先生，二十八岁，英国伦敦人，1910年12月31日在波斯德黑兰去世。他遵循巴哈伊的生活方式，坚持不懈地服务圣道。当他突然感受到至高者的召唤，便辞去印欧电报公司的工作，前往埃及拜见阿博都-巴哈。”（《巴哈伊新闻》，第一卷，第18期。）

59. 《西方之星》，第二十卷，第1期，第26页。
60. 1934年春，米尔扎·舒阿乌拉创办了一本刊物，即《巴哈伊季刊》，创刊地位于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这本刊物创办时间很短，很快便销声匿迹。
61. 芝加哥格兰德大街4001号的I. G. 海拉拉出版社，1900年。
62. 笔者手上有一封信，写于1898年12月，由哈吉·赛义德·米尔扎（大阿夫南哈吉·米尔扎·赛义德·哈桑的长子）从埃沙加巴德写给住在亚兹德的母亲。母亲是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的女儿，后者是巴孛的舅父，巴哈欧拉为他启示了《伊甘经》（《笃信经》）。米尔扎·迪亚乌拉已于1898年10月30日去世，而当时哈吉·赛义德·米尔扎及其另外两个兄弟（其中一个为巴哈欧拉的女婿哈吉·赛义德·阿里）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两个活跃党羽。在那封信中，哈吉·赛义德·米尔扎称米尔扎·迪亚乌拉为“至纯圣枝”，同时责难阿博都-巴哈不去海法探望米尔扎·迪亚乌拉，直到这位同父异母兄弟临终前才前来拜访，信中还说，“圣枝”们否认阿博都-巴哈的神圣品质。当此信的作者哈吉·赛义德·米尔扎返回故乡亚兹德时，他的母亲拒绝相见。他后来逐渐认识到，他对阿博都-巴哈犯下了何等天大错，遂同叛约者断绝了关系。
63. 即哈吉·阿里·阿斯卡尔，他当年被迫抛弃家园，踏上流放之路。
64. 最开始时，阿里-库利汗博士在著作和译作中使用笔名“伊什提·伊本-卡兰塔尔”。
65. 布朗：《巴比宗教研究史料》，第171页。

66. 穆迪医生（1851-1934年）从1905年到1924年一直在服务信仰，为德黑兰民众，特别是穷人提供了医疗援助。阿博都-巴哈授予其“阿玛图-阿拉”（至高者之女仆）的称号。随后，她返回了美国。然而，她于1928年12月再度来到德黑兰。她最终在德黑兰去世，并安葬于此，甚至许多非巴哈伊都为她的离世而感到万分悲痛。
67. 费尔普斯：《阿巴斯·埃芬迪的生活与教义》，第xxxvi、2-10页。
68. 即米尔扎·阿里-阿斯加尔，此人还有一个头衔：阿塔巴克-阿扎姆。
69. 1903年7月9日，外交部卷60/666（伦敦，法院巷公共档案馆）。
70. 他的父亲谢赫·穆罕默德·巴吉尔是杀害米尔扎·哈桑，即苏丹-舒哈达（殉道者之王）和米尔扎·侯赛因，即马赫布布-舒哈达（殉道者之钟爱者）两兄弟的罪魁祸首。其父被巴哈欧拉斥为“齐布”（狼），因此这位儿子谢赫·穆罕默德-塔基则被称作“伊本-齐布”（狼子）。这两位兄弟殉道时，正值马苏德·米尔扎王子，亦即齐卢苏丹（纳赛尔丁沙阿的长子，但非王位继承人）统治伊斯法罕时期。1903年，齐卢苏丹再次担任伊斯法罕的省督，亚兹德省督贾拉勒-道莱则是他的儿子。
71. 阿博都-巴哈：《书简集（开罗）》，第三卷，第140页。
72. 守基·阿芬第：《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7页。
73. 参阅巴柳齐的《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与巴哈伊信仰》，第107页。
74. 安达利布，“夜莺”之意，是巴哈欧拉授予这位诗人的称号。他的名字为米尔扎·阿里-阿什拉夫，来自里海沿岸吉兰省的拉希詹市，但在设拉子生活多年，并在那里去世。1888年，爱德华·布朗与他在亚兹德相见，并将两人的谈话内容收录在《一年波斯生活录》一书中。现存一封安达利布的亲笔信，收信人为爱德华·布朗，但后者是否收到过此信不得而知。在信中，安达利布鼓励布朗前往阿卡拜访巴哈欧拉。
75. 摘自《巴哈欧拉的圣约》，第108页。
76. 《神临记》，第276页。
77. 这具石棺由仰光的巴哈伊捐赠，但主要有三名巴哈伊出资，他们分别是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一位缅甸拓荒者；设拉子人哈吉·赛义德·迈赫迪，以及他的儿子赛义德·伊斯梅尔。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殉道，得享高寿。死后，他被圣护授予圣辅的称号。
78. 《撒迦利亚书》6:12。
79. 《神临记》，第276页。
80. 巴柳齐的《爱德华·格兰维尔·爱德华与巴哈伊信仰》中，多处述及此人。
81. 《选定之路》，第227页。

82. 《阿博都-巴哈在伦敦》，第3-5页。
83. 《选定之路》，第149-150页。
84. 同上，第153页。
85. 《阿博都-巴哈在伦敦》，第8-12页。
86. 《选定之路》，第150页。
87.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辉煌的证据》，第4-5页。
88. 《选定之路》，第182-183页。
89. 《阿博都-巴哈在伦敦》，第18页。
90. 同上，第22-23页。
91. 同上，第26-29页。
92. 《选定之路》，第173-174页。
93. 《阿博都-巴哈在伦敦》，第84-85页。
94. 同上，第81页。
95. 《选定之路》，第165页。
96. 同上，第166页。
97. 霍利：《巴哈伊信仰：现代社会宗教》，第175页。
98. 《巴黎谈话》，第15-16页。
99. 《选定之路》，第186页。
100. 《巴黎谈话》，第28-30页。
101.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的宣示》，第13页。
102. 同上，第63页。
103. 《巴黎谈话》，第114-116页。
104. 同上，第68页。
105. 同上，第151-154页。
106. 同上，第119-123页。
107. 同上，第170-171页。
108. 《选定之路》，第181页。
109. 同上，第185页。
110.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第5页。
111. 《弘扬世界和平》，第1-2页。
112. 同上，第9-10页。
113. 同上，第7-8页。
114.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第7页。
115. 《弘扬世界和平》，第28页。
116. 同上，第30-31页。

117.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第11页。
118. 《弘扬世界和平》，第33-34页。
119. 同上，第39页。
120. *Foundation of World Unity*, p.34.
121. 同上，第35页。
122. 《弘扬世界和平》，第44页。
123. 同上，第49-51页。
124. 同上，第53-54页。
125.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第16页。
126. 同上，第20页。
127. 《弘扬世界和平》，第67-68页。
128. 这些民族是根据扎尔加尼的文献进行统计，但还有一些民族统计自玛尔齐耶·盖尔（当时的卡朋特夫人）的《阿博都-巴哈访美二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见《巴哈伊世界》，第七卷，第219页。
129. 《弘扬世界和平》，第68-69页。
130. 同上，第89页。
131.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第21页。
132. 同上，第21-22页。
133. 《弘扬世界和平》，第107-108页。
134.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第22页。
135. 《弘扬世界和平》，第119-121页。
136. 汤普森：《圣约中心阿博都-巴哈》，第22页。
137. 艾夫斯：《自由之门》，第82-88页。
138. 《弘扬世界和平》，第138-141页。
139. 同上，第137页。
140. 同上，第142-143页。
141. 同上，第145-146页。
142. 同上，第148-149页。
143. 同上，第155-157页。
144. 同上，第157-165页。
145.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第26页。
146. 《弘扬世界和平》，第171-177页。
147. 同上，第178-179页。
148. 扎尔加尼：《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一卷，第119页。
149.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第27-28页。

150. 《弘扬世界和平》，第186-188页。
151. 同上，第189-191页。
152. 同上，第192-197页。
153. 同上，第198页。
154. 扎尔加尼：《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一卷，第128页。
155. 《弘扬世界和平》，第201-202页。
156. 扎尔加尼记录下了阿博都-巴哈所引用的这句经文。很明显，它出自基督的话语，可参阅《马太福音》16:24、《马可福音》8:34、《路加福音》9:23。
157.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第34-35页。
158. 同上，第35页。
159. 《弘扬世界和平》，第208-210页。
160.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第36-37页。
161. 《弘扬世界和平》，第213页。
162. 同上，第213-215页。
163. 同上，第225-226页。
164. 格蕾丝·罗巴茨·奥伯在1938年5月1日举办的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全国大会上去世。当时，她在台上发表演讲，号召拓荒者努力完成第一个美国七年计划的目标。这场激动人心的演讲结束，格蕾丝·罗巴茨刚坐下就晕倒了。她被移出了会议厅，不幸很快去世。她的丈夫担任那场大会的主席，圣护向他发送了如下电文：“高贵生命结束，心中不胜悲恸。汝妻服务永难忘，须自豪。为她逝去热切祈祷。爱。”哈伦·奥伯本人于1962年7月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拓荒时去世。
165. 参阅“附录四”。
166. 《弘扬世界和平》，第233-234页。
167. 艾夫斯：《自由之门》，第115-116页。
168. 同上，第120-128页。
169. 艾尔弗雷德·伦特为巴哈欧拉信仰付出了杰出服务。他在1937年8月去世后，圣护向当地总灵理会发出如下电文：“亲爱的伦特早逝，不胜悲痛。后人将赞扬他为巴哈欧拉信仰在美洲大陆的传扬和确立所做的卓越贡献。如此关键时刻，圣道痛失如此勇士，社团同事何其哀戚。望总灵理会全体成员赴墓地，代我致哀，纪念这位长久的支柱。致以波士顿社团确信、祈祷和最深的兄弟同情，以抚慰此无可弥补的损失对心灵的创伤。”（美国《巴哈伊新闻》，第110期，第3页。）另外，圣护向一位美国巴哈伊写道：“我们挚爱信仰损失如此珍贵、热忱和能干的勇士，

此哀伤和悔痛无以言表。此损失无可挽回，他身上体现了各种珍贵品质，如此少见，且无与伦比。我将从我哀伤但感激的内心深处，继续为这位逝去的挚爱灵魂祈祷。”

170. 《弘扬世界和平》，第247-255页。
171. 同上，第257-258页。
172. 《西方之星》，第十四卷，第365-367页。
173. 《弘扬世界和平》，第278-283页。
174. 这些随从人员中，除了早先随阿博都-巴哈穿越大西洋的那三位（参阅本书边码第171页）之外，阿迦·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纳赫贾瓦尼（世界正义院成员阿里·纳赫贾瓦尼的父亲）、米尔扎·瓦利乌拉汗-瓦尔加（殉道诗人米尔扎·阿里-穆罕默德-瓦尔加之子，1951年被圣护授予圣辅的称号）后来也从东方赶来，加入了随从队伍。艾哈迈德·苏赫拉布是阿博都-巴哈的两位翻译之一，他一直居住在美国。爱德华·格青杰博士也一直陪同阿博都-巴哈远至莫尔登。
175. 转引自《阿博都-巴哈在加拿大》，第45-51页。
176. 守基·阿芬第：《新世界秩序的目标》，第5-6页；收录于《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29-30页。
177. 《弘扬世界和平》，第291-296页。祷文的部分语句译自波斯文。
178. 摘自《阿博都-巴哈在加拿大》，第48页。
179. 《弘扬世界和平》，第314-318页。
180. 扎尔加尼：《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一卷，第252页。
181. 《弘扬世界和平》，第320-321页。
182. 同上，第323-327页。
183.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60年-1925年）活跃于美国公众生活几十载，强烈拥护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和复本位制。他曾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三次参加总统竞选（1896年、1900年和1908年），可惜皆落败。接下来在1912年，他开始鼎力支持本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不过，他在1915年辞职，因为他认为威尔逊总统向德国发出的第二个照会抗议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会将美国卷入战争。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和平事业，但是当1917年4月美国向德国宣战时，他忠诚地支持总统，甚至亲自应征入伍。
184. 《弘扬世界和平》，第329、331页。
185. 同上，第332-336页。
186. 扎尔加尼：《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一卷，第272页。
187. 《弘扬世界和平》，第337、342页。

188. 同上, 第342-349页。
189. 同上, 第349-355页。
190. 同上, 第355-365页。部分语句译自扎尔加尼的原始文本。
191. 扎尔加尼: 《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一卷, 第310-311页。
192. 同上, 第一卷, 第330-331页。
193. 《弘扬世界和平》, 第371-372、374页。
194. 同上, 第376页。
195. 同上, 第388-389页。
196. 同上, 第393-394页。
197. 同上, 第397页。
198. 同上, 第397、399、401-405页。
199. 同上, 第413-416页。
200. 塞缪尔·格拉哈姆·威尔逊神学博士曾在波斯生活三十二年, 于1915年发表《巴哈伊运动和主张》。
201. 《弘扬世界和平》, 第423-425页。
202. 同上, 第420-423页。
203. 同上, 第433-437页。
204. 同上, 第443页。
205. 同上, 第444-447页。
206. 扎尔加尼: 《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一卷, 第396-399页。
207. 《弘扬世界和平》, 第464-467页。
208. 《选定之路》, 第162-163页。
209. 同上, 第159-160页。
210. 参阅巴柳齐的《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与巴哈伊信仰》, 第96-97页。
211. 《选定之路》, 第153页。
212. 参阅巴柳齐的《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与巴哈伊信仰》, 第102页, 注释2。
213. 马希尔·穆勒克是侯赛因·阿拉(近年来著名的伊朗首相和宫廷大臣)的兄弟。他们的父亲阿拉·萨尔塔尼同样是亲王, 担任驻伦敦的公使, 后来任首相一职。
214. 《选定之路》, 第168-169页。
215. 扎尔加尼: 《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二卷, 第52页。
216. 《选定之路》, 第172页。
217. 有关阿博都-巴哈在爱丁堡的叙述, 其中的大量细节描写和报刊引语, 皆摘自《阿博都-巴哈在爱丁堡》一书(参阅参考书目)。

218. 《选定之路》，第168页。
219. 扎尔加尼：《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二卷，第85-86页。
220. 同上，第二卷，第148页。
221. 《西方之星》，第四卷，第67-68页。
222. 同上，第四卷，第155页。
223. 扎尔加尼：《巴达伊乌-阿萨尔》第二卷，第226-227页。
224. 同上，第二卷，第291页。
225. 同上，第二卷，第293页。
226. 《西方之星》，第四卷，第288、290页。
227. 同上，第九卷，第26页。
228. 同上，第四卷，第316页。
229. 《阿博都-巴哈的逝世》，第30-31页。
230. 《西方之星》，第九卷，第134页。
231. 《穆艾亚德医生回忆录》，第333页。
232. 《选定之路》，第202-205页。
233. 萨基尼·苏丹是亚兹德一位殉道者的遗孀。她育有一个独女，此女去世早，留下了一名婴儿，也算是给这位饱经沧桑的外婆一个慰藉。由于她家境凄惨，加之信仰付出了卓越服务（她曾服侍过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和守基·阿芬第——他在贝鲁特大学第一年时），阿博都-巴哈总是给予她极大的仁爱。那份仁爱之情在她收到的书简中显露无疑。在一封写于1921年10月17日的书简中，阿博都-巴哈告诉对方，尽管他事务缠身，写信时间不多，他还是为她写了这封信，满足她关于外孙拉比卜的愿望。不管她的愿望如何，他都会付诸实践；她的愿望就是他自己的愿望，他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服务。笔者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念书时，与这位女士有过密切的接触。
234. 《神临记》，第304-305页。
235. 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书简集》。
236. 《选定之路》，第219-220页。
237. 同上，第222-225页。
238. 《西方之星》，第九卷，第187、192-194页。
239. 同上，第194-195页。写信日期为1918年11月19日，寄自巴勒斯坦的阿卡。
240. 《西方之星》，第十卷，第156页。
241. 同上，第十卷，第218-219页。
242. 同上，第十卷，第42页。守基·阿芬第于1919年1月10日在海法的阿博

都-巴哈家中翻译。

243. 摘自《巴哈伊启示》，第208、215-216页。
244. 《西方之星》，第十一卷，第288页。
245. 同上，第72-73页。
246. 《选定之路》，第214-215页。
247. 《西方之星》，第十二卷，第136-137页。
248. 福雷尔：《超越我的生活与工作》，第342页。
249. 《神临记》，第307-308页。
250. 《巴哈伊启示》，第220、231页。
251. 同上，第191、195页。
252. 《阿博都-巴哈逝世》，第9-10页。
253. 同上，第3-9页。
254. 《西方之星》，第十二卷，第277-278页。
255. 《阿博都-巴哈逝世》，第9页。
256. 同上，第10-11页。
257. 同上，第11-12页。
258. 同上，第12-13页。
259. 同上，第13页。
260. 《西方之星》，第十二卷，第263-264页。
261. 同上，第264-265页。
262. 《阿博都-巴哈逝世》，第14-15页。
263. 《西方之行》，第十二卷，第266-267页。
264. 同上，第267页。
265. 《阿博都-巴哈逝世》，第15页。
266. 同上，第15-17页。
267. 同上，第19-21页。
268. 本章开头两段中的引文摘自守基·阿芬第的以下著作：《美洲与至大和平》和《巴哈欧拉的天启》。两部作品都收录在《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中，引文出处见第89、143-144页。
269. 霍夫曼：《阿博都-巴哈遗嘱与圣约评注》，第20页。

索引

(条目中的数字为原书页码, 即中译本边码)

- Aaron 亚伦 333
- ‘Abbás Bahá’í 阿巴斯·巴哈伊 120
- ‘Abbás Effendi (‘Abdu’l-Bahá) 阿巴斯·埃芬迪 (阿博都-巴哈)
4, 9, 14, 33-34, 38, 45,
59, 70, 88, 97, 102, 136,
230-231, 349, 355, 375,
416, 447, 451, 467-468, 471
- ‘Abbás Effendi, His Life and Teachings*
《阿巴斯·埃芬迪的生活与教义》 98-102
- ‘Abbás Hilmi II, Khedive of Egypt 阿巴斯·希勒米二世(埃及总督)
138 (&n), 139, 401, 514
- ‘Abbúd, house of 阿布德宅邸 32n.,
41n., 422, 431-432, 472n.,
479
- ‘Abda’r-Rahmán al-Hút 阿卜杜勒-拉赫曼·胡特 120
- ‘Abdu’l-‘Azíz, Sulţán 阿卜杜勒-阿齐兹, 苏丹 18, 19, 20, 21,
22, 34, 319
- ‘Abdu’l-Bahá (‘Abbás Effendi) 阿博都-巴哈 (阿巴斯·埃芬迪): 关于祂的重要生平阶段, 参阅各章节名称。同样参阅“‘Abbas Effendi” “‘Akká” “‘Ascension” “‘Báb” “‘Bahá’u’lláh” “‘Birthday of” “‘Children” “‘Christ” “‘Churches” “‘Covenant” “‘Dreams” “‘Finance” “‘Funeral” “‘Haifa” “‘Health” “‘Hotels” “‘Humour” “‘Interpreter” “‘Life” “‘Master” “‘Most Great Branch” “‘Mystery of God” “‘Photographs” “‘Poor” “‘Prayers” “‘Servant of Bahá” “‘Sir ‘Abdu’l-Bahá ‘Abbás”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Súriy-i-Ghuşn” “‘Tablets” “‘Talks” “‘Teaching” “‘Threats” “‘Titles” “‘Tombs” “‘Wheat” “‘Will and Testament”
- ‘Abdu’l-Bahá on Divine Philosophy*
《阿博都-巴哈论神圣哲学》
400n.
- ‘Abdu’l-Halq, Hájí Muḥammad 阿卜杜勒-哈勒格, 哈吉·穆罕默德 48
- ‘Abdu’l-Hamíd, Sulţán 阿卜杜勒-哈米德, 苏丹 38, 47, 94, 95-96n., 112, 115, 117, 121, 122, 123, 124, 128, 129, 143, 359, 374n., 395, 413
- ‘Abdu’l-Ḥusayn 阿卜杜勒-侯赛因 135
- ‘Abdu’l-Karím-i-Ṭihrání, Hájí 阿卜杜勒-卡里姆-德黑兰尼, 哈吉 65, 86
- ‘Abdu’l-Muḥammad-i-Írání, Mírzá (Mu’addibu’s-Sulţán) 阿卜杜勒-穆罕默德-伊拉尼, 米尔扎 (穆阿迪卜-苏丹) 137

- ‘Abdu’l-Vahháb-i-Shírází, Mírzá 阿卜杜勒-瓦哈卜-设拉子, 米尔扎 221-222
- Abdurrahman, Sayed, Prime Minister of ‘Iráq 阿卜杜勒拉赫曼, 赛义德, 伊拉克首相 456
- ‘Abduṣ-Ṣamad Khán (Mumtázu’s-Salṭanih) 阿卜杜-萨马德汗 (蒙塔兹·萨尔塔尼) 374
- Abraham 亚伯拉罕 133, 207, 215, 217, 299, 321, 333, 334
- Abú-Sinán 阿布-锡南 411, 416
- Abu’l-Faḍl, Mírzá, of Gulpáygán 阿布-法德勒, 米尔扎, 戈勒派耶甘人士 87, 93, 97, 109, 111, 150-151, 240, 326, 373, 399, 400, 404-405, 418, 534
- Abu’l-Ḥasan-i-Ardakání, Hájí (Hájí Amín) 阿布-哈桑-阿尔达卡尼, 哈吉 (哈吉·阿明) 29, 346-347, 372, 373
- Abu’l-Hudá, Sháykh 阿布-胡达, 谢赫 95-96
- Abu’l-Qásim-i-Márnúní, Siyyid 阿布-卡西姆-马尔努尼, 赛义德 103
- Abúqír (Aboukir) 阿布基尔 402
- Actions (deeds) 行动 161
- Adam, Adamic 亚当 202, 229, 332-333
- ‘Adasiyyih 阿达西耶 418
- Adham Bey 阿扎姆·贝 124
- Adirnih 埃迪尔内, 参阅“阿德里安堡”
- Administrative Order, Bahá’í 教务管理体制, 巴哈伊 424, 484
- Adrianople (Adirnih) 阿德里安堡 xii, 18, 19, 20, 21, 22, 26, 37, 220, 373
- Aehrenthal, Austrian foreign minister 埃伦塔尔, 奥地利外长 124
- Afghánistán 阿富汗 516
- Afnán, family of Báb 阿夫南 (巴孛家族) 486 (&n)
- Afnán, Great 大阿夫南, 参阅“Ḥasan, Hájí Mírzá Siyyid”
- Afnán, Hájí Mírzá Ḥabibu’lláh 阿夫南, 哈吉·米尔扎·哈比布拉 34n
- Africa 非洲 111, 186, 277, 423, 508
- Afrúkh tih 阿夫鲁赫提, 参阅“Yúnis Khán”
- Agadir Crisis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142
- Aghsán, family of Bahá’u’lláh 阿格桑, 巴哈欧拉家族 59, 486 (&n)
- Agriculture 农业 239, 284, 418-419
- Aḥmad, Hájí 艾哈迈德, 哈吉 90
- Aḥmad-i-Aḥsá’í, Sháykh 艾哈迈德-艾哈萨伊, 谢赫 417
- Aḥmad ‘Izzat Páshá 艾哈迈德·伊扎特帕夏 395
- Aḥmad Páshá 艾哈迈德帕夏 374, 394
- Aḥmad-i-Yazdí 艾哈迈德-亚兹迪 343
- Áḩa (Áqá), the Master (‘Abdu’l-Bahá) 阿迦, 教长 (阿博都-巴哈) 4
- ‘Akká (Acca, Acre): Bahá’u’lláh in 阿卡: 巴哈欧拉在阿卡 18, 24-30, 34-35, 152, 185, 417; 巴哈欧拉的儿子去世 28, 87; 阿博都-巴哈在阿卡 26-27, 31, 32-34, 43, 53, 58, 59, 66, 94, 96, 101, 102, 111, 114, 118-122, 132, 139, 146, 178, 194, 403, 420,

- 430, 471, 472, 479, 484;
 阿卡巴哈伊 106, 112, 115,
 120, 136, 220, 265, 397,
 411, 416, 454, 516; 阿卡居
 民 32-34, 36, 37, 39, 41-
 48, 56, 93-100, 111, 113,
 115-116, 120, 123, 127,
 135, 351-352, 375, 403,
 413, 418-419; 朝覲者和访
 客: 拜访巴哈欧拉 4, 29-30;
 拜访阿博都-巴哈: 68, 70,
 76-77, 81, 85-8, 90, 96-97,
 110, 112, 114-115, 196,
 240, 307, 355, 431-432,
 437, 479, 516; 关于阿卡的预
 言: 25; 阿卡平原 40n., 42,
 47, 92; 吉卜利, 309; 自阿卡
 启示的书简: 巴哈欧拉 21,
 25, 36, 39, 193; 阿博都-巴
 哈 420-422, 484; 阿博都-巴
 哈提到阿卡 31, 152, 157,
 193, 226, 245, 265, 351-
 352, 373, 417; 同见19, 22,
 38, 136, 279, 309, 350,
 397, 417, 418, 429, 454,
 480, 516, 524 (n.27)
- ‘Aláú’s-Saltānīh, Prince 阿拉·萨尔塔
 尼(亲王) 534
- Albanians 阿尔巴尼亚人 124, 410
- Alexander III, Czar 亚历山大三世,
 沙皇 109
- Alexandretta, (Iskandarún) 亚历山大
 勒塔(伊斯肯德伦) 133
- Alexandria 亚历山大 23, 24,
 124, 136, 137, 138, 171,
 399, 400, 404, 408, 479
- Al-Ahrám* 《金字塔报》 138
- Al-Ḥalqatadh-Dhahabíyyah*(The
 Golden Circle) 哈尔卡塔赫-扎
 哈比耶(大金环) 198, 232
- Al-Hidál* 《希拉勒》 139
- Al-Mu’ayyad* 《穆艾亚德》 136
- al-Muqattam* 《穆盖塔姆》 138
- ‘Alí ‘Abbás Áqá 阿里·阿巴斯·阿迦
 387
- ‘Alí-Akbar-i-Nakhjavání, Mírzá 阿里-
 阿克巴尔-纳赫贾瓦尼, 米尔扎
 395, 396, 407, 532
- ‘Alí-Akbar-i-Qúchání, *Shaykh* 阿里-
 阿克巴尔-古查尼, 谢赫 416
- ‘Alí-Akbar-i-Rafsanjání, Mírzá 阿里-
 阿克巴尔-拉夫桑贾尼, 米尔扎
 372
- ‘Alí ‘Askar, Hájí 阿里·阿斯卡尔,
 哈吉 527 (n.63)
- ‘Alí-Kuli *Khán*(Nabíli’d-Dawlih) 阿
 里-库利汗(纳比勒-道莱)
 87, 88, 183, 527
- ‘Alí Páshá 阿里帕夏(土耳其首相)
 20, 21
- ‘Alí-Riḍáy-i-Mustawfí, Mírzá 阿里-里
 达-穆斯陶菲, 米尔扎 22
- ‘Alí Riḍáy-i-Sha‘r-Báf, Áqá 阿里-里
 达-沙尔-巴夫, 阿迦 105
- ‘Alí *Shawkat Páshá* 阿里·肖卡特帕
 夏 14
- ‘Alíy-i-Afnán, Hájí Siyyid 阿里·阿
 夫南, 哈吉·赛义德 102
- ‘Alíy-i-Mírí, *Shaykh* 阿里-米里, 谢赫
 40
- ‘Alíy-i-Sayyáh, Mírzá 阿里-塞亚
 赫, 米尔扎 285, 285n., 523-
 524, (n.24)
- Allenby, General (Viscount) 艾伦比将
 军(子爵) 425, 426, 427,
 444, 456, 476
- Amatu’l-Bahá Rúhíyyih *Khánum* 阿玛
 图-巴哈·鲁希叶·哈努姆(婚
 前名为玛丽·马克斯韦尔)
 84-85

- Ambassadors 公使: 英国 184; 波斯 15, 18; 土耳其 183, 388
- 'Ambassador to Humanity' “人类的使者”, (阿博都-巴哈) 353
- Ameer 'Alí Syed 阿米尔·阿里·赛义德 370
- America 美国: 巴哈欧拉: 致美国的书简 163; 首次提及美国 63, 185; 阿博都-巴哈: 美国之旅 171-339; 造访美国的目的 172, 173, 226, 349; 工作完成 316, 347; 回述旅行 344, 392; 早期传导教师 65, 67; 未来: 敌对势力 111; 首个建立国际和解的国家 179, 265; 与东方的关系 282-283。参阅 155, 258, 277, 296, 299, 431, 432, 433, 465, 471, 473
- Americans 美国人 114, 162, 201, 241, 261, 404
- American Bahá'í Community 美国巴哈伊社团: 阿博都-巴哈的希望 138, 271, 450; 对社团的建议 337-339, 434, 450-451; 致社团的书简 434, 450-451, 458; 神圣计划 420-425; 社区 272; 大会 434, 443; 天赋 252; 为阿博都-巴哈提供经济援助 171, 336; 向阿博都-巴哈请愿 433; 灵曦堂: 阿博都-巴哈指定建造地址 186; 选择设计方案 443, 建造 448; 背叛圣约 186, 271, 272, 450。参阅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ies; 418n., 444, 455
-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贝鲁特美国大学 65, 433。同见 “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
- Amín Ḥájí 阿明, 哈吉, 参阅 “Abu'l-Ḥasan-i-Ardakání”
- Amínu's Sultán 阿明-苏丹 (波斯首相) 102, 103, 106, n.68
-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410
- 'Andalíb, Bahá'í poet 安达利布 (巴哈伊诗人) 112, 517, 528
- Anglo-Persian Peace Treaty (1857) 《英波和平条约》(1857年) 30n.
- Animals 动物 209, 296-298
- Annas 安纳斯 499
- Apostles of Bahá'u'lláh 巴哈欧拉的使徒 504
- Apostolic Age, of Bahá'í Faith 巴哈伊信仰的使徒时代 446
- Áqá 'Abdu'l-Ghaffár 阿迦·阿卜杜勒-加法尔 524 (n.24)
- Áqá 'Azím-i-Tafrishí 阿迦·阿齐姆-塔夫雷希 524 (n.24)
- Áqá Buzurg(Badí) 阿迦·布祖尔格 (巴迪) 29
- Áqá Ján, Mírzá 阿迦, 米尔扎 55-56, 92
- Áqá Ján Big-i-Khamsa'í 阿迦·詹·比格-哈姆扎 23, 24, 35 (&n.), 36, n.24
- Áqá Mírzá, Áqá 阿迦·米尔扎·阿迦 108
- Áqáy-i-Kalím 阿迦-卡利姆, 参阅 “Músá Mírzá”
- Aqdas 亚格达斯, 参阅 *Kitáb-i-Aqdas*
- Aqueduct, repaired 高架渠维修 37
- Arabs, Arabia 阿拉伯人 15, 35, 38, 48, 65, 117, 124, 139, 163, 187, 198, 232, 280, 289, 304, 385, 405, 406, 410, 412, 453, 466
- Arastú Khán, Dr 阿拉斯图汗 (博士) 78
- Arbitration 仲裁 219

- Ardashír, Rustam, Áqá 阿达什尔，鲁斯塔姆，阿迦 461n.
- ‘Arif Bey 阿里夫·贝 118, 124
- Aristotle 亚里斯多德 276, 288
- ‘Ark of His Testament’ “祂的圣约之方舟” 50
- Armaments 军备竞赛 257-258, 264
- Armenians 亚美尼亚人 453
- Arnold, Matthew 阿诺德，马修 63, 357n., 526
- Asadu’lláh-i-Iṣfahání 阿萨杜拉-伊斯法哈尼 87, 90, 121, 134, 230n.
- Asadu’lláh Khán, Mírzá 阿萨杜拉汗，米尔扎 103
- Asadu’lláh-i-Qumí, Siyyid 阿萨杜拉-库米，赛义德 134, 171, 187, 343, 379, 391, 396, 399
- Ascension of Bahá’u’lláh 升天：巴哈欧拉 47-49, 51, 397;
- Ascension of ‘Abdu’l-Bahá 阿博都-巴哈 45, 452-483
- Ascetics 禁欲主义者 241
- Aṣgharzádih, Dīyá’u’lláh (Asgarzadeh, Ziaullah) 阿斯加尔扎德，迪亚乌拉（阿斯加尔扎德，齐亚乌拉） 57, 374n., 454, 516-517, 525-526
- Ashraf, Ghodsieh (Qudsíyyih) Khánum 阿什拉夫，库德西耶·哈努姆 187
- Ashton, Mr and Mrs 阿什顿夫妇 172, 280
- Asia 亚洲 186, 423, 508, 516
- Athens 雅典 63
- Atherton, Gertrude 阿瑟顿，格特鲁德 350
- Atoms 原子，参阅Elements
- Aurelius, Marcus 奥勒留，马可 91
- Australia 澳大利亚 186, 423, 445, 508
- Austria 奥地利 438
- 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 124, 409
- Austrian-Lloyd boat 奥地利劳埃德航运公司 23, 24
- ‘Aynu’d-Dawlih 艾努·道莱，波斯大维齐 117
- Ázorbáyján (Azerbeigan) 鞑鞑土耳其语 149 (&n.)
- ‘Aziz Páshá 阿齐兹帕夏 22, 37
- Báb, The (The Gate) Siyyid ‘Alí-Muḥammad 巴孛（门），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 xi, 13, 14, 18, 19, 28, 112, 285, 393, 417, 474; 住宅 108; 宣示 9, 94, 199, 524; 殉道 526 (n.46); 画像 416; 亲戚 47n., 56n., 109-110, 486n.; 遗体 87, 90, 126, 134n., 230n.; 陵殿 45, 83, 84, 126-130, 135, 310, 418, 452; 在西方被提及 62-63; 阿博都-巴哈提及 121, 193, 215, 217, 221, 359, 485n., 486n., 487, 523 (n.24), 525 (n.44)
- Báb-i-‘Alí 巴布-阿里，参阅Sublime Porte
- Bábí 巴比 9, 10, 11, 15, 103, 222, 393, 417
- Bábism 巴比教 63
- Babylonian 巴比伦人 301
- Badí‘ 巴迪，参阅Áqá Buzurg
- Badí’u’lláh, Mírzá 巴迪乌拉，米尔扎，阿博都-巴哈的同父异母兄弟 52, 86, 87, 93, 94, 102, 489
- Badrí-Ján 巴德丽 524
- Bagdádí, Zia (Baghdádí Dīyá) 巴格

- 达迪，齐亚（巴格达迪，迪亚），及其夫人 187, 418n., 434, 441, 444, 445
- Baghdád 巴格达 13, 14, 15, 17, 26, 28, 30, 42, 48, 55, 91, 177, 304, 328, 363, 373, 393, 416, 420, 456, 471
- Bahádur, ‘Azizu’lláh 巴哈杜尔，阿齐祖拉 408
- Bahá’í Bureau, Geneva 巴哈伊国际事务署，日内瓦 400
- Bahá’í Magazine, The* 《巴哈伊杂志》，参阅 *Star of the West*
- Bahá’í News (America)*, later *Star of the West* 《巴哈伊新闻》（美国），后更名为《西方之星》 133, 134
- Bahá’í News (India)* 《巴哈伊新闻》（印度） 446
- Bahá’í Temple Unity 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会 185, 434, 443, 455
- Bahá’ís 巴哈伊：巴哈欧拉时代 19, 28-29, 32, 47；阿博都-巴哈：他们的典范 13, 23, 323；向他们发出的首个信息 48-49；支持圣约中心 270；他们的忠诚 55, 62, 88, 92；他们的希望 323-325；他们的承诺 164, 224-225, 271, 331；对个人和社团的告诫 401；建议巴哈伊传导师 424；他们的信念 305；阿卡和海法的信徒 93, 95, 115, 116, 120, 331, 397, 411, 417, 447；美国的信徒 67, 172, 272, 332；英国的信徒 157, 522, 526；埃及的信徒 65, 398-399；法国的信徒 159, 165-166, 372, 391；德国的信徒 390-391；伊朗和东方的信徒 102-106, 161, 372, 417；阿什哈巴德的信徒 108-109；仰光的信徒 129, 528-529；西方的信徒 68, 88, 92, 400；学生 402；他们中破坏圣约的人 53, 55, 57, 61, 62, 88, 92, 107
- Bahá’í World, The* 《巴哈伊世界》 355, 517n., n.128
- Bahá’íyyih Khánum (The Greatest Holy Leaf) sister of ‘Abdu’l-Bahá 巴哈伊叶·哈努姆（至大圣叶），阿博都-巴哈的妹妹 12, 55, 74n., 332, 401, 416, 454, 455, 463, 464, 482
- Bahá’u’lláh 巴哈欧拉：家财没收 9；监禁 3, 10-12；使命 13；从伊朗放逐 12；在巴格达 13, 328, 隐遁 14, 177, 返回 15；赴君士坦丁堡 15-16；赴阿德里安堡 18-19；宣示使命 18-19, 21；叶海亚叛变 19, 21；阿卡：流放、旅途和抵达 19-24, 417，处境 25-28，朝觐者到来 29-30，迁出军营 32，谋杀阿扎尔派 35-36；赴迈兹拉阿 39-41；在巴吉 41-43；帐篷 412；拜访卡尔迈勒山 45；巴孛遗体计划 45, 90；升天和埋葬 9, 47-49, 51-52；陵殿 43, 310, 403, 418, 431；剧痛和折磨 36, 183, 185, 208, 226, 245-256, 269, 284；他们的目的 152, 269；家族的不忠 54-55, 56, 59, 60, 91-96, 107；圣约与遗嘱 50-54, 56, 59, 270, 505；祂的圣约中心 51, 317；圣枝书

- 简 22-23, 220, 270; 对阿博都-巴哈的赞美 26-27; 首次在美国被提及 63-65; 祂的原则 330, 359; 被曲解 112, 150; 阿博都-巴哈的描述 153-154, 156; 画像 416; 书简: 致苏丹 18, 致大维齐 20-21, 25, 国王 219, 维多利亚女王 163; 引文 10-11, 18-19, 20, 21, 22-23, 24, 25, 26, 27, 35, 36, 38, 39, 44, 49, 367; 阿博都-巴哈提及 166, 173, 185, 193, 199, 207, 208, 211, 215, 218, 224, 226, 228, 235, 236, 254, 260, 261, 266, 274, 280, 283, 287, 289, 293, 305, 307, 311, 318, 319, 320, 321, 323, 325, 326, 327, 364, 367 (&n.), 380, 384, 392, 393, 395, 397, 399, 405, 423, 424, 438, 450, 459, 461, 487, 488, 503, 504, 512。同见: 221, 222, 248, 251, 272, 310, 346, 349, 350, 358, 373n., 394, 412, 422, 425, 432, 445, 446, 449, 460, 470, 474, 475, 482, 485n., 486n., 491, 492, 494, 参阅Blessed Perfection
- Bahá'u'lláh and the New Era*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 111, 441, 442
- Bahjí, Mansion of 巴吉宅邸 26, 40 (&n.), 42, 43-44, 47, 52, 54, 59-60, 64, 92, 93, 94, 95, 97, 131, 274, 358, 397, 403, 420, 421, 422, 437, 444, 459, 516
- Balfour, The Rt. Hon., Arthur 鲍尔弗, 勋爵阁下, 阿瑟 426, 427
- Balkans 巴尔干 115, 142, 309, 312, 316, 319, 349, 381 (&n.), 390, 409
- Balliol College, Oxford 贝利奥尔学院, 牛津大学 433
- Baltimore, Md. 巴尔的摩 329
- Banán, Mírzá Faḍlu'lláh Khán 巴南, 米尔扎·法德鲁拉汗 412 (&n.)
- Bandar 'Abbás 阿巴斯港 416
- Báqiroff, Siyyid Aḥmad-i- 巴吉若夫, 赛义德·艾哈迈德 372, 379
- Barclay, Sir Thomas 巴克利, 托马斯爵士 347
- Barney, Laura Clifford(Mme Dreyfus-Barney) 巴尼, 劳拉·克利福(德雷富斯-巴尼夫人) 80, 81-83, 159, 376, 408
- Başrah 巴士拉 410
- Bassilious, Bishop 巴斯利乌斯, 主教 469
- Bats of night, (materialists) 夜间的蝙蝠, (物质主义者) 211
- Bayán, people of 巴扬子民 450
- Bayḍún, 'Abdu'l-Ghaní 巴伊敦, 阿卜杜勒-加尼 118
- Beauchamp, Mme Jeanne 博尚, 让娜夫人 378
- Bedouins 贝都因人 113, 437
- Beháulláh* 《巴哈欧拉》 86
- Beirut 贝鲁特 37, 38, 48, 65n., 91, 116, 120, 121, 150, 375; 美国大学, 参阅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
- Bell, Alexander Graham 贝尔,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 183
- Benghazi, battle of 班加西战争 162

- Bernard, Monsieur 伯纳德先生 373
- Besant, Annie 贝赞特, 安妮 152
- Bible 圣经 145, 333。同见
Scriptures, Holy Books。
- Bihjatu's-Şudúr* 《比赫贾图-苏杜尔》 133, 524
- Binning, R. B. M. 宾宁 62
- Birthday of 'Abdu'l-Bahá 阿博都-巴哈诞辰 199, 394, 523
- Black Sea 黑海 17
- Blessed Perfection, or Beauty (Bahá'u'lláh) 完美圣尊, 或天佑美尊 (巴哈欧拉) 11-12, 13, 40, 41, 311, 317, 328, 360, 391-392, 432, 450, 457, 459, 488, 507
- Bliss, Dr Howard 布利斯, 霍华德博士 405
- Blomfield, Dr Charles James 布洛姆菲尔德, 查尔斯·詹姆斯博士 370
- Blomfield, Mary Esther 布洛姆菲尔德, 玛丽·埃斯特, 参阅Hall, Mary Basil
- Blomfield, Rose Ellinor Cecilia 布洛姆菲尔德, 罗斯·埃莉诺·塞西莉亚 159
- Blomfield, Lady, Sara Louisa, (Sitárih *Khánum*)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 萨拉·路易莎 (西塔里·哈努姆) 12, 143, 148, 151, 154, 155n., 157, 159, 161, 343, 344, 345, 346, 352, 354, 355n., 367, 369, 370, 413, 425, 435, 436, 443, 457, 464, 474, 478, 480, 483, 512n., 522
- Body, huamn 人体 245-247, 268
- Bolles, May Ellis 博尔斯, 梅·埃利斯, 参阅Maxwell, May
-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主义 476
- Bombay 孟买 319, 371, 446, 476, 516; 省督 8
- Bons, Mme Edith de 邦, 伊迪丝夫人 (婚前名为麦克卡耶) 400 (&n.)
- Bons, Dr Joseph de 邦, 约瑟夫博士 400 (&n.)
- Book of Certitude* 《笃信经》, 参阅*Kitáb-i-Íqán*
- Books of God 上帝经书, 参阅Holy Books, Scripture
- Bosch, John 博施, 约翰 462, 463 (&n.), 464
- Bosch, Louise 博施, 露易丝 462, 463 (&n.)
- Bosnia 波斯尼亚 124, 142
- Boston 波士顿 198-201, 232, 249, 252-255, n.169
- Bounties (bestowals) of God 上帝馈赠 197, 217, 345-346, 501, 504
- Bourgeois, Louis 布儒瓦, 路易斯 230, 443
- Bouzaglo, Salomon 布扎格洛, 萨尔蒙 470
- Bowery Mission 包厘街救济所 176-177, 178
- Boy Scouts 童子军 465
- Branch 圣枝, 参阅Most Great Branch, *Súriy-i-Ghuşn*; 同见129
- Bread 面包 (基督) 334
- Breakwell, Thomas 布雷克韦尔, 托马斯 74-80
- Breed, Mr and Mrs Francis W. 布立德, 弗朗西斯·W. 夫妇 199
- Brilliant Proof, The* 《辉煌的证据》 151, 220, 326 (&n.)
- Bristol(England) 布里斯托尔 (英国) 156, 369-370
- Britain 英国: 东方学者和作家 62-

- 63, 346; 早期巴哈伊 68, 73-74, 343; 阿博都-巴哈在英国 140-158, 343-371; 祂的建议和期望 138, 156; 守基·阿芬第在英国 433; 在伊朗 116-117, 41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409, 410, 412, 416, 419-420, 425; 保护阿博都-巴哈 425-430; 战后军事统治 430, 435, 440, 444, 476; 授予阿博都-巴哈爵位 443; 对祂的挽词并派代表出席葬礼 454-456, 464-465, 481; 报纸刊登祂的死讯 475, 477; 巴哈伊文物馆 74n., 374n., 522。参阅Governors, Intelligence, High Commissioners; 138n., 139, 155, 162, 396, 405, 411, 432, 438, 461, n.46
- Brittany 布列塔尼大区 74
- Brittingham, Isabella D. 布里廷厄姆, 伊莎贝拉·D 67, 96, 134
- Brooklyn, N. Y. 布鲁克林, 纽约州 208, 214-220
- Brotherhood, of mankind 人类友谊 195, 见Unity of Mankind
- Browne, Edward Granville 布朗, 爱德华·格兰维尔 xi, 4, 62, 64 (&n.), 86, 88, 102, 143, 272, 320, 346, 355, 379, 522, n.74
- Browne, Mrs Edward 布朗, 爱德华夫人 379
- Bryan, Mr and Mrs William Jennings 布赖恩, 威廉·詹宁斯夫妇 279, 280, 533
- Bryce, James (later Viscount) 布赖斯, 詹姆斯(后为子爵) 184
- Buchanan, David 布坎南, 大卫 437
- Buckton, Alice 巴克顿, 艾丽斯 213, 213n., 214, 347, 348, 355n.
- Budapest 布达佩斯 8, 378, 383, 384-388, 389
- Buddha 佛陀 217, 277, 287, 475
-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84
- Buffalo, N.Y. 布法罗城, 纽约州 249, 265, 266
- Buffalo Express* 《布法罗快报》 266
- Bukhárá 布哈拉 386; 该地区的阿米尔 516
- Bulgaria 保加利亚 157n.
- Burton, Sir Richard 伯顿, 理查德 386
- Bushire (Búshihir) 布什尔 416
- Bush-rú'í, Badí' 博什鲁伊, 巴迪 411, 416
- Bustání, Wadí' 布斯塔尼, 瓦迪 470
- Buzurg-i-Núrí 布祖尔格-努里(巴哈欧拉的父亲) 373n.
- Byfleet, Surrey 拜弗利特村, 萨里郡 155
- Cadogan Gardens, London 卡多根花园, 伦敦 143, 156, 157, 159, 160, 343, 344, 348, 350, 351, 364
- Caiaphas 该亚法 499
- Cairo 开罗 48, 65, 86, 93, 97, 102, 111, 120, 124, 135, 138, 220, 373, 400, 404, 418, 426, 427, 433, n.29
-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州 67, 230, 265, 267, 283, 284, 286-315, 312-313, 445, 462, 463n.
- Caliph, of Islám 伊斯兰教哈里发 21, 92, 122, 409
- Calumny 诽谤 154
- Cambridge, Mass. 剑桥镇, 马萨诸塞

- 州 198, 199
-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England) 剑桥大学图书馆 (英国) 4, 64, 86, 346, 355
- Camoëns, Ave. de 卡蒙斯大街 159, 160, 165
- Campbell, Helen 坎贝尔, 海伦 240
- Campbell, Rev. R. J. 坎贝尔, R. J. 牧师 144, 371
- Canada, Canadian 加拿大, 加拿大人 81, 84, 157n., 171, 223n., 256-265, 421, 422, 423, 424, 478n., 503
- Canavarro, Countess M. A. de S. 卡纳瓦罗, M. A. 德·S. 夫人 97
- Carmel Mount 卡尔迈勒山: 巴哈欧拉拜访, 39, 45; 巴孛陵殿 83, 91, 92, 96, 121, 126-130, 420, 434, 448, 452; 朝觐者之家 132, 412, 417; 阿博都-巴哈的葬礼 465-466; 巴哈伊地产的扩展 447; 未来 132-133; 同见30, 41, 71-72, 111, 402, 408, 426, 429, 436, 473
- Carpenter, Dr J. Estlin 卡朋特, J. 埃斯特林博士 354 (&n.)
- Carus, Paul 卡勒斯, 保罗 240
- Caspian Sea 里海 13
- Caucasus, Caucasia 高加索, 高加索人 48, 149, 399, 407, 416
- Cause of God 上帝圣道 331
- Caxton Hall, London 卡克斯顿礼堂, 伦敦 368
- Cedric*, S.S. 塞德里克号汽轮 171-172, 181
- Celtic*, S.S. 塞尔提克号汽轮 337, 343, 349
- Central Organization for A Durable Peace 持久和平中央组织 438, 439
- Centre of the Covenant 圣约中心, 参阅Coventant
- Century, Twentieth 二十世纪 200, 207, 306, 313, 361, 382
- Chamberlain, Isabel 张伯伦, 伊莎贝尔 (婚前名为弗雷泽) 343, 400 (&n.), 404
- Champney, Mrs 钱普尼夫人 208, 329
- Character 品格 328, 同见Life, Way of; Virtues
- Charlotte Square, Edinburgh 夏洛特广场, 爱丁堡 364
- Charters, Bahá'í 巴哈伊宪章 425, 484, 492
- Chase, Thornton 蔡斯, 桑顿 5, 65-67, 284, 309-310, 318, 522
- Chevalier, Mrs 希瓦利埃夫人 408
- Cheyen, Elizabeth Gibson 切恩, 伊丽莎白·吉布森 352, 353, 354
- Cheyen, Dr T. K. 切恩博士 4, 352-354
- Chicago 芝加哥 63, 65, 68, 126, 184-189, 257, 266-271, 272, 316-318, 337, 433
- Children 儿童 157, 168, 172, 181, 208, 239, 261, 316, 351, 369, 378, 382, 388, 390, 411, 435-437, 512-513
- China 中国 111, 508, 509
- Chirih-Nimá* 《齐赫里赫-尼玛》 137
- Cholera 霍乱 37, 397
- Christaller, Prof. 克里斯塔勒教授 383
- Christ (Jesus) 基督 (耶稣): 引文 55, 151, 157, 177, 181, 221, 310; 阿博都-巴哈提及: 背叛 317, 生命, 177, 受难与

- 牺牲 319, 332-335; 马可·奥勒留评论基督 325; 基督的使命 156, 166, 206, 260, 287, 321, 360; 穆罕默德关乎基督的教义 218, 356, 398; 关于基督的预言 499; 更生之力 284; 地位 207, 215, 217; 作为“话语” 204; 与犹太教的关联 274, 302-304, 314-315; 同见: 25, 33, 38, 64, 100-101, 120, 140, 149-150, 152, 168, 184, 191, 199, 236, 244, 348, 351, 364, 470, 475, 498
- Christianity, Christians 基督教, 基督徒: 阿博都-巴哈与之关系 4, 100, 140, 142, 323; 祂在讲话中提及 179, 218, 276, 278, 305, 320, 325, 335; 信徒个人 32-33, 42, 272n。参阅48, 103, 151, 230, 238, 350, 356
- Christian Commonwealth* 《基督教共同体》 144, 145, 146, 353, 394
- Christian scientists 基督教科学家 150
- Christmas 圣诞 348, 350-351, 354
- Christopher Columbus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155
- Churches 教堂, 阿博都-巴哈拜访: 参阅Talks; 同见教区: 芝加哥 318, 基诺沙 267, 伦敦 369; 圣父教堂, 纽约 193; 恩格尔伍德镇, 芝加哥 318; 循道卫理联合教堂, 纽约, 191; 日裔独立教堂, 奥克兰 286; 弥赛亚教堂: 布法罗城, 266, 丹佛 316; 大都会非洲裔卫理公会教堂, 华盛顿特区, 179; 普利茅斯公理会教堂, 芝加哥 188; 圣詹姆斯卫理公会教堂, 蒙特利尔, 264; 圣乔治联合自由教堂, 爱丁堡 362; 联合教堂, 蒙特克莱市, 新泽西州 191; 参阅206-207, 332
- Church House, Westminster 教堂之家, 威斯敏斯特 348
- Churchill, Winston 丘吉尔, 温斯顿 455
- Ciffirin, Dr 西弗林博士 447
- Cincinnati, Ohio 辛辛那提市, 俄亥俄州 318
- City Temple, London 市教堂, 伦敦 140-142, 143, 144, 145, 479
- Civilization 文明 207, 254, 300-305; 物质的和神圣的 174
- Clergy 教士 167, 189-190, 199, 201, 325-326
- Cleveland, Ohio 克利夫兰市, 俄亥俄州 189, 249, 267
- Clifton Guest House, Bristol 克利夫顿宾馆, 布里斯托尔 156, 369, 479
- Collective centres 聚集核心 207, 423
-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176, 192
- Columbian Exposition, Chicago 哥伦比亚博览会, 芝加哥 63, 240
- Commissions of Enquiry, Ottoman 调查团, 奥斯曼帝国 82, 112-114, 118-124, 489
-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联合进步委员会 123, 349, 374n., 412
- Communications* 交流 361
- Comparative Religion* 《比较宗教》 354
- Composition(and decomposition) 聚合

- (与分解) 182, 252-253
- Conduct 行为, 参阅Character; Life, way of; Virtues
- Conferences 大会 179, 193, 240, 284
- Congo, French 法属刚果 168
- Congreve, General 康格里夫将军 456
- Conolly, Captain Arthur 康诺利, 阿瑟上尉 386
- Constantinople(Istanbul) 君士坦丁堡 (伊斯坦布尔) 15, 16n., 17, 18, 21, 23, 24, 45, 107, 112, 115, 117, 121, 122, 123, 124, 129, 260, 359, 393, 399, 410, n.24
-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s 宪法, 立宪派; 奥斯曼帝国 38, 123; 波斯 161
- Consuls 领事: 464, 465; 欧洲 20, 172; 奥斯曼帝国 387; 波斯 17, 225, 524-525; 西班牙 121
- Consultation 磋商 187
- Conventionality 习俗 160
- Conventions 会议: 美国人 185, 434, 443, 448, n.164; 印度人 446, 476
- Cooper, Ella 库珀, 艾拉 (婚前名为古多尔) 286, 309, 336, 463
- Cooperation 合作 281
- Coronation Hall, Montreal 加冕礼堂, 蒙特利尔市 264
- Corsica, S.S. 科西嘉号汽轮 139
- Covenant, of Bahá'u'lláh 巴哈欧拉圣约 50-51, 58, 251, 299, 391-392, 461, 485, 494, 505; 圣约之书 450, 487, 489, 505; 圣约中心 (阿博都-巴哈) 50, 51-52, 54, 58, 60, 61, 62, 66, 68, 89, 220, 270, 450, 455, 489, 494, 523; 圣约之城 220; 圣约的大会 434; 圣约日 523; 圣约的先锋 406
- Covenant of Bahá'u'lláh* 《巴哈欧拉的圣约》 270, 492n.
- Covenant-breaking 圣约破坏, 参阅 Violation
- Cow 奶牛 238, 298
- Craven, John 克雷文, 约翰 343
- Creation 造物 227
- Creeds 信条 206
- 'Crimson Book' “殷红之书” 50
- Criteria of judgement 评判标准 242
- Crusaders 十字军 356
- Curzon, Lord 寇松勋爵 427
- Cuthbert, Arthur 卡思伯特, 阿瑟 343
- Cycles 周期 226, 360
- Cyprus 塞浦路斯 19, 23, 285, 523-524
- Daily Mail* 《每日邮报》 477
- Daily Mirror* 《每日镜报》 477
- Damascus 大马士革 48, 91, 93, 94, 115, 116, 118, 410, 413, 440, 444
- Darkness 黑暗 278-279
- David 大卫 333
- Davis, Mrs 戴维斯夫人 318
- Dawn of Day The*, 《黎明》 213n.
- Dawson, Albert 道森, 艾伯特 394
- Day, of Days 万日之日 15; 上帝之日 306; 审判之日 398
- Dealy, Paul K. 迪利, 保罗·K. 67
- Death 死亡 182
- Declaration of Báb 巴孛宣示 94, 199, 394; 巴哈欧拉宣示 422
- Deedes, Sir Wyndham 迪兹, 温德姆爵士 454

- Deinard, Dr S. N. 戴纳德, S. N. 博士 274
- Denver, Colo. 丹佛, 科罗拉多州 172, 280-283, 314, 316
- Denver Post* 《丹佛邮报》 281
- Denison House, Boston 登申救济所, 波士顿 198
- Despard, Mrs 德斯帕德夫人 347 (&n.), 354
- Dhikru'lláh, Mírzá* 齐克鲁拉, 米尔扎 113
- Dickinson, G. Lowes 迪金森, G. 洛斯 438
- Disarmament 裁军 258
- Disciples, of Christ 基督门徒 215, 236, 260, 278
- Divine Plan, Tablets of* 《神圣计划书简集》 420-425, 434, 444, 503-511
- Divine Revelation, the Basis of Civilization* 《神圣天启：文明的基础》 272n.
- Ḍiyá Páshá, Muṣṭafá 迪亚·帕夏, 穆斯塔法 39
- Ḍiyá Páshá, Yúsuf 迪亚·帕夏, 优素福 183, 184
- Ḍiyá'u'lláh, Mírzá 迪亚乌拉, 米尔扎 (阿博都-巴哈的同父异母兄弟) 86, 87, n.62
- Ḍiá'íyyih *Khán*um (Zia *Khán*um) 迪亚叶·哈努姆 (齐亚·哈努姆) 403
- Divinity 神性 147, 227, 356-357。同见God
- Dodge, Arthur P. 道奇, 阿瑟·P. 67
- Dogmas 教条 301, 381
- Döring, Fräulein 德林女士 383
- Downs, John 唐斯, 约翰 343
- Drama of the Kingdom, The* 《天国戏剧》 348, 348n., 497-502
- Dreams, of 'Abdu'l-Bahá 阿博都-巴哈的梦境 119, 457
- Dresselhuys, Dr H. C. 德雷斯尔豪斯, H. C. 博士 438
- Dreyfus, Hippolyte 德雷富斯, 伊波利特 58, 80, 81, 82, 107, 159, 212, 343, 373, 376, 379, 394, 395, 408, 433, 440n.
- Dreyfus-Barney, Laura 德雷富斯-巴尼, 劳拉, 参阅Barney
- Drummond, Dr 德拉蒙德博士 366
- Druzes 德鲁兹人 453, 465; 村庄 411
- Dublin, N. H. 都柏林, 新罕布什尔州 31, 233-240; 旅馆 234, 238-239
- Duff, Grant 达夫, 格兰特 117
- Dunn, Clara and Hyde 邓恩, 克拉拉和海德夫妇 445
- Dúst-Muḥammad *Khán* (Mu'ayyiru'l-Mamálik) 杜斯特-穆罕默德汗 (穆艾伊鲁-马马利克) 347, 369, 370, 372
- Dyer, Mr and Mrs Andrew, J. 戴尔, 安德鲁·J. 夫妇 181
- Eager Heart* 《伊格·哈特》 213n., 348
- Earth 地球 294, 295-296, 337, 339, 385, 424
- Earthquake 地震 291
- East Sheen (London) 东欣村 (伦敦) 157
- Easton, Rev. Peter Z. 伊斯顿, 彼得·Z. 牧师 149, 150, 151
- Eckstein, Herr 埃克施泰因, 赫尔 381, 383
- Economics 经济 164-165, 232, 240, 264
- Edinburgh 爱丁堡 355, 446, 363-

- 368, 369
- Education 教育 209, 277-278, 282, 293, 298, 319, 507
- Edward Granville Browne and the Bahá'í Faith* 《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与巴哈伊信仰》 xii, 62n., 487n.
- Egypt 埃及: 38, 45, 48, 65, 68, 69n., 81, 86, 111, 112, 115, 117, 120, 124,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55, 167, 171, 173, 230, 299, 300, 304, 336, 364, 370, 376, 397-402, 410, 412, 432, 465, 476, 481, 515, 516
- Egyptian Gazette* 《埃及公报》 398, 522
- Eiffel Tower 埃菲尔铁塔 372
- Electricity 电能 291-292
- Elements (atoms) 元素(原子) 252-253, 289-291, 360
- Elijah 以利亚 30, 184
- Eliot, Maine 埃利奥特, 缅因州 240
- Embryo, human 人的胚胎 297
- Emperors, Roman 罗马君王 325, 348, 350
- England, English 英格兰, 英国人, 参阅Britain
- English churchman* 《英国教士》 149
- Enthoven, Mrs Gabrielle 恩托文, 加布丽埃勒夫人 348, 497
- Enver (Anvar) Páshá 安瓦尔帕夏 409
- 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 《致狼子书》 50, 103
- Equality 平等: 人类, 165; 性别 318-319, 476
- Eskimos 爱斯基摩人 424
- Esperantists 世界语学者 377; 社团, 爱丁堡 363-364, 斯图加特 383
- Essai sur le Baháisme* 《巴哈伊运动论集》 81n.
-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人种不平等论》 63
- Esslemont, Dr John Ebenezer 埃尔蒙特, 约翰·埃比尼泽医生 111, 441, 442, 443, 478
- Esslingen, Germany 埃斯林根, 德国 382-383
- Eternal life 永恒生命 224, 247, 500。同见Immortality
- Europe 欧洲 9, 21, 81, 111, 136, 138, 139, 142, 143, 151, 159, 186, 257-258, 264, 277, 296, 304, 309, 312, 337, 356, 407, 408, 409, 423, 432, 434, 435, 437, 465, 471, 473, 480, 508
- Evangelical Christendom* 《福音基督徒》 150
- Evening News, Edinburgh* 《晚报》, 爱丁堡 366
- Evening Tribune* 《论坛晚报》 274
- Evil 邪恶 83
- Evolution, physical 身体进化 297
-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 存在(与不存在) 182, 242, 252-254
- Expounder 阐释者, 参阅'Abdu'l-Bahá as Interpreter
- Ezekiel 以西结 25
- Fáḍil-i-Mázindarání, Mírzá Asadu'lláh 法迪勒-马赞达拉尼, 米尔扎·阿萨杜拉 443 (&n.)
- Faḍlu'lláh, Mírzá (Mu'ávinu't-Tujjár) 法德鲁拉·米尔扎(穆阿维

- 努·图贾尔) 417, 524
- Faisal (Fayṣal), King 费萨尔国王 444
- Fahúm family 法胡姆家族 414
- Famagusta 法马古斯塔 19
- Fanwood, N.J. 范伍德, 新泽西州 205
- Faraj, Áqá 法拉杰, 阿迦 265
- Faríd, Amínu'lláh 法里德, 阿明乌拉 171, 230 (&n.), 402, 407, 408, 409 (&n.), 450
- Farmer, Sarah J. 法默, 萨拉·J. 240, 241, 244, 252
- Farrukh Khán (Amínu'd-Dawlih) 法鲁赫汗(阿明-道莱) 30n.
- Fatheazam, Hushmand 法特希阿扎姆, 胡什曼德 393n.
- Fath-'Alí-i-Ardistání, Mírzá (Fath-i-'Azam) 法特赫-阿里-阿尔德斯塔尼, 米尔扎(法特赫-阿扎姆) 393 (&n.)
- Fáṭimih Bagum, Yazd martyr 法蒂玛·贝居姆, 亚兹德殉道 104
- Feasts 灵宴会 221, 223, 309, 352 (&n.), 379, 394, 433, 461
- Fellowship 友谊 506
- Ferdinand, of Bulgaria 费迪南德, 保加利亚 124
- Fidelity 忠贞 220-221
- Finance 经费 171, 176, 184, 189, 234, 261, 327-328, 336-337, 368, 374, 392, 393, 408, 435, 507
- Fire 火 335
- First Bahá'ís 首批巴哈伊: 美国 65; 大不列颠 68; 英国裔 74, 77; 法国 80; 黑人(美国裔) 72; 西方(基督教) 65, 309
- First Obligation, The* 《首要义务》 436, 512n.
- Fiske, John 菲斯克, 约翰 240
- Fízán, Tripolitania 费赞, 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 118, 119, 122
- Fletcher, Rabbi 弗莱彻拉比 201
- Food 食物 223, 392, 394, 399, 415, 418-419, 479。同见 Agriculture
- Ford, Rev. George A. 福特, 乔治·A. 牧师 64
- Ford Hall, Boston 福特礼堂, 波士顿 199
- Forel, Dr Auguste 福雷尔·奥古斯特博士(奥古斯特-亨利) 448-449
- France, French 法国, 法国人 62, 162, 163, 187, 294, 373, 409, 411, 444, 470, 474, 475
- Frankfurt 法兰克福 186n.
- Franklin Square House, Boston 富兰克林方屋, 波士顿 252
- Fraser, Isabel, see Chamberlain 弗雷泽, 伊莎贝尔, 参阅 Chamberlain
- Freedom 自由 157-158
- Freemasons's Hall, Edinburgh 共济会礼堂, 爱丁堡 363
- French, Field-Marshal Sir John 弗伦奇, 陆军元帅约翰爵士(后来的伊普尔伯爵) 347n.
- Freethinkers 自由思想者 295, 479
- Fujita (Fugeta) 藤田 266, 267, 448
- Funeral, of 'Abdu'l-Bahá 阿博都-巴哈的葬礼 464-474
- Future, descriptions of 对未来的描述 106-107, 164, 261, 306-307
- Galen 盖仑 278
- Gail, Marzieh 盖尔, 玛尔齐耶 n.128
- Galilee 加利利 113, 411; 加利利海 418

- Gallipoli 加利波利 20, 21, 23
- Gamble, Annie 甘布尔, 安妮 343, 352 (&n.), 407
- Gazette, The (Montreal)* 《公报》(蒙特利尔) 256, 264
- Geddes, Sir Patrick 格迪斯, 帕特里克爵士 363, 364, 365, 446
- Geneva, Switzerland 日内瓦, 瑞士 390n., 400, 435, 日内瓦湖 145。同见Leman
- George V king 乔治五世国王 370
- George, Henry 乔治, 亨利 175
- Germanus, Prof. Julius 盖尔马努斯, 尤利乌斯教授 385
- Germany, Germans 德国, 德国人 116, 127, 129, 138n., 162, 294, 378, 379, 380, 407, 408, 416, 420, 455, 509, 515
- Getsinger, Dr Edward 格青杰, 爱德华博士 67, 68, 176, 400, n.174
- Getsinger, Lua 格青杰, 卢阿(婚前名为路易莎·A. 穆尔) 67, 68, 79, 96, 97, 111, 190, 195, 196, 213, 400, 411
- Ghulámu'lláh, Mírzá 吴拉姆拉, 米尔扎 86
- Ghuşn-i-Aṭhar 古森-阿萨尔, 参阅Mihdí, Mírzá
- Giesswein, Dr Alexander 吉斯魏因, 亚历山大博士 385
- Gifts, of 'Abdu'l-Bahá 阿博都-巴哈的礼物 176, 178, 435, 448
- Glenwood Springs, Colo. 格伦伍德斯普林斯, 科罗拉多州 283, 284
- Glimpses of Life and Manners in Persia* 《波斯民情略闻》 62
- 'Glory of God' “上帝的荣耀” 25。参阅Bahá'u'lláh
- Goal of a New World Order, The* 《新世界秩序的目标》 360n.
- Gobineau, Count 戈比诺伯爵 62, 63, 149-150, 474
- God 上帝 215-216, 253-254, 299, 306, 320-321, 337, 385; 上帝的形象 339
- God Passes By* 《神临记》 xii
- Golden Circle, Boston 大金环, 波士顿 198, 232
- Goldziher, Prof. Ignaz 戈尔德齐哈尔, 伊格纳茨教授 386 (&n.)
- Goodall, Helen, S. 古多尔, 海伦·S. 67, 286, 307, 309, 310, 336
- Goosen, Dr Agnas 古森, 艾格纳斯博士, 385
- Gordon, General 戈登将军 525
- Gospels 福音, 参阅Scripture
- Governors 省督(瓦利): 阿德里安堡 21, 22; 阿卡 37, 39, 94, 95, 100, 115-116, 118, 120, 127, 375-376, 413; 巴格达 16; 贝鲁特 107, 113, 120; 英国军统区 435, 440, 443; 海法 93, 127, 128; 伊拉克 16 (&n.), 17; 阿什哈巴德 109; 耶路撒冷 464, 465; 卡尚 106; 腓尼基 464, 465, 480, 481; 叙利亚 93, 94; 亚兹德 103, 104, 346
- Grand, Miss 格兰德女士 478 (&n.)
- Great Orient 大东方 123
- Great Afnán 大阿夫南, 参阅Ḥasan, Ḥájí Mírzá Siyyid
- Greater Branch 次大圣枝, 参阅Muḥammad-'Alí Mírzá
- Greatest Branch 至大圣枝, 参阅'Abdu'l-Bahá
- Greatest Holy Leaf 至大圣叶, 参阅Bahá'iyih Khánum

- Greece, Greeks 希腊, 希腊人 117, 124, 142, 198, 276, 278, 288, 300, 301, 304, 325, 410, 465, 469
- Green Acre 格林埃克 240-251
- Greenland 格陵兰岛 424
- Grey, Sir Edward 格雷, 爱德华爵士 143
- Grossmann, Dr Hermann 格罗斯曼, 赫尔曼博士 384
- Guardian of the Bahá'í Faith 巴哈伊信仰圣护, 参阅 Shoghi Effendi
- Gulpáygán 戈勒派耶甘 87; 见 Abu'l-Faql, Mírzá
- H.M.S. *Marlborough* 皇家海军舰艇马尔伯勒号 440
- Haddád, Antún 哈达德, 安通 272, 272n.
- Hádíoff, (Mírzá Ja'far-i-Raḥmáníy-i-Shírází) 哈迪沃夫 (米尔扎·贾法尔-拉赫曼尼-设拉子) 132, 399
- Haenni de Bons, Mme 埃尼·德邦夫人 400n.
- Hague, The 海牙 264, 438, 439
- Haifa 海法: 巴哈欧拉抵达 24; 阿博都-巴哈在海法 8, 132, 402-403, 413, 430, 440-441, 442, 443-444, 446-448, 473; 巴孛陵殿 91, 92, 127, 447, 448; 巴孛和巴哈欧拉的画像 416; 朝覲者 397, 408; 海法的巴哈伊 411, 417, 441-443, 454, 522 (n.3); 当地居民 461, 470, 480; 启示圣作 417-418, 422, 434; 被英国占领 426-430; 阿博都-巴哈逝世 452, 455, 460-463, 471; 同见: 54, 69, 111, 114, 117, 119, 121, 122, 134, 135, 223n., 279, 332, 375, 401, 403, 412, 418, 437, 444, 465, 478, 482
- Ḥakím, Luṭfu'lláh, Dr 哈基姆, 卢图福拉博士 78n., 343, 355, 407, 432, 448, 464
- Ḥalabí-Sáz, Ḥájí Mírzáy-i-, Yazd martyr 哈拉比-萨兹, 哈吉·米尔扎, 亚兹德殉道 104
- Hall, Albert 霍尔, 艾伯特 248, 249, 250, 274, 275
- Hall, E. T. 霍尔, E. T. 343
- Hall, Mary Basil 霍尔, 玛丽·巴兹尔 (婚前名为布洛姆菲尔德, 玛丽·埃斯特) 159, 348 (&n.), 497,
- Hamadán 哈马丹 106
- Hampstead, suburb of London 汉普斯特德, 伦敦郊区 355n.
- Handel Hall, Chicago 韩德尔厅, 芝加哥 185
- Hands of the Cause 圣辅 5, 43, 57, 84, 85, 223n., 266n., 384, 440n., 443, 445, 486, 515, 529, 532
- Hannen, Mr and Mrs Joseph H. 汉嫩, 约瑟夫·H. 夫妇, 326, 329, 382
- Happiness 幸福 337, 440
- Hardinge, Sir Arthur 哈丁, 阿瑟爵士 103
- Harper, Dr H. S. 哈珀, H. S. 博士 274
- Harrison, Mrs H. G. 哈里森, H. G. 夫人 274
- Ḥasan, Ḥájí Mírzá Siyyid (Great Afnán) 哈桑, 哈吉·米尔扎·赛义德 (大阿夫南) 47, 56n., 102, n.62
- Ḥasan Mírzá (King of the Martyrs) 哈

- 桑, 米尔扎 (殉道者之王)
393, n.70
- Hasan Effendi 哈桑·埃芬迪 21
- Hasan-i-Khurásání, Hájí Mirzá 哈桑-霍拉萨尼, 哈吉·米尔扎 86, 124
- Hauff, Johanna 豪夫, 约翰娜 463
- Haydar-'Alí, Hájí Mirzá 海达尔-阿里, 哈吉·米尔扎 26, 44, 45, 59, 112, 121, 130, 133, 412, 446, 524-525
- Health, of 'Abdu'l-Bahá 阿博都-巴哈的健康 12-13, 131, 133, 135, 138, 171, 173, 192, 198, 209, 221, 230, 241, 245, 265, 273, 329, 367, 374, 377, 378, 379, 387, 389-94, 399, 400, 402, 413, 459, 461
- Hearst, Senator George F. 赫斯特, 乔治·F. 议员 67
- Hearst, Phoebe 赫斯特, 菲比 67, 68, 70, 85, 307, 308, 309, 408
- 'Heavenly armies' "天军" 503
- Henderson, Dr 亨德森医生 239
- Herrick, Elizabeth 赫里克, 伊丽莎白 156, 343
- Herrigel, Wilhelm and Frau 赫里格尔, 威廉夫妇 383, 384, 389
- Herzegovina 黑塞哥维那 124
- Hidden Words* 《隐言经》 141
- High Commissioners 最高行政长官:
埃及 456; 巴勒斯坦 444, 454, 455, 456, 464, 465, 474, 478
-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 300
- Himalaya, S.S.* 喜马拉雅号汽轮 395
- Hindus 印度教教徒 188, 475, 479
- Hoagg, Emogene 霍格, 伊莫金 402, 407, 448
- Hoar, William H. 霍尔, 威廉·H. 205
- Holland 荷兰 407, 438; 同见Hague
- Holley, Horace 霍利, 霍勒斯 5-6, 159, 378, 522
- Holmes, Irene 霍姆斯, 艾琳 186
- Holy Books 圣书 219, 228, 262, 303-304, 381。同见Scriptures
- Holy Spirit 圣灵 148, 174, 192, 206, 215, 218, 224, 248, 255, 268-269, 276, 323, 362, 449, 450
- Honolulu 火奴鲁鲁 445
- Hopper, Herbert 霍珀, 赫伯特 76
- Hosea 何西阿 25
- Hosts of God 上帝之军 503, 504
- Hotels, visited by 'Abdu'l-Bahá 阿博都-巴哈下榻的宾馆: 美国: 波士顿: 维多利亚宾馆 232; 芝加哥: 广场宾馆, 88-89, 185, 187, 317; 辛辛那提: 格兰德宾馆 318; 克利夫兰: 欧几里得宾馆 189; 丹佛, 雪莉宾馆 280, 283; 格伦伍德斯普林斯: 科罗拉多宾馆 284; 格林埃克客栈 (埃利奥特, 缅因州) 240; 明尼阿波利斯: 广场宾馆 273; 蒙特利尔: 温莎宾馆 264; 纽约: 安索尼亚宾馆 172, 178, 阿斯特宾馆 192, 大北方宾馆 331, 广场宾馆 226; 匹兹堡: 申利宾馆 189; 萨克拉门托: 萨克拉门托宾馆 312; 盐湖城: 凯尼恩宾馆 284。其他地区: 亚历山大: 维多利亚宾馆 136; 布达佩斯: 里茨宾馆 384; 布里斯托尔: 克利夫顿宾馆 156; 日内瓦: 和平宾馆 390n.; 伊斯

- 梅利亚：J. 博斯塔宾馆 400；
 利物浦：阿德尔菲宾馆 343；
 伦敦：威斯敏斯特宾馆 347；
 拿撒勒：德国宾馆 413, 414；
 巴黎：摩登饭店 377, 加州宾
 馆 391；雷姆莱：维多利亚宾
 馆 400；斯图加特：马夸特宾
 馆 379, 383, 389；维也纳：
 格兰德宾馆 388
- House, of 'Abdu'l-Bahá 阿博都-巴
 哈的住宅，海法 402, 422,
 444, 479, 480-481
- Howard University, Washington, D. C.
 霍华德大学，华盛顿特区 179
- Hudson Apartment House 赫德森公寓
 大楼 190
- Hull House, Chicago 赫尔馆，芝加哥
 185
- Humanity 人类 167, 188-189, 261-
 262, 269, 281, 313, 322,
 381, 440, 486
- Humility 谦卑 212
- Humour, of 'Abdu'l-Bahá 阿博都-
 巴哈的幽默 31, 155, 238,
 265, 347, 350, 373, 383,
 388, 391, 392, 398, 415,
 442
- Hungary, Hungarian 匈牙利，匈牙利
 人 8, 378, 384
- Huqúqu'lláh 胡古古拉 373 (&n.)
- Husayn, son of 'Abdu'l-Bahá 侯赛因
 (阿博都-巴哈的儿子) 378
- Husayn, Áqá, Yazd martyr 侯赛因，
 阿迦，亚兹德殉道 104
- Husayn, Imám 侯赛因，伊玛目 137
 (&n.)
- Husayn, Mírzá (Beloved of Martyrs)
 侯赛因，米尔扎（殉道者之受
 钟爱者）393, n.70
- Husayn 'Alá, prime minister, Írán 侯赛
 因，阿拉，伊朗首相 534
- Husayn-'Alí-i-Jahrumí, Mírzá 侯赛因-
 阿里-贾赫鲁米，米尔扎 97
- Husayn-i-Buṣhrú'í, Mullá 侯赛因-博
 什鲁伊，穆拉 108, 393
- Husayn Khán, Hájí Mírzá(Mushíru'd-
 Dawlih) 侯赛因汗，哈吉·米尔
 扎（马希尔-道莱）18
- Hyde Park, London 海德公园，伦敦
 351
- Ibn-i-Aṣḍaq 伊本-阿斯达格 440n.
- Imáms 伊玛目 109, 110, 137
- Imitations 盲从 282, 295, 299,
 301, 331；同见Superstition,
 Tradition
- Immortality 不朽 240, 244, 246,
 300, 334；同见Eternal Lite
- In Calilee* 《在加利利》66
- 'Ináyatu'lláh Khán, Prof. 伊纳亚图拉
 汗教授 376
-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独立探索
 277；同见Reason
- India 印度 111, 155, 188, 241,
 364, 370, 376, 396, 407,
 410, 412, 415, 416, 419,
 440, 441, 446, 461
- Indians(American) 印第安人（美
 洲）329, 424
- Inglewood Cemetery, nr. Los Angeles
 英格尔伍德公墓，洛杉矶 66
- Intelligence, British 情报部门，英国
 426, 427
- Interlocutor of God(Moses) 与上帝交
 谈者（摩西）304, 305
- International Bahá'í Archives 巴哈
 伊文物馆 82；巴哈伊理事会
 78n, 84-85；仲裁法庭 264,
 265；同见Supreme Tribunal
- Interpreter, 'Abdu'l-Bahá as 阐释者，
 阿博都-巴哈 51, 270, 317,

- 494, 509
- Intervention, of nations 他国介入 369
- Intizámu's-Salṭānih 因提扎姆-萨尔塔尼 372
- Írán 伊朗, 参阅Persia
- ‘Irāq 伊拉克 13, 48, 363, 444, 481
- Iron 铁 335
- Irreligion 无宗教 205
- Isaac 以撒 333
- Isaiah 以赛亚 184, 306
- Iṣfáhán 伊斯法罕 28, 91, 103, 105, 162, 416, n.70
- Isfandiyár 伊斯凡迪亚尔 327-328, 413, 444
- Ishmael 以实马利 333
- ‘Ishqábád(Askabad) 阿什哈巴德 108, 109, 110, 112, 132, 417, 440, 454, 516, n.45, n.62
- Iskandarún 伊斯肯德伦, 参阅Alexandretta
- Islam, Islamic 伊斯兰 21, 38, 44, 136, 218, 238, 320, 374, 398, 453, 465, 476。参阅Muslims
- Ismá‘íl I, Sháh 伊斯梅尔一世, 沙阿 410
- Ismá‘íl Áqá 伊斯梅尔, 阿迦 422, 459, 460
- Ismá‘íl, Siyyid 伊斯梅尔, 赛义德 529
- Ismá‘íl, Ustád 伊斯梅尔, 乌斯塔德 30-31
- Ismá‘íliyyah 伊斯梅利亚 399, 400
- Ismá‘íl-i-Khayyát, Mírzá, martyr 伊斯梅尔-海亚特, 米尔扎, 殉道者 106
- Israel 以色列 25, 166, 398; 以色列子民 299。同见Jews
-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参阅Constantinople
- Isvolsky,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伊兹沃尔斯基, 俄国外交部长 124
- Italy, Italian 意大利, 意大利人 117, 121, 142, 162, 163, 171, 172, 407, 416
- Ithaca, N.Y. 伊萨卡, 纽约州 68, 272
- Ives, Howard Colby 艾夫斯, 霍华德·科尔比 7, 194-197, 230, 233-234, 235-237
- Ives, Kate 艾夫斯, 凯特 190
- Jack, Marion 杰克, 玛丽昂 156 (&n.)
- Jackson, Mme 杰克逊夫人 107, 394
- Jackson, Prof. A. V. Williams 杰克逊, A. V. 威廉斯教授 192
- Ja‘far-i-Raḥmáníy-i-Shírází, Mírzá (Hádíoff) 贾法尔-拉赫曼尼-设拉子, 米尔扎(哈迪沃夫) 132, 399
- Jaffa 雅法 24, 135, 402, 426
- Jalál, Mírzá 贾拉勒, 米尔扎 162, 413
- Jalál, Siyyid 贾拉勒, 赛义德 399
- Jalálu‘d-Dawlih, Prince 贾拉勒-道莱, 亲王, 参阅Maḥmúd, Mírzá
- Jalálu‘d-Dín-i-Rúmí 贾拉勒丁-鲁米 351 (&n.)
- Jalawar, Maharajah of 恰拉瓦尔县王公 352
- Jamál-i-Burújirdí, Áqá 贾迈勒-布鲁杰迪, 阿迦 57-58
- Jamál Páshá 贾迈勒帕夏 409, 410, 412, 413, 414
- Jamálu‘d-Dín al-Afghání, Siyyid 贾迈勒丁·阿富汗尼, 赛义德 38
- Jamshíd, Áqá 贾姆希德, 阿迦 419

- Japan, Japanese 日本, 日本人 81, 266, 267, 286, 329, 364, 440, 508
- Jawád, the woodcutter 贾瓦德, 樵夫 15
- Jebb, Eglantyne 杰布, 伊格兰汀 435
- Jeddah 吉达港 117, n.44
- Jenner, Mr and Mrs 詹纳夫妇 157
- Jeremiah 耶利米 333
- Jersey, island of 泽西岛 n.45
- Jersey City, N.J. 泽西城, 新泽西州 7, 9, 194
- Jerusalem 耶路撒冷 300, 425, 426, 430, 443, 446, 464
- Jessup, Rev. Henry H. 杰瑟普, 亨利·H. 牧师 64, 149, 526
- Jews 犹太人: 阿博都-巴哈发表演讲 264, 274, 298-307, 314, 320-323; 提及 354, 362, 398; 出席祂的葬礼并致挽词 453, 465, 470; 遭受迫害 102, 348; 个人 153, 201, 213, 386.n。参阅Israel 4, 106, 447, 475, 479
- Jewels 珠宝 336-337
- Jihád 吉哈德(圣战) 410
- Johnson, Dr 约翰逊医生 367n.
- Jordan, river 约旦河 113; 约旦河谷 418
- Jordan, Dr David Starr 乔丹, 大卫·斯塔尔博士 288, 295
- Journal of Two Years' Travel in Persia, Ceylon, etc.* 《波斯和锡兰等地两年游记》 62
- Journalists 新闻记者 226, 232, 280, 284, 310, 344-345, 348-349, 385, 445。见Press
- Judas Iscariot 犹大 317
- Julia France and Her Times* 《朱莉娅·弗朗斯及其时代》 350
- Jurjus al-Jamál 朱尔朱斯·贾迈勒 42
- Justice 正义 163, 165; 正义法庭 219
- Jutland, battle of 日德兰半岛战争 440
- Kampala 坎帕拉 186n.
- Kansas City 堪萨斯城 68
- Kappes, Lillian F. 卡佩斯, 莉莲·F. 67, 446
- Karbilá 卡尔巴拉 15, 137 (&n.)
- Karlsruhe 卡尔斯鲁厄 448
- Káshán 卡尚 30, 105
- Kaykhusraw, Parsi Bahá'í 凯霍斯劳(琐罗亚斯德教背景的巴哈伊) 371
- Kázim Páshá 卡齐姆, 帕夏 107
- Kázim-i-Rashtí, Siyyid 卡齐姆, 拉什提, 赛义德 417
- Kelman, Dr John 克尔曼, 约翰博士 364, 366
- Kelsey, Curtis 凯尔西, 柯蒂斯 463
- Kenosha, Wis. 基诺沙, 威斯康星州 68, 267, 271, 272
- Kensington, The, Boston 肯辛顿, 波士顿 232
- Kensington Gardens, London 肯辛顿花园, 伦敦 351
- Khalíl Páshá 哈利勒帕夏 120
- Khammár, 'Údí 哈马尔, 乌迪 32
- Khán-i-'Avámíd 阿瓦米德旅馆 32
- Khartúm 喀土穆 130, 525
- Khátirát-i-Habíb 《哈提拉特-哈比卜》 110n.
- Khayru'lláh, Ibráhím George 海鲁拉, 易卜拉欣·乔治 65, 68, 85-89, 92, 271-272
- Khedive, of Egypt 埃及总督 138-139, 230, 401, 410, 514
- Khudábakhsh, Dr Ḥabíb'u'lláh 胡达

- 巴希, 哈比布拉博士, 参阅
Mu'ayyad, Dr
- Khurásán 呼罗珊 22, 29, 108
- Khurshíd Páshá 胡尔希德帕夏 21, 22
- Khusraw, Áqá 霍斯劳, 阿迦 135 (&n.), 171, 399, 413, 458, 460
- Kindness 仁慈 161
- Kings 国王 163, 219, 226-227, 270, 283, 288, 319-320, 325, 376, 443, 445
- Kingdoms, of existence 存在王国 242, 252-253, 289-293, 296-298, 319
- Kingdom of Abhá (Bahá) 阿卜哈 (巴哈) 天国 212, 224, 240, 311, 323, 406, 423, 450, 451, 454, 455, 487, 488, 506
- Kingdom of God 上帝王国 184, 210, 211, 217, 246, 269, 271, 279, 320, 324, 331, 335, 336, 346, 354, 362, 380, 382, 390, 450, 497, 499, 502, 504
- King's Weigh Hall, London 国王秤量房的礼堂, 伦敦 407; 国王秤量房, 伦敦 352
- Kinney, Edward B. And Carrie 金尼, 爱德华·B.和卡丽 172, 190, 201, 203, 249, 329, 332
- Kinney, Howard and Sanford 金尼, 霍华德和桑福德 172
- Kipling 吉卜林 358
- Kirmán 克尔曼 416
- Kirmánsháh 克尔曼沙阿 91
- Kitáb-i-'Ahdí* 《阿赫德经》 50; 《亚格达斯经》 (《至圣经书》) 49, 51, 163, 492; 《伊甘经》 (《笃信经》) 109, 236; 《穆宾经》 319
- Kitchener, Lord 基奇纳勋爵 139
- Knighting, of 'Abdu'l-Bahá 阿博都-巴哈获封爵位 443
- Knobloch, Alma 克诺布洛赫, 阿尔玛 378, 382, 383
- Knowledge of God 上帝知识 202
- Koestlin, Anna 克斯特林, 安娜 382
- Krug, Dr Florian 克鲁格, 弗洛里安 医生 223n., 452, 462
- Krug, Grace 克鲁格, 格蕾丝 223 (&n.), 329, 452, 462
- Kruds 库尔德人 453, 465, 524
- Kút-al-'Amárah 库特伊马拉 420
- L'Alliance Spiritualiste* 圣灵主义者联盟 166, 378
- Lamington, Lord 拉明顿勋爵 8, 351, 371, 425, 426, 427, 440, 454, 522
- Lammasch, Dr H. 拉马什, H. 博士 438
- 'Land of Mystery' (Adrianople) “奥秘之地” (阿德里安堡) 20, 26
- Lansdowne, Lord 兰斯当勋爵 103
- 'Last Days' “末日” 236
- Latimer, George 拉蒂默, 乔治 407, 408, 441
- Law of God 上帝律法 303, 305
-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438, 439
- Lebanon 黎巴嫩 65, 397
- Lee, Elsie 李, 埃尔茜 343
- Leeds 利兹 343
- Leman, Lake 莱芒湖 6, 140。同见 Geneva
- Les Lecons de Saint Jean-d'Acre* 《阿卡训谕》 82
- Letters 信件 392

- Lewis, John 刘易斯, 约翰 256
- Life (and death) 生命 (与死亡)
182, 199-200, 243-244, 253,
268, 360, 504, 508
- Life, of 'Abdu'l-Bahá (description and
appreciations) 阿博都-巴哈的生
平 (描述与赞赏) 3-8, 21,
26, 27, 36-37, 38-39, 45,
69-72, 76, 98-102, 130,
136, 138-139, 143-144, 146,
152, 154, 159, 160, 172-
173, 183, 184, 190, 194-
197, 212, 213, 222, 223,
225, 233-234, 236-239, 250-
251, 263, 274-275, 307-310,
344-346, 365-366, 367-368,
369-370, 374, 378, 391, 402-
403, 413-414, 428, 431-432,
441-442, 443-444, 452-483,
475-478, 495, 514-515
- Life, way of 生活方式 236, 247,
337-339, 492-493。同见
Character, Virtues
- Light 《光明报》 477
- Light 光亮 157, 203, 212, 216-
217, 226, 271, 278, 292,
324, 339, 361, 381, 382,
424, 493, 504, 508
- Lincoln, Neb. 林肯城, 内布拉斯加
州 279, 280
- Liverpool 利物浦 43, 343
- Loc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Chicago
芝加哥地方灵理会 433
- London 伦敦 29, 73, 134n., 138,
140, 144, 155, 156, 158,
159, 171, 172, 326, 343,
344, 346-351, 355n., 358,
364, 366, 368-371, 372,
373, 374, 394, 402, 407,
408, 426, 427, 432, 435,
448, 453, 454, 456, 462,
477, 478, 479
- Longchamps 隆尚 393
- Lord Mayor, of London 伦敦市长勋
爵 156
- Loring Park, Minneapolis 洛林公园,
明尼阿波利斯 274, 275
- Los Angeles 洛杉矶 66, 284, 309,
310
- Love 爱 188-189, 208, 219, 226,
232, 242-244, 254, 262,
268, 280, 287, 381, 506; 神
圣的爱 243-244
- Lowick, Captain 洛威克上尉 440
- Lucifer 恶魔路西法 54
- Ludd 路德 426, 427
- Lunt, Alfred 伦特, 艾尔弗雷德
240, 241, 249, 531-532
- McAlpin Hotel, New York 麦卡尔平
宾馆, 纽约 434, 443
- McClung, Lee 麦克拉, 李 184
- MacNutt, Howard 麦克纳特, 霍华德
67, 87, 214, 216, 220
- Macedonians 马其顿人 124, 142,
410
- Maharajah, of Jhalawar 王公, 恰拉瓦
尔县 352
- Máh-Kú 马库 285
- Maḥmúd Mírzá, the diarist 马哈茂
德, 米尔扎, 日志记录者, 参
阅Zarqání
- Maḥmúd, Shawkat Páshá 马哈茂德,
肖卡特帕夏 124
- Maḥmúd, Shaykh 马哈茂德, 谢赫
33, 113
- Maḥmúd-i-Káshí, Mírzá 马哈茂德-卡
希, 米尔扎 121
- Maḥmúd Mírzá (Jalálu'd-Dawlih) 马
哈茂德·米尔扎 (贾拉勒-道
莱) 103, 104, 346, 528

- (n.70)
- Majdi'd-Dín, Mírzá 马吉德丁, 米尔扎 52, 54, 93, 94, 412
- Maláyir, Írán 马拉耶尔, 伊朗 106
- Malden, Mass. 莫尔登, 马萨诸塞州 251, 252, n.174
- Man, 人 176, 210, 254-255, 290-293, 296-298, 335, 339。同见Humanity, Unity of Mankind
-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343, n.58
- Manchester College, Oxford 曼彻斯特学院, 牛津大学 352, 354
- Manifestation(s) 上帝的显示者: 伴随显示者出现的事件 348, 499; 遭受的苦难 243-244; 目的和地位 166, 174, 200, 202-204, 207, 215, 217-219, 278, 280, 281-283, 287, 302, 499, 506; 力量, 284, 449; 聚集核心 207, 导师 282, 287, 293; 圣约中心 68, 首位信徒的地位 13。同见 24, 109, 321
- Mansions 宅邸, 阿卜杜拉帕夏(迈兹拉阿) 26, 40-41, 乌迪·哈马尔(巴吉) 41-42, 47, 54, 58, 274。参阅Bahjí
- Marcus Aurelius 马可·奥勒留 325n.
- Marriage 婚姻 230, 460
- Marseilles 马赛 139, 395
- Martyrs 殉道者 45, 103, 358, 393, 416, 417, 444, 501-502; 亚兹德 104-106, 215, 221-222, n.233
- Mary, mother of Jesus 马利亚, 耶稣的母亲 218, 334, 470
- Mary Magdalene 马利亚, 抹大拉 319, 324, 348
- Mashhad 马什哈德 110, 416
- Mashriq'u'l-Adhkárs 迈什里古-埃兹卡尔(灵曦堂) 186; 法兰克福 186n.; 阿什哈巴德 108, 109-110, 130, 417; 坎帕拉 186n.; 悉尼 186n.; 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 126, 185, 186-187, 230, 266, 337, 443, 444, 448, 517
- Masonic Temple, Chicago 共济会教堂, 芝加哥 185
- Master, The 教长(阿博都-巴哈) 3, 6, 26, 44, 66, 70, 99-102, 146, 194-197, 225, 271, 359, 428, 431-432
- Mas'úd Mírzá, Prince 马苏德·米尔扎, 亲王, 参阅Zillu's- Sultán
- Materialism, materialists 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者 205, 207, 209-211, 238, 254, 277
-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Báb Religion* 《巴比宗教研究史料》 86, 88
- Matthew, Miss 马修女士 172
- Mausoleums 陵殿, 参阅Shrines
- Mawláná 'Alí 毛拉纳·阿里 375
- Maxwell, Mary 马克斯韦尔, 玛丽, 参阅Amatu'l-Bahá Rúhíyyih Khánum
- Maxwell, May (née May Ellis Bolles) 马克斯韦尔, 梅(婚前名为梅·埃利斯·博尔斯) 67, 68, 71, 72, 73, 74-76, 80, 84, 190, 257, 400
- Maxwell, William Sutherland 马克斯韦尔, 威廉·萨瑟兰 84, 257, 443
- Maxwell home 马克斯韦尔住宅 84, 256, 261, 263, 264
- Mázindarán 马赞达兰 13, 267, 393
- Mazra'ih 迈兹拉阿, 参阅Mansions
- Mazrúq, Shaykh 马兹鲁克, 谢赫

- 411
- Mecca 麦加 104, 117, 386, 410, 441, n.44
- Medina 麦地那 386
-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25, 29, 41, 98, 117, 122
- Meeri, Sheikh 'Alí 米里, 谢赫·阿里 472
- Memorials of the Faithful* 《忠信群英传》 417
- Memories of Nine Years in 'Akká* 《阿卡九年回忆录》 77 (&n.)
- Mergentheim, Bad 巴德梅尔根泰姆 383, 384
-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419
- Message from 'Akká* 《阿卡福音》 272n.
- Messengers of God 上帝信使, 参阅 Manifestations of God, Prophets
- Methodists 卫理会 179, 191, 352
- Metropolitan, of 'Akká 都主教, 阿卡 135, 136
- Michigan, Lake 密歇根湖 186
- Midḥat Páshá 迈扎特帕夏 37-38, 123
- Miftáḥu Bábi 'l-Abwáb* 《打开众门之门的钥匙》 111
- Mihdí, Hájí Siyyid 迈赫迪, 哈吉·赛义德 529
- Mihdí, Mírzá(Ghuṣn-Aṭhar) 迈赫迪, 米尔扎(古森-阿萨尔), 巴哈欧拉之子 28, 87
- Mihdí Khán-i-Ghaffárí, Mírzá 迈赫迪汗-加法里, 米尔扎 372 (&n.)
- Milán, Persia 米兰, 波斯 57, 90
- Milburne, Dr 米尔本博士 188
- Milford, Pa. 米尔福德, 宾夕法尼亚州 208
- Mills, Mr 米尔斯先生 190
- Mind 心智 291-293, 298
- Ministry, of Bahá'u'lláh 巴哈欧拉掌管教务 21
- Minneapolis, Minn. 明尼阿波利斯, 明尼苏达州 250, 273-277, 279
- Minneapolis Journal* 《明尼阿波利斯报》 273
- Miṣḥkín-Qalam 米什金·盖莱姆 523
- Mírzá, Hájí Siyyid 米尔扎, 哈吉·赛义德 n.62
- Missionaries 传教士 365
- Mohonk, Lake 莫宏克湖 193
- Monastir 莫纳斯提尔 123, 143
- Money 金钱, 参阅 Finance
- Money, General Sir Arthur 莫尼, 阿瑟爵士将军 427, 454
- Monnier, Pasteur 莫尼耶, 巴斯德 377
- Monsalvat, nr. Green Acre 蒙沙瓦, 格林埃克附近 241
- Montclair, N.J. 蒙特克莱, 新泽西州 191, 221, 223
- Montefiore, Claude 蒙蒂菲奥里, 克劳德 153
- Montreal 蒙特利尔 84, 256-265
- Montreal Daily Star* 《蒙特利尔每日星报》 256, 257
- Moody, Dr Susan 穆迪, 苏珊博士 96, 392, 527, 528
- Moore, Louisa A. 穆尔, 路易莎·A., 参阅 Getsinger, Lua
- Mormons 摩门派 150
- Morning Post* (London) 《晨报》(伦敦) 475
- Morristown, N.J. 莫里斯敦, 新泽西州 225
- Morten, Mr and Mrs Alexander 莫滕, 亚历山大夫妇 175
- Mortensen, Fred 莫滕森, 弗雷德

- 247-251
- Moscheles, Dr Felix 莫舍勒斯, 菲利克斯博士 371
- Moscow 莫斯科 454
- Moses 摩西 120, 166, 184, 206, 207, 215, 217, 218, 287, 299-305, 321, 398, 475
- Mosques 清真寺 370, 396, 459
- Most Great Branch ('Abdu'l-Bahá) 至大圣枝 (阿博都-巴哈) 21, 23, 26, 27, 38, 44, 56, 251, 494
- Most Great Peace 至大和平 64, 143, 174, 179, 193, 215, 349, 412, 479, 494
- Most Great Prison 至大监狱 (阿卡) 24, 26, 28, 29, 34
- Mosul 摩苏尔 29, 30
- Motion picture, of 'Abdu'l-Bahá 录像, 阿博都-巴哈 220
- Mount Royal, Montreal 皇家山, 蒙特利尔市 256
- Mu'ayyad, Dr Ḥabīb 穆艾亚德, 哈比卜博士 110, 408, 411, 416, 534
- Mu'ayyiru'l-Mamálik 穆艾伊鲁-马马利克 347, 369, 370, 372
- Muftís: 穆夫提: 阿卡 40n., 41; 埃及 38, 138; 海法 461, 465, 468; 拿撒勒 38-39
- Muḥammad, the Prophet of Islám 穆罕默德, 伊斯兰先知 14, 21, 25, 34, 109, 120, 137, 166, 207, 215, 217-218, 238, 284, 287, 302, 304-305, 307, 321, 470, 475
- Muḥammad V, Sulṭán 穆罕默德五世, 苏丹 409
- Muḥammad, Áqá, Yazd martyr 穆罕默德, 阿迦, 亚兹德殉道者 104
- Muḥammad, Ḥájí Siyyid, uncle of Báb 穆罕默德, 哈吉·赛义德, 巴孛的舅舅 109, n.62
- Muḥammad, Shaykh 穆罕默德, 谢赫 120
- Muḥammad 'Abduh, Shaykh 穆罕默德·阿布杜, 谢赫 38
- Muḥammad-'Alí, Ḥájí Mírzá 穆罕默德-阿里, 哈吉·米尔扎 417
- Muḥammad-'Alí, Mírzá (Ghuṣn-i-Akbar) 穆罕默德-阿里, 米尔扎 (古森-阿克巴尔) 52, 53,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86, 93, 94, 95, 96, 97, 102, 107, 111, 112, 113, 119, 127, 133, 135, 272, 310, 412, 487, 489, 527
- Muḥammad-'Alí Páshá, Prince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 亲王 230, 401, 514-515
- Muḥammad-'Alí-i-Bárfurúshí, Mullá (Quddús) 穆罕默德-阿里-巴尔富鲁希, 穆拉 (库杜斯) 393
- Muḥammad-'Alí-i-Gázir Yazd martyr 穆罕默德-阿里-贾齐尔, 亚兹德殉道者 104, 105
- Muḥammad-'Alí-i-Zunúzí, Mírzá 穆罕默德-阿里-佐努齐, 米尔扎 90
- Muḥammad Bakhít, Shaykh 穆罕默德·巴希特, 谢赫 138
- Muḥammad Báqir (the Wolf) 穆罕默德·巴吉尔 (狼) n.70
- Muḥammad-Báqir Khán, Mírzá 穆罕默德-巴吉尔汗, 米尔扎 53, 55, 161, n.44
- Muḥammad-Ḥasan, Áqá 穆罕默德-哈桑, 阿迦 516
- Muḥammad-Ibráhím Big 穆罕默德-

- 易卜拉欣·比格 120-121
- Muḥammad-i-Iṣfahání, Siyyid 穆罕默德-伊斯法哈尼, 赛义德 23, 24, 28, 35 (&n.), 36, 524
- Muḥammad-Ja'far Khán 穆罕默德-贾法尔汗 106
- Muḥammad-Javád-i-Qazvíní, Áqá 穆罕默德-贾瓦德-加兹维尼, 阿迦 56, 86, 119
- Muḥammad Khán, Dr 穆罕默德汗博士 394
- Muḥammad-Mihdí Khán, Dr Mírzá(Za'ímu'd-Dawlih) 穆罕默德-迈赫迪汗, 米尔扎博士, (扎伊姆-道莱) 111, 137
- Muḥammad Muṣṭafáy-i-Baghdádí, Áqá 穆罕默德·穆斯塔法-巴格达迪, 阿迦 418 (&n.)
- Muḥammad Páshá Ṣafwat 穆罕默德帕夏·萨夫瓦特 39-40
- Muḥammad-Qulí, Mírzá 穆罕默德-戈利, 米尔扎 55, 113, 418
- M u ḥ a m m a d - R i ḍ á , M í r z á (Mu'taminu's-Saltānih) 穆罕默德-里达, 米尔扎 (穆塔米努·萨尔塔尼) 22
- Muḥammad Riḍáy-i-Iṣfahání, Hájí 穆罕默德·里达-伊斯法哈尼, 哈吉 109
- Muḥammad Rishád, Shaykh 穆罕默德·里沙德, 谢赫 138
- Muḥammad Sháh 穆罕默德沙阿 285, 373
- Muḥammad-i-Shibl, Shaykh 穆罕默德-谢卜勒, 谢赫 418
- Muḥammad-Taqí, Hájí Mírzá (Vakílu'd-Dawlih), Cousin of the Báb 穆罕默德-塔基, 哈吉·米尔扎 (瓦基勒-道莱), 巴孛的表弟 109, 110-111, 117, 129, 417
- Muḥammad-Taqíy-Iṣfahání, Shaykh (Áqá Najafí) 穆罕默德-塔基-伊斯法哈尼, 谢赫 (阿迦·纳杰菲) 103, 373, n.70
- Muḥammad-Taqíy-i-Manshádí, Hájí Siyyid 穆罕默德-塔基-曼沙迪, 哈吉·赛义德 114
- Muḥammad-i-Zarandí, Mullá (Nabíl-i-A'zám) 穆罕默德-扎兰迪, 穆拉 (纳比勒-阿扎姆) 10, 24, 48, 56, 524
- Muḥíyyi'd-Dín-i-Kurdí, Shaykh 穆尤丁-库尔迪, 谢赫 418
- Muḥsin-i-Afnán, Mírzá 穆赫辛-阿夫南, 米尔扎 399
- Mukhlis, 'Abdu'lláh 穆赫利, 阿卜杜拉 469
- Munavvar Khán 穆纳瓦尔·哈努姆 360
- Munír Mírzá 穆尼尔, 米尔扎, 参阅 Zayn
- Munírih Khán 穆尼丽·哈努姆, 阿博都-巴哈之妻 230, 463 (&n.)
- Munír Páshá 穆尼尔帕夏 122, 374 (&n.), 379
- Murád Muḥammad 穆拉德, 穆罕默德 468
- Murtaḍa, 'Uthmán Páshá 穆尔塔达, 奥斯曼·帕夏, 参阅 'Uthmán Páshá
- Músá, Mírzá (Áqáy-i-Kalím) 穆萨, 米尔扎 (阿迦-卡利姆), 巴哈欧拉忠诚的兄弟 15, 18, 52, 55, 523 (n.16)
- Mushíru'l-Mulk 马希尔-穆勒克 347, 368, 534
- Music 音乐 181, 376-377, 497, 499, 501

- Muslims 穆斯林（穆罕默德教徒）：阿博都-巴哈与之关系 100, 101, 448, 479；提及 218, 305, 362, 398, 415；向其发表演讲 370；致挽词并参加他的葬礼 453, 465, 466, 469, 472；信徒个人 101, 441。参阅Imáms, Islám, Muftís, Qurán； 4, 48, 90, 187, 188, 356, 357, 410, 447, 475, n.15
- Muṣṭafá Díyá Páshá 穆斯塔法·迪亚帕夏 39
- Muṣṭafá Effendi 穆斯塔法·埃芬迪 115
- Muṣṭafáy-i-Rúmí, Siyyid 穆斯塔法-鲁米，赛义德 529
- Muẓaffarí'd-Dín, Sháh 穆扎法尔丁，沙阿 102, 116, 117, 347
- Mystery of God(Sirru'lláh), title of 'Abdu'l-Bahá 上帝的奥秘（西尔鲁拉），阿博都-巴哈的称号 3, 15, 36, 38, 494, 495
- Nabíl-i-A'ẓam 纳比勒-阿扎姆，参阅 Muḥammad-i-Zarandí, Mullá
- Nadler, Prof. Robert A. 纳德勒，罗伯特教授 387
- Najíb Páshá 纳吉布帕夏 15, 42, 56；纳吉布花园（巴格达） 16
- Nakhjavani, 'Alí 纳赫贾瓦尼，阿里 532
- Na'mayn, garden of ('Akká) 纳迈恩花园（阿卡） 42-43
- Names of God 上帝名号 227
- Námíq Páshá 纳米格帕夏 16 (&n.) , 17
- Naples 那不勒斯 171-172, 181
- 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 63
-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42
- Naráq, nr, Káshán 纳拉格，卡尚附近 417
- Náṣiri'd-Dawlih 纳西里-道莱 110
- Náṣiri'd-Dín Sháh 纳赛尔丁沙阿 9, 11, 15, 18, 29, 102, 222, 320, 327, 347, n.70
- Naṣru'lláh, Mírzá 纳斯鲁拉，米尔扎 524
- Naṣṣár, Ibráhím 纳萨尔，易卜拉欣 467
- Nations 国家 300-303, 320, 439, 449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185
-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ies: 总灵理会：美国和加拿大 223n., 241, n.169；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445
- Nature 本质 176, 209-210, 253, 277-278, 291-293, 297, 335, 504
- Naw-Rúz (New Year) 诺鲁孜节（新年） 126, 129, 379, 422
- Nazareth 拿撒勒 38-39, 42, 413-414, 456, 498
- Názim Páshá 纳齐姆帕夏 93, 94
- Nearness to God 接近上帝 201-202
- New Testament 新约 64, 149, 303；参阅Scriptures
- New World Order, Charter of 新世界秩序的宪章 484
- New York City 纽约城 7, 43, 65, 68, 172-178, 190-193, 198, 203-209, 211-212, 213-231, 272, 329-339, 373, 434, 443, 451, 452, 455, 478, 514
- New York Peace Society 纽约和平协会 192

- New York World* 《纽约世界报》 475, 478
- New Zealand 新西兰 186, 445
- Newark, N.J. 纽瓦克, 新泽西州 221
- Newspapers 报纸, 参阅Journalists, Press
- New Thought Forum, Boston 新思想论坛, 波士顿 252
- Niagara Falls 尼亚加拉瀑布 194, 266
- Nineteen Discourses* 《十九篇讲稿》 417
- North Pole 北极 184, 208
- Nuqayb, nr. Sea of Galilee 努加伊布, 加利利海附近 418
- Núr-‘Alí Sháh 努尔-阿里·沙阿 362
- Nutt 纳特 271
- Oakland, Calif. 奥克兰, 加利福尼亚州 286, 309, 311
- Ober, Harlan 奥伯, 哈伦 155, 230, 531。参阅Robarts, Grace
- Obere Museum, Stuttgart 奥伯雷博物馆, 斯图加特 383
- Old Parliament Building, Budapest 国会旧楼, 布达佩斯 386, 387
- Old Testament 旧约 92, 218, 303, 428。参阅Scriptures
- Omaha, Neb. 奥马哈, 内布拉斯加州 279
- Oneness, of phenomena 一体, 现象世界 289-290。参阅Unity
- Opposition 敌对 111, 325-326, 399
- Order, World, of Bahá’u’lláh 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 492。参阅Administrative Order, New World Order
- Orientalists 东方学家 192, 346, 386 (&n.)
- Ottoman: 奥斯曼: 当局 15, 16, 23, 24, 92, 107, 113, 142, 387, 415, 418, 433; 帝国 17, 19, 20, 32, 37, 48, 65, 92, 93, 116, 117, 123, 138n., 183, 316, 319-320, 349, 372, 409, 410, 425; 统治者 18, 19, 21, 487; 士兵 260-261
- Outlook Tower(Museum and Society), Edinburgh 瞭望塔(博物馆和社团), 爱丁堡 363, 364, 446
- Oxford (town and university) 牛津(镇, 大学) 350, 352-354, 433, 478, 515
- Pacific islands 太平洋岛屿 423
- Pagan, Miss E. H. C. 帕根, E. H. C.女士 366
- Palestine 巴勒斯坦 98, 300, 413, 426, 436, 444, 446, 454, 455, 465, 471, 474, 476, 478, 480。参阅Holy Land
- Palmerston, Lord 帕默斯顿勋爵 n.46
- Palo Altan* 《帕洛·阿尔坦》 314, 315n.
- Palo Alto, Calif. 帕洛阿尔托, 加利福尼亚州 288, 295
- Panama 巴拿马 424
- Pankhurst, Mrs 潘克赫斯特夫人 347
- Pantheism 泛神论 150, 253
- Paris 巴黎: 首个巴哈伊中心 73; 早期巴哈伊 68, 74-77, 80, 81, 190, 256, 400; 阿博都-巴哈造访 151, 154, 155, 159-168, 171, 172, 371, 372-377, 391-395, 397, 415, 474, 515; 巴哈伊造访 346, 407。参阅 30n., 112, 122, 343, 400, 417, 437
- Paris Talks (The Wisdom of ‘Abdu’l-Bahá)* 《巴黎谈话》(《阿博都-巴哈的智慧》) 159

- (&n.) , 160
- Parliaments 国会 439
- Parsis (religionists) 琐罗亚斯德教徒 479
- Parsons, Arthur 帕森斯, 阿瑟 234, 319
- Parsons, Mrs Arthur 帕森斯, 阿瑟夫人 31, 178, 179, 184, 234-235, 238, 239, 240, 252, 319, 322, 336, 408, 433
- Passing of 'Abdu'l-Bahá the* 《阿博都-巴哈逝世》 457, 483
- Passmore, Mrs R. M. 帕斯莫尔, R. M. 夫人 274
- Passmore Edwards' Settlement 帕斯莫尔·爱德华中心 153, 155
- Patchin, William J. 帕钦, 威廉·J. 527
- Paul, St (apostle) 圣保罗 (圣徒) 148, 354, 368
- Peace (International, Universal): 和平 (国际, 世界): 先知号召 202; 巴哈欧拉宣布 193, 254, 283, 293, 294, 320; 阿博都-巴哈的使命 44, 172, 257, 258, 349, 432; 衲向和平社团发表演讲 192-193, 232; 致海牙的书简 438-440; 祷文 509-511; 巴哈伊的责任 280, 338, 382, 509; 加州的责任 312-313; 和平时代 200, 307; 巴黎和会 259, 437; 和平与爱 208; 种族和平 180; 宗教和平 191; 世界和平 437-438。参阅Most Great Peace 293, 350, 389, 441
- Peary, Admiral 皮尔里上将 184, 208
- Pembroke: Chapel, Liverpool 彭布罗克: 教堂, 利物浦 343, 大学, 剑桥 4
- Perron, Mr and Mrs Leo 佩龙, 利奥夫妇 433
- Persia, Persians: 波斯, 波斯人: 西方学生 62-63, 149; 阿博都-巴哈与之关系 137, 372, 374, 378, 394; 书简 22, 48, 58; 巴哈伊遭受迫害 108, 215, 354n., 358, 参阅Yazd; diplomatic — representatives 120-121, 225-226, 328, 347, 368, 374, 379, 392, 534。参阅 57, 116, 139, 221, 304, 372, 373, 383, 418, 471
- Persian Passion Play, A.* 《波斯受难记》 63
- Peter, St(apostle) 圣彼得 (圣徒) 140, 278, 284, 319, 324
- Pharaoh 法老 398
- Phelps, Myron 费尔普斯, 迈伦 97
- Phenomena, material 物质现象 289-290
- Philadelphia, Pa. 费城, 宾夕法尼亚州 68, 209-211, 212, 272, 329
- Philosophers 哲学家 238, 276, 277, 278, 288-289, 300, 353-354
- Philosophy 哲学 295; 神圣哲学 275-276, 277, 289; 自然哲学 275
- Photographs of 'Abdu'l-Bahá 阿博都-巴哈的照片 xii-xiii, 168, 220, 239, 372, 383, 385, 396
- Pilgrims 朝觐者 xiii, 29-30, 34-35, 43, 45, 66, 67-73, 76-77, 81, 85, 87-88, 90, 92, 96, 112, 116, 117, 131,

- 259, 267, 307, 356, 358, 395, 397, 403, 405, 406, 415, 433, 434, 437, 441, 443, 448, 452, 461, 462, 463
- Pilgrim houses 朝觐者之家 132, 448, 463, 516
- Pittsburgh, Pa. 匹兹堡, 宾夕法尼亚州 189
- Place de l'Étoile 埃图瓦勒广场 379
- Planets, other 其他星球 377
- Plato 柏拉图 276, 288
- Platt, Beatrice Marion 普拉特, 比阿特丽斯·玛丽昂 159
- Pleasanton, Calif. 普莱森顿, 加利福尼亚州 307
- Pole, David Graham 波尔, 大卫·格雷厄姆 367
- Pontius Pilate 庞修斯·彼拉多 348
- Poona 浦那 407n.
- Poor, Poverty, 'Abdu'l-Bahá's attitude and relation to 穷人, 贫穷, 阿博都-巴哈的态度, 关系 5, 98-101, 156, 160, 164-165, 176-178, 184, 189, 196, 198, 239, 336, 351, 376, 435, 443, 459, 465, 467, 468-469, 478, 480
- Pope, of Rome 罗马教皇 208
- Port Said 塞得港 24, 114, 134, 135, 136, 138, 396-399, 400, 402
- Portland, Oregon 波特兰, 俄勒冈州 308, 437
- Portraits, of the Báb and Bahá'u'lláh 巴孛和巴哈欧拉的画像 416
- Portsmouth, N.H. 朴次茅斯, 新罕布什尔州 240, 241, 249, 251
- Powers, European 欧洲列强 20, 124; 大国 309
- Prayers, by 'Abdu'l-Bahá 祷文, 阿博都-巴哈启示 148, 244-245, 263, 308, 323-324, 368, 424, 482-483, 490-491, 501, 509-510
- Prayers, Tablets, Instructions & Miscellany* 《祷文、书简、训谕及杂录》 87
- Prejudice 偏见 254, 263, 287, 306, 337, 381, 384。参阅 Unity及副词条
- Presbyterian 长老会 63, 64
- Press (newspapers, etc.) 新闻界 (“报纸”等) 111, 120, 136-139, 144-146, 149, 150, 172, 185, 231, 256-257, 259-260, 273-275, 325, 349-350, 369, 398, 474-478。参阅 Journalists
- Principles, of Bahá'u'lláh 巴哈欧拉的原则 330, 365
- Promised One 应许者 498, 503
-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The* 《弘扬世界和平》 87, 197
- Proofs, rational 证据, 理性 241-242
- Pro-Carmel 亲卡尔迈勒社团 447; 亲耶路撒冷社团 447
- Prophets 先知 25, 142, 147-148, 166, 202, 217-218, 244, 262, 294, 299-306, 321, 333, 356, 360, 449。参阅 Manifestation of God
- Psalms 赞美诗 214
- Ptolemais 多利买 (阿卡) 25
- Public Library Hall, New York 公共图书馆礼堂, 纽约 179
- Punjab 旁遮普 385
- Purest Branch 至纯圣枝, 参阅 Mihdí Mírzá
- Qá'im Maqám (Deputy-Governor of

- Haifa) 加伊姆-麦卡姆 (海法副省长) 127, 128
- Qá'im Maqámí, Mírzá Áqá Khán-i- 加伊姆-麦卡姆, 米尔扎·阿迦汗 372
- Qá'im Maqám-i-Faráhání 加伊姆-麦卡姆-法拉哈尼 373 (&n.)
- Qannád 加纳德, 参阅 Riḍáy-i-Qannád, Áqá
- Qazvíní 加兹维尼, 参阅 Muḥammad Javád, Áqá
- Quai de Passy 帕西河滨区 159
- Quddús 库杜斯 393
- Qur'án (Koran) 《古兰经》 17n., 104, 218, 304, 398, 404, 465
- Qurratu'l-'Ayn 古拉图-艾因, 参阅 Tâhirih
- Races, of mankind 人类种族 179-180, 182-183, 326-329, 444。参阅 Unity, of mankind
- Rafat Bey, Dr Sulayman 拉法特·贝, 苏莱曼医生 458
- Railways (trains and stations) 铁路 (火车和车站) 249, 251, 265, 266, 267, 273, 279, 283, 284, 316, 317, 329, 362, 384, 395, 400, 403, 411
- Rajput prince 拉杰普特族王子 371
- Ralston, Mr and Mrs 罗尔斯顿夫妇 286
- Ramaḍán Hájí 莱麦丹, 哈吉 412
- Ramaḍán, Muslim festival 莱麦丹月, 穆斯林节日 16, 524
- Ramaḍán, Sa'da'd-Dín 莱麦丹, 萨达丁 116
- Ramlīh(Ramleh), Egypt 雷姆莱, 埃及 138, 400-402, 404, 479
- Randall, Margaret 兰德尔, 玛格丽特 441
- Randall, Mr and Mrs William 兰德尔, 威廉夫妇 441
- Rangoon 仰光 92, 129, n.77
- Rashīd Páshá 拉希德帕夏 113, 375, 376, 392
- Reality 现实 187, 200, 202-203, 215-216, 218-219, 236, 262, 268, 276-277, 282, 302, 322, 334, 353
- Reason 理性 242, 254, 276, 296-298。参阅 Mind
- Red Cross, American 美国红十字会 454
- Redeemer 救世主 13
- Reconciliation of Races and Religions, The* 《种族与宗教的修睦》 353
- Relationships (family, patriotic, political) 关系 (家庭, 爱国, 政治) 268
- Religion(s) 宗教: 文明的基础 299, 301, 304; 聚集核心 423; 合作、和解与团结 270, 281-283, 294, 302, 306, 367, 465, 475; 演进 200; 最伟大的神圣馈赠 299; 独立探索 299-307; 无宗教和盲从 205, 211, 262, 282, 301, 306, 参阅“盲从”; 创始人的一致性 166, 287, 302, 321, 475; 首要和次要教义 282, 302; 目标 166-167, 294, 302; 重要力量 200, 358, 477; 巴比 354n., 381, 423, 465, 474-475; 巴哈伊 254, 350, 354n., 357-359, 365, 366-367, 449; 基督教 303-304; 伊斯兰 304; 犹太教 299-302, 305; 参阅以上各宗

- 教对应的词条
- Religions et les Philosophies dan l'Asie Centrale, Les* 《中亚的宗教与哲学》 62, 149
- Remey, Charles Mason 里米, 查尔斯·梅森 407, 408, 443
- Renan, Ernest 勒南, 欧内斯特 63
- Revelation, of St John 《启示录》 50
- Richard, M. and Mme 理查德夫妇 394
- Richard, Cœur de Lion 狮心王理查德 356
- Richmond Park, London 里士满公园, 伦敦 157
- Riḍá-Qulí Sultán 里达-戈利·苏丹 106
- Riḍá-Qulíy-i-Tafrishí 里达-戈利-塔夫雷希 36, n.24
- Riḍáy-i-Qannád, Áqá 里达-加纳德, 阿迦 20, 60, 121, 220, 331, n.19
- Ridgeway, Sarah Ann 里奇韦, 萨拉·安 343, 526
- Riḍván, Gardens of 里兹万花园: 阿卡 42, 411, 巴格达 15; 纪念日 422
- Risáliy-i-Tis'a-'Ashariyyih (Nineteen Discourses) 《十九篇讲稿》 477
- Riyád Salím Effendi 里亚德·萨利姆·埃芬迪 376
- Riverside Drive, New York 河滨大道, 纽约 190, 198, 329
- Robarts, Grace(Mrs Harlan Ober) 罗巴茨, 格蕾丝(哈伦·奥伯夫人) 190, 230, 531
- Robb, Rev. A. B. 罗布, A. B. 牧师 365
- Robert Elsmere* 《罗伯特·埃尔斯梅尔》 153
- Roberts, Mrs Sidney 罗伯茨, 悉尼夫人 280, 281, 283, 316
- Robinson, Mrs 罗宾逊夫人 352
- Roman 罗马人 288, 301, 303, 304, 325
- RomanCatholic Church of Notre Dame, Montreal 罗马天主教的圣母大教堂, 蒙特利尔市 260
- Rome 罗马 140, 348
- Roosevelt, Theodore 罗斯福, 西奥多 184, 191n
- Root, Martha 鲁特, 玛莎 445, 514
- Rosenberg, Ethel Jenner 罗森堡, 埃塞尔·詹纳 74, 81 (&n.), 156, 343, 462, n.58
- Roumelia 鲁米利亚 19, 21, 124
- Rue Colbert 克莱贝尔大道 391; 格勒兹大街 167; 洛里斯东大街 379, 394; 圣迪迪耶大街 373, 377——以上为巴黎的街道
- Ruha Khánum 鲁哈, 哈努姆 462
- Rúhí Effendi 鲁希, 埃芬迪 459, 461
- Rúhí Husayn 鲁希, 侯赛因 87, 399
- Rúhíyyih Khánum 鲁希叶, 哈努姆, 参阅Amatu'l-Bahá
- Rúmi 鲁米, 参阅Jalálu'd-Dín-i-
- Russia,Russian 俄国, 俄国人 116, 117, 124, 171, 294, 409, 416; 建筑师 110; 领事 103; 省督 109; 莫斯科 454; 革命 516; 苏联外长 454
- St Paul, Minn. 圣保罗市, 明尼苏达州 274, 275, 277-279
-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109, 358
- Sabeans 拜星教徒 398
- Sacramento, Calif. 萨克拉门托, 加利福尼亚州 312-314
- Sacrifice 牺牲 202, 332-335

- Şádiq Páshá 萨迪克帕夏 128
- Sadler, Prof. Michael 扎德勒, 马克尔教授 153
- Şadr-i-A'zam 萨德尔-阿扎姆, 参阅 Amínu's-Sultán
- Şafadí Muḥammad 萨法迪, 穆罕默德 472, 473
- Safavid dynasty 萨非王朝 410
- Sakínih Sultán 萨基尼·苏丹 418, 419, 534-535
- Şálih, Dr 萨利赫博士 376
- Şálih, Shaykh 萨利赫, 谢赫 411
- Şálih Effendi 萨利赫·埃芬迪 127
- Salle de Troyes, Paris 特鲁瓦, 巴黎 378
- Salmán, Shaykh 萨勒曼, 谢赫 96
- Salonika 萨洛尼卡 123, 124, 143
- Salt Lake City, Utah 盐湖城, 犹他州 284
-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 148, 351
- Samandári, Ṭarázu'lláh 萨曼达里, 塔拉祖拉 43, 44, 52
- Samrah (beyond the Jordan) 萨姆拉赫 (约旦河外) 418
- Sámsún 萨姆松 17
- Samuel, Sir Herbert (later Viscount) 塞缪尔, 赫伯特爵士 (后为子爵) 444, 456, 464, 478
-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66, 239, 286, 288, 291 (&n.), 295, 298n., 307, 308, 309, 310, 311, 313n., 320, 321, 373
- Sanderson, Edith 桑德森, 伊迪丝 376, 416
- Sarcophagus, for the Báb 巴孛的石棺 129, n.77
- Satan 撒旦 229
- Save the Children Fund 拯救儿童基金 435-437, 512-513
- Scaramucci, Mrs 斯卡拉穆奇夫人 526
- Schwarz, Consul and Frau 施瓦茨领事夫妇 383, 384, 395
- Schweizer, Herr and Frau 施魏策尔夫妇 383
- Science 科学 176, 246, 254, 288-289, 354, 377, 446
- Scotland 苏格兰 344, 368
- Scott, M. and Mme 斯科特夫妇 376
- Scotsman 《苏格兰人报》 364
- Scriptures 经文: 预言巴哈欧拉 13, 50, 阿博都-巴哈 129, 134; 世界团结 306; 引自或意译自《圣经》 129, 179, 181, 204, 221, 244, 279, 314, 332, 334; 巴哈伊 87; 穆斯林 218。参阅 Holy Books 240
- Search 探寻 217
- Seasons, physical and spiritual 季节, 现象和精神世界 175
- Seattle, Wash 西雅图, 华盛顿州 308
- Second Birth 重生 254-255, 279
- Seed 种子 334-335
- Seine, river 塞纳河 479
- 'Selamlík' “希拉姆利克” 122
- Selim I, Sultán 谢里姆一世, 苏丹 410
- Senses 感官 209-210, 242
- Sermon on the Mount 登山宝训 236
- Serpentine Bridge, London 蛇形桥, 伦敦 157
- Servant of Bahá ('Abdu'l-Bahá) 巴哈之仆 (阿博都-巴哈) 3, 60, 102, 192, 208, 220-221, 232, 323
- 'Seven Candles (Lights) of Unity' “大同七烛” 360-362
- Seven Year Plan, First (American) 首个七年计划 (美国) 425

- Shaykh Ṭabarsī 谢赫·塔巴尔西 358, 359
- Sheil, Lady 希尔夫人 62, 526
- Shí'ahs 什叶派 109, 137, 410
- Shiráz 设拉子 9, 53, 55, 108, 110, 132, 161, 285, 412, 416, n.74
- Shoghi Effendi 守基·阿芬第, 巴哈伊信仰的圣护：被引述 36, 59, 125, 258-259, 420, 432-433, 449, 457, 464, 474, 480-482, 494-495, 517; 翻译 360, 433, n.39, n.242; 小男孩 355-356 (&n.), 401; 随阿博都-巴哈旅行 171-172; 担任祂的秘书 433-435; 从牛津大学返回 478, 482; 被任命为圣护 482, 484-487, 492 (&n.); 婚姻 84, 去世 85; 任命圣辅 5-6, 84, 223n., 266n., 443, 445-446, 529, 532; 授予巴哈伊名号 67, 80n., 84, 526; 同见135 (&n.), 267, 401, 424, 483, n.164, n.169, n.233
- Shrines: 陵殿：巴孛, 45-46, 126-130, 132, 134, 135, 403, 420, 441, 447, 448, 452, 461, 462, 463, 464, 466; 巴哈欧拉, 43, 52, 54, 56 (&n.), 58, 94, 95, 97, 114, 131, 311, 316, 355, 403, 419, 420, 421, 422, 431, 432, 437, 444, 479, 516, 517; 圣地的巴哈伊陵殿 284, 310, 399, 418; 加拿大的巴哈伊陵殿 84, 256; 伊玛目里达 110; 赛义德·宰纳卜 138
- Shu 'áu'lláh, Mírzá 舒阿乌拉, 米尔扎 86, 272, 310, 489, 527
- Shuqayr, Shaykh As'ad 舒佳尔, 谢赫·阿萨德 472
- Siberia 西伯利亚 109
- Ṣiddīq, Ḥájí 西迪克, 哈吉 101
- Sight 视觉 295-296
- Silverman, Rabbi 西尔弗曼, 拉比 203
- Simkins, H. W. 西姆金斯, H. W. 314
- Simpson, Sir Alexander 辛普森, 亚历山大爵士 355
- Sin 罪恶 332-333
- Síná 西纳, 巴哈伊诗人 399
- Sinai 西奈山 304
- Singh, Sirdar Omrah 辛格, 奥姆拉酋长 385, 387
- Sinnett, A. P. 辛尼特, A. P. 152
- Sir 'Abdu'l-Bahá 'Abbás, K.B.E. 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爵级司令勋章) 436, 447, 455, 467, 477, 481
- Sitárih Khánum 西塔里·哈努姆, 参阅Blomfield, Lady
- Six Year Plan (British) 六年计划(英国) 367n.
- Síyáh-Chál 西亚查尔 11
- Slavs 斯拉夫人 142, 410
- Society 社团 269
- Socrates 苏格拉底 276, 300
- Sohráb, Aḥmad 苏赫拉布, 艾哈迈德 250, 256, 315n., 343, 379, 380, 396, 417, 434, n.174
- Solomon, King 所罗门国王 300, 333
-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已答之问》 82-83, 380
- 'Son of God' “上帝之子” 398
- South America 南美 84, 409, 445
- Sovereignty 主权 226-227, 304
- Spain 西班牙 121, 304

- Spirit 精神 211, 245-247, 275-276
Spirit of Islam, The 《伊斯兰精神》
 371n.
 ‘Spirit of Truth’ “真理之灵” 179
 Spiritists 通灵派 150
 Spirituality 灵性 241
 Sprague, Sydney 斯普拉格, 悉尼
 134 (&n.), 149, 371, 409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288, 314
 Stannard, Mrs 斯坦纳德夫人 400
 Stanton, Col. G. A. 斯坦顿, G. A. 上
 校 435, 440
 Stapley, Sir Richard and Lady 斯特
 普利, 理查德爵士夫妇 153,
 369, 370
Star of the West (The Bahá’í Magazine)
 《西方之星》(巴哈伊杂志)
 247, 317, 434n., 508, 514
 Stark, Mr and Mrs 斯塔克夫妇 378,
 384, 387
 Stoddart, Col. C. 斯托达特, C. 上校
 386
 Storrs, Sir Ronald 斯托尔斯, 罗纳德
 爵士 139 (&n.), 430, 465n.
Story of the Bahá’í Movement 《巴哈
 伊运动史话》149
 Struven, Mr and Mrs 斯特鲁文夫妇
 329
 Stuttgart 斯图加特 372, 379-384,
 389-391, 408, 463
 Şubḥ-i-Azal Mírzá 苏贝赫·阿扎
 尔, 参阅Yahyá. Mírzá
 Sublime Porte (Báb-i-‘Alí) 高门(巴
 布-阿里) 16 (&n.), 19, 95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412
 Suffragettes 妇女参政论者 347,
 354, 367
 Sulaymán Khán 苏莱曼汗 90
 Sulaymáníyyih 苏莱曼尼亚 392
 Sultán, Shaykh 苏丹, 谢赫 15
 Sultánábád 苏丹阿巴德 417
 Summer School 夏令学校 241
 Sun 太阳 210, 216; 现实之阳
 224, 243, 269, 287, 382,
 450, 502, 503, 504, 505,
 509; 真理之阳 166, 168,
 320, 330, 369
 Superstition 迷信 205, 211, 254,
 262, 275, 306, 332, 369,
 381
 Supreme Concourse 至高众灵 212,
 487, 505; 至高天庭 191;
 “至高圣笔” 19; 至高法庭
 438, 439
 Súriy-i-Ghuşn 《古森书简》(《圣
 枝书简》) 22, 220, 270
Súrih-i-Ra’ís 《拉伊斯书简》20
 Surúsh, Mihtar Ardishír Bahrám 苏鲁
 什, 梅赫泰尔·阿迪什尔·巴
 赫拉姆 186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适者生存 292-
 293
 Suttner, Baroness von 苏特纳男爵夫
 人 389
 Switzerland 瑞士 184, 372, 390
 (&n.), 400 (&n.), 448,
 463n.。参阅Geneva
 Sydney, Australia 悉尼, 澳大利亚
 186n.
 Sykes, Brigadier-General Sir Percy 赛
 克斯, 珀西爵士准将 416
 Synagogues 犹太会堂 274; 参阅
 Talks
 Syria, Syrians 叙利亚, 叙利亚人
 19, 47, 48, 64, 65, 93,
 111, 198, 232n., 375, 412,
 413, 419, 440, 480
 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叙利亚新教

- 学院（贝鲁特美国大学） 65, 150, 402, 405, 408, 433, n.233
- Tablets: of Bahá'u'lláh 书简：巴哈欧拉 18-19, 20-21, 22-23, 24, 25, 28, 35, 38, 43, 53, 56, 65, 103; 163, 239, 319-20, 373n., 507-508; 阿博都-巴哈 106-107, 111, 114, 133, 212, 220-221, 239, 271, 309, 314-315, 353-354, 360-362, 392, 398, 400, 401, 405-406, 412, 418, 419, 420-425, 433, 434 (&n.), 436-440, 442n., 444, 449, 450-451, 452, 458, 459, 503-511, n.233; of the Branch, 参阅 *Súriy-i-Ghusn*; of the world; 239; of Visitation 310, 483
- Tabríz 大不里士 57, 87, 90, 102
- Tadhkiratu'l-Vafa'*, 参阅 *Memorials of the Faithful*
- Ṭáhirih (Qurratu'l-'Ayn) 塔希丽（古拉图-艾因） 354, 359, 417, 418
- Tal'at Páshá 塔拉特帕夏 409
- Talks, of 'Abdu'l-Bahá 演讲，阿博都-巴哈（仅列本书引用的演讲）：美国：波士顿，上帝一位论派联合会 199-200；亨廷顿会所 201；维多利亚宾馆 232；玄学俱乐部 252-255；布鲁克林，第四上帝一位论教堂，弗拉特布什 214-216；公园路东935号 216-217；中央公理教会 217-219；芝加哥，广场宾馆 187, 188-189, 317；肯莫尔大道5338号 267-271；丹佛，罗伯茨夫人家中 280-281；第二神圣科学教堂 281-283；范伍德镇，新泽西州，市政厅 205-206；格林埃克（埃利奥特，缅因州） 241-245, 245-247；泽西城，兄弟教堂 197；明尼阿波利斯，皇后大道南2030号 275-277；蒙特利尔市，弥赛亚教堂 261-263；纽约，西边大道780号 173, 203-204, 332-335；升天教堂 174, 206-208；第二十一街东141号 175；哥伦比亚大学 176；包厘街救济所 177；河滨大道227号 190-191；阿斯特酒店 192-193；莫里斯山浸信会教堂 201-202；大都会教堂 202-203；第七十八街西309号 212, 221, 226-228；诸圣堂 228-229；宗谱礼堂 330；大北方宾馆 331；塞尔提克号汽轮 337-339；奥克兰，日本基督教青年会 286-287；帕洛阿尔托，斯坦福大学 288-295；费城，浸会教堂 209-211；萨克拉门托，萨克拉门托宾馆 312-313；圣保罗，劳雷尔大道870号 277-279；旧金山，公开论坛 295-298；伊曼纽尔会堂 299-307；加州街1815号 311-312；华盛顿特区，东西方团结大会 179；普救教堂，179, 318-319；霍华德大学 179-180；西北区第十八街1700号 180-181, 320；康涅狄格大道第1219号，181；西北区第十三街1937号，182；第八街教堂 320-322；劳舍尔礼堂 323-325；西北区第十八街1901号 325-326；西北区第八街1252号 326-329；西恩格尔伍

- 德, 新泽西州, 罗伊·威廉家中 224-225; 威尔梅特, 灵曦堂建造地。其他地方: 布里斯托尔, 克利夫顿宾馆 156; 布达佩斯, 里茨宾馆 384-385; 爱丁堡, 雨厅 364; 伦敦, 市教堂 140-142; 圣约翰教堂, 威斯敏斯特市 147-148; 神智学会 152; 帕斯莫尔·爱德华中心 153-154; 巴黎, 卡蒙斯大街4号 160-161, 162-165; 瓦格纳牧师教堂 166-167; 格勒兹大街15号 167-168; 斯图加特, 比尔格博物馆 381-382
- Tamaddun'ul-Mulk 塔马顿-穆勒克 402
- Tarbiyat School 塔尔比亚特学校 134n., 392, 446
- Tavistock Place, London 塔维斯托克广场, 伦敦 153
- Taxes 税收 175
- Tawfiq, Ahmad Big 陶菲克, 艾哈迈德·比格 37, 39
- Teaching, Teachers: 'Abdu'l-Bahá 传导, 传导教师: 阿博都-巴哈 27, 237, 380, 472-473, 506-507, 508; 宪章 425; 计划 425; 要求 27, 235, 237, 283, 424
- Telegraph 电报 28, 106 (&n.)
- Temples 陵殿, 206-207; 参阅 Mashriqu'l-Adhkárs, Synagogues
- Temps, Le* 《时报》 474
- Ten Commandments 十诫 304
- Thatcher, Chester I. 撒切尔, 切斯特·I 67
- Theosophy, Theosophists 神智学, 神智学者 74, 150, 179; 社团, 152, 166, 205, 232, 267, 329, 343, 354, 367, 368, 377, 385, 388, 389, 456, 479; 《神智学者》 478
- Thompson, Juliet 汤普森, 朱丽叶 172, 176, 184, 190, 192, 194, 208, 213, 222, 225
- Thonon-les-Bains, France 托农莱班, 法国 140
- Thornburgh, Mrs 索恩伯勒夫人 68
- Thornburgh-Cropper, Miriam 索恩伯勒-克罗珀, 米丽娅姆 68, 69, 73, 153, 156, 343, 352, 355, 359
- Threats, to 'Abdu'l-Bahá 威胁, 阿博都-巴哈遭遇 58, 91, 92, 112, 118-119, 125, 412, 414, 425-428, 489
- Tiberias 太巴列 94, 418, 448
- Ṭīhrān 德黑兰 3, 9, 10, 13, 14, 19, 24, 63, 90, 91, 103, 106, 117, 134n, 222, 226, 284, 358, 392, 402, 412, 440n., 446, 452, 455, 481, n.66
- Times, The* 《伦敦时报》 477
- Times of India* 《印度时报》 446, 476
- Titanic, S. S. 泰坦尼克号汽轮 171, 180
- Titles, of 'Abdu'l-Bahá 名号, 阿博都-巴哈, xv 3, 21, 494
- Tobin, Nettie 托宾, 妮蒂 186
- Tolstoy 托尔斯泰 350, 477
- Tombs: of the Báb and Bahá'u'lláh 陵墓: 巴孛和巴哈欧拉, 参阅 Shrines; 阿博都-巴哈 460, 464, 466, 470, 474, 483
- Topakiyan, Mr, Persian Consul-general 托帕基扬先生, 波斯驻纽约总领事 226
- Torah* 《摩西五经》 301, 303,

- 304, 305
- Toronto 多伦多 265, 478n.
- Town planning, Haifa 城市规划, 海法 446-448
- Tradition 传统 242, 276
- Trees, divine and satanic 神圣和邪恶之树 228
- “Tree of Life” “生命之树” 450
- Trine, Ralph Waldo 特赖因, 拉尔夫·沃尔多 240
- Tripolitania 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 118, 142, 163, 409
- Trocadéro Gardens 特洛加德洛花园 159
- True, Corinne 特鲁, 科琳娜 266 (&n.), 267, 441
- Trne, Edna 特鲁, 埃德娜 441
- Trust, in God 信赖上帝 214
- Tudor-Pole, Major Wellesley (and Mrs) 图德-波尔, 韦尔斯利少校 (及夫人) 137-138, 369, 426, 431, 432, 433, 453, 477, 478
- Túránian Society, Budapest 突雷尼人社团, 布达佩斯 386, 387
- Turkish Empire 土耳其帝国 18, 113, 124, 171, 183, 309, 388, 395, 409, 410, 414, 416, 475, 481; 国会 401; 监狱 27, 349, 355; 政权 132, 358; 革命 122; 军队 32, 356; 土耳其人 111, 139, 163, 316, 370, 385, 410, 426, 429, 453, 458。参阅 Ottoman
- Turkistán 突厥斯坦 48, 108
- Turkmenistan 土库曼斯坦 108n.
- Turner, Robert 特纳, 罗伯特 72
- Tyler, Frau 泰勒夫人 388, 389
- ‘Údí Khammár 乌迪·哈马尔 32, 41 (&n.), 42
- ‘Umar Effendi, Ottoman major 奥马尔·埃芬迪, 奥斯曼帝国少校 23
- Unbelief 无信仰 205
- Unitarians 上帝一位论派 7, 199, 201, 209, 214, 228, 230, 235, 286, 295, 329
- United Nations Charter 联合国宪章 313n.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5, 31, 65, 74, 81, 86, 96, 168, 171, 184, 188, 220, 223n., 232, 252, 259, 271, 272, 275, 336, 349, 407, 408, 409, 415, 420-423, 433, 434, 443 (&n.), 444, 448, 450, 455, 475, 503, 515, 517
- Unity Club, Brooklyn 团结俱乐部, 布鲁克林 208
- Unity 团结 204, 221, 268, 306-307, 321-322, 330, 360-362, 384-385, 493; 神圣 215-216; 人类 172, 179, 180, 185, 195, 202, 204, 206, 212, 214-215, 219, 225, 228-229, 262, 268-269, 273, 275, 280, 283, 289, 293, 303, 320, 323, 365, 382, 424, 437, 479, 494, 505, 509, 513; 种族 326-329, 444; 宗教 202-203, 204, 217-219, 262, 275, 282, 283, 294, 302, 321; 灵性 215
-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he 世界正义院 78n., 482, 484, 486, 491-492, 532
- Universal Races Congress 全球种族大会 138

- Universe 宇宙 227-228, 252-253
- University 大学 241
- Ustád Ismá‘íl 乌斯塔德·伊斯梅尔 30-31
- ‘Uthmán Páshá Murtaḍá 奥斯曼·帕夏·穆尔塔达 138, 401, 514
- Vahíd(Siyyid Yahyá-i-Dárábí) 瓦希德(赛义德·叶海亚-达拉比) 284-285
- Válís 瓦利, 参阅Governors
- Vambéry, Prof. Arminius 范贝里, 阿米纽斯教授 8, 385, 386-387
- Vanners, Byfleet 万纳斯, 拜弗利特村 155
- Varqá, Mírzá ‘Alí Muḥammad-i-, Bahá’í poet 瓦尔加, 米尔扎·阿里·穆罕默德, 巴哈伊诗人 517, 532
- Varqá, Mírzá Valí’u’lláh Khán-i- 瓦尔加, 米尔扎·瓦利乌拉汗 532
- Varqá, Mírzá ‘Azízu’lláh Khán-i- 瓦尔加, 米尔扎·阿齐祖拉汗 372
- Versailles 凡尔赛, 376; Pact, 和约 259
- Victoria, Queen 维多利亚女王 163, 370
- Vienna 维也纳 384, 387, 388-389
- Violators, of Covenant 圣约破坏者 68, 85, 86, 91-96, 112-114, 115, 117-118, 119, 133, 270-271, 317, 408, 415, 450, 451, 487-491, 505, n.24, n.62
- Virtues 美德 276, 293, 313, 334, 335, 494. 参阅Character; Life, Way of
- Viziers 维齐: 呼罗珊 22; 奥斯曼大维齐 19, 20, 25, 38; 波斯大维齐 373
- Volkov, Russian architect 沃尔科夫, 俄国建筑师 110
- Wádiá’n-Níl 《瓦迪亚-尼尔》 138
- Wagenburg, Germany 御车陈列馆, 德国 383
- War 战争 162, 163-164, 257-259, 262, 269, 290-295, 312, 320, 381, 407, 438, 441, 508, 509; 第一次世界大战 117, 143, 258, 259, 407n., 409, 410, 416, 419-420, 431, 438, 450, 465, 479, 533; 第二次世界大战 143, 145 (&n.), 411, 445, 529
- Ward, Mary, Centre 沃德, 玛丽中心 153n.
- Ward, Mrs Humphry 沃德, 汉弗莱夫人 153n.
- Washington, Booker T. 华盛顿, 布克·T. 240
- Washington, D. C. 华盛顿特区 31, 87, 178-184, 185, 189-190, 191, 208, 209, 233, 318-329, 358, 373
- Watson, Major-General 沃森少将 440
- Wealth 财富 165
- Weardale, Lord 韦尔戴尔勋爵 436
- Weekly Budget 《预算周报》 349
- Weir, Recorder 韦尔, 雷科德尔 265
- West Englewood, N.J. 西恩格尔伍德, 新泽西州 223, 225, 230
- West, St George’s Edinburgh 圣乔治西区, 爱丁堡 362
-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 348, 362, 368
- Wheat, ‘Abdu’l-Bahá grows 小麦, 阿博都-巴哈种植 418-419
- Whittier, John Greenleaf 惠蒂尔, 约翰·格林利夫 240
- Whittingham, G. N. 惠廷厄姆, G. N. 135

- Whyte, Dr and Mrs Alexander 怀特，亚历山大博士夫妇 355 (&n.)，362, 363, 368
- Whyte, Sir Frederick 怀特，弗雷德里克爵士 362
- Wilberforce, Archdeacon 威尔伯福斯 副主教 145, 146, 148
- Wilhelm II, Kaiser 德皇威廉二世 116, 143, 380
- Wilhelm, Roy 威廉，罗伊 223 (&n.)，225n.，230, 451, 455
- Will and Testament, of 'Abdu'l-Bahá 遗嘱与圣约，阿博都-巴哈 124-125, 260, 356, 446, 482, 484-493
- Williamson, Major 威廉森少校 440
- Wilmette, Ill. 威尔梅特，伊利诺伊州 186, 517。参阅Mashriqu'l-Adhkárs
- Wilson, Andrew 威尔逊，安德鲁 363
- Wilson, Miss 威尔逊女士 252；她的住宅 252
- Wilson, Samuel Graham, D. D. 威尔逊，塞缪尔·格拉哈姆神学博士 533
- Wilson, Woodrow 威尔逊，伍德罗 279, 533
- Windust, Albert 温达斯特，艾伯特 317
- Wisdom 智慧 206
- Wisdom of 'Abdu'l-Bahá, The* 《阿博都-巴哈的智慧》，参阅*Paris Talks*
- Woking, Surrey 沃金，萨里郡 370, 396
- Woman 女性 319，参阅Equality
- Woodcock, Mr. 伍德科克先生 171, 190
- Woolson, Dr and Mrs Clement 伍尔森，克莱门特博士夫妇 274, 277
- Worcester, Mass. 伍斯特县，马萨诸塞州 198, 199
- Word of God 上帝之言 202, 204, 215, 218, 248, 272, 282, 303, 304, 307, 320, 360, 366
- Work 工作 415, 424
- World Centre, of Bahá'í Faith 世界中心，巴哈伊信仰 522
-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 360n.
- 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 世界宗教大会 64
- Worlds, phenomenal and spiritual 世界，现象和灵性 175
- Wrath of God 上帝的愤怒 301
- Yaḥyá Mírzá(Şubḥ-i-Azal) 叶海亚，米尔扎（苏贝赫-阿扎尔） 19, 21, 23, 24, 34, 54, 60, 94, 261, 487, 488, 523-524
- Yaḥyá, Siyyid 叶海亚，赛义德 121
- Yaḥyá Bey 叶海亚·贝 94, 115
- Yaḥyá-i-Dárábí, Siyyid(Vaḥíd) 叶海亚-达拉比，赛义德（瓦希德） 284-285
- Yazd, martyrs of 亚兹德，殉道者 103-105；同见106, 110, 346, 358, 359, 416, n.62, n.70, n.74, n.233
- Yazdání, Aḥmad 亚兹达尼，艾哈迈德 440n.
- Year with the Bahá'is in India and Burma, A* 《印度和缅甸一年生活录》 134n.
- Young Turks 青年土耳其党 123, 124, 142, 143, 349, 374n., 409, 410

- Yúnis Khán-i-Afrúkhtih, Dr 尤尼斯汗-阿夫鲁赫提博士 77 (&n.), 78, 80, 83, 97
- Yúnus al-Khaṭīb, Shaykh 尤努斯·哈提卜, 谢赫 469
- Yúsuf, Shaykh 优素福, 谢赫 (拿撒勒的穆夫提) 38
- Yúsuf, Shaykh ‘Alí 优素福, 谢赫·阿里 136
- Yúsuf Dīyá Páshá 优素福·迪亚帕夏 183-184
- Yúsuf al-Khaṭīb 优素福·哈提卜 466
- Ypres, Earl of 伊普尔伯爵 347n.
- Zarandí 扎兰迪, 参阅Muḥammad-i-Zarandí Mullá
- Zanján 赞詹 358, 359
- Zarqání, Mírzá Maḥmúd-i- 扎尔加尼, 米尔扎·马哈茂德 132, 171, 188, 202, 209, 220, 223, 238, 256, 272, 283, 318, 343, 346, 353, 369, 373, 377, 379, 396, 407, 407n., 523
- Zaydán, Amín 扎伊丹, 阿明 48
- Zaydán, George 扎伊丹, 乔治 139
- Zayn, Mírzá Munír-i- 扎因, 米尔扎·穆尼尔 135, 171, 399
- Zayn, Núri’ddín-i-, Mírzá 扎因, 努尔丁, 米尔扎 135 (&n.)
- Zaynu’l-Muqarrabín 扎因-穆加里宾 135 (&n.)
- Zaytún, nr. Cairo 扎伊屯, 开罗附近 138, 220
- Zecharian 先知撒迦利亚 129
- Zia Khánum 齐亚·哈努姆, 参阅Díá’yyih Khánum
- Zillu’s-Sultán, Prince 齐卢苏丹, 亲王 161, 162, n.70
- Zionists 犹太复国主义者 476
- Zoroaster, Zoroastrians 琐罗亚斯德, 琐罗亚斯德教徒 102, 154, 186, 217, 277, 287, 362, 475
- Zuffenhausen, Germany 祖文豪森, 德国 383

译自乔治·罗纳德出版社‘ABDU’L-BAHÁ: The Centre of the Covenant of Bahá’u’lláh1987年第2次修订版平装本

阿博都-巴哈：新世界秩序的拓荒者

ABODU BAHA: Xinshijie Zhixu De Tuohuangzhe

著 者：H. M. 巴柳齐

译 者：佚 名

封面设计：戚亮轩

责任编辑：张玉营

出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bpt@bahai.org.my
网址：www.mybahaibook.org

遵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